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九六冊目次

孟子音義二卷　（宋）孫奭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〇〇一

論語拾遺一卷　（宋）蘇轍撰　明萬曆二十五年金陵焦氏刻兩蘇經解本　〇一三

孟子解一卷　（宋）蘇轍撰　明萬曆二十五年金陵焦氏刻兩蘇經解本　〇二〇

尊孟辨三卷續辨二卷別錄一卷　（宋）余允文撰

清乾隆翰林院四庫館臣輯永樂大典鈔本（四庫底本）　〇二九

朱子四書或問三十九卷　（宋）朱熹撰　清初刻本　〇八二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十卷孟子精義十四卷　（宋）朱熹撰

清康熙禦兒呂氏寶誥堂刻朱子遺書本　三二三

孟子音義二卷

（宋）孫奭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孟子音義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孫奭撰。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於羣經皆有音義、獨闕孟子。奭奉敕校定趙岐註、因刊正唐張鎰孟子音義及丁公著孟子手音二書、兼引陸善經孟子註以成此書。其序文前半、與世傳奭孟子正義序同。蓋正義僞序、即緣此序而點竄也。書中所釋稱一遵趙註、而以今本校之、多不相符。如梁惠王篇上曰集穆、曰大平、曰謟、篇下曰恂、曰無既、曰夫將。公孫丑篇上曰介者、篇下曰素餐、曰藉道、曰危行、曰食功。滕文公篇上曰景行、曰論識、曰力行近仁、曰師知、篇下曰素餐、曰湼、曰駢蹴、曰周公仰思。離婁篇上曰踏、曰恐衆、曰三省、曰而錯、曰桐子、篇下曰不比、曰由天、曰風諭、曰見幾、曰好言、曰忮、曰之行、曰行其、曰五伯、曰辟害、曰趹、曰汙。萬章篇上曰百行、曰舍小、篇下曰沮溺、曰景行、曰伊發有莘。告子篇上曰長義、曰好下、曰幾成、篇下曰雨雪、曰瀌瀌、曰見晛、曰或折。盡心篇上曰遠之、曰下賤、曰邪辟、曰辟若、曰蟠辟、曰論之一實、曰替、曰柚梓、曰和寡、篇下曰遠禍、曰惡殺、曰舍生、曰爲之、曰造、曰臧否、曰自遺、曰子率、曰剃其末、曰孟子。篇敘曰其行、曰當期、曰括。凡六十有九條、皆今本註文所無。惟孟子註之單行者、世有傳鈔宋本、尚可稽考。僞正義刪改其文、非復趙岐原書、故與音義不相應也。因是書可以證岐註之舊、並可以證奭疏之僞、則其有功典籍、亦不細矣。

孟子音義序

朝散大夫尚書兵部郎中充龍圖待制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
駁事兼判國子監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孫　奭　謹撰進

夫總羣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
教者莫尚乎孟子自昔仲尼既没戰國初
興至化陵遲異端竝作儀衍肆其詭辯楊
墨飾其淫辭遂致王公納其謀以紛亂於
上學者循其蹱以蔽惑於下猶洚水懷山
時盡昏墊繁蕪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
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
辭導王化之源以救時弊開聖人之道以

通志堂　葛宣

斷羣疑其言精而贍其旨淵而通致仲尼
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於
此乎其書由炎漢之後盛傳於世爲之注
者則有趙岐陸善經爲之音者則有張鎰
丁公著自陸善經巳降其所訓說雖小有
異同而共宗趙氏今既奉
勑校定仍據趙注爲本惟是音釋宜在討
論臣今詳二家撰錄俱未精當張氏則徒
分章句漏略頗多丁氏則稍識指歸譌謬
時有若非刋正詎可通行謹與尚書虞部
員外郎同判國子監臣王旭諸王府侍講

太常博士國子監直講臣馬龜符鎮寧軍
節度推官國子學說書臣吳易直前江陰
軍江陰縣尉國子學說書臣馮元等推究
本文參考舊注采諸儒之善削異說之煩
證以字書質諸經訓疏其疑滯備其闕遺
集成音義二卷雖仰測至言莫窮於奧妙
而廣傳博識更俟於發揮謹上

孟子音義上

孟子題辭 張鎰云即序也趙注尚異故不謂之序而謂之題辭也 趙氏 丁公著云案本傳名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改名岐少明經有才藝公府屢辟爲京兆尹延篤功曹先是岐常疑議中常侍唐衡兄玹爲京兆尹岐遂避難四方無所不歷及諸唐滅乃出仕歷并州刺史議郎後以老病就拜

通志堂　葛宣

太常九十餘建安六年卒 通稱 丁云稱去聲下有此字以意讀之 邦 陟輸切 所弁 必正切下同 長師 張丈切 縱 音蹤 隳 許規切 墨翟 音狄後墨翟皆放此 壅底 張云音氐言否塞不通也 迂 音紆又音于 值炎 丁作直音值 信三 詒後 音怡丁云音義與貽同 難疑 乃旦切 繫 本亦作系同胡計切 錧鎋 丁云上音管方言作輨車釭也下音轄車轄也 衿 音今 問陳 直刃切 毀鬲 丁音隔蓋謂毀之使隔情隔耳又音歷 焉能 於虔切 依放 方往切 遂紬 音黜 罷 傳 直戀切下經傳同 心勦 下子小切絕也 形瘵 側界切病也 弛擔 音豕下都濫切 睠 音卷 漂 撫昭切 亂思 張云亂治也思去聲 緼奥 於粉切淵奥也 章別 彼列切

梁惠王章句上 丁云案史記梁惠王魏武侯之子名罃罃音鶯 凡七章

以爲 于僞切下爲王爲其曰爲鄉爲爲是故爲皆同 放於 方往切 夷羿 音詣羿夷姓

饜於豔切一豔切又 復申扶又切下申重嗟直用切下申重重音皆同 亦

樂音洛盡此卷皆同 王好呼報切下好戰同 集穆張云當為輯穆 夸咤

丁丑嫁切云誇也王篇作詫 規度大各切下特度同 亟音棘 不督丁作督音篤

聲于六切 來趣亦如字丁音趨 麀音憂 鶴鶴張云詩本作翯翯戶角切治字

假借今依詩本音 於牣於如字丁音刃本作仞 歡樂音洛下歡樂本亦作 害喪

如字張音喪音作句喪 及女音汝 大平丁云日奉下有此字以音惡其不之 塡然

音田 者不方久切後皆放此 直不音值 如字丁 勝食音升下同 數罟

七欲切網也丁張音朔下音古 洿音烏 喪死如字下 衣帛於既切注及下文衣帛同 數

口主切丁色 不王者丁云去聲下文以意讀之 風王音 餓莩平表切上表同

字丁張吐小切 莩有梅韓詩作摽 刺人七亦切又七賜切

切 改行下孟切下德行同 以梃丁徒頂切從木 惡之烏路切注下夫惡同

惡在音烏惡猶安也下惡乎定惡知皆同 俑音勇 夫惡音扶此字與疑

出 死邪音耶以嗟切後不皆放此 長子張丈切下長上長者皆同 洒之丁云洗

別 省刑所梗切 稅斂力驗切 易耨以豉切下奴豆切字亦作耨音

也 以養餘亮切 語人魚據切下語人同 卒然七沒切 槁音考 沛

字亦作 浡由水古字通用 窔音 戲音 鱗

切 豐 舍之音捨 觳觫丁斛速二音 鍾與下

與心與聞與甚與口與體與目與前與皆同 鄒音 大祝 墮許規切 逵庖

于萬切 王說音悅 挾音協 以超超或作趍 折枝之舌切

手節解罷枝也陸善經云折枝折草樹枝 罷枝音疲 少者詩照切 以御如字鄭箋

詩云御台也 思齊 適妻 好惡 度之待各切

猶度也心度物 便嬖婢綿切下音 辟土音闢 賈音古 愬

惛音昏 放辟音僻 邪侈 為已音以 罔民

張如字丁作司民下音同 焉有於虔切 以畜許六切 當章 諦

音決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暴見賢遍切下他日見王及後注見皆同 王語丁音御下當語同 好樂呼報切此卷內

美好如字 慍於問切 恚一睡切 與民同樂音洛 聞與

皆同惟下注 獨樂樂丁上音岳下音洛下文及注樂皆同 孰樂音洛

與民與眾皆同 為王于偽切下同 舉疾首蹙

頞 隙綺戟切 何惡烏路切 於傳

直戀切 蕘 刈 為阱才性切 混夷 嗄

大王 獯鬻

儉犹秦漢曰匈奴 勾踐古泉切 會音 夫差音扶 樂天音洛

曰天降下民至越厥志 彼惡 瞋尺眞切 書

衡行 從欲亦作縱

為之赴難並去聲 朝儛音舞 放方往反 琅邪音郎

以嗟切 王觀亦如字 其相息亮切 春省息井切 從

容 睊睊 匿

涵 蹯 行也 無厭 公說

徵招 畜君 孳 譏難

惡惡 哿矣 煢 猴

音僕橐音託思戢詩作輯同音集啓行如字道也裹盛音成滸音
虎恂音荀比其丁必二切及也無墮許規切亦音下不墮同舍之音捨
下舍女同防比毗志切核音覈惡直烏路切大辟婢亦切舍
女音汝人少詩照切鎰音溢簞食音丹下音嗣後放此霓五稽
切徯胡禮切傒累力追切張音繫下井燕音併下井得同旄倪
丁云上音耄下音兒老也鄭注緊烏兮切夫將丁音扶魯閧
詳注意閧謂鬭聲小兒也張胡弄切云鬭聲從門下者下降切義與巷同此字從門丁豆
切劉熙曰閧構也構兵以鬭也說文云
鬭也長上張丈切下其長長者皆同軍率所類切忿敷粉切阨音厄無
已音以以偪音逼以遺去聲驁鶴乃屬丁音燭會聚也鼎
與音餘曰否方久切本亦作不音同後不出者皆放此沮慈呂切本亦作尼
之女乙切鄭注禮引孟子作此字丁本作昵云居字焉能於虔切

六百九十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可復扶又切下同蹵子六切蹴同踖子亦切艴丁音勃張音拂何曾
丁音增則也乃也愠於問切不帥音率重言直用切爲我于僞切注
及後章皆同爲與音餘下注與關與同與皆同以齊王張于況切云此字說多可
以義由反手丁云義當作猶猶如也古字借用耳下文由弓人由矢人義同易然
詳以鼓丁朝音潮膠鬲二音丁隔歷輔相息亮切丁本作押音甲齊人謂輔也
切鎡基鎡或作鎡音同改辟音闢鄒丁云鄒本作騶畏難乃旦
義與夾同
切我四十不動心
於勇也其庶乎賁音奔黝伊糾切橈丁效切百行下孟切要
之音邀後以要同子好呼報切下好皆同吾不惴焉之瑞切丁本作
端云音揣之帥所類切或音率度大各切蹶居衛切顚
恐懼也

倒懸音同惡乎音烏下曰惡同所趨七俱切下同無是餒也奴罪切
切陸云言以道義配之則能充塞無是餒也慊口簟切助長張丈切注及下不長皆同苗長丁長大下音同
揠烏八切拔也芒芒丁音忙亟音棘疾也罷音皮舍之音捨下舍是
舍己皆同詖彼寄切自斷丁管切以譽音餘亦音豫下與之同麗姬
呂支切邪辟音僻庾音捜說辭張音悦又依字夫聖音扶下同屬丁
汙丁音蛙不平貌垤大結切行潦音老大過音奉後章注大宰
皆同惡辱烏路切章內及後章非惡辱皆同榮樂音洛下文般樂樂居
埤音卑閒暇音閑徹直列切桑土丁音杜綢繆直留切下武彪切鴟
鴞于驕切般樂音盤怠敖五到切孽魚列切不
可活雌廛直連切願藏才浪切或作
不橫氓武庚切怵惕內交張音納本
藏

六百九十七

亦作羞惡烏故切爲行下孟切擴丁音郭張大也
紬函音含鎧苦愛切又苦亥切祝之六切蚤售不中丁仲切
讜音黨直言也書作昌言推惡烏路切浼
也方言曰東齊之閒謂汙曰浼汙也烏故切下文同就已音以遺佚音逸
同或作迭或作失皆音逸阨窮音厄本亦作厄袒裼裸程
程亦作裎焉能於虔切浼也援而止之
正之憚徒案切儷絀伯夷隘彈
正音征介者丁云字多作分誤也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

王相二字並去聲和樂音洛下樂道樂義皆同不下丁去聲後注下士同馮
皮冰切寡助之至畔之張云與叛同惡寒烏路切造

朝七遥切城之從才用切數人要丁上色主切下音邀曰惡音烏注及
下惡得曰惡惡知皆同宜與丁音餘下是與死與言與伐與殺與之與過與皆同此宜與亦如字慊口簟切
長民張丈切注及下長者同好呼報切下同餽音饋後放此驢因勞切
爲兵于僞切下必爲之爲王爲其所以爲爲我爲孟下爲子爲皆同可鬻音育音同本或作有
處昌呂切下同焉有於虔切則去之起呂切其行胡郎切幾
千丁幾祈二音賑丁音振素餐七丹切蚳音遲鼃丁烏花切張烏蝸切
先後去聲丁云並毋使音無不中張仲切藉道本亦作籍蓋
大夫古盍切王驩音歡同使所吏切相比毗志切亦如字曰夫
音扶注夫人同危行下孟切稱之尺證切晏切小治辟世音避度
而大各切不可稱丁如字且比丁音庇及也悎乎音浩方言云快也丁古咸
音皴說文云憸也沈同張音審或作沉說子噲苦壞切燕易王子監古咸切

更也古衡切龍斷趙云龍斷謂堁斷而高者丁云案龍與隆聲相近隆高也蓋古人之言耳如胥須之類也張云斷如字或讀如斷割之斷非也陸云龍斷謂岡壟之斷而高者如陸之說則龍音壟堁丁云廣雅音課開元文字音堁
隱几於靳切齊宿側皆切字亦作齋語子魚據切魯
繆音穆慍於問切豈舍音捨下舍我同悻悻丁云字當作婞形頂切很也直也又胡耿切字或作悻悻然論語音鏗
見於現狷丁音古縣切恚一睡切宿留上音秀下音霤
食功丁音嗣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使於所吏切考公麋居筠切從禾相直音值復見扶又切
重受直用切下同覸古莧切一音閑瞑眩莫甸切下音縣又作瞑眴音同瞑眩
憒亂憒古對切又音潰暝或作慣即音顛景行下孟切下同行考行並同論語曰
力行近仁丁云近音附近之近案論語無此語是禮記中庸篇趙氏以爲論語文之誤也齊音資

踈所居切飦諸延切纏或作褻同音從饔字亦作饔音義與饔同更也
古衡切好馳呼報切下好者好聚好施皆同爲我于僞切下以爲爲復爲爲天下親爲非爲皆同
歠川悅切帥音率督趣丁音促于茅張云或作苗誤也索綯
桑洛切亟其乘屋丁云亟音棘乘登也閒暇音閑放辟音僻後放此
丁音挑辟同罔民張云或作司誤也徹直列切受禪
邪侈張云猶本或作侈誤也
音校數色主切有易丁以豉切下及後章不易同樂歲音洛棄捐
與中盻盻說文五禮切恨視也亦四莧切丁作肸許乞切以養餘亮切下莫養奉養皆同
稱貸並如字惡在音烏安也後章惡得惡能皆同養食音嗣未任
音壬雨我于付切學校音效下同射也神夜切各去起呂切
汙吏烏路切又音烏長爭張丈切絀音黜田萊音來草田曰萊夫
圭田丁云夫如字謂餘夫也鄭康成注禮記訓夫爲治也磽苦交切別野彼列切下有別同

勞音六師知音智許行丁音衡又下孟切下同踵之隴切氓巨庚切與甿同
衣褐戶葛切綑屨丁音閫案許叔重曰綑織也趙注云綑猶叩椓也從才從木者誤也
張作捆音同叩椓丁音卓擊也從木從豖陳相丁云夫平並通饔音雍飧音孫
當身丁去聲粗布音麤從注同之與音餘下爲與同舍皆丁音赦止也
路也丁張並云路也露同羸路力爲切字亦作羸郎果切食人音嗣食於
人如字氾濫音泛偏音遍瀹濟漯丁云上音藥中子禮切下他合切作濕誤也
呱音孤使契音薛放勳方往切曰作日誤丁音馹或勞之來之
丁云並去聲不與焉亦如字倍之下音佩丁云義當作俏借古字借用耳下子信同冶
任丁而針切云治任謂治擔任之具強其丈切暴之蒲木切皜音杲質放
丁方往切傚像似鴃舌古役切丁音決又鳴鴃丁云毛詩作鶪古役切大古音泰
閟宮丁云秘清淨之宮謂姜嫄之廟膺擊丁本作應云案古訓應訓當此注訓擊爲當以當對是擊字敵

之義故轉訓耳 憿艾 丁廢切 市賈 音嫁下皆同 倍蓰 丁音師云從竹下從徙
開元禮文字音義同倍謂半倍而益之又音義山綺切史記作倍灑徐廣曰一作五倍曰蓰 十比 丁音必比也
徐辟 音璧又音闢 道不見 丁音現注不見同 匍 音蒲 匐 蒲北切 蠅
蚋姑 張音汭云諸本或作蜹誤也丁云蚋未詳所出或云蚋姑即螻蛄也音由又一說云螻蛄 嘬
楚怪切說文云飲歠也 有泚 七禮切 睨 音詣 虆梩 丁力追切又音…或作蔂下力知切
土舉也 籠臿 楚洽切鍬也 憮 音武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志曰 丁云志記也謂志記之言也 介 音界丁云謂猶介也 信道 音伸 為與 音餘
下今俗讀尋與謀… 要利 音邀下要其同 奚乘 音剩下同 強而 其丈
切注同 射之 食亦切 範我 或作范氏范氏古之善御者 詭遇 陸云詭遇詭計以要
也 舍矢 音捨下舍注同 不貫 丁音慣注貫習同 中之 張仲切 貫臧

如字 者比 毗志切下同 熄 音息 從橫 音蹤下從長從衡皆同 從長 張丈切下
長幼長…同 焉得 於虔切安也 之冠 音貫 女家 音汝 出疆 音姜 載
質 張音贄云義與贄同 以見 音現下注願見同 粢 音咨 盛 音成 繅 素刀切 皿
武永切 藉 秦昔切 腯 徒忽切 絀 音黜 為出 于偽切下為之為…皆
同 難仕 丁乃憚切又如字 媒妁 音酌丁云謂媒氏內二姓…故謂之媒妁也 隙
去聲 又惡 烏路切下又惡其惡惡無禮皆同 彭更 古衡切 從者 才用切 傳
切 食 丁直戀切言轉食也 簞食 音嗣比章內文注可食而食食志之食皆同餘皆如字
筍 相吏切 羨 似面切又余見切 畫 音獲 墁 張武安切云與謾同 素餐 七丹
切 亳 音薄 遺之 惟季切 餉 式亮切 徯 胡禮切 匪厥 丁云義當作篚
篚以盛貨幣…匪古字借用下同 救 字或作捄同 咻之 音休 嚾也 音讙…丁云案…
今注…字…同 涅 奴結切 辟之 音避 不內 音納 繆公 音穆

矙 或作瞰同音勘 使人 所吏切 脅 虛業切又許及切 畦 胡圭切 竦 音強
其丈切 赧 女簡切 去關 起呂切 攘 如羊切 于好 呼報切下注及文皆同 汜
孚劍切 埤 音卑 度之 大各切 洚水 張音絳又下江切 洚
洞 丁云案玉篇下江切從夅…洚音逄洚洪水也下徒逆切又音同 菹 側魚
切丁 既達 丁干賴切 壞宮 音怪 汙 音烏 邪說 似嗟切 暴行 張
張下孟切注及下誐行操行皆同 沛 丁蒲內切 更興 音庚 放辟 音僻 相武 息亮
切 素王 于況切又如字 橫議 去聲 為我 于偽切 莩 皮表切或作莩或作
辟音同丁音字 詖 音賁 駢蹎 蒲田切下張尼切丁云史記作胼胝謂手足生胝也此蹎乃顛躓字音致義依
史書讀 周公仰思 案字書讀如仰又離婁下章云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
之乃使…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是其事也 螬 音曹 匍 音蒲 匐 蒲北切 咽 音宴 擘
搏厄 惡能 音烏下惡用同 辟 音璧 纑 音盧 戴蓋 丁張並音蓋 鶃

張云與…同 己頻顣 丁上音紀頻亦作顰同下子六切 鶃鶃 丁五歷切鵝也 哇 丁張
並於佳切 母食 音嗣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黃帝亡其玄珠 丁案莊子以玄珠喻至道耳非實亡其珠也 蔟 音奏 姑
洗 音銑 無射 音亦 徵 陟里切 仁聞 音問注同 嘉樂 丁云案詩作假樂假
音…樂 衣 於既切 揆度 大各切後章注不度同 度量 丁並去聲 僥
…切 甲兵 或作卯音同 不辟 音闢 方蹶 俱衛切 泄泄 弋制切
切 沓沓 徒合切 動女 音汝 厲王流於彘 丁音滯案史記…昭曰
厲河東永安案史記周厲王立三十年…暴虐侈傲國人謗王王…
詩者二十四年民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相與畔襲王王出奔於彘
戲 音羲 避達 于願切 惡死 烏故切下惡醉…皆同 而樂 音洛此
放此惟後章樂正樂… 強酒 其丈切下注同 治人不治 直之切 張云上
文讀禮樂即音岳

已理之義也後皆放此　行有　踣　沛
能令　而女　裸　暢
好仁　以濯　其蕃　滄浪
夫人　孼　恐栗　走壙
爲淵　毆　鸇　埋
獱　卒求　舍正　長其長
三省　焉往　辟草　任
土　合從　眸　瞭　眊　廋　惡得
而錯　騃　禮與　援　養親
晳　徹　與適　足間　非
訑　君難　易其　桐子　敖
見孟　使而　亟見　餔　啜
瓜

孟子音義上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音義下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二章

畎夷　書曰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盟
津　酆　鎬　度量
不比　乘輿　溱　洧　杠
辟人　焉得　畢　辟
由天　禮爲
田萊　下於
搏執　極之　惡而　風諭
見幾　陳質　藉交　樂
有　相覺　有惡　惡人
難及　好言　枝
之行　行其　養生
深造　五伯　當
直　亟稱　徐辟　舍　放乎
澮　涸　潦　卒　聲聞　強仁
辟害　讜言　泄邇
熄　之乘　檮
杌　跌　汙　逄蒙
惡得　之他　邪辟　乘矢
括　捲　驩　敖　胥　何難
我由　很　惰解　與

焉 瞯夫 饜 蚤 施從 而

播 訕 施施 扁扁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見惡 是恝 爲言

共爲 求禪 不見

人少 知好 衣五

匍匐 百行 懟 妻舜

揜 浚 揜 弦

彫弓 忸怩 愕 己與

校人 畜之 僑 重言 舍

小庫 驩 堯帥 蹙 岌

踖 勛 得養 與事 諄諄

以行 暴之 篡 施

澤 橫爲 自艾 要湯 莘

而樂 覦 眄 囂囂 幡

推而 內之 說之 浼我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好事 雝由 癰疽

阨難 鬻 食牛 繆公 叚 屈

産 之乘 時舍

萬章章句下　凡七章

橫政 橫民 行不 不

與 佚 阨 袒裼 裸程 焉

能 浼 接淅

亟也 動中

始條理 有殺 不撓 強

增 錡 惡其 采地 食九

佃 挾長 費惠

顏般 造之 糲 迭爲 更

迭 妻舜 郤之 餽 禦

與 不識 將比

獵較 簿正 可卒 度

珍 爲之 宿留

爲養 惡乎 柝 椎

會計 乘田 茁 壯長 委積

當直 鼓 稱職 泯 繆公

亟問 摽使 數問 慍

偎 二女女焉 傳質 敢

見 如底 沮溺 好善

景行 伊發有莘 爲殷興道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桮棬 柜 柳

義與 長義
拂之 湍 無分
潔 搏之 顙
好下 耆秦 炙
惡在 而強 舍則
倍蓰 羞惡 阨 麰 耰
淳 磽 相覺 蕢 姣
也 狂且 蘖 好惡
有梏亡之
之行 易生 暴之 繳 射之
為是 能 蹯 不辟 嫭
蹴爾 得我與 咄呼 不辯
不信 惡之 溉 檟
樲 樂善 以要 令聞
不熄 荑稗 幾成 轂
用思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 親迎 人難 曰於
揣 奚翅 紾
摟 以長 匹雛 後長

之行 得見
較 小弁 為詩 闗弓
而射 重言 鄉風 可磯
宋牼 說而 將為
樂
隙 身造 不惑
汙 其趨 繆公
華周 不稅 以為為肉
膞炙 五
霸 地辟 掊克 畝
于好 長君 滑釐
鄉道 變更 貉 饔飧 洚
水 惡乎執 舍信 有
知 訑訑
雨雪 瀌瀌 見晛 見顏 周
之 傳說 膠鬲 拂亂
忍性 曾益
瘁 屈 拂 知生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七章

或折

共之 好生 行與
壓 遠之 妖 命有三名 舍則 樂
莫 以錯
亟見 數也 下賤 宋句 見於
語子 嚬嚬 不離
才知 邪辟 歃然
亟其 大辟 驩虞
皡皡 所過者化所存
者神 襁褓
少知

長知 辟若 疢 孼
王天 不與 作 重言 分定
睟然見 盎
蟠 辟 辟紂 衣帛 易其
輕施 焉有 小郄 孳
蹠 別之 爲我
放踵 摩突 子莫執
中 所惡 強甘 其介
掘 軔 放與 論之
一簣 惡知
宿留 素餐 墊 陶 敝蹝

訢 喟 乘服 呼於 垤
瞽 食而 畜之 葬
柚梓 紾
漸漬 達財
淑艾 幾及 彀率
躍如
也 和寡 滕更 挾
知者 不徧 歠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七章

王好 卒少 長
子 相覺 爲陳 百兩 虎

賁 焉用 贅衣 趣馬
頷角 犀 厥地
糗 茹 袗衣 精 袗
畫 一間 達禍 惡殺
舍生 見於
鯇羨 庫 皆樂 之
行 更 盛 腯
勳炙 接淅 尼於 貉
稽 訕 殄
蹊間 爲間 鄉道 追蠡
鈕 兩馬

為車所踐多故也豈是一時 啣馬駕車而過之使然 力與 搏 嵎

攖（丁於盈切） 依阨 解倦

愚 從欲（音縱又如字） 知之（音智 知小知音同） 王於 萓

亹不意（音億又如字） 爲之 苙

蘭 罥 橫與 紩 鎧

斯養 有猝 從者

庾 屝 造 餂之

臧否（音鄙） 不與 中禮 說

大 藐之 魏魏 穰

題 屋霤 汰（音泰） 般樂 自

遺 單豹 厭 不復 炙

狂獧 踽踽 譎詭

嘐嘐 重言 言不顧行行不

顧言古之人行 何爲

踽踽 閹然 不解 汙世

蔫 匿 子莘 虺 散

宜 尚父 爲將 然而無有乎爾

則亦無有乎爾

析 剖

孟子篇敘

其行（下孟切） 當 括（古活切）

孟子音義下

後學 成德 校訂

論語拾遺一卷

（宋）蘇轍撰

明萬曆二十五年金陵焦氏刻兩蘇經解本

論語拾遺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蘇轍撰。轍有詩傳，已著錄。是書前有自序，稱少年為論語略解，其兄軾謫黃州時，撰論語說，取所解十之二三。大觀丁亥，閒居潁川，與其孫籀等講論語，因取軾說之未安者，重為此書。軾書，宋志作四卷，文獻通考作十卷，今未見傳本，莫詳孰是。其說亦不可復考。此書所補凡二十七章，其以思無邪為無思，以從心不踰矩為無心，頗涉禪理。以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為有愛而無惡，亦冤親平等之見。以朝聞道夕死可矣為雖死而不亂，尤去來自如之義。蓋眉山之學本雜出於二氏，故也。其駁軾說者凡三條，請討陳恆一章，軾以為能克田氏則三桓不治而自服，孔子欲借此以張公室。轍則以為雖知其無益，而欲明君臣之義。子見南子及齊人歸女樂二章，軾以為靈公未受命者，故可。季桓子已受命者，故不可。轍則以為諸侯之如衛靈公者多，不可盡去。齊間孔子，魯君大夫已受其餌，孔子不去則坐受其禍。泰伯至德一章，軾以為泰伯不居其名，故亂不作，魯隱、宋宣取其名，是以皆被其禍。轍則以為魯之禍始於攝，宋之禍成於好讓，皆非讓之過。其說皆較軾為長。他如以剛毅木訥與巧言令色相證，以六蔽章之不好學，與入孝出弟章之學文互勘，亦頗有所發明。歷來著錄，今亦存備一家焉。

論語拾遺 并序

潁濱遺老

予少年爲論語略解子瞻謫居黃州爲論語說盡取以往今見於其書者十二三也大觀丁亥閒居潁川爲孫籀簡筠講論語子瞻之說意有所未安時爲籀等言之凡二十有七章謂之論語拾遺恨不得一質之子瞻也

巧言令色世之所說也剛毅木訥世之所惡也惡之斯以爲不仁矣仁者直道而行無求於人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而何巧言令色之有彼爲是者與務外不仁耳故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剛毅木訥近仁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夫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亦可謂賢矣然貧而樂雖欲諂不可得也富而好禮雖欲驕亦不可得也子貢聞之而悟曰士之至於此者抑其切磋琢磨之功至也歟孔子善之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舉其成功而告之而知其所從來者所謂聞一以知二也歟

易曰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詩曰思無邪孔子取之二者非異也惟無思然後思無邪有思則邪矣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外無物內無我無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爲此所謂無思無爲而思之正也若夫以物役思者其邪矣如使寂然不動與木石爲偶而以爲無思無爲則亦何以通天下之故也哉故曰思無邪思馬斯徂苟思馬而馬應則凡思之所及無不應也此所以爲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

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致力於思徒思而無益是以知思之不如學也故十有五而志於學則所由適道者廣矣由是以適道知道而未能安則不能行不能行則未可

與立惟能安能行乃可與立故三十而立可與立矣遇變而惑則雖立而不固故四十而不惑則可與權矣物莫能惑人不能遷則行上與天同吾不違天而天亦莫吾違也故五十而知天命人之至於此也其所以施於物而行於人者至矣然猶未也心之所安耳目接於物而有不順焉以心御之而後順則其應必疑故六十而耳順耳目所遇不思而順矣然猶有心存焉以心御心乃能中法惟無心然後從心而不踰矩故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我與物爲二君子之欲交於物也非信無自入矣譬如

車輪輿既具牛馬旣設然而判然二物也夫將何以行之惟爲之輗軏以交之而後輪輿得藉於牛馬也輗軏轅端持軛者也故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車與馬得輗軏而交我與物得信而交金石之堅天地之遠苟有誠信無所不通吾然後知信之爲輗軏也

不仁而久約則怨而思亂久樂則驕而忘患故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然則何所處之而可曰仁人在上則不仁者約而不怨樂而不驕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與豎刁易牙俱事桓

公終仲之世二子皆不敢動而況管仲之上哉

仁者無所不愛人之至於無所不愛也其蔽盡矣有蔽者必有所愛有所不愛無蔽者無不愛矣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以其無蔽也夫然猶有惡也無所不愛則無所惡矣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其不仁也亦哀之而已

性之必仁如水之必清火之必明然方土之未去也水必有泥方薪之未盡也火必有烟土去則水無不清薪盡則火無不明矣人而至於不仁則物有以害之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非不違仁也外物之害旣盡惟一而不雜未嘗不仁也若顏子者性亦治矣然而土未盡去薪未盡化力有所未逮也是以能三月不違仁矣而未能遂以終身也其餘則土盛而薪強水火不能勝是以日月至焉而已矣故顏子之心仁人之心也不幸而死學未及究其功不見於世孔子以其心許之矣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仁人之功也孔子以其功許之矣然而三歸反坫其心猶累於物此孔顏之所不爲也使顏子而無死切而磋之琢而磨之將造次顛沛於是何三月不違而止哉如管仲生不由禮死而五公子之禍起齊遂大亂君子

之爲仁將取其心乎將取其功乎二者不可得兼使天相人以顏子之心收管仲之功庶幾無後患也夫

孔氏之門人其聞道者亦寡耳顏子曾子孔門之知道者也故孔子嘆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苟未聞道雖多學而識之至於生死之際未有不自失也苟一日聞道雖死可以不亂矣死而不亂而後可謂學矣

孔子歷試而不用慨然而歎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歟此非孔子之誠言蓋其一時之歎云爾子路聞之而喜子路亦豈誠欲入海者邪亦喜孔子之知其勇耳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蓋曰無所取材

以爲是將也亦戲之云爾雖聖人其與人言亦未免有
戲也
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孔子以
忠許之而不與其仁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
而違之孔子以清許之而不與其仁此二人者皆春秋
之賢大夫也而孔子不以仁與之孔子之以仁與人也
固難殷之三仁孤竹君之二子至於近世惟齊管仲然
後以仁許之如令尹子文陳文子雖賢未可以列於仁
人之目故冉有子路之政事公西華之應對與子文之
忠文子之清一也

臧文仲魯之君子也其言行載於魯而孔子少之曰臧
文仲不仁者三不智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
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智也捨是六者其餘
皆仁且智也歟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君子而
不仁則臧文仲之類歟
孔子居魯陽貨欲見而不往陽貨時其亡也而饋之豚
孔子亦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與孔子言孔子
答之無違孔子豈順陽貨者哉不與之校耳孟子曰當
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夫先之而必答禮之而必報孔
子亦有不得已矣孔子之見南子如見陽貨必有不得
已焉子路疑之而孔子不辨也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
天厭之以爲世莫吾知而自信於天云爾
泰伯以國授王季逃之荊蠻天下知王季文武之聖
不知泰伯之德所以成之者遠矣故曰泰伯其可謂至
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子瞻曰泰伯斷
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民無得而稱之有讓國之實而無
其名故亂不作彼宋宣魯隱皆存其實而取其名者也
是以宋魯皆被其禍予以爲不然人患不誠誠無爭心
苟非豺狼孰不願之魯之禍始於攝而宋之禍成於好
戰皆非讓之過也漢東海王彊以天下授顯宗唐宋王

成器以天下授玄宗兄弟終身無間言焉豈亦斷髮文
身哉子貢曰泰伯端委以治吳仲雍繼之斷髮文身裸
謂泰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者太史公以意言之爾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
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婦人者太姒也然則
武王蓋臣其母乎古者婦人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春
秋書魯僖公之母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太姒雖
母以九人故謂之臣焉可也
或問子西孔子曰彼哉彼哉鄭公孫僑無足爲者蓋非
所問也楚令尹子西相昭王楚以復國而孔子非之何

也昭王欲用孔子子西知孔子之賢而疑其不利楚國使聖人之功不見於世所以深疾之也世之不知孔子者衆矣孔子未嘗疾之疾其知我而疑我爾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孔子爲魯大夫鄰國有弑君之禍而恬不以爲言則是許之也哀公三桓之不足與有立也孔子既知之矣知而猶告以爲雖無益於今日而君臣之義猶有儆於後世也子瞻曰哀公患三桓之

僭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之以越伐魯豈若從孔子而伐齊既克田氏則魯公室自張三桓將不治而自服此孔子之志也予以爲不然古之君子將有立於世必先擇其君齊桓雖中主然其所以任管仲者世無有也然後九合之功可得而成今哀公之妄非可以望桓公也使孔子誠克田而返將誰與保其功然則孔子之憂顧在克齊之後此則孔子之所不爲也

古之教人必以學學必教之以道道有上下其形而上者道也其形而下者器也君子上達知其道也小人下達得其器也上達者不私於我不役於物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下達者知義之不可犯禮之不可過故曰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如使人而不知道雖至於君子有不仁者矣小人則無所不至也故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有道者不知貧富之異貧而無怨富而無驕一也然而飢寒切於身而心不動非忘身者不能故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孔子以禮樂游於諸侯世知其篤於學而已不知其他也犁彌謂齊景公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刼魯侯必得志焉衛靈公之所以待孔子者始亦至矣

然其所以知之者猶犁彌也久而厭之將傲之以其所不知蓋問陳焉孔子知其決不用也故明日而行使誠用之雖及軍旅之事可也

道之大充塞天地贍足萬物誠得其人而用之無所不至也苟非其人道雖存七尺之軀有不能克矣而況其餘乎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人生於欲不知道者未有不爲欲所蔽也故曰人之少也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始學者未可以語道也故古之教者必始於周南召南周南召南知欲之不可已也而道之以禮以禮濟欲夫是以樂而不淫始學者安焉由

是以免於蔽子謂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歟言欲之蔽也

古之傳道者必以言達者得意而忘言則言可尚也小人以言害意因言以失道則言可畏也故曰予欲無言聖人之教人亦多術矣行止語默無非教者子貢習於聽言而未知其餘也故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豈無以感而通之乎

君子無所不學然而不可勝志也志必有所一而後可志無所一雖博猶雜學也故曰博學而篤志將有問也必切其退而思之必自其近者始不然疑而不信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自夫婦之所能而思之可以知聖人之所不能也故曰切問而近思君子爲此二者雖不爲仁而仁可得也故曰仁在其中矣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孝悌忠信汎愛而親仁者其質也有其質矣而無學以文之者皆未免於有過也故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此六者皆美質也而無學以文之則其病至此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質如孔子而不知學者[illegible]蔽之所害蓋無足怪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穀善也善之成而可用如苗之實而可食也盡其心力於學三年而不見其成功者世無有也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此里巷之鄙夫直情而恣行者也而孔子何難焉蓋知不義之可惡而欲以小患要譽於世世必以是取之此孔子之所難也

衛靈公以南子見[illegible]孔子去嘗從之不疑季桓子以女樂之故三日不朝孔子去之如避寇讎子瞻曰衛靈公未受命者故可季桓子已受命者故不可予以爲不然孔子之世諸侯之過如衛靈公者多矣而可盡去乎齊人以女樂間孔子魯君大夫既食其餌矣使孔子安而不去則坐待其禍無可爲矣非衛南子之比也

論語拾遺

孟子解一卷

（宋）蘇轍撰

明萬曆二十五年金陵焦氏刻兩蘇經解本

孟子解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蘇轍撰。舊本首題潁濱遺老字，乃其晩歲退居之號。以陳振孫書錄解題考之，實少年作也。凡二十四章。一章謂聖人躬行仁義而利存，非以爲利。二章謂文王之囿七十里，乃山林藪澤與民共之。三章謂小大貴賤其命無不出於天，故曰畏天樂天。四章引責難於君陳善閉邪爲畜君爲好君。五章謂浩然之氣卽子思之所謂誠。六章論養氣在學而待其自至。七章論知言曰知其所以病。八章以克己復禮解射者正己。九章論貢之未善，由先王草創之初，故未能周密。十章論陳仲子之廉病在使天下之人無可同立之人。十六章論孔子以微罪行爲上以免君，下以免我。十八章論事天立命。十九章論順受其正。二十二章論進銳退速。二十四章論擴充仁義，立義皆醇正不支。二十章以周官八議駁竊負而逃。二十三章以司馬懿楊堅得天下，言仁不必論得失，亦自有所見。惟十一章謂學聖不如學道。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以孔子之論性難孟子之論性。十五章以智屬夷惠，力屬孔子。十七章以貞而不亮難君子不亮。二十一章以形色天性爲強飾於外。皆未免駁雜。蓋瑕瑜互見之書也。然較其晩年著述純入佛老者，則謹嚴多矣。

孟子解二十四章

潁濱遺老

梁惠王問利國於孟子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
義而已矣先王之所以爲其國未有非利也孟子則有
爲言之耳曰是不然聖人躬行仁義而利存非爲利也
惟不爲利故利存小人以爲不求則弗獲也故求利而
民爭民爭則反以失之孫卿子曰君子兩得之者也小
人兩失之者也此之謂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
有之周雖大國未有以七十里爲囿而不害於民者也

意者山林藪澤與民共之而以囿名焉是以芻蕘雉兔
者無不獲往不然七十之囿文王之所不爲也

孟子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
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小大之相形貴賤之相
臨其命無不出於天者畏天者知其不可違不得已而
從之樂天者非有所畏非不得已中心誠樂而爲之也
堯禪舜舜禪禹湯事葛文王事昆夷天也

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其詩曰畜君何尤孟子曰畜
君者好君也君有逸德而能止之是謂畜君以臣畜君
君之所尤也然其心則無罪非好其君不能也故曰責
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孟子學於子思子思言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
而孟子言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子思言至誠
無敵於天下而孟子言不動心於浩然之氣誠之異名
也誠之爲言心之所謂誠然也心以爲誠然則其行之
也安是故心不動而其氣浩然無屈於天下此子思孟
子之所以爲師弟子也子思舉其端而言之故曰誠孟
子從之其一論養心以致浩然之氣其次論心之所以
不動其三論君子之所以達於義達於義所以不動心
也不動心所以致浩然之氣也三者相須而不可廢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
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是何氣也天下之人莫不
有氣氣者心之發而已行道之人一朝之忿而鬬焉以
忘其身是亦氣也方其鬬也不知其身之爲小也不知
天地之大禍福之可畏也然而是氣之不養者也不養
之氣橫行於中則無所不爲而不自知於是有進而爲
勇有退而爲怯其進而爲勇也非吾欲勇也不養之氣
盛而莫禁也其退而爲怯也非吾欲怯也不養之氣衰
而不敢也孔子曰人之少也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
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

得一人之身而氣三變之故孟子曰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矣志意既脩志盛奪氣則氣無能爲而惟志之從志意不脩氣盛奪志則志無能爲而惟氣之聽故氣易致也而難在於養心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而告子先我不動心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何謂也告子以爲有人於此不得之於其言勿復求其有此心不得之於其心勿復求其有此氣夫言之不然而心則然者有矣未有心不然而氣則然者也故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由是

言之氣者心之使也心所欲爲則其氣勃然而應之心所不欲而彊爲之則其氣索然而不應人必先有是心也而後有是氣故君子養其義心以致其氣使氣於心相狎而不相難然後臨事而其氣不屈故曰志至焉氣次焉志之所至而氣從之之謂也昔之君子以其眇然之身而臨天下言未發而衆先喻功未見而志先信力不及而世與之者以有是氣而已故曰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養志以致氣盛氣以充體體充而物莫敢逆然後其氣塞于天地雖然心之所以不動者何也博學而識之彊力而行之卒然而遇之有自失焉故心必有

所守而後能不動心之所守不可多也多學而兼守之事至有不應也是以落其枝葉損之又損以至於不可損也而後能應故孔子謂子貢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以一貫之北宮黝之養勇也曰吾無辱於爾也孟施舍之養勇也曰吾無懼於爾也無辱勇矣而未見所以必勇也無懼而後能必勇故曰北宮黝之守氣不如孟施舍之守約北宮黝似子夏孟施舍似曾子曾子之所以自守者曰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夫縮人也入受也自反而心受之以爲可爲者無慊於吾

心也則吾心皆然爲之而吾氣勃然應之矣孟子曰其爲氣也配道與義無是餒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夫餒不充之謂也有行於此而義不受則心不慊心不慊則氣不能充體氣不能充體之謂餒矣故心不能不動也而有待於義君子之所由達於義者何也勉彊而行之則勞苦而失其眞放而不之求則終身而不獲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夫君子之於道朝夕從事於其間待其自直而勿彊正也中心勿忘待其自生而勿助長也而後獲其眞彊之而求其正助之而望其長是非誠直而誠長也迫於外也子夏曰百工

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待其自至而不爲是
學道之要也
孟子曰我知言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
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何謂也曰是諸子之病也孟子
之於諸子非辯過之知其病而已病於寒者得火而喜
以爲萬物莫火若也病於熱者得水而喜以爲萬物莫
水若也一惑於水火以爲不可失矣誠得其病未有不
覺而自泣也彼其爲是險詖之辭者必有以蔽之而不
能自達也爲是淫放之辭者必有以陷之而不能自出
也爲是邪辟之辭者必有以附之而不能自解也苟能

知之發其蔽平其陷解其離未有不服者也不服則遁
遁必有所窮要之於所窮而執之此孟子之所以服諸
子也
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反求諸
己夫射之中否在的而所以中否在我善射者治其在
我正立而審操之的雖在左右上下無不中者矣顏淵
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焉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
動夫居於人上而一爲非禮則害之及於物者衆矣誠
必由禮雖不爲仁而仁不可勝用也此仁者如射之謂

也
龍子曰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
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
焉故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夏后氏之法
也而其不善如此何也曰何待貢也作法者必始於粗
終於精篆之不若隸也簡策之不若紙也車之不若騎
也席之不若牀也俎豆之不若盤盂也諸侯之不若郡
縣也肉刑之不若徒流杖笞也古之不爲此非不智也
勢未及也寢於泥塗者寘之於陸而安矣自陸而後有
藁秸自藁秸而後有莞簟捨其不安而獲其所安足矣

方其未有貢也以貢爲善矣及其既貢而後知貢之未
善也法非聖人之所爲世之所安也聖人善因世而已
今世之所安聖人何易焉此夏之所以貢也
陳仲子處於於陵齊人以之爲廉孟子曰仲子所居之
室伯夷之所築歟抑亦盜跖之所築歟所食之粟伯夷
之所種歟抑亦盜跖之所種歟人安能待伯夷而後居
而後食若是則孟子之責人也已雖曰否居於於陵而
食其食非孟子之所謂不可而仲子之所謂不可也仲
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
之室而不居也天下無伯夷仲子之義爲不居且不食

也天下不可待伯夷而後居而後食然則非其居於於陵食於辟纑之果汙也而不食於母避兄之室之不可繼也故曰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君子之行爲可充也爲可繼也然後行有類若仲子將何以繼之故曰禦人于國門之外而餽以道則不受以不義取之於民而餽以道則受於孔子以不義取之於民者猶禦也其受於孔子何也曰以其非禦也非禦而謂之禦充類至義之盡也君子充其類而極其義則仲子之兄猶盜也仲子之兄猶盜也則天下之人皆猶盜也以天下之人

皆猶盜而無所合則誰與立乎天下故君子不受於盜而猶盜者有所不問而後可以立於世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也孔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蓋謂是也

學者皆學聖人學聖人不如學道聖人之所是而吾是之其所非而吾非之是以貌從聖人也以貌從聖人名近而實非有不察焉故不如學道之必信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是以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所謂天下之言性者不知性者也不知性而言性是以言其故而已故非性也無所待之謂性有所因之謂故物起於外而性作以應之此豈所謂性哉性之所有事也性之所有事之謂故方其無事也無可而無不可及其有事未有不就利而避害者也知就利而避害則性滅而故盛矣故曰故者以利爲本夫人之方無事也物未有以入之有性而無物故可以謂之人之性及其有事則物入之矣或利而誘之或害而止之而人失其性矣譬如水方其無事事物未有以參之有水而無物故可以謂之水之性

及其有事則物之所參也或傾而下之或激而上之而水失其性矣故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水行於無事則乎性行於無事則靜方其靜也非天下之至明無以窺之及其既動而見於外則天下之人能知之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吾將何以推之惟其有事於運行是以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此性故深淺之辨也

孟子嘗知性矣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知故之非性則孟子嘗知性矣然猶以故爲性

何也孟子以道性善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信有是四端矣然而有惻隱之心而已乎蓋亦有忍人之心矣有羞惡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無恥之心矣有辭讓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爭奪之心矣有是非之心而已乎蓋亦有蔽惑之心矣忍人之心不仁之端也無恥之心不義之端也爭奪之心不禮之端也蔽惑之心不智之端也是八者未知其孰為主也均出於性而已非性也性之所有事也今孟子

則別之曰此四者性也彼四者非性也以告於人而欲其信之難矣夫性之於人也可得而知之不可得而言也遇物而後形應物而後動方其無物也性也及其有物則物之報也惟其與物相遇而物不能奪則行其所安而廢其所不安則謂之善與物相遇而物奪之則置其所可而從其所不可則謂之惡皆非性也性之所有事也譬如水火能下者水也能上者亦水也能熟物者火也能焚物者亦火也天下之人好其能下而惡其能上利其能熟而害其能焚也而以能下能熟者謂之水火能上能焚者為非水火也可乎夫是四者非水火也水火之所有事也奈何或以為是或以為非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雖堯桀而均有是性是謂近及其與物相遇而堯以為善桀以為惡是謂相遠習者性之所有事也自是而後相遠則善惡果非性也

孟子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故有性善有性不善以堯為父而有丹朱以瞽叟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安在其為性相近也曰此非性也故也天下之水未有不可飲者也然而或以為清泠之淵或以為塗泥今將指塗泥而告人曰雖是亦有可飲之實信矣今將指塗泥而告人曰吾將飲之可乎此上智下愚

之不可移也非性也故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者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以巧喻智以力喻聖何也巧之所能有或不能力之所實至無不至也伯夷伊尹柳下惠之行人之一方也而以終身焉故有不可得而克至於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仕而仕可以處而處然後終身行之而不匱故曰由射於百步之

外其至爾力也是可常也其中非爾力也是巧也是不可常也巧亦能爲一中矣然而時亦不中是不如力之必至也

語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孟子曰孔子從而祭膰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二者非相反也孔子之去魯爲女樂之故也去於膰肉之不至爲君也於其君之有大惡也孔子有不忍行焉於其君之無罪也孔子有不安行焉曰上以求免吾君下以免我是以去於膰肉之不至曰是可以辭於天下也故曰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

也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必信之謂亮孔子曰君子貞而不亮要止於正而不必信而後無所執否則執一而廢百矣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天者莫之使而自然者也命者莫之致而自至者也天畀我以是心而不能存付我以是性而不能養是天之所以受我者有所不事也壽則爲之天則廢之天壽非人所爲也而責力焉是命有所未立也脩身於此知天壽之無可爲也而命立於彼也

孟子曰莫非命者順受其正何謂也天之所以受我者盡於是矣君子脩其在我以俟其在天人與天不相害爲而得之是故謂之正忠信孝弟所以爲順也人道盡矣而有不幸以至於大故而後得爲命巖墻之下是必壓之道也桎梏之中是必困之道也必壓必困而我蹈之以受其禍是豈命哉吾所處者然也人之爲不善也皆有愧恥不安之心小人惟奮而行之君子惟從而已之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

孟子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叟殺人皐陶則執之舜則竊負而逃於海濱吾以爲此野人之言非君子之論

也舜之事親烝烝乂不格姦何至殺人而負之以逃哉且天子之親有罪議之孰謂天子之父殺人而不免於死乎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踐形形色者所彊於外也中雖無有而猶知彊之孟子以是爲天性也

有人於此其進之銳也則天下以爲不速退矣是不然勉彊而力行則其進也必銳不勝而怠厭之則其退也必速畧不取而覆觀之於其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其所厚者薄無不薄也故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

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惡可哉亡親戚君臣上下而可是所謂不可已而已者也能居於於陵食於辟纑而不顧而不能以不義不受齊國是所謂進鋭而退速者也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孟子之爲是言也則未見司馬懿楊堅也不仁而得天下也何損於仁仁而不得天下也何益於不仁得國之與得天下也何以爲異君子之所恃以勝不仁者上不愧乎天下不愧乎人而得失非吾之所知也

孟子曰人能克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

能克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無穿窬之心人皆有之然苟將克之則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猶未免乎穿窬也此所謂造端乎夫婦而其至也察乎天地也歟

尊孟辨三卷續辨二卷別錄一卷

（宋）余允文撰

清乾隆翰林院四庫館臣輯永樂大典鈔本（四庫底本）

尊孟辨三卷續辨二卷別錄一卷永樂大典本

宋余允文撰。允文字隱之建安人。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載是書卷數與今本合。朱彝尊經義考僅云附載朱子全集中而條下註闕字。蓋自明中葉以後已無完本矣。今考永樂大典所載凡辨司馬光疑孟者十一條附史剡一條辨李覯常語者十七條鄭厚叔藝圃折衷者十條續辨則辨王充論衡刺孟者十條辨蘇軾論語說者八條此後又有原孟三篇總括大意以反覆申明之。其尊孟辨及續辨別錄之名亦釐然具有條理蓋猶完書。今約略篇頁以尊孟辨為三卷續辨為二卷別錄為一卷冠原序於前而繫朱子讀余氏尊孟辨說於後。首尾完具復還舊觀亦可謂久湮復顯之祕帙矣。考朱子集中有與劉共父書稱允文干預宋家產業出言不遜惡引惹方氏復來生事令陳吳二婦作狀經府告之則允文蓋武斷於鄉里者其人品殊不足重又周密癸辛雜識載晁說之著論非孟子建炎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以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然則允文此書其亦窺伺意旨迎合風氣而作非真能闢邪衛道者歟。然當羣疑蠭起之日能別白是非而定一尊於經籍不為無功。但就其書而觀固卓然不磨之論也。

尊孟辨原序

道不明由無公議也議不公由無真儒也冠圓履方孰不為儒誦詩讀書孰不學道必有得焉而後能[illegible]自信而後信於人曰或蔽於所見耳或蔽於所聞耳目之蔽心之蔽也公議何有哉易曰問以辯之中庸曰辯之弗明弗措也道之不明久矣辯其可已乎昔戰國有孟軻氏願學孔子術儒術道王道言稱堯舜辭闢楊墨鳴天下以仁義聖人之道蝕而不明孟子力也孟氏沒斷身道將晦七篇之書幸免秦火後之讀其書者雖於將措之宜未能盡識至其翕然稱曰孔孟豈可厚誣天下後世以為無真儒無公議哉噫道同則相知道不同則不相知蘭陵荀卿大儒也以性為惡以禮為偽異哉其所為道無惑乎不知孟氏併與十二子而非之也本朝先正司馬溫公與夫李君太伯鄭君叔伯皆一時名儒意其交臂孟氏而篤信其書矣溫公則疑而不敢非太伯非之而近於詆叔友詆之而遂乎篤夫溫公之疑疑信也俟後學有以明之彼二君子昧是意其失至此人之識詣不郵也豈以少年豪邁之氣大呵古人而追悔不及歟伊川程先生謂孟子有泰山巖巖之氣象乃知非而詆詆而篤者殆猶蜩霧翁興將焉蔽之耳何損於巖巖余懼世之學者隨波而逐流蕩其心術仁義之道益泯於是取三家之說折以公議而辯之非敢必人之信姑以自信而已命之曰尊孟辯俟有道者就而正焉

隆興紀元初吾望日建安余允文隱之序

尊孟辨卷上　　　　宋　余允文　撰

温公疑孟上

疑曰孟子稱所願者學孔子然則君子之行孰先於孔子孔子歷聘七十餘國皆以道不合而去豈非非其君不事歟獨非歟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豈非非其友不友乎陽貨爲政於魯孔子不肯仕豈非不立於惡人之朝乎爲定哀之臣豈非不羞汙君乎爲委吏爲乘田豈非不卑小官乎舉世莫知之不怨天不尤人豈非遺佚而不怨乎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豈非阨窮而不憫乎居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豈非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乎是故君子邪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非隘也和而不同遯世無悶非不恭也苟無失其中雖孔子由之何得云君子不由乎

余氏辨曰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原孟子之言非是貶夷惠也而清和之弊必至於此蓋以一於清其流必至於隘一於和其流必至於不恭其弊如是君子豈由之乎苟得其中雖聖人亦由之矣觀吾孔子之行時乎清而清時乎和而和仕止久速當其可而已是乃所謂時中也是聖人之時者也詎可與夷惠同日而語哉或謂伯夷制行以清下惠制行以和特時之弊不得不然亦非知夷惠者苟有心於制行則清也和也豈得至於聖哉夷之清惠之和蓋出於天性之自然特立獨行而不變遂臻其極致此其所以爲聖之清聖之和也孟子同稱以百世之師許之矣慮後之學者慕其清和而失之偏於是立言深救清和之弊大有功於名教疑之者誤矣朱子曰觀吾夫子之行時乎清而清時乎和而和仕止久速當其可而已是乃所謂時中也是聖人之時者也詎可與夷惠同日而語哉五十八字恐[illegible]則去而補之曰然此不待別求左證而是非乃明也始郭温公之所援以爲說者辨之固已既然矣如温公之說豈非吾夫子一人之身而兼二子之長歟夫一則時乎清而非一於清矣是以清而不隘時乎和而和而非一於和矣是以和而未嘗不恭其理曰聖之時者和四時之運温凉和煖各以其序非若伯夷之清則一於寒凉柳下惠之

和則一於溫燠而不能剛直也以是言之則是溫公之所援以爲說者乃所以助孟子而非攻也又曰苟有心於制行至章末愿狀則去而爲之曰使惠有心於制行則方且包强脩爲之不暇尚何以爲聖人之淸和也歟後其淸且和也蓋得於不思不勉之自然是以特立獨行於其身而不變此孟子所以直以爲聖人而有同其於孔子也又恐後之學者慕其淸和而失之一偏於是立言以救其末流之弊而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其邪揚開示至深切是亦何疑之有、、

疑曰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蓋謂不以其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蓋謂不以其道取於人而成之也仲子蓋嘗諫其兄矣而兄不用也

仲子之志以爲吾旣知其不義矣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居於於陵於陵之室與粟身織屨妻辟纑而得之也非不義也豈當更問其築與種者誰歟以所食之鵝兄所受之饋也故哇之豈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耶居子之貴人當探其情仲子之避兄離母豈所願耶若仲子者誠非中行亦猶者有所不爲也孟子過之何其甚耶

余氏辨曰陳仲子弗居不義之室弗食不義之祿夫孰得而非之居於於陵以彰兄之過與妻同居而離其母人則不爲也而謂仲子避兄離母豈所願耶殊不曉其說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爲將謂之豈所願耶仲子齊之世家萬鍾之祿世有之矣不知何爲諫其兄以其祿與室爲不義而弗食弗居也謂仲子爲狷者有所不爲避兄離母可謂狷乎孟子深譏之者以離母則不孝避兄則不恭也使仲子之道行則天下之人不知義之所在謂兄可避母可離

其害教也大矣孟子之言嚴霜之戒也歟朱子曰溫公云仲子嘗諫其兄而兄不用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又曰仲子狷者有所不爲也愚謂口非之而身享之一時之小節狷者之不爲一身之小節至於父子兄弟乃人之大倫天地之大義一日去之則禽獸矣然矣雖復謹小節守小節亦何安所施哉此孟子絕仲子之本意恐謂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愚謂故使不慈不友亦無違母之理縱之爲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

疑曰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不敢不恭況名之有不往而他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

道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周公之於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稽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德齒可慢彼哉

孟子謂蚳鼃居其位不可以不言言而不用不可以不去已無官守無言責進退可以有餘裕孟子居齊齊王師之夫師者導人以善而救其惡者也豈得謂之無官守無言責乎若謂之為貧而仕邪則後車數

十乘從者數百人卿食於齊非抱關擊柝之比也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飧兮夫賢所為百世之法也余恐後之人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事而貪祿位者皆援孟子以自況故不得不疑

余氏辨曰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採王之意未嘗知以尊德樂道為事方且恃萬乘之尊不肯先賢者之屈故辭以疾欲使孟子屈身先之也孟子知其意亦辭以疾者非驕之也身可屈道其可屈乎其與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異矣又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夫尊有德敬耆老乃自古人君通行之道也人君所貴者爵爾豈可慢夫齒與德哉若夫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此乃大臣輔導幼主非可與達尊槩而論也又孟子謂蚳鼃為士師職所當諫諫之不行則當去為臣之道當如是也為王之師則異矣記曰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

二而師處其一尊師之禮詔於天子無北面非所謂有官守有言責者也其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孟以以道自任一言一行未嘗少戾於道意謂人君尊德樂道不如是則不足與有為而謂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事而貪祿位者過矣朱子曰溫公云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不敢不恭況君之有不往而它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周公之於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稽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齒德可慢彼哉愚謂孟子固將朝

王矣而王以疾要之則孟子辭而不往其意若曰自我
而朝王則貴貴也貴貴義也而何不可之有以我朝王
則非尊賢之經矣如是而往於義何所當哉若其所以
與孔子異者則孟子言之詳矣恐溫公亦未深考耳孟
子達尊之義愚謂達者通也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
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屈焉故
剡建之上以伊尹周公之忠聖▢老而旅卑朝王左右
篤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仁則太甲
成王周洋手稽首於伊尹周公之前矣其迭為屈伸以
致宗經之義不異於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
在西發陸焉唯可與權者知之矣合介言貴一裁之守
耳其進退去就決於一將之待失一言之從違一者也若
為師則異於是其然亦豈不問其道之行否而食其祿
耶觀孟子卒致為臣而歸齊王以為毀留之而不可得
則可見其出
處大審矣

疑曰孟子知燕之可伐而必待能行仁政者乃可伐
之齊無仁政伐燕非其任也使齊之君臣不謀於孟
子孟子勿預知可也況同既以孟子之言勸王伐燕
孟子之言尚有懷而未盡者安得不告王而止之乎
夫軍旅大事民之死生國之存亡皆繫焉苟動而不
得其宜則民殘而國危仁者可忍坐視其終憂乎

余氏辯曰沈同問燕可伐孟子答之曰可伐者言燕之
君臣擅以國而私與受其罪可伐沈同亦未嘗謂齊將
伐之也豈可臆度其意預告之曰以齊無善政不可伐
燕歟且言之不可不慎也久矣彼欲代人之國未嘗與
己謀苟逆探其意而沮其意政恐不免貽禍矣或謂其
勸齊伐燕孟子已嘗自明其說意在激勸宣王使之感
悟而行仁政爾孟子答問之際抑揚高下莫不有法讀
其書者當求其立言垂訓之意而究其本末可也本子日聖
賢之心知明鑑止水者所之然亦燕其面我者而已矣
固不能禁其背而逆燕之也況同之問以私而不及公
問燕而不及齊惟以私而問燕故燕之可伐孟子之所
宜知也惟不以公而問齊故齊之不可伐孟子之所不
宜對也溫公疑孟子坐視齊伐燕而不諫隱之以為孟
子恐不免貽禍於不諫溫公之疑固未嘗而慮之又大
失之觀孟子章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
悅則勿取取燕之可取不可取決於民之悅否而已使
齊能除君吊民拯之於水火之中則為子而不而已取
▢之中則為子而不可取▢

疑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君傳云愛子教
之以義方孟子父子之間不責善不責善是不諫不
教也可乎

余氏辯曰孟子曰古者易子而教之非謂其不教也又
曰父子之間不責善父為不義則爭之非責善之謂也

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豈自教也哉胡不以吾夫子觀
之鯉趨而過庭孔子告之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
立鯉退而學詩與禮非夫子自以詩禮訓之也陳亢喜
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孟子之言
正與孔子不約而同其亦有所受而言之乎朱子曰子雖不可以
不得於[illegible]以[illegible]內則論語之言則其[illegible]
疑曰告子云性之無分於善不善猶水之無分於東
西此告子之言失也水之無分於東西謂平地也使
其地東高而西下西高而東下豈決湛所能致乎性
之無分於善不善謂中人也瞽瞍瞽瞍生舜舜生商均豈
陶染所能變乎孟子云人無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
也丹朱商均自幼及長所日見者堯舜也不能移其
惡豈人之性無不善乎
余氏辯曰孟子曰人性之善猶水之下也人無有不善
水無有不下蓋言人之性皆善也繫辭曰一陰一陽之
謂道繼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是則孔子嘗有性善之
言矣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人之性稟於天[illegible]曷有不善哉荀子曰性惡揚子曰善
惡混韓子曰性有三品皆非知性者也蠢生卵胎龍寄
蛇䖸皆常也哉性一也人與禽獸草木所受之初皆均
而人為最靈爾由氣習之異異故有善惡之分上古聖人
固有稟天地剛健純粹之性生而神靈者後世之人或
善或惡或聖或狂各隨氣習而成其所由由來也遠矣堯
舜之聖性也朱均之惡豈性也哉夫子不云乎唯上智
與下愚不移非謂不可移也氣習漸染之久而欲移下
愚而為上智未見其遽能也詎可以此便謂人之性有
不善乎
疑曰孟子云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
玉之白告子當應之云色則同矣性則殊矣羽性輕
雪性弱玉性堅而告子亦皆然之此所以來犬牛人
之難也孟子亦可謂以辯勝人矣
余氏辯曰孟子白羽之白與白雪白玉之同異者蓋以

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告子徒知生之謂性言人之為人有生而善生而惡者殊不知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所習不慎流浪生死而其所稟受亦從以異故有犬牛人性之不同而其本性未始不善也猶之水也其本未嘗不清所以濁者土汨之耳澄其土則水復清矣謂水之性自有清濁可乎孟子非以辯勝人也懼人不知性而賊仁害義滅其天理不得已而為之辨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以言萬物之性均惟人為貴耳性之學不明人豈知自貴哉此孟子所以不憚諄詳也 朱子曰此二章未甚曉疑脫之之辨亦有未明處

疑曰禮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姑其偏也為卿者無貴戚異姓皆人臣也人臣之義諫於君而不聽去之可也死之可也若之何以貴戚之故敢易位而處也孟子之言過矣君有大道無若紂紂之卿士莫若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之親且貴也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商有三仁焉夫以紂之過大而三子之賢猶且不敢易位也況過不及紂而賢不及三子者乎必也使後世有貴戚之臣諫其君而不聽遂廢而代之曰吾用孟子之言也非篡也義也其可乎或曰孟子之志欲以懼齊王也是又不然齊王若聞孟子之言而懼則將愈忌惡其貴戚聞諫而誅之貴戚聞孟子之言不足以格驕君之非而適足以為篡亂之資也其可乎

余氏辨曰道之在天下有正有變堯舜之讓湯武之伐皆變也或謂堯舜不慈湯武不義是皆聖人之不幸而處其變也禪遜之事堯舜行之則盡善子噲行之則不善矣征伐之事湯武行之則盡美魏晉行之則不美矣伊尹之放太甲霍光之易昌邑豈得已哉為人臣者非不知正之為美哉曰從正則天下危從變則天下安然則孰可苟以安天下為大則必曰從變可唯此最難處非通儒莫能知也尹光異姓之卿擅自廢立後世猶不得而非之況貴戚之卿乎紂為無道貴戚如微子箕子

比干不忍坐視商之亡而覆宗絶祀反覆諫之不能易
其君之位孰有非之者或去或奴或諫而死孔子稱之
曰商有三仁焉以仁許之者疑於大義猶有所闕也三
仁固仁矣其如商祚之絶何季札辭國而生亂孔子因
其來聘貶而書名所以示法春秋明大義書法甚嚴可
以監矣君有大過貴戚之卿反覆諫而不聽則易其位
此乃為宗廟社稷計有所不得已也若進退廢立出於
羣小閹寺而當國大臣不與焉用彼卿哉是故公子光
使寗諸弑其君僚春秋書吳以弑不稱其人而稱其國
者歸罪於大臣也其經世之慮深矣此孟子之言亦得
夫春秋之遺意歟朱子曰隱之云三仁於大義有闕此說未然蓋三仁之事不期於同自靖以獻於先王而已以三仁之心行孟子之言孰曰不可然以其不期同也故不可以一方論之況聖人之言仁義未嘗偏舉言仁則義在其中矣今徒見其目之以仁而不及義遂以為三子猶有偏為恐失之蔽也此篇大意已正只此數句未安
疑曰君子之仕行其道也非為禮貌與飲食也昔伊
尹去湯就桀豈能迎之以禮哉孔子栖栖皇皇周遊

天下佛肸召欲往公山弗擾召欲往彼豈為禮貌與
飲食哉急於行道也今孟子之言曰雖未行其言也
迎之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是為禮貌而仕也
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君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
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
也是為飲食而仕也必如是是不免於竊先王之道
以售其身也古之君子之仕也殆不如此
余氏辯曰孔子之於魯衛始接之以禮則仕及不見悅
於其居則去豈可謂不為禮貌而仕歟為魯司寇不用
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豈可謂不為飲食而仕
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孰謂孔子栖
栖皇皇不為禮貌與飲食哉孟子曰迎之有禮則就禮
貌衰則去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周之亦可受者則是言
也未嘗或戾於吾孔子之所行如曰不為飲食則當慕
夷齊可也又何仕為聖賢固不專為飲食其所以為飲
食云者為禮貌耳而謂古之君子能辟穀者耶不顧廣

次

耻而苟容者耶誦孟子之言而不量其輕重之可否何說而不可離之朱子曰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上以言行不行爲去就此仕之正也其次以禮貌衰未衰爲去就又其下至於不得已而受其賜則直君子之本心哉蓋當是時舉天下莫能行吾言矣則有能僕哉以禮貌而周我之用窮者豈不善於飯去是以君子以爲猶可就也然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者君子之自處則在所擇矣孟子於其受周之饋又著究言之曰飢餓不能出門戶則周之亦可受也則未至於知凡之貧則亦不可受免死而已其言受之有限不求有餘之明不妄受以是而觀則溫公可以無疑於孟子矣而辟之所舉引孔子之事爲證恐未然也

疑曰所謂性之者天與之也身之者親行之也假之者外有之而內寔亡也堯舜湯武之於仁義也皆性得而身行之也五霸則强焉而已夫仁所以治國家而服諸侯也皇帝王霸皆用之顧其所以殊者大小高下遠近多寡之間耳假者文具而寔不從之謂也夫具而寔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况於霸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

余氏辨曰仁之爲道有生者皆具有性者同得顧所行如何耳堯舜之於仁生而知之率性而行也湯武之於

竊

仁學而知之體仁而行也五伯之於仁困而知之意謂非仁則不足以治國家服諸侯於是假而行之其寔非仁也而謂皇帝王霸皆用之顧其所以殊者大小高卑遠近多寡之間耳何所見之異也孟子之言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伯假之假之而不歸焉知其非有正合中庸所謂或安而行或利而行或勉強而行及其成功一也孟子之意以勉其君爲仁耳惜乎五伯假之而不能久也朱子曰懸之以五伯爲困知勉行者愚謂此七十子之事非五伯所及也假之之與勉行固異而彼於仁義亦皆竊其跡云爾豈眞知之者哉溫公云假者文具而寔不從之謂也夫具而寔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况於霸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愚謂當時諸侯之於仁義文具假長惟五伯能具其次耳亦假善吾於此之謂也又有大國奮强翊周興仁義之歸以令令諸侯則孰敢不從之也哉使其有王者作而以仁義之寔施焉則爝火之光其息久矣孟子謂久假而不歸焉知其非有正爲當行之人不能察其假之之者而遂以爲其有之耳此正溫公所[illegible]惑而反以病孟子不亦悖哉

疑曰虞書稱舜之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所貴乎舜者爲其能以孝和諧其親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惡也如是則舜爲子[illegible]

瞍必不殺人矣若不能上其未然使至於殺人執於
有司乃棄天下竊之以逃狂夫且猶不爲而謂舜爲
之乎是特委巷之言也殆非孟子之言也且瞽瞍既
執於皐陶矣舜爲得而竊之負而逃於海濱皐陶
外雖執之以正其法而內實縱之以予舜是君臣相
與爲僞以欺天下也惡得爲舜與皐陶哉又舜既爲
天子矣天下之民戴之如父母雖欲遵海濱而處民
豈聽之哉是皐陶之執瞽瞍得法而亡舜也所亡益
多矣故曰是特委巷之言殆非孟子之言也
余氏辨曰桃應之問乃設事耳非謂已有是事也桃應之
意蓋謂法者天下之大公舜制法者也皐陶守法者也
瞍或舜之父殺人則如之何孟子答之曰執之者士之
職所當然也舜不敢禁者不以私恩廢天下之公法也
夫有所受云者正如爲將閫外之權則專之居亦有所
不受士之守法亦然蓋以法者先王之制與天下公共
爲之士者受法於先王非可爲一人而私之舜不得私

其父將寘之於法則失爲人子之道將寘而不問則廢
天下之法寧棄天下願得竊負而逃處於海濱樂以
終其身爲更忘其爲天子之貴也當時固無是事設既
設爲問因使孟子不答則其理不明孟子之意謂天下
之富天下之貴不能易事父之孝遂答以天下可忘而
父不可舍所以明父子之道也其於名敎豈曰小補
之哉朱子曰龜山先生言曰固無是事此只是爲舜心耳愚謂執之而已是非閒見皐陶之心不能言也此一章之義見聖賢所處無不用其極所謂止於至善者也設之之辭壽以父子之道爲言郤以寓相此事

於義衆望 史對曰堯以二女妻舜百官牛羊事舜於畎畝之中
瞽瞍與象猶欲殺之使舜塗廩而縱火舜以兩笠自
扞而下又使舜穿井而實以土舜爲匿空出他人井
對曰頑嚚之人不入德義則有之矣其好利而畏害
則與象不殊也或者舜未爲堯知而瞽瞍欲殺之則
可矣堯已知之四嶽擧之妻以二女養以百官方且
試以百揆而禪天下焉則瞽瞍豈不欲利其子爲天

子而尚欲殺之乎雖欲殺之亦不可得已藉使得殺之瞽瞍與象將頭踵而誅雖甚愚人必不為也此特閭父里嫗之言而孟子信之過矣後世又承以為定豈不過甚矣哉此則以一篇總冒舜與益無後常語中

余氏辨曰萬章問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床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與予治郎鑑曰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歟孟子答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又問曰然則舜偽喜者歟答曰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且夫舜未為堯知瞽瞍與象殺之可也堯既知之象焉得而殺之溫公云閭父里嫗之言固然矣萬章既以為誠有是事如謂其必無而不答則兄弟之道歎與明之乎孟子姑之云云者以見聖人之心不藏怒不宿怨唯知有兄弟之愛而已使天下後世明兄弟之道者孟子之功大矣謂孟子者不求其明教之意而謂其信之過是亦不思之甚也朱子曰則兄弟之道歎與明之乎以下至終篇急欲辨之曰不如因其所問而告之亦可以見仁人之於兄弟之心是蓋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不宿怨唯知有兄弟之愛而已今不求孟子之意以信之太過疑之是以善而系天下為也

讀孟存卷上

尊孟辨卷中

宋 余允文 撰

常語

常語曰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如何曰孔子死不得其傳矣彼孟子者名學孔子而實背之者也焉得傳或問何謂也曰孔子之道君君臣臣也孟子之道人皆可以為君也天下無王霸言偽而辨者不殺諸子得以行其意孫吳之智蘇張之詐孟子之仁義其原不同其所以亂天下一也

余氏辨曰大道之傳至吾夫子然後大成夫子沒百餘歲楊朱墨翟各持所見以惑後學朱之為我則偏於為義翟之兼愛則偏於為仁聖人之道自是而晦孟軻氏出以仁義之言辭其蔽斯道復明不幸六藝之文厄於秦火由漢以來佛老顯行聖道不絕如綫韓愈氏斷然號於世曰軻之死不得其傳夫道不可斯須離而其在於人心者固常自若豈真不傳哉蓋以道之大要在乎仁義自孟子沒未有倡為仁義之說者此道所以為不傳也謂孟子名學孔子而實背之妄矣又謂孫吳之智蘇張之詐與孟子之仁義一於亂天下且仁義之與智詐不啻氷炭之異非可槩而論遂以仁義為亂天下所見之謬如是焉知帝王所傳之道哉朱子曰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夫孟子之所傳者何哉曰仁義而已矣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何哉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如斯而已矣然則所謂仁義者又豈外乎此心哉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則為得其傳耳雖窮天地亘萬世而其心之所同然若合符節由是而出宰制萬物酬酢萬變莫非此心之妙用而其所指之宜又不必同也故堯舜與賢而禹與子湯放桀文王事殷武王殺紂孔子作春秋以其尊周孟子說諸侯以行王道皆未嘗同也又何害其相傳之一道而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亦不過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本心之所同然者耳李氏以蘇張孫吳班孟蓋不足以窺孟子之畜蘊而妄議之也推此觀之則其所見亦不難辨矣

常語曰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吾以為孟子者五霸之罪人也五霸率諸侯事天子孟子勸諸侯為天子苟有人性者先知其逆順耳矣孟子當周顯王時其後尚且百年而秦并之嗚呼忍人也其視周室如無有也

余氏辨曰孟子說列國之君使之行王政者欲其去暴虐行仁義而救民於水火耳行仁義而得天下雖伊尹太公孔子說其君亦不過此彼五霸者假仁義而行陽

尊周室而陰欲以兵強天下孟子不忍斯民死於鬭戰遂以王者仁義之道詔之使當世之君不行仁義而得天下孟子亦惡之矣豈復勸諸侯為天子哉大抵入人之罪必文致其事巧為鍛鍊無不至謂孟子為忍人入罪也多矣其知有天誅鬼責之事乎 朱子曰李氏罪孟子勸諸侯為天子正為不知時措之宜隱之之辨已得之但少發明時措之意又所云行仁義而得天下雖伊尹太公孔子說其君亦不過如此語亦未盡善若云行仁義而天下歸之乃理勢之必然雖欲辭之而不可得也又雖中大抵入人之罪以下數句可刪去

人參仁

常語曰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而孟子謂以齊王猶反手也功烈如彼其卑故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嗚呼是猶見人之鬬者而笑曰胡不因而救之猶可待也雖然他人之鬬者耳桓公管仲之於周救父祖也而孟子非之奈何

余氏辨曰孔子謂管仲如其仁言仲之似仁而非仁也

又謂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言仲有攘卻夷狄之功也且謂其小器奢僭不知禮言仲之不能圖大致遠也夫奢僭不知禮之人豈得為□乎其所以九合諸侯者假仁而行以濟其不仁耳宜曾西之所不為也昔成湯以七十里為小國之諸侯伊尹相之以王於天下齊以千里之國而相管仲管仲得君之專行國政之久功力如彼其卑童子且羞稱之況大賢乎有好功利者必喜管仲仁者不為也管仲急於圖霸借周室以為之資耳謂

桓公管仲之於周如救父祖吾弗信之矣朱子曰夫子之於管仲大其功而小其器即康節亦謂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知此者可與論桓公管仲之事矣夫子言之如其仁者以當時王者不作中國衰矣狄横諸侯之功未有如管仲者故許其有仁者之功亦彼善於此而已至於語學者立心致道之際則其規模宏遠自有定論豈曰若管仲而休那曾西之恥而不為蓋亦有見矣李氏又有救翻之說意以為桓公管仲救文祖之歸而私其財以為子舍之藏者也故周雖小振而弊亦實強矣夫言識心哉但而戮之故孟子不與管仲或以是為忍之以為小其不能相桓公以王於天下恐不然參桓之時周德雖衰其天命未改革命之事未可為也孟子言以參王猶反手鄙謂當年事勢且言已意非為管仲發也

常語曰武曰然則湯武不為歟曰湯武不待己也桀

相土之時詎知其有桀哉后稷公劉古公之時詎知其有紂哉夫所以世世種德以善其身以及其國家而已湯武之生不幸而遭桀紂放之殺之而莅天下豈湯武之願哉仰畏天俯畏人欲遂其為臣而不可得也由孟子之言則是湯武脩行仁義以取桀紂爾嗚呼吾乃不知仁義之為篡苑也又仲虺之誥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孔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彼順天應人猶兢兢如此而

孟子固求之其心安乎哉

余氏辨曰仁義者人心之所同好不仁不義者人心之所同惡豈惟人心好惡為然天心亦如之湯武為順天應人之舉放桀伐紂豈得已哉孟子閔戰國之際人之道不立天口成言無非仁義而謂孟子以仁義為篡苑斯言一發天下以談仁義為諱則人將遺其親後其君而同乎禽獸之類矣吾其可不慎乎湯有慙德仲虺之語言之詳孔子雖以武為未盡善而終憲章之故彖易

之革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論仁政德教必以三代為稱首焉嘗謂湯武不可為歟惜乎戰國之君以孟子為迂闊不能來為湯武三代之治不可復見此鮮儒得以妄生譏議也朱子曰隱之此辨甚精但所云天口而言無非仁義兩句說事意未盡不若救諸侯行仁義以救百姓倒懸之急因言其勢以為苟能行此則天下必將歸之至於仁義達而天下之人各得其本心之所同然者則可以依也嗚呼則三代之治何以加此

常語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又曰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書

序伊尹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孟子亦曰五就湯五就桀伊尹也夫周顯王未聞有惡行特微弱爾非紂也而齊梁不事之非桀也而孟子不就之嗚呼孟子之欲爲佐命何其踈也

余氏辨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者文王亦俟上天之休命爾使其歷數在躬天之命人歸之文王雖欲盡臣節予知其不能焉此武王所以謂文王誕膺天命九年而大勳未集也伊尹樂堯舜之道而耕莘湯三聘之乃幡然而改意其五就云者是必湯得伊尹而貢之使之事桀聘問往來至於五就也且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則知王者之賞罰不行乎天下而自列於侯邦也周之衰微久矣仲尼生當王之時猶不去魯而事周至於顯王則又微弱矣孟子安得去齊而事周乎今有人焉父不能主其家諸子各營別業不事其父有以孝悌之道訓之使其子之有孝悌雖未能事其父則亦不敢悖逆矣苟不知出此乃相與父曰汝爲父之尊而不治其子使事己歟吾恐諸子悖逆之心自是而生矣是無異劉文公與萇弘欲合諸侯以城成周與夫張儀欲挾天子以令天下也孟子肯爲是舉乎借使當時有湯武爲之君孟子爲之佐命興仁義之化則天下復見商周之盛治而三王可四矣何其章耶夫何孟子不適其時不見諸行事徒託之空言猶足扶衛聖道七篇之著與詩言相爲表裏尚謂其踈哉朱子曰李氏謂周顯王未聞有惡行特微弱爾而孟子不使齊梁事之以是咎孟子意謂周以失道寔微寔哉孔子作春秋雖云尊周然天子以達王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亦屢書矣至於顯王之時天下不知有周室蓋人心雖向天命改矣久矣是時有王者作亦不待廢周而後天下定于一也望人心與天同而無所適莫宜其舉事於己廢之衰周而畏從人生衆其禍無已哉嘗聞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達於上下敬哉有土知此則知天矣聖人之心直其是那思之只以畏微二字斷周之不可事正在季氏微弱中而所謂以孝悌訓之則子必能事其父乃謂使諸侯事周也孟子本無此意

常語曰大哉孔子之作春秋也援周室於千仞之谿使天下昭然如無二王則吳楚之剗碎其僭號也肆貿戎之戰言莫敢敵也微孔子則春秋不作微春秋

則京師不尊為人臣子不當知是哉嗚呼孟子其亦聞之也哉首止之會殊會王世子尊之也其盟復舉諸侯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兆之盟王人微者也序乎諸侯之上貴乎王命也美哉齊桓其深知君臣之禮知此夫使孟子謀之則桓公儼然在天子之位矣世子王人為亡虜之不暇孰與諸侯相先後哉

余氏辨曰春秋之時周室衰微天王不能自立以至下堂而見諸侯當是時徒擁其虛位爾孔子歷聘七十二君未嘗說之使尊周室及夫公山氏之召乃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聖人之知幾也嗚呼知幾其神矣乎苟惟說諸侯使之尊周諸侯不得自肆而強者必生變則是速其滅周也先見之幾豈庸儒所能知哉或曰齊晉尊周非歟曰齊晉志在霸業不得不尊周也孟子距孔子之時又百有餘歲則周之微弱可知矣若管仲之功可為孔子為之矣孔子不為孟子安得為之乎孔子作春秋當一王之法正天下之名分使亂臣賊子知所懼孟子以王者仁義之道說諸侯使之知有君臣父子而杜僭竊篡弒之禍正得夫春秋之旨但學者有所未究爾又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未嘗不欲當時之君尚德而不尚力豈復使諸侯僅然在天子之位哉齊桓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任賢之專則無愧於湯武惜乎桓公無王者之量管仲無王佐才徒相與謀託周室以號天下而成霸者之業爾為君而[illegible]亂醜惡為臣而亡禮僭奢何足道哉首止之會尊王世子復舉諸侯而不敢與盟兆之盟序王人於諸侯之上以尊王命君臣之禮固盡矣其志在於圖霸不得不閑盡亦有道其是之謂乎

朱子曰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飢食渴飲時措之宜異爾孔齊桓不得不尊周尔進於大義不行不然大子筆之於經以明君臣之義於萬世非尊為矣桓公也孔孟易地則皆然李氏未之思也愚之以孟子之教也謂孔子不尊周人以論公以孔子之教尤謂孟子不合不尊周也得時措之宜則在行而不相悖矣

常語曰或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吾子何為與之曰衣裳之會十有一春秋也非仲尼修乎木瓜

衛風也非仲尼删乎正而不譎魯語也非仲尼言乎
仲尼孟言之其徒雖不道無歎也嗚呼霸者豈易與
我使齊桓能有終管仲能不修則文王太公何惡焉
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蓋聖人之意也
余氏辨曰周衰王者之賞罰不行乎天下諸侯擅相侵
伐彊交弱衆暴寡是非善惡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
滅矣吾夫子憂之乃因魯史而修春秋以代王者之賞
罰使是而非非善善而惡惡誅姦諛於既死發潜德之

幽光是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觀夫二百四十二年
之間書會者無國無之惟齊之會以尊王室爲辭夫子
屢書之攘戎狄而封衛衛人思之作木瓜之詩夫子取
之伐楚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復夫子有正
而不譎之言夫子孟言之者以是時無能尊王室故進
之爾然以權詐有餘而仁義不足功止於霸此夫子之
徒所以無道之也使人必於其倫謂使齊桓能有終管
仲能不修則文王太公何患道矣朱子曰春秋序桓績蓋所謂彼善於此論

語論桓文之事猶曰師也過商也不及伏當時無所春之問時今之說者乃有後方之外矣詩緑衣八佾春秋序績之意亦以善仲人之情也豈以齊桓之事爲盡可去哉李氏孤孟子而善齊桓尊管仲至以文王太叱之及易猶刺知此畏由不識聖賢所傳本心不知王道之大而易休於功利之淺耳

常語曰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仁人無敵於天
下以至仁伐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曰紂一人惡
耶衆人惡耶衆皆善而紂獨惡則紂亡久矣不待周
也夫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同之者可遽數耶紂亡
[illegible]道逃者爲歸乎其欲拒周者又可數耶血流漂杵

未足多也或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故荀卿曰殺
者皆商人非周人也然則商人之不拒周審矣曰如
皆北也焉用攻又曰甚哉世人之尚異也孔子非吾
師乎衆言讙讙乎徑百道章存孔子吾將以求其是
虞夏商周之書出於孔子其誰不知孟子一言人皆
畔之畔之不已故今人之取孟子以斷六經矣嗚呼
信孟子而不信經是猶信他人而疑父母也
余氏辨曰魯語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

之學也孔子之意可見矣客有問陶宏景注易與本草
孰先陶曰注易誤不至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
者世以爲知言虖子西嘗曰宏景知本草而未知經注
本草誤其禍疾而小注六經誤其禍遲而大前世儒臣
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武成曰血流
漂杵武王以此自多之辭當時倒戈攻後殺傷固多非
止一處豈至血流漂杵乎孟子深慮戰國之君以此藉
口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謂血流漂杵未足爲多

豈示訓之意哉經注之禍正此類也反以孟子爲疑經
是亦惑矣謂虞夏商周之書出於孔子人宜取信詩非
孔子之刪乎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
也是周無遺民也請以此說爲證
常語曰或曰然則舜避堯之子於河南之南禹避舜
之子於陽城何如曰堯不聽舜讓舜受終于文祖舜
不聽禹讓禹受命于神宗或二十有八載或十有七
年歷數在躬既決定矣天下之心既固結矣又何避

乎禹舜未相避也由孟子之言則古之聖人作僞者
也好名者也王莽執孺子手流涕歔欷何足哂哉
余氏辨曰舜受堯之遜禹受舜之避雖歷年久舜格于
文祖乃在卒堯喪之後書曰月正元日者言是月始即
正之謂則禹之即正從可知也舜禹服喪畢退而避之
歸其位于子理所宜然孟子之言蓋非虛說亦必有所
據舜禹大聖人也固豈欲爲天子哉天與之人與之有
不可得而辭避者如以此爲僞則舜讓于德弗嗣禹拜

稽首固辭皆以其作僞可乎朱子曰此二段辨已詳見孟疏者也
常語曰或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
文王以百里何如曰皆孟子之過也大雅曰瑟彼玉
瓚黃流在中九命然後錫以玉瓚秬鬯帝乙之時王季
爲西伯以功得受此賜周自王季中分天下而治之
矣奚百里而已哉商頌曰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
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帝命不違至於湯齊契之時已受大國相土承之入

內多作外

為王官伯以長諸侯威武烈烈四海之外率伏截尔
整齊商自相土威行乎海外矣寔七十里而已哉嗚
呼孟子之教人教人以不知量也哉
余氏辨曰孟子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蓋言亳豐
皆小國也雖王季相土常為伯以長諸侯而受封之初
乃七十里百里爾固未嘗開土地并吞諸侯之國也而
詩大雅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九命然後受此賜王季
為伯中分天下而治矣其止於百里商頌曰相土烈烈
海外有截契之時已受大國相土承之入為王官伯以
侯威行乎海四矣止七十里速以是為孟子之
過教人以不知量余所未喻 朱子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詩訛也未然訛使如去
書則隱之又非不待之矣
常語曰或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
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
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
舜在床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
其于予治有諸曰書云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
孝烝烝乂不格姦又曰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
齊栗瞽瞍亦允若瞽象未嘗欲殺舜也瞽象欲殺舜
刃之可也何其完廩浚井之迂其亦有所慮矣象猶
能慮則謂二嫂者帝女也奪而妻之可乎堯有百官
牛羊倉廩以備事舜於畎畝之中而不能衛其女乎
縱其見奪又安[illegible]士無刑以治之乎舜以父母之不
愛幾遁於旻天父母欲殺之幸而得脫而遽鼓琴何
其樂也是皆委巷之說而孟子之聽不聰也 此二段辨在孟
劉公是
常語曰舜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則
孟子之譏武成宜矣哉曰以天下征一國以天子征
諸侯如孟賁將童子違逵在我修文德以待其來可
也大雅曰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
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文王以諸侯固有訊
有馘武王以諸侯伐天子奚不用戰哉牧野詩云檀

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是也此一段無辨大凡讀書在言外識前賢有箴見未判處宜與之辨明知前說云春秋衆欲餘力之也何其充康叟并之道此可為訓耶又謂武王以湯伐天子矣不用戰其言之不許如是何足辨之哉

嘗語曰或曰孟子之言諸侯嘗不聽之也謂迂闊者予曰迂闊有之矣亦足憚也孟子謂諸侯能以取天下矣位卿大夫豈不能取一國哉為其君不亦難乎然

余滕侯嘗行孟子之道矣故許行陳相目之曰仁政自[illegible][illegible]其後寂寂不聞滕侯之得天下也孟子之言國無驗也

余氏辨曰滕文公嘗行孟子之道矣既而許子為神農之言告文公文公與之處孟子蓋嘗閔之以從許子之道是相率而為偽惡能治國家則如文公行孟子之道不克終矣當是時許行稱之曰仁政曰聖人亦可謂行孟子之言無驗其後不聞滕侯之將天下夫天下大物也豈可必得哉然滕侯亦未嘗禮孟子使為輔相而授以國政此不足為孟子病朱子曰辨已得之〇

嘗語曰孔子與賓牟賈言大武曰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武王之志猶不貪商而孟子曰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謂商之祿未盡也病其有賢臣也文王貪商如此其甚則事君之小心安在哉豈孔子之妄言哉孔子不妄孟子之誣文王也

余氏辨曰孟子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蓋言其甚之至望治道而殷紂爾趙岐釋之曰殷祿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致誅於紂此岐之失也讀孟子而識其意正岐之失可也而乃用岐之說攻孟子謂孟子誣文王之貪商豈理也哉欲加人以罪援引他事以實之其不甚甚矣朱子曰望道而未之見而與如古人多通用此句與上文視民如傷為對孟子之意曰文王保民之至而視之猶如傷望道之極而望之猶如未之見其純亦不已如是愚意謂此不審隱之以為如何

嘗語曰或曰孟子之心以天下積亂久矣諸侯皆欲自稚苟說之以王事周孰能喜也故揭仁義之竿而

湯武為之餌幸其速售以拯斯民而已矣曰孟子不
肯枉尺直尋謂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其肯就之
如此乎夫仁義又豈速售之物也子噲不得與人燕
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固知有周室矣天下之所歸
必若桀紂周室其為桀紂乎滅之有衆若循環然聖
王之後不能無昏亂尚賴臣子扶救之爾天下之地
方百里者有哉家家可以行仁義人人可以為湯武
貴則六尺之孤可託者誰乎孟子自以為好仁吾知其
不仁甚矣
余氏□曰湯居亳小國也伊尹相湯使之伐夏救民桀
雖無道天子也君也湯雖有道諸侯也臣也伊尹何不
說湯率諸侯而朝夏乎行李往來至於五就觀時察變
蓋已熟矣不得已而為伐夏之舉致湯於王道固非盛
德之事後世莫有非之者以能躬行仁義順天應人故
也自非伊尹之聖安能任其責哉文王在豐亦小國也
文王之與紂與湯之於桀事體均也其所以異者時為

而已觀其得太公而師事之伐崇遏莒戡黎雖曰三分
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亦以歷數未歸待以盡其臣節
至武王則赫然有翦商之志又況商紂罪惡貫盈又過
於桀而比干亂之賢為之輔相雖欲率諸侯尊文考之
道而事紂莫可得矣此所以興牧野之師而建王業也
孟子之於列國說之以行仁政者不過言治岐之事而
已說之使為湯武者不過以德行仁而已說之以行王
道者不過□身使民養生喪死無憾而已未嘗說之使我
兼國并棄人開疆拓土大統天下而為王也若孟子者
真聖人之徒歟識通變之道達時措之宜不肯枉尺直
尋奈何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仁義
之道不復見於施設以濟斯民所以不免後世紛紛之
議嗚呼說其君使為湯武以為不仁乃以桓公管仲為
仁乖繆如是安得有道之士與之正曲直哉 朱子曰辨已得之但
李氏所云家家可以行王道人人可以為湯武則六尺之孤可託者誰乎孔子嘗言與之辨甚精王道卻覺雖為湯文武周公孔子五相傳之道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由孔子而下下而為臣固家家可以行而行矣為湯武

適足桀紂故不幸而有征伐之事苦生先舜之時則皇
將友溷庭石郊嘉而佯然有不服之心耶其在九宮卑
自之列濟濟而和可知矣如此
則人人為湯武又何不可之有
常語曰孟子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
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
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illegible]失之也尺地莫
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
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
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今之學者曰自天子至
於庶人皆得以行王道孟子說諸侯行王道非取王
位也應之曰行其道而已乎則何必紂之失也何憂
乎善政之存何畏乎賢人之輔尺地一民皆紂之有
何害諸侯之行王道哉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
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
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行王政而居明堂非取王位而
何也君親無將不容纖芥於其間而學者紛紛強為
之辭過矣

余氏辨曰不談王道與夫猶能笑之孰謂學而為士反
不知王道乎謂之王道者即仁義也君行王道者以仁
義而安天下也君行霸道者以詐力而服天下也孟子
說其君以仁義不猶愈於說其君尚詐力歟且天下不
可以詐力得也尚矣得民心斯得天下假仁義而行民
心且不可得況能王天下乎仁義之道萬世之所常行
天下之所共由民生之所日用也今乃謂自天子至於
庶人皆得以行王道為非果何理耶觀其應學者之言
皆得損其詞而非議孟子君子無取焉子貢欲去告朔
之餼羊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魯自文公廢告朔
之禮祭而孔子不去其羊者欲使後世見其羊猶能識
其禮羊亡禮亦亡矣孟子欲勿毀明堂其意亦猶是也
明堂在泰山之下周天子巡狩諸侯之所適在齊地非
齊之建立也存之不為僭亦可以見王政之大端如以
諸侯不用而毀之則後世之君不惟不知王政將謂後
世不可復行矣此孟子所以勸齊勿毀之也而謂孟子

勸齊宣居明堂取王位抑何燭理不明而厚誣孟子歟朱子曰李氏之意不謂天子庶人不可以行王道但謂孟子所論文王與紂之事為不然爾當辨之曰孟子之時有能行王道者必有天下其尊與文王不同非謂文王時欲取紂而不能也人人可以行王道已殊於前但孟子時行王道者必有天下其時措之不同未辨說一而論見之之辨似未中李氏之失也

常語曰學者又謂孟子權以誘諸侯使進於仁義仁義達則尊君親親周室自復矣應之曰言仁義而不言王道彼說之而行仁義固知尊周矣言仁義可以王彼說之則假仁義以圖王唯恐行之之晚也尚何周室之顧哉嗚呼今之學者雷同甚矣是孟子而非六經樂王道而忘天子吾以為天下無孟子可也不可無六經無王道可也不可無天子故作常語以正君臣之義以明孔子之道以防亂患於後世爾人知之非我利人不知非我害悍學者之迷惑聊復有言

余氏辨曰泰伯曰天下無孟子可也不可無六經無王道可也不可無天子噫是果泰伯之說耶使其說行害理傷教也大矣余請易之曰無六經則不可而孟子尤不可無嘗試言之易詩書禮樂春秋之六經所以載帝王之道而致治之成法固不可無也孟子則闢楊墨距詖行放淫辭使邪說者不得作然後異端以息王道以明充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業不墜此孟子所以為尤不可無也經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史曰天子建中和之極其可無之乎夫所謂王道者天子之所行六經之所載孟子之所說者是也孰謂其可無哉無王道則三綱淪九法斁人倫廢而天理滅矣世衰學者精識見不為此言豈好事之假設淫辭託賢者之名以行于世乎學者宜謹思之朱子曰李氏辨學者謂孟子以權誘諸侯之說孟子本無此意是李氏設問之過當某明辨之天下可無孟子不可無六經可無王道不可無天子愚之之辨已得之愚又謂有孟子而後六經之用明有王道而後天子之位定有六經而無孟子則楊墨之仁義所以充也有天子而無王道則桀紂之殘賊所以禍也故嘗譬之六經如千斛之舟而孟子如是舟之人天子猶長民之吏而王道猶吏師之法今曰六經可以無孟子天子可以無王道則是舟無人吏無法將焉用之矣李氏自以為悍學[illegible]之迷惑而為是言曾不知己之迷惑也亦甚哉

尊孟辨卷中

尊孟辨卷下

宋 余允文 撰

鄭氏叔友藝圃折衷

折衷曰孟軻非賢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三宿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沈同問燕可伐歟吾應之曰可此孟子之罪也

余氏辨曰周衰之末戰國縱横用兵爭强以相侵奪當世處士務先權謀以爲上賢先王大道陵遲隳廢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也苟非孟子起而闢之以承三聖之志則後世之人不復知有仁義矣此趙岐之說也天下豈復有王道哉豈復知有仁義哉幸而有唱爲仁義之說者猶足以使亂臣賊子逡巡退縮不敢自肆而况孟子治儒術承三聖以仁義之道說於諸侯思濟斯民不幸而其說不行而商周之盛治不可復見其與假仁而行急於功利者有間矣可謂非賢人乎又舉數條以爲孟子之罪余於温公疑孟李公常語辨之矣誅一夫紂即泰誓所謂獨夫紂也三宿出晝孔子去魯之意也如之何以爲孟子之罪乎 朱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聞誅一夫紂矣沈同問燕可伐三事已辨於疑孟常語中矣惟出晝一事當於第九段辨之此段辨孟軻非賢人之目亦須引孟子所傳之說今只[illegible]援據未足以折談者之鋒也

折衷曰春秋書王存周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仲尼之本心也孟軻非周民乎履周之地食周之粟常有無周之心學仲尼而叛之者也周雖之不競亦已甚矣然其虚位猶拱而存也使當時有能倡威文之舉則文武成康之業庸可泯哉爲孟軻者徒以口舌求合自售利禄蓋亦使務是而已矣奈何今日說梁惠明日說齊宣說梁襄說滕文皆[illegible]之使之爲湯武之爲此軻之賊心也嗟夫病亟雖使商臣爲子未有不望其生者如之何其直寘諸不赦之地哉軻忍人也辨士也儀秦之雄也其資薄其性慧其行輊其說如流其應如響豈君子長者之言哉其自免於蘇張范蔡申韓李斯之黨者挾仲尼以欺天下也使數子者晞其榮竊其習竊仁義兩字以

藉口是亦孟軻而已矣要之戰國縱横捭闔之士皆
發冢之人而軻能以詩禮也是故孟軻誦仁義猶老
録公之誦法也老録公誦法賣法者也軻誦仁義賣
仁義也安得為仲尼之徒歟嗟夫孔子生而周尊孟
軻生而周絶何世人一視孔孟之心記曰假人必於
其倫寧從漢儒曰孔墨

余氏辨曰父子主乎親君臣主乎義不可以一槩論先
儒謂宗子有君道試據其説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
卿大夫立嫡子為大宗族人宗之有人焉宗其繼别子
之所自出則立為大宗百世不遷也不幸大宗者流為
驕侈荒耽酒色横逆殘暴子弟不能堪諫諍之不聽益
又甚焉天欲説其族者將使之率子弟事之助其為惡
歟將使之躬行孝悌收合其親屬歟至於衆族之歸已
而錫其大宗於義苟可為亦不得辭此伊尹之相湯吕
望之相武而其用心正有類此自平王以東周德不競
為天子者雖無驕侈殘暴之事然不能振皇綱但擁虚

位而已孔子歷聘七十二君未嘗一言説其君率諸侯
而尊周以力假仁為霸者事孔子不肯為也而所以作
春秋者為天下之無主也不然何以降黍離於國風乎
其所以降雅為風者亦其自取也孔子豈有心哉孔子
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疑其不為東周也明矣
公山弗擾召孔子孔子欲往遂言如有用我不為東周
則説之以西周之王道也必矣又嘗有其或繼周者之
語孔子豈能必其周之祚不移乎逮戰國時周室衰微
抑又甚矣孟子則學孔子者也詎肯效管仲假仁而圖
霸哉又況當時之君爭地爭城侵奪篡弑不復知有君
父矣其視仁義為何等事也天下之民死於戰鬬死於
賦斂死於徭役不知其幾孟子説梁惠齊宣梁襄滕文
使之為湯武行仁義其心在於救民病未嘗説之以富
國彊兵用征伐而取天下也乃謂孟子叛仲尼之道有
無周之心妄矣又謂孟子為賣仁義而有賊心不猶愈
於不知仁義而非之乎墨氏兼愛不知有父乃欲從漢

儒曰孔墨誤後之學者必此言矣朱子曰此與李氏常語所以詆孟子者大指略同前之辨詳矣辨去以子主親君臣主義不可以槩論甚當但喻宗子事云志為牆修以下數句不類周衰事體當徵改之乃盡善鄭引孔子言吾其為東周乎為字當作去聲讀先儒有作平聲讀者恩之之說是也但謂說說弗復以王道則非孔子之心也李泰龢作春秋不知果有翻周之意否此一節見望見教也鄭以孔孟並稱為不倫而欲以墨配孔則並非其倫也大抵未知孟子所尊者何事故其論能辨例如此也

折衷曰吉人惟知為善而已未嘗望其報也為善而望其報是今世委巷溺浮圖者之處心也孟子勸滕文公曰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是心何心哉

武王伐紂而利之非太王王季文王之本心也孔子謂泰伯三以天下讓亦曰周之有天下泰伯不嬰封也其[illegible]國也秖其所以為天下也歟夫泰伯雖知季歷之賢可以紹緒保阼而吾不若也如使泰伯包藏禍商之心也夫何至德之足云

俞氏辨曰善者福之淫者禍之天之道也吉人為善固不望報而天必報之以福可以天道難信而不足信歟孟子勸滕文公為善謂後世子孫必有王者非但告之以周家之事是亦以天道告之也使周不積德行仁則子孫未必蕃衍雖欲伐紂而利之不可得矣況能卜世三十卜年八百乎治[illegible]獄多陰德猶能逆知其子孫必有興者當戰國之際人倫棄而天理滅不知為善之利今以孟子之言為非則將何以勸其君耶乃謂周之有天下由泰伯之不襲封也使人人遜國如泰伯無季歷之賢以繼之則覆宗絕祀矣季札之言可不監諸朱子曰孟子言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勸無要報之心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是乃為太王避狄而言易大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亦豈望報乎

折衷曰孟子謂沈同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士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大夫爵祿制於諸侯是誠古之道也孟軻既教齊梁滕之君使自為湯武則是諸侯未嘗受命於天子也沈同不敢以爵祿私人齊制之也子噲不敢以燕私人將復誰制之哉何獨孟軻獨能約燕以王制

而不能約齊梁滕於古道也
余氏辨曰孟子告沈同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
受燕於子噲有士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
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
若是約燕於王制也其意蓋謂不存周武勸齊梁滕之
為湯武者正欲其行仁義而知有王制云爾豈可謂夏
商在上而湯武不得行仁義歟湯武行仁義無一言及
史雖湯武之征伐掩善揚惡豈得為公論亦可謂處變
事而不知其權者也勸其君行仁義以為不道者余知
之矣彼非以仁義為不美也但急於近功謂仁義為迂
闊不切時務不若進富國强兵之術也若其誠欲商鞅
之徒為之孟子不為也 朱子曰諸侯受國於天子故子噲之兼為無王天子受命於天故文王受命作周不受於紂而無罪辨謂鄭氏以仁義圖之捐則太然審恐君商鞅之說害道甚
戊曰今之諸侯取於民雖不義不可謂禦人於國
門之外取非其有賊義也取充其類盡義也是輕重
之等也是孟軻原情以處罪也至未能什一去關市
之征徒與攘雞同科何任情出入而前後自戾也如
此
余氏辨曰孟子謂今之諸侯賦斂於民不由其道而與
禦人而奪之貨何異取非其有為盜取充其類為義之
盡猶未為盜是輕重之等是誠孟子能原情以處罪也
至於戴盈之問未能什一去關市之征請輕之以待來
年孟子設攘雞之喻以答之而曰如知其不義斯速已
矣何待來年者意謂戴盈之徒知其非而不能速改矣
以此譏之豈得為任情出入前後自戾歟鄭氏專以偏見
曲說而非詆孟子要無師承其蔽也如此卒為名教之
罪人也惜哉 朱子曰辨得之矣
折衷曰析直薪者不費斧訟直理者不費詞詹論二
十篇如聖君命如嚴父教戒莊而親簡而當焉孟
子以游辭曲說震鼓天下其答陳代告子萬章公孫
丑之問皆因而通通而支離想當時酬酢之際必沮
氣赧顏無所不至所謂浩然者安在哉近世歐陽永

叔王介甫蘇子瞻之徒僻好其書嗚呼斯文衰矣
余氏辯曰析直薪者不費斧訟直理者不費辭為是說者正俗所謂不哭之狹孰不能抱是知常而不知變者也戰國之時處士横議異端並起聞孟子誕仁義其不甚且疑者幾希陳代告子萬章公孫丑之徒見識不及孔門弟子遠甚酬答之際安得不諄複告之理苟明矣何患乎辭之費乃謂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僻好孟子之書為斯文之衰識見之優劣可知矣 朱子曰歐陽氏蘇氏未時為真知孟子者亦隨其所見之淺深者焉而欲道之簡從之之辭待之矣

析衷曰悟云迷失也安云病人也治云亂世也喜之之辭也無憂無懼喜孰云來哉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愚曰王者之民驩虞如也帝者之民皞皞如也齊晉驅民於鋒鏑湯武拯民於塗炭唐虞措俗於恬愉是故商周之書若有矜喜色虞書二典如平居對語慶賀之容不形焉
余氏辯曰孟子勸齊梁滕之君為湯武乃痛詆之謂孟子貴仁義納君於不道而欲易孟子之言曰王者之民驩虞如也帝者之民皞皞如也又云齊晉驅民於鋒鏑湯武拯民於塗炭抑何前後之言自相戾歟已不能事父兄而責人以孝悌之道有未至亦其蔽也寱而狂言祇足以駭童稚及長者聞之付一笑耳 朱子曰此辯甚善但已不能事父兄以下太急隱病似亦條暢愚謂學者當先識聖人相傳大體然後究其所至之淺深則不出乎大防而義理精矣帝王與二道而民之樂化不能無淺深孟子言之固當有辨但鄭謂王者之民驩虞如也則是未識王者氣象較語堯舜亦徒好高而非真知堯舜者也

析衷曰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亦當盡心焉其詞約而縟易而深暢而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楊著書皆不及也以正合以奇勝非善也正變為奇奇變為正非善之善也即奇為正即正為奇善之善也
余氏辯曰昔吾夫子對衛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

嘗曰我戰則克冉有亦曰聖人文武並用孔子豈有
真未學者劉武特以軍旅甲兵之事非所以爲訓也乃
謂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所當盡心其詞
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楊雄書皆不及是人君
窮兵黷武之心庸非過歟叛吾夫子已甚矣何立言之
不審也朱子曰此本不必辨但斯人薦三王罪孟子而尊堯舜似是乃取孫武之書而之易論語之
列何其敢之甚安愚前所謂鄭氏未能真知堯舜而爲太高之論以欺世若商鞅之談帝道亦是信矣
折衷曰京師坐鬻者思遠方之人直百必索千酬之
當其直則售意其知價之知價不可復愚酬之過其
直則不售意其不知價也不知價則唯吾之愚必極
其所索而後售孟軻挹縱橫之具飾以仁義行鬻于
齊齊王酬之以客卿且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
弟子以萬鍾軻意齊王不知價者遂愚齊王求極所
索而後售齊王徐而思軻之言曰王如用予則齊王
猶反掌開闢以來無是理是必索高價者悔而不酬
軻亦覺齊王之稍覺也卷而不售挂以他徐而自

思曰齊王之酬我其直矣矯然不售行將安鬻遲遲
吾行三宿出晝冀齊王呼己而還直是市井販婦
行鬻魚鬻果菜之態京師坐鬻猶有體小兒方啼而
怒進以飯推而不就俟其怒歇而飢也睨然望人進
之矣軻之去齊留齊態也夫
余氏辨曰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價而
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吾夫子大聖人
也猶待價而沽況孟子乎孟子挹仁義之道較其美非
止荊玉之比也急於求售而非其人未免屈爾孰
若珍其貨而後市乎孟子三宿出齊乃孔子去魯之意
萬一齊王省悟聽納其說舉安天下之民而其價豈止
十五城之重哉乃謂孟子索直於齊如市販婦兒之態
不若京師坐鬻者猶有體其言過矣朱子曰議孟子未有若此言之甚者雖欲自絕而于日月何傷乎有不必辨矣然與之辨則亦有說孟子之稱孔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而孔子之自言曰無可無不可又曰我待價者也今以夫子之事觀之則斯言皆非虛語矣孟子學孔子而得其傳高其去齊之晏而出晝之遲皆天理之自然而未嘗有毫髮私心也非細其所

傳者何事則何足以語是哉

折衷曰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欲無夷狄韓愈欲無
釋老孟欲無楊墨甚哉未之思也天不唯慶雲瑞雪
景風時雨而霜雹降焉地不唯五穀桑麻而莨稗鉤
吻生焉山林河海不唯龜龍麟鳳而鴟梟豺狼蛟鼉
出焉今豈有無小人之國哉作易者其知道乎

余氏辨曰孟子欲無楊墨韓子欲無釋老一則為義之
偏其道至於無君一則為仁之偏其道至於無父先王
大道由是榛塞孟子辭而闢之然後廓如也釋氏生西
竺漢明帝始求事之老氏生周末而漢竇后始好尚之
自晉梁以及於唐其教顯行韓公力排斥之然後大道
不泯絕有識之士謂洪水之害害於人身邪說之害害
於人心身之害猶易見尚可避者心之害獨知溺其
說者形存而生亡矣自非知識高明孰知其害而務去
之乎韓公謂孟子距楊墨而其功不在禹下唐之史
臣謂韓公排釋老而其功與孟子齊而力倍之詎不信

夫且夫唐虞三代之盛時未嘗有所釋老楊墨者為欲
其無亦不為過而謂地不唯五穀桑麻而莨稗鉤吻生焉
世豈有種五穀桑麻而不去莨稗鉤吻者歟若孟子者
正務去莨稗鉤吻之害而欲五穀桑麻之有成也今乃
立異以攻之是誠何心哉予懼聖道之不明故不得不
與之辨或曰二三君子近世最為知名者學多宗其議
論孟子之書講之熟矣非之試之不徒為是紛紛也理
有實擬可得而惡乎子辨則辨矣其如招咎何答之曰
余曰且賤固知其不免也然吾夫子之道得孟氏而益
尊使其可非可議則吾夫子之道何能而益尊歟世之
學者賤耳賤目厭常好怪往往喜其立論之異誠以孟
子為不足學為霸王道恥言仁義叛道亂倫滔滔為禽
獸之歸矣予為此更不得已而與之辯務明仁義而已
矣是我非我遑恤乎哉遑恤乎哉朱子曰知堯舜孔孟所傳之正然後知異
端之為害也然而息邪距詖之功大矣彼曰景風時雨與夫氣早晚均出於天五穀桑麻與莨稗鉤吻均於
地此間然矣人生其間混然中間盡其實理之功則有景風時雨而無夫氣早晚有五穀桑麻而無莨稗鉤吻

此人所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天地所以待人而爲三才也孟子之闢異端其志亦若此而已聖人作易以立人極其義以君子爲主故爲君子謀而不爲小人謀觀泰否剝[illegible]復名卦之意可見[illegible]而曰古今豈有無小人之國哉嗚[illegible]作易者其知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道乎其不知易有甚哉

尊孟續辨原序

余作尊孟辨出以示諸友或曰溫公之疑辨焉可也李鄭之說不根奚足辨哉余曰子以李鄭二子名位勳業之卑歟何爲不足辨彼亦文士也今欲明大道示至公苟於貴賤尊卑有所汰擇是亦徇時態之所爲其心已不公矣道胡爲而明又況常語折衷之文盛行于世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劉[illegible]致得書助王劑荀文若說曹孟德以王伯之功孟子一體以常語有大功於名教傳說亦謂孟子教諸侯叛天子爲非孔子之志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說爲今之害以常語不作孰爲究明如溫公之疑曾無稱述之者豈可謂此可辨而彼不足辨哉或又曰近世如何涉之刪孟晁說之詆孟劉原父道原張俞輩皆非議孟子然皆不取信後學亦固不足辨如後漢王充著論衡而有刺孟篇近世蘇公亦作論語說而與孟子辨者學者諷習其書以媒進取者總總也可無辨乎余曰諾遂取王充之刺者十蘇之辨者八併辨之以爲尊孟續

辨雖然孟子之書如日星麗天有目者皆知尊之豈待余之辨而後尊耶曰尊孟云者余自謂也有見聞與余同者當共尊之矣乾道八年夏六月甲寅寓東陽毋自欺齋書

尊孟續辨卷上

宋　余允文　撰

王充刺孟 後漢王充著論衡有刺孟篇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將何以利吾國乎孟子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夫利有二有貨財之利有安吉之利惠王曰何以利吾國何以知不欲安吉之利而孟子徑難以貨財之利也易曰利見大人利涉大川乾元亨利貞尚書曰黎民亦尚有利哉皆安吉之利也行仁義得安吉之利孟子不且詰問惠王何謂利吾國惠王言貨財之利乃可答若設令惠王之問未知何趨孟子徑答以貨財之利如惠王實問貨財孟子無以驗效也如問安吉之利而孟子答以貨財之利失對上之指違道理之實也

余氏辨曰戰國之君所尚者權謀所利者多地爭城而已宜知所謂仁義哉孟子逆知其意告之以仁義之利未見其違理也使惠王知安吉之利以孟子難以貨財

為非是則何以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自無具眼
見理不明未前哲之言而剌之多見其不知量也
齊王問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
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
因陳子而以告孟子孟子曰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
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夫孟子辭
十萬夫辭讓之理也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不以其
道得之不處也故君子之於爵祿也有所辭有所不
辭蓋以己不貪富貴之故而以距其宜當受之賜予
余氏辨曰孟子之仕欲行道也非為爵祿而仕也如先
之言既有得富貴之道當受其賜不計其道之行與否
豈孟子之志哉抑不知辭十萬如何是失辭遜之理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鎰而不受於宋
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
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
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

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為不受當在薛
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備乎書此句文義未
明然論衡原本亦同余氏且因其舊文予何為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
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夫金既或受或不受皆有故非受之時已貪富不受
之時已不貪也金有受不受之義而室亦宜有受不
受之理今不曰己無功若已致仕受室非理而曰己
不貪富引前辭十萬以況後萬前當受十萬之多妄
待辭之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
於諸侯不亦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而不可
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受堯天
下孰與十萬舜不辭天下者是其道也今不曰受十
萬非其道而曰已不貪富貴失辭讓也妄可以為戒
乎
余氏辨曰孟子於受金不受金之際皆合義充以貪不貪
為說殊也妄也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
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士於此而子悅之不
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爵祿夫士也亦無王命而
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
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曰燕可伐與吾應之曰
可彼然而伐之如曰孰可以伐之則應之曰為天吏
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
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應之曰為士師則
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也夫或問孟子勸
王伐燕不誠是乎沈同問燕可伐與此挾私意欲自
伐之也知其意慊於是宜曰燕雖可伐須為天吏乃
可以伐之沈同意絕則無伐燕之計矣不知有此私
意而徑應之不省其語是不知言也公孫丑問曰敢
問夫子惡乎長孟子曰我知言又問何為知言曰詖
辭知其所蔽淫辭知所陷其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
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雖聖

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孟子知言者也又知言之所起
之禍其極所致之福見彼之問則知其措辭所欲之
矣知其所之則知其極所當害矣
余氏辨曰此段已於温公之疑辨之矣此則全無意義
孟子有云民舉安王庶幾改諸予日望之孟子所去
之王豈前所不朝之王哉而是何其前輕之疾而後
重之甚也知非是前王則不去而後去之固是後王
不肖甚於前而去三日宿於前不甚不朝而宿於景
丑氏何孟子之操前後不同所以為王終始不一也
余氏辨曰出處君子之大致去就賢者之節孟子於此
可謂知輕重矣頗其所謂猶權稱也充之則出處之
致去就之節且未知詎得知孟子之操行歟哉
且孟子在魯魯平公欲見之嬖人臧倉毀孟子此乎
公樂正子以告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
能也予之不遇魯侯天也前不遇於魯侯後不遇於
齊焉以異也前歸之天今則歸之於王孟子論稱竟

何定哉夫不行於齊王不用則若臧倉之徒毀讒之
也此亦止或尼之也皆天命不遇非人所能也去何
以不徑行而留三宿乎天命不當遇於齊王不用其
言天豈為三日之間易命使之遇乎在魯則歸之於
天絶意無異在齊則歸之於王庶幾有望夫如是不
遇之議一在人也或曰初去未可以定天命也冀三
日之間王復追之天命或時在三日之間故可也夫
言如是齊王初使之去者非天命乎如使天命在三
日之間魯平公比三日亦時棄臧倉之議更用樂正
子之言往見孟子孟子歸之於天何其早乎如三日
之間公見孟子孟子奈前言何乎
余氏辨曰魯不遇歸之天齊不遇歸之王有旨哉觀之
此兩字則孟子可謂全乎聖智矣充不於篇意之求乃
謂其論稍何定殊矣
孟子去齊充虞塗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
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也此一
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矣由周
以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
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
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孟子言五百年有王
者興何以見乎帝嚳王者而堯又王天下堯傳舜舜
又王天下舜傳於禹禹又王天下四聖之王天下也
繼踵而興禹至湯且千歲湯至周亦然始於文王而
卒傳於武王武王崩成王周公共治天下由周至孟
子之時又七百歲而無王者五百歲必有王者之驗
在何世乎云五百歲必有王者誰所言者論不實事
考驗信浮淫之語不遇去齊有不豫之色非孟子之
有效與俗儒無殊之驗也五百年者以為天出聖期
也又言以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其意以為天欲平治
天下當以五百之間生聖王也如孟子之言是謂天
故生聖人也然則五百歲者天生聖人之期乎如是
其期天何不生聖聖王非其期故不生孟子猶言之

孟子不知天也自周以來七百餘歲矣以其數則過
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何謂數過何謂時可乎數則
時時則數矣數過過五百年也從周到今七百餘歲
踰二百歲矣設或王者生失時矣又言時可何謂也
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又言其間必有名世與王者
同乎異也如同何謂再言之如異名世者謂何等也
謂孔子之徒孟子之輩教授後生覺悟頑愚乎已有
孔子已以生矣如謂聖臣乎當與聖同時聖人出聖
臣見矣言五百年而已何謂言其間如不謂五百年
時謂其中間矣是謂二三百年之時也聖不與五百
年時聖王相得夫如是孟子言其間必有名世者竟
謂誰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舍予
而誰也言若此者不自謂當為王者有王者若為王
臣矣為王者臣皆天也已命不當平治天下不浩然
安之於齊懷恨有不豫之色失之矣
余氏辨曰充之論揚雄法言詳之矣孟子言五百歲王
者興大槩以三代之世言之也五百歲之間豈無名世
者出焉如伊傅周召之徒非名世者乎以其間必有名
世為孟子自謂何不可之有
彭更問曰士無事而食可乎孟子曰不通功易事以
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
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
王之道以待後世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
匠輪輿而輕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
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
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
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
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食功也夫孟
子引毀瓦畫墁無功而有志彭更必不食也雖然引
毀瓦畫墁非所以詰彭更也何則諸志欲求食者毀
瓦畫墁不在其中不在其中則難以詰人矣夫人無
過毀瓦畫墁此不癡狂則遨戲也癡狂之人志不求

食遨戲之人亦不求食求食者皆多人所以得利之事以作此黨賣於市得買以歸乃得食爲今毁瓦畫墁無利於人何志之有有知之人知其無利固不爲也無知之人與癡狂比固無其志夫毁瓦畫墁猶比童子擊壤於塗何以異戲擊壤於塗者其志亦欲求食乎此尚童子未有志也巨人博戲亦畫墁之類也博戲之人其志復求食乎博戲者尚有相奪錢財錢財家多已亦得食或時有志夫投石超距亦畫墁之類也投石超距之人其志有求食者乎然則孟子之詰彭更也未爲盡之也如彭更以孟子之言可謂禦人以口給矣

余氏辨曰彭更不知食功食志之義孟子引毁瓦畫墁之事證之詎可謂禦人以口給哉人而不知義理徒肆强辨此乃禦人以口給王充之刺孟適以自刺耳

匡章子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扶服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弗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顣曰惡用是鶃鶃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能爲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夫孟子之非仲子也不得仲子之短矣仲子之怪鵝如吐之者豈爲在母則不食乎乃先譏鵝曰惡用鶃鶃者爲哉他日其母殺以食之其兄曰是鶃

鵝之肉仲子眡頻前言即吐而出之而兄不告則不
吐不吐則是食於母也謂之在母則不食則失其意
矣使仲子執不食於其母鶃鶃至固不當食也今既
食之知其為鶃怪而吐之故仲子之吐鶃也眡食不
合己志之物也非貧親親之恩而欲勿毋食也又仲
子惡能廓充仲子之性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
槁壤下飲黃泉是謂蚓為至廉也仲子如蚓乃為廉
潔耳今所居之宅伯夷之所築所食之粟伯夷之所
樹仲子居而食之於廉潔可也或時食盜跖之所樹
粟居盜跖之所築室汙廉潔之行矣用此非仲子亦
復失之室因人故粟以屨纑易之正使盜之所樹築
已不聞知今兄之不義有其操矣操見於衆昭晳見
論故避於陵不處其宅織屨辟纑不食其祿也而欲
使仲子處於陵之地避若兄之宅吐若兄之祿耳聞
目見昭晳不疑仲子不處不食明矣今於陵之宅不
見築者為誰粟不知樹者為誰何得成室而居之得

成粟而食之孟子非之是為太備矣仲子所居或時
盜之所築仲子不知而居之謂之不充其操唯蚓然
後可者也夫盜室之地中亦有蚓焉食盜中宅之槁
壤飲盜宅中之黃泉蚓惡能為可乎在仲子之操滿
孟子之議魚然後乃可夫魚處江海之中食江海之
土海非盜所鑿土非盜所聚也然則仲子有大非孟
子非之不能得也夫仲子之去母辟兄與妻獨處於
陵以兄之宅為不義之宅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故
不處不食廉潔之至也然則其徙於陵歸候母也宜
自齎食而行鶃鵝之進也必與飯俱母之所為飯者
兄之祿也母不自有私粟以食仲子明矣仲子食兄
祿也伯夷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之下豈一食周粟
而以汙其潔行哉仲子之操不若伯夷而孟子譏之
若蚓乃可失仲子操所當比矣
余氏錫曰此辨已於温公疑孟子辨之矣以仲子有大
非夫仲子之非更有大於避兄離母者乎謂歸候母宜

齊食而行此何足以刺孟子

孟子曰莫非受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為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夫孟子之言是謂人無觸值之命也順採行者得正命妄行茍且為得非正是天命於採行也夫子不王顏淵早夭子夏失明伯牛為癘四者行不順與何以不受正命比干剖子胥烹子路葅天下極戮非徒桎梏也必以桎梏致非正命則比干子胥行不順也人稟性命或富壓溺兵燒雖或慎採循行其何益哉實廣國與百人俱外積灰之下灰崩百人皆死廣國獨脫命當封侯也積灰與巖墻何以異命不壓雖巖崩有廣國之命者猶將脫免行或使之止或尼之命當壓猶或使之立於墻下孔甲所入主人子之天命當賤雖載入宮猶為守者不立巖墻之下與孔甲載子入宮同一實也

余氏辨曰先之論以為人事不必循當妄之天命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如先所見則紂為知命矣豈不敗壞名教乎如以孟子之言為非則孔子何以有三死非命之說乎然先作刺孟一篇識見膚淺不曉義理觀問孔篇珠繆乃甚而此似不足辨余恐後學讀其書或其說不得不明言其非

尊孟續辨卷下

顔子辨孟 爲荀卿設與孟子辨

説曰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於顔子試之也熟而觀之也審矣蓋實然而察之閲三月之久而其顛沛造次無不一出於仁者是以知其終身之弗改也君子之觀人也必於其所不應爲觀之其所應者容有僞也雖終身不得其真故三月之久則必有備慮之所不及者矣僞之與真無以異君子賤之何也有大利害臨之則敗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不歸安知其非有也假之與性其亦亦異矣豈論其歸與不歸哉使孔子祖之不終日而決不待三月也何不知之有

余氏辨曰孟子之言久假不歸者進人與爲善也謂其五霸本假仁而行使其行之又行之而終始焉則雖未能如堯舜性之亦可與湯身之相侔矣其可謂之非仁乎故言焉知其非有也不謂東坡之學識而爲是辯之楊子不云乎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亦久假不歸之意也

説曰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凡物之可求者求而得不求則不得也仁義未有不求而得者是以知其可求也故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富貴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得者是以知其不可求也故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聖人之於利未嘗有意於求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然將直告之以不求則人猶有可得之心將迫於聖人而止耳矣迫於聖人而止則其止也將有時而作矣故告之以不可求者曰使其可求雖吾亦將求之以爲高其閑閑固其扃鐍不如開門發篋而示之無有也而孟子曰食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義命也有性

爲君子不謂命也君子之敎人將以其道何謂不謂之有夫以食色爲性則是可以求得也而君子禁之以仁義爲命則是不可以求得也而君子强之禁其可求者强其不可求者天下其孰能從之故仁義之可求富貴之不可求理之誠然者也如以可爲不可以不可爲可雖聖人不能

余氏辨曰東坡此說可謂不明孟子性命之說也食與色固性之所欲也欲有不可得而寧者命也仁與義固性之所寧也然有不可得而行者亦命也所欲在彼所禀者在我在我者可必在彼者不可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富貴在彼可求而不可必也仁義在我可求而不可必也孔子自謂富而可求與不可求者故爲其言本乎性命之理也今乃以聖人未嘗有意於求豈問其可不可云者是以聖人之言猶有挾心存爲聖人豈有挾心哉東坡於孟子性命之說略不致思率爾而辨併與孔子之意失之

說曰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孟子較禮食之輕重禮重而食輕則去食重而禮輕則去禮惟色亦然而孔子去食存信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不復較其輕重何也曰禮信之於食色如五穀之不殺人今有問者曰吾恐五穀殺人欲禁之如何必答曰吾寧食五穀而死不禁也此孔子去食存信之論也今答曰擇其殺人者而禁之其不殺人者勿禁也五穀安有殺人者哉此孟子禮食輕重之論也禮所以使人得妻也廢禮而失妻者皆是緣禮而不得妻者天下未嘗有也信所以使人得食也棄信而失食者皆是緣信而不得食者天下未嘗有也今立法不從天下之所同而從其所未嘗有以開去取之門使人以爲禮有時而可去也則將各以其私意權之其輕重豈復有定物從孟子之說則禮廢

無曰矣或曰舜不告而娶則以禮則不得妻也曰此
孟子之所傳古無是說也凡舜之塗廩浚井不告而
娶皆齊魯間野人之語考之於書舜之事父母蓋烝
烝乂不至於姦無是說也使不幸而有之則亦非人
理之所期矣自舜以來如瞽瞍者蓋亦有之為人父
而不欲其子娶妻者未之有也故曰緣禮而不得妻
者天下無有也或曰嫂叔不親授禮也嫂溺而不援
曰禮不親授可乎是禮有時而去取也曰嫂叔不親

授禮也嫂溺援之以手亦禮也何去取之有
余氏辨曰禮之於天下其猶權衡歟萬事取正於禮猶
萬物取乎權衡也豈無輕重哉康成恃其聰敏持胷臆
之見肆傾河之辯謂孟子較禮食之輕重非是徒費其
辭終不能以勝孟子況孟子初未嘗言禮之有去取今
曰吾寧食五穀而死不學為孔子去食存信之論則是
孔子以不去食而為信也昔人有不食嗟來之食而死
者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可去其謝也可食又居貴之

禮頭有瘡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孟子禮
食輕重之意也自黃帝[illegible]唐堯皆立四妃舜以不告而
娶不立元妃止二妃焉記曰舜葬於蒼梧之野[illegible]二妃未
之從也考之經史可以驗見不告而娶不可謂古無是
說為人父有溺於私愛而逐出其子者而謂不欲其子
娶妻未之有吾弗知之矣嫂溺援之以手非禮也權也
眾叔以為豈不有妨風教乎若然則人將舉其有難此
者舉得以行權為非所以為訓也

說曰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
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
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雖堯舜在上不
免於殺無道然君子終不以殺人為訓民之不幸而
自蹈於死則有之吾未嘗殺孟子言以生道殺民雖
死不怨殺者使後世暴君汙吏皆曰吾以生道殺之
故孔子不忍言之
余氏辨曰古先哲王設為刑辟罪之大者必加諸戮悉

先王之心未嘗不欲生之也至於殺之乃出於不得已耳苟惟常以生生之道存心而民自蹈刑辟雖死不怨殺者此禮之常也是唐虞三代之君皆以生道殺民觀諸典謨可見彼暴君汙吏視殺人如刈菅然使用孟子以生之言稽口則亦知所戒懼矣如曰孔子不忍言殺邪康誥酒誥考之而文武周公皆忍也何為獨責孟子

說曰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立言諾以為信犯患難以為果此固孔子之所小也孟子因之故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此非孔子所謂大人也大人者不立然諾而言未嘗不信也不犯患難而行未嘗不果也今以不必信為大是開棄信之漸非孔子去食去兵之意也

余氏辨曰東坡可謂有心於辨孟子也孟子前論禮食色之輕重東坡則增禮可去之說此論言行不必信果之說東坡則去其惟義所在之句豈得為公論哉誠如東坡之言則是尾生與女子期為是孔子與蒲人盟為非也東坡文章妙天下學者仰之不啻如泰山北斗其蔽如此豈不誤後學乎

說曰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子產為鄭作封洫立謗政鑄刑書其死也教子太叔以猛其用法深其為政嚴有及民之近利無經國之遠猷故渾罕叔向皆譏之而孔子以為惠人不以為仁蓋小之也孟子曰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惠而不知為政蓋因孔子之言而失之也子產之於政整齊其兵賦環治其城郛道路以時脩其橋梁則有餘矣豈以乘輿濟人哉禮曰子產衆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此又因孟子之言而失之也

余氏辨曰此說宜無足辨東坡何以見其不以乘輿濟人故揣摸立說為子產緩頰但可以驚愚耳更不思後人之譏已也

說曰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鄭衛之音與佞人苟孟子曰今樂猶古樂何也使孟子為政豈能存鄭聲而不去也哉其曰今樂猶古樂特因王之所悅而入其言耳且不獨此也好色好貨好勇是諸侯之三疾而孟子皆曰無害從吾之說百姓惟恐王之不好也譬之於醫以藥之不可行也而以其嗜為藥可乎使聲色與貨而可以王則利亦可以進仁義何拒梁惠之深乎此豈非失其本心也哉

余氏辨曰孔子告顏子以樂則韶舞者取其盡善盡美也後王所遭之時不同豈得並用韶舞乎若以韶樂可通古今則三代之樂不宜有異也孟子謂今樂猶古樂蓋言樂不苟作當與民同樂詎可謂今之樂皆鄭衛不可奏歟使百姓憂戚雖奏古樂其能獨樂乎好色好貨與勇固是諸侯之三疾孟子亦因其疾而用藥可謂善醫者矣苟不因人之所嗜專投不可口之藥隨服隨嘔何益於治疾哉

說曰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性可亂而不可滅可滅非性也人之叛其性至於桀紂盜跖極矣然其惡必自其所喜怒其所不喜怒未嘗為惡也故木之性上水之性下木抑之可使輪囷下屬抑之者窮未嘗不上矣水激之便可濆涌上達激之者窮未嘗不下也此孟子之所見也孟子有見於性而離於善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道者性而善繼之耳非性也性如陰陽善如萬物物無非陰陽者而以萬物為陰陽則不可故陰陽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而非無也今以其非無即有而命之則凡有者皆物矣非陽陰也故天一為水而水非天一也地二為火而火非地二也人性為善而善非性也使性而可以謂之善則孔子言之矣苟可以謂之善亦可以謂之惡故荀卿之所謂性惡者蓋生於孟子而楊雄之所謂善惡混者蓋生於二子也性其不可善惡命之故孔子之言曰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夫苟相近則上知下愚曷為不可移也曰有可移之理無可移之質也若夫吾弟子之論也曰雨於天者水也流於江河蓄於坎井亦水也積而為泥塗者亦水也指泥塗而告人曰是有水之性也曰吾將俟其清而飲之則不可是之為上知與下愚不移吾為論語說與孟子辨皆八吾非好辨也以孟子為近於孔子也世衰道微老莊揚墨之徒皆同出于孔子而乖離之極至於閑越今與老莊揚墨辨雖勝之其去孔子尚遠也故必與孟子辨辨而勝則達於孔子矣

余氏辨曰有一真之性有萬殊之性本性也無形之可見無聲之可聞天地得之為天地鬼神得之為鬼神人得之為人物得之為物莫非性也是不可指名者也萬殊之性人物之性也其在人則有聖狂愚智之別剛柔緩急之異其在鳥獸則有獵鷙者有搏擊者其在草木則有曲直者有寒溫者是皆氣習使然非性之本然也

論性之本無不善也性猶水也人於鳥獸草木生於性猶龍與龜魚鮫鱷之生於水也人為靈異矣其性則不靈況鳥獸草木乎龍為神異矣其水則不神況龜魚鮫鱷乎明乎此則性之為性思過半矣性本不可擬倫以水喻性亦贅也釋老氏之談空說妙廣譬博喻千變萬化莫究其端六通四闢而無所不攝使人可驚可慕而莫測其所以然而然者其言性之體用可謂極其至矣中庸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豈但釋老能言哉雖然未若吾儒自本性中有仁義禮智四端之善擴而充之於日用常行之際而全乎廣大精微之致求其所自得雖所造有淺深一旦豁然而悟性天光明無所蔽著一貫之道可以坐而進及夫言行動天地舉措移陰陽皆吾性之流通也如此然後可以言性善矣人皆知水之必清火之必明而乃疑性之必善何其惑也孟子不獨言性善而言情與材皆善矣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蓋推本

而言也東坡以性自是性善自是善乃謂性如陰陽善如萬物異哉之喻無或乎以孟子之言為非也繼之以萬物無非陰陽者而以萬物為陰陽則不可誠如所言則是善無非性者而以善為性則不可此又暗合乎孟子之言矣又謂有者皆物矣非陰陽也然非陰陽何以有物猶非性何以有善似是之辯若之何而能勝孟子乎至於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則曰有可移之理無可移之資竊言無可移之資則為而有可移之理乎由之喻似矣亦未為至也世之學者尊信東坡學其文而酷好其論議予輒與之辯其能免嘵嘵乎今雖不我知異時必有知我者矣

尊孟辨別錄

宋　余允文　撰

原孟上

聖人未嘗有意於立言卒不免於有言者蓋知道易卒言難故也何則聖人憂天下不自為己私任天下之道不自為己責生斯世也道斯時也道之不明不行有罪焉此孟子之書所以作也昔周之澤竭為居者不以堯舜為法而以桓文為法為臣者不以伊周存心而以儀秦存心為學者不以孔子為師而以楊墨為師是以國之法度刑政舉指拖為士之行已去就辭受取舍學者之好惡得失一切倒置而不循其本孟子適丁斯時以堯舜禹湯文武伊孔聖人其間見而相知以心相傳以道一而已矣所謂一者義也生而有之之謂性虛而藏之之謂心由而行之之謂道學而得之之謂德設而至之之謂志浩而養之之謂氣身之之謂行發之之謂言制而用之之謂法正己而物正之謂政舉而措之天下

之民謂之事業無道而非是也孔子歿斯道傳之在己既不自以為己私也則仁心惻然而生不忍天下若是又自以為己責也則義心憤然而生欲正天下之若是遂其性之所有心之所藏道之所由德之所得志之所志氣之所養身之所以行口之所以言以欽陳善以直行己以正道宜以正天下之今其有言利而不知今者與之言仁義之利言勇而不知今者與之言仁義之勇言政而不知今者與之言仁義之政欲富貴而不知今者與之言仁義之富貴言性而不知今者與之言仁義之性語道而不知今者與之言仁義之道天下之今既明由是好利者惡其末好勇者惡其力移眾易牛知其政之失播間罷斷知其行之惡為我兼愛知其習之非仁內義外者知其性之非聖人之道既將復明諸子之偽既作復息孟氏之力也其書所載坦然其在學者誦其書非徒誦其言而已要因言以觀其行因行以觀其氣因氣以察其志因志以探其心因心以明其德因德以知其道苟知其道雖歷世千百皆可以相傳得志則志而用之舉而措之與民由之兼而濟之不得其志則著之於書由之於行獨行其道私淑諸人也

原孟中

亂世者甚則割將者應適道者衆則任道者責戰國之時聖人不作汎汎棼棼謀勝者王力勝者霸言異者黔行異者聖居自上下皆以相勝成俗則語治者安取道語道者安取治自彼自我自非自是而莫能統一孟子學聖人之道而至乎聖人者將坐視天下之溺而不與聖人同憂乎且塗脚乎神靈乎陰遺脈藏諸用於寂然之中是志於自為而已抑將秉光遠感隨應其擇執土豈必將甄陶堯舜而後已此其仁於為物也乃以道而自任將說諸侯之間勿視於巍巍之崇辨析於百家諸子之說而不厭於紛紛之異以直養氣順養心性流於末則吾反其本命藏於故則吾順其正是以虛而明以一而貫縱橫闔闢無施不可如響斯答如鑑斯照莫之

期而常自狀則偏於道者其能全乎此彼有得聖人之一體或具體而微與夫伯夷之淸伊尹之任皆不能無偏也宜孟子之不願學也孟子由聖人之道以明聖人之遠者必稱堯舜學聖人之近者必稱孔子復歎朴於殫殘之餘張道德於崩裂之後非深探而言之則天下孰從而歸乎是以言近而指遠守約而施博父子足以明仁君臣足以明義夫婦足以明別長幼足以明序朋友足以明信反經以興俗用夏以變夷使楊墨不得其志鄉愿不得其名非私意自爲也而時人猶未之知至於執其迹而議之者紛紛如也故辭受皆是而陳臻疑其非言動皆禮而王驩以爲簡尹士不知不就之有道而不悅臧倉不知貧富之不同而謂非踰陳代以枉尺直尋其可爲公孫丑以管晏之功爲可許皆不知孟子者矣知是不得已而辯之蓋有聖人之道而又有聖人之時則不必以道狥時無聖人之時而有聖人之道則不必以時狥道狥道而不可得則亦視天而已矣孔子以文王既沒文不在玆乎孟子以天未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皆以天爲己任則吾之若天者豈得逆廢興之理哉蓋文王既沒五百歲而後有孔子孔子不生則文王之道不幾於喪乎孔子既沒百有餘歲而後有孟子孟子不生則孔子之道不淪於邪說暴行乎是天未喪道而聖人所以出聖人之爲物也而言之所以著孔子之道雖不信於當年而澤流於萬世以言之存也苟子然爲非由於言而不知者也揚子以爲不異於孔子由其言而知之者也若夫脩其身以治身而意有不能致則又君子當神遇而心會耳

原孟下

愚嘗讀黍離之詩見其大夫所謂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以是知方是之時人未盡愚也借有知者得爲讀園有桃之詩見其大夫所謂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以是知方是之時天下之人無智不愚矣孔子之時無以異於黍離之時也故人之於君子也或知

之或不知之此孔子所以有言而無辨孟子之時無以
異於園有桃之時故人之於君子也莫之能知此孟子
非特有言而已又有辨焉夫舉世多智則雖不言而道
自明雖不辨而事已白君子奚事於言辨哉舉世多愚
則雖不言不辨不可得也故孔子曰予欲無言而未嘗
不言孟子曰予豈好辨而未嘗不辨者以其勢之所遇
而已孟子之言或有以自處或有以處人或有以明其
不一之為一或有明其不同之謂同其辨或有自明或

有以明人其言或有以填其上或有以填其下此七篇
之大略也是以非孔子之聖則不學而期以管仲之功
則不為其處已也可謂高而不卑矣非堯舜之道不陳
而問以桓文之事則不對其處人也可為高而不卑矣
或為帝或為王或以去或以不去其事疑若不一也而
謂之一為所以明其不一之為一也或為師或為臣或
以憂或不憂其迹疑若不同也而謂之同為所以明其
不同之為同也其交也或報或不報非嚴其為守而輕

其為相也以往來之禮不可以不行也其餽也或受或
不受非無愧於少而有愧於多也以取舍之義不可以
不明也嘗與王驩言也而獨不與之言以附之非其正
而不可以苟從也莫與章子遊也而獨與之遊以異之
非其惡也而不可以苟同也臧倉之毀有所不恤以行
上之在天也尹士之譏有所不領以去就之在我也若
是之類其辨之以自明也以舜為臣堯與瞽瞍則是誣
之以無父無君也以孔子主癰疽與瘠環則是誣之以
無義無命也以傳啟為孫子則是不知因天之所與而

與之也以伐紂為弒君則是不知因天之所欲亡而亡之
也以不誅象之惡為不仁則是可以歷怨其所愛也以
不知兄之叛為不智則是可以逆詐其所敬也說詩者
或以告之為是而以不告為非則是未知其不告為無
後也或以怨之為非而以不怨為是則是未知其不怨
為愈疎也若是之類皆有以辨之者所以明其古之
事於今也以儀衍為大丈夫則是為臣下者可以不忠

不信也以仲子為廉士則是為子弟者可以不孝不恭
也由夷之之言則是墨者之說可以與儒合也由陳相
之言則是四夷之道得與中國抗也以奪兄之食為可
則是禮不可行以援嫂之溺為不可則是權之不可用
言性者或以善之為非是人之性有惡而無善也或以
義之為外是人之性有仁而無義也若此之類皆有以
辨之者所以明其今之事於後也以仁為安宅則所居
者不可曠於仁以義為正路則所由者不可舍於義所

居者苟不曠於仁所由者苟不舍於義則雖諸侯為之
不已可以至於王雖士充之不厭可以至於大人以諸
侯為之不已可以致於王故告諸侯也常申之以王者
之道而又使其君之則召焉師之則勿召蓋尊德樂道
不如是亦不可至於王矣此所以道於上也以士而充
之不厭可以至於大人故其言士也常終之以大人之
事而又使其殺之則往焉召之則不往蓋尊德樂義不
如是不可至於大人矣此所以導於下也方是時梁惠

齊宣之徒告之以仁義諭之以仁術不為不切矣而莫
之能行能行之者滕文而已然滕文公能行其小者而
不能行其大者故其卒也句之以湯武之功業則亦無
所逅其道可謂不用於上矣若萬章陳臻之徒其論之
取舍[illegible]之去就不為不詳矣而莫之能學所能學之者
樂正子而已然樂正子之學能至於信而不能善故其
卒[illegible]也身之以閔之德行則亦無及及其道可謂不傳
於下矣其道不用於上不傳於下其言也其辨也不可

不載之後世其載之後世者亦曰先能者固不能無後
利生[illegible]者固不能無死達昔者顏死子曰天喪予蓋判
人能傳孔子之道者顏淵而已此孔子所以悼痛之也
顏淵之後能學孔子之道而傳之者孟子而已然顏淵
與孔子則見而學者也孟子於孔子則聞而學者也見
而學之者其成之也易聞而學之者其至之也難而孟
子乃能至焉自非其所知有以合乎生而知之其所行
有所合乎安而行之者孰能與此蓋伯夷之清無可者

也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無不可者也孔子於此三者
莫適守焉隨其時而已其去齊也接淅而行非不清也
其去魯也遲遲而行非不和也其曰如有用我者吾其
為東周乎非不任也孟子居齊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
上而去之亦可謂清矣其去齊也三宿而後出晝亦可
謂之和矣其曰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亦可謂任矣
此所謂學孔子而至焉者其學孔子者非特此而已或
合之以其言或合之以其行或反之以其言或反之以
其行而未嘗有所拘也衛靈公問陳孔子對以俎豆梁
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此合之以其言也孔子於
童子則見焉而於孺悲則不見孟子於夷之則見焉而
於彭更則不見此合之以其行也孔子以夷惠為賢而
孟子以為聖孔子以管仲為小器而孟子以為大任此
反之以其言也孔子於君之召則往孟子君召則不往
孔子於大人則畏之而孟子則藐之此反之以其行也
其合之也非固順之也其反之也非固戾之也因其事

蓋其可而已其養氣足以不失己其知言足以不失人
至距楊墨承三聖非特不失己而已又足以成己之功
也析告子以明四端非特不失人而已又足以成人之
性也君子於孔子也非創合之非自反之而後得也得
之於心而已焉乎孟子之後其能專心致志以學孟子
者尚寡是今之學孟子者苟能無可無不可或合以其
言行或反之以言行而無所拘焉則庶乎孟子之學孔
子矣詩云以似以續古之人

朱子四書或問三十九卷

（宋）朱熹撰

清初刻本

四書或問三十九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朱子撰。朱子既作四書章句集註、復以諸家之說紛錯不一、因設為問荅、明所以去取之意、以成此書。凡大學二卷、中庸三卷、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其書非一時所著。中庸或問原與輯略俱附章句之末、論語孟子則各自為書。其合為一帙、蓋後來坊賈所併也。中閒大學或問用力最久、故朱子荅潘恭叔問、嘗自稱諸書修得一過、大學所改尤多、比舊已極詳密。中庸或問則朱子平日頗不自愜、語類載游某問中庸編集如何、曰緣前輩諸公說得多了、其閒儘有差舛處、又不欲盡駁難他底、所以難下手。不比大學、都未曾有人說。又載朱子以中庸或問授黃㽦、云亦未有滿意處、如評論程子朱子說處尚多䟽、云云。是其意猶以為未盡安也。至論孟或問、則與集註及語類之說往往多所牴牾、後人或遂執或問以疑集註。不知集註屢經修改、至老未已、而或問則無暇重編、故年譜稱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書肆有竊刊行者、亟請於縣官、追索其版。又晦菴集中有與潘端叔書曰、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工夫修得。只集註屢更不定、却與或問前後不相應云云。可見異同之迹、卽朱子亦不諱言。並錄存之、其與集註合者、可曉然於折衷衆說之由、其於集註不合者、亦可知朱子當日原多未定之論、未可於語錄文集偶摘數語、卽為不刊之典矣。

白鹿洞原本

朱子四書或問

天蓋樓藏板

大學或問卷之一

經一章

朱熹著

或問大學之道吾子以為大人之學何也曰此對小子之學言之也曰敢問其為小子之學何也曰愚於序文已略陳之而古法之宜於今者亦既輯而為書矣學者不可以不之考也曰吾聞君子務其遠者大者小人務其近者小者今子方將語人以大學之道而又欲其考乎小學之書何也曰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為道則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為大學之基本及其長也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是則學

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長所習之異宜而有高下淺深先後緩急之殊非若古今之辨義利之分判然如薰蕕冰炭之相反而不可以相入也今使幼學之士必先有以自盡乎灑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習俟其既長而後進乎明德新民以止於至善是乃次第之當然又何為而不可哉曰幼學之士以子之言而得循序漸進以免於躐等陵節之病則誠幸矣若其年之既長而不及乎此者欲反從事於小學則恐其不免於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欲直從事於大學則又恐其失序無本而不能以自進也則如之何曰是其歲月之已逝者則固不可得而復追矣若其工夫之次第條目則豈遂不可得而復補耶蓋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之

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為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為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為說焉不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用力於此以進乎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以進者將不患於無本而不能以自達矣其或摧頹已甚而不足以有所兼則其所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者亦可以得之於此而不患其失之於前也顧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若徒歸咎於既往而所以補之於後者又不能以自力則吾見其扞格勤苦日有甚焉而身心顛倒眩瞀迷惑終無以

為致知力行之地矣況欲有以及乎天下國家也哉曰然則所謂敬者又若何而用力耶曰程子於此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是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曰敬之所以為學之始者然矣其所以為學之終也奈何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為始知小學之賴此以始則夫大學之不能無賴乎此以為終者可以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修其身則所謂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由

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離乎敬也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曰然則此篇所謂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為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為魂魄五臟百骸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是也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

也彼賤而為物者既梏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唯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為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蓋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於此而其所以可為堯舜而能參天地以贊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則所謂明德者也然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質清者智而濁者愚美者賢而惡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智大賢之資乃能全其本體而無少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則其所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況乎又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

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雖曰可以爲堯舜而參天地而亦不能有以自充矣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是以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復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而因其所發以啓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脩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於身以致其明之之實也夫既有以啓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體之全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爲於性分之外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俱爲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汙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爲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汙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然德之在己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爲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

苟且而爲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程子所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衆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能必至於是而不去此爲大學之教者所以慮其理雖粗復而有不純已雖粗克而有不盡且將無以盡夫修己治人之道故必指是而言以爲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大抵大學一篇之指總而言之不出乎八事而八事之要總而言之又不出乎此三者此愚所以斷然以爲大學之綱領而無疑也然自孟子沒而道學不得其傳世之君子各以其意之所便者爲學於是乃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爲足以新民者又有愛身獨善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又有略知二者之當務顧乃安於小成狃於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是皆不考乎此篇之過其能成己成物而不謬者鮮矣曰程子之改親爲新也何所據子之從之又何所考而必其然耶且以己意輕改經文恐非傳疑之義奈何曰若無所考而輒改之則誠若吾子之譏矣今親民云者以文義推之則無理新民云者以傳文考之則有據程子於此其所以處之者亦已審矣別未嘗去其本文而但曰某當作某是乃漢儒釋

經不得已之變例而亦何害於傳疑耶若必以不改爲是則世益有承誤踵訛心知非是而故爲穿鑿附會以求其說之必通者矣其爲害聖言而誤後學也益甚亦何足取以爲法耶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何也曰此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止於至善之由也蓋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先有以知夫至善之所在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夫正鵠然不先有以知其正鵠之所在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中者而中之也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理既有定則無以動其心而能靜矣心既能靜則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閒暇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無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然既眞知所止則其必得所止固已不甚相遠其間四節蓋亦推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非如孔子之志學以至從心孟子之善信以至聖神實有等級之相懸爲終身經歷之次序也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何也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明德新民兩物而內外相對故曰本末知止能得一事而首尾相因故曰終始誠知先其本而後其末先其始而後其終也則其進爲有序而至於道也不遠矣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

古鈔本親各長其長下有
各而某一段此

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何也曰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修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修其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強以修之亦不可得而修矣故欲修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而心之發則意也一有私欲雜乎其中而爲善去惡或有未實則心爲所累雖欲勉強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若夫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人莫不有而或不能使其表裏洞然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間眞妄錯雜雖欲勉強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至於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人莫不知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必有蔽雖欲勉強以致之

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夫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於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極也此大學之條目聖賢相傳所以教人為學之次第至為纖悉然漢魏以來諸儒之論未聞有及之者至唐韓子乃能援以為說而見於原道之篇則庶幾其有聞矣然其言極於正心誠意而無曰致知格物云者則是不探其端而驟語其次亦未免於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之病矣何乃以是而議哉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何也曰此覆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能一於理而無自欺矣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不至陷於所偏而無不修矣身無不修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末哉曰篇首之言明明德以新民為對則固專以自明為言矣後段於平天下者復以明明德言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何其言之不一而辨之不明邪曰篇首三言者大學之綱領也而以其賓主對待先後次第言之則明明德者又三言之綱領也至此後段然後極其體用之全而一言以舉之以見夫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蓋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其大而無餘此又言之序也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何也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為本而天下國家為末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等差矣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修其身則本必亂而末不可治不親其親不長其長則所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此皆必然之理也孟子所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蓋亦本於此云曰治國平天下者天子諸侯之事也卿大夫以下蓋無與焉今大學之教乃例以明明德於天下為言豈不為思出其位犯非其分而何以得為為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豁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為雖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其分內也又況大學之教乃為天子之元子衆子公侯卿大夫士之適子與國之俊選而設是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而不可辭者則其所以素教而預養之者安得不以天下國家為己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為人君父者亦不知以為政而苟循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而敗國亡家之禍常接迹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察而反以聖賢為疏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為己事之所當

然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籩豆有司之事，皆爲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爲之，則雖割股廬墓、弊車羸馬，亦爲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爲己者，無所爲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正經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聖人不能及也。然以其無他左驗，且意其或出於古昔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質。至於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其成於曾氏門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無疑也。蓋中庸之所謂明善，即格物致知之功；其曰誠身，即誠意正心修身之效也。孟子之所謂知性者，物格也；盡心者，知至也；存心養性修身者，誠意正心修身也。其他如謹獨之云，不慊之說，義利之分，常言之序，亦無不脗合焉者。故程子以爲孔氏之遺書，學者之先務，而論孟猶處其次焉，亦可見矣。曰：程子之先是書而後論孟，又且不及乎中庸，何也？曰：是書垂世立教之大典，通爲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因一時一事而發者也。是以是書之規模雖大，然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論孟之爲人雖切，然而問者非一人，記者非一手，或先後淺深之無序，或抑揚進退之不齊，其間蓋有非初學日用之所及者。此程子所以先是書而後論孟，蓋以其難易緩急言之，而非以聖人之言爲有優劣也。至於中庸，則又聖門傳授極致之言，尤非後學之所易得而聞者，故程子之教未遽及之，豈不又以爲論孟既通，然後可以及此乎？蓋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貫會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以是觀之，則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又不可不先於大學，亦已明矣。今之教者，乃或棄此不務，而反以他說先焉，其不溺於虛空、流於功利而得罪於聖門者幾希矣。

大學或問卷之一

大學或問卷之二

朱熹著

傳十章

或問一章而下以至三章之半鄭本元在沒世不忘之下
而程子乃以次於此謂知之至也之文子獨何以知其
不然而遂以為傳之首章也曰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則
其次第可知而二說之不然審矣曰然則其曰克明德
者何也曰此言文王能明其德也蓋人莫不知德之當
明而欲明之然氣禀拘之於前物欲蔽之於後是以雖
欲明之而有不克也文王之心渾然天理亦無待於克
之而自明矣然猶云爾者亦見其獨能明之而他人不
能又以見夫未能明者之不可不致其克之之功也曰
顧諟天之明命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人之明
德非他也即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
體大用蓋無時而不發見於日用之間人惟不察於此
是以汩於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常目在之而真若見
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曰克明
峻德何也曰言堯能明其大德也曰是三者固皆自明
之事也然其言之亦有序乎曰康誥通言明德而已太
甲則明天之未始不為人而人之未始不為天也帝典
則專言成德之事而極其大焉其言之淺深亦略有序
矣

或問盤之有銘何也曰盤者常用之器銘者自警之辭也
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
有所怠忽而或忘之也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
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
怠忘也曰然則沐浴之盤而其所刻之辭如此何也曰
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潔
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汙之也一旦
存養省察之功真有以去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
則亦猶其疏瀹澡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汙也然
既新矣而所以新之之功不繼則利欲之交將復有如
前日之昏猶既潔矣而所以潔之之功不繼則塵垢之
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汙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
又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則明德常明
而不復為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
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瀹澡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
常潔清而不復為舊染之汙也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
於聖者正惟有得於此故稱其德者有曰不邇聲色不
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有曰從諫弗咈改過
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此皆足以見其日
新之實至於所謂聖敬日躋云者則其言愈約而意愈
切矣然本湯之所以得此又其學於伊尹而有發焉故
伊尹自謂與湯咸有一德而於復政太甲之初復以終
始惟一時乃日新為丁寧之戒蓋於是時太甲方且自
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而歸是亦所謂苟日新者故復
推其嘗以告於湯者告之欲其日進乎此無所間斷而
有以繼其烈祖之成德也其意亦深切矣其後周之武

王踐阼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退而於其几席觴豆刀劍戶牖莫不銘焉蓋聞湯之風而興起者今其遺語尚幸頗見於禮書願治之君志學之士皆不可以莫之考也曰此言新民其引此何也曰此自其本而言之蓋以是爲自新之至而新民之端也曰康誥之言作新民何也曰武王之封康叔也以商之餘民染紂汙俗而失其本心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其惡而遷於善舍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矣曰孔氏小序以康誥爲成王周公之書而子以武王言之何也曰此五峰胡氏之說也蓋嘗因而考之其曰朕弟寡兄云者皆爲武王之自言乃得事理之實而其他證亦多小序之言不足深信於此可見然非此書大義所關故不暇於致詳當別爲讀書者言之耳曰詩之言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何也曰言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於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不變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君德既新則民德必新民德既新則天命之新亦不旋日矣曰所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何也曰此結上文詩書之意也蓋盤銘言自新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即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而已矣

或問此引玄鳥之詩何也曰此以民之止於邦畿而明物之各有所止也曰引緜蠻之詩而系以孔子之言孔子何以有是言也曰此夫子說詩之辭也蓋曰鳥於其欲止之時猶知其當止之處豈可人爲萬物之靈而反不如鳥之能知所止而止之乎其所以發明人當知止之義亦深切矣曰引文王之詩而繼以君臣父子與國人交之所止何也曰此因聖人之止以明至善之所在也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以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故爲人君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仁爲人臣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敬爲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於孝爲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慈與國人交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致發於人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之所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亦不能加毫末於是焉但衆人類爲氣稟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敬而失其所止唯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故傳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實使天下後世得以取法焉學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之不容已者而緝熙之使其連續光明無少間斷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矣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正此意也曰子之說詩既以敬止之止爲語助之辭而於此書又以爲所止之義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或姑借其辭以明己意未必皆取本文之義也曰五者之目

詞約而義該矣子之說乃復有所謂究其精微之蘊而推類以通之者何其言之衍而不切耶曰衆其德之要而總名之則一言足矣論其所以爲是一言者則其始終本末豈一言之所能盡哉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則仁或流於姑息敬或流於阿諛孝或陷父而慈或敗子且其爲信亦未必不爲尾生白公之爲也又況傳之所陳姑以見物各有止之凡例其於大倫之目猶且闕其二焉苟不推類以通之則亦何以盡天下之理哉曰復引淇澳之詩何也曰上言止於至善之理備矣然其所以求之之方與其得之之驗則未之及故又引此詩以發明之也夫如切如磋言其所以講於學者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如琢如磨言其所以修於身者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其所以擇善固執日就月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由也恂慄者嚴敬之存乎中也威儀者輝光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睟面盎背施於四體而爲止於至善之驗也盛德至善民不能忘蓋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充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切磋琢磨求其止於是而已矣曰切磋琢磨何以爲學問自修之別也曰骨角脈理可尋而切磋之功易所謂始條理之事也玉石渾全堅確而琢磨之功難所謂終條理之事也曰引烈文之詩而言前王之沒世不忘何也曰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上文之引淇澳以明明德之得所止言之而發新民之端也此引烈文以新民之得所止言之而著明明德之效也曰淇澳烈文二節鄭本元在誠意章後而程子置之卒章之中子獨何以知其不然而屬之此也曰二家所繫文意不屬故有不得而從者耳以所謂道盛德至善沒世不忘者推之則知其當屬乎此也

或問聽訟一章鄭本元在止於信之後正心修身之前程子又進而寘之經文之下此謂知之至也之上子不之從何也曰以傳之結語考之則其爲釋本末之義可知矣以經之本文乘之則其當屬於此可見矣二家之說有未安者故不得而從也曰然則聽訟無訟於明德新民之義何所當也曰聖人德盛仁熟所以自明者皆極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畏服其民之心志而使之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是以雖其聽訟無以異於衆人而自無訟之可聽蓋已德既明而民德自新則德其本之明效也或不能然而欲區區於分爭辨訟之間以求新民之效其亦末矣此傳者釋經之意也曰然則其不論夫終始者何也曰古人釋經取其大略未必如是之屑屑也且此章之下有闕文焉又安知其非本有而并失之也邪

或問此謂知本其一爲聽訟章之結語則聞命矣其一鄭本元在經文之後此謂知之至也之前而程子以爲衍

文何也曰以其複出而他無所繫也曰此謂知之至也鄭本元隨此謂知本繫於經文之後而下屬誠意之前程子則去其上句之複而附此句於聽訟知本之章以屬明德之上是必皆有說矣子獨何據以知其皆不盡然而有所取舍於其間耶曰此無以他求為也考之經文初無再論知本知至之云者則知屬之經後者之不然矣觀於聽訟之章既以知本結之而其中間又無知至之說則知再結聽訟者之不然矣且其下文所屬明德之章自當為傳文之首又安得以此而先之乎故愚於此皆有所不能無疑者獨程子上句之所刪鄭氏下文之所屬則以經傳之次求之而有合焉是以不得而異也曰然則子何以知其為釋知至之結語而又知其上之當有闕文也曰以文義與下文推之而知其釋知至也以何法推之而知其為結語也以傳之例推之而知其有闕文也曰此經之序自誠意以下其義明而傳悉矣獨其所謂格物致知者字義不明而傳復闕焉且為最初用力之地而無復上文語緒之可尋也子乃自謂取程子之意以補之則程子之言何以見其必合於經意而子之言又似不盡出於程子何耶曰或問於程子曰學何為而可以有覺也程子曰學莫先於致知能致其知則思日益明至於久而後有覺爾書所謂思曰睿睿作聖董子所謂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正謂此也學而無覺則亦何以學為也哉或問忠信則可勉矣而致知為難奈何程子曰誠敬固不可以不勉然

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以行之者也故大學之序先致知而後誠意其等有不可躐者苟無聖人之聰明睿知而徒欲勉焉以踐其行事之迹則亦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哉惟其燭理之明乃能不待勉強而自樂循理爾人之性本無不善循理而行宜無難者惟其知之不至而但欲以力為之是以苦其難而不知其樂耳知之而至則循理為樂不循理為不樂何苦而不循理以害吾樂耶昔嘗見有談虎傷人者衆莫不聞而其間 人神色獨變問其所以乃嘗傷於虎者也人虎能傷人人孰不知然聞之有懼有不懼者知之有真有不真也學者之知道必如此人之知虎然後為至耳若曰知不善之不可為而猶或為之則亦未嘗真知而已矣此兩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以當先而不可後之意也又有問進修之術何先者程子曰莫先於正心誠意然欲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致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曰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耶將止格一物而萬理皆通耶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

通處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為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又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天吾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且顯而已矣則是已然之詞又何理之可窮哉又曰如欲為孝則當知所以為孝之道如何而為奉養之宜如何而為溫凊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或問觀物察己者豈因見物而

反求諸己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曰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游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又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此九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當用力之地與其次第工程也又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其遲速則在乎人之明暗耳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又

曰格物者適道之始思欲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此五條者又言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為格物致知之本者也凡程子之為說者不過如此其於格物致知之傳詳矣今也尋其義理既無可疑考其字義亦皆有據至以他書論之則文言所謂學聚問辨中庸所謂明善擇善孟子所謂知性知天又皆在乎固守力行之先而可以驗夫大學始教之功為有在乎此也愚嘗反覆考之而有以信其必然是以竊取其意以補傳文之闕不然則又安敢犯不韙之罪為無證之言以自託於聖經賢傳之間乎曰然則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聞之乎曰吾聞之也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

所以為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為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為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是乃上帝所降之衷烝民所秉之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

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
謂萬物之一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但其氣質有清
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人之與物賢
之與愚相爲懸絕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
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
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
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
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修而天下
國家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
教爲之小學而使之習於誠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
德性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
即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

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周遍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
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
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
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
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
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
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
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
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此愚之所以補乎本傳闕
文之意雖不能盡用程子之言然其指趣要歸則不合
者鮮矣讀者其亦深考而實識之哉曰然則子之爲學
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不求之內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

學不如是之淺近而支離也曰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
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
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
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
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
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
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
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
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
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
及其眞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
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今必以是爲淺近支離

而欲藏形匿影別爲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
使學者莽然措其心於文字言語之外而曰道必如此
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之尤者而欲
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曰近世大
儒有爲格物致知之說者曰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
物而後能知至道也又有推其說者曰人生而靜其性
本無不善而有爲不善者外物誘之也所謂格物以致
其知者亦曰扞去外物之誘而本然之善自明耳是其
爲說不亦善乎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物之與道固
未始相離也今曰禦外物而後可以知至道則是絕父
子而後可以知孝慈離君臣而後可以知仁敬也是安
有此理哉若曰所謂外物者不善之誘耳非指君臣父

子而言也則夫外物之誘人莫甚於飲食男女之欲然推其本則固亦莫非人之所當有而不能無者也但於其間自有天理人欲之辨而不可以毫釐差耳惟其徒有是物而不能察於吾之所以行乎其間者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是以無以致其克復之功而物之誘於外者得以奪乎天理之本然也今不即物以窮其原而徒惡物之誘乎己乃欲一切扞而去之則是必閉口枵腹然後可以得飲食之正絕滅種類然後可以全夫婦之別也是雖裔戎無君無父之教有不能充其說者況乎聖人大中至正之道而得以此亂之哉且自程子以格物為窮理而其學者傳之見於文字多矣是亦有以發其師說而有助於後學者耶曰程子之說切於己而不遺

於物本於行事之實而不廢文字之功極其大而不略其小究其精而不忽其粗學者循是而用力焉則既不務博而陷於支離亦不徑約而流於狂妄既不舍其積累之漸而其所謂豁然貫通者又非見聞思慮之可及也是以說經之意入德之方其亦可謂反復詳備而無俟於發明矣若其門人雖曰祖其師說然以愚考之則恐其皆未足以及此也蓋有以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為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為知至如合內外之道則天人物我為一通晝夜之道則死生幽明為一達哀樂好惡之情則人與鳥獸魚鼈為一求屈伸消長之變則天地山川草木為一者似矣然其欲必窮萬物之理而專指外物則於理之在己者有不明矣但求眾物比

類之同而不究一物性情之異則於理之精微者有不察矣不欲其異而不免乎四說之同必欲其同而未極乎一原之同則徒有牽合之勞而不睹貫通之妙矣其於程子之說何如哉又有以為窮理只是尋箇是處然必以恕為本而又先其大者則一處理通而觸處皆通者其曰尋箇是處者則得矣而曰以恕為本則是求仁之方而非窮理之務也又曰先其大者則不若先其近者之切也又曰一處通而一切通則又顏子之所不能及程子之所不敢言非若類推積累之可以循序而必至也又有以為天下之物不可勝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也所謂格物亦曰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是亦似矣然反身而誠乃為物格知至以後之

事言其窮理之至無所不盡故凡天下之理反求諸身皆有以見其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之畢具於此而無毫髮之不實耳固非以是方為格物之事亦不謂但務反求諸身而天下之理自然無不誠也中庸之言明善即物格知至之事其言誠身即意誠心正之功故不明乎善則有反諸身而不誠者其功夫地位固有序而不可誣矣今為格物之說又安得遽以是而為言哉又有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為非程子之言者則諸家所記程子之言此類非一不容皆誤且其為說正中庸學問思辨弗得弗措之事無所咈於理者不知何所病而疑之也豈其習於持敬之約而厭夫觀理之煩耶抑直以己所未聞而不信他人之所聞也夫持敬觀理不

可偏廢程子固已言之若以己偶未聞而遂不之信則以有子之賢聖人而速貧速朽之論猶不能無待於子游而後定今又安得遽以一人之所未聞而盡廢衆人之所共聞者哉又有以為物物致察而宛轉歸己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者亦似矣然其曰物物致察則是不察程子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物也又曰宛轉歸己則是不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之意也又曰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則是但欲因其已定之名擬其已著之迹而未嘗如程子所謂求其所以然與其所以為者之妙也獨有所謂即事即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以精其知者為得致字向裏之意而其曰格之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者又有以合乎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之指但其語意頗傷急迫既不能盡其全體規模之大又無以見其從容潛玩積久貫通之功耳嗚呼程子之言其答問反復之詳且明也如彼而其門人之所以為說者乃如此雖或僅有一二之合焉而不免於猶有所未盡也是亦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矣尚何望其能有所發而有助於後學哉間獨惟念昔聞延平先生之教以為為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洒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詳味此言雖其規模

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逮於程子然其工夫之漸次意味之深切則有非他說所能及者惟嘗實用力於此者為能有以識之未易以口舌爭也曰然則所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奚以異曰此以反身窮理為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摯彼以徇外誇多為務而不覈其表裏真妄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此正為己為人之所以分不可不察也

或問六章之指其詞稍有可得而言者耶曰天下之道二善與惡而已矣然揆厥所元而循其次第則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也是以人之常性莫不有善而無惡其本心莫不好善而惡惡然既有是形體之累而又為氣稟之拘是以物欲之私得以蔽之而天命之本然者不得而著其於事物之理固有瞢然不知其善惡之所在者亦有僅識其粗而不能真知其可好可惡之極者夫不知善之真可好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未能無不好者以拒之於內不知惡之真可惡則其惡惡也雖曰惡之而未能無不惡者以挽之於中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欺而意之所發有不誠者夫好善而不誠則非惟不足以為善而反有以賊乎其善惡惡而不誠則非惟不足以去惡而適所以長乎其惡是則其為害也徒有甚焉而何益之有哉聖人於此蓋有憂之故為大學之教而必首之以格物致知之目以開明其心術使既有以識夫善惡之所在與其可好可

惡之必然矣至此而復進之以必誠其意之說焉則又欲其謹之於幽獨隱微之奧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而凡其心之所發如曰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也如曰惡惡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惡也夫好善而中無不好則是其好之也如好好色之真欲以快乎己之耳目初非為人而好之也惡惡而中無不惡則是其惡之也如惡惡臭之真欲以足乎己之鼻初非為人而惡之也所發之實既如此矣而須臾之頃纖芥之微念念相承又無敢有少間斷焉則庶乎內外昭融表裏澄徹而心無不正身無不修矣若彼小人幽隱之間實為不善而猶欲外托於善以自蓋則亦不可謂其全然不知善惡之所在但以不知其真可好惡而又不能謹之於獨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是以淪陷至於如此而不自知耳此章之說其詳如此是固宜為自修之先務矣然非有以開其知識之真則不能有以致其好惡之實故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然猶不敢恃其知之已至而聽其所自為也故又曰必誠其意必謹其獨而毋自欺焉則大學工夫次第相承首尾為一而不假他術以雜乎其間亦可見矣後此皆然今不復重出也曰然則慊之為義或以為少又以為恨與此不同何也曰慊之為字有作嗛者而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意而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以所銜之異而別之耳孟子所謂慊於心樂毅所謂慊於志則以銜其快與足之意而言

者也孟子所謂吾何慊漢書所謂嗛栗姬則以銜其恨與少之意而言者也讀者各隨所指而觀之則既並行而不悖矣字書又以其訓快與足者讀與愜同則義愈明而音又與尤不患於無別也

或問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此章之傳以為有所喜怒憂懼便為不得其正然則其為心也必如槁木之不復生死灰之不復然乃為得其正耶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為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妍媸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唯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憂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便為不得其正而必如枯木死灰然後乃為得其正也惟是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是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供其事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惟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如其不然則心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為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從其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屢省之哉

或問八章之辟舊讀爲譬而今讀爲僻何也曰舊音舊說
以上章例之而不合也以下文逆之而不通也是以闕
者竊以類例文意求之而得其說如此蓋曰人之常情
於此五者一有所向則失其好惡之平而陷於一偏是
以身有不修不能齊其家耳蓋偏於愛則溺焉而不知
其惡矣偏於惡則阻焉而不知其善矣是其身之所接
好惡取舍之間將無一當於理者而況於閨門之內恩
常掩義亦何以勝其情愛暱比之私而能有以齊之哉
曰凡是五者皆身與物接所不能無而亦既有當然之
則矣今曰一有所向便爲偏倚而身不修則是必其接
物之際此心漠然都無親疏之等貴賤之別然後得免
於偏也且心既正矣則宜其身之無不修今乃猶有若
是之偏何哉曰不然也此章之義實承上章其立文命
意大抵相似蓋以爲身與事接而後或有所偏非以爲
一與事接而必有所偏所謂心正而后身修亦曰心得
其正乃能修身非謂此心一正則身不待檢而自修也
曰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固人心之所宜有若夫傲惰則
凶德也曾謂本心而有如是之則哉曰敖之爲凶德也
正以其先有是心不度所施而無所不敖爾若因人之
可敖而敖之則是常情所宜有而事理之當然也今有
人焉其親且舊未至於可親而愛也其位與德未至於
可畏而敬也其窮未至於可哀而其惡未至於可賤也
其言無足去取而其行無足是非也則視之泛然如塗
之人而已爾又其下者則夫子之取瑟而歌孟子之隱

几而臥蓋亦因其有以自取而非吾故有敖之之意亦
安得遽謂之凶德哉又況此章之旨乃爲慮其因有
所重而陷於一偏者發其言雖曰有所敖惰而其意則
正欲人之於此更加詳審耳所當敖惰而猶不敢肆
其放惰之心也亦何病哉
或問如保赤子何也曰程子有言赤子未能自言其意而
爲之母者慈愛之心出於至誠則凡所以求其意者雖
或不中而不至於大相遠矣豈待學而後能哉若民則
非如赤子之不能自言矣而使之者反不能無失於其
心則以本無慈愛之實而於此有不察耳傳之言此蓋
以明人使衆之道不過自其慈幼者而推之而慈幼之
心又非外鑠而有待於強爲也事君之孝事長之弟亦
何以異於此哉既舉其細則大者可知矣曰仁讓言家
貪戾言人何也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古人
之深戒也書所謂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
大墜厥宗亦是意爾曰此章本言上行下效有不期然
而然者今曰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
則是猶有待於勸勉程督而後化且內適自修而遽欲
人之從己有己力能免而遽欲責人以必能免也曰此爲
治其民者言之則所謂有所何自其餘教法令之
施亦有間然之政曰有理之當然而不可已者但以明
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故又推本言之欲其先成於己
而有以責人固非謂其專務修己都不治人而拱手以
俟其自化亦非謂其矜己之長愧人之拙而勝之以必

從也故先君子之言曰有諸己不必求諸人以爲求諸人而無諸己則不可也無諸己不必非諸人以爲非諸人而有諸己則不可也正此意也曰然則未能有善而遂不求人之善未能去惡而遂不非人之惡斯不亦恕而終身可行乎哉曰恕字之旨以如心爲義蓋曰如治己之心以治人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而非苟然姑息之謂也然人之爲心必嘗窮理以正之使其所以治己愛己者皆出於正然後可以即是推之以及於人而恕之爲道有可言者故大學之傳最後兩章始及於此則其用力之序亦可見矣至即此章而論之則欲如治己之心以治人者又不過以强於自治爲本蓋能强於自治至於有善而可以求人之善無惡而可以非人之惡然後推己及人使之亦如我之所以自治而自治焉則表端景正源潔流清而治己治人無不盡其道矣所以終身力此而無不可行之時也今乃不然而直欲以其不肖之身爲標準視吾治教所當及者一以姑息待之不相訓誥不相禁戒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己之不肖而淪胥以陷焉是乃大亂之道而豈所謂終身可行之恕哉近世名卿之言有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則不患不至於聖賢矣此言近厚世亦多稱之者但恕字之義本以如心而得故可以施之於人而不可以施之於己今曰恕己則昏則是已知其如此矣而又曰以恕己之心恕人則是既不知自治其昏而遂推以及人使其亦

將如我之昏而後已也乃欲由此以入聖賢之域豈不誤哉藉令其意但爲欲反此心以恕於人則亦止可以言下章愛人之事而於此章治人之意與夫中庸以人治人之說則皆有未合者蓋其爲恕雖同而一以及人爲主一以自治爲主則二者之間毫釐之異正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也若漢之光武亦賢君也一旦以無罪黜其妻其臣郅惲不能力陳大義以救其失而姑爲緩辭以慰解之是乃所謂不能三年而緦功是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者光武乃謂惲爲善恕己量主則其失又其甚而又欲爲人臣者不肯責難陳善以賊其君之罪一字之義有所不明而其禍乃至於此可不謹哉曰既結上文而復引詩者三何也曰古人言必引詩蓋取其嗟嘆詠歌優游厭飫有以感發人之善心非徒取彼之文證此之義而已也夫以此章所論齊家治國之事文具而意足矣復三引詩非能於其所論之外別有所發明也然其詠歎之餘反復吟咏之間意味深長義理通暢使人心融神會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是則引詩之助與爲多焉蓋不獨此他凡引詩云者皆以是求之則引者之意可見而詩之爲用亦得矣曰三詩亦有序乎曰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也

或問上章論齊家治國之道既以孝弟慈爲言矣此論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復以是爲言何也曰三者人道之大端衆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國自國以及天下雖

有大小之殊然其道不過如此而已但前章專以己推而人化為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是以君子不唯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也蓋人之所以為心者雖曰未嘗不同然貴賤殊勢賢愚異稟苟非在上之君子真知實蹈有以倡之則下之有是心者亦無所感而興起矣幸其有以倡焉而興起矣然上之人乃或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則彼其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歎是以君子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絜矩之道然後有以處此而遂其興起之善端也曰何以言絜之為度也曰此莊子所謂絜之百圍賈子所謂度長絜大者也前此諸儒蓋莫之省而強訓以挈殊無意謂先友太史范公乃獨推

此以言之而後其理可得而通也蓋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者不異乎己則不敢以己之所惡者施之於人使吾之身一處乎此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得其分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校其所占之地則其廣狹長短又皆平均如一截然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是則所謂絜矩者也夫為天下國家而所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此則天地之間將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凡天下之欲為孝弟不倍者皆得以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歎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然君子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強為之哉亦曰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為千

萬人之心其如此而已矣一有私意存乎其間則一膜之外便為胡越雖欲絜矩亦將有所隔礙而不能通矣若趙由之為守則易尉為尉則陵守王肅之方於事上而好人佞己推其所由蓋出於此而充其類則雖桀紂盜跖之所為亦將何所不至哉曰然則絜矩之云是則所謂恕者已乎曰此固前章所謂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者也夫子所謂終身可行程子所謂充拓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皆以其可以推之而無不通耳然必自其窮理正心者而推之則吾之愛惡取舍皆得其正而其所推以及人者亦無不得其正是以上下四方以此度之而莫不截然各得其分若於理有未明而心有未正則吾之所欲者未

必其所當欲吾之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乃不察此而遽欲以是為施於人之準則則其意雖公而事則私是將見其物我相侵彼此交病而雖庭除之內跬步之間亦且參商矛盾而不可行矣尚何終身之望哉是以聖賢凡言恕者又必以忠為本而程子亦言忠恕兩言如形與影欲去其一而不可得蓋唯忠而後所如之心始得其正是亦此篇先後本末之意也然則君子之學可不謹其序哉曰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均為推己及人之事而傳之所以釋之者一事自為一說若有不同何也曰此以勢之遠邇事之先後而所施有不同耳實非有異事也蓋必審於接物好惡不偏然後有以正倫理篤恩義而齊其家其家已齊事皆

可法然後有以立標準脩教誨而治其國其國已治民
知興起然後可以推已度物舉此加彼而平天下此以
其遠近先後而施有不同者也然自國以上則治於內
者嚴密而精詳自國以下則治於外者廣博而周遍亦
可見其本末實一物首尾實一身矣何名爲異說哉曰
所謂民之父母者何也曰君子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已
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爲已之好惡也
夫好其所好而與之聚之惡其所惡而不以施焉則上
之愛下眞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亦
猶子之愛其父母哉曰此所引節南山之詩何也曰言
在尊位者人所觀仰不可不謹若人君恣已徇私不與
天下同其好惡則爲天下僇如桀紂幽厲也曰得衆得

國失衆失國何也曰言能絜矩則民父母之而得衆得
國矣不能絜矩則爲天下僇而失衆失國矣曰所謂先
愼乎德何也曰上言有國者不可不謹此言其所謹而
當先者尤在於德也德即所謂明德所以謹之亦曰格
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脩其身而已矣曰此其次言務財
用而失民何也曰有德而有人有土則因天分地不患
乎無財用矣然不知本末而無絜矩之心則未有不爭
鬭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者也易大傳曰何以聚人
曰財春秋外傳曰王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
故財聚於上則民散於下矣財散於下則民歸於上矣
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鄭氏以
爲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得其

旨矣曰前既言命之不易矣此又言命之不常何也曰
以天命之重而致其丁寧之意亦承上文而言之也蓋
善則得之者有德而有人之謂也不善則失之者悖入
而悖出之謂也然則命之不常乃人之所自爲耳可不
謹哉曰其引秦誓何也曰言好善之利及其子孫不好
善之害流於後世亦由絜矩與否之異也曰媢疾之人
誠可惡矣然仁人惡之之深至於如此得無疾之已甚
之亂耶曰小人爲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媢疾一
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
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
未已也然非殺人於貨之盜則罪不至死故亦放流之
而已然又念夫彼此之勢雖殊而苦樂之情則一今此

惡人放而不遠則其爲害雖得不施於此而彼所放之
地其民復何罪焉故不復以已之所惡施之於人而必
迸而置之無人之境以禦魑魅而後已蓋不惟保安善
人使不蒙其害亦所以禁伏凶人使不得稔其惡雖因
彼之善惡而有好惡之殊然所以仁之之意亦未嘗不
行乎其間也此其爲禦亂之術至矣而何致亂之有曰
迸之爲屏何也曰古字之通用者多矣漢石刻詩有引
尊五美屏四惡者而以尊爲遵以屏爲迸則其證也曰
仁人之能愛人能惡人何也曰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
下之公在我是以是非不謬而舉措得宜也曰命之爲
慢與其爲怠也孰得曰大凡疑義所以決之不過乎義
理文勢事證三者而已今此一字欲以義理文勢決之

則皆通欲以事爭決之則無於益不可以淺求矣若使
其於義理事實之大者有所鄉背而不可以不究猶當
觀其緩急以爲先後況於此等字既兩通而於事義無
大得失則亦何必苦心極力以求之徒費日而無所益
乎以是而推他亦皆可見矣曰好善惡惡人之性然也
有拂人之性者何哉曰不仁之人阿黨媢疾有以陷溺
其心是以其所好惡反於常性如此與民之父母能好
惡人者正相反使其能勝私而絜矩則不至於是矣曰
忠信驕泰之所以爲得失者何也曰忠信者盡己之心
而不違於物絜矩之本也驕泰則恣己徇私以人從欲
不得與人同好惡矣曰上文深陳財用之失民矣此復
言生財之道何也曰此所謂有土而有用者也夫洪範

八政食貨爲先子貢問政而夫子告之亦以足食爲首
蓋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無者聖人豈輕之哉特以爲
國者以利爲利則必至於剝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
故深言其害以爲戒耳至於崇本節用有國之常政所
以厚下而足民者則固未嘗廢也呂氏之說得其旨矣
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
足正此意也然孟子所謂政事則所以告齊梁之君使
之制民之產者是已豈若後世頭會箕斂厲民自養之
云哉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何也曰仁者
不私其有故財散民聚而身尊不仁者惟利是圖故捐
身賈禍以崇貨也然亦即財貨而以其效言之爾非謂
仁者眞有以財發身之意也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

何也曰上好仁則下好義矣下好義則事有終矣事有
終則爲君者安富尊榮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此以財
發身之效也上不好仁則下不好義下不好義則其事
不終是將爲天下僇之不暇而況府庫之財又豈得爲
吾之財乎若商紂以自焚而起鉅橋鹿臺之財德宗以
出走而豐瓊林大盈之積皆以身發財之效也曰其引
孟獻子之言何也曰雞豚牛羊民之所畜養以爲利者
也既已食君之祿而享民之奉矣則不當復與之爭此
公儀子所以拔園葵去織婦而董子因有與之齒者去
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之喻皆絜矩之義也聚斂之臣
剝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殃盜臣竊君之府庫以
自私而禍不及下仁者之心至誠惻怛寧亡己之財而

不忍傷民之力所以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亦絜
矩之義也昔孔子以臧文仲之妾織蒲而直斥其不仁
以冉求聚斂於季氏而欲鳴鼓以聲其罪以聖人之宏
大兼容溫良博愛而所以責之者疾痛深切不少假
借如此其意亦可見矣曰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何
也曰以利爲利則上下交征不奪不饜以義爲利則不
遺其親不後其君蓋惟義之安而自無所不利矣程子
曰聖人以義爲利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正謂此也孟
子分別義利拔本塞源之意其傳蓋亦由於此云曰此
其言菑害並至無如之何何也曰怨已結於民心則非
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賢深探其實而極言之欲人有
以審於未然而不爲無及於事之悔也以此爲防人猶

有用桑弘羊孔僅宇文融楊慎矜陳京裴延齡之徒以敗其國者故陸宣公之言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瘁而根柢蹷拔矣呂正獻公之言曰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爲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爲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嗚呼若二公之言則可謂深得此章之指者矣有國家者可不監哉

曰此章之文程子多所更定而子獨以舊文爲正者何也曰此章之義博故傳言之詳然其實則不過好惡義利之兩端而已但以欲致其詳故所言已足而復更端以廣其意是以二義相循間見層出有似於易置而錯陳耳然徐而考之則其端緒接續脈絡貫通而丁寧反復爲人深切之意又自別見於言外不可易也必欲二說中判以類相從自始至終畫爲兩節則其界辨雖若有餘而意味或反不足此不可不察也

大學或問卷之二

中庸集解序

中庸之書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矣孔子之孫子思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焉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於是推本所傳之意質以所聞之言更相反覆作爲此書孟子之徒實受其說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漢之諸儒雖或傳誦然既雜乎傳記之間而莫之貴又莫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者至唐李翱始知尊信其書爲之論說然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又雜乎佛老而言之則亦異於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傳矣至於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於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于天下然明道不及爲書今世所傳陳忠肅公之所序者乃藍田呂氏所著之別本也伊川雖嘗自言中庸今已成書然亦不傳於學者或以問於和靖尹公則曰先生自意不滿而火之矣二夫子於此既皆無書故今所傳特出於門人所記平居問答之辭而門人之說行於世者唯呂氏游氏楊氏侯氏爲有成書若橫渠先生若謝氏尹氏則亦或記其語之及此者耳又皆別自爲編或頗雜出他記蓋學者欲觀其聚而不可得固不能有以考其異而會其同也熹之友會稽新昌石君𡼖子重乃始集而次之合爲一書以便觀覽名曰中庸集解復第其錄如右而屬熹序之熹惟聖門傳授之微旨見于此篇者諸先生言之詳矣熹之淺陋蓋有行思坐誦沒世窮年而不得其所以言者尚何敢措一辭於其間然嘗竊謂秦漢以來聖學不傳儒者惟知章句訓詁

之為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歸至于近世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則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為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為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於脫略章句陵籍訓詁坐談空妙展轉相迷而其為患反有甚於前日之為陋者嗚呼是豈古昔聖賢相傳之本意與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以望於後人者哉熹誠不敏私竊懼焉故因子重之書特以此言題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讀此書者使之毋跂於高毋駭於奇必沉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戒懼夫不睹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柔厭飫眞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則為有以眞得其傳而無徒誦坐談之弊矣抑子重之為此書采掇無遺條理不紊分章

雖因衆說然去取之間不失其當其謹密詳審蓋有得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雖哀公問政以下六章據家語本一時問答之言今從諸家不能復合然不害於其脈理之實通也又以簡帙重繁分為兩卷亦無他義例云淳熙癸卯春二月新安朱熹序

中庸或問卷之一

朱熹著

或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為言呂氏專以無過不及為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有當也然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不及之可名而所以為無過不及之本體實在於是及其

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不能不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所偏倚也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而呂氏亦云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事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是則二義雖殊而實相為體用此愚於名篇之義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為平常何也曰唯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為常矣二說雖殊其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要於久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則直驗於今之無所詭異而其常久而不可易者可兼舉也況中庸之云上與高明為對而下與無忌憚者

相反其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又以見夫雖細微而不
敢忽則其名篇之義以不易而爲言者又孰若平常之
爲切乎曰然則所謂平常將不爲淺近苟且之云乎曰
不然也所謂平常亦曰事理之當然而無所詭異云爾
是固非有甚高難行之事而亦豈同流合汙之謂哉既
曰當然則自君臣父子日用之常推而至於堯舜之禪
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亦無適而非平常矣曰此篇
首章先明中和之義次章乃及中庸之說至其名篇乃
不曰中和而曰中庸者何哉曰中和之中其義雖精而
中庸之中實兼體用且其所謂庸者又有平常之意焉
則比之中和其所該者尤廣而於一篇大指精粗本末
無所不盡此其所以不曰中和而曰中庸也曰張子之

言如何曰其曰須句句理會使其言互相發明者其讀
書之要法不但可施於此篇也曰呂氏爲己爲人之說
如何曰爲人者程子以爲欲見知於人者是也呂氏以
志於功名言之而謂今之學者未及乎此則是以爲人
爲及物之事而謗彼徼幸以求濟其私者又下此一等
也殊不知夫子所謂爲人者正指此下等人爾若曰未
能成己而遽欲成物此特可坐以不能知所先後之罪
原其設心猶愛而公視彼欲求人知以濟一己之私而
後學者不可同日語矣至其所謂立喜怒哀樂未發之
中以爲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亦曰欲使學者
務先存養以爲窮理之地耳而語之未瑩乃似聖人雖
立此中以爲大本使人以是爲準而取中焉則中者豈

一定人之所强立而未發之際亦豈若學者有所擇取於
其間哉但其全章大指則有以切中今時學者之病覽
者誠能三復而致思焉亦可以感悟而興起矣

第一章至第十一章

或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何也曰此先
明性道教之所以名以見其本皆出乎天而實不外於
我也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之所
以爲性也蓋天之所以賦與萬物而不能自已者命也
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故以命言之
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
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物萬事之理
無不統於其間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

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
同此吾之性所以純粹至善而非若荀揚韓子之所云
也率性之謂道言循其所得乎天以生者則事事物物
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蓋天命之性
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
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
長尊賢亦道也循其禮之性則恭敬辭讓之節文皆道
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亦道也蓋所謂性
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
所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爲而無
所不周雖鳥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
通貫乎全體然其知覺運動榮悴開落亦皆循其性而

各有自然之理焉至於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雎鳩之有別則其形氣之所偏又反有以存其義理之所得尤可以見天命之本然初無間隔而所謂道者亦未嘗不在是也是豈有待於人為而亦豈人之所得為哉修道之謂教言聖人因是道而品節之以立法垂訓於天下是則所謂教也蓋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者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清濁厚薄之稟亦有不能不異者是以賢知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不能及而得於此者亦或不能無失於彼是以私意人欲或生其間而於所謂性者不免有所昏蔽錯雜而無以全其所受之正性有不全則於所謂道者因亦有所乖戾舛逆而無以適乎所行之

宜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為之品節防範以立教於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蓋有以辨其親疏之殺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為教立矣有以別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則義之為教行矣為之制度文為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為教得矣為之開導禁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知之為教明矣夫如是是以人無知愚事無大小皆得有所持循據守以去其人欲之私而復乎天理之正推而至於天下之物則亦順其所欲違其所惡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皆有政事之施焉此則聖人所以財成天地之道而致其彌縫輔贊之功然亦未始外乎人之所受乎天者而

強為之也子思以是三言者著於篇首雖曰姑以釋夫三者之名義然學者能因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則其所知豈獨名義之間而已哉蓋有得乎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之所謂空者非性矣有以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得乎天者無一物之不該而老氏之所謂無者非道矣有以得乎修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者莫非因其所固有而去其所本無背其所至難而從其所甚易而凡世儒之訓詁詞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衆技之支離偏曲皆非所以為教矣由是以往因其所固有之不可昧者而益致其學問思辨之功因其所甚易之不能已者而益致其持守推行之力則夫天命之

性率性之道豈不昭然日用之間而修道之教又將由我而後立矣曰率性修道之說不同孰為是邪曰程子之論率性正就私意人欲未萌之處指其自然發見各有條理者而言以見道之所以得名非指修為而言也呂氏良心之發以下至安能致是一節亦甚精密但謂人雖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梏於形體又為私意小知所撓故與天地不相似而發不中節必有以不失其所受乎天者然後為道則所謂道者又在修為之後而反由教以得之非復子思程子所指人欲未萌自然發見之意矣游氏所謂無容私焉則道在我楊氏所謂率之而已者似亦皆有呂氏之病也至於修道則程子養之以福修而不失之云則似未合子思本文之意獨其一條

所謂循此修之各得其分而引舜事以通結之者爲得
其旨故其門人亦多祖之但所引舜事或非論語本文
之意耳呂氏所謂先王制禮達之天下傳之後世者得
之但其本說率性之道處已失其指而於此又推本之
以爲率性而行雖已中節而所稟不能無過不及若能
心誠求之自然不中不遠但欲達之天下傳之後世所
以又當修道而立敎焉則爲太繁複而失本文之意耳
改本又以時位不同爲言似亦不親切也曰楊氏所論
王氏之失如何曰王氏之言固爲多病然此所云天使
我有是者猶曰上帝降衷云爾豈眞以爲有或使之者
哉其曰在天爲命在人爲性則程子亦云而楊氏又自
言之蓋無悖於理者今乃指爲王氏之失不惟似同浴

而譏裸裎亦近於意有不平而反爲王公之累矣且以
率性之道爲順性命之理文意亦不相似若游氏以遁
天倍情爲非性則又不若楊氏人欲非性之云也曰然
則呂游楊侯四子之說孰優曰此非後學之所敢言也
但以程子之言論之則於呂稱其深潛縝密於游稱其
穎悟溫厚謂楊不及游而亦每稱其穎悟謂侯生之言
但可隔壁聽今且熟復其言究覈其意而以此語證之
則其高下淺深亦可見矣過此以往則非後學所敢言
也

或問旣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
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矣而又曰莫見乎
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何也曰此因論率性之

道以明由敎而入者其始當如此蓋兩事也其先言道
不可離而君子必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者所以
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毫忽之不
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
乎微而君子必愼其獨者所以言隱微之間人所不見
而己獨知之則其事之纖悉無不顯著又有甚於他人
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念之方萌而致察焉以謹其善
惡之幾也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
在大而父子君臣小而動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爲而莫
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人物之所
共由充塞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乎吾
之一心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蓋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

離也若其可以暫合暫離而於事無所損益則是人力
私智之所爲者而非率性之謂矣聖人之所修以爲敎
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子之所由以爲學者
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是以日用之間須臾之頃
持守工夫一有不至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不在我
而人欲間之則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是則雖曰有
人之形而其違禽獸也何遠哉是以君子戒愼乎其目
之所不及見恐懼乎其耳之所不及聞瞭然心目之間
常若見其不可離者而不敢有須臾之間以流於人欲
之私而陷於禽獸之域若書之言防怨而曰不見是圖
禮之言事親而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蓋不待其徵於
色發於聲然後有以用其力也夫旣已如此矣則又以

謂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間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己
所獨見道固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
而己所獨聞是皆常情所忽以爲可以欺天罔人而不
必謹者而不知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既已知之則其毫
髮之間無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又况既有是
心藏伏之久則其見於聲音容貌之間發於行事施爲
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揜者又不止於念慮之差而已
也是以君子既戒懼乎耳目之所不及則此心常明不
爲物蔽而於此尤不敢不致其謹焉必使其幾微之際
無一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理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
全美而無須臾之間矣二者相須皆反躬爲己遏人欲
存天理之實事蓋體道之功莫有先於此者亦莫有切

於此者故子思於此首以爲言以見君子之學必由此
而入也曰諸家之說皆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即爲謹
獨之意子乃分之以爲兩事無乃破碎支離之甚邪曰
既言道不可離則是無適而不在矣而又言莫見乎隱
莫顯乎微則是要切之處尤在於隱微也既言戒謹不
睹恐懼不聞則是無處而不謹矣又言謹獨則是其所
謹者尤在於獨也是固不容於不異矣若其同爲一事
則其爲言又何必若是之重複邪且此書卒章潛雖伏
矣不愧屋漏亦兩言之正與此相首尾但諸家皆不之
察獨程子嘗有不愧屋漏與謹獨是持養氣象之言其
於二者之間特加與字是固已分爲兩事而當時聽者
有未察耳曰子又安知不睹不聞之不爲獨乎曰其所

不睹不聞者己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道不可離而
下言君子自其平常之處無所不用其戒懼而極言之
以至於此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莫見乎
隱莫顯乎微而下言君子之所謹者尤在於此幽隱之
地也是其語勢自相唱和各有血脉理甚分明如曰是
兩條者皆爲謹獨之意則是持守之功無所施於平常
之處而專在幽隱之間也且雖免於破碎之譏而其繁
複偏滯而無所當亦甚矣曰程子所謂隱微之際若與
呂氏改本及游楊氏不同而子一之何邪曰以理言之
則三家不若程子之盡以心言之則程子不若三家之
密是固若有不同者矣然必有是理然後有是心有是
心而後有是理則亦初無異指也合而言之亦何不可

之有哉曰諸說如何曰呂氏舊本所論道不可離者得
之但專以過不及爲離道則似未盡耳其論天地之中
性與天道一節最其用意深處然經文所指不睹不聞
隱微之間者乃欲使人戒懼乎此而不使人欲之私得
以萌動於其間耳非欲使人虛空其心反觀於此以求
見夫所謂中者而遂執之以爲應事之準則也呂氏既
失其指而所引用不得於言必有事焉參前倚衡之語
亦非論孟本文之意至謂隱微之間有昭昭而不可欺
感之而能應者則固心之謂矣而又曰正惟虛心以求
則庶乎見之是又別以一心而求此一心見此一心也
豈不誤之甚哉若楊氏無適非道之云則善矣然其言
似亦有所未盡蓋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

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曰所謂道者不外乎物而人在天地之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是以無適而不有義理之準則不可頃刻去之而不由則是中庸之旨也若便指物以為道而曰人不能頃刻而離此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則是不擇於形而上下之別而墮於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謂道無不在雖欲離之而不可得吾既知之則雖猖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為道則其為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不但文義之失而已也曰呂氏之書今有二本子之所謂其本則無疑矣所謂改本則陳忠肅公所謂程氏明道夫子之言而為之序者子於石氏集解雖嘗辨之而論者猶或以為非程夫子不能及也奈何曰是則愚嘗聞之劉李二先生矣舊本者

呂氏太學講堂之初本也改本者其後所修之別本也陳公之序蓋為傳者所誤而失之及其兄孫幾叟具以所聞告之然後自覺其非則其書已行而不及改矣近見胡仁仲所記侯師聖語亦與此合蓋幾叟之師楊氏實與呂氏同出程門師聖則程子之內弟而劉李之於幾叟仁仲之於師聖又皆親見而親聞之是豈胸臆私見口舌浮辨所得而奪哉若更以其言考之則二書詳略雖或不同然其語意實相表裏如人之形貌昔腴今瘠而其部位神采初不異也豈可不察而遽謂之兩人哉又況改本厭前之詳而有意於略故其詞雖約而未免反有刻露峭急之病至於詞義之間失其本指則未能改於其舊者尚多有之校之明道平日之言平易從

容而自然精切者又不翅碔砆之與美玉也於此而猶不辨焉則其於道之淺深固不問而可知矣

或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何也曰此推本天命之性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之所發端終之所至極皆不外於吾心也蓋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方其未發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和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以著情之正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

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惟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謹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為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者愈精愈密以至於無一毫之差謬而行之每不違焉則為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益廣矣致者用力推致而極其至之謂致焉而極其至至於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乎位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間驩

欣變通而萬物於此乎育矣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固有非始學所當議者然射者之的行者之歸亦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故此章雖爲一篇開卷之首然子思之言亦必至此而後已焉其指深矣曰然則中和果二物乎曰觀其一體一用之名則安得不二察其一體一用之實則此爲彼體彼爲此用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初非有二物也曰天地位萬物育諸家皆以其理言子獨以其事論然則自古衰亂之世所以病乎中和者多矣天地之位萬物之育豈以是而失其常邪曰三辰失行山崩川竭則不必天翻地覆然後爲不位矣兵亂凶荒胎殰卵殈則不必人消物盡然後爲不育矣凡若此者豈非不中

不和之所致而又安可誣哉今以事言者固以爲有是理而後有是事彼以理言者亦非以爲無是事而徒有是理也但其言之不備有以啓後學之疑不若直以事言而理在其中之爲盡耳曰然則當其不位不育之時豈無聖賢生於其世而其所以致夫中和者乃不能有以救其一二何邪曰善惡感通之理亦及其力之所至而止耳彼達而在上者既曰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能救也哉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安泰其不能者天下雖治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乖錯其間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耳曰二者之爲實事可也而分中和以屬焉將不又爲破碎之甚邪曰世固未

有能致中而不足於和者亦未有能致和而不本於中者也未有天地已位而萬物不育者亦未有天地不位而萬物自育者也特據其效而推本其所以然則各有所從來而不可紊耳曰子思之言中和如此而周子之言則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乃舉中而合之於和然則又將何以爲天下之大本也邪曰子思之所謂中以未發而言也周子之所謂中以時中而言也愚於篇首已辨之矣學者涵泳而別識之見其並行而不相悖焉可也曰程呂問答如何曰考之文集則是其書蓋不完矣然程子初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而後乃自以爲未當向非呂氏問之之審而不完之中又失此書則此言之未當學者何自而知之乎以此又

知聖賢之言固有發端而未竟者學者尤當虛心悉意以審其歸未可執其一言而遽以爲定也其說中字因過不及而立名又似併指時中之中而與在中之義少異蓋未發之時在中之義謂之無所偏倚則可謂之無過不及則方此之時未有中節不中節之可言也無過不及之名亦何自而立乎又其下文皆以不偏不倚爲言則此語者亦或未得爲定論也呂氏又引允執厥中以明未發之旨則程子之說書也固謂允執厥中所以行之務其所謂中者乃指時中之中而非未發之中也呂氏又謂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程子所以答蘇季明之問又已有既思即是已發之說矣凡此皆其決不以呂說爲然者獨不知其於此何故略無所辨學者

亦當許之矣可見其不辭而遂以爲是也曰然則程子
卒以赤子之心爲已發何也曰衆人之心莫不有未發
之時亦莫不有已發之時不以老稚賢愚而有別也但
孟子所指赤子之心純一無僞者乃因其發而後可見
若未發則純一無僞又不足以名之而亦非獨赤子之
心爲然矣是以程子雖改夫心皆已發之一言而以赤
子之心爲已發則不可得而改也曰程子明鏡止水之
云固以聖人之心爲異乎赤子之心矣然則此其爲未
發者邪曰聖人之心未發則爲水鏡之體既發則爲水
鏡之用亦非獨指未發而言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備
矣但其答蘇季明之後章記録多失本眞答問不相對
値如耳無聞目無見之答以下文若無事時須見須聞

之說參之其誤必矣蓋未發之時但爲未有喜怒哀樂
之偏耳若其目之有見耳之有聞則當愈益精明而不
可亂豈若心不在焉而遂廢耳目之用哉其言靜時既
有知覺豈可言靜而引復以見天地之心爲說亦不可
曉蓋當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故
以爲靜中有物則可而便以纔思卽是已發爲比則未
可以爲坤卦純陰而不爲無陽則可而便以復之一陽
已動爲比則未可也所謂無時不中者所謂善觀者却
於已發之際觀之者則語雖要切而其文意亦不能無
斷續至於動上求靜之云則問者又轉而之他矣其答
敬字靜字之問答敬何以用功之問答思慮不定之問
以至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則皆精當但其曰當祭

祀時無所見聞則古人之制祭服而設旒纊雖曰欲其
不得廣視雜聽而致其精一然非以是爲眞足以全蔽
其聰明使之一無見聞也若曰履之有約以爲行戒尊
之有禁以爲酒戒然初未嘗以是而遂不行不飲也若
使當祭之時眞爲旒纊所塞遂如聾瞽則是禮容樂節
皆不能知亦將何以致其誠意交於鬼神哉程子之言
決不如是之過也至其答過而不留之問則又有若不
相値而可疑者大抵此條最多謬誤蓋聽他人之問而
從旁竊記非惟未了答者之意而亦未悉問者之情是
以致此亂道而誤人耳然而猶幸其間紕漏顯然尚可
尋繹以別其僞獨微言之湮沒者遂不復傳爲可惜耳
呂氏此章之說尤多可疑如引屢空貨殖及心爲甚者

其於彼此蓋兩失之其曰由空而後見夫中是又前章
虛心以求之說也其不陷而入浮屠者幾希矣蓋其病
根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夫所謂中者而執之是以
屢言之而病愈甚殊不知經文所謂致中和者亦曰當
其未發此心至虛如鏡之明如水之止則但當敬以存
之而不使其小有偏倚至於事物之來此心發見喜怒
哀樂各有攸當則又當敬以察之而不使其小有差忒
而已未有如是之說也且曰未發之前則宜其不待著
意推求而瞭然心目之間矣一有求之之心則是便爲
已發固已不得而見之況欲從而執之則其爲偏倚亦
甚矣又何中之可得乎且夫未發已發日用之間固有
自然之機不假人力方其未發本自寂然固無所事於

執及其當發則又當即事即物隨感而應亦安得塊然不動而執此未發之中耶此為義理之根本於此有差則無所不差矣此呂氏之說所以條理紊亂援引乖刺而不勝其可疑也程子譏之以為不識大本豈不信哉楊氏所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又曰須於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其曰驗之體之執之則亦呂氏之失也其曰其慟其喜中固自若疑與程子所云言和則中在其中者相似然細推之則程子之意正謂喜怒哀樂已發之處見得未發之理發見在此一事一物之中各無偏倚過不及之差乃時中之中而非渾然在中之中也若楊氏之云中固自若而又引莊周出怒不怒之言以明之則是以為聖人方當喜怒哀樂之時其心漠然同於木石而姑外示如此之形凡所云為皆不復出於中心之誠矣大抵楊氏之言多雜於佛老故其失類如此其曰當論其中否不當論其有無則至論也

或問此其稱仲尼曰何也曰首章夫子之意而子思言之故此以下又引夫子之言以證之也曰孫可以字其祖乎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則子孫之於祖考亦名之而已矣周人冠則字而尊其名死則謚而諱其名則固已彌文矣然未有諱其字者也故儀禮饋食之祝詞曰適爾皇祖伯某父乃直以字而命之況孔子爵不應謚而子孫又不得稱其字以別之則將謂之何哉若曰孔子則外之之辭而又孔姓之通稱若曰夫子則又當時

眾人相呼之通號也不曰仲尼而何以哉曰君子所以中庸小人之所以反之者何也曰中庸者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蓋天命人心之正也唯君子為能知其在我而戒謹恐懼以無失其當然故能隨時而得中小人則不知有此而無所忌憚故其心每反乎此而不中不常也曰小人之中庸王肅程子悉加反字蓋疊上文之語然諸說皆謂小人實反中庸而不自知其為非乃敢自以為中庸而居之不疑如漢之胡廣唐之呂溫柳宗元者則其所謂中庸是乃所以為無忌憚也如此則不須增字而理亦通矣曰小人之情狀固有若此者矣但以文勢考之則恐未然蓋論一篇之通體則此章乃引夫子所言之首章且當略舉大端以分別君子小人之趨向未當遽及此意之隱微也若論一章之語脈則上文方言君子中庸而小人反之其下且當平解兩句之義以盡其意不應偏解上句而不釋下句又遽別生他說也故疑王肅所傳之本為得其正而未必肅之所增程子從之亦不為無所據而臆決也諸說皆從鄭本雖非本文之意然所以發明小人之情狀則亦曲盡其妙而足以警乎鄉原亂德之姦矣今存呂氏以備觀考他不能盡錄也

或問民鮮能久或以為民鮮能久於中庸之德而以下文不能期月守者證之何如曰不然此章方承上章小人反中庸之意而泛論之未遽及夫不能久也下章自能擇中庸者言之乃可責其不能久耳兩章各是發明一

義不當遠以彼而證此也且論語無能字而所謂矣者又已然之辭故程子釋之以為民鮮有此中庸之德則其與不能期月守者不同文意益明白矣曰此書非一時之言也章之先後又安得有次序乎曰言之雖無序矣子思取之而著於此則其次第亦列決有意謂不應雜置而錯陳之也故凡此書之例皆文斷而意屬讀者先因其文之所斷以求本章之說徐次其意之所屬以考相承之序則有以各盡其一章之意而不失夫全篇之旨矣然程子亦有久行之說則疑出於其門人之所記蓋不能無差繆而自世鮮久矣之一條乃論語解而程子之手筆也諸家之說例皆不察乎此然呂氏所謂厭常喜新質薄氣弱者則有以切中學者不能固守之病

讀者誠誦期月之章而自省焉則亦足以有警矣侯氏所謂民不識中故鮮能久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無非中者則其疏闊又益甚矣如曰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皆有自然之中而不可離則庶幾耳

或問此其言道之不行不明何也曰此亦承上章民鮮能久矣之意也曰知愚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明也賢不肖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行也今其互言之何也曰測度深微揣摩事變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者知者之過乎中也昏昧蹇淺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愚者之不及乎中也知之過者既惟知是務而以道為不足行愚者又不知所以行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刻意尚行驚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卑汚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之過者既惟行是務而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然道之所謂中者是乃天命人心之正當然不易之理固不外乎人生日用之間特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是以不知其至而失之耳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知味之正則必嗜之而不厭矣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矣

或問此其稱舜之大知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言如舜之知而不過則道之所以行也蓋不自恃其聰明而樂取諸人者如此則非知者之過矣又能執兩端而用其中則非愚者之不及矣此舜之知所以為大而非他人之所及也兩端之說呂楊為優程子以為執持過不及

之兩端使民不得行則恐非文意矣蓋當衆論不同之際未知其孰為過孰為不及而孰為中也故必兼總衆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求其義理之至當然後有以知夫無過不及之在此而在所當行若其未然則又安能先識彼兩端者之為過不及而不可行哉

或問七章之說曰此以上句起下句如詩之興耳或以二句各為一事言之則失之也

或問此其稱回之賢何也曰承上章不能期月守者而言如回之賢而不過則道之所以明也蓋能擇乎中庸則無賢者之過矣服膺弗失則非不肖者之不及矣然則茲賢也乃其所以為知也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所引屢空張子所引未見其比皆非論語之本意唯呂氏之

論顏子有曰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前後而不可爲象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此數言者乃爲親切確實而足以見其深潛縝密之意學者所宜諷誦而服行也但求見聖人之止一句文義亦未安耳侯氏曰中庸豈可擇擇則二矣其務爲過高而不顧經文義理之實也亦甚矣哉

或問中庸不可能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之難明中庸之尤難也蓋三者之事亦知仁勇之屬而人之所難然皆必取於行而無擇於義且或出於氣質之偏事勢之適未必從容而中節也若曰中庸則雖無難知難行之事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苟一毫之私意有所

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間忽已墮於過與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其所以雖若甚易而實不可能也故程子以克己最難言之其旨深矣游氏以舜爲絕學無爲而楊氏亦謂有能斯有爲之者其違道遠矣循天下固然之理而行其所無事焉夫何能之有則皆老佛之餘緒而楊氏下章所論不知不能爲道遠人之意亦非儒者之言也二公學於程氏之門號稱高弟而其言乃如此殊不可曉也已

或問此其記子路之問強何也曰亦承上章之意以明擇中庸而守之非強不能而所謂強者又非世俗之所謂強也蓋強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人和而無節則必至於流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處乎窮約非持守之力有以勝人者其孰能及之故此四者汝子路之所當強也南方之強不及強者也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四者之強強之中也子路好勇故聖人之言所以長其善而救其失者類如此曰和與物同故疑於流而以不流爲強中立本無所依又何疑於倚而以不倚爲強哉曰中立固無所依也然凡物之情唯強者爲能無所依而獨立弱而無所依則其不傾側而偃仆者幾希矣此中立之所以疑於必倚而不倚之所以爲強也曰諸說如何曰大意則皆得之惟以矯爲矯揉之矯以南方之強爲矯哉之強與顏子之強以抑而強者爲子路之強與北方之強者爲未然耳

或問十一章素隱之說曰呂氏從鄭註以素爲傃固未安唯其傳說有謂無德而隱爲素隱者於義略通又以遯世不見知之語反之似亦有據但素字之義與後章素其位之素不應頓異則又若有可疑者獨漢書藝文志劉歆論神仙家流引此而以素爲索顏氏又釋之以爲求索隱暗之事則二字之義既明而與下文行怪二字語勢亦相類其說近是蓋當時所傳本猶未誤至鄭氏時乃失之耳游氏所謂離人而立於獨與夫未發有念之云皆非儒者之語也

中庸或問卷之一

中庸或問卷之二

朱熹著

第十二章至第二十章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道之用廣而其體則微密而不可見所謂費而隱也即其近而言之男女居室人道之常雖愚不肖亦能知而行之極其遠而言之則天下之大事物之多聖人亦容有不盡知盡能者也然非獨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也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至於氣化流行則陰陽寒暑吉凶災祥不能盡得其正者尤多此所以雖以天地之大而人猶有憾也夫自夫婦之愚不肖所能知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道蓋無所不在也故君子之語道也其大至於天

地聖人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包則天下莫能載矣其小至於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而道無不體則天下莫能破矣道之在天下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用之體則不離乎此而有非視聽之所及者此所以為費而隱也子思之言至此極矣然猶以為不足以盡其意也故又引詩以明之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所以言道之體用上下昭著而無所不在也造端乎夫婦極其近小而言之察乎天地極其遠大而言也蓋夫婦之際隱微之間尤可見道不可離處知其造端乎此則其所以戒謹恐懼之實無不至矣易首乾坤而重咸恆詩首關雎而戒淫泆書記釐降禮謹大昏皆此意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張子以聖人為夷惠之徒既已失之

又曰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知夫婦之智淆諸物故聖人有所不與則又析其不知不能而兩之皆不可曉也已曰諸家皆以夫婦之能知能行者為道之費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有憾者為道之隱其於文義協矣若從程子之說則使章內專言費而不及隱恐其有未安也曰謂不知不能為隱似矣若天地有憾鳶飛魚躍察乎天地而欲亦謂之隱則恐未然且隱之為言正以其非言語指陳之可及耳故獨舉費而隱常默具乎其中若於費外別有隱而可言則已不得為隱矣程子之云又何疑耶曰然則程子所謂鳶飛魚躍子思喫緊為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者何也曰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

上則鳶之飛而戾於天者此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於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此其流行發見於上下之間者可謂著矣子思於此指而言之惟欲學者於此默而識之則為有以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而程子以為子思喫緊為人處者正以示人之意為莫切於此也其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則又以明道之體用流行發見充塞天地亘古亘今雖未嘗有一毫之空闕一息之間斷然其在人而見諸日用之間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活潑潑地亦曰此心之存而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無所滯礙云爾非必仰而視乎

鳶之飛俯而觀乎魚之躍然後可以得之也抑程子此
言固爲精密然但爲學者集義養氣而發耳至於程子
借以爲言則又以發明學者洞見道體之妙非但如孟
子之意而已也蓋此一言雖若二事然其實則必有事
焉乎詞之間已見其意但用力者苟能於此超然默會
則道體之妙已躍如矣何待下句而後足於言耶聖賢
特恐學者用力之過而反爲所累故更以下句解之欲
其雖有所事而不爲所累耳非謂必有事焉之外又當
別設此念以爲正心之防也曰然則其所謂活潑潑地
者豈乃釋氏之遺意耶曰此但俗之常談釋氏蓋嘗
言之而吾亦言之耳彼固不得而專之也況吾之所言
雖與彼同而所形容實與彼異若出於吾之所謂則夫

道之體用固無不在然鳶而必戾于天魚而必躍于淵
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止其所而不可亂也若如釋
氏之云則鳶可以躍淵而魚可以戾天矣是安可同日
而語哉且子思以夫婦言之所以明人事之至近而天
理在焉釋氏則舉此而絕之矣又安可同年而語哉曰
呂氏以下如何曰呂氏分此以上論中以下論庸又謂
費則常道隱則至道恐皆未安謝氏既曰非是極其上
下而言矣又曰非指鳶魚而言蓋曰子思之引此詩姑
借二物以明道體無所不在之實非以是爲窮其上下
之極而形其無所不包之量也又非以是一物專爲形
其無所不在之體而欲學者之必觀乎此也此其發明
程子之意蓋有非一時同門之士所得聞者而又別以

夫子與點之意明之則其爲說益以精矣但所謂察見
天理者但非本文之訓而於程子之意亦未免小失之
耳游氏之說其不可曉者尤多如以良知良能之所自
出爲道之費則良知良能者不得爲道而在道之外矣
又以不可知不可能者爲道之隱則所謂道者乃無用
之長物而人亦無所賴於道矣所引天地明察似於彼
此文意兩皆失之至於所謂七聖皆迷之地則莊生邪
遁荒唐之語尤非所以論中庸也楊氏以大而化之非
智力所及爲聖人不知不能以祁寒暑雨雖天地不能
易其節爲道之不可能則人所以有憾於天地則於文
義既有所不通而又曰人雖有憾而道固自若則其失
愈遠矣其曰非體物而不遺者其孰能察之其用體字

察字又皆非經文之本意也大抵此章若從諸家以聖
人不知不能爲隱則其爲說之弊必至於此而後已嘗
試循其說而體驗之若有以使人神識飛揚眩瞀迷惑
而無所底止子思之意其不出此也必矣唯侯氏不知
不能之說最爲明白但所引聖而不可知者孟子本謂
人所不能測耳非此文之意也其他又有大不可曉者
亦不足深論也

或問十三章之說子以爲以人治人爲以彼人之道還治
彼人善矣又謂責其所能知能行而引張子之說以實
之則無乃流於姑息之論而所謂人之道者不得爲道
之全也耶曰上章固言之矣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道
也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猶有憾者亦道也然自

人而言則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人之所切於身而不
可須臾離者也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及則其求之當
有漸次而或非日用之所急矣然責人而先其切於
身之不可離者從其有漸而不急者是乃行遠自邇升
高自卑之序使其由是而不已焉則人道之全亦將可
以馴致今必以是為患而遽欲盡道以責於人吾見
其失先後之序違緩急之宜人之受責者將不勝其所
不堪而道之無窮則終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盡也是亦
兩失之而已焉曰子臣弟友之說何何也曰夫子之
意蓋曰我之所責乎子之事己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
所以事父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臣之事君者如此而
反求乎己之所以事君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事

己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兄則未能如此也所
責乎朋友之施己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先施於
彼者則未能如此也於是以其所以責彼者自責於庸
言庸行之間蓋不待求之於他而吾之所以自修之則
具於此矣今或不得其意而以父君兄之四字為絕句
則於文意有所不通而其義亦有所害故曰諸說如何
曰諸家說論語者多引此章以明一以貫之之義說此
章者又引論語以釋違道不遠之意一矛一盾終不相
謀而牽合不置學者蓋深病之及深考乎程子之言有
所謂動以天者然後知二者之為忠恕其跡雖同而所
以為忠恕者其心實異則其所論之淺深如言之正其孰
能判然如此而無疑哉然盡己推己乃忠恕之所以名

而正謂此違道不遠之事若動以天而一以貫之則
不待盡己而至誠者自無息不待推己而萬物已各得
其所矣曾子之言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
粗以名之學者默識於言意之表則亦足以互相發明
而不害其為同也餘說雖多失之然此推此意以觀之
則其為得失自可見矣違道不遠如齊師違穀七里之
違非背而去之之謂也固已言之矣諸說於此多所未
合則不察文義而强為之說之過也夫齊師違穀七里
而穀人不知則非背己在穀而今始去之也蓋曰自此
而去以至於穀纔七里耳孟子所謂夜氣不足以存則
其違禽獸不遠矣非謂昔本禽獸而今始違之也亦曰
自此而去以入於禽獸不遠耳蓋所謂道者當然之理

而已根於人心而見諸行事不待勉而能也然唯盡己
之心而推以及人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不
然則求之愈遠而愈不近矣此所以自是忠恕而往以
至於道獨為不遠其曰違者非背而去之之謂也程子
又謂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此則不可曉
者若姑以所由言之則似亦不為無理若究其極則忠
之與恕初不相離程子所謂要除一個除不得而謝氏
以為猶形影者已可見矣今析為二事而兩用之則是
果有無恕之忠無忠之恕而所以事上接下者皆出於
强為而不由乎中矣豈忠恕之謂哉是於程子他說殊
不相似意其記錄之或誤不然則一時有為言之而非
正為忠恕發也張子說皆得之但所求者仁之原恕

恕與仁俱生之語若未嘗外呂氏改本大略不出舊説
推本乃推張子之言而詳實有味但柯猶在外以下猶
未盡善若易之曰所謂則者猶在所執之柯而不在所
伐之柯故執柯者必有睨視之勞而猶以爲遠也若夫
以人治人則異於是蓋衆人之道只在衆人之身若以
其所及知者責其知以其所能行者責其行人改即止
不厚望焉則不必睨視之勞而所以治之之則不遠於
彼而得之矣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也恕者推待己
之心以及人也推其誠心以及於人則其所以愛人之
道不遠於我而得之矣子於事父事君事兄交友皆以
所求乎人者責乎己之所未能則其所以治己之道亦
不遠於心而得之矣大四者固皆衆人之所能而聖人

乃自謂未能者亦曰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耳此見聖
人之心純亦不已而道之體用其大天下莫能載其小
天下莫能破之類以爲事親之道必至乎瞽瞍底豫
者若爲此也如此然後稱乎庸者常道之云則爲乎其
無窮矣且其日有餘而竟之則道難而不行又不若
游氏所引聖人不遠人爲得其文意也謝氏侯氏所論
忠恕猶得程子之意但程子所謂天地之不恕亦
曰天地之化生生不窮特以氣機闔闢有通有塞故當
其通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則有以似於恕當其塞也天地
閉而賢人隱則有以似於不恕耳其曰不恕者若人之閉
於私欲而實有忮害之心也謝氏推明其說乃謂天地
之有不恕乃因人而然則其說有未究者蓋若以爲人

不致中則天地有時而不位人不致和則萬物有時而
不育是謂天地之氣因人之不恕而有似於不恕則可
若曰天地因人之不恕而實有不恕之心則是彼爲人
者既以忮心失恕而自絕於天矣爲天地者反效其所
爲以自已其於穆之命也豈不誤哉侯氏之說其病尤
多至謂道無物我之間而忠恕所以至於忘己忘物則
爲己違道而猶未遠也是則老莊之遺意而遠人甚矣
豈中庸之旨哉楊氏又謂以人爲道則與道二而遠於
道故戒人不可以爲道如執柯以伐柯則與柯二故睨
而視之猶以爲遠則其違經背理又有甚焉而曰
人而爲道則遠人故君子不可以爲道則其說信矣今
經文如此而其說乃如彼既於文義有所不通而推其

意又將使道爲無用之物人無入道之門而聖人之教
人以爲道者反爲誤人而有害於道是安有此理哉既
又曰以道言之則不可爲以求仁言之則忠恕者莫近
焉則已自知其有所不通而復爲是說以救之然終亦
不能而何所合是皆流於異端之說不但老莊之言而
已也侯氏因多疎略其引顏子樂道之說則其論語已
辨之矣至於四者未能之說獨以爲若止謂恕己以及
人則是聖人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矣此則諸家皆
所不及蓋近世果有不得其意而輒爲之說曰此君子
以一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如己之人也嗚呼此非所
謂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者乎侯氏之言於是乎驗
矣

或問十四章之說曰此章文義無可疑者而張子所謂常
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者尤爲切至呂子說亦不免
時有小失然其大體則皆平正懇實而有餘味也游氏
說亦條暢而存亡得喪窮通好醜之說尤善但楊氏以
反身而誠爲不願乎外則本文之意初未及此而說謂
得喪亦非行險徼幸之謂也侯氏所謂常總默識自得
之說甚當近世佛者妄以吾言傅著其說而指意乖刺
如此類者多矣甚可笑也但侯氏所以自爲說者却有
未善若曰識者知其理之如此而已得者無所不足於
吾心而已則豈不明白真實而足以服其心乎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章首二句承上章而言道雖無所不
在而其進之則有序也其下引詩與夫子之言乃指一

事以明之非以二句之義爲止於此也諸說惟呂氏爲
詳實然亦不察此而反以章首二言發明引詩之意則
失之矣

或問鬼神之說其詳奈何曰鬼神之義孔子所以告宰予
者見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而鄭氏釋之亦已明矣其
以口鼻之噓吸者爲魂耳目之精明者爲魄蓋指血氣
之類以明之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爲說則其意又
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蓋陽魂爲神
陰魄爲鬼是以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魄凝魂聚而有生
陰陽判則魂升爲神魄降爲鬼易大傳所謂精氣爲物
遊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而書所謂徂
落者亦以其升降爲言耳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
者方伸而爲神往者既屈而爲鬼蓋二氣之分實一氣
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而錯綜以言亦各得其義焉學
者熟玩而精察之如謝氏所謂做題目人思議者則庶
乎有以識之矣曰諸說如何曰呂氏推本張子之說尤
爲詳備但改本有所屈者不亡一句乃形潰反原之意
張子雖有是說而程子數辨其非東見錄中所謂
不必以既返之氣復爲方伸之氣者其類可考也謝氏
之說則善矣但歸根之云似亦微有反原之累耳游楊之
說皆有不可曉者唯妙萬物而無不在一語便是而以
其他語考之不知其於是理之實果何如也侯氏曰鬼
神形而下者非誠也鬼神之德則誠也按經文本贊鬼
神之德之盛如下文所云而結之曰誠之不可揜如此

則是以爲鬼神之德所以盛者蓋以其誠耳非以誠自
爲一物別爲鬼神之德也今侯氏乃析鬼神與其德
爲二物而以形而上下言之乍讀如可喜者而細以經
文事理求之則失之遠矣程子所謂只好隔壁聽者其
謂此類也與曰子之以幹事明體物何也曰天下之物
莫非鬼神之所爲也故鬼神爲物之體而物無不待是
而有者然曰爲物之體則物先乎氣必曰體物然後見
其氣先乎物而言順耳幹猶木之有幹必先有此而後
枝葉有所附而生焉貞之幹事亦猶是也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程子張子呂氏之說備矣楊氏所辨
孔子不受命之意則亦程子所謂非常理者盡之而侯
氏所推以謂舜得其常而孔子不得其常者尤明白也

至於顏跖壽夭之不齊則亦不得其常而已楊氏乃忘
其所以論孔子之意而更援老聃之言以為顏子雖夭
而不亡者存則反為衍說而非吾儒之所宜言矣且其
所謂不亡者果何物哉若曰天命之性則是古今聖愚
公共之物而非顏子所能專若曰氣散而其精神魂魄
猶有存者則是物而不化之意猶有滯於冥漠之間尤
非所以語顏子也侯氏所謂孔子不得其常者善矣然
又以為天於孔子固已培之則不免有自相矛盾處蓋
德為聖人者固孔子之所以為栽者也至於祿也位也
壽也則天之所當以培乎孔子者而以適丁氣數之衰
是以雖欲培之而有所未能及爾是亦所謂不得其常
者何假復為異說以汨之哉

或問十八章十九章之說曰呂氏楊氏之說於禮之節文
度數詳矣其間有不同者讀者詳之可也游氏引泰誓
武成以為文王未嘗稱王之證深有補於名教然歐陽
氏之書亦已有是說矣鄭篇呂游不同然合而觀之
亦表裏之說也曰昭穆之昭世讀為韶今從本字何也
曰昭之為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其讀為韶先儒
以為晉避諱而改之然禮書亦有作佋字者則假借而
通用耳曰其為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
假設諸侯之廟以明之蓋周制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
五廟皆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以為外為都宮
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蓋太祖之廟始封
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

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
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牆宇四周焉太祖之
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
其遷之也新主祔于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
北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
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於太廟之室中則惟
太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
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
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
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祫祭之位則
北為昭而南為穆也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
世為昭而四世為穆五世為昭而六世為穆乎曰不然

也昭常為昭穆常為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祧
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
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
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
子孫之列亦以為序若武王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稱武
王為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以管蔡郕霍
為文之昭邘晉應韓為武之穆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
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紛哉曰廟之始立也二世
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為尊而右
為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
右反為尊而左反為卑矣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
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故五廟同為都

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唯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與曰然則毀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為將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徹而悉去之也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之記又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

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為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為太祖而組紺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為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且為五廟而祧者藏于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為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

穆王祔而為七廟矣自是之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即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遞遷至于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為少不同耳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為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曰細小宗德之說尚矣而程子獨以為如此則是為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也子亦嘗考之乎曰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見於經典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為嫌則秦政之惡夫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謚法者不為過矣且程子晚年嘗論本朝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皆

當為百世不遷之廟以此而推則知前說若非記者之誤則或出於一時之言而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曰然則大夫士之制奈何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其二然其太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寢室之備猶大夫也曰廟之為數降殺以兩而其制不降何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梲複廟重檐諸侯固有所不得為者也諸侯之黝堊斲礱大夫有不得為者矣大夫之倉楹斲桷士又不得為矣曷為而不降哉獨門堂寢室之合然後可名於宮則其制有不得而殺耳蓋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生也異宮而死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曰然則後

世今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而以西為上者何也曰由
漢明帝始也夫漢之為禮略矣然其始也諸帝之廟皆
自營之各為一處雖有其都宮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
古然猶不失其獨專一廟之尊也至於明帝不知禮義
之正而務為抑損之私遺詔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
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焉魏晉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
宗廟之禮始盡廢矣降及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
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獨天子之尊可以無所不
致顧乃梏於漢明非禮之禮而不得以致其備物之孝
蓋其別為一室則深廣之度或不足以陳鼎俎而其合
為一廟則所以尊其太祖者既褻而不嚴所以事其親
廟者又厭而不尊是皆無以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而當

世宗廟之禮亦為虛文矣宗廟之禮既為虛文而事生
事存之心有終不能以自已者於是原廟之儀不得不
盛然亦至於我朝而後都宮別殿前門後寢始略如古
者宗廟之制是其沿襲之變不惟窮鄉賤士有不得聞
而自南渡之後故都淪沒權宜草創無復舊章則雖朝
廷之上禮官博士老師宿儒亦莫有能知其原者幸而
或有一二知經學古之人乃能私議而竊歎之然於前
世則徒知議孝惠之飾非責叔孫通之舞禮而於孝明
之亂命與其臣子之苟從則未有正其罪者於今之世
則又徒知論其惑異端徇流俗之弊而不知本其事
生事存之心有不得伸於正廟者是以不能不自致於
此也抑嘗觀於陸佃之說而知神祖之嘗有意於此矣

而考於史籍則未見其有祀焉若曰未及營表故不得
書則後日之秉史筆者即前日承詔討論之臣也所宜
深探遺旨特書總序以昭示來世而略無一詞以及之
豈天未欲使斯人者復見二帝三王之盛故尼其事而
嗇其傳耶嗚呼惜哉然陸氏所定昭穆之次又與前說
不同而張璪之議庶幾近之讀者更詳考之則當知所
擇矣

或問二十章蒲盧之說何以廢舊說而從沈氏也曰蒲盧
之為果蠃他無所考且於上下文義亦不甚通惟沈氏
之說乃與地道敏樹之云者相應故不得而不從耳曰
沈說固為善矣然夏小正十月玄雉入于淮為蜃而其
傳曰蜃者蒲盧也則似亦以蒲盧為變化之意而舊說

未為無所據也曰此亦彼書之傳文耳其他蓋多穿鑿
不足據信疑亦出於後世迂儒之筆或反取諸此而附
合之決非孔子所見夏時之本文也且又以蜃為蒲盧
則不應二物而一名若以蒲盧為變化則又不必解為
果蠃矣況此等瑣碎既非大義所繫又無明文可證則
姑闕之其亦可也何必詳考而深辨之耶曰達道達德
有三知三行之不同而其致則一何也曰此氣質之異
而性則同也生而知者生而神靈不待教而於此無不
知也安而行者安於義理不待習而於此無所咈也此
人之稟氣清明賦質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喪者也學
而知者有所不知則學以知之雖非生知而不待困也
利而行者真知其利而必行之雖有未安而不待勉也

此得清之多而未能無蔽得粹之多而未能無雜天理小失而能亟反之者也困而知者生而不明學而未達困心衡慮而後知之者也勉而行者不獲所安未知其利勉力强矯而行之者也此則昏蔽駁雜天理幾亡久而後能反之者也此三等者其氣質之稟亦不同矣然其性之本則善而已故及其知之而成功也則其所知所至無少異焉亦復其初而已矣曰張子吕楊侯氏皆以生知安行為仁學知利行為知困知勉行為勇其說善矣子之不從何也曰安行可以為仁矣然生而知之則知之大而非仁之屬也利行可以為知矣然學而知之則知之大而非知之大也且上文三者之目固有次序而為首章以舜明知以回明仁以子路明勇其語知也不卑矣夫豈專以學知利行者為足以當之乎故今以其分而言則三知為智三行為仁所以勉而不息以至於知之成功之一為勇以其等而言則以生知安行者主於知而為智學知利行者主於行而為仁困知勉行者主於强而為勇又通三近而言則又以三知為智三行為仁而三近為勇之次則亦庶乎其曲盡也

或問九經之說奈何曰不一其内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内静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内外交養而動静不違所以為修身之要也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賢不篤賈捐之所謂後宫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

固然矣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所以為勸賢之道也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兄弟婚姻欲其無相遠故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為勸親親之道也大臣不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屬衆盛足任使令所以為勸大臣之道也盡其誠而恤其私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趨事功故忠信重祿所以為勸士之道也人情莫不欲逸亦莫不欲富故時使薄斂所以為勸百姓之道也日省月試以程其能既稟稱事以償其勞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所容惰者勉而能者勸矣為之授節以送其往待以委積以迎其來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强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矣無後者續之已滅者封之治其亂使上下相安持其危使大小相恤朝聘有節而不勞其力貢賜有度而不匱其財則天下諸侯皆竭其忠力以蕃衛王室而無倍畔之心矣凡此九經其事不同然總其實不出乎修身尊賢親親三者而已敬大臣體羣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賢而親親則又豈無所自而推之哉亦曰修身之至然後有以各當其理而無所悖耳曰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者何也曰此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任之不幸而或不勝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

尊之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觀於管蔡監商而周
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之後則惟康叔聃季相與夾
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官焉則聖人之意亦可見
矣孔子謂信任大臣而無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使大
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异虞世基李林
甫之徒焉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雎所謂
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
而不慮耶曰不然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此經之
義而然耳使其明於此義而能以修身爲本則固視明
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爲先則其所置以
爲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
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必能爲姦以敗國顛

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行文書爲職業而又恃
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
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
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吾恐上
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爲眩愈甚下之所以欺
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爲害愈深不幸而侍之姦遂則其
禍固有不可勝言者幸而上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
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爲國
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曰子何以言柔
遠人之爲無忘賓旅也曰以其列於懷諸侯之上也傳
說以爲蕃國之諸侯則以遠先近而非其序書言柔遠
能邇而又言蠻夷率服則所謂柔遠亦不止謂服四夷

也況恐所謂授館委積者比長遺人懷方氏之官掌之
於經有明文耶曰楊氏之說有虛器之云者二而其指
意所出若有不同者焉何也曰因也是其前段主於誠
意故以爲有法度而無誠意則法度爲虛器正言以發
之也其後段主於格物故以爲若但知誠意而不知治
天下國家之道則是亦以先王之典章文物爲虛器而
不之講反語以詰之也此其不同審矣但其下文所引
明道先生之言則又若主於誠意而與前段相應其於
本段上文之意則亦可以宛轉而說合之然終不免
於迂回而難通也豈記者之誤耶然楊氏他書首尾衡
決亦多有類此者殊不可曉也曰所謂前定何也曰先
立乎誠也先立乎誠則言有物而不躓矣事有實而不

困矣行有常而不疚矣道有本而不窮矣諸說惟游氏
誠定之云得其要張子以精義入神爲言是則所謂明
善者也曰在下獲上明善誠身之說奈何曰夫在下位
而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故民不可治然
欲獲乎上又不以諂說取容也其道在信乎友而已蓋
不信乎友則志行不孚而名譽不聞故上不見知然欲
信乎友又不可以便佞苟合也其道在悅乎親而已蓋
不悅乎親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故友不見信然欲
順乎親又不可以阿意曲從也其道在誠乎身而已蓋
反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禮而內無愛敬之實故親不
見悅然欲誠乎身又不可以襲取彊爲也其道在明乎
善而已蓋不能格物致知以真知至善之所在則好善

必不能如好好色惡惡必不能如惡惡臭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此必然之理也故夫子言此而其下文即以天道人道擇善固執者繼之蓋擇善所以明善固執所以誠身擇之之明則大學所謂物格而知至也執之之固則大學所謂意誠心正而身修也知至則反諸身者將無一毫之不實意誠心正而身修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將無所施而不利而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曰諸說如何曰此章之說斷多然亦無大得失惟楊氏反身之說爲未安耳蓋反身而誠者物格知至而反之於身則所明之善無不實有如前所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者而其所行自無內外隱顯之殊耳若知有未至則反之而不誠者多

矣安得直謂但能反求諸身則不待求之於外而萬物之理皆備於我而無不誠哉況格物之功正在即事即物而各求其理今乃反欲離去事物而專務求之於身尤非大學之本意矣曰誠之爲義其詳可得而聞乎曰難言也姑以其名義言之則眞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取乎眞實無妄之意耳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爲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德是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爲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有不同然其義之

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曰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者何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夫天之所以爲天也沖漠無朕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爲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思無爲而一元之氣春秋冬夏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繆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爲實而不妄者也若夫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之實但以氣質之偏口鼻耳目四肢之好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惻隱之發而忮害雜之則所以爲仁者有不實矣當其羞惡之發而貪昧雜之則所以爲義者有不實矣此常人

之心所以雖欲勉於爲善而內外隱顯常不免於二致其甚至於詐僞欺罔而卒墮於小人之歸則以其二者雜之故也惟聖人氣質淸純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其爲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遺而其爲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毫之不滿此其所以不勉不思從容中道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也曰然則常人未免於私欲而無以實其德者柰何曰聖人固已言之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耳夫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爲善有不能不爲知其如是爲惡而不能不去則其爲善去惡之心固已篤矣於是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之間亦必戒謹恐

懼而不敢犯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
無所藏於中自將消磨泯滅不得以為吾之病而吾之
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曰然則大學
論小人之陰惡陽善而以誠於中者目之何也曰若是
者自其天理之大體觀之則其為善也誠虛矣自其人
欲之私分觀之則其為惡也何實如之而安得不謂之
誠哉但非天理真實無妄之本然則其誠也適所以虛
其本然之善而反為不誠耳曰諸說如何曰周子至矣
其上章以天道言其下章以人道言而思於通書之說亦
既略言之矣程子無妄之云至矣其他說亦各有所發
明讀者深玩而默識焉則諸家之是非得失不能出乎
此矣曰學問思辨亦有序乎曰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

物之理故能參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有
以盡師友之情故能反復之以發其端而可思思之謹
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
斷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於行行之篤則凡
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為空言矣
此五者之序也曰呂氏之說之詳不亦善乎曰呂氏此
章最為詳實然深考之則亦未免乎有病蓋君子之於
天下必欲無一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能故不可以不
學而其學不可以不博及其積累而貫通焉然後有以
深造乎約而一以貫之非其博學之初已有造約之心
而姑從事於博以為之地也至於學而不能無疑則不
可以不問而其問也或粗略而不審則其疑不能盡決

而與不問無以異矣故其問之不可以不審若曰成心
亾而後可進則是疑之說也非疑而問問而審之說也
學也問也得於外者也若專恃此而不反之心以驗其
實則察之不精信之不篤而守之不固矣故必思索以
精之然後心與理熟而彼此為一然使其思也或太多
而不專則亦泛濫而無益或太深而不止則又過苦而
有傷皆非思之善也故其思也又必貴於能謹非獨為
反之於身知其為何事何物而已也其餘則皆得之而
所謂變化氣質者尤有功也曰何以言誠為此篇之樞
紐也曰誠者實而已矣天命云者實理之原也性其在
物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而教也者又因其體用之
實而品節之也不可離者此理之實也隱之見微之顯

實之存亾而不可揜者也戒謹恐懼而謹其獨焉所以
實乎此理之實也中和云者所以狀此實理之體用也
天地位萬物育則所以極此實理之功效也中庸云者
實理之適可而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見實理而妄行
者也費而隱者言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鳶飛魚躍流
動充滿夫豈無實而有是哉道不遠人以下至於大舜
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皆實理應用之當然而鬼神
之不可揜則又其發見之所以然也聖人於此固以其
無一毫之不實而至於如此之盛其示人也亦欲其必
以其實而無一毫之僞也蓋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
實者人而天也誠明以下累章之意皆所以反復乎此
而語其所以至於正大經而立大本參天地而贊化育

則亦與實無妄之極功也卒章尚絅之云又本其務實
之初心而言也內省者謹獨克己之功不愧屋漏者戒
謹恐懼而無己可克之事皆所以實乎此之序也時靡
有爭變也百辟刑之化也無聲無臭又極乎天命之性
實理之原而言也蓋此篇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
欲人之實此理而無妄故其言雖多而其樞紐不越乎
誠之一言也嗚呼深哉

中庸或問卷之二

中庸或問卷之三

朱熹著

第二十一章至第二十二章

或問誠明之說程子諸說皆學者所傳錄其以內外道
行爲誠明似不親切唯先明諸心一條以知語明以行
語誠爲得其訓乃疑子好學論之語而程子之手筆也
亦可以見彼記錄者之不能無失又張子蓋以學者分
爲學之兩途而不以爲聖賢之品第故有由誠至明之
語程子之辨雖已得之然未究其立言本意之所以失
也其曰誠即明也恐亦不能無誤呂氏旨教二字得之
而於誠字以至簡至易行其所無事爲說則似未得其
本旨也其於明教皆以至於實然不易之地爲言則至
於云者非所以言聖人之事而不易云者亦非所以申
實然之說也然其過於游楊則遠矣

或問至誠盡性諸說如何曰程子以盡己之忠盡物之信
爲盡其性蓋因其事而極言之非正解此文之意今不
得而錄也其論贊天地之化育而曰不可以贊助言論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曰理窮便是至於命則亦若
有可疑者蓋嘗竊論之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語其分
則未嘗不殊此自然之勢也蓋人生天地之間稟天地
之氣其體即天地之體其心即天地之心以理而言是
豈有二物哉故凡天下之事雖若人之所爲而其所以
爲之者莫非天地之所爲也又況聖人純於義理而無
人欲之私則其所以代天而理物者乃以天地之心而

贊天地之化尤不見其有彼此之間也若以其分言之
則天之所爲固非人之所及而人之所爲又有天地之
所不及者其事固不同也但分殊之狀人莫不知而理
之一致多或未察故程子之言發明理一之意多而及
於分殊者少蓋抑揚之勢不得不然然亦不無少失其
平矣明其所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爲各自有分乃爲
全備而不偏而所謂者亦莫之省也至於窮理至命盡人
盡物之說則程張之論雖有不同然亦以此而推之則
其說初亦未嘗甚異也蓋以理言之則精粗本末初無
二致固不容有漸次當如程子之論若以其事而言則
其親疏遠近淺深先後又不容於無別當如張子之言
也呂游楊說皆善而呂尤確實楊氏萬物皆備云者又

前章格物誠身之意然於此論之則反求於身又有所
不足言也胥失之矣
或問致曲之說曰人性雖同而氣稟或異自其性而言之
則人自孩提聖人之質悉已完具以其氣而言之則惟
聖人爲能舉其全體而無所不盡上章所言至誠盡性
是也若其次則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或仁或義
或孝或弟而不能同矣自非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
之以至乎其極使其薄者厚而異者同則不能有以貫
通乎全體而復其初即此章所謂致曲而孟子所謂擴
充其四端者是也程子之言大意如此但其所論不詳
且以由基之射爲說故有疑於專務推致其氣質之所
偏厚而無隨事用力悉有衆善之意又以形爲參前倚
衡所立卓爾之意則亦若以爲有一之所自見而無與於
人也皆其記者之略而失之與至於明動變化之說則
無以易矣若張子之說以明爲兼照動爲徙義變爲通
變化爲無滯則皆以其進乎內者言之失其旨矣蓋進
德之序由中達外乃理之自然如上章之說亦自己而
人自人而物各有次序不應專於內而遺其外也且夫
進乎內之節目亦安得如是之繁從游氏說亦得之
但說致曲二字不同非本意耳楊氏既以光輝發外爲
明矣而又引明則誠矣則似以明爲通明之明既以鶴
鳴子和爲動矣而又曰化非學問篤行所及則似以化
爲大而化之之化此其文意不相承續而於明動之間
本文之外別生無物不誠一節以就至誠動物之意尤

不可曉今固不能盡錄然亦不可不辨也
或問至誠如神之說曰呂氏得之矣其論動乎四體爲威
儀之則者尤爲確實游氏心合於氣氣合於神之云非
聖人之言也且心無形而氣有物若之何而反以是爲
從哉程子則便近之論蓋因異端之說如蜀山人董
五經之徒亦有能前知者故就之而論其優劣非以其
不用而不知者爲真可貴而賤於至誠之前知也至誠
前知乃因其事理朕兆之已形而得之如所謂不逆詐
不億不信而常先覺者非有術數推驗之煩意想測度
之私也亦何害其爲　哉
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自成自道如程子說乃與下文相
應游楊皆以無待而然論之其說雖高然於此爲無所

嘗且又老莊之遺意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之義
亦惟程子之言爲至嘗以其言太略故讀者或不能曉
請得而推言之蓋誠之爲言實而已矣然此篇之言有
以理之實而言者如曰誠不可揜之類是也有以心之
實而言者如曰反身不誠之類是也讀者各隨其文意
之所指而尋之則其義各得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
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
故自古及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
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
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
至終皆實心之所爲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然也
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者猶未免於間斷則自

其實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間斷之前所爲無不實者
及其間斷則自其間斷之後以至未相接續之前凡所
云爲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無以異於無有矣如
曰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間所爲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
於無實蓋不違之終始即其事之終始也日月至焉則
至此之時所爲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於無實蓋至焉
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也是則所謂不誠無物者然也
以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
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
者也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
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
物之實者也程子所謂徹頭徹尾者蓋如此其餘諸說

大抵皆知誠之在天爲實理而不知其在人爲實心是
以爲說太高而往往至於交互差錯以失經文之本意
正猶知愛之不足以盡仁而凡言仁者遂至於無事之
可論其亦誤矣呂氏所論子貢子思所言之異亦善而
猶有未盡者子貢之言生於知子思之言主於行故
各就其所重而言有賓主之分亦不但爲成德入德之殊
而已也楊氏說物之終始以天行二字爲解若本於
易終則有始天行也之說假借依託無所發明楊氏之
言蓋多類此最說經之大病也又謂誠則形而有物不
誠則斁而無物亦未安誠之有物蓋不待形而有不誠
之無物亦不待其斁而後無也其曰由四時之運已則
成物之功廢蓋亦斁而後無之意而又直以天無不實

之理喻夫人有不實之心其取譬也亦不親切矣彼四
時之運夫豈有時而已者哉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此章之說最爲繁雜如游楊無息
不息之辨恐未然若如其言則不息則久以下至何地
位然後爲無息耶游氏又以得一形容不二之意亦假
借之類也字雖密而意則疎矣呂氏所謂不已其命不
已其德有意無意而語亦有病蓋天道聖人之所以不
息皆實理之自然雖欲已之而不可得今曰不已其命
不已其德則是有意於不已而非所以明聖人天道之
自然矣又以斯天之昭昭以至於無窮爲天人之究其
盡心以至於與天地合德則甚差而此章所謂至誠
無息以至於博厚高明乃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之事其所積而成者乃其氣象功效之謂若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已非謂在已之德亦待積而後成也故章末引文王之詩以證之夫豈積累漸次之謂哉若如呂氏之說則是因無息然後至於誠由不已然後純於天道也失其旨矣楊氏動以天故無息之語甚善其曰天地之道聖人之德無二致焉顧方論聖人之事而又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蓋未究其語之更端耳至謂天之所以為天文王之所以為文皆原於不已則亦猶呂氏之失也大抵聖賢之言內外精粗各有攸當而無非極致近世諸儒乃或不察乎此而於其外者皆欲引而納之於內於其粗者皆或推而致之於精若致曲之明動變化此章之博厚高明蓋不勝其煩碎

穿鑿而於其本指失之愈遠學者不可以不察也

或問二十七章之說曰程張備矣張子所論逐句為義一條甚為切於文義故呂氏因之然須更以游楊二說足之則其義始備耳游氏分別至道至德為得之惟優優大哉之說為未善而以無方無體離形去智為極高明之意又以人德地德天德為德性廣大高明之分則其失愈遠矣楊氏之說亦不可曉蓋道者自然之路德者人之所得故禮者道體之節文必其人之有德然後乃能行之也今乃以禮為德而欲以凝天道則既誤矣而又曰道非禮則蕩而無止禮非道則梏於儀章器數之末而有所不行則是所謂道者乃為虛無恍惚元無準則之物所謂德者又不足以凝道而反有所待於道也

其諸老氏之言乎誤益甚矣溫故知新敦厚崇禮諸說但以二句相對明其不可偏廢大意固然然細分之則溫故然後有以知新而溫故又不可不知新敦厚然後有以崇禮而敦厚又不可不崇禮此則諸說之所遺也大抵此五句承章首道體大小而言故一句之內皆具大小二意如德性也廣大也高明也故也厚也道之大也問學也精微也中庸也新也禮也道之小也尊之道之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所以修是德而凝是道也以其於道之大小無所不體故居上居下在治在亂無所不宜此又一章之通旨也

或問子思之時周室衰微禮樂失官制度不行於天下久矣其曰同軌同文何耶曰當是之時周室雖衰而人猶

以為天下之共主諸侯雖有不臣之心然方彼此爭雄不能相尚下及六國之未亡猶未有能更姓改物而定天下於一者也則周之文軌孰得而變之哉曰周之車軌書文何以能若是其必同也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若三代之異尚其見於書傳者詳矣軌者車之轍迹也周人尚輿而制作之法領於冬官其輿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凡為車者必合乎此然後可以行乎方內而無不通不合乎此則不惟有司得以討之而其行於道路自將偏倚杌隉而跬步不前亦不待禁而自不為矣古語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蓋言其法之同而春秋傳所

謂同軌畢至者則以言其四海之內政令所及者無不
來也文者書之點畫形象也周禮司徒教民道藝而書
居其一又有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而大行人之法則
又每九歲而一諭焉其制度之詳如此是以雖其末流
海內分裂而猶不得變也必至於秦滅六國而其號令
法制有以同於天下然後車以六尺爲度書以小篆隸
書爲法而周制始改爾孰謂子思之時而遽然哉
或問二十九章之說曰三重諸說不同雖程子亦因鄭
然於文義皆不通惟呂氏一說爲得之耳至於上下焉
者則呂氏亦失之惜乎其不因上句以推之而爲是矛
盾也曰然則上焉者以時言下焉者以位言宜不得爲
一說且又安知下焉者之不爲霸者事耶曰以王天下

者而言則位不可以復上矣以霸者之事而言則其善
又不足稱也亦何疑哉曰此章文義多近似而若可以
相易者其有辨乎曰有三王以迹言者也故曰不謬言
與其已行者無所差也天地以道言者也故曰不悖言
與其自然者無所拂也鬼神無形而難知故曰無疑謂
幽有以驗乎明也後聖未至而難料故曰不惑謂遠有
以驗乎近也動舉一身兼行與言而言之也道者人所
共由兼法與則而言之也法謂法度人之所當守也則
謂準則人之所取正也遠者悅其德之廣被故企而慕
之近者習其行之有常故久而安之也
或問小德大德之說曰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
之川流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
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此推
之可見諸說之得失矣曰子之所謂兼內外該本末而
言者何也曰是不可以一事言也姑以夫子已行之迹
言之則由其書之有得夏時贊周易也由其行之有不
時不食也迅雷風烈必變也以至於仕止久速之皆當
其可也而其所以律天時之意可見矣由其書之有序
禹貢述職方也由其行之有居魯而逢掖也居宋而章
甫也以至於用舍行藏之所遇而安也而其襲水土之
意可見矣若因是以推之則古先聖王之所以迎日推
筴頒朔授民而其大至於禪授放伐各以其時者皆律
天時之事也其所以體國經野方設居方而其廣至於
昆蟲草木各遂其性者皆襲水土之事也使夫子而得

邦家也則亦何慊於是哉
或問至聖至誠之說曰楊氏以聰明睿知爲君德者得之
而不盡其寬裕以下則失之蓋聰明睿知者生知安行
之首出庶物之資也容執敬別則仁義禮智之事也經
綸以下諸家之說亦或得其文義但不知經綸之爲致
和立本之爲致中知化之爲窮理以至於命且上於至
誠者無所倚下於隨有所倚者無所倚則爲不得其綱
領耳游氏以上章爲言至聖之德下章爲言至誠之道
者得之其說自德者其用以下皆惑
或問卒章之說曰承上章既言聖人之德而極其盛矣
子思懼夫學者求之於高遠玄妙之域輕自大而反失
之也故反於其至近者而言之以示入德之方欲學者

先知用心於內不求人知然後可以謹獨誠身而馴致
乎其極也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而其所以平者無聲臭
之可尋此至誠盛德自然之效而中庸之極功也故以
是而終篇焉蓋以一篇而論之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
修道之教與夫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者於此
可見其實德以此章論之則所謂淡而不厭簡而文溫
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者於此可見其成
功皆非空言也然其所以入乎此者則無他焉亦曰反
身以謹獨而已矣故首章已發其意此章又申明而極
言之其旨深哉其曰不顯亦充尚絅之心以至其極耳
與詩之訓義不同蓋亦假借而言若大學敬止之例也
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呂氏既失其章旨又不得其綱

領條貫而於文義尤多未當如此章承上文聖誠之極
致而反之以本乎下學之初心遂推言之以至其極而
後已也而以爲皆言德成反本之事則既失其章旨矣
此章凡八引詩自衣錦尚絅以至不顯惟德凡五條始
學成德疎密淺深之序也自不大聲色以至無聲無臭
凡三條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也今以不顯惟德通前
一義而并言之又以後三條者亦通爲進德工夫淺深
次第則又失其條理矣至以知風之自爲知見聞動作
皆由心出以知微之顯爲知心之精微明達暴著以不
動而敬不言而信爲人敬信之以貨色親長達諸天下
爲篤恭而天下平以德爲誠之之事而猶有聲色至於
無聲無臭然後誠一於天則又文義之未當者然也然

近世說者乃有深取其知風之自之說而以爲其程夫
子不能言者蓋習於佛氏作用是性之談而不察夫子
翁序文之說耳學之不講其陋至此亦可憐也游氏所
謂無藏於中無交於物泊然純素獨與神明居所謂離
人而立於獨者皆非儒者之言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
人不失口於人則又審於接物之事而非獨之謂也其
論三知未免牽合之病其論德輶如毛以下則其失與
呂氏同楊氏知風之自與呂氏集本之說略同而其取
證又皆太遠要當參取呂氏改本去其所謂見聞者而
益以言語之得失動作之是非皆知其有所從來而不
可不謹則庶乎其可耳以德輶如毛爲有德而未化則
又呂游之失也侯氏說多疎闊惟以此章爲再叙入德

成德之序者獨爲得之也

中庸或問卷之三

論語或問卷之一

學而第一 凡十六章

朱熹著

或問學之爲效何也曰所謂學者有所效於彼而求其成於我之謂也以己之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己之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皆學之事也曰習之爲鳥數飛何也曰說文文也習之字從羽從白月令所謂鷹乃學習是也學而時習何以說也曰言人既學而知且能矣而於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又以時反復而溫繹之如鳥之習飛然則其所學者熟而中心說懌也蓋人而不學則無以知其所當知之理無以能其所當能之事固若冥行而已矣然學矣而不習則表裏扞格而

無以致其學之之道習矣而不時則工夫間斷而無以成其習之之功是其胸中雖欲勉焉以自進亦且枯燥生澀而無可嗜之味危殆杌隉而無可即之安矣故既學矣又必時習之則其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從容於朝夕俯仰之中凡其所學而知且能者必皆有以自得於心而不能以語諸人者是其中心油然悅懌之味雖芻豢之甘於口亦不足以喻其美矣此學之始也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若何而樂耶曰理義人心之所同然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吾獨得之雖足以爲說矣然以之告人而人莫之信以之率人而人莫之從則是獨擅乎此理而舉世倀倀不得於其心之所同也是猶十人同食一人既飽而

九人不下咽則吾之所說雖深亦曷爲而能達於外耶今吾之學所以得於己者既足以及人人之信而從者又如此其衆也則將皆有以得其心之所同然者而吾之所得不獨爲一己之私矣夫我之善有以及於彼彼之心有以得乎我吾之所知者彼亦從而知之也吾之所能者彼亦從而能之也則其歡忻交通宣揚發暢雖宮商相宣律呂諧和亦不足以方其樂矣是學之中也曰人不知而不慍何以爲君子也曰常人之情人不知而不能不慍者有待於外也若聖門之學則以爲己而已本非爲是以求人之知也人知之人不知之亦何加損於我哉然人雖或聞此矣而信之有不篤養之有不厚守之有不固則居之不安而臨事未必果能真不動

也今也人不見知而處之泰然日略無纖芥含怒不平之意非成德之君子其孰能之自是日進而不已焉則不怨不尤下學上達雖至於聖人可也此學之終也曰學有大小此所謂學者其大學耶曰不然也學而習習而說凡學皆然不以大小而有間也且灑埽應對之事固門人小子所宜先也聖人豈略之哉曰程子之於習有兩說焉何也曰重複思繹者以知者言也所學在我者以能者言也學之爲道不越乎兩端矣然諸說或槩舉其凡而不指其目或各指其一而不能相兼惟程子則先後兩言皆指其目而有相發之功焉然諸說如范謝楊尹就其所指亦各有所發明但范氏所引性習近遠及伊尹之言則與此章文意若不類耳時習之所

以說諸說孰近曰夫習而熟熟而說脉絡貫通最為精
切程子所謂浹洽者是已而雜其說者皆莫知以為言
其大則惟范氏之所謂串尹氏之所謂自得者近之然
范氏本為知所以修身治人而說則不待習之串而已
說矣其後復引兌卦之象乃有比於說而未止夫說之
說則是所謂習而串者又未足以盡夫說也其自為之
務益甚矣或以為德聚而說者語意亦疏或借理以說
心之云以為說則理義之可說乃人心之同然不待習
而後得也或借習矣不察之云以為說則察之與習已
為二事而其於說又不相關也且凡並緣假借最釋經
之大病蓋或文句偶同而旨意實異或志意略似而向
背實殊或反以彼之難而釋此之易或強以彼之有而

形此之無使意已親者引之而反疏義已明者引之而
反晦甚則彼此俱昧而欲互以相明如獐邊之鹿鹿邊
之獐循環無端而卒無所決其偶値文意之適同而無
前數者之患亦不免為倚靠於人而取信於外終不若
由於吾之所親見而自言者之的確而真實也至於周
氏獨以習熟為言則似矣顧亦以為熟而察察而說則
首尾衡決氣脉不通而不復有所發明也豈其以習熟
為常言而習熟有經據故必借而雜之其間然後為慊
耶問謝氏朋來之意如何曰不止其所而放乎言外以
為高此最謝氏之大弊也曰朋來之樂奈何曰以為樂
其可以取益以為樂其相與講學則我方吝彼以為益
彼又安能自遠而來哉以為樂其義理之不二則是不

能自信而藉外以為樂也以為樂於才大而友遠以為
樂於充實輝光而朋來有以致之則是以此自幸而有
驕吝之私也至於知不知之為愛則知講學以為樂則
正而所謂以彼之有形此之無者大衆與不衆決於吾
心可矣豈待此而後得耶何以待子之言求之然後見
夫可樂之實耶且其以吾及人而言覺者衆之云蘊尤
字爾而無一字之遺說也非見之明而驗之實其孰能
與於此其次則游氏所謂成物者為近之但必引二衆
以為言則又陷於假借之病耳得然則程子所謂不見
是而無悶者非耶且古人之言必引詩書以為證何哉
曰程子所謂[illegible]其在我之所得而古人之引經亦
皆說已意而合彼以為證耳非初無所主而藉彼以立

也凡又有　說焉謂[illegible]氏春秋獲麟之辛章發屆一
語之出於己而言者不資其外也他人之辭也若此者又
安得以假借而弱之耶曰然游氏由於心而程子有內
外之說何也曰程子蓋以其為在外也以為積滿於中而
發越乎外也說則自得於內而未能達乎外也或不及
此而反其辭則失之甚矣曰不慍之說孰為得之曰君
子之學為己不求人之知也非有意於求人之不知也然
有實之人自知之而必有求知之心然後人得以知之
耶凡所謂人不知者以其見知而或有不然者耳而
或者乃以聖人之盛德之則已過高而失之矣至其為
說又謂上焉者有其德而下焉者慎其守故人莫得而知之下焉
者窮其以求知而不入得以知焉則亦陳且疏矣且其

以潛龍無悶爲聖人之德有諸內而形諸外乃下焉者之事則是乾之六爻獨初九爲盛德至於九二之德博而化則既少貶而九五之飛物咸覩反爲下焉者之爲矣世豈有此理哉有引老聃知我者希則我貴以爲說者則又過高而有自私之病夫君子固不求人之知然豈有幸人之不知而自喜其身之貴者哉異端之言大率如此引者豈偶未之思歟又引孔顏之樂以明此句之義亦猶聖者能之之云耳又有謂不愠則其自待厚者又有謂安於命故不愠者皆非夫君子之不愠自見其無可愠耳豈以自待之厚與廹於不得已而後然哉又有引不念舊惡以明之者則非其類又有以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當之則亦已大高矣又有以爲說且樂

便能不愠者則其說似亦太快不若程子楊氏爲得之也至論其所以然者則尹氏爲尤切使人之始學即知是說以立其心則庶乎其無慕於外矣且有信於始中終焉此章之說者例如曰是其言之也約未有以見其得失然亦無所害於文義矣曰是諸先生君子之說子程子則不容議矣敢問餘說之大體得失何如曰是亦皆區區之所敢議然嘗竊論之則其見小而大者或失於太精緊峻嚴皆者或失於太暢迫近奇偉者或有過高之病縕藉溫厚者或有柔緩之失而淸和廓落者又未免老合支離之患也惟周氏敦厚易直雖言不皆中而頗有醲郁之風尹氏平淡簡約雖意有不周而其精實之味爲不可及耳若游子之學淵源於程氏然其博學詳說精思力行而自得之功多矣故凡其說皆溫約嚴重意味淵永自成一家之言雖或有賢知之過如程子之所譏者然其大體非諸人所能及也曰謝楊之書傳者不同何也曰謝氏之書今本出於胡氏蓋其所裁定者比舊爲差約然語脈亦有不貫處顧無大害不復追正爾楊氏書乃其所自筆削前後二本今此乃其中本然亦有改之而反不如舊者如此章初本未有承接貫兩句文意自完中本增之則語渉支蔓而上下文意亦龃龉而不屬矣後本改爲拚乃失容固正已而後發雖則稍就平實又覺其辭意緩滯而未免龃龉之病殊不可曉也

或問仁何以爲愛之理也曰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故其爲

心也未發則具仁義禮智信之性以爲之體已發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誠實之情以爲之用蓋木神曰仁則愛之理也而其發爲惻隱火神曰禮則敬之理也而其發爲恭敬金神曰義則宜之理也而其發爲羞惡水神曰智則別之理也而其發爲是非土神曰信則實有之理也而其發爲忠信是皆天理之固然人心之所以爲妙也仁之所以爲愛之理於此其可推矣或曰然則程子以孝弟爲行仁之本而又曰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何也曰仁之爲性愛之理也其見於用則事親從兄仁民愛物皆其爲之之事也此論性而以仁爲孝弟之本者然也但親者我之所自出兄者同出而先我故事親而孝從兄而弟乃愛之先見而尤切人苟能之則

必有不好犯上作亂之效。若君子以此爲務而力行之。至於行成而德立。則自親親而仁民。自仁民而愛物。其愛有差等。其施有漸矣。而爲仁之道生。生而不窮矣。又豈特不好犯上作亂而已哉。此孝弟所以爲行仁之本也。曰然則所謂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無孝弟者。又何耶。曰此亦以爲自性而言。則始有四者之名。而未有孝弟之目耳。非謂孝弟之耶。不本於性而生於外也。曰然則君子之務孝弟。特以爲爲仁之地也耶。曰不然仁者天之所以與我。而不可不爲之理也。孝弟者天之所以命我而不能不然之事也。但人爲物誘。而忘其所受乎天者。故於其不能不然者或忽焉。而不之務。於此不務。則於其所不可不爲者。亦無所本而不能以自行矣。故

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蓋以爲是皆吾心之所固有。吾事之所必然。但其理有本末之殊。而爲之有先後之序。必此本先立。而後其末乃有自而生耳。非謂本欲爲仁。而姑先借此以爲之地也。大率聖賢之言。若此類者其般皆以是說求之。則不失其立言之旨矣。曰然則義禮智信爲之亦有本耶。曰有。請問之。曰亦孝弟而已矣。但以愛親而言。則爲仁之本也。其順乎兄。則爲義之本也。其敬乎親。則爲禮之本也。其知此者。則爲知之本也。其誠此者。則爲信之本也。蓋人之所爲五常百行之本。無不在於此。而孟子之論仁義禮智禮樂之實者。正爲是耳。此其所以爲至德要道也歟。曰諸家之說如何。曰范說大槩得之。但所引修身正心誠意皆爲行說耳。孝弟自

爲人道之大端非以其可以誠意而先之也曰所謂誠意者欲其造次顛沛之間思慮隱微之際必以誠實而無一毫自欺之心又豈獨於孝弟一事爲然哉爲是說者既不察乎論語之文又不考乎大學之意其亦甚矣謝氏則直與程子說中或人所問由孝弟可以至仁者相似而反乎程子之說者也但其意不主乎爲仁而主乎知仁此之政說其失益遠耳蓋其平日論仁皆以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但能識此活物乃爲知仁而後可以加操存踐履之功不能識此則雖能躬行力踐極於純熟而終不足以爲仁也夫謂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可矣必識此然後可以爲仁則其爲說之誤也其誤如此故其於旁引四條者皆有若不知仁則但爲其事而已

之說而又以孝弟特爲近仁而非仁也夫四條者皆所以求仁之術謂之非仁猶可也若孝弟則固仁之發而最親者如木之根水之源猶可謂根近木而非木源近水而非水哉其曰以事親從兄充之則何往而非仁又以不好犯上作亂特爲閭巷之人由而不知之事必其進於此者而有以察夫事親從兄之時之心然後爲知仁皆此心也夫曰由孝弟充之而後爲仁則是孝弟非仁必其識此活物而充之然後爲仁也故又以爲閭巷之人徒能謹於事親從兄而不識其爲活物則終不可以入道必其潛聽默識於事親從兄之時幸而得其所謂活物者然後可以爲知仁也然直曰知仁而不曰爲仁則又并與其擴充之云者而忘矣必如其說則是方

其事親從兄之際又以一心察此一心而求識夫活物其所重者乃在乎活物而不在乎父兄其所以□而從之特以求夫活物而初非以爲吾事之當然也此蓋源於佛學之餘習而非聖門之本意觀其論此而呂進伯以爲猶釋氏之所謂禪彼乃欣然受之而不辭則可見矣又所謂人心之不僞莫如事親從兄者亦非是有子之意乃論其當然之要非論其僞不僞也且若專以孝弟爲不僞則五常百行豈皆出於人爲之僞耶曰然則程子之論手足頑痺爲不仁者奈何曰是固所謂愛之理者與謝氏活者之說相似而其所以用力者不同學者不可不察也蓋人能事親而孝從兄而弟則是吾之所謂愛之理者常存不息而爲仁之本於此乎在也事

親而不知所謂孝從兄而不知所謂弟則是吾之本心頑然不仁而應乎事者皆不得其當如手足之痺頑矣仁與不仁皆必責之踐履之實非若謝氏反因孝弟以求活物幸其瞥然見之而遂以爲得仁也曰游氏以下諸說得失願卒聞之曰游氏說不好犯上作亂者得之其論爲仁之本則失程子之意矣楊氏衆彼加此之說得之其引有犯無隱則非本文之旨矣其曰務本之一事蓋以務本爲況而孝弟爲指其事耳然曰一事則似有大務本而小孝弟之意亦其言之小疵也周氏進於道者不可曉豈非猶有惑志於老氏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之說耶

或問子於前章旣以仁爲愛之理矣。於此又以爲心之德何哉。曰仁之道大。不可以一言而盡也。程子論乾四德。而以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推此而言。則可見矣。蓋仁也者。五常之首也。而包四者。惻隱之體也。而貫四端。故仁之爲義。偏言之則曰愛之理。前章所言之類是也。專言之則曰心之德。此章所言之類是也。其實愛之理。所以爲心之德。是以聖門之學。必以求仁爲要。而語其所以行之者。則必以孝弟爲先。論其所以賊之者。則必以巧言令色爲甚。記語者所以列此二章於首章之次。而其序又如此。欲學者知仁之爲急。而識其所當務。與其所可戒也。曰夫子所謂鮮仁。程子乃以非仁釋之。何也。曰夫子之言。所謂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者也。程子則懼夫讀者之不察。而於巧

言令色之中。求少許之仁。是以推本聖人之意。直言其不仁。以解學者之惑也。說經如此。其可謂有功矣。而後之說者。猶紛紛然彊曲說於其間。其亦不察也夫。曰范氏之說如何曰聖人之意所謂鮮矣仁者蓋曰如是之人少有仁者之云耳非謂如是之人其仁少也今曰有時而仁又曰其心未必不仁則失之矣夫人心本皆仁雖或賊之而當可以多少論哉且曰有時則又不在乎心而在乎時矣又曰爲利而其心未必不仁則當有其心爲利而猶得爲仁者耶是皆牽於辭之爲少而不察乎聖言婉微之體是以曲爲之說而失之觀夫程子之言則可以見其得失矣曰呂氏之說不亦善乎曰言固欲巧而不可巧其言色固欲令而不可令其色今曰

欲巧欲令而不明此意則已疎矣且徒以修之內外爲
別而不知爲巳爲人之有異亦未足以定取舍之極也
蓋誠爲巳也則修於外者乃所以養其內而不恐本之
不立誠爲人也則其飾乎外者安得謂之修其爲害又
豈但本之不立而已哉曰謝氏之說所引多端而不爲
判決子以其意爲如何也曰彼其所引若多端者然一
言以蔽之亦曰爲巳爲人之不同而已蓋意誠在於爲
巳則容貌辭氣之間無非務實用力之地一有意於爲
人而求其說巳則心失其正而鮮仁矣故夫子告顏淵
以克巳復禮之目不過視聽言動之間而曾子所言君
子所貴乎道者亦在於容色辭氣四者而巳所謂起以
出之情信辭巧者但不欲其直情徑行以招悖入之怨

而巳至於詩人所謂令儀令色者則大賢成德能遠暴
慢之效鄉黨之所記恂恂怡怡者則聖人盛德之至動
容周旋中禮之妙也若夫小人訐以爲直色厲內荏則
雖若與爲巧令者不同然究其矯情飾僞之心則實巧
令之尤者耳學者於謝氏之說以是辨之庶乎其得之
也但所謂出詞氣者則非曾子之意請及其本章而論
之曰游楊周氏之說如何曰游氏大抵不切而其所謂
誠敬僞諂者名義皆若未當其曰不絶其爲仁者則又
若范氏之失而小不同也楊氏所謂便僻便佞者其初
本也意本甚正而其次本乃引表記以爲說則本末倒
置而非聖人之意矣彼雖記於夫子之言其流傳之有
誤乎者援據而不擇是非其累有如此者且不察乎巧

令之所以爲巧令者亦若呂氏之失其曰非盡不仁者
又若范游之失而復小不同也蓋范氏乃以一人而言
游氏以二人惡有淺深而言楊氏則直以善惡相對而
言耳若周氏者其庶幾乎然其曰違仁多矣似亦失程
子本意而狂者蕩愚者詐以下不可曉豈其辭之未達
者與

或問曾子所謂盡巳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何也曰盡巳之
心而無隱所謂忠也以其出乎內者而言也以事之實
而無違所謂信也以其驗乎外者而言也然未有忠而
不信未有信而不出乎忠者也故又曰發巳自盡之謂忠
循物無違謂信此表裏之謂也亦此之謂而加密焉爾
以程子又謂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者何也曰

前章九常之目已具此意矣請復詳之夫信之爲信實
有之理也凡經之所謂仁義禮智皆實有而无妄者信
也所謂實理者是也其見於用則出於心而自盡者謂
之忠以循物而無違者謂之信而凡四端之發皆必以
是爲主焉所謂以人言之是也蓋五行之氣各居乎一
方而十一用者土無不在故居中央而分王於四季是
乃天理之本然而人之所稟以生者莫不具之此人之
所以克肖天地而爲萬物之靈也曰傳不習乎之說不
從程子范氏而從謝楊周氏何也曰以文義考之則然
且先忠信而後傳習亦後章餘力學文之意或曰諸說
何如曰謝說九流皆出於聖此蓋襲史遷之誤又謂集
而忠交而信傳而習爲本知道無二致人己爲一而謬

於無我者則過之又謂謀非臨事而謀信非踐言而信亦皆失於太高而非事實少有餘味也游說雖非曾子之事然淡有警於學者但以處已接人正心應物分而爲二則失之耳蓋閒居獨處固有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者今曰立行無不信則固以其術物無違者言之而無不言不動之謂也豈有接人之際猶有不忠不信之累而遽可謂之立行無不信處已無可愧者乎就使其立行之云或出於一時立言之差而失其本章之所謂則誠內形外初無二致未有正心處已無不忠信至於內省一無可愧接人之際反以於不忠不信而自不信者也至於正心誠意則又初無專於內而不通乎外之限且既曰無須臾忘矣則宜其動靜語默無一息之

或違也若應物之際又遂失念如違仁則其所省正心誠意無須臾忘者又安在耶細考其說似未免於老釋之弊借乎其篤於爲已而擇之不精以至此也楊氏傳習之說得之至於違仁違道之別則吾有不知其說者矣周氏內則見道於忠信外則見道於傳習亦不可曉豈其謂道別爲一物而於此見之亦如二章之失耶且此章正爲力行體道之實亦不當以見道爲說也

或問道之爲治何也曰道者治之理也以爲政者之心而言也曰然則曷爲不言治曰治者政教號令之爲治之事也夫子之所言者心也非事也若范氏以爲變至道爲言則其失既遠至其卒章又以當之而未及夫敎爲言則其自相矛盾又甚矣游氏引養引恬之說似以道

爲引導之義然與孔氏書傳不合豈新義之云耶然下文五者亦非引導之事其說不得通矣曰千乘之說包氏馬氏孰爲得耶曰此義蓋嘗考之疑馬氏爲可據蓋如馬氏之說則八百家而出車一乘如包氏之說則八十家而出車一乘凡車一乘甲士步卒合七十五人而馬牛兵甲糧糗芻茭具焉恐非八十家之力所能給也然與孟子王制之說不同疑孟子未嘗盡見班爵分土之籍特以傳聞言之故不能無小誤若王制則固非三代古書其亦無足據矣曰五者之目諸說孰爲得之曰程子張子至矣楊氏之說曲折詳備周氏以愛人爲主而四者爲之先後雖非本文之意然其說亦善尹氏後世不能先此以下蓋本二夫子之意而其卒章尤切也

若范氏則疎而不切謝氏以子路何必讀書之言爲是當於本章辯之其曰古人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則千乘之國亦足以用心者則又若以爲小國寡民本不足治特以其治之之道與天下同而治之之效有如此者然後勉而治之耳蓋其素論嘗有不屑卑近之意是以其言多類此若如其說則其所以敬事而愛民者亦豈出於誠心哉曰節用愛人游楊之說不同孰爲得耶曰互相發明而義各有當也蓋楊氏之說胡氏發明之爲尤詳胡氏曰節用泰愛人之本也然愛人者其名衆故著之而楊氏節用則其事切已故傳之而後以愛人之名擾于衆而不得以節用之實本諸已則雖曰愛人而人致不其愛焉而游氏所識則甲子韓伕幣務之說耳

或問六章之說曰程子范游尹氏得之但程子本立而文

自至者失之太快耳所謂盡得孝弟然後讀書亦曰盡夫爲子爲弟者平日所當爲之事耳非謂盡孝弟之道如所謂孝弟之至者然後可以讀書也若謝氏所謂盡孝弟之則正謂孝弟之至而其言過矣必若是而後學文則豈復有學文之日乎范氏以汎愛衆爲以所愛及所不愛謝氏以爲充其無害人之心皆非是此但爲汎愛衆人而無忿疾忮害之心若游氏所謂處衆而汎愛衆人者也未嘗遽及此也此所謂行有餘力但謂行此數事而有餘暇之力耳而游氏乃其力字則亦若謝氏盡孝弟之云矣夫是數者終身由之而常患於不足又何如而爲有餘乎曰他說如何曰謝氏以學文爲游於藝似亦太輕程子以爲讀書則凡所以講事先王之道

以爲修己治人之方者皆在其中矣豈特游於藝而已哉楊氏以文學爲餘事意亦類此至於專以推其所爲說蓋亦便於假借而不悟其所包之有不盡也周氏語意亦若繁冗然自多識前言往行以下則若游氏之繁陳詳盡有以深究後世棄本逐末之獘而蘇氏之說又有以正近世好高躐等之失則尤讀者所宜詳味也

蘇氏[illegible]有信本事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孔子所以[illegible]所不[illegible]不[illegible]藝也而遂[illegible]游從而已少而習之長而行之勝以濟[illegible]之[illegible]此始後

或問七章之說曰此章諸說大旨略同而程子游尹氏爲優惟賢賢易色當從程說蓋孔子兩言未見好德如好色而中庸亦以遠色爲勸賢之事則古人之言其以德色相爲消長也舊矣范謝之說於此爲得但范氏論好賢色之優劣失之而謝氏便以如好色爲易色亦非是所謂如好色者特孔子責人之緩辭耳以爲既好色而且好德也呂氏謂此所未學者文耳質具而文不足非所患也此意亦疎子夏所謂未學豈特文而已乎質具而文不足特此之以文滅質者爲愈耳以爲非所患而止於是焉則亦非聖門之所尚矣子夏蓋疾時人之不務本實而徒事容言因以爲是非學者不能耳然其言抑揚之間若有過中之弊故胡氏病之而周氏亦以爲有激而言蓋得之矣范氏以本立質美言之輕重之間似得其適但語少倒耳呂氏之說乃因子夏之言而又

過之者讀者於此亦不可以不察也謝氏所謂長幼必能有序夫婦必能有別者旣務廣而旁出其曰大舜爲法聖人生知則又失於過高矣楊氏尊賢親親之說巧矣然子夏之言未必有此意也必若其言則上章所言之序又何說以通之乎

或問八章張子學則不固之說如何曰此蓋古註舊說而張子從之但文勢若有反戾而不安者蓋曰不重則不威則當曰不學則固若曰學則不固則當曰重則有威且學之爲功又豈止於不固而已哉呂楊之說蓋亦如此而楊氏所謂可與權者則又過之且以夫子之言推之則學而後可與適道適道然後可與立權豈易遽言也哉曰范氏忠信之說如何曰是亦以內外爲言若程

子之意者但其以誠訓忠則爲未精耳程子誠忠之辨見於第七篇之二十四章考之則可見其得失矣曰呂氏以主爲託者如何曰觀上下文意皆在已之事恐其未應及此且夫子所以對樊遲崇德之問者亦云而以徙義繼之則又如何而可通也曰謝氏以主忠信爲不言而信如何曰是亦過高而失之矣然不獨此而已凡其所謂忠信者皆然蓋得於程子實理之云而於其所謂以人言之者則有所略而不察也曰謝氏所謂改過之說如何曰仁義者心之正也不仁不義者行之失也既不幸而陷於不仁不義矣不知則已既知之則其可以憚改而不復於仁義之正乎蓋其理有所不得則其心有所不安故不容憚改以自棄於小人之域耳非曰

知其無常而後改之也且如謝氏之言則善之與惡特均體敵而無賓主輕重之分既可以忽然而爲善則亦可以暫時而爲惡矣蓋其意急於勸勉而誘人之改過而不知其言之失於輕也曰謝氏所謂此章非論生知安行如何曰聖人之言皆爲學者而言也若生知安行則固無所待於聖人之言矣豈獨此章而已哉謝氏獨以此章爲非論生知安行者則其於他章宜其無無過而失之也且人之爲過亦有淺深不必專以過而改爲困而學之事以其所引顔淵季路之事觀之亦自可見蓋此章之說惟游氏爲無病而楊氏取友改過之說亦善詳味之可見曰不如已之說程子周尹氏以爲不忠信者楊氏亦以爲合志同方者如何曰此蓋不欲自

謂人不如已而生自滿之心且慮夫必勝已者而後友之則勝已者又將視我爲不勝已而不吾友耳其意已善矣然考之不詳而慮之或過則亦不得而不論也蓋人之賢否優劣隱之於心則有準則非彼我好惡之私所能蔽也故學者之心雖不敢輕謂人不如已然至於接人待物之際或親或疎或尚或下亦有不容以分別爲嫌者故於尚德之殊絶者則尊而師之於賢於已者則尚而友之其不若已者則不當絶而求之以爲吾友然亦必有矜而容之勉而進之是皆理勢之自然非我之敢爲自滿而亦未嘗輕以絶人也彼賢於我者其視我者亦若是耳又何自棄我爲哉且世之陋者之所以樂以不若已者爲友者其故亦可知已蓋樂於縱恣故

憚直諒者之正已而不敢視安於淺陋故忌多聞者之少已而不肯聞至於凡庸嵬瑣之流則喜其臨已而足以爲高便僻佞柔之徒則說其下已而足以自肆也夫其所以定取舍者如是是以賢智日遠而所與居者無非斯役徒隸之人雖有美才良質亦且忽不自知而墮於小人之歸矣是則聖人安得不一言以警之然亦曷嘗使之輕爲自滿而謂人莫已若也蘇氏之說蓋得其略（蘇氏曰世之[illegible]樂以不已若者爲友則自足而日損故以此戒之[illegible]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如治勝已而後友則勝已者亦不吾友矣）而謝氏所引申顔事亦甚善

或問九章之說曰程子游氏善矣范氏愼子之說非是其曰使民勿倍勿忘亦非也君子之愼終追遠乃吾事所當然吾心之不可已者豈爲欲民而後爲之哉若謂曾

子之行一於孝而及此則爲得之謝氏之說於歸厚之
義無所當且歸字之義正謂民德歸於厚耳今曰已德歸
厚似亦美於文也楊氏因歸厚之文而引惟民生厚因
物有遷以證夫反其生之說則亦巧矣然詳曾子意恐
不如是之支也尹氏蓋總曾子之說而改大爲事則失
之矣此外又有蘇氏說亦可觀焉蘇氏曰…則者
忘生者衆而僞者多矣…曰曾子之
孝以忠信孝弟爲本故其…也

或問夫子未嘗求聞諸侯之政而子貢有夫子求之之說
何也曰此說子禽之言借其求字而反言之以明夫子
之未嘗求如適子之言伊尹以堯舜之道要湯也若謝
夫子欲聞其政而爲是卑巽以求之則失之矣楊氏以
爲聖人求之在我正謂此病又謂驕慢侈泰人所忌嫉

則雖欲求之而不可得者雖足以警夫如是之人然其
說之流亦將有求容悅之恥學者尤不可以不知也
呂氏莫以爲求而人與之則又甚矣曰他說之得失奈
何曰范氏之說皆非所以言聖人謝氏以爲此一節論
學成而光輝著見亦非本旨以爲門是足以見之可也
其論聖人之容貌嶷遽急而於文義之間多不暇擇如
以溫爲清和之發之類皆非是細考之可見矣又與周
氏皆引吾其與聞之爲說恐亦未然此言至於是邦則
非其居肆矣大抵此章說之善者莫踰於程子而胡
氏亦有所發明也胡氏曰凡人不見聖者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夫子以政
未嘗一邦聖人以盛德所爲者亦可以爲之兆也而
聖人一言不覺其變而去之未嘗有所發在諸侯行道之
心雖篤而其言…是以公之也問程子之訓反復二說不同如何曰前

說訓其體之言也後說推其用與效之言也尹氏雜而
用之已失其旨又於不傷無欲之下各以也字係焉其
失愈甚矣

或問十一章之說曰觀志觀行范氏以爲子觀父之志行
者善矣然以文勢觀之恐不得如其說也蓋觀志而能
承之觀行而能述之乃可爲孝此特曰觀而已恐未應
遽以孝許之也且以下文三年無改者推之則父之志
行亦容或有未盡善者且使嘗能承述亦當遽得以孝
稱也哉謝楊周氏蓋用舊說而呂氏洪氏之說亦當呂氏曰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觀行之一節也洪氏曰父
沒觀其行其志則改父之道於三年之中則無
之心而其行亦不足觀矣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程子之說不明范楊
周氏爲一說謝游尹氏爲一說而小不同蓋尹氏得其

用心之本而游氏得其制事之宜二說相須爲不可易
道者程氏亦若尹氏之云也謝氏則過之矣夫孝子居
喪思慕哀痛則誠有不可堪者然亦不明聽不聰行不
正不知哀君子病之豈有三年之久視其父之所爲有
不可不改者頑乃忱然惘然如醉聯夢魘而恬不知省
而可以爲孝乎范楊周氏之說則所不改者乃子道也
非父道也若以於字爲言則於之爲字未見施之如此
其重者曰必若其游之說則夫子之言得無有所不盡
者乎曰爲人子者本以守父之道不忍有改爲之心至
有所遇之不同則隨其輕重而以義制之耳三年而改
者志其有爲而言也其不可改則終身不改固不待言
其不可以待三年者則又非常之變亦不可以預言矣

蓋前者拂㨿而求之或終身不改或三年而改或甚不得已則不待三年而改顧其所遇如何但不忍之心則不可無耳或曰胡氏謂爲明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其必宜改則以漸變之使無迹可尋爲人子者不幸而父之過有當必改者以是爲法而隱忍遷就於義理之中不亦可乎曰吾嘗聞之師矣以爲此其意則固善矣然用心每每如此則駸駸然陷失那多必不得已但當含哀痛以改之而已何必隱忍遷就之云乎予讀此言足以發學者用心之微矣

或問上章之諸說不同而皆屬之下文今獨從程子而屬之上文何也曰以上文考之既曰禮之用和爲貴則所謂斯爲美者皆指禮與和而言也今若以爲由禮則上固云和是豈得越和而指禮且小大之事正欲其一由於禮皆有一由於禮而反至於不可行耶若以爲由和則上之所謂和者又未始離於禮也亦不得遺禮而主和矣且既曰由和而有不可行則其曰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者不亦重復之甚乎若楊氏之意則以小大由和爲不知和而和者與小人雖能知和而和而不以禮節者爲兩說等其說雖足以巧免而復之弊然小大由之一句亦未見其必爲由和也故此章之說惟程子爲得之而范周尹氏皆祖其說蓋亦不可易也曰若如范氏之說則遂以樂爲禮之用可乎曰樂記有之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則其制爲當用也固有是言矣曰謝氏之說如何

曰其論禮之有和者善矣蓋曰禮之所以有是品節之詳者皆出於人心自然之節聖人制禮特使人由是以中其節而非以人之所不欲者強之也故行之雖或甚苦而自有不失其和若不本於此而徒勉強於儀貌之間則是徒禮而無和矣此說善得之但其曰爲禮至於難從則不若衰傚迹肆之愈則其說蔽之弊又有甚焉者耳其論季氏之祭爲有禮而無和者亦恐未然詳禮家之說正謂季氏之祭舒肆不肅故遲緩至此及子路爲宰而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室事與尸時 堂事賓尸）則宗祝有司各供其事而無前日之失然則豈和不足之謂哉論聞楊氏之說曰本文之意蓋曰禮之用以和爲貴耳今曰用和則既失其句讀矣又引履和而至以明以和爲貴之義恐亦非易意也引易之文蓋曰履之爲卦君臣上下各履（其位而得其和者也和則履易也非 履字之義然各得其所而不亂焉則是乃 所以爲至也其下入卦之義其側皆然不應獨以和而 至爲和而後不可以有加也其下云云則此也兼之矣）

或問所謂約信而合宜則言必可踐何也曰人之約信固欲其言之必踐也然其始也或不度其宜焉則所言將有不可踐者矣以爲義有不可而遂不踐則失其信以爲信之所在而必踐焉則害於義二者無一可也若約信之始而又求其近於義焉則其言無不可踐而無二者之失矣或曰然則葉公所云復言非信者何耶曰此特爲人之不顧義理輕言而必復者發以開其自新之路耳若信之名則正以復其言而得之也今不警其言不近義之失於前而責其復必其言之失於後顧與信

之所以得名者而亂之則亦矯枉過其直矣諸家乃引之以釋此句以爲信不近義則言有不必復者是乃使人不度於義而輕發其言以開誕謾欺僞之習其弊且將無所不至非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旨也曰爲恭而中節則能遠恥辱何也曰致敬於人固欲其遠於恥辱然不合於節文則或過或不及皆所以自取恥辱惟致恭而必求其近於禮焉則其可遠恥辱也必矣或曰先儒又有以爲恭而近禮然後君子行之以遠恥辱若非禮之恭則寧身被困辱而不爲也其說何如曰此其意善矣然亦非有子之意也有子之意本爲謹其言行以防後患於未然之前所謂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弊者也豈使人不戒於初而徐計之於已然之後崎嶇

反側如或者之言哉曰因是二者因不失所親則爲可宗何也曰信近義矣恭近禮矣而或失其所親焉則亦不足尚也故必因此而又得其所親然後爲可宗乎楊氏之說蓋如此且此章前有孝弟謹信而親仁之說厚重忠信而友勝己之說後又有不求安飽敏行慎言而就正有道之說其與此章之意亦相表裏也或曰因猶依也宗主也言人欲有所依必度其人之賢而後依之則在我不失其所親而彼亦可以爲宗主矣此說小異而亦可通更思之可也曰諸說不同者非一其得失奈何曰程子因說人事相似其意蓋曰爲信而言終可復則其信爲近於義矣爲恭而能遠恥辱則其恭爲近於禮矣因恭信而不失其近於禮義則亦可宗矣此文義

因亦可通但語意曲折似稍費力而遠恥辱之意尤不分明蓋其本意固以爲不合禮而自取恥辱者然於文未有所見則安知不有苟爲卑巽以求免乎恥辱者而冀其得近於禮者耶此由不先求近乎禮義而徒其言之終可復且既遠乎恥辱而後卜之是以其說至於若是迂遠而難通也張子信恭之說已見於前可宗之說蓋亦類此至引此章以蒙上章之義則是將以復言遠恥可宗爲和而不復言不遠恥不失所親爲禮也夫遠恥可宗之爲和可也若以復言爲和而不復爲禮則無乃反其類之甚乎呂氏上二句本張子說而下一句自爲一義則尤迂晦而不通矣謝氏復守之說與上文信字殊不相干恭近禮而遠恥辱之說則得之矣因不失其

親一句與呂氏略相似特可宗之云爲少異耳范楊周氏大意皆得之而皆不免於小失蓋徒憂復言之害義而不察乎有子之言意之所重乃在乎不復之害信也是以其大意雖若得之而終未免近乎張子之說至恭近於禮之說則皆得之但范周所引恭而無禮則勞者爲不切耳楊氏推說兩句以及聖人理固如此然聖賢之言本爲學者而發自與聖人不同若　每事如此推說則亦不勝其費於辭矣末句之說惟楊氏爲得范氏既不可曉而周氏又因程子之言前固已論之矣

或問十四章之說曰尹氏最善范呂侯周氏說失之但謹言之說范呂皆以爲恥躬不逮之意侯氏又但戒於多言則未盡聖人之意夫所以謹於言者豈徒爲是二者

而已哉范氏就有道之說似亦太輕若論主善爲師顏
當如此但非此章之旨耳又引孔文子之好學以配孔
顏而欵知學者之辭則其輕重亦不倫矣若文子之所
謂學則亦豈難知哉且好學下問自兩事亦非以下問
而得爲好學也侯氏以無字爲非禁止之辭是矣其曰
與不字不同則不字亦非禁止之辭也疑或有誤字不
然則不可曉矣周氏食之不也一句未有所當其他則
皆善也此外則胡氏及張敬夫之說亦善[illegible]
氏之說則過高甚矣不求安飽本文亦謂志其大者而

不留情於此耳未遽及乎孔顏曾孟之事也孟子五鼎
乃謂其喪祭之禮非若主父偃所謂五鼎食也其論敏
與大意旣不的當而務爲誇張隱秘使人不可曉然以
其從改之說考之則所謂敏者可見又以其平日之言
推之則所謂謹者又不過曰出辭氣而已耳若但如此
則胡爲其不直言之而必爲是枝蔓之辭乎然夫子敏
謂之人恐亦未遽及此也就有道而正焉亦方論夫學
者求師取友之時耳顏孟之云乃其終身事業之所就
豈遽責之於此時哉楊氏引終日不違求其放心等語
以明不求安飽之說亦大過矣夫未得有道而正焉則
未知其何以爲仁而志之如此其切已能從事於仁如
此其切則又何爲方且就正於人而考其是非哉大凡

此章本意且爲學者大槩立志修身求師取友而言[illegible]
諸公推之大過以至於此其亦誤矣孟子所謂不敢不
飽者乃晉平公食於亥唐之家不敢以其尊貴而略賢
者之禮耳非亥唐之食而飽也楊氏所引似亦誤矣
或問何以知無諂無驕之爲子貢質其學也曰常人貧則
必諂富則必驕今能若此則可謂有志而能自守矣子
貢雖未免於貨殖然以其志之所存與其學之所至無
乎其不諂不驕者故以質之夫子而審其淺深也曰然
則切磋琢磨之別其詳可得聞乎曰古之工事不可考
也以今言之則治骨角者切以刀鋸磋以鑢治玉石者琢
以錐鑿而磨以沙石也大抵切琢成形磋磨入細以理
推之古今當亦不相遠耳曰大學之傳亦引此詩而以

道學自修釋之今諸家引爲此章之說而子不然何也
曰古人引詩斷章取義姑以發己之志而已或疎或密
或同或異不能齊也彼傳所釋蓋亦以粗爲言然於
詩文則磋琢二字有不協者今必引以釋此不亦泥之
甚哉曰然則蘇氏之釋亦若此矣子獨其說而沒其名
何耶[illegible]曰蘇氏之說於文意最爲得之
吾之說誠不異乎彼矣然其大旨則有不同焉者故不
得援以爲說也蓋彼謂樂而好禮未足爲至自是而不

已則是將有至焉者矣而吾謂以貧富而爲言則至於樂與好禮而無以加矣夫蘇氏之意豈以爲將有忘乎貧富者然後爲至耶此老佛之餘而非孔子之意矣故胡氏非之曰貧而樂非顏子不能富而好禮非周公不能夫子所以語子貢者高矣終以爲未至則孰可以爲至者耶其說當矣曰諸說大指則皆異乎子之云矣其亦有可論者耶曰無諂無驕程叔子以爲能處其分與侯子所論樂與好禮互相發明者皆善矣然以樂與好禮爲隨貧富所治叔子亦以爲能自修則似皆未安也夫好禮以爲修治可也樂則豈修治之謂耶尹氏以爲非自修不能者其說若可通矣然於其斯之謂與者又有所不協范楊氏與周尹同而以道學自修分屬樂與好禮而言則又加密矣然其所不協者終亦不能以強協也謝氏以聞學成德爲言亦倣大學程子之意乃必以成德易夫自修則何如夫貧樂之非自修所及而避之也其論聞學成德之不同則亦有未盡者夫子之意不但以無諂無驕俗爲能處其分而未有以進於道若樂而好禮則其造道入德之深有非前人之所及耳非必以拔於人而後見者爲不足求於己而自得者爲有餘也況不諂之上學亦有出於人而不驕之上亦豈必皆出於吝哉周氏之說蓋必類矣謝氏物我之云然同人不爲之說則又益疏矣至於告往知來其說亦多不通如程子說則子貢第能以欲人子之言未有以見其知來者如范楊尹氏說則反言告往而知來者如謝氏說則子貢第能形容夫子所言之階級亦未有以見其知來也大抵此章諸說皆不得其文義故說雖精而終有不合也若范氏以爲外有餘而內不足故以無諂無驕爲善亦非是使子貢而果不免於如此則亦不足以知無諂無驕之爲美者矣呂氏之說不見於語解而見於文集當其少時未定之論也與此外則曾氏張敬夫之說亦有可觀者[illegible]

或問十六章之說曰尹氏善矣范楊亦佳但知人之說二家各得其一偏而范氏未有不知之云楊氏求爲可知之說則非此章之所指矣呂氏充知有命之說皆非至論謝氏之說既非本文意而又不免驕吝之私亦猶其首章不慍之云也侯周氏上句似范氏下句似呂謝皆已辨於前矣

論語或問卷之一

論語或問卷第二

朱熹著

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或問北辰之為樞何也曰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乎地上半繞乎地下而左旋不息其樞紐不動之處則在乎南北之端焉謂之極者猶屋脊之謂極也然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更迭隱見皆若環繞而歸向之知此則知天樞之說而聖人所以取譬者亦可見矣謝氏以為以其所建周於十二辰之舍則是北斗非北辰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張子范尹得之呂氏意亦謹嚴但所以齊夫德者則粗矣謝氏由誤認北辰為北斗故有無為而為推吾所有之說甚失聖人取譬之本旨楊氏所謂中心守正周氏所謂居中不移似皆使以為其所為有德之譬亦恐未得聖人之意但以為有德然後能無為而人下歸之如北辰之不動而衆星拱之耳非以北辰為有居中之德也二家又皆以中而不遷有定矣而不移故謂之辰亦恐非是辰蓋大象之名耳

或問三百之義曰程子范氏至矣曰或謂詩三百篇雖有美惡怨刺之不同然皆發乎情而止乎禮義者也此其所以為思無邪者而有取于此篇序之言也然愚嘗竊有疑

焉夫變風鄭衛之詩發乎情則有矣而其不止乎禮義者亦豈少哉或曰然則夫子刪詩何取於此而不之去也曰夫子之存之也特以見夫一時之事四方之俗使讀者考焉以監其得失而心得以卒歸於正焉爾非當以為合於禮義而使人法之也曰是亦安知其非當時賢者所作以刺人為此之人故其言雖邪而義則不害其為正乎曰詩辭或甚於淫詠然其義是人也亦必優游含蓄微示所以譏之之意然後其人有以覺悟而懲創焉若但探其隱匿而播揚之既無陳善閉邪之方又無懇切諷諭之誠則其恐未能有益於其人而吾之言固已陷於媟慢刻薄之流而先得罪於名教矣夫子亦何取乎此哉曰然則詩之不正者多矣又何以思無邪之一言而盡斷之耶曰吾固言之矣聖人之意固將使人考焉以監其得失而心得以卒歸於正爾非欲使人習焉而效其所為也則其為義夫亦豈不卒歸於思無邪之一言哉或又曰然則思無邪之一言者其讀詩之法耶抑人之所謂一言以蔽之者非謂是也然誠能是也則治心修身讀書窮理無適而不可又豈但讀詩之法而已哉曰諸說如何曰大旨則皆失之而就其中又有淺深之殊者如謝氏專以先王之澤為言而其所引之詩不過怨而不怒之一端耳其於夫子特取思無邪之一言以發學者於思慮隱微之際者亦太疎而不近矣楊氏所以辨蘇氏者善矣然謂詩皆出乎國史則序詩者固已失之而楊氏又因荊舒新義之說以國史為國

人之文勝者則其失愈遠矣其後所著三經義辨蓋皆
新之說為此說之時其尚論有未定者與周氏專以美
刺為言其失近於謝氏尹氏主於刪詩而言以為凡夫
子之所取者皆思無邪之言也是亦不考於詩而已矣
或問三章之說曰楊侯周氏得之但楊說以為有德禮則
刑政在其中者意則甚善而終有異乎此章之意不若
周氏之得其本旨也侯氏以道為治於政猶可通於德
則無所當矣范呂謝尹氏皆以苟免為言殊失文意蓋
所謂免者正以其畏而不敢為非與有以免於罪戾耳
豈曰犯不義以至於犯上作亂而倖脫於憲網以幸免於
刑戮之謂哉若以說專任政刑之弊其流必至於此則
可矣呂氏謂先治內以格其非心亦非此章之意蓋與

范氏皆有廢置政刑而專任德禮之意恐非夫子所謂承
天意以從事者亦不至如是之偏也謝氏所謂先後表
裏者則庶幾得之矣
或問人學之道何道也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之道其說具於大學之篇矣曰聖人生而
知之其必十有五而後志於學何也曰程子以為夫子
自謙以勉進後人之辭是也楊周尹氏蓋守其說特周
氏屈氣之說無所當而所謂知所當為者為人也耳蓋其
於此合道以血氣為言而語皆輕至於下文兩節則意
愈疎而言愈礙也張子以為聖人之學與有次第而自
志學之年固已明道因以為天已定而所以為天不窮
譬之則恐其理之不通也蓋聖人生知安行渾然天理

因不應年十有五乃志於學其後不應又必累年而後
一進也若夫之無窮則自古至今曷嘗見其加益而有
所進哉且其不得引以為此明矣謝氏以為聖人為童子
時已知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妙特行之未熟故必由志
學而漸進蓋亦近乎張子之說若如其言則是聖人之
所以為聖固有徒生知而不能安行者雖或不息而得
而未至於不勉而中也然則所謂自誠而明者又何必
聖人而後可以當之乎其曰生知非物物而知之有所
未知亦當學而知之則程子嘗言之矣然所未知者不
過指夫名器事物之間非以為義理之本原亦待學而
後知也又曰安行非物物而安之有所未安亦當學而
安之則是聖人之義理物欲猶未免交戰乎胸中也而

可乎哉至於范氏以為聖人有與人異者而又有與人
同者則其說依違兩可而不可曉矣呂氏不言聖人學
者之分其志於亦若張子之云其以信有諸己為志學
之說則其合于本文之意意者其曰信知善之固有於
我亦竊此以學者言之則無不可若以聖人言之則亦
誤矣曰所謂立者何也曰自志乎學積十五年進修持
守之功而其所立之地確然堅固物莫能搖也程子呂
謝之說得之至於張子范氏必以禮言則少拘矣張子
所謂器於禮以成性而其論立之謂則又必以為聖人
之事而亦其言之過也曰所謂不惑者何也曰既立矣
加以十年玩索涵養之功而知見明徹無所滯礙也蓋
於事物之理幾微之際毫釐之辨無不判然於胸中若

程子張子范呂謝氏之說是也但范氏引孟子不動心
爲比似亦小差蓋曰不惑而後能不動心則可耳曰所
謂天命者何也曰無所疑惑而充積十年所知益精所
見益徹而至於是也蓋天道運行賦與萬物莫非至善
無妄之理而不已焉是則所謂天命者也物之所得是
之謂性性之所具是之謂理其名雖殊其實則一而已
故學至於不惑而又進焉則理無不窮性無不盡而有
以知此矣曰然則程子之言以窮理盡性言之何也曰
程子之意蓋以理也性也命也初非二物而有是言耳
夫三者固非二物然隨其所在而言則亦不能無小分
別蓋理以事別性以人殊命則天道之全而性之所以
爲性理之所以爲理者也自天命者而觀之則性理云

者小德之川流自性者而觀之則天命云者大德之敦
化也故自窮理盡性而知天命雖非有漸次階級之可
言然其爲先後則亦不能無毫忽之間也亦猶不惑之
與不動心雖其相去不能以髮然以此訓彼則有所未
可耳周氏之說蓋亦放此然以孟子知性則知天者驗
之前說爲明白矣曰他說奈何曰程子所謂生而知之
者當矣若張子所謂知天之命則過也范氏學易之云
尤無所當於本章已略記所聞矣謝氏所謂理之所
自來性之所自出又似以理性與命爲二物其曰與
之無間則又有張子至命之嫌而非知之所能及矣其
曰與道爲二者對此意也楊氏所論世人皆知窮達有
命而信之不篤乃其知之未至者得之矣然又以爲孔

子所知殆不止此則未知其所止果何謂也但以爲窮
達之命耶則所知云者又若別有所屬以爲賦受萬物
之命耶則與上文不相應而但欲其信夫窮達之有命
則亦不待知此而後能也曰然則命有二乎曰命一也
但聖賢之言有以其理而言者有以其氣而言者以理
言者此章之云是也以氣言者窮達有命云者是也讀
者各隨其語意而推之則各得其當而不亂矣曰所謂
耳順何也曰其義則程子張子言之詳矣其序則曰知
天命又加十年若用力若不用力而自至於此蓋其德
盛仁熟而幾於化也若謝子之意主於貫通張子之意
主於神速而程子故後一說又與張子相似蓋義不害
於兩通也其曰不思而得者引據尤精所謂滯於迹者

蓋以其猶必耳有所聞然後心有所通爲未免滯於有
形之累而不若從心所欲不自踰矩之渾然無迹也乎
至張子後說所謂盡人物之性者則恐其未安也范氏
所言亦略無以知其意之所指若曰耳之所聞無不有
以別其是非可否之理則可若曰備耳所聞更無姦聲
則恐其言之過也然亦有以別其是非可否之理焉則
謂之無姦聲亦可但恐其或出於列禦寇莊周之謂則
不可耳呂氏周氏蓋皆祖其師之初說謝氏所謂內外
兩忘者則又非儒者所當言也曰從心所欲不踰矩何
也曰此聖人大而化之心與理一渾然無私欲之間而
然也自耳順及此十年之間無所用力而從容自到如
春融凍釋蓋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此聖人之德之

至而聖人之道所以爲終也曰從心之從傳讀爲縱且
至心字而句絕者先生之說皆如此而今獨不然何也
曰經之本文作從而陸氏無別音則皆同讀如本字爾
讀如縱者乃近世俗流傳之誤而諸先生偶未察耳
以理言之則有心於縱亦豈聖人與天爲一從容中道
之謂哉范氏雖不以從心爲絕句然其音讀亦不免於
誤也若其大義則程子張子固不害於得之但張子兼
不息不勉而言不若程子之分之爲當耳其論不夢周
公近回難通殊不可曉曰諸說如何曰范氏之說殊無
倫矣而養血氣一其德致命遂志等語尤不可曉且與
其下文所引舜孔子事亦相反不知其果何謂也呂謝
楊說皆善但從字之讀則皆失之耳程子謂五十知天

命而未至命七十然後至於命何也曰至命之云言其
與天爲一而已五十知命誠有所未至也然易大傳之
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以易書所發之理言之爲言
亦蒙上文窮盡之云而繫之耳非指聖人所造之地也
然古今以爲聖人之事者亦多故程子因之蓋不害於
理也

或問三家僭禮其於夫子之言者其有考乎曰魯之三
家[illegible]擬則其葬也僭而不時矣以[illegible]徹則其祭也僭
而不禮矣其事生之僭雖不可考然亦可想而知矣嗚
呼彼爲是者其心豈不以爲是足以榮其親而爲莫
大之孝夫豈知一違於禮則反置其親於僭叛不臣之
域而自陷於莫大之不孝哉夫子因其問孝而知其有
愛親之心故以此告之庶其有所感發而能自改也雖
然聖人亦豈務爲險語以中人之隱而蓄之以遷善哉
亦循理而言而物情事變自有所不得遁焉耳嗚呼此
其所以爲聖人之言也與曰諸說如何曰程子以告懿
子者爲告衆人之言蓋以其所包之廣而未及乎孟氏
之僭禮也雖於其事有所未合然直以理而觀之則聖
人此言固亦無所施而不可也范尹則以此章爲懿
子之失矣然不得其事之實而以其言者推之則亦
疎矣又以懿子力不能問而夫子復以告之蓋亦或有
此意然不直告而因樊遲以及之則亦無問一而告二
之嫌矣呂氏以仁言之亦過高而傷贅其言僭禮之意
則善而考之亦未詳也謝氏通以性與天道并釋四章

之意亦高矣然聖人之言何者而非性與天道之發不
特此章爲然也其論葬祭以禮遺事實而鶩高遠亦若
其前篇所論朋來忠信之病也又以樊遲非不知此特
問之以發其目者其待樊遲似亦少過矣以聖言之淵
懿如此而樊遲平日又非敏悟通達之才亦何以知其
非自有不知也耶楊氏之言爲世之貧賤而愛親者言
則得之矣以爲夫子告孟孫之意則恐其未然也然亦
可以此理推所包之廣而爲程說之驗矣周氏之說雖
[illegible]亦得也

或問六章之說曰此章惟謝氏之說切於人心使學者知
有所警省而用其力若如諸說之意則夫子於武伯之
問何不直告之曰不爲不義以貽父母之憂可謂孝矣

而傾爲是迂昧不切之語以告之反若使之必致疾以
憂其親而後可以爲孝者是豈聖人平日教人敬身謹
疾之意哉

或問父母至尊親犬馬至卑賤聖人之言豈若是之不倫
乎曰此設戒之言也故特以其尊卑懸絶之甚者明之
所以深著夫能養而不敬者之罪耳諸氏言之已詳學
者考之可也曾氏引論子愛而不敬獸畜之也亦其明
驗諸說於此疎略惟范尹氏之說犬馬皆能有養則犬
馬之有力於人初無致養之意恐聖言取譬必不若是
其拙也此殆欲避前說之嫌而遂就之耳

或問色難之說不同何也曰二說固不同矣然務承順其
親之色則必有和氣婉容矣有和氣婉容則必承順顏
色者矣但以 考之則似當以程子楊周氏說爲正
而程子後說 似有闕文誤字而不可解也謝氏於服
勞其饌又皆爲孝焉則亦似失立言之意矣楊周亦
以二子之失爲言然不若程子之言爲盡矣

或問九章之說程子至矣其以私爲自得爲中心者亦
密矣但以燕私言之則尤足以見其隱顯一致之實耳
然程子於退省二字意亦不同而范說以爲孔子省之而
後說以爲顏子之自省恐當以前說爲正發字之義亦
然范以爲開發者 以爲發明者一亦恐當以 說爲
正也蓋若以爲夫子退省乃有發明則是無退之所私
未了了也以爲開發則未知其以爲顏子心有開發以
爲孔子發之耶若曰顏子心有開發則當云亦可謂能

有所開發而不當云亦足以發若以爲孔子發之如憤
悱啓發之云則於文義可通而其語意乃若以顏子
爲僅可開發而視他人爲全不足教者恐聖人之辭氣
不如是之驕倨而忽易也范氏專以顏子退與門人講
論爲說蓋用古註然亦狹矣夫子所以省顏子之私者
豈獨其講論之一事哉以不違之說以爲觀書不如聽
言之切固有此理然遂爲觀書決不足以得聖賢微
之意則聖人之立言垂教又何望於後世讀而知之者
且不可復有其人矣其論顏子之不違不言其義理之
契合而專以神受爲說不知方以耳聽若之何而又以
神者受之也不言其氣象之高明而專以好篤心虛爲
言則亦得其然而不得其所以然者矣然好篤心虛之
說於學者猶有所益神受之云則或能使聽者恍惚而
流於怪誕之域其爲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楊氏發不
凌節云者亦得之然非聖人陰以告顏子而不欲使衆
人得聞之也蓋或偶因其問答而詳言之以至於終日
耳謝侯氏皆以爲聖人言此欲以語其察之之詳而發
門人之進恐亦或有此意周氏又以爲欲門人觀顏子
之例各自省而亦皆少偏蓋雖聖人之於顏子固有
不待省而知者然亦必常有省焉非全無事實而妄爲
此以爲教於門人也胡氏謝氏張敬夫之說亦若[illegible]
[illegible]

省其私之云者所以明其非無諫之容言目以明其德之功必由內外相符隱顯一致欲學者之慎其獨也嗚呼夫子之回也言終日而多矣而今存者無幾可勝惜哉張敬夫曰孔子之言顏子皆能體之於日用之間所以夫子退而省其私而知其足以發明斯道乃其高弟與聖之驗也

或問十章之說曰唯程子得之范氏之說則疎矣人之易見者莫如行事雖知者莫如用心今先視其用心而後察其行事且歸趣之云又近夫所安者之地矣今以歸趣爲所由而所安者乃行爲所處之是非則其輕重淺深無一當其所者矣呂氏亦疎也以所由爲昔者所經由者則尤有所不通也謝氏說似其詳然細考之意亦皆通但上二句恐有未當而引何莫由斯道也殊不可曉蓋已贅矣所安之云則待之猶甚於小人而言尔似非此章之本旨至曰小人何嘗一日不在於善則其

進小人也亦驟矣楊氏三句大抵略似謝意然引左氏之言以釋以字之義而謂所以爲才則其支離遷就抑又甚矣周氏亦然尹氏則又似范氏說而小不同然亦不必論矣蘇氏說亦得之但所安之云亦如謝說耳蘇氏日見其所爲者處事交則未知其所自爲之業者所自爲之志亦交則未知其能久而安之乎息小如之不能久以之閑其篤誠也決矣亦人有事而中於善者不者不而入於惡惡熱不可以易其人者所自安之者非也

或問學必溫故而後可知新乎抑溫故者必資於知新乎豈爲師之道亦是於此而已乎曰故者昔之所已得者也新者今之所始得者也昔之所得雖曰既爲吾有然不時加反復尋繹之功則亦未免廢忘荒落之患而無所據以知新矣然徒能溫故而不能索其義理之所以然者則見聞雖富誦說雖勤而口耳文字之外略無毫髮意見譬若無源之水其出有窮亦將何以授業解惑而待學者無已之求哉學記所謂記誦之學不足以爲人師者正謂此耳若能尋繹其所已得者而每有得於其所未得者焉則譬諸觀人昨日識其面而今日識其心矣於以爲師其庶矣乎夫子之言所謂可云者正所以明夫未至此者不足以爲師非以爲能如是而爲師有餘也且昔程子晚而自言吾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其意味則今之視昔爲不同矣此溫故知新之大者學者以是爲的而深求之則足以見大義理之無窮而亦將不暇於爲師矣程子惡夫氣象之狹而爲斯言可師之說美則美矣其無乃非本文之意乎至引

子夏之言則其文義亦有倒置而錯陳者當於本章論之耳范楊周氏說亦放此而楊氏又并夫子患之意而一之則其衆合其矣呂氏據程子專以多聞爲師之事失之尤遠竊究其說則記誦之學何爲而不足以爲師乎謝氏過高不實於此尤甚至引高明中庸廣大精微以爲極致而不察其理所謂分殊者則亦誤矣夫聖賢所以言之或近之詳者可以謂學者各隨其功而無知偏廢則兩得之槩以爲同而不察其異則將有兩失之患耳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程子尹氏得之矣范氏大意亦善其語意繁雜其引形而上下之云亦無所當於此章之意矣且聖人教人先盡其小者近者而後進夫遠者大者

但君子不溺其志於是而有以貫通之焉耳若曰以道爲本而忽夫小者近者則是離物以求道而又爲子游之譏子夏也必以形而上下爲言則聖人亦豈敎人以遺器而取道者哉游氏意亦類此而語涉老莊則尤虛泛而不實矣楊氏引楊雄大器之言以釋不器之義是徒喜其有據而不悟其施發之失所也彼規矩準繩雖方圓平直之所自出然亦各專其用而不能相通豈不器之謂哉侯氏所引語自謂最於大發若有所偏蓋若曰不器故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則所包者廣而不專於一事今直以不可小知而可大受爲不器則意專在是而不盡乎不器之理矣周氏之說則亦支而無所當也

或問十三章之說曰程子凡三說而兩意其首末兩說則一意也中一說又自爲一意而其語有不可解者以其所謂因子貢多言而發者推之恐亦若范周氏之說也與范周之說也則當矣而周尤明白謝氏說中語意雜亂尤不可曉以其所謂所有雖不言而可喩及德洽而罪能兼乎衆之因者推之則爲不待言而人信從之之意以行其所言言其所行者推之則又若范周之說則亦文初無人信從之之云者不知其何故重復言之以至於繁而不殺如此也今姑論而闕之不敢以意斷也楊氏疎矣君子切己之事多矣夫子曾不及之而以此爲說何耶且曰先行而不言何人固無以知其爲他人矣以爲他人則所謂其言者又安得爲己之言耶蓋與其所引孟子文勢自有不同者不得强取以爲證也且

子貢之言語乃吾於辭令耳初未嘗以言下世如史氏之所記者與稱述之辨也告之以此亦何爲哉尹氏之說不明豈亦程子中說之意與

或問十四章之說曰程子之解善矣但其曰周而不比比而不周則語勢若不倫者然周而不比比而不周者本文之意也比故不周者推其意而言之者也程子之意蓋其以是互相發歟諸家得失亦以是推之可也一說以周爲周旋則亦以世俗之說發明偏及之義耳其周字訓亦若以周旋之云其語意又非委曲以成說一一人之事若宗得所謂以周氏子之周也范氏所引是與比周則正此之謂也以爲小人於不善亦周而同於偏及之義則非也蓋之與比恐不爲親比於人而言然如易所謂外比於賢亦以理之所當親之非有昵比之私則固不害其爲周徧之通也今謂君子於善亦比而同於阿黨之意則又非矣若謝氏張敬夫之說則皆足以證明程子之意矣（敬夫曰君子[illegible]）也曰非說以忠信爲周奈何曰忠信非以謂周也忠信則無私此於人周之道也楊氏之說得之矣

或問學思罔殆之說既曰昏且危矣而又繫以無得不安之說不已贅乎曰罔者其心昏昧雖安於所安而無自得之見殆者其心危迫雖得其所得而無可即之安此兩者兼內外始終而言而後足以盡夫罔殆之義也昏以心言無得者無得於理而冥於罔也危以事言不安

者不安於理而卒於殆也考之精義則程子范謝楊尹氏言之詳矣但程子以殆爲勞未有所考又以爲無進故殆於文義亦不切也范氏則語多不瑩而其章末亦有闕文謝氏不可不兩進者賢於温故知新之說遠矣以思爲知及之亦似少過但其所以思者正謂知有所未及耳其引六言六蔽者亦不相類若呂氏以罔爲如網之無綱則失之矣罔之得名正以其惑禽獸而取之使之罔罔而無所覺耳至游氏之說則所謂思者非以思夫義理之所在特兀然凝坐如釋子禪觀之爲耳以罔爲不能爲已而卻實殆爲不足以涉事而不安亦皆生於思字之失遂疑學非爲己之事思有遺物之蔽而不悟聖人所謂學與思者初不在於是也彼其親見先

覺得聞教學之所不聞而差失有如此者可不戒哉周氏意雖正而語差冗其間不能無失云

或問攻乎異端之說曰程子范尹之言正矣自張子呂謝楊周氏皆讀以攻爲攻擊之攻而其所以爲說者亦不同也曰其不同奈何曰張子之言若有是孔非孟之意與其平日之言行有大不相似者蓋不可曉然謂孔子不闢異端則其考之亦不詳矣當時所謂異端固未有以見其爲誰氏姑以楊墨論之如墨氏之無父則悖德悖禮之甚固以深闢之矣楊氏之無君則潔身亂倫之戒又已深闢之矣若以好辯爲孟子之說則彼世俗之毀譽又豈君子之所屑意哉若呂氏之所以爲說者則善矣然亦非也蓋不務反經而徒與之角其無涯之辯

罔所以自處然能觀異端之害而不一言以正之則亦何以袪習俗之蔽而反之於經哉蓋正道異端如水火之相勝彼盛則此衰此強則彼弱反經固所當務而不可以徒反異端固不必辨然亦有不可不辨者熟觀孟子所以答公都子好辯之問者則可見矣謝氏以夫子爲不闢異端則亦若張子之云也然其所謂姑存而無害者若惡聖人之憂天下慮後世不如是之淺且近也謂其識者之門皆能以善意從我則於異端不待言而判者其亦於事理益以甚矣夫吾之所以闢之正爲其不識者之門牆而陷於彼之邪說耳若既識於正而從我矣則又何闢之云乎楊氏歸斯受之之說亦正類此周氏則又并與子夏孟子之言而失其旨是數說者豈其

猶有取乎老佛之言故欲曲爲說以衞之而不知其失聖人之本意以至於此耶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程子尹氏之言實矣其大則范楊氏近之但范氏所謂强其所知以爲不知者求之子路平日之言似無此事又引禹之行水爲言則讀是知之知爲去聲恐亦未安且曰必由其誠者又與行其所無事之意初不相似也謝氏之說則新矣然恐非本文之意其曰是知是非之心者似亦以知爲智然所謂充其是非之心者亦曰善善惡惡不以毫髮之私而亂其是耳豈此之謂哉周氏無大得失但亦以知爲智不知其傳寫之誤耶抑亦若范謝之云也

或問子張學干祿而夫子告之如此何也曰人之處己接

物交於言行而聞見者所以爲言與行之資也然積
之不多則孤陋寡淺無以參驗而知所疑殆知而不闕
則昏昧苟且無所依據而流於謬妄能闕疑殆則庶幾
矣顧於其餘遂以爲已信已安而無事於謹則言行之
間物我交攻而尤悔之積有不能免是將無以行乎州
里尚何祿之可干哉誠反是而觀之則夫子之所以告
子張者其意亦可知矣然自其聞見而積之多多聞見
而擇之審擇之審而猶曰謹其餘焉則其反身亦切矣
而聖人之訓猶曰僅足以寡尤悔而已蓋未敢以爲絶
無也聖人之於言行之際其中之如此而推本所從有
始有卒又如此學者亦可以盡心矣曰然則是果何以
得祿耶聖人教人顧使以是求祿耶曰程子言之詳矣
蓋先王之世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賓興之故士能謹其
言行則有得祿之道然聖人之意則以爲君子亦修其
在我者而已其得與不得非所計也故曰祿在其中如
曰仁在其中樂在其中直在其中餒在其中皆不爲此
而反得彼之辭也豈嘗教之以是而求祿哉嗚呼三代
之盛先王之道行於上者既如彼聖人之教行於下者
又如此是雖欲人才之不成風俗之不厚蓋亦不可得
矣其後士之不賢者或不免於外誘有司之不明者或
不足以爲得人然其所以網求者蓋猶出於修身謹行
之意　得其人則其法固爲世不易之良法也豈若後
世專以詞藝取人而不考其言行之素使士之賢者猶
不免急於彼而緩於此有司之選者亦恨無以必得行

藝才業之人而其不賢且良者則罔告以爲當然而不
之怪也然則人材風俗之所成就又安得不愧於古上
之人亦何乖於此而不之革哉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張
子范呂楊氏得之但程子所引謀道不謀食者恐於文
義反類不通當於本章辨之耳范氏以修身干祿爲二
事則失聖人之意而楊氏以子張爲善張則亦考之不
詳也謝氏以見爲識見之見尤爲自尤之尤似皆未當
又謂寡尤寡悔爲非特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
怨惡而已則其輕重倒置殊不可曉其論得祿之道又
有斷然取必之意尤失聖人之微旨也游氏尤字之說
不若程張之安周氏餘字之說亦非是尹氏因程子說
大槩亦善但程子之解略舉經文例不必盡尹氏不能
補而因之似便以闕疑殆爲謹言行者則於其餘二字
意有所不盡矣學者詳之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程子至矣諸說大略無甚異而楊氏
語意尤相似然曰當人心不若其曰得義者之有準則
也曰當是時也三家專魯哀公曾得而擅舉錯之權哉
曰胡氏引言使公從問說爲枉直而付舉錯之柄於夫
子必有所處矣民心既服公室自張何至乞師於越而
亡以旅死哉此言得之矣

或問二十章之說曰諸說皆得之而楊氏爲密但范氏以
夫子爲若大夫有問必以正對爲急於民而然然夫子
於他人之問亦未嘗不以正對也豈必急於民而後然
哉謝氏敬忠二義文意不明似有爲政者自致其敬忠

以率民之意然與下句文勢不類計亦不至若是之疎也但得自養之云則過於本文之意而失之明矣周氏膠其說甚善但以為使民勸於敬忠則非文意耳尹氏大意亦善但語勢倒置不免有病張敬夫之說其亦偶中其失者與

或問二十一章之說曰引書之義唯程子楊侯氏得之但兼孝友而一言之則恐非夫子專就孝乎而言之本意耳張子以有政為有政之人范謝尹氏皆以為施之於家而有政則非也謝氏又讀孝乎屬之下句尤失之矣是亦為政夫子蓋曰彼以是為可推以為政則我之為是是亦未嘗不為政耳范謝尹氏之說近之張子楊侯周氏皆謂眞有為政之效則失之矣曰聖人未嘗忘天

下今不為政而其言如此將不為獨善之私耶曰聖人未嘗不欲仕而亦不求仕也況定公之初陽虎用事又非可仕之時也然此意有難以告或人者故特告之以此而為政之本實不外焉舉而措之則徧乎天下矣嗚呼此所以為聖人之言歟

或問二十二章之說曰楊尹氏說為近之諸說皆以有諸己者為言則非但不究此章之旨又將并與孟子之意而失之矣游氏以中有主為言亦非文義夫言而有信夫子固常言之矣曷為其必舍此而務鑿焉以為說乎且其曰大德小德所由以進之屬皆欲就車取義亦大泥矣聖人之言如天地之生萬物豈若是其瑣瑣拘拘也曰然則楊氏以倚衡之說亦因車而發耳而不病焉何

也曰是其意以言忠信者為主而篤行以及此耳其所為說者初不主於此也若進德之云則正其所專指以為說者亦不得同日而語矣

或問何謂三綱曰按班固白虎通云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大者為綱小者為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何謂五常曰仁義禮智信也首篇詳矣何謂文質曰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也何謂三統曰王者受命而改正朔所以新民之視聽也故夏以建寅之月為正謂之人統商以建丑之月為正謂之地統周以建子之月為正謂之天統孔氏以為商湯始改正朔而周因之鄭氏以為自古帝王皆然蓋不可考然以理求之疑孔氏為得之也曰子於是既取夫馬氏之說矣其下有曰物

類相召世數相生其變有常皆可預知者非馬說耶何不錄也曰以疏例考之非馬氏也是何晏不曉其文義而妄改易之耳曰何以知其不曉也曰馬氏之說雖約然其義則可推而知也上以所因為主而御夫損益之變故雖損益之無窮而其不能甚異可知今是說者乃遺其所因而專以損益為言明夫損益之變又豈有常而可預知者耶此　其不察於文義之失然跡其所由殆亦源於祖尚浮虛指棄禮法故其議論之際不自知其遂未忘本而至於斯也曰夫子之言以三代之事言之可矣若以繼周者言之則秦不能因周之禮而損益之矣處繼秦而反因秦禮以為損益然則夫子之言其不驗乎曰不然也秦滅先王之法漢懲於秦之禍皆非

欲因其禮而損益之者然其所謂君臣父子夫婦之實
則秦不能有以甚異乎周而漢亦不能有以甚異乎秦
也至於秦之罷侯置守廢德任刑漢之苛解與民休息
亦皆損有餘補不足其勢有不得而不然者然卒亦不
能變其所因之大體也推之為伯亦莫不然雖昏狂乖
亂之極不能出此但其得失有多少之差耳然則夫子
之言豈可謂之不驗乎曰然則諸家之說皆不出此何
也曰何晏說之也然至於胡氏吳氏而獨得之則理之
所在亦有不可得而誣者矣前此楊氏略有此意而其
說不若二家之明且決也吳氏曰見損可知者若曰夫大體不能易也綱五常天〻之道違道夏以是而為夏商以是而為商周以是而為焉問而雖不繼於則夏而必至於因夏禮雖不朝於因商而必至於因商世異事殊不爲忠其已行已處之宜或少損以救其過或少益以救其不及而皆不能易其大體前也其是者固不能甚異於夏則後乎周者亦可益其異於商者蓋千萬世其不能然乎是者必矣

或問見義不為或以承上文而言之何如曰此非相因之
文范呂周氏之說得之矣謝亦以相因為言且夫之過
而其所論鬼神之意則學者所宜深考也楊氏謂見義
不為故餒而無勇則語倒而意亦支周氏自朝夕惟義
之知以下亦不免有此失也

論語或問卷之二

論語或問卷之三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

朱熹 撰

或問八佾舊說有謂上下通以八人為佾者何如曰是不
可考矣然以其意求之舞佾必方豈其佾少而人多如
此哉曰或以忍為容忍之忍聖人辭氣豈其若是之迫
哉曰未必然也然胡氏門聖人量同天地以恕待人惟
於亂臣賊子則治之甚嚴其詞備於春秋所以扶大倫
存人紀也若以此說通之則亦無可疑者但恐本意未
必然耳曰孰不可忍呂說如何曰聖人方欲極言其僭
竊不臣之心不應反却而譏其僭諸侯之小罪也是與
說不知體之[illegible]文義亦有不同者矣

或問三家之說[illegible]以為[illegible]說但范氏以為成王賜魯以王
者禮樂以祀周公當未有考然以僭之雍祀觀之則初
不得為周公之廟而設也恐其說亦不得通矣謝氏以為
聖人所為不在於禮樂之[illegible]以有過乎事理之實者
又以兩章為有不[illegible]則亦似未安耳
或問三章之說曰[illegible]張子之意以為不仁之人僭
亂悖逆之心[illegible]然禮樂制數則有一定而不可
忌者心有[illegible]人必知之故曰其如禮樂何耳此亦一
意然恐不若程子之安也范氏雖用程張之意不知其
何以通之至以愛人自愛為言則其所以語仁者又大
疏矣楊氏以下皆祖程說而游氏周氏尤為詳盡謝氏
所謂以何為此者險怪甚矣而其所謂亦足以僭禮亦

足以敦樂者反若緩而不切之辭一何輕重之不倫也耶至其所謂顛沛造次必於是非仁者不能語亦倒置楊氏不主於仁而主於禮樂則徒見禮樂之盛非不仁者所能舉而未見不仁者之所以不能與於禮樂之實也

或問四章之說曰程子張子至矣但張子易字之說恐未安范氏引據訓釋之功所發明於奢易二字尤多但遂以儉戚為禮之本則失之耳謝周尹氏皆祖程說但謝氏情性之說為未當禮之恭敬喪之哀痛夫亦非出於情耶但得情之正而合乎性之理耳若如其說則是性善情惡而判然不可以相入也而可乎周與謝氏略同但所引二事則不若謝之為得而謝氏朝祥暮歌之云

亦有所未盡耳尹氏則約取程說而補其未備最為有功讀者以其說而參之程子則可見矣楊氏直以儉戚為本者似亦簡便但考之夫子之所論則四者均在去取之間而儉戚為差愈耳似未嘗直以二者遂為本也其告林放蓋欲其因吾去取之意而有以默識夫本之所在也歟

或問五章之說曰此義明白但范呂為不同然臣之不可無君猶人之不可無首也雖遺腹朝委裘蓋出於一時之不得已然自有中國以來其能如是而不亂者蓋亦希矣聖人豈以是為可常哉周氏說似少異而於文義有不通者蓋特其辭之未瑩耳

或問六章之說曰諸說大槩多同惟謝氏祭則受福之云恐夫子當時之意未若是之巧曲而幽深也楊氏所謂小貞吉者恐亦未有此意張敬夫以為當冉有為宰之時始有是事故夫子欲其救之以為之兆其說幾是楊氏又謂昭公失此季至敗亡其說尤誤冉求為宰自哀公時也

或問七章之說曰此章諸說各殊而皆有未通者如程子周尹皆以射為本無可爭則既不察乎衆人之情謝氏人以射有似乎君子者言之則又遠於文義矣若然則其下文何為不遂以失諸正鵠反求諸身者言之而必以揖遜之辭為言耶惟楊氏以為宜有爭而君子不爭者近之然直謂君子以射而不爭則又未考乎其意也張子之說也揖讓而升下而飲之說程子以下欲為非

下堂而飲則合乎大射之說矣然謂但為謝去射位而飲之則又不考乎下而復升之說也張子以為揖無讓下之文是也然謂亦無下堂之文則亦未考乎既下而復升之說也至謂[illegible]而[illegible]於勝者則亦無所據又[illegible]周氏從禮[illegible]之[illegible]下堂而何絕則既不足[illegible]而其說之誤張子又已辨之矣其爭也君子程子[illegible]周尹氏皆以為言君子其爭乎若文勢牽強不安張[illegible]以為[illegible]揖遜亦非文意謝氏以為其不爭也[illegible]君子而引老氏之言以為證則又陷於巧[illegible]大失聖人之意矣若范氏之說則其首尾文[illegible]無[illegible]之中而又以是為君子之所爭則亦失之也曰然則君子之所謂射之有爭而爭也君子奈何曰

君子恭敬遜讓不與人爭，至於射則皆欲中鵠以取勝也。然大射之儀，揖遜三揖而後升堂，射畢又揖而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弣，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立飲，卒觶，坐奠於豐下，興揖。是其雍容謙遜乃如是，是則雖曰有爭，而其爭也亦不失其為君子之道矣。此則注疏舊說，而諸家失之，是以紛紛而其說愈不明耳。曰此其猶曰君子而時中者，何也？曰是其所謂君子者，亦曰有君子之心云爾。

或問子夏所引之詩，蓋衛風碩人之篇，或以素以為絢兮一句云者，夫子刪而去之也，因刪詩，若其不合於義理者，其今此句之義，夫子方有取焉，而反見刪者何哉？且碩人之詩四章，而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而見刪，又不應因刪此句而并及他章，例損一句以取齊也，是不可知其為何詩矣。曰諸家之說如何？曰舊說以素喻禮者，失之遠矣。程子始正其先後之序，則得之。然其曰質待禮素行畫者，不若謝楊說之為協於文也。周氏因之，蓋亦誤矣。張子之說迂滯難通，又以二素字同用異，而義不相害，亦無此理。且白之受采見於禮書，最為明證，何為舍此而必為異說以強通之耶？范氏以倩盼為外有其容，內有其質，而以素為德之學絢為容之實；謝氏以為有素然後有倩盼之容；周氏以為有德而文之以婦容，亦皆非是。詩人之意，但謂既有倩

盼之質，而又加以粉黛之飾。夫子之意，則以為必有是質，然後可加以飾耳。起予之說，程子尹氏皆簡而意未明，然恐其亦若楊氏之說，以子夏為能發明夫子所言之意也。外則皆有未安者，惟胡說近之，然其所以為說，亦有過高之弊。夫子本意，但謂子夏之言足以有感發我之心爾。

或問杞宋之說。曰程子以徵為成，蓋從古注，其意則曰無以證成吾言，亦有能徵之意，其亦若張子之云乎。其以法度釋獻字之義，蓋以強通為說也，其或有所考歟？今不能知，則姑存舊說可也。張子謂本中庸而言，但聖人作為自然審重，非獨為此而後不言也。呂氏專以賢人為言，則似拘以文獻皆為指賢人者，恐亦未安。且謂夫子以二代之禮無人而不可行，然後從周，亦非是。設使二代之禮皆在，夫子亦不遂舍周禮而皆用二代之制乎？且中庸言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以有德無位而不敢作禮樂，當以二代之無徵而後從周也。或呂氏則得之，然但夫子自謂有能言之，則於制度文為之實，必有可以一二數者，但能言其制作之意而已也。周氏之說，大抵支離，就其說中推之，固亦有可觀者，但出於揣量臆度，非聖賢之本意，則往往無所當耳。孔子所言之禮，今有存者幾乎？曰胡氏有言，先儒謂孔子嘗定禮樂，今以此章之指觀之，則三代之禮，孔子欲為一書而不果成也。至於樂則與詩相須，故樂正而雅頌各得其所，然亦無全書矣。疑其說之或然

也
或問先儒禘禮之說多矣獨取趙氏何也曰先儒以禘爲合祭於大廟上及其祖之所自出而下及毀廟之主以祫爲合祭於大廟而不及祖之所自出也惟趙伯循以曾子問春秋傳以明祫之爲合如諸儒之說而禘則止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但設兩位而不及羣廟之主爲其尊遠不敢褻也此說最爲得之而其具於春秋纂例者詳矣其曰旣灌者何也曰禮家以爲釀秬爲酒煮鬱金香草和之其氣芬芳而條暢也曰孔子不欲觀之意諸說不同如何曰程子以禘禮言之當矣然不察乎失禮之中又失禮焉之說則是自其未灌之時已不足觀不必言旣灌而往也又以逆祀爲言則又異乎禘禮之說然如趙氏之說則又不合羣廟之主必如舊說則不有以見觀□□□之說先後亦恐其說之不通也謝尹從禘禮說呂則從逆祀說其得失於此可見矣如楊氏則方灌之時已不足觀不必更言而往矣如呂氏則是旣灌之後無□禮節又皆無實之繁文也聖人之意其亦必不然矣

或問十一章之說曰諸說皆善而各得其一偏蓋呂氏得其報本追遠之意游氏得其仁孝誠敬之心程子得其不王不禘之法此皆其說之善者也然游氏又兼郊社禘嘗言之其義雖廣而於此章之旨則不若程子呂氏之專也程子又有逆祀之說然纔一言之而僭禮之意尤備則疑當以多者爲正也謝氏專以交神明之道言

之似非此章答問之本意蓋或人之問未應及此而指掌云者又何以見其爲交神明之道哉其曰知鬼神之情狀則能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者其失益遠矣游氏所識禘大義深者正楊氏所引祭統之說游氏則既偏矣而楊氏又以爲其義有至賾者而非度數之謂則亦失所引記文之本意也周氏以爲中庸之言與此不同而各有所當亦或未然蓋其專以逆祀爲說故覺此章義狹而不若中庸之廣耳然中庸實兼四祀而言郊所以事天社所以事地禘所以追遠嘗所以親親故其義誠有廣於此章者而此章發明追遠之意則與中庸之意亦未始不同也袁氏於程子之說而又自爲一義亦有可觀今附於此袁氏曰禘者天子所[illegible]其祖也惟天子得用之而諸侯不[illegible]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諸說皆善而程子□□但范氏有神非其鬼之說則失彼章之意彼所謂其鬼者適謂已之所得祭者耳非專以先祖爲言也謝氏章首二句不可曉後有說脫其引伯高之事則甚善

或問十三章之說曰程子以奧喻貴臣者非是其釋夫子之答辭則諸家所不及也尹氏因其貴臣之說誤矣范氏以奧爲祭之尊以竈爲祭之小而以夫子特爲不媚竈而已者亦非是范氏之說得之爲多惜乎其未及考於奧竈之禮謝氏於人無所媚之語不可曉其曰我寧媚於奧而求福於天者亦非楊氏直以媚竈爲逆理則

是以媚奧爲順理而復陷於范氏之失矣聖人事君盡禮者天理之公也一有媚之之心則流於人欲之私矣豈聖人之所爲哉以爲順理誤矣又以天爲理之所自出語亦未瑩不若胡氏張氏之爲得也胡氏曰天即理也理無不在在人則人心之[illegible]不[illegible]是不直之甚者也[illegible]曰然則子之所論祀竈之禮何所據而言也曰月令夏三月其祀竈而鄭氏之注云竈也凡祭五祀戶竈門行中霤皆先設席於奧而設主奠俎於其所祭之處乃設饌迎尸於奧而孔疏以爲逸禮中霤之文蓋唐初猶有其書而今亡之也亦可惜哉

或問十四章之說曰諸說惟尹氏得之范氏以爲時措之宜當從周禮周氏以爲周禮大備後世無以加者以夫

子所以告顏淵者推之則固將有不盡從者而亦不得爲無以加矣謝氏侯氏以爲不敢不從則是以聖人之所不取而強從之也且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之語又將何所措乎楊氏以爲從其監於二代之意而非從其文則郁郁之歎亦將無所施也且云先代之後以統承先王蓋未有知其所由始者而虞夏之際已見於書傳矣豈獨周爲然乎大抵聖人不得其位固當從時王之禮而周禮之盛又非有所繆戾而不可從也設使夫子得位而有作焉竊意其從二代之禮固不能多於從周也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尹氏發明意尤詳備呂氏周氏之說恐亦或有此意然非其本也范氏以立宗廟爲教民孝則不本於有國者思念其親之誠心以觧事

問爲媚鬼神則又非聖人敬慎其事之本意如謝氏之說則是聖人本欲以是肆其譏訐於當時既而又託於敬愼之說以文之也其必不然矣楊氏以籩豆之事夫子豈所不知恐亦未安夫籩豆之事特非有位者所當察於其間耳豈謂可以初不識其名物必待入廟而後問耶侯氏蓋援引程子呂氏之意然亦雜矣曰子何以知其爲始仕時也曰以或人所以鄙夫子者觀之則其爲少賤之時無疑矣曰繼此而復入廟將復問乎曰問而復問則不誠矣雖其所未見而未及問者則固將必問焉而其前所已問而今當行者則亦必復問而後從事也

或問十六章之說曰程子一說於文義皆未有暢者范周

尹氏因之恐其考之未詳也張子之說則善矣然以爲此乃爲力不同科之一事則於文未有所見謝氏以爲或主皮或不主皮以其力之不同者亦非是儀禮之言射固有此二端然此專以其不主皮者而言耳楊氏於此獨爲得之但專以容飾爲言而不主於中則於義亦若有所遺也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此章之說皆無異義但范氏小禮大禮之說亦非[illegible]而周氏疾之之說非子貢之本意耳若愛[illegible]之說則[illegible]氏所謂[illegible]惟若得之或以爲猶[illegible]王之不忍於[illegible]之[illegible]亦不[illegible]

或問十八章之說曰諸說皆[illegible]但范氏推說非本意謝氏

鄙蔑得衡之君而以爲聖人爲此特以畏天命畏大人
而然則亦不類聖人之心耳又謂孔子[illegible]後[illegible]能
合一亦恐未然若孔子之所以不如孔子者正爲於理義
有未合一耳彼之與我果若何而可合一乎尹氏用程
子說而知然字亦失其旨[illegible]程子[illegible]所以不如夫子
之說以爲由其如此而已非以孔子之[illegible]狀此事而
發也集註所引梁山黃侍[illegible]政說最爲得之然亦未出程
子之意此外則胡氏之說亦[illegible]

[illegible]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范說大[illegible]聖言之旨成耳然謂未
當以私意累則凡君子之言皆然蓋不待聖人而後然
也今日非賢者所及則過矣其他則呂謝侯氏之說以
君臣各盡其道而言之[illegible]楊尹氏[illegible]之
[illegible]君臣雖不以禮而臣之事君
[illegible]山說之中呂氏尹氏各得其要可
以[illegible]謝氏所以爲說則是別有皆治
[illegible]道而無行於禮義[illegible]後始以禮
義[illegible]侯氏仁[illegible]謂知禮
知忠與誠敬之道[illegible]不論而又幾於
[illegible]說也定公以下數語則[illegible]皆以飲食[illegible]賜爲使
臣之禮[illegible]亦未盡大君所以使臣者一事一物何往而
非禮之所在哉

或問二十章之說曰程子兩說皆引詩大序之文以釋此

章之義而謂楊周吳氏因之以今觀之序乃因夫子之
言以爲說而不能盡夫其意者不若其第二說之右者
與范尹氏[illegible]不[illegible]之爲當也夫淫者樂之過
而失其正者也[illegible]之甚而害於和者也今謂爲淫
[illegible]色傷[illegible]其義而資於辭矣然范氏專以聲
[illegible]未究其[illegible]者謝氏雖引序文而所以爲
說者[illegible]之[illegible]氏又專說詩言之不知
其何以通之[illegible]而不[illegible]已覺失淫
色傷[illegible]乃不用程子之
說而[illegible]鄭氏[illegible]氏之義則又其來呂氏所當删者乎張
者似亦未實考乎詩之文也[illegible]說多引[illegible]
義者[illegible]乃爲變風而發[illegible]可
廷者尤非所以論關雎且求文王之所以論刑措之際亦有
可觀今附於此[illegible]

[illegible]

或問使民戰栗之說[illegible]使是言果出
於哀公[illegible]之而夫子之責宰予亦不若是
之迫[illegible]爲隱
[illegible]是問
[illegible]則亦
[illegible]以程子
[illegible]然程
子[illegible]不可曉而楊氏遂[illegible]之
[illegible]以社爲祭地之禮然乎曰[illegible]

可知也然其言則可疑矣存而考之可也[illegible]

[illegible]

或問三歸之為臺名何也曰說苑有謂管仲築三歸之臺而韓非亦曰桓公使管仲有三歸之家是其說也曰舊說婦人謂嫁曰歸三歸者一娶三姓女而備九女如諸侯之制也且曾子安知其不以是人而名之乎曰若此則為僭且失禮與塞門反坫同科矣今夫子但以為不儉則亦但為侈靡觀之侈而未至於僭也曰攝以大夫具官為僭今管氏之官事不攝是也而夫子以與

三歸並稱則亦安知其不為僭哉曰禮家之言此者皆不可據也如曰家不藏甲則臧文仲之居蔡亦僭禮而不仁矣而夫子但譏其作虛器為不智則禮家之說又可盡信乎此類者析衷以夫子之言可也曰或人聞器小而以為儉則似矣僭其不儉而又以為知禮如此曰[illegible]也但方[illegible]之中而不能辨其失故以[illegible]管仲之所為則其器之所[illegible]矣又方文勝故徒知儉而不及者之為[illegible]而不知奢而過者之尤失禮也曰胡楊之說如何曰夫子之小管仲也以其用狹而量淺其用狹者其本也量淺者其驗也楊胡氏之言得其本而所謂量淺者亦在其中矣故諸說者皆用之而程子所謂器大則自知禮尹氏所謂器小可知者皆兼夫量淺者而論之也謝氏有見於量淺之說而不究其所以淺因失之矣楊氏有見於用狹之意而遂折夫量淺者以為所謂器小者初不在此則胸謝氏之說胥失之也蓋如謝說則是當是時一[illegible]三十年[illegible]不捨其名迹而可為大器矣如楊說則但有王佐之才則雖三歸[illegible]而不害其為大器也而可乎故觀此章者以[illegible]之說[illegible]之則其意得矣然謝楊之言亦不可[illegible]而取之可也

或問二十二章之說曰程子范氏尹氏得之翕純皦繹之義則謝氏得之為多楊氏純[illegible]如之說則又過矣此方論樂之音節[illegible]此乎周氏之說蓋亦然也楊氏又謂此孔子[illegible]其所之意

亦恐未然味其語勢蓋[illegible]之辭耳侯尹無大病然細考之其文義亦有未[illegible]者

或問二十四章之說諸家皆以喪為亡文之喪子獨以為失位之喪何也曰此蓋[illegible]之說而蘇氏因之得其旨矣蓋封人亦曰何患於喪而已固未有以知其為斯文之喪且當是時夫子固無恙也二三子又何患於斯文之喪乎抑夫子之設教門人為日久矣又何今是而始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乎然蘇氏以天使夫子東西南北[illegible]如木鐸之徇於道路則亦恐未安也

或問[illegible]之說曰[illegible]說得之矣范氏謝氏各得一意而發明之[illegible]備游氏之說亦[illegible]而於美善字辨析尤有功周氏以盡美為德與盡善為功者不通者

矣曰程子釋傳之說如何曰樂記有之然程子蓋亦兼
存之耳非專以此為說也

或問卒章之說或以為何所觀或以為何足觀子獨以為
無所觀其事之得失何也曰此以其文意推而得之也
蓋在上則以其量而觀其大小為禮則以其敬而觀其
淺深臨喪則以其哀而觀其所為今既無其本矣則雖
欲觀之其將何以觀之乎彼曰何所觀何足觀者雖於
大義可通然恐其未當文意之曲折也

論語或問卷之三

論語或問卷之四

朱熹著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或問里仁之說孟子嘗引以明擇術之意矣今直以擇鄉
言之何也曰謝氏楊氏胡氏皆云爾矣以文義考之則擇
云者不復指言所擇而特因上句以為文耳恐聖人之本
意止於如此而孟子之言姑借此以明彼耳然程子之
意亦但以里為人之擇里而居者則又非文意也程伯
子張子及范謝楊氏多從孟子呂周游氏又兼兩意以
里仁為譬喻之言胡氏又自為一說義皆可通但恐或
非本文之意耳讀者詳之謝氏曰居仁如里安仁者也而處仁者安仁者也

或問二章之說曰諸說皆善然其細微之間時猶有未安
者如約樂之說則謝氏之病為多如以約為事樂為情
而所性不存為俳體仁而謹者為能無累於此語意
雖揚然細味之然有性俳不相管攝之意而流於老佛
之弊其曰不仁者不知義之為我而以物為我則又甚
失聖人之意但謂不仁者不能安於義理而同其所守
[illegible]若是險怪而不中哉楊氏於長久一字則亦有功
又然[illegible]不仁者乃利而久之[illegible]非直不仁也
[illegible]之所為[illegible]不仁者之所及故若通
[illegible]安仁[illegible]而徒出於一時矜飾之
[illegible]也[illegible]則可究胡氏於此發明
[illegible]侯氏大意

得之而語多缺復謝氏其智自私之云則亦決矣安仁
利仁之[illegible]切[illegible]但若[illegible]之利
看則仁者則大[illegible]皆從[illegible]仁
之為利者[illegible]何足以[illegible]謂
已而[illegible]以[illegible]可樂勉
強者亦又及乎利仁也以[illegible]序考
之可見矣[illegible]於
所[illegible]仁
生知學知者皆不能有所[illegible]人不知學知云者
語尤不類謝氏所謂自[illegible]者亦[illegible]氏[illegible]雖約而
皆不失其旨所謂泰者亦以其學而言與驕為對者
也其語利仁則文義為尤密矣

或問三章之說曰程子之言約而盡矣公者心之平也正
者理之得也[illegible]范氏敬修可觀之云
[illegible]如是之人[illegible]可斷之云若與所好者
[illegible]本無好惡人之心者過矣
[illegible]之心人皆有之而好惡之則又出於天賦之秉彝
而不可易者[illegible]而反無之哉[illegible]無私而當理為
[illegible]游氏之說則[illegible]矣但以[illegible]為[illegible]心於大中至正
之[illegible]則是仁者之心[illegible]不中[illegible]而大中至正[illegible]又自
為[illegible]以此心加於彼處而後得為無私也而可乎
[illegible]有毫心皆正為
[illegible]不過[illegible]有以[illegible]心而不
為事物役[illegible]此心於一處[illegible]楊氏會物於一

已者猶爭之[illegible]也夫謂無私心而自無物我之間可也
若[illegible]必[illegible]則是物我本[illegible]彼以合
乎此也且物之與己又[illegible]之何而可會於此此佛者之
言[illegible]較之[illegible]而數稱
之[illegible]不可[illegible]而不甚切尹氏以公為仁又
[illegible]然則游氏所謂智而
不[illegible]足以[illegible]何如[illegible]足以與此
者[illegible]然不知所好惡[illegible]私意人欲一有介乎其中
則雖好惡之不[illegible]而其[illegible]之間必不能無毫髮
之偏者此所以必仁者而後能也
或問四章之說曰程子楊尹得之矣范氏之說太重志於
仁者謂其有意乎此則可以為己能如此則不可謝氏

以志仁為知仁以去聲讀惡字則又誤矣蓋志仁則實
有意於為仁非但知之而已也且上章適言惟仁者能
好人能惡人則仁人為嘗無所好惡哉今曰無惡然則
謂其獨有所好可乎[illegible]氏力排其說以為[illegible]與惡之
[illegible]仁人之公道非[illegible]仁者蓋得之矣[illegible]又或有
[illegible]公[illegible]愛故仁者於物[illegible]好者則
欣然[illegible]而[illegible]不得不惡者則惻然不得已而惡
之是以好惡各當其物而愛之理未嘗不行乎好惡之
間也以此而視則謝氏之言其亦未免於偏矣曰然則
謝氏所謂惡人之惡如惡己之惡者如何曰此自覺其
[illegible]之不安而為是以矯其弊耳然其語意有不可曉者
今姑就其文而推之則易矣曰常人之情惡己之惡必

怨惡人之惡必深然以怨己之心怨人則其惡之也必
不公於己其所以惡之無惡可也果如此言則是不惟
先於己心而人將不復以君子之道待天下之人也以
此爲仁不亦遠乎不然則意其文之或誤也若曰惡己
之心如惡人之惡則於理爲庶幾矣然與其上文不類
[illegible]其[illegible]之本意也
或問五章諸說如何曰衆人固欲富貴矣然苟徒以行道
亦君子之所欲也衆人固惡貧賤矣然苟身困道否亦
君子之所惡也欲富貴而惡貧賤人之常情君子小人
未嘗不同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特以其有不得富貴則
不處不幸而得貧賤則不去耳此舊說之意而范謝游
楊氏皆用之惟程子意異而侯尹氏獨守其說恐嘗考

之以文義則舊說勝以意味則程子之說爲仁心以觀程
子之說於文義間有甚費力而卒不可通者與不若從
舊之爲安也然謝氏所謂君子樂富貴而忘貧賤者則
已卑而不及於理矣尹氏所謂何與我事者則又失於
過高而有輕忽於事也楊氏所引趙孟之[illegible]以孟子
之意言之則其言君子所以不違而得富貴則不處之意
而不知其復以爲[illegible]之說[illegible]如何君子必合於此又而言
之則吾恐其既失於此而又毀於彼也然其後亦已引
夫之[illegible]亦[illegible]說其所引之說與其曰夫其所以得貧
賤之道則[illegible]本安於[illegible]曰君子則固無得貧賤之道矣
設其有之則必自反過者乃吾身之當然初豈以是爲
去貧賤之計也故曰然則君子而有非道以得富貴者

何也曰是亦[illegible]而不以其道而得之非謂其不日之見行也
[illegible]孔子[illegible]可得行不義[illegible]不幸而得夫
[illegible]之[illegible]之說[illegible]之所謂存乎
不仁[illegible]又豈
可謂仁[illegible]但
其他[illegible]以
[illegible]諸
[illegible]道
[illegible]食者
是[illegible]之所遂矣[illegible]於訓釋[illegible]之異道矣吳呂
氏之說蓋亦頗此而其訓釋字義又加詳焉爾曰諸家
之說如何曰程子范氏呂氏亦善范氏因可謂非

道而生可違非仁之說其於彼此之交蓋亦不審矣夫
道者人所共由而名[illegible]患有可謂[illegible]之說若仁
則[illegible]下文以
[illegible]則[illegible]不當[illegible]有惡於不
道之說過矣[illegible]身之所[illegible]蔽之
[illegible]不仁[illegible]味矣至
[illegible]之[illegible]其質[illegible]食不知
[illegible]然以食
[illegible]食必祭
[illegible]是其說
有[illegible]祭而必敬則不違仁之[illegible]楊何識
[illegible]若[illegible]以爲[illegible]信乎其所

矣然推本而言則剋己復禮者之於此固亦其仁之發但不
可專以此為仁耳曰侯氏所謂仁不可歸在知不知之
間者如何曰其病與謝同而又甚焉者也知之非難行
之惟艱孰謂知之而遂無間之可離哉學者以是為心
吾恐其流於異端而無復操存踐履之功也周氏語多
未瑩而辛曰學者當知所歸是則小悖矣楊氏雖亦有
此意而繼之曰仁而已矣則義有所歸者不為病也曰
尹氏造次顛沛必於是為純亦不已者何也曰此論程
子之言而失之者也蓋程子曰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顛
沛必於是三月不違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
蓋以純亦不已為聖人之事造次顛沛必於是為顏子
之事日月至焉為學者之事凡三等也尹氏通上兩等

而一言之其失也甚矣
或問六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張子之意亦善但以好惡為
一人之事則經文作二者字恐其本意或不然耳范氏
亦得之而說其為仁之與周尹氏皆自為一句而不屬
之下文則恐於文義有不通者況言之意蓋以惡不仁
者其所以為仁者如下文所云呂謝氏兼以言之不加
其言未見力不足者皆為勝物之事則其意也與仁之
意異矣游氏所謂質好惡者亦善但生知之說太過而無
以尚之一句承接不若遂以為好惡者屬之之為言耳
楊謂人好仁之說類謝氏惡不仁之說近呂氏又謝氏
所謂志所謂此心疑其指上文好惡者而言之以為如
是之人用力於仁則無力不足之患也然好仁而無以

尚之惡不仁而不加乎身則用力於仁也久矣恐不得
復以此為說也謝楊之說與亦程子之意也楊氏之失
前已辨之其曰天下歸仁者則又失之大然既以為
仁由己行力不足之有而又有人嘗用力以下之說則
又以其有力不足者而指入乎本之見亦不知其意之
所當也尹氏之說則尤簡約而無病蓋人可得而通矣
但曰用力以下之說諸說不同未有以盡其說而集註
所引程子之意則未見之云與章之首尾兩未見者不
類而蓋有之矣又曰力不足者而上繫於用力於仁之
文疑亦未安奈何曰是固審思之矣如范氏說則力不
足者為能用力於仁而其力不足以至於仁而與蓋焉
者有間矣夫子思其上者而不可得故思其次而歎其

未見耳此則未見之云與下文者不異矣然聖人方鼓
未有用力於仁者則其欲其不見此等之人而未應遽
歎夫未見其次之人且其下文二句又止為程說用又
不免乎躐越之弊此亦有所未能安者若謝楊之說前已
言之矣而周氏力不足之說則同於程子而以下文二
句為蓋有力不足之人但我未之見所以深言其必無用
力而不足之人也此則蓋有之矣不必有所超而緊乎
一言之閒矣然未見之云又不免其與於前後之云也
凡數說者其得失如此不可盡用必不得已則力
不足之人者從范氏而下文二句從周氏之說以指夫
力不足之人用程子之意以不絕夫進善之路其庶幾
乎然程子侍說未敢遽廢姑存此意而熟考之可也曰

子所謂無以尚之者何以加之也曰李氏之說然也[illegible]
[曰好仁好色皆天下之至情有以尚之者有以尚之則其好可移矣]曰好仁者不復於安
乎曰胡氏之說蓋然然亦未也胡氏以好仁爲利之戀
不仁爲強之者得之矣曰爲仁者亦用力乎曰蘇氏言
之矣[illegible]
爲仁[illegible]
或問七章之說曰謝氏盡矣尹氏又推明之[illegible]
此者則有劉氏之說後乎此者又有吳氏之說[illegible]
[illegible]而楊氏亦因之但所引表記以爲說者
則已支離矣曰諸說如何曰如范氏說則宜曰貴小人
以恕則可以爲仁而不必言知仁矣如呂氏說則宜曰

類族辨物則仁術弘而又不必專於觀過矣如謝氏之
說則但觀人之運動作爲而識其運動作爲之所以然
者即可以知仁而亦不必專於觀過矣范呂既疏而謝
氏之失爲尤甚蓋其論仁每以活者爲訓知覺爲先遂
以此所謂知爲彼之知此所謂仁爲彼之活而啟焉耳
曰但有因謝氏之說而推之者曰人能自觀其過則知
其所以然此皆即吾之仁是說如何曰此說雖爲新奇
而可喜吾亦嘗誦而悅之矣然嘗以質之於師而曰不
然既又驗諸行事之實而後知其果不然也蓋方其無
事之時不務涵養本原而必欲求過以爲觀省之資及
其觀之之際則又不務速改其過而徒欲藉之以爲知
仁之地是既失其所以求仁之方矣且其觀之而欲知
觀者之爲仁也方寸之地俄頃之間有過者焉有觀者
焉有知者焉更相攪擾以相排逐頓覆狼狽應接不暇
蓋不勝其[illegible]且將[illegible]而於仁之意味愈不得其方無原
其所以求者益亦小[illegible]以覺爲仁而謂愛非仁之說耳
大有是[illegible]於[illegible]仁之愛知之覺猶水之寒火之
熱也甚者謂不可以愛爲仁蓋自不可以情爲性猶不
可以寒爲水而已然其所謂以仁爲愛體愛爲仁用則
於其血脈之所係未嘗不使之相爲流通也故於有子
之言以及此章之旨未嘗不以愛爲言至於以覺訓仁
則蓋嘗明斥其非矣今宗本程氏而不深考於此乃直
謂覺爲仁而處夫愛之說則是謂熱爲水而惡言水
之寒也溺於新奇而不自知其陷於異端誠以是說推

之則亦乎其有以異矣
或問朝聞夕死得無近於釋氏之說乎曰吾之所謂道者
固非彼之所謂道矣且聖人之意又特主於聞道之重
而非[illegible]說之[illegible]此以死也曰何也曰吾之所謂道者君
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當然之實理也彼之所謂道則
以此爲幻妄而絕滅之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也
人之有是實理乃人之所以爲人而不可以不聞者
故朝聞之而夕死亦可以無憾若彼之所謂清淨寂滅
者則何[illegible]於人生之日用其急於聞之者特懼夫
死之將至而欲倚是以敵之耳是以爲吾之說者行法
俟命而不求知死爲彼之說者坐亡立脫變見萬端而
卒無補於世教之萬分也故程子於此專以爲實見理

義重於生與夫知所以爲人者爲說其旨通淺切矣但
所謂不虛生[illegible]者意若小偏耳張子前說大意與
程子前[illegible]而[illegible]之說則愈於釋氏之云而呂氏又祖
其說[illegible]而謝氏又不可曉以意推之其
所謂道者若其論語者爲仁之說也故又以爲不聞
此而死則謂生而死者爲吾身血氣之所聞此而死[illegible]
知生而死者乃道之出乎生入乎死而無所復變者也
果然則與釋氏之言尤不能有以異矣楊氏與程子
引易賓之言然其意則有不同者程子之意蓋以
重於生明正之安於死者夫子所言之[illegible]而能有
曾子所處之事皆所以聞道便爲得[illegible]非以聞道爲
得正者使人疏舍而可以死也若楊氏既以聞道爲得

正而又有疏舍事之說[illegible]將死而後始得聞
夫所謂道者既聞道而處遺世之[illegible]可爲也是亦生
於不虛生死得其正之[illegible]不得爲同矣周
氏蓋亦生於不虛生之云者而其所以爲說者則賢於
楊氏矣尹氏[illegible]之言而以誠得爲聞者則大實見
實理之[illegible]矣
問恥惡衣惡食[illegible]不免於求飽求安之累者乎曰
[illegible]而其[illegible]者猶有以適乎口體之實也此
[illegible]以其不可衣且食也[illegible]以其不足於觀聽而自愧
焉若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奈然食菜羹則不
能出諸口者蓋其識趣卑凡又在求飽與安者之下
矣志於道而猶不免乎是焉則其志亦何足言哉曰諸

說如何曰程子至矣[illegible]因之而范氏又能有所發明
者也謝氏[illegible]尤高遠楊氏周氏若皆以
爲不能忘情[illegible]辨於爾矣然周氏所
謂[illegible]服也
或問[illegible]由前篇之學不明以
適爲[illegible]以爲可
以[illegible]之說不明而義之
[illegible]有義之人者獨謝氏爲不差
而[illegible]亦最明白也
或問[illegible]義不同何[illegible]而爲取舍也曰以
例求之凡言君子小人而相須者則君臣之謂也如愛
人與易使之類是也言君子小人而相反者則善惡之

謂也如周比和同之類是也以朋友爲言而上下章又
且多義利之說則固當爲善惡之類矣況以君氏爲說
則其懷[illegible]而[illegible]矣尹氏多本舊說而於
此[illegible]所未安矣謝氏又自爲
一說而以[illegible]皆爲[illegible]其[illegible]曰君子賢其
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illegible]前王
不忘之[illegible]而此無與[illegible]則[illegible]而詞之[illegible]楊氏
[illegible]君子之[illegible]而未[illegible]以則爲禮出
於[illegible]之[illegible]此亦未足以爲據也周氏蓋發明
程子[illegible]易懷爲安則安[illegible]其說有不通矣
尹氏[illegible]之說而實用程子第二說是最爲得旨
[illegible]猶[illegible]也必以則爲[illegible]則猶管

仲所謂畏威如疾，申公[illegible]所謂[illegible]各[illegible]之[illegible]
大抵懷德之[illegible]不待懷刑而自安於禮義之[illegible]小人
特欲全其所得而未必有為利貪得之心，其為[illegible]遠亦
各有淺深矣。此外惟蘇氏說亦佳，然必以利害為言，則
於不近聖賢氣象也。[illegible]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程子至矣，范氏亦為得之，但其論之
病，如以利物為利之大，放利而行為利之小，其比疑
之不倫矣。夫利物之與自利，其為善惡如陰陽水火
之相反，豈特有小大之殊哉？若以乾道變化對夫解衣
推食者論之，其可哉？謝楊尹氏之說，見亦一道，但非
本文之意，而謝周氏又有所謂躬自厚而薄責人者，失

之耳。此外則張氏亦善。[illegible]

或問十三章之說，曰此章之旨，諸家皆不能盡善，今詳上
句之說，則范氏得之；下句之說，則李氏得之。[illegible]
[illegible]以禮之[illegible]文本節當世
所尚，皆前人所易行者，至於辭讓之心，則禮意之實，而
人所憚為也。[illegible]
雖若不能以禮[illegible]為國而[illegible]即之
謂則亦無以為禮耳，至於何謂之謂說亦多不同，往
[illegible]上句
為[illegible]之下句則不通矣，要之此但當為三句，而
中何有四字為疑[illegible]氏上句

猶可通，而下句[illegible]何者為一身之禮，則無所[illegible]矣。
且其上句之[illegible]與下句文勢正相反，又與諸說不同也。
楊氏周氏以禮而言之說，則巧而支離矣。李氏之讀
恐亦未免此病也。

或問十四章之說，曰程子范氏皆以患無位為患無位以
行道，所以[illegible]所立，皆失其文義之所指矣。謝氏
[illegible]其文義則似矣，而君子之所以立
乎其[illegible]為言也，畏名
[illegible]之說殊不近本文之意，而其所謂至論者則過高
[illegible]矣。彼賈之說，雖偏之[illegible]已甚之，今不重出。且所謂
求為可知云者，正以為字為重，而范謝語或遺之，亦大
疏略矣。楊氏之說顛倒重複，殊不可曉。此章之意正為

未有以立而患無位，未有可知而患不知者言耳。然語
以立而有可知矣，則又何患之[illegible]周氏無其病，然
[illegible]先事
[illegible]人
[illegible]欲
人之[illegible]而已
矣，所以為可知者[illegible]事事物物[illegible]
為防擬且為[illegible]為嫌
則將必如謝氏所謂至論者然後可，然則無乃反為過
論也哉。

或問一貫之旨，夫子不俟曾子之問而呼以告之，曾子無
所問辨而唯焉以對，何也？曰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其於

聖人一言一行之際蓋無不詳審而力行之也至
是則其積之久行之熟日用之間所以應物處事者各
有條理而無不盡矣所未達者猶未知反求其本而得
夫一理之所自來然其下學之功亦至而將有以上達
矣夫子於此蓋得之眉睫之間也故不俟其問而呼以
告之曰吾之所謂道者雖有精粗小大內外本末之
殊然其所以爲道者則一而已矣曾子之心於是豁然
有以得夫衆理之所自來者故無所復疑而直應曰
唯蓋不惟無待於問辨而亦不容有所稱贊也孟子所
謂君子之教有如時雨化之者正謂此爾然以史記考
之則夫子之語曾子之年方二十有九耳其聞道之早
蓋如此可畏也哉曰曾子於門人之問而以忠恕告之

何也曰夫子之告曾子也門人莫不聞之矣然獨曾子
爲能默契其旨而他人不與焉是以因夫子之出而問焉
耳彼亦不及察夫衆目之殊則所謂一者亦將安所措
然曾子雖有以實得乎此則必更以己意推繹聖
言而反爲其惑矣今乃不然而直以忠恕告之則雖未
嘗諭以一貫之旨而所以發明其實者蓋無餘蘊其曰
而已矣者邢氏以爲竭盡一貫更無他說之辭亦得其
文意者也盡己爲忠道之體也推己爲恕道之用也
忠爲恕體是以分殊而理未嘗不一恕爲忠用是以理
一而分未嘗不殊此聖人之道所以同歸殊塗一致百
慮而無不備無不通也以是爲言正欲使門人不求之
窈冥恍惚之中而求諸聖人用心行事之實有以默識

而加勉強之功焉耳曰然則中庸所謂違道不遠者何
也曰曾子之言忠恕[illegible]聖人之心[illegible]道[illegible]者則
學者勉行之事[illegible]其理[illegible]其分則異[illegible]所以有淺
以天人一等之[illegible]學者[illegible]以別乎
此矣曰程子以告其門人[illegible]亦有不同者何
也曰程子發明曾子之意[illegible]欲學者默而識
之也而其論中庸之旨以爲下學上達據下教人則欲
學者勉而進之蓋致知力行不可偏廢故其[illegible]如
此至其門人之說謝氏侯氏專明曾子默識之意游氏
尹氏獨推中庸勉強之實而各得其一偏而不能以相
通焉學者正當兼取而並觀之則於夫子之心曾程之
意庶幾其有以得之矣曰其所謂下學上達之義者何

也曰此謂中庸之言欲學者之下學乎忠恕而上達乎
道也若此章之云則聖人之事而非有學級之可言矣
曰兩程子之言忠恕而不貫而言恕有不同者何從曰
侯氏論之[illegible]然其所以爲說者則詳盡
支離而不及[illegible]以今論之則伯子之言
[illegible]而不及動[illegible]性必若叔子之言則無乎
耳曰然則天地亦無己之心而推以及物乎曰此以天
道者人事取其理之爲乎是者而言之耳若夫之自然
而無外則又何必己之盡而有待乎推以及物耶亦曰
其本體之流行者在人則謂之忠而是而生物者在人
則謂之恕耳曰推程子動以天之云者則聖人之忠恕
爲動以天而賢人之忠恕爲動以人矣而又以忠爲天

道恕為人道何耶曰盡己推己均有涉乎人為又何以有天人之分耶曰彼以聖賢而分也此以內外而分也盡己雖涉乎人然為之在己而非有接乎物也縱橫錯綜見其並行而不相悖者焉則於此無所疑矣曰釋伯子以推己為恕為違道不遠之事而叔子以釋曾子之言何也曰恕之所以得名本以其推己而言也伯子特以聖人之恕為無待乎推是以別之學者之事叔子則以為聖人之恕亦不過此但其所以推之自有不同耳二說雖異蓋不害其為同也曰其引盡心知性之云何也曰是不可曉矣以一本之說驗之其同文耶然并其一本之說而論之亦若未甚切於文義而與其別章之解不同蓋不可曉矣曰其曰沖漠無朕而萬象昭然

者又何以徹理之本末上下而言而與此章之旨不類何耶曰此亦縱橫錯綜之言也蓋方其忠而恕之理已具及其恕而忠之理未嘗不行乎其間也體之於身則內外物我之間其亦不異乎此矣曰程子又言忠恕貫道若他人言之則不可信曾子言之則其盡也必矣者何也曰此疑記者之失也蓋其意若曰他人未盡忠恕而僭是以言則其言雖或偶中而其所以言者有不足信若曾子乃以其實見而言則其必盡聖人之蘊無疑也今記錄不詳乃似不知其言之是否而唯其人之信若侏儒之觀優者矣豈然哉曰其曰忠恕乃所以為一而繼之曰言仁義亦可何也曰是乃所以為一此言非程子不能言而曰言仁義亦可者亦非程子不敢言也蓋

以仁義言之則仁之成己猶忠也義之遠物猶恕也且亦所以為一而已矣曰然則其不曰仁義而必忠恕之云何也曰張子言之詳矣曰程子之引君子之道四者如何曰是則小誤以中庸之文推之則此四者乃反其所以責人者以責己之事非欲自恕而并恕人也曰或又以謂忠恕非所以言聖人而欲易忠以誠易恕以仁其亦可乎曰聖人之忠則固誠之發也聖人之恕則固仁之施也然曰忠曰恕則見體用相因之意曰誠曰仁則皆該貫全體之謂而無以見夫體用之分矣曰諸說如何曰忠固誠之屬也然以自然用力之或異則固不能無分別於其間故程子曰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則其別亦已明矣且所謂忠者亦曰盡己之心而已矣

未遽及乎人也今范氏曰以心則無不誠矣又曰忠則在己恕在人則其言皆無所當矣夫忠恕之所以一貫正以其出於自然之理而相為表裏也今呂氏曰求道之在於天下非此不可而又以二者皆為待物之事則其不察於此亦甚矣夫聖門之學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先博以文而後約之以禮始於繁悉而終於簡易固亦有其序而不可躐矣夫子之所以告夫曾子子貢者正以其幾有以造體而識乎此也今謝氏乃謂夫安權夫二子之不能而使盡識將無以入道而告之以此則是驟夫[illegible]逢之迂遠而示之以捷徑之易入也且夫所謂道者[illegible]不離夫事物之間又安得謂其不可以入道而必告以一貫者而後可識其以流而不息萬物散

矣言忠恕者蓋借學者之意然不言[illegible]之命則無以
見夫流而不息者之為體不言乾道變化則無以見夫
萬物散殊者之所自來也其論盡心知性者[illegible]乎
之意今未暇辨至其論釋伯子充擴之說則[illegible]矣夫孔
子之所謂一貫者非曰貫彼我而一之也亦曰其所以
訓酢應變者雖千變萬化而未嘗不一也今游氏以天
地之指萬物一馬言人無己論之則陋矣其旨矣而又
皆出乎兩端之說其擇焉而不精亦甚矣其又謂忠恕
未免乎違道則又未察乎違道不遠云者正言其自是
而之道也不遠云爾豈背道之謂哉又謂恕為盡物則
恕其充以盡物者而恕之所以得名者亦豈未盡而
足以盡自[illegible]之道又謂反身而誠為一貫之事亦非也

反身而誠乃謂反求諸身而皆實無不足耳未及乎推
以及物而無所不當之大也又謂仲尼曾子所以授受
門人有不得聞者亦非也夫以弟子同處於一堂之
上其可為隱[illegible]以[illegible]於一人哉特學者[illegible]之而
未識其本然者[illegible]而[illegible]其[illegible]門人之問以何謂
為辭則固聞其言而不曉其所謂者也[illegible]初不隱則又
豈得而筆之於書乎若周尹氏之失大[illegible]類此而侯氏
之以為孔顏了[illegible]地位不同其為忠恕亦異則亦
[illegible]所[illegible]也蓋以孔顏之忠恕之[illegible]可也若中庸
所謂忠恕則非子思之言而孔子所為學者言之者也
且其告子貢仲弓亦同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耳豈可
謂孔子之恕猶有待於勿施哉其曰天未嘗一歲誤為

物者其為言亦不切矣若曰一氣流行元無間息未嘗
[illegible]有偽妄雜乎其間也則得之矣

或問均是人也或喻於義或為小人而喻於利
何也曰程子謝周氏以為深喻而後篤好范氏以為好
之而後喻焉其不同何也曰論其所稟則有清濁之不
同論其所習則有高卑之或異蓋不可以一說定也故
有先喻之而好之篤者有先好之而喻愈深者亦不可
以一例論也要知君子小人之分則不可易矣若周氏
所謂其人在於用心之初者[illegible]使非其用
心之失則雖所稟之不善亦可以[illegible]矣然喻字之
義惟呂氏之釋得之[illegible]曲折無不
盡矣程子[illegible]周氏大旨[illegible]或推其[illegible]而或引其後

而[illegible]喻字之意疏略謝氏則[illegible]而於君子小
人[illegible]亦未[illegible]其所當之[illegible]分然後從而名
[illegible]與周氏[illegible]所謂君子小人之
[illegible]喻者各為一[illegible]一事之[illegible]此兩端而各疏其
人之所見也曰是皆有之但君子發通於此而小人陷
[illegible]於彼耳[illegible]不[illegible]對言之[illegible]利非
不[illegible]同[illegible]欲其不利[illegible]獨以喻利為小
人乎[illegible]矣[illegible]
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之害自[illegible]義之利而為[illegible]
或[illegible]如何曰謝氏得之楊氏周氏皆引大學
[illegible]所當矣

或問[illegible]家幾諫之說多以為見微而諫者如何曰其說固

甚矣然此章之語乃明白之節文引以彼文考之則正
所謂[illegible]以繁辭以諫者而勸學亦有不斷誤之文
[illegible]論也亦明矣且不以此章之則下文又做不
[illegible]以從之令者而[illegible]而不[illegible]亦[illegible]所偏
於[illegible]文[illegible]備說[illegible]失之者[illegible]說文義亦有可論者乎
[illegible]也人[illegible]所引皆[illegible]恐其所以為
說[illegible]亦[illegible]疑之[illegible]謝[illegible]氏繼說[illegible]皆失之而楊
氏於勞論不怨者遂略而不說不知其[illegible]以為何如
也范氏所謂不違幾諫之初心者得之矣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范謝氏得之[illegible]則[illegible]氏亦可觀也
或問二十章之說曰[illegible]氏得之矣[illegible]氏所謂各記所聞者
或未必然也後有重出者皆放此楊氏於字之說已見

於首篇矣
或問二十一章之說曰侯尹得之楊[illegible]自為一說亦通謝
氏則恐非聖人之本意然[illegible]觀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或問二十二章之說曰范氏周氏得之諸家亦無異說惟
謝氏為不同恐非聖人之本意然於學者亦足以有警
也
或問二十三章之說曰謝尹得之[illegible]所謂失之者本謂事
之失而已謝氏乃以為不外[illegible]失選約本謂斂束簡
省而已尹氏乃以為約之[illegible]本安而周氏失之
之說亦與謝氏相類而[illegible]皆以為儉約之約恐聖人
之意或不止此楊氏之說則太支離矣
或問二十四章之說曰此無異說但范氏所謂人性固所

有者未知其[illegible]意[illegible]以為氣質之[illegible]有辨有訥而自修
者則欲其訥而不欲其辨抑有以能行而不能言為君
子之所貴則[illegible]於義有所偏矣能言而不能行者固可
賤矣而君子亦何必取於不能言者而貴之耶夫子之
教伯魚與公西赤又易為不直使之為君子之所貴而
反出於其所賤之域耶謝氏所論禮樂進反之意則善
矣但所謂存道不在物者不可曉[illegible]以為禮樂在於情
性而外[illegible]鐘鼓之謂乎然則未免有厭離事物而必
[illegible]於[illegible]之間之意其論訥言敏行者亦善矣
然所謂[illegible]謂之不放者亦不免有單言行而貴心
術之病也[illegible]訥言而敏行雖[illegible]以利於外而養其中然
言訥則寡過行敏則有功亦非專為欲心之不放而為

是也楊氏所謂[illegible]者失之[illegible]聖人之意豈為
是而戒人[illegible]其說之弊使學者以此為心而不
[illegible]學[illegible]將有[illegible]而為鄉愿之為者
矣[illegible]氏[illegible]尹氏所謂君子之志
[illegible]胡氏之說亦有補也[illegible]
[illegible]德不孤[illegible]之意[illegible]此之言事理凡有德
者必不孤[illegible]當有[illegible]類聚來而為鄰程子所謂事物莫
不各以類聚[illegible]所[illegible]是也文[illegible]之云則
[illegible]交[illegible]人[illegible]之意蓋[illegible]彌程子所謂一德
立而百善從之[illegible]於養理而心不安[illegible]只是德孤者是

也至於所謂與物同故不孤則於易文此書之意皆不相似其引易以說此書又自與下文爲并類應者不合蓋不可參驗者擇其通者而從之則類應之說然以易矣故張子范氏亦同其說而周氏兼而用之前以德應爲占而後以德應爲說於文義亦可通也至於謝楊皆以孤爲孤特之孤恐或近於釋子物同之說然以易之本文求之既有所不通而其說之流將必有不循理之弊也是非惟欲其易知而有親者恐亦不免乎同流合汚之弊也

或問卒章之說曰諸說皆善但謝氏所謂則於功之必成者以下文無子與女以求助之云者例推之則爲患失固寵之意非子游之言不以警學者於幾微之際不應違指此等章而言也凡若其此則是乃所以綢繆固結而不可解事君者何自而辱而交友者亦何自而疏哉

論語或問卷之四

論語或問卷之五

宋 朱熹 撰

公冶長第五 凡二十七章

或問首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張子不爲非義之說亦得之但以爲設辭則誤矣范氏以爲孔子欲妻以女而非其非罪者失之然有罪無罪在我而已以下亦足以警世俗而賢附勢之私矣謝氏以爲聖人非子其子以爲可託則過於人情至於以學師人之說則牽合甚矣豈夫子之於公冶長特取其不陷於罪而已豈遂及夫不爲桎梏而死哉苟如其言則凡繫於縲紲而能以知免者不問其有罪無罪皆聖人所取矣而可乎楊氏不累室家之說正與謝氏相反似又失之苟且而不及聖人之意然施之今世亦足以破夫過計求全之惑也周氏論二子之優劣則賢於其良之無所分別矣胡氏所論後世婚姻之失尤爲有補[illegible]可勝歎哉

或問二章之說曰范氏得之謝楊周氏亦善而胡氏吳氏亦有可取者[illegible]程子斯焉之訓有所未安侯氏蓋用其意則誤矣但范氏推言魯有君子而不用焉以[illegible]之正意也

謝氏以爲多君子爲夫子之力非理固當出此然亦非
此章之本旨也
或問三章之說曰程子以器爲尚飾之物恐非本意蓋器
亦有不尚飾如匏爵者不得槩以尚飾目之也夫子所
以稱子貢者正以其可用而已瑚璉之飾則盛矣然不
言他器之飾者則所取者乃在乎宗廟貴器爲重也
若其後說所謂宗廟可觀之貴器則語意始不偏耳至
與范氏皆以子貢爲自矜自負則恐不必然亦見夫子
之稱子賤而意其或可以進於君子又直以器爲
不適乎變而子貢小之恐當日答問之意亦未遽及此
蓋但本稱其可用之實而今較其輕重則誠與其稱子
賤者有差等耳楊氏說亦類此而加以抑揚之說則又

似子貢本能不器而夫子故抑之亦能爲宗廟之貴器
而夫子故揚之恐其說尤有所未安也謝周二說相似
而謝氏尤爲其曰能擴充則何害爲不器則今固未能
不器矣又安可遽以爲小成乎其曰何害爲形而上者
以人形而上者乃名理之辭而非指其地位之稱且又豈
獨然一物而可以入此而即彼乎諸說惟尹氏爲平
實其說雖約而所得多矣
或問四章之說曰程子之解善矣其後說以爲仁則佞不
害乃不知仁則無所用佞者恐未安也大抵諸家皆不
解此句之義故其說多不通呂氏以給之訓甚善但不
言仁而佞不若仁而不佞者亦太簡於辭而徒發其說矣
此其優劣又豈待較而知哉楊氏以爲佞者與君子之

求諸非道而取惡則以佞爲詐諛之意此於字義既已
失之又特發人之惡已而不爲詐諛則其爲詐諛也大
矣豈君子之心哉前篇第二十四章亦已辨之矣尹
氏直以孔子許仲弓之仁亦不專於不知其仁之何而
又采謝氏之言爲何之失也目仲弓以德行名而乃以爲
未能全體不息於仁何也曰仁之難能甚矣以顏子之
賢猶能三月不違而已則仲弓之未能全體而不息也
亦何疑哉
或問漆雕開未能自信而程子以爲已見大意見道分明
何也曰人惟不見其大者故安於小惟見之不明故若
存若亡一出一入而不自知其所至之淺深也今開之
不安於小如此則非見乎其大者不能矣卒然之間一

言之對若自有所見而于有所指者且其驗之於身又
如此其切而不容自欺也則其見道之明又爲如何然
曰見大意則於其細微容或有所未盡曰見道分明則
所今必見其反身而誠也曰程子又以開與曾點並稱
此何也曰就爲賢于日論其資稟之誠慤則開優於點
論其見趣超詣脫然無毫髮之累則點賢於開然開之
進則未已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之説得之而謝語亦
可取也(胡氏以爲開之言如此[illegible]已之心勝而進道之人也)若楊氏以不自
欺爲進乎信則有躐等而過乎之失又以爲孔子見其
如此而後使之仕則又非事實矣且既曰進乎信矣而
又曰尤之有未至者其說前後又若相矛盾也蓋不可
曉矣曰程子所謂道著信便是止何也曰此言學者當

以漆雕開爲決而未可遽以信自許也見之未明守之未篤而輕自許焉則止於此而不能進矣曰其曰只是這箇理已上都難言者豈此理之上又有理之難言也曰不然也微上微下一理而已故曰只是這箇理但見之明養之至以至於德盛而仁熟焉則其所獨到有非言意之所及者豈曰此理之上復有一理而不可言哉孟子所謂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者意亦如此耳曰其以子使開仕爲求祿則似以開爲不足乎仕者又曰其仕有餘則又與前說若不同者何也曰所謂求祿之仕正以其於此有未信者而明夫非若聖賢之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者也然以其篤志如此則夫子平日亦豈全不知其知長而姑使之爲餬口計耶使效一官修

一職而無愧於其祿焉則宜亦已有餘矣

或問六章之說曰程子得之矣但其曰譏無賢君者不若呂氏周氏之爲善也然呂氏不忍絕中國無所取材之說則未安不若周氏之完善矣程子又於佛肸之召有不入以迹之言而引此章以爲比今范氏於此章亦因以爲說焉則恐其未必然也夫道固無所往而不在然直言其無所不在可也亦何必故爲是說然後可以明之耶既爲是說以明之而卒不往則又恐在其能明也若曰自今觀之可以見海之可浮夷之可居亂人之或可從則可矣以爲聖人之言先有此意則恐其不容有此安排計較之心也謝氏以浮海爲設言亦非是聖人欲稱子路之勇而可共患難蓋一言而足矣又何必迂回宛轉曲爲是說然後足以信之耶且夫子之言非獨發則逆之不得已而去耳豈憤世過中之謂哉不謂聖人豈終乘桴浮海者亦未然也從前嘗謂遭讒之亂皆嘗浮海而居夷矣使夫子而甚不獲已焉則其浮而去也豈終爲虛言哉但度其未至於是所以雖有此歎而卒不行也子路則不能度於此而遽喜焉所以有無所取材之譏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正抑揚之辭也未有楊氏所謂聖人之勇不可過之意然自今觀之則亦可以爲偏勝過中之戒矣

或問七章之說曰諸說皆未有卓然不可易之論范氏蓋識三子并與其材而不之取過也治賦爲宰與賓客言皆有國家者所不可廢之事雖當隆盛之時任天子之

朝亦豈能一無事於此而直以從容風議爲高哉此與前篇論言之說大率相似蓋元祐議論甚趣多類此此所以陷於一偏之見既不足以救當時之弊而又反啓後來之禍也又以三子爲有願乎其外固不足以爲仁恐亦未然三子之於仁固亦勉爲而未能至耳謝侯皆以仁爲覺者故皆以爲三子之材之發爲仁而皆未能有其全體但謝氏引子貢問管仲及聖人語道不若諸子之說無統刻者則未有以知其旨意之所在而侯氏所謂觀其進退周旋則其仁可知者尤可見其歸於覺之意也又謂夫子恐武伯不識仁又謂子路盡仁而仁止於是者則其傾慮忖度尤不近聖人之氣象也其他如云使武伯知仁道上下則知三子之仁而可以知爲

仁之方者皆可就使聖人之意果出於此則何爲不但告以進乎仁之云者而爲是泛泛之說以進之耶楊氏雜引論語之言旨意殊背而不相入如近乎仁與不仁而已矣此謂幾微善惡之分論於細微以深於痛大之言也君子而有不仁者此謂純熟於仁而乃有未至未能無有毫髮之間斷者而言也若以幾微之猶而言則謂以爲仁不害其爲小人若以其究竟開而言之則歸於不仁亦豈害其爲君子哉今曰君子固有不仁者而又謂不可正言其不仁則亦自相反矣且聖人之言豈其計畫籌度至於如此然後出之哉周氏亦以三子之事爲非仁不能矣又謂其器皆適道而非三子之所及者是徒决蓋不可曉矣今以人則觀之然所謂書

仁之道斯謂之仁者亦不覺初讀者但以此篇四章之說通之則其說曉然不待辭費而决矣

或問八章之說曰諸說皆詞但范周氏以與爲許他皆以與爲及恐未安耳程說第四條不論以下恐說之者誤不若第二條語爲完也范氏以子貢爲知足以知之而仁不能及者非此章之意也夫子貢之對而夫子與之者正以其知不及而言耳豈遂以爲不知哉又謂子貢蓋爲亦無所據呂氏論知十知二者而又推明之亦得其旨胡氏[illegible]謝又以知十知二爲資品之高下而非進修入德之謂

故夫子與不如回皆亦以材言而未嘗於其造道入德之實也爲是說者斷則斷矣其未免於過也歟其他大抵皆祖程子說亦無大得失也

或問程子謝周尹氏晝寢之說如何曰前乎此者劉侍讀嘗言之矣蓋以寢爲寢室之寢而非眠寢也以然則然乎曰以其文義推之恐其未必然也况晝居於內未有以見其必爲邇聲色若處以貽惑者之則其探人之私而發揚之亦大不恕矣故范楊氏皆從舊說蓋知當晝而寢其怠惰自棄之非爲顯然而可言也諸家多以朽木糞墻爲譬其質惡者亦不然也若其質之本然則亦哀矜之而已矣豈當若是其切責之乎聽言觀行夫子亦設此以警學者耳謝楊以爲誠然者誤矣周氏又以

今昔爲言亦未得爲通論也

或問申棖之剛曰諸說皆善而蘇氏亦有味蘇氏曰有志者[illegible]但張子范蘇楊氏之說失之緩不若程子謝周氏之言緊而切也范氏無心之說已辨於前篇之十章矣

或問十一章程子之說不同何也曰第一條出於程子之手筆其言最爲的當其他則傳錄之間亦容有誤矣曰然則其所以爲仁恕之別奈何曰以無云者自然而不待禁止也以勿云者禁止之辭勉強之意也此仁與恕之辨也范氏以下皆失之也惟楊氏則語太簡而未有以知其意之所在也

或問文章性命之說曰程子張子呂氏以爲聖人未嘗不

言性命但其旨淵奧學者非自得之則雖聞而不喻也此說善矣然考之論語之書則聖人之言性命者蓋寡是以門人又記之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獨子貢之言意亦不過如此也范氏以為聖人教人各因其材性與天道實未嘗以語子貢則亦近矣但不察乎罕言之旨而以為聖人之教有躐入附乎而後及之者則誤矣抑知子貢者夫子嘗告以一以貫之矣又嘗告以天何言哉矣又嘗告之以知我其天矣則尚不可謂未嘗以告之謝氏楊氏以為性命之微聖人未嘗言而獨著見於文章之中要在學者默識而自得之則亦誤矣使聖人果絕口而未嘗言也則學者何以知夫性與天道之目而求所以自得之若其曉然號於眾曰吾有所謂性與

天道者在乎不言之中而欲學者之自得則其言之已甚而又駸駸乎佛老之意矣侯氏謂之未嘗言而不可聞哉尹氏以性與天道為有精粗之別而謂夫人論性之妙則預於大道而謂聖人有所不知非但子貢不得聞也則又甚焉夫以論性而預於天道非但不成義理而亦不成文辭且聖人既不能知矣又若何而能論之耶亦不待辨說而知其不通矣彼其觀夫先覺之門而一旦若淡然於如此學者可不以此為戒而猶思力行以求盡其言傳之質耶

或問子路有聞之說曰諸說皆得之而謝氏為異蓋其說無以知為重而行為輕故反以聖賢力行之意為知道之具其亦誤矣至於尹氏之說則又可以補諸說之未備也（吳氏曰子路勇於為善不得其間有不能無未善者故夫子嘗以其兼人而退之）

或問孔圉之謚以文何也曰先王之制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故人生雖有眾善及其死則但取其一以為謚而不盡舉其餘也以是推之則其為人或不能無善惡之節名獨舉其善而遺其惡是亦謚法之所許也蓋聖人忠厚之意所以為其子孫之地與銘器者稱美而不稱惡同言惟其無善之可稱而純於惡焉則名之曰幽厲有不能已耳曰諸說如何曰范氏以敏為敏行之敏不若呂氏以為不敏之敏者得之范氏又引舜以為說則過矣呂氏所謂物相雜者求之亦太過矣其他諸說皆得其大意而吳氏之說意義尤備（吳氏曰孔圉之行如此而孔子責人以恕其賜不弗其大夫又惑子貢以方人兼止以所長弟）之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范氏善矣惟所謂陳善閉邪者恐孔子之意未必及此也謝氏所謂難以一事蓋守理當如此而引文王事以明之者亦過高矣凡觀書者於此等處且當反求諸己而驗之踐履之間則愈近而愈卑則其體之愈實若但務求諸於推致高遠則恐其無益於己之實而徒為口耳之資也至以子產為成人則其論之亦太高矣尹氏之說蓋亦類此惟張氏為得其輕重之宜爾曰是四者之中亦有序耶曰行己恭則其事上也有容悅之私而能敬矣惠於民而後使之以義焉則民勞而不怨矣

或問十六章之說曰程子至矣范楊亦為得之蓋久而其敬不衰則非久而加敬也謝氏意則善矣然謂非有意

於久交者謝意俱得又以盛德而有常者爲然則亦
其未足以當之也
或問十七章之説曰凡子楊氏得之若程子范楊尹之説
則吾於管氏之章已辨之矣程子采地之説恐其或誤
也謝氏又謂文仲不知僭上害禮之事於我何益則是
僭上之禮之事若爲之而有益則爲之也而可乎
或問十八章之説曰諸説各有發明然似皆未得其所安
獨程子之言則至矣而亦或有未備者葢嘗得推其意
而極論之葢子文之質近於好仁者文子之質近於惡
不仁者而其事皆卓然非常人之所能及也子張之行
有難能者故疑以爲仁而問之而孔子則以爲是亦忠
清而已至於仁則未知其何以得之也葢仁者心之德

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如天地一元之
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今子文仕於蠻荊
執其政柄今於出處既不能革其僭王之號又不能止
其猾夏之心至於滅弦伐黃之事至乃以身爲之而不
知其爲罪文子之於崔氏之亂既不能正君以禦亂又
不能先事而去乎於弑亂之禍已作又不能上告天
子下請方伯以討其賊去國三年又無故而自還復與
亂臣共事此二人者平日之所爲止於如此其不得爲
仁也明矣若據其號之問姑其一節而論之則子文之
仕未知其所以仕者何説之已未知其所以止者何爲
告新令尹則又未知所以告者何事而所謂無喜慍者
又特不見於色而已亦安知其心之果無喜慍耶至於

文子則其去國之時未知其果能脫然而無所累於心
耶抑其恐畏禍避禍出於不得已而有所未能忘懷也
是又皆未足以見其有合於仁者之意則指其事實而
言之不過命之以忠清而無以加矣若之何而可輕以
仁許之耶然聖人之言渾然不迫切而意已獨至雖不輕
許而亦不輕絕也學者因其言而反以求之則於仁之
理與人之所以得是名者庶幾其可默識乎程子之意
大槩恐出於此但其詞太略不信子文無慍之事而獨
指其政者爲忠則恐或未然也且程子又謂子文若
果無喜慍則何以知其非仁然則古者遁世之人後世
異端之學蓋有能是者已亦可遂以仁許之耶曰程子
之意亦曰若子文之心其至公無私果如此則必有以

盡心之德全天之理而五常百行無不貫通耳若其能
心如水石無所喜慍而所爲有不合於理者焉則又何
仁之可言哉曰程子以爲三子之事聖人爲之亦曰忠
清而已何也曰其事雖同而忠清誠有不可易者若聖
人之心則當有　乎之非仁哉但述以忠清爲仁則不
可耳曰然則殷有　仁之見稱於天下何也曰此三仁
者皆事察言以求其心則其中洞然無復一毫私欲之
累其亦異乎二子之爲矣微程子以爲比干之忠見得
時便是仁亦此意也曰諸説之得失奈何曰人之仁與
不仁論其心如何耳范氏以必有以及於天下然後爲
仁何其言之狹耶比干之忠伯夷之清固亦未能有以
及於天下也而況窮居一介之士終身何可以有望於

仁也邪呂氏以子文不知進退之義文子不知去就之義文子之失又不專在於亂作而後去之一節也且詳其意似亦以不知似矣然子文楚之宗臣無必退之義知之云釋未知之意而未有以驗其必然也使出於此則其失又甚矣謝氏又以二子爲質勇之人不作學問而自能入德其忠其清固亦非不能但不可遂以忠清爲仁如答孟武伯之意耳前章辨之已詳此不復出也楊氏以文子爲事君人而又謂其不爲容悅孟子本文之意似不如此所以謂之事君人者正以其事是君則爲容悅而無所擇於義理也若不爲容悅則又安得謂之事君人哉且孟子所謂容亦特謂求容於君求悅於君耳楊氏以得子文之喜色似以爲容悅之貌者於

文義尤不通也又以比干伯夷爲仁而謂仁不可以迹論則其意蓋以比干伯夷之仁在心子文文子之事在迹故雖相似而不得爲仁耳然比干伯夷之所以爲仁正以推迹之曲折以知其心之隱微而得之耳若欲舍迹而推心之論則所謂心者又何所因而可見乎程子之議文子正以其迹之不可例耳楊氏蓋亦聞其說矣而反爲此論何耶且其爲說與范氏之下者正相反而其失則均若銖校而寸度之則恐反不若范說之爲實也侯氏所謂理之得者可以言德而非所以名仁之義又且得於三者而獨不得於仁當又以仁爲覺於是三者之云乎至色有慚於心以下全體發形之說則其意之所指殊不可知以大概而觀之則其遠於聖人之意

而出於強爲一偏之說亦可想而知矣其論二子之所爲又前以爲未至而不知爲臣爲仁之道蓋以失夫未知之說而與上文全體一事之云者了無係屬又不知其以何而爲說也至謂二子不知爲仁之道使聖人爲之亦只可謂之忠清則又以己之意附於程子之說而不知其有不同者也程子蓋謂聖人之行或有出於忠清者耳夫豈以聖人爲不知爲仁之道如侯氏之云哉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程子嘗以使晉之說則彼矣且以傳考之亦未見其再思而當之實也其謂思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者則至矣蓋天下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喪萬變而無窮思止於再者欲人之以義制事而不汨於利害

之私也且以文子言之其處事一思如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可謂審矣然宣公篡立則爲之如齊納賂而請會及公薨未葬則又背之而逐其所任之臣豈非思之之過而反牽於計較之私也與曰諸說如何曰此特爲臨事之思耳呂氏通以學問求道之思爲泛濫矣周公仰而思之亦爲其有不合耳若事理顯然者又何待於如是耶游氏再思之說善矣然亦有所未盡若因其說而益之曰始也擇於可否之間以爲可也徐思之而果可爲則行有不可爲則止始也擇於可否之間以爲不可也徐思之而果不可爲則止有可爲則行則庶幾其全耳若楊氏之說則又略矣若是則皆無一思而已何名爲再哉

或問二十章之說曰武子之事見於左氏之書者可考矣若曰邦無道而佯爲暗默以免其身則是無以異於張禹孔光之徒而夫子亦何取哉大抵此章之說皆不考其事實故多失之惟程子意洞而理備若張子則固以武子爲暗默者非之是謝則亦以暗默爲當然而謝氏斡旋刊省之間幾有流於爲我之意則又甚矣楊氏過高無實則其失聖人之意又益遠云

或問二十一章之說曰程子之說善矣然以孟子之說考之恐其或未然也蓋孟子所謂進取即此所謂斐然成章者也孟子所謂不忘其初即此所謂不知所以裁之者也特所傳聞之有異辭耳當得併爲一說而此又自爲一說耶范呂成章之說亦與孟子不合又如所謂不成章不達者亦嘗言之謂乎但范氏似以爲裁其性行之道而呂氏似以爲裁其立言之非則范氏爲長耳謝氏大意近之但其言多病耳夫夫子之初心固在於行道而不存於傳道然豈其牢關固拒而不肯以一言啓發其秘乎曰其初雖在於行道而得英材而教之其樂初亦不相妨也且狂狷不中道然以聖人教人不倦之心恐亦無絕而棄之之意也況必若是而得邦家爲則教不素明材不素具其亦將何以日新而有爲耶其後所引孟子之文亦非此章之意蓋其以脩爲術之誤也呂氏亦然則又有過不及之謬近於得之而意有未備亦未是當於本章辭之耳楊氏又私淑諸人恐孟子本文亦非教人之事也

或問夷齊之行若惡何也曰蘇氏蓋嘗言之然無所考未敢斷以爲必然也蘇氏曰夷齊之事遠矣無失其意其出也父子之間有間言焉其事生之事與不在是矣又何怨之有也或曰其不念而怨希也奈何曰程子之言詳矣其於叩馬蓋不決然以爲無也但以其諫辭爲不可信耳范呂皆以怨爲人怨以文考之恐亦未當而范氏所謂樂天順理則太寬而不切呂氏所謂清能遠怨者與此章所指亦無所合而適相反矣謝氏始以橫逆詈爲言而結之以攻人之惡則文意殊不相類楊氏則又直以公天下之善惡爲言則今非此章之意矣如是則但人之惡何必淺念而又何以新舊之擇乎所引所遇者化亦非孟子本意

或問微生之醯之說曰程子范氏之說至矣楊氏亦爲得之則不察其幾而失之也曰或有謂直非中庸之行故生之事人子蓋安之者然予曰爲是說者新則新矣然即其言以觀之有以知其無正大之情也夫德非難得之物或乞於我而我與之則直容以與而已彼將告而求之他人當患其不得焉設其有急切之用而不知可得之處則告之可也求之而不得焉則往勸其求可也今微生高之乞諸鄰也必不告以求者之意其買之也必不告以得之之所其掠美行私左右異態如此夫子而何美之有哉若乎所謂直正公之言曰思欲已出以使爲當者哉斯言其亦異乎微生之用心矣且直之爲言在昔聖賢未有以爲非美德者特惡其直而失於絞訐而已今緊以直爲非中庸之行吾不知其何所取

而為斯言耶然則斯人之所謂中庸者乃胡廣之中庸
而非子思之中庸必也
或問左丘明非傳春秋者耶曰未可知也啖趙陸氏辨之於纂例詳矣程子蓋因其說而范呂楊氏則因以為當世之人也先友鄧著作名世考之氏姓書曰此人蓋左丘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耳鄧名名世字元亞云
或問二十五章之指曰程子之言無餘蘊矣學者宜熟讀而深味之不可但玩其文而已也曰然則其以顏子之心為出於有心疑若以聖人為無心者不亦淪於空寂之弊乎曰是其言心亦若意之云爾且安知其非紀錄之或誤乎曰其言孔顏天理性分之別而不及子路以今觀之亦有以補其闕耶曰吾意子路之言其或志氣

之發也歟曰其以子路為賢於浴沂者何也曰取其習慣灑落無所繫累於物而已耳謝氏亦稱子路據難到合處要不倚便不倚以為與有世之師者豈其有見於此歟世之學者不察於此例以好勇議之以為是特貴言之倫耳其亦誤矣張子亦猶程子之意也但[illegible]栗之云云語稍寬而所謂合內外而成其仁者則亦善形容聖人之志者范氏蓋祖述程子之意但其所以論子路者則太卑矣其亦未察於程子與於浴沂之論乎若呂氏之語則亦皆未足以明聖賢之意謝氏以有志為至道之病而欲二子於不篤不指之間有所省發此正老佛之餘論也又以夫子所言為非志而聊以答子路之問則其言亦太容易矣蓋其所論浴沂御風何思何慮

之為切切如此豈非有所發於玩物喪志之一言而深知其失以至於斯乎[illegible]論此以為如謝氏者未免[illegible]不可以不戒也其後說則若[illegible]於其[illegible]史不作[illegible]亦猶此說之意也游氏之說則亦大離矣而於文義亦不通也楊氏專以志之處[illegible]為言則徒枝其辭而未及資指其體也又以二子皆為志於仁者之事則淺乎其知二子而於顏氏尤非所以名之也尹氏獨超然謹守師說而無所增損於其間矣然其不能言義蓋必有默識於其言而深知其不可易者矣此外則張敬夫廣推程子之說其意亦善[illegible]

[illegible]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程子范氏楊氏亦善但尹氏述程說而失其旨何則有以知過為非難者其亦謝氏以見其過為見他人之過則於文義有不通以內自訟為內省之非則省之於於其用力亦不同矣張子有言人有過則[illegible]其[illegible]已甚[illegible]謝氏而觀其說亦皆出呂氏之說也此恐亦未安也
或問十室章之說曰程子之意到而辭[illegible]下其曰忠信質也猶曰所謂忠信以其生質而言耳語生質則不異於人猶曰語生質則人之忠信固有與聖人同者耳今[illegible]語不分明似以為聖人之質全與眾人無異者則失之

矣范呂皆以爲聖人必待學而知蓋不啻此爲設辭以勉人學之意也且夫子之言亦曰必有忠信如丘者耳非謂學者皆如己也呂氏遂亦以忠信爲聖人之質則又誤矣若使果有聖人之質自無不學之理正使初無文字師友之傳亦不害其獨知先覺也其言自謙不欺以下則善謝氏忠信又如其前說之云其失甚明今不復辨如楊氏說則亦人人皆有聖質不待積十室而後或有之也然其論夫子不以聖賢自居以下則善尹氏用程子說而人誰無質之云亦不免呂楊之誤其於程子之言蓋有所未察者矣胡氏之說亦有所發明云胡氏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有以天下之大萬民之衆而才德之全如孔子者幾人學者當亦多矣然自孔子之後以至于今號爲學問者不絕於世而未如曾孟者不能明一二蓋則以不知孔子所好之學而好之耳

論語或問卷之五

論語或問卷之六

雍也第六凡二十九章　朱熹著

或問仲弓之有人君之度何以知其然耶曰以前篇不佞之說後章居敬行簡之對而有以知其然也謝氏以爲簡以臨之莊以蒞之是近之矣然其說厚廣博宜在人上之意則未之發也曰諸說如何曰才德之云是以兼仲弓之所長矣然此曰南面而不曰爲政則疑其主於德而言也范氏之說亦爲得之謝楊遂以仲弓爲仁則亦未達乎前篇夫子所以對或人之意耳

或問子桑伯子何人也曰胡氏以爲莊周所稱子桑戶與孟子反子琴張爲友者蓋老氏之流也然家語亦云孔子見其不衣冠而處則固略於禮法如莊生之所稱矣曰夫子以子桑伯子爲可而又以簡稱之何也曰程子之說得之矣謝氏以爲亦可南面則恐失之游楊既不見行之未盡善之意尹氏又因未盡善之說而專指其簡處言之若是則不使得以可爲言矣夫謂人可之意何以謂人之所可而又以簡者明其所以可雖不正言其不簡之失而可見當聞有未盡善之之意矣仲弓乃能就夫子之言而分別其居敬居簡之不同夫子所以深許之也曰居敬居簡之不同何也曰持身以敬則心不放逸而義理著明故其所以見於事者自然操得其要而無煩擾之患若所以處身者既務於簡而所以行之者又一切以簡爲事則是義理粗則既不素明

於內而紀綱法度又無所持循於外也太簡之弊將有
不可勝言者[illegible]之[illegible]已而[illegible]其行[illegible]而[illegible]
之可也若[illegible]以[illegible]則[illegible]其之過則是居敬皆無與
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桑伯子之行簡其於堯舜之
事又皆可[illegible][illegible]而居敬謝氏似以居敬為舉其大居簡
[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說亦未安大抵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敬
[illegible][illegible]為舉其大發且居敬而行簡若自然理當不煩
之謂亦非有所略也有所略則與不事事者無以異矣
游氏語若有未密者楊氏簡而廉之說亦甚而且狹矣
曰仲弓以居簡行簡為大簡而程子以為不簡何也曰
程子以其有心於簡而言耳然內無道揆外無法守苟
以無事於一時可也久則叢弊生焉將不勝其多事矣

曰范氏之說如何曰此亦記一時之言耳未必有相發
明之意也謝氏說蓋亦此意而辭差緩然夫子之許仲
弓以南面者又非以其知此而許之也
或問韓子不貳過之說如何曰愚嘗聞之師矣曰程子云
不貳過者念慮小差隨即氷釋不復形於心術之間若
如韓子之言則是心常有過而直遏閼之使不形於事
爾亦何足以爲顏子乎蓋其所論過字則是而所以爲
不貳者則非學者不可不審而別之也曰此章諸說如
何曰程子詳且盡矣其曰幾有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
便更不萌作者尤善張子之說不背與程子同後乃易
其遷怒之說則既非文義之所安而又皆[illegible]不使焉則
亦恐非所以語顏子也范氏所謂性不移於怒者理則

善矣而於文義有所未安其曰知幾則亦猶程子之說
云爾謝氏大意如曰不患有過過不害其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身
之意亦太深矣游氏不遷怒之說亦程子之意而[illegible][illegible]
不貳過則猶范氏之云也又以聖人寂然不動發無過
然則謂凡有動者皆過也而可乎至以不遷不貳爲有
正心修己之別則說益以支矣又鑿以能自强者語之
則於顏子之事亦無所當也夫顏子之賢利仁[illegible]不足
以言之又何自强之有哉所謂絕學亦老氏之語若聖
人則固不待學然亦未嘗絕學也楊氏求放心之說意
亦善矣然謂顏子之學止於如此則恐未然蓋顏子之
不遷不貳乃其終身好學之所就未至於是則雖欲勉
學而方行之政恐未易可至豈能求放心而遽可至是

哉
或問因章之指[illegible]程張備矣若范氏備理之[illegible]非所以
[illegible]孔子[illegible]意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押之當然亦無使人可繼之
[illegible]氏[illegible]則[illegible]說亦甚[illegible]但皆不見為使為學所以
[illegible][illegible]文[illegible]當然非獨以富不富分不分而言也謝氏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未嘗有此意以張子之說觀之可見麻秩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程子之說觀之可見游氏食功之說
支矣而[illegible]以[illegible]財之說則得之楊氏[illegible]世之君子以
尚[illegible][illegible]各分取為廉者其意則亦善矣而其語有[illegible]病
之[illegible][illegible]文[illegible]之若曰以齊與為[illegible]則其[illegible]宜曰多取
為貪以[illegible]取為廉則其亡宜曰以多與為惠其文意乃
相應耳抑其大意亦頗有未安者蓋聖人以義制事雖

極謹嚴而其宏裕寬大優暇廉退之意又未嘗不行乎其間也故既以爲不當繼而不直拒冉子之請雖以祿爲當受而不責原思之辭且又教以及人焉不但以爲私積也若徒知彼之說而不察乎此則其流之弊將使貪吝者得託於一介不與之說以盖其鄙嗇貪得託於受堯天下之說以便其私至於狷介清苦之廉遯之人則必衆疾而共排之以爲是皆不近人情而欺世以盜名者此其爲害且將舉一世而溺之於汙沉濁之中不但有如所譏之紛紛者而已也故此得竊以爲學者未得中行不幸而過寧與其狷介毋貪則庶其不失聖人之意曾氏蓋亦得此意者其說當矣或問胡氏曰求之請夫子不與可予則與而不與則固與而不予於傷惠則可矣此外則楊氏之說亦

善胡氏曰冉子爲其母請粟聖人所以事違而少予之也

或問九章之說曰范楊之說當矣程子欲去曰字蓋嫌於與其子言而斥其父之惡而欲用子産子賤之例故爾蘇氏以爲此其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此說得之矣蓋以論語考之其稱顏淵未見其止乃顏淵死後之言亦以謂曰起之非必親與之言而後可用此例也然子之云蓋亦通得子之嫌然果如此則子就一物之身而取譬又當以父子而言也且凡祭祀之犧牲通謂之耳今以分用爲不用於大祀而山川之祀取之則其說爲勞而於義益無所當矣而呂氏尹氏皆祖之不其察與

或曰仁人心也則心與仁宜一矣而又曰心不違仁則心之與仁又若二物焉者何也曰孟子之言非以仁訓心也蓋以仁爲心之德也人有是心則有是德矣然私欲亂之則或有是心而不能有是德此衆人之心所以每至於違仁也克己復禮私欲不萌則即是心而是德存焉此顏子之心所以不違於仁也故所謂違仁者非有兩物而相去也所謂不違者非有兩物而相依也深體而默識於言意之表則庶乎其得之矣曰其以三月期何也曰顏子之於仁熟矣然以其猶有待於不違而後一也是以至於踰時之久而或不能無念慮之差焉然其復不遠則其心之本然者又未嘗有所失也向使天假之年大而化之則其心與仁無待於不違而常一而又豈復可以三月期哉曰日月至焉者何也曰此言諸

子從事於仁或能終日而不失或能終月而不失也大抵此章之說程張伊尹得之爲多然程子之辭以得善弗失言之似與此章文意不協未能識其何意也其解日月至焉者則皆矣亦所及周伯温說與夫所見規模意味氣象之云則非其身親而實有之亦豈能發明至此耶張子內外賓主之云蓋曰不違者仁在內而我爲主也日月至者仁在外而我爲客也誠如此辨則其不安於客而求爲主於內必矣故曰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而其曰過此幾非在我者則當以爲用功至此而極矣過此以往則必德盛仁熟而自至而非吾力之所能與也與范氏無他異說呂氏從贊仁道之大而不言其所以大侗爲疏略又謂賢人身之可久而已是

使允身之者絕望於不息而終於可久之域也其曰氣不能守者蓋將以明夫顏子之不能不違者非出於本源之病意謂必以充其氣方成則然後能不繫所累之齋衰曰其言又不以徇末而非顏子之事矣大抵持志養氣內外交持之功在衆人則可謂其則已矣至於顏子之未達一間則程子所謂而是喫緊又人設者力不得者乃爲得之非可以常持測度也其以日逾不息者爲大而化之之事又以顏子爲異於聖人之德則其於地位之淺深亦判矣游氏以仁爲人心則仁之與心非二物矣然曰不可須臾離而謂人心不可一日不依於仁則心之與仁又爲二物而或相離或相依也是其爲說亦自相矛盾而不可通矣予以用力於仁爲行仁不違仁爲以仁存心而有內外難易之別則其離內外判心迹而倍其師說益甚矣且以仁存心亦豈不違仁之謂耶楊侯不違而復之說蓋自其既違而旋復之際言之雖無害於本文之意然學者正當於其不違之際而體焉乃可見其所以用功之意味乎

或問七章之說曰程子之言至矣范氏胡氏亦庶幾矣胡氏[illegible]之[illegible]謝氏之訓不甚親切然亦無病胡氏之云則季康子本必有此意也楊氏所引以釋果達之云者非聖言之本意考之本章可見藝之爲言能其事之謂爾亦不必拘以六藝之目也

或問八章之說曰程子范氏得之矣胡氏之說從厥感舊

若不近理賢氣象者而吾獨有取焉亦以其足以立懦夫之志而已抑大自顏閔不仕之說原於程子而失之孔門之不仕者如曾子漆雕開之徒必多有之不但二子而已也

或問伯牛之疾先儒以爲癩信乎曰以淮南子而言耳其信否則不可知也其曰命者何如也曰有生之初氣質之稟蓋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孟子所謂莫之致而至者也范氏楊氏言之詳矣然范氏引易而害與不類而又曰能盡人之道則能順理者性以至於命則益錯亂而非其序矣曰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何也曰舊注以爲惡疾不欲見人未必然也吳氏以爲禮病者居北牖君視之則遷南牖欲令君入而南面也孔子視伯牛疾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而孔子不敢當故不復入其室但於牖下取其手而執之理或然矣

或問顏樂之說曰程子之言詳矣然其言皆若有所指者而卒不正言以質之所謂引而不發躍如也學者所宜詳味也若必正言以質之則語滯而意不周矣范氏疎淺類非所以語顏子然其富貴能變之說則亦得乎言外之意也呂氏以理義悅心言之尤非所以語顏子者謝氏心不與物交之說求顏子用心所在而不可得之說則又流而入於老佛之門者耳獨楊氏之說爲庶幾乎程子者耳然則程子答鮮于侁之問其意何也曰程子蓋曰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爲可樂然後

樂也若范氏呂氏之說蓋皆未免乎此之蔽而王公信伯論之則又以為心上一毫不留若有心樂道則有著矣道亦無可樂莊子所謂至樂無樂是也以是為說則又流於異端之學而不若樂道之雖淺而猶有據也彼其及門升堂親受音旨而其差失有若此者而況於後世之傳聞者徵程子所謂顏子之樂仁而已者則胡氏張氏發明之尤詳

或問十一章之說曰張子呂謝楊尹之說皆得之但張子以中道而廢為顏子之事則過矣又以樂正子為信道亦非孟子有諸己之意楊氏引求也退故進之為說亦非是所謂今汝畫者乃責其不能之辭而非誘進之之意也若程子范氏之說意則善矣然以其說推之則豈

其三句止是一意而徒然煩複恐非聖言之本旨也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程子至矣諸說皆不能出於其間而謝說利非必殖貨者尤可以警學者用心之微也洪氏之說亦善洪氏曰[illegible]名必先知其言之尤[illegible]若參也曾必先於[illegible]之對也片言折獄必使於用之行[illegible]也子張未[illegible]必先於能行五者[illegible]子[illegible]則不問近思[illegible]篤[illegible]小人爲[illegible]人所說[illegible]失序不可以不問者也

或問十三章之說曰范楊謝氏皆善而其間不能無小得失也行不由徑乃其所行之實非以設辭而已但既有正途則自不當由徑然亦必不至如程子所凝之迂耳又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然則滅明之所謂公事者何事也曰以士民之分言之則凡飲酒讀法而舉至乎有司者公事也以邑宰之知已而訪問焉則凡一邑之間利病休戚之所關而當以告於有司者亦公事也以是而至其室亦何嫌之有且既得人矣則安知其不已受署而為之賜乎大者既遠風俗之變不可知詞有不可以懸料而盡知者然大意其無燕游媚說之私則亦可見矣

或問孟之反何人也曰胡氏以為即莊子所謂孟子反蓋得之其當為謙下之風而使之者也曰諸說如何曰此本其說而諸家橫出他意以汨之殊不可曉若范氏眾必有爭功必有矜之說大濫而不伐理之當然非為有爭有伐而後以是為美也謝氏之說尤為過之夫操無欲上人之心固足以抑夫自勝之私矣然人之私意多端發見亦各不同豈有但持此一行而便可必得大

道之理孟之反之行固可為法然遂以為但師孟之反而可則恐非夫子之意也范氏於此復為得之夫子之意如是而已呂氏之說亦費力夫子所言本有加人一等之意也楊氏之說亦失本旨此言其不伐之美豈論其功耶以此為言不但非夫子之意亦非孟之反之意也尹氏[illegible]似於眾說若更以又為巧則[illegible]矣

或問十五章程子說與本文不相似若有取焉何者從范氏之說無祝鮀之佞而獨有朝之美為弱於文耶曰巧言令色求利之所何好不得而[illegible]亦於其間也且其立言猶若[illegible]無所擇[illegible]聖人豈使人不虞擇獨而為之長者哉曰諸說如何曰謝氏所謂善觀世之治亂者非聖人之本旨也楊氏之說若以非巧言令色

不足以遊遊談之禍者尤恐未然遊談相傾乃戰國之事夫子之時未有是也且夫子之言亦豈有此意哉侯氏改字之說則其不解甚矣

或問十六章之說曰諸先生之說其理深矣然以文義考之則洪氏爲得之何也曰何莫之云猶曰何莫學夫詩耳若直以出不能不由戶譬夫行之不能不由道則世之悖理犯義而不由於道者爲不少矣又何說以該之耶曾子之云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亦嘗以爲世又有不知而不能由者矣何獨於此而不然耶若范氏之說則是賢人之行與衆人不異特其知之爲異耳豈有此理哉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謝氏美矣然聖人本言文質不可以

相勝而謝氏專以觀人爲言故其說雖高而於文義首尾皆所不合其引子貢文質之言亦非是且使夫二者無復矯揉損益之矣始非聖人之本意也得其旨者其楊氏乎

或問十八章之說曰程伯子之言約而盡矣其上生字爲始生之生下生字爲生存之生雖若不同而其實相足蓋曰天之生是人也實理自然初無委曲彼乃不能順是而猶能保其終焉是其免特幸而已矣程子之意當亦類此而語不分明似并以上生字爲生存之生者其於義理固亦可通但於上句文義若不協耳張子於兩生字義亦皆爲生存之生而又增人字內其非正之說蓋欲以對下文罔字兼爲二事者然於上句本文之意則無所當矣范說人之性善故其生直者合於程伯子之意矣而其下文生字皆以爲生出之生則與本文殊不合不知其何自此字而不計其同異耶抑直以生直之生亦爲生出之生也凡其說皆無如也以下皆不可曉者測范公指欲誠實而其詞說甚言散漫不謹乃至於此亦不能識其何說也呂氏足以免於世之云如張子之說其以罔爲無常則於此章之意無所當矣又疑如網之下少之無網三字然亦未見其有無常之意也謝氏以順理爲直生爲生存之生游氏以循理爲直生爲盡生之經其論直字略同而生字小異然以經之本文與程伯子之說推之則皆有所未合蓋生理本直不待人順之而後得直之名若至大至剛以直之直

亦氣之本然不待人以直養之而後得此名也生存之生已辨於前盡生之經則又所以能保其生存之道也於經之文亦無所當矣楊氏以生對死則不類以不爲生助長爲有由與本由之云者益相遠矣原聖賢之本意若見其文變而無所切於日用之實乎爲生不祥本老氏語吾不知其所謂然其語意似爲益生者發與孟子助長之云殊不類此又學者所當別也尹氏蓋發明程子伯子之意而語亦未瑩然其賢於諸說遠矣蘇氏之說亦近之（蘇氏曰[illegible]）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程子至矣范呂尹氏亦得之而尹氏爲尤切於文意但其以安訓衆爲未盡其旨楊發暢之

惡耳謝氏過爲而楊氏以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爲知之者則反以甲矣

或問二十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後一說尤在張子之說則又備矣范氏中人以下可以人於上者[illegible]說其曰性善以下又有論性不論氣之病楊氏又答得其一偏也楊氏所引不失人言亦與程子不[illegible]應世接物之事此則專爲引進學者而言也

或問樊遲問知而夫子告之以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何也曰人道之所宜近而易知也非達於事理則必忽而不務而反務其所不當務者矣鬼神之理幽而難測也非達於事理則其昧者必至於慢惑者必至於瀆矣誠能專用其力於人道所宜而易知者而不昧不惑於

鬼神之難測者而是所謂智也意者樊遲或有此病故夫子以是警之與曰所謂鬼神者非祀典之正也則聖人使人敬之何也若以爲此[illegible]之正則又從而遠之何也曰聖人所謂鬼神無不正也其曰遠者亦其處幽故嚴之而不瀆耳[illegible]聖人之所謂之鬼神蓋在上則明禮以感之在下則守義以遠之固不使人敬而遠之然亦不使人褻而慢之也曰樊遲[illegible]而夫子告之以先難後獲何也曰爲是事者自是效見亦天理之自然也然或先計其效而從爲其事雖公而意則私雖有成功亦利仁之事而已若夫仁者則先爲其事不計其效惟循天理之自然而無欲利之私心也董子所謂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

謂此意爾然正誼未嘗不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自夫功利者而爲之耳樊遲蓋有先獲之心而故夫子既告之以此又嘗以先事後得告之其所以警之者至矣曰諸說如何曰程子之論先難後獲者至矣敬遠鬼神第二三四說亦善第一第五說皆以非鬼神爲祀言之則恐聖人所謂鬼神皆初不爲此等也若於此等而致其敬而於鬼神之正乃或褻之而不能遠焉則亦何以爲知之事哉以臧文仲祀爰居作虛器者質之理又甚意可見矣其釋務民之義以民爲人者當矣而其前三說似亦未安也范氏以務民之義爲撫民已無所當又以敬遠鬼神爲明民則尤無謂矣其論先難後獲似亦未達程子之意若先有心於有德則亦後獲之謂哉呂氏

之說以幾其近之爲知以義爲利者非此文之意知鬼神之情狀又不見其所以敬而遠之之意亦大漫矣先難後獲意若可觀而亦非程子之旨其曰於此時可以見仁者則尤非夫子之意矣學者之於仁固欲其終身體之而不失當欲一時見之而遂已耶楊氏以義事而爲之猶有新學之餘習也與其論鬼神之意則固善矣先爲從後離非程子之意而在然之之云則倚於謝氏也尹氏全用程說無所復論此外則蘇氏曾氏之說亦可觀矣蘇氏曰孔子之言常中弟子之過樊遲則崇德[illegible]答以先事後得[illegible]也有何辭之意專也與其問不知也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illegible]其問仁也曰仁者先難而後獲亦[illegible]也曾氏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不近之非明智不惑者不能後獲故之以爲也進業而不實無其之利也也

或問仁知之說如何曰程子至矣蓋夫子之意正爲仁者
之於山知者之於水誠有會而好之者非但知之而已
也故程子以爲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則雖其他
說之或略於此者亦可以推得矣夫子乃謂將言其成
德之後性相類耳非謂仁知者必有所樂則失之矣程
子所謂仁者安其常亦言仁者之所以壽者以此非以
玄常爲壽也以其所謂以靜而言靜則自有壽之則
亦可見其意矣張子無厭斁之說蓋亦類此在范游
氏說皆然獨張子一說乃以壽爲安靜長久之氣則與
呂謝楊氏之說皆若過高而失之矣謝氏若夫以下爲
而無此不類儒者之言所謂其樂有不存焉者文義亦
不可曉也曰程子謂樂水樂山與夫動靜皆言其體而

呂氏又以體用分之如何曰程子所謂體者猶設之云
耳非有體用之分也若其分之則必易混呂氏之說而
後可耳曰仁壽之說諸家之得失則固然矣然其失之
淺深奈何曰張子之說蓋以仁或不壽而爲是言耳然
於聖人之意猶未太遠也及其論顏子之不壽而歸諸
天則不言復有疑於此矣謝氏及前世者說雖粗而猶有
實曰盡性而與天爲一則論愈高而病愈深矣
或問二十二章之說曰以地言之則齊險而魯平以財言
之則齊富而魯薄以勢言之則齊強而魯弱以俗言之
則齊尚夸詐而魯習禮義蓋其風氣不同矣而太公
治齊尊賢尚功伯禽治魯尊尊親親其治化又不同矣
齊自桓公管仲不無變亂太公之法而益趨於薄魯則

雖日衰弱廢墜而其規模氣象猶有周公之遺意焉則其
習俗之變又不同也是以自其本而言之則雖太公之
盛時已必一變而後可以至於周公之王道自其
末而言之則齊俗益壞之後又必一變而後可以及魯
之衰也然當是時非夫子之得邦家亦孰能成此一變
之功哉諸家於此蓋各得其一端而遂以爲說故雖
爲說之多而終不能無所遺也而又有避嫌之言於使
其說不得不有所遺如避周公太公優劣之嫌則曰非
二公道化之不同而凡史者之言太公報政遲速
者皆舉而廢之避齊以侯國而行王道之嫌則曰有王
者起而取法於魯則王道翕然不變此其說雖似矣然
恐其不免於有意之私而非聖言公平正實之本旨也

又或以爲齊一變可比於魯之方盛時者亦非文義若果
其言出於此則魯之治將乃周公之政卽王道本末之
人備也又何待一變而後至道乎
或問二十四章之說曰夫子之意本爲觚發而推之則天
下之物皆然也上觚指其器下觚指其制觚哉觚哉歎
今人失其制也諸家推而廣之各得一意但楊氏所謂
事各有當理也可而文意不類言正名之意就實以正
名也名之旨而責實非有嗣而不可以相明也
或問宰我井有仁焉之問何也曰孔氏以爲欲以極觀仁
者憂樂之所至是也而程子所謂好仁不好學難范氏所
謂是爲仁之陷害者亦得之也然諸家有以爲井有仁
人當有救之者則凡人墮井亦所當救不必仁人也有

以為仁人在井當往從之者則豈有仁人無故入井而
吾又何為從之哉有以為赴井可以為仁者則亦不待
往而後知其詐也惟以為入井救人可以為仁者為近
之若吳氏以為仁當作人者則亦或有此理而未敢以
為必然也曰欺罔之別其詳復有可得而言者乎曰欺
者乘人之所不知而詐之也罔者掩人之所能知而愚
之也夫人之墮井世有此理而其有無則非君子所能
必知者或未必眞有而可欺使往視之也自人井中而
可以救人則其無是理也蓋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又安
得以此罔之而使陷於井中哉孟子之論舜子產事亦
引此語以彼證之則明白矣程子所謂陷以非其所履
又謂陷之於不知則不成考於文義之過范氏以逝為

不見善而去陷謂陷於不義則有人在井未為不善而
入井救人亦未為陷於不義也大抵諸家之釋陷字皆
不為陷之於井之意故其失至此推呂氏首尾大概得
之但所謂以施仁術為未協於文義所謂不能自陷以
行救則恐能字之下脫使之二字也而所謂欺以可救
亦有所未安耳謝楊皆以逆詐億不信為言則與此意
有相似者然宰予之問不為此發觀於孔程范氏之說
則可見矣謝氏又謂仁者之心正不如是而不言仁者
之心竟為如何宰又歎仁者之難知而已無乃愈疑後
人使徒以知仁為事而不務於為仁之實也乎曰往視
而井實有人則如之何曰蘇氏之說所以處於輕重緩
急之間者密矣 蘇氏曰拯溺為仁者之所必為也殺其身無益於人仁者之所不為也惟君子

在陷中[illegible]
曰此外諸說之異同奈何曰程子 下有闕文
或問程子以約之以禮為約束之意而於顏子之歎則又
以約為知要何也曰恐意二者之訓不異其說亦同皆
為約束之意但在此章則為學者之分而與顏子所至
有不同耳程子於此章之工夫次序抑揚淺深蓋得
之矣論顏子之說則都意有不安耳惟張子說尚之云
是乃所謂知要者而顏子之歎則恐其指此也曰諸說
如何曰張子以文為禮之文而謂理為禮之理似與程
子兩說皆不同范謝則又以程子之論顏子者而施諸
此矣謝氏以學文為躬而指之之事蓋若呂氏之徒為
史官者稱其繁但之從方焉恐有所得者其失甚矣呂

氏蓋宗張子之說然謂學愈博則愈約而以博文約禮
皆人事之當然而非其言者則是約禮之上又有愈淺
之約人事之上又有天道之約恐張子所謂至簡所謂
一歸於是者必不如是也楊說似得程子之意然曰趣
於中則太密又曰不出於大防則太疏也蓋欲著意影
從容禮法而不知其重復之中反生此病也
或問孔子之見南子何也曰按史記孔子至衛南子使人
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
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也曰仕
於其國而見其小君禮與曰是於禮無所見穀梁子以
為天子大夫不見其夫人而何休獨有郊迎致饔之說不知
其何所考也然禮家又謂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

大饗廢夫人之禮而使人攝焉則是大夫雖或有見小君之禮疑亦久已不行於世而靈公南子特求之何曰南子既非正嫡且以淫亂聞於諸侯而是禮也又非當世之所常行者則夫子何為而不辭也曰南子之行則醜矣然其願見蓋亦有善意焉且衛君既以為夫人而已將仕於其國則所謂禮從宜使從俗者其亦有所不得已焉者矣又況聖人道隆德盛雖磨而不磷雖涅而不緇亦何為拘拘詭詭於此而避一見之嫌乎曰矢之為誓何也曰矢誓辭相近蓋取所謂矢言亦慷慨之言而近於誓者也且所言之為誓辭也其見於傳者多矣若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皆是也曰邢氏引蔡謨說謂矢為陳引繆播說

讀否為泰否之否如何曰程子諸家多用此說其義則美矣但其文義若有所未安者故范氏獨從舊說而今亦從之也曰子路之不悅也不告以可見之理而誓之何也曰晉氏言之邪矣晉氏曰見南子是[illegible]之[illegible]不悅非常[illegible]之[illegible]曰楊氏但承小人之說然乎曰楊之說亦有所偏者而楊氏獨發言之若使大人處否而包承乎小人以得亨利則亦不足以為大人矣見說之行將皆從世為苟容幸免之[illegible]懼非所以為訓也

或問二十八章程子二說曰仁與聖何也曰程之言正也語錄則或有記錄之誤焉曰前說如何曰久字之意則皆失之然謝楊氏所論至德高明中庸之意皆善但其以高明中庸分體用而謂高明猶所謂至者則未安耳其曰賢知者多賢字其曰愚不肖者多不肖字亦其小失也侯氏蓋用程子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中之說而失之彼亦曰識知此理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無過不及之地耳豈曰吾之手身足皆無非中乎其論仁處亦多此類其失其不精也

或問博施濟衆必也聖乎此言必聖人而後能之乎曰不然此正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耳必也聖乎蓋以起下文堯舜病諸之意猶曰必也射乎蓋言射之有爭也曰仁恕之別何也曰凡己之欲即以及人不待推以譬彼而後施之者仁也以己之欲譬之於人知其亦必欲此而後施之者恕也此其從容勉強固有淺深之不同然其實皆不出乎常人一念之間學者亦反求諸己而

足矣豈必判施濟衆務為聖人之所不能者然後得之乎曰此章之意諸家說為得之乎曰程子詳矣然亦未免以博施濟衆不由於仁而為聖者之事故其所論仁聖之別頗詳而究其所以言之意反無所當其答仁不足以盡之一條尤不可曉既不與其同於聖既曰堯舜不能而又曰能博施濟衆則是堯舜然則堯舜獨非聖耶今以其說通其本義則彼之所問仁聖之別固不害於貫通也但仁者不可為聖一說亦不可曉耳其他如曰博施濟衆何干仁事與亦太過博施濟衆實仁者之極功但不可謂必如此而後得為仁耳又如謂聖人之至仁獨能體是心而已此類亦恐記者失之至以博為厚者則非此字義且與前後數條之意亦不相類而

又出其手筆則或恐其考之未詳也范氏問施濟衆之說得其文義伊尹以下則已緩而不切子貢以下則又遂失其本文之旨矣呂氏分別施濟衆為仁聖之事殊不可曉子貢有志於仁以下則為得之謝氏分別仁之功用仁之得名者善矣然謂立人達人為仁之方而非仁則蓋以為仁道發用著見之所也此但以章句文義而言已為失之而能近取譬乃聖人指示子貢用力為仁之術非但使之知其所在而已也楊氏所引孔子告顏冉者亦要切矣然與此章之旨不類蓋各之為仁雖無二致然聖人所以示人求之之術亦各不同不可一槩論也

論語或問卷之七

朱熹著

述而第七 凡三十七章

或問首章之說曰程子之解吾無疑諸儒之說則未安然竊之云亦合之以蘇氏之說然後為善蘇氏曰自主氏夫子蓋孔子作者蓋篤夫伯木自于者耳故述而不作然猶不敢當作者之名而自託於傳述此則聖人之謙辭也謝氏以其理而取之故必信其說以自高其失聖人之旨也遂失其論老彭則與尹氏之說皆兼以為老聃彭祖者疑未然也楊氏所論作春秋之意亦言其大抵此篇聖人之謙辭為多疑以此類記之也

或問默識二義孰為得之曰不言而得其理者不待問辨而無疑也不言而存諸心者拳拳服膺而弗失也二義皆通蓋皆聖人之所不居也但未知當時立言之本意果何所指耳然以得旨者程子范尹得之而楊氏過高以存言者呂氏得之而謝氏過高又不可不審也曰何有於我諸說不明而尹子又自為一說奈何曰謝楊不解固無可說矣諸說之中呂氏為差易了然如其說則當增此外復字然後文意乃足恐聖人之言不如是之簡而晦也聖人處此雖為自貶然其辭氣抑揚之間亦不當如此之夸惟程子范尹共為一說但言以身處之自以為有而不言文義之所以然者推其所自蓋皆出於古注所謂人無是行我獨有之者是以但言其意而不復釋其文義也然以經文考之則何下當有人字有下

當有此字乃得如其所說而經與無之則有所不通矣說使果知其說則聖人之所以處此者乃其自貶之意而其所以爲言者乃若自大之辭與夫所謂不如丘之好學則亦謂云爾已矣者殊不相似也故竊以爲不若直以不居爲言則於文爲順而無增加矯揉之煩於理爲通而亦無今大激揚之弊且第九篇十五章之言意亦類此讀者試通考之倫類可見然或者又疑二章所陳皆庸行之常非聖人平日所不居之例此則有未通者姑闕焉以俟知者其亦可也

或問三章之說曰楊尹得之矣謝氏以言道爲易而難於講學則未知其所言者果何道也以四者爲非顯過則無乃又陷於自恕之失耶不謂此非聖人之自謙則又存聖人而聊其卑屈之過也

或問四章之說曰程子至矣然其語錄一節字義不精不若其正解及謝楊之說爲愈也而楊氏蓋其心廣體胖以下重複散緩亦異乎程子謝氏之云矣范氏舒遲和樂之云則若有以心體和敬內外而言則不識其何說矣又曰所以進德而不已此又豈所以語大聖人之德哉

或問孔子不夢周公之說程子以爲孔子未嘗夢也如何曰孔子自言不夢之久則其前固嘗夢之矣程子之意蓋嫌於因思而夢者故爲此說其爲義則精矣然恐非夫子所言之本意也曰諸說如何曰張子之說有所未喻范氏之說蓋以爲聖人因自覺其衰之久而歎其將不得復夢見周公之事其以夢非眞夢與程子略相似而其爲說實不同也然夢見之云乃若今人之戲語聖人之言似不如是之不莊也謝氏以爲聖人誠不健不息故夢寐不忘周公之事然而又曰然後無意於經世則是誠有時而厭倦有時而息也而可乎哉其以已無意於經世爲天無意於斯文則又推言聖人與天爲一之意亦橫洪而無所止矣楊氏夢見不可復以下似范語而意又不同蓋其正說自如本義而辭有所不足其下乃復以已意推而言之以及於此耳此外則胡氏說夢亦有可取者焉胡氏曰心爲萬物之至靈非但晝註謂[illegible]心求是天地古今之所有寤一外乎者無別論古今遠邇遠家之理此人之所以有夢之所以多變也然聖人誠有賢人存誠人則之其夢若夫思慮紛擾使神不精定則所夢雜亂或正或邪亦與旦晝之所爲等爾善學諸說詳其言語而又必學諸學察之體

或問道爲義理之總名何也曰道以人所共由而得名若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者是也曰德者己之所自得何也曰若爲父子而得夫仁爲君臣而得夫義者是也曰其志之據之何也曰潛心在是而期於必至者志也既已得之而謹守不失者據也曰不違仁者奈何曰吾於顏子之事既言之矣敢問六藝之目與所以游之之說曰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也是其名物度數皆有至理存焉又皆

人所日用而不可無者游心於此則可以盡乎物理周
於世用而其雍容涵泳之間非僻之心亦無自而入之
也蓋志據依游人心之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也道德仁
藝人心所當志據依游之地而不可易者也以先後之
次言之則志道而後德可據據德而後仁可依依仁而
後藝可游以疏密之等言之則志道者未如德之可據
據德者未若仁之可依依仁之密乎內又未盡乎游藝
之周於外也故聖人此語而以身體之則其進為之
序先後疏密皆可循序以進而日用之間心思動作無
復毫髮之隙罅矣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張子至矣然其
語意類皆簡奧未易遽曉今請試論其旨意之大略如
曰學者當如是涵泳於其中者統言一章之旨也其曰

兼內外而言之者以上文言依仁止於所行而為是語
以發其未盡之意明所行者非獨事為可見之行也張
子之意大略放此而其得寸守寸得尺守尺之說意味
尤深非弱行實蹈之至不能為是言也其一說以為人
能志道則自然據於德而有所進故所據之德不至於
中道而止依仁則大者有守故小者可游而不失其和
和到理而言則一張一弛之道也其以藝為日為之分
義者亦指六藝而言其皆日用之品節非若游而不有過
而不存云者亦言其當游於此則心存乎此去之則不
專係念於此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張至矣范氏平實而
仁字之說太遠呂氏簡約而依字之訓或疏謝氏以志
為趨向亦曰其大槩不倍乎此耳以夫子三軍奪帥之

言質之則所謂志者不應如是之輕且疎也若子有時
不善之云則縱而不謹以啓自恕之門甚矣戴天履地
之譬則幾矣然未知其所謂道者果何物也至於無藝
不害為君子之語則又慢而不度矣游氏念念不忘之
說善矣而以其下文所論推之則所指以為道者則恐
其未免於老佛之餘也志者有思之才而有為之端也
若之何以無思無為當之而無思無為又豈惟精惟一
之謂耶至以精一分管中庸亦非是理堯舜禹皆自誠
而明者而允執厥中乃明中之事也今曰三聖執中皆
志道之效其亦不可曉矣以據得為止其所而自得亦
於彼此文義皆有所不合蓋此所謂據於德者守其所
得之德耳非以有所據而後有所得也若易所謂止其

所者亦曰止於其所當止之所而已豈固守不動之謂
哉以依仁為不違仁者善矣然謂不仁則皇皇然無所
依則非文義也蓋所以依於仁者正謂其未得於仁而
欲其依於是耳非謂既仁而後有所依也且其依之亦
反諸乎身而去其不仁者而已非若子之依父妻之依
夫雖曰至尊至親而猶為兩物也其曰據德以體道依
仁以成德者則亦得之但其所謂道者既差則其二者
亦未有所附也其論游於藝以閑邪而守仁者意亦甚
善然亦必以張子范氏之說為正然後可以及此若但
如游說而已則是徒為是物以繫其心而於日為之分
義何無所當也而可乎楊氏大抵皆以其已然之效而
言而求其所以用力之地則未之及也尹氏則贊於諸

說蓋指其曰志道以致之者尤爲切當但據德以行之者似稍疏耳

或問七章之說曰諸說無他異惟范氏成人所以成己者失之遠矣

或問八章之說曰程子至矣范氏亦庶幾焉但所引孟子爲未當耳呂氏之訓釋有功而楊氏引據亦有助也謝氏一隅不舉者奪之太過復於王之復乃下告上之辭引以爲說亦非是曰反之爲還以相證何也曰如易所謂原始反終者也

或問九章之說曰曾子至矣謝說亦善楊氏舊本仁人有不忍者後改忍爲能盡用程子之意不忍不能語意之精粗蓋有間矣然終不若程語之完且密也[illegible]氏說有病聖人之心豈其若是之支哉

或問十章之與不爲許與之與何也曰若爲許與之與文義亦通但以子路之問觀之則所謂與者正謂與之俱耳曰諸說如何曰程張之說無以易矣范謝亦皆得之但知物我之分云者恐非所以言聖人耳呂楊分別孔顏不同處亦有此意蓋此章猶以物我對待而言若孔子之仕止久速則其可否之幾渾然在我而無與於物矣此章之意猶止以一己之從違而言若孔子之天下文明則風動神化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矣

或問十一章之說曰程子可求不可求皆決於義謝楊可求不可求皆決於命至於張子尹呂則以可求者爲義而不可求者爲命三說不同然愚意以謝楊之說爲未

安也蓋此本設言以明富之不可求故有執鞭之說若曰命可求則寧屈己以求之則是實有此意矣豈聖人之心哉曰聖人言義而不言命則奈何其言此也曰言義而不言命者聖賢之事也其或爲人言則隨其高下而設教有不同者豈可以一律拘之哉故此章之意亦爲中人而發耳如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者夫豈皆不言命乎魏國韓忠獻公有言貴賤貧富自有定分枉道以求徒喪所守蓋得此章之意中人以下其於義理有未能安者以是曉之庶其易知而有信耳蘇氏之說蓋亦如此其非孟子則失其旨而吾亦已辨之矣[illegible]也物之可求者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仁義是也或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富貴則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得者不可求也彼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聖人之於利未嘗有意於求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然特教人以勿求則人猶有可得之心特更於聖人而止進於罕人而止則亦有時而作矣故告之以不可求者以爲高其閑爲閑其高論不如聞門發貧而亦之以無求也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尹氏之說得之曾氏之說亦可觀焉曾氏曰鬼神[illegible]謝楊說亦善楊氏舊說引孔子事甚佳而後復刪去之范氏正人之說語意最爲疎濶皆不可曉

或問十三章之文程子改三月爲音字如何曰彼以一日聞樂而三月忘味聖人不當固滯如此故銳然以史記考之則得之三月而忘肉味也既有音字又自有三月字則引合分之以文義范氏獨引史文爲正而其爲說亦諸說所不及也以爲[illegible]爲學樂則未然耳蘇氏說亦

得之或見孔子之於樂習其節而知其數得其志知其人而於文王也見其穆然而深思見其高望而遠志見其黯然而黑頎然而長其於聲也可如是以三月不知肉味

或問夫子不為衛君之說曰程子尹氏盡之矣但程子并引諫伐之事似非此章問答之本意耳謝氏所引王氏之言詳而不實楊氏於此最為精密所引恒子之說及以蒯聵處伯夷之地皆得之矣但以衛處叔齊之地而不及輒則於文義之間似失當年答問之本意也至其卒章深譏冉有之問而惡夫子之爭者以為失旨亦不可曉蓋此章人謂可此何僭号立孫之說乃其間小小曲折耳二子之疑雖由此起而夫子所斷則以其父子之爭而絕之初不復論此曲折也至第二條始以蒯輒父子當夷齊兄弟之處然則前此蓋牽於文勢之波流而自失其所主之正意從於新說之有據而遂以衛義為無可是以其言不能無小失耳曰夫子以夷齊為賢則其不為衛君之意明矣而子貢復有怨乎之問至聞得仁之語然後知夫子之不為何耶曰夷齊之賢天下孰不知之子貢蓋不待夫子之言而知之矣然意二子雖賢而其所為或出激發過中之行而不能無感慨不平之心則衛君之爭猶未為甚得罪於天理也故問怨乎以審其趣而夫子告之如此則子貢之心曉然知夫二子之為是非其激發之私而無纖芥之憾矣持是心燭乎衛君父子之間其得罪於天理而見絕於聖人尚何疑哉此其所以必再問而後知所決也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聖人之心無所不樂如元氣流行天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也豈以貧富貴賤之異而有所輕重於其間哉夫子言此蓋即當時所處以明其樂之未嘗不在乎此而無所慕於彼耳且曰亦在其中則與顏子之不改者又有間矣必曰不義而富貴視如浮雲則是以義得之者視之亦無以異於疏食飲水而其樂亦無以加爾記者列此以繼衛君之事其亦不無意乎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然金革百萬之衆又於顏子之說見之不知其何故也以太公云者推之全篇[illegible]之言者有[illegible]或不復說而誤入程語也耶范氏說亦得之謝氏無所樂之云則老佛之說耳又謂聖人視義富貴亦如浮雲則亦迷而失乎聖言之旨也楊氏以天爵之貴備萬物之富為言若將與世之富貴者校勝負則既病矣然必挾此而後樂又非聖人無所不樂之意也又謂聖人於不義之富貴視其去來如浮雲之輕者亦誤矣聖人於此方言其視之之輕未遽及其去來也凡聖人視之之輕亦以自義理而觀之為不足道耳非以道而能處來去無常而輕之也

或問程氏學易無大過之云何也曰此以為聖人之未學易也不應嘗有大過及既學易也不應猶有小過而為是說矣然以文勢考之恐不如此蓋既曰謙辭則又何所言而不可耶曰范氏以下如何曰謝尹皆宗程氏者也惟范楊為小異然范氏真以聖人為有過則疑未然楊氏說又過高而無實至所論五十字則皆未知其誤而亦附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程子之言自有不同然其曰雅素云者得之矣正[illegible]恐未必然諸說大略皆通范尹雅字之訓[illegible]不必然也

或問十八章之說[illegible]謝尹氏得之蘇氏蓋亦得之[illegible]人之自言非惡其不讓[illegible]也盛德之至積日所言如天地之[illegible]不自知其[illegible]諸說如何曰張子一[illegible]蓋其平日所論如此恐或未[illegible]以[illegible]則盡乎人情矣范氏分好學好道[illegible]遺意耶謝氏不悟其為聖人之謙辭而欲引而歸之於無我之事其亦誤矣且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其主意要重在上字今

乃以濟欲累物反之則未知其所主之安在也

或問二十章之說曰程子謝尹得之矣范楊三字之說得之而并以神為不正亂俗之事則失之呂氏二字之說皆病而獨神字之說[illegible]此乃是神而直以為妙理亦少過[illegible]聖人[illegible]不當列於此四者之間[illegible]有所偏也曰孔子於春秋紀災變[illegible]鬼神者尤詳今曰不語四者何也曰聖人[illegible]蓋不及是其不得已而反之則於[illegible]必有訓戒[illegible]於神則論其理以曉當世之惑非若世人之徒語而反以惑人也然其及之也亦[illegible]

或問二十一章之說曰此無[illegible]獨張子所引顏子之說

乃正[illegible]所謂[illegible]非易大傳之本意也

或問孔子何以知天之生德於己也曰[illegible]之氣質清明義理昭著則是生德於我矣[illegible]曰諸說如何曰程子之說[illegible]如此矣但其[illegible]則其[illegible]者如此其死生禍福固有不偶[illegible]已是亦天也而豈魋之所能[illegible]所論下句為不自必之[illegible]則下句蓋用程說[illegible]爾謝氏以下下句皆用程說[illegible]恐非生德於子之文意也尹氏又以[illegible]則是并與生德而不自必矣於孔子程子之意恐皆未有所合也曰子

之有疑於程子之言何也曰聖賢之臨患難有為不自必之辭者有為自必之辭者隨事而發固有所不同也為不自必之辭孔子之[illegible]子之於臧倉是也其為自必之[illegible]人是也以文考之則彼[illegible]何不同矣以事考之則[illegible]不過[illegible]行止之間其說之行世固有是理矣聖賢[illegible]人直欲加害於孔子則聖人固有以知其決無是理也故孔子皆以自必之辭處之各有當不可以此[illegible]也曰聖人之自必如此而又微服以過宋何也曰程子論之詳矣[illegible]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之下桓魋伐其樹孔子去之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

子桓魋其如予何遂之爲疑孔子既遭伐樹之厄遂微服而去之弟子欲其速行而孔子告以此言也蓋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己然亦未嘗不深慮而處之亦未嘗不閒暇也所謂從容而不迫者學者宜深玩於斯焉

或問無隱之說曰程子張子范呂尹氏之說得其實矣游氏亦爲得之謝楊氏爲說雖同然其所以爲說者則恐其過而流入於佛老之說也

或問程子所以論忠信之别奈何曰誠忠以體用而言也孚信以內外而言也侯氏曰忠者心不欺信者言不妄其義亦通曰諸說如何曰范氏之意亦善但所引行有餘力以上云云者乃爲子爲弟之常事四教之云又

自學文以後而言也然要其歸宿亦不外乎爲子爲弟之常事也但能博學於文而又約之以禮則行日益修而忠信日益篤非游氏一[illegible]之說亦善但說有內外之殊則亦不行不合用其力耳尹氏之說又若四事各爲一門而不相須者恐亦未免有病也

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諸說皆善獨楊氏以太泛然其末何之說亦善此外則吳氏侯氏說亦得之[illegible]

[illegible]曰無有虛實約泰之分奈何曰無恆無

也虛則才爲之名耳三者來內外學之所至事之所能而言約之與泰則貧富貴賤之稱耳爲之云者作爲如是之形作爲如是之事者也爲之無以繼則雖欲爲有常不可得矣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此無他以傳邪術之義小有不同當謝楊得之[illegible]之意[illegible]而實不切於物之云蓋取[illegible]之意然其[illegible]說亦太廣而范氏造文必於是尹氏推於[illegible]以[illegible]皆非所以言理入此外則張敬夫所論亦佳[illegible]

[illegible]

或問二十七章之說曰諸說大意略同但文義各異至句讀亦有不同者然程子之說無以易矣尹氏發明其意亦爲得之張子說略而亦正楊氏謝氏胡氏似程子而小不同三家從[illegible]有小不同處然皆不若程子之密也[illegible]至於呂氏則以如之爲上何其說以從之[illegible]知之[illegible]者爲求道淺深之序則固不得而從之范氏有楊胡之[illegible]但以爲聖人有所不

如而闕之則誤矣

或問二十八章之說曰諸說皆善但謝氏為小異然大意亦同其曰不保其往者說往謂往日之事如何曰此於文義為得但文勢若倒耳若以錯簡推之則自其潔已而往則其不善盡改故不保其往日之不善亦不與其退矣而為則取其今日潔已以進之心耳如此則似或本於中心之不能已者而初無出於有意計度之私也夫亦然哉

或問三十一章之說曰謂聖人謙遜審慎不掩人善何以言之也曰聖人天縱多能豈於小藝不得服於人而後足而必欲得其詳如此其謙遜審慎可知也然若不俟其曲終而遽和之則亦或於使己之能以掩彼之善矣故必俟其曲終以盡見其首尾節奏之善然後使人復歌而始和之則既不失其與人取善之意而又不掩其善也然此亦聖人動容周旋自然中禮處非有意於為之也抑又見其從容不迫不輕信而易說之意曰諸說如何曰程子以為言人之歌而遽和之則已之所歌乃淺薄耳故必使反之而後和則已之所歌亦合章也此意亦善但未見善字之意耳他說則又并必使反之之意而失之也

或問三十二章之說曰程子之說善矣然曰人於文皆曰吾勝人則莫吾之上更有人字下合更有曰字文意乃足又此何吾字設為衆人自稱之辭而下何吾字乃為孔子之自稱文勢亦不相屬也如范說則二吾字不相屬矣外其於文行之間無所輕重則亦未得為全論其日用而不已者又非所以言聖人也呂氏說字之意善矣其論文意大旨亦皆得之而辭或未瑩至於此非謙辭以下則非此章之旨矣謝氏為得之但聖人雖不讓於文而謂人之皆能於其論過於此亦未嘗自以為過人也然若躬行君子則對文而言自有難易緩急之殊故不居以先人而必謂可以及人而後不敢當也楊氏似得語意而下句語意不足又以為莫非必然尹氏上章下程尤為深得矣曰然則亦可乎曰此其文義詳備矣若其所以然者則不可以一二言也蓋於文言其可以及人是見其不難纔之意言其不能過人又見其不必工之意且合而觀之又見其雖不讓其能而亦不失其謙也於行言其未之有得則見其實之難為見其必以得為效為見其汲汲於此而不敢有毫髮自足之心為一言之中而旨意反覆更出互見曲折淵永至於如此非聖人而能若是哉

或問三十三章之說曰程子說子貢之意似以為雖夫子之誨人不倦然已則不能學以求聖人之誨耳如此恐於文義有所不通張子之說善矣范氏專以不自聖不當仁為能聖且仁者雖若近似張子之言然其意不同也若不論其實而惟其所不敢當者則與之則世人之不敢自聖當仁者多矣果皆可以為聖且仁矣乎又以不厭不倦分屬聖仁亦非是若孟子所引子貢之言則可謂云爾矣謝氏謂不厭不倦則聖且仁矣亦未見

其所以言所以為者果何如也曰自始學以至成德其
為教有不同也其言以後學者之何而遂以仁聖之名
歸之乎楊氏亦以為於人爲仁恐不類其平日之言蓋
不可曉又以弟子所不能學者特在於行其實而不居
其名之一事其言亦有[illegible]之意也尹氏能為得之但
不當剔取子貢之言以承此章爾皆非

或問行禱有此意於理將合子路請之而夫子不從何也
曰以理言之則凡人之[illegible]家之說當矣以事言
之則禱者臣子之情迫切之所為非病者之所與聞也
病而與聞於禱則是不安其死而諂於鬼神以苟須臾
之生君子豈為是哉曰然則聖人之言乃不及此而直
以為無事於禱何也曰是蓋有難言者然以理言則既

兼舉之矣蓋所禱上下之屬皆聖人之所作至於夫子
而後致人一決諸理而不屑屑於冥漠不可知之間其
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為備觀諸易之十翼亦可見
矣曰諸說如何曰范氏得之但其說似有以此合彼未
能為一人之言且其所以語聖人者若程子則至矣范
氏然其於禱未得則不若[illegible]其禮之過者又曰不與其
誠則非聖人之意而其語亦似重復不辭者謝氏只
為非夫子之不禱乃語子路以禱之理則又其失據此
文實夫子之不[illegible]而詳味語意又未嘗告子路以禱之
理也蓋其務為高奇以作文而生新意可分如此立論
鬼神之有無則又其所聞於程子者則然矣然非此
章之意今不擇其所當用於此曰鬼神者固聚而一施

之其亦說矣且言交鬼神之誠意則固必有禱而後用
之今夫子未嘗有禱則又安得以此而言之耶若曰聖人
平日行然之誠則又不當對鬼神而言也楊氏合吉凶
之論似矣然所謂合吉凶者皆聖人之好善惡惡賞善
罰否如鬼神之為而無不合於理也豈以一己之吉凶
為言哉且其合用程子之語矣而加以自求多福之
云則非所以語聖人也曰子以禱為病者所自為而程
子以禱為告過祈神之佑何也曰禱雖臣子之禮
而其詞則固述其君之悔過遷善之詞以解謝鬼神之
譴怒也人子初無是也則豈得至此而復有禱哉諸說
之外胡張二說亦爲得之胡氏曰禱[illegible]之[illegible]子切[illegible]之情有不也
也可禱者故聖人之[illegible]安於其鬼神君子之不自[illegible]惟君之則可而又必[illegible]鬼爲[illegible]其鬼固是[illegible]
[illegible]

而已又安取禱乎子路所謂上下神祇者非大夫之
所得禱也以此推之後世祀典之失者皆可勝言[illegible]
[illegible]

或問二十五章二十六章之說曰程子盡之矣他說皆不
能用其規模之內而好引偏主於一事細碎考之便劣
[illegible]足矣

或問斉章之說曰程子謝氏之說盡之矣但所謂聖人之
時者非是所記程張問答語意尤精至於所以推之則
不若前說之善矣范氏以三者為德之修則非所以語
聖人呂氏不言三者之所以然而論其效固已失之而
所論之效又不切於本文之義也楊氏所言皆非聖人

之事惟德盛爲庶幾然以上下文推之其爲德也亦或
非其至者矣

論語或問卷之七

論語或問卷之八

泰伯第八凡二十一章　朱熹撰

或問曰泰伯三讓之爲何讓也曰古人辭讓以三爲節
一辭爲禮辭再辭爲固辭三辭爲終辭故古注至是但
言三讓而不詳其目也今必求其事以實之則亦無所
據矣曰何以言其讓於隱微之中也曰泰伯之讓無揖
遜授受之迹人但見其逃去不返而已不知其讓也知
其讓者見其讓國而已而不知所以使文武有天下者
實由於此則是以天下讓也曰其爲至德何也曰讓之
爲德既美矣至於三則其讓誠矣以天下讓則其所讓
大矣而又能隱晦其迹使民無得而稱焉則其讓也非

有爲名之累矣此其德所以爲至極而不可以有加也
曰太王有廢長立少之意非禮也泰伯又探其邪志而
成之至於父死不赴傷毀髮膚皆非賢者之事就使必
於讓國而爲之則亦過而不合於中庸之德矣其爲至
德何耶曰大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爲其道足以濟天下
而非有愛憎之間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爲
狷王季受之而不爲貪父死不赴傷毀髮膚而不爲不
孝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爲至德
也其與魯隱公吳季子之事蓋不同矣曰逃去可矣何
必斷髮文身曰先儒論之多矣蘇氏以爲讓國於德
之事而人有其實而取其名者亂之所由起故泰伯爲
此所以使名實俱亡而亂不作也此以何言之固不

足以論聖賢之心而其弟黃門又曰子貢言泰伯端委
以治吳則固未嘗斷髮文身也且漢東海王以天下授
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授玄宗皆兄弟終身無間言
何必斷髮文身然此引子貢之言則其事固有不可考
者然以漢唐之事例之則亦未足以盡聖賢之心也蓋
使泰伯之心但如[illegible]玄宗則可若有叔齊之義則亦
不能以一朝居矣使泰伯而不有以處自絕焉則亦何
以必逃於[illegible]而[illegible]其位後然顯宗玄宗之心其厚
薄又自不同[illegible]說曰泰伯知王季文王必能開
基成王業矣又曰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必為三公何
也曰此亦推廣假設之辭耳曰謝氏以為泰伯亦能有
天下信乎曰泰伯固為至德然恐非文王之倫也使其

德業果與文王不異則太王之欲立季歷乃邪心矣大
率此為推本而言楊氏之說得之矣
或問二章之說曰程子張子至矣范呂亦得之謝氏不說
理之云過於高養德之云偏於內楊氏則辭費甚矣
或問三章之說如何曰程子范謝尹氏皆善呂氏所謂得
禮者過之而楊氏以啓手足為不虧其體戒慎恐懼為
不虧其身則支矣因其以易簀為死生無變於己者謂
記之所不及不其泛乎曰昔晁[illegible]嘗問此義於程子
程子曰禮也晁曰今人蔽於老佛之說則不謂之禮而
謂之道矣程子然之不知楊氏於此其果以禮為重乎
以[illegible]重乎是未可知也
或問[illegible]言其為修身之驗奈何曰此程伯子尹氏之

[illegible]不莊不敬則其動容貌也非暴則慢惟恭敬有
[illegible]動容貌斯能遠暴慢矣內無誠實則其正顏色也
色莊而已[illegible]實有素則正顏色斯能近信矣涵養不
[illegible]鄙倍惟涵養有素則出辭氣斯
能遠鄙倍矣尹氏亦以為[illegible]於道持養既久而[illegible]
何[illegible]說而自[illegible]以斯言之此說當矣
[illegible]本末之間今以籩豆為末節而獨貴乎此
何也[illegible]本末也有本末而一以
貫之[illegible]之而不容無不本也則本在於上
本在於下[illegible]分守固不同[illegible]所貴貴乎其本而
已苟所以本於身者不足遠邪而去偽則屑屑於儀章
器數之末亦何為哉曰程叔子之說如何曰容貌莊敬

則可遠暴慢養於中而言行順理者得之矣解中所論
正顏[illegible]句則與[illegible]何之為不同而又各為一
說[illegible]此章之說者曰道之所貴有
此[illegible]以近信也出辭
氣[illegible]而收放心之御也
心[illegible]之正之出之者莊以修
之也心[illegible]輕[illegible]不形於容可正顏色
端莊以正之也心[illegible]則偽矣不誠之事自不入於
念出辭氣審是以發之也心一審慎則倍違背理之言
自不道於口矣子以為何如曰此亦謝氏之說也然經
文但以動[illegible]出而已其動之中否正之與否出之
[illegible]也所貴者乃在其下曰莊敬誠實而養

有素故其動能遠暴慢其正能近信其出能遠鄙倍耳
今乃以動為容貌出為辭氣[illegible]則其文義自無所當又謂
一舉而便能遠暴慢一端儼便能近信一出辭便能遠
鄙倍則是其所用其力者止於揚眉瞬目之際而遠實
其存養省察之功者恐其無是理從諛卻之誠亦未免
於心浮念遁之病也且一為端儼之色安得便非色莊
也耶此不但文義之疵而已其始皆自謝氏失之吾
不得而不論也曰諸說如何曰呂氏以為三者皆道之
正謝氏亦以三者皆道者皆非是楊氏說將死而言善
者得之但以暴慢也信也鄙倍也皆為人所以施於己
者似亦非是而謝氏所考曾子之事則善[illegible]

嘗是時也氣息奄奄僅在而猶為此曾子身為[illegible]即當心理[illegible]其理[illegible]者所可[illegible]學者[illegible]不[illegible]

或問能矣而問於不能多矣而問於寡不幾於巧偽以近
名乎曰賢者問之於師矣曰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
恐一善之不盡故雖能而有問於不能雖多而有問於
寡以求盡乎義理之無窮者而已非挾其能而故問也
但自他人觀之則見其如此耳謝說亦善如此而洪氏
曰吾雖能矣然豈不猶有所不能彼固不能矣然或不
能於此而能於彼也吾雖多矣然豈不猶有所闕彼固
寡矣然或失於此而得於彼也是以下問而不以為恥
亦此意也曰楊氏視天下無一物之非仁[illegible]之說
如何曰過矣其言而子三自反不如顏子之不[illegible]

孟子所言學者反身之意之者若顏子則心理渾然
不待自反物我一致不見可校者也二者[illegible]不待
言而喻矣然曰[illegible]之則隨其所至之淺深而用力
各有所當不可以[illegible]彼而反陷於躐等之失也曰有
謂犯而不校非皆自反[illegible]之意焉有彼之之意
焉[illegible]然乎曰夫犯而不校
則不[illegible]反今[illegible]既失之矣且其所謂
[illegible]之者淺也是豈顏子之心
哉尹氏[illegible]顏子[illegible]一知十曾子力
行故[illegible]如此[illegible]優入聖域也如何曰如其言
足以見[illegible]子之氣象亦善也
或問六章[illegible]氏之說然[illegible]曾子之稱此止以其非君子

不能敬設為答問之辭以審訂之耳且楊氏又何以知
此君子之未仁耶此言[illegible]其流之弊將有排死節而
賤正直之意[illegible]也
或問七章之說曰程子至矣但毅字之訓恐或未然說文
以謂有決者近之[illegible]說如何曰嘗顏子弘包其毅孟
子毅勝其弘可也自任以天下之事為任重可矣然亦
未見道遠之意蓋此二字曾子已自釋之學者而求其
言足以識其氣象正不必別下語也楊氏分別最為有
功而或者病之誤矣但擴大作弘之事若曰非弘則不
能容納之可也尹氏略矣
或問古者之教十年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
象二十始學禮舞大夏今夫子之言其序如此乃與教

之先後不同何也曰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而後誦
詩所謂樂者蓋琴瑟塤箎樂之一物以漸習之而節夫
詩之音律者也然詩本於人之情性有美刺諷諭之旨
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歎之間所以漸漬感動於人
者又爲易入故學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興起其仁
義之良心也至於禮則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
百其儀至於三千其列若品節條者故其未學詩也先
已學幼儀矣蓋禮之小者自爲童子而不可闕焉者也
至於成人然後及其大者又必服習之久而有得焉然
後內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
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間達於宗廟朝
廷之上而其酬酢之際得以正固而不亂也至於樂則
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尤不可以旦暮而精其所以
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淪肌浹髓而安於仁義禮智
之實又有非思勉之所及者必其甚安且久然後有以
成其德焉所以學之最早而其見效反在詩禮之後也
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備矣然其間亦有疏密緩急之異
自非兩看思之可也謝氏說亦得之但立禮說諸家多
所未備今於楊氏所謂樂非鐘鼓羽籥之事則過矣

或問子謂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
所以然者何也曰理之所當然者所謂民之秉彝百姓
所日用者也聖人之爲禮樂刑政皆所以使民由之也
其所以然則莫不原於天命之性雖學者有不易得聞
者而況於庶民乎其曰不可使知之蓋不能使之知非

不使之知也程子言之切矣曰呂氏之說如何曰此非
聖言之本意乃近世學者之病矣[illegible]氏之說
如何曰其意則善矣然謂禮樂法度之外自有覺處則
所未安耳外以中其庶幾乎曰游氏如何曰此其所謂
道者乃佛之所謂道而已若吾之所謂道者則豈有搏
噬毒螫之患哉其說之病與謝氏同學者審擇可
也

或問十章之說如何曰諸說皆通但張呂未通耳胡氏上
句小異然亦明[illegible]

或問驕吝之說曰程子至矣諸說不同然皆是足以有警
[illegible]學者所當自警也

張敬夫論周公事亦善[illegible]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此章文意雖明而諸儒之說不一孔氏
范氏以爲穀祿惟楊氏以穀爲祿其以穀爲善者下句
又皆不同孔氏范氏以爲無不得乎善言三年學則必
無不得其善誘人以學之意也程子伊川以爲難得乎
善言三年學而猶不至乎穀則終不足以進於善勉人
及及於學之意也謝氏引子氏之言則以爲三年學而
不至乎善明善非易得之物勉學者自強之意也愚按
此三說文義皆不甚通惟楊說近之但訓穀有未備
耳蓋不易得者歎美之辭若楊說而易至以志與足其
訓穀爲祿之則文意曉然矣且上章論驕吝之失

下章說去就出處之分在位謀政之事亦[illegible]須也若以
[illegible]

或問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何也曰此言人當篤於信道而
又好學以明[illegible]當守死以善其道也[illegible]
欲善其事之意守死[illegible]不當死而死不善以害其
道也曰子所謂更相爲用何也曰其篤信則不能好學
非守死則無以善道然徒篤信而不能好學徒守死而
不足以善道則又君子之所不取也其能守死者篤信
之功而能善道者好學之力然雖曰篤信而不能至死
不變則其信亦不篤矣雖曰好學而不能推以善道則
其學亦無用矣此四者之所以更相爲用而不可一有
闕焉者也曰諸說如何曰皆得之而程子所論篤信之
意尤有深味

或問十四章范氏之說如何曰大夫之言無上下之異但
爲不在此位則不謀此政耳范氏爲人君言故自上而
下然其意終不能更嘗自下而上如下不可侵大夫之
職以至於天子不可過於天道乃爲備耳然不止此又
嘗如之有前後彼此之間各有分守皆不可以相踰乃
爲大備而盡得聖人之意胡氏所論亦然[illegible]今附於
此[illegible]

[illegible]資多臨此亦可不戒哉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程子以夫子反魯爲定公時誤矣又
說作樂[illegible]以兩處文義考之恐亦未然師
摯適齊當用張子范氏之說但張子洋洋盈耳之義爲
未安耳

或問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諸子之說一以爲不與治一
以爲不與求諸說所以多皆不出此二者之不同何也曰如
前說則有宜爲治矣如後說則有宜爲得矣今曰有而
不與則恐[illegible]文意也楊氏此章用莊生
語語說不倫蓋不[illegible]其旨意之所在然以章章之說參
之則蓋亦如恩說矣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諸說皆得之而程子爲尤盡惟天爲
大惟堯則之則范氏尹氏爲得之楊氏說雖密然氣象
反狹與本文氣象不相似也

或問舜之臣衆矣而獨稱五人何也曰舜之人天下所以治
者以此五人而已故孔子亦獨稱之使人不得而與也
曰唐虞之際於斯爲盛孔范二說不同何如曰范氏於
文義若不順疑范氏之說得之也曰文王服事則善
矣然以諸侯而有天下之人半得爲難乎曰胡氏皆言
之矣[illegible]

于安陽廢殷之亂武王勝受罪盈盈王安得而不顧南若汝王亦其舜之壽則大三分之一亦不得周師而服矣

或問溝洫之制。曰其於周禮遂人匠人之職詳矣。蓋禹既平水患又治田間之水使無水旱之災所謂濬畎澮距川是也。曰禹之若是何也。曰胡氏嘗論之矣。然禹之儉動乃其常德不必然也。然是也。然其意亦深矣。胡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曰孔子之稱之何也。曰洪氏嘗有說焉[illegible]

然夫子亦稱其質而已未必真為此也[illegible]

今觀[illegible]又不可以[illegible]

論語或問卷之八

論語或問卷之九

朱熹　著

子罕第九凡三十章

或問夫子之罕言利何也。曰利者義之和也。惟合於義則利自至。若多言利則人不知義而反害於利矣。命者天之令也。然人當修己以俟之。然後可以立命。若多言命則人事不修而反害於命矣。仁者性之德也。然必忠信篤敬克己復禮然後能至。若多言仁則學者恐虛躐等而反害於仁矣。三者皆理之所在而聖人所不能不言。而其憂深慮遠則又不可以多言也。故罕言而已。言利如易之利建侯利有攸往之類是已。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張子之言皆至矣。范氏亦得之。而以利為有二則非也。蓋利一而已。自義為之則君子之為自利。為之則小人之事也。謝氏疎而不切。楊說亦善。但所謂仁則未嘗言者不若程子之說。為孔子但罕言耳。豈未嘗言之謂哉。所論命言之道也。疑亦非孔子意。

或問一章之指。曰黨人之意程子盡之矣。尹氏所謂慕聖人而不知者亦善。范氏皆以黨人為知聖人者非是。蓋無所成名與無得而名語意之抑揚自不同也。但孔子答辭如程子說則亦微有當人之不知己者。恐亦未安。但作自言吾將何執御之意乃安爾。蓋嘗執御即能鄙事之意也。楊氏以為黨人不知孔子有一以貫之者。言黨人語意所疑未遽及此。執御成名亦與予非多學之意不同

或問一章之說曰程子范尹得之

或問聖人從容中道而有所絕有所毋何也曰絕非禁絕之意蓋曰無之盡耳而毋與無古蓋通用故論語作毋而史記作無然詳傳多以無爲有無之無毋爲禁止之辭則當以史記爲正也曰四者之說其詳奈何曰無意者渾然天理不任私意也無必者隨事順理不先期必也無固者過而不留也無我者大同於物不私一身也四者始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而我復生意循環不窮也曰程子之說固皆善矣而獨所謂學者之始須絕四者何也曰此本言聖人之事而程子以爲學者亦所當勉也張子以爲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其說亦然耳曰諸說如何曰張子前四條皆善而所謂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謂天理一貫則無四者之蔽其旨尤精范氏意者心之私也以下及呂楊說皆得之

或問畏匡章之說曰孔氏馬氏傳說篇以將喪未喪相因而爲也次之辭也獨義諸說則以爲相對而未定之辭也從馬氏則後死者乃孔子之自名從程子則後死者當從吳氏爲從我而死者言我若當死則後人不得與聞斯道我若未當死則匡人無奈我何也然以文義推之恐當如孔氏馬氏之說也篇二十三章已詳言之矣曰程子聖人自做著天之說如何曰以文義考之則固不然以理而言則亦謂天與天爲一而不覺其言之若此則可以爲聖人有心以天自處而爲是言則不可不以辭害意可也

或問何以言太宰或吳或宋也曰當時惟二國有是官也鄭氏以爲吳而邢疏曰左傳魯哀公會於橐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使子貢辭其子貢又嘗適吳此鄭氏所據也孔氏曰宋太宰也列子稱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與宋商從又稱商府是也二說不同未知孰是故兩存之但列子多寓言恐或不足據耳曰舊說訓將爲大今以爲殆何也曰此蘇氏說也將固有訓大者然與此章前後文體不類故從蘇氏說耳曰諸說如何曰諸說皆得之而范氏爲尤但論孔子自謂多能處語有未備尹氏謂所以爲君子者在明道而不在於多能故太宰疑夫子果聖則不應多能如此者亦非是太宰豈知此理正以多能爲聖耳尹氏蓋以己之意言之而未嘗以太宰之心觀之也然既以聖人則其多能必矣如尹氏說亦有所偏也

或問無知之說曰張子之過則程子言之矣然程子之說於文義亦不甚通也惟以爲謙辭則無二者之嫌矣容若諸家夫而言張子以爲無知之意文意隔絕恐不然也范尹蓋從程子謝意亦然楊氏獨從張子無知之說而以空空屬之鄙夫蓋欲附其有扣之說耳似亦非是

或問八章之說曰諸說不相遠但謝氏之說原於柳子貞符之論聖人於天人相與之際恐不若是其懇然也

或問九章之說曰古法得之范氏別其說但謂所以致民

之以為聖人自然中禮之謂楊氏以凡此皆自盡而
非為人者在謹之但習所以加愛敬者後矣此語則反
耳范曰哀作者其以其不見而加敬焉者似失之謝氏
如其說則聖人愛敬之誠心何為不然何獨於此三者
而然耶尹氏所謂不忍其不見者亦非見之必作
過之必趨皆何以乃非但不欺而已皆不欺之名由
有致而然得其人不無欺則其皆其趨固未有不欺
之意也

或問顏子之歎前後之說如何曰程子盡矣但章首四言
正是顏子得見聖人之道其實高妙而皆不離前處今
程子以堅在前忽在後為過不及恐其未然而約字之
義未安則前已詳之矣得此義理一條尤為卓絕然讀

者亦當深造以道而自得之一毫之差則入於老佛之
門矣張子之說亦精但其辭艱澀當熟味之乃可曉耳
高明博學而博也中庸約也亦以知要而言也其論極
大且中亦然邪尹氏之說詳備亦當[illegible]尹氏竭才而進以下
失之矣且又以此章為是顏子[illegible]之事亦非也所謂
善誘而博文約禮一事而已胡氏以為聖人之中似
亦發諸天下之[illegible]所[illegible]故聖人謂學但
有為己為人之異而無性內性外之殊也呂氏之言有
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恍惚
者此言得之矣胡氏又以張子正容謹節之學為外面
威儀非禮之本故其學無傳之者此亦不然者張子
之言則此取其以禮教人使人有所據守其所病者乃

亦為一大之云使人向渺處走耳謝氏之言大率
未免好高之弊也楊氏所立卓爾一句亦發他皆得之
以說博約二字皆語諸家所不及自顏子自得下則有
不可曉者矣皆以博文為感通天下之故而脫守郛此
約則尤說最為完備但歸功聖人一句未安蓋此非有
所歸功但敘其所學之本末而歎其未能遽至聖人之
地耳

或問十一章之說曰范楊氏與謝氏所原子路之意亦得
之矣而謝氏之說為尤分明於此[illegible]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范說盡矣但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
足與有為一句非此之意謝氏道大不容之論蓋原
於史記亦其好高之過楊氏所謂取瑕之道則君子
初不為此而從不行也況聖人乎侯氏說亦得之

或問九夷之說曰[illegible]九夷蓋[illegible]樂浪高驪之屬而
胡氏亦曰君子所居則化[illegible]於遼東九夷之地其
教條風俗至今猶有夫子之遺又當有因此說蓋出於
班固然非其聖人之本意也若洪氏則又以為書有淮
夷徐戎孟徐州萊夷之間有東夷雜居中國者亦未詳
孰是也諸說如何曰程子所謂所居則化何陋之有者
聖人之事也今得義失此語張子所謂忠信篤敬蠻貊
可行者學者之事也范氏雜之而失其旨矣明道嘗稱

之說則已論之於第五篇矣

或問十四章之說曰范謝皆失之楊氏亦得之其詳則洪氏又言之矣（洪氏曰[illegible]以小雅為[illegible]之大雅[illegible]）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程子之意精矣但失不以何有於我為聖人之謙辭耳范楊亦然謝氏則過矣

或問川上之歎程子所謂純亦不已者其果聖人之本意乎曰程子之言以為聖人之意本如是也亦曰非其心之如是則無以見天理之如是耳其曰其要只在慎獨者何也曰言人欲識此道者當如此也蓋道無將而不然惟慎其獨則可以無所間斷而不虧其體曰諸說如何曰范謝尹氏之說皆述其所聞者而亦有得失楊氏不逝之說則老佛之云非聖人之意矣曰荀子稱孔子見大水必觀焉而孟子論仲尼亟稱於水皆取有本之意其與此意亦以異乎曰此未必一時之言也然孟子之言推其本則亦程子意矣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諸說皆善而胡氏詳矣（胡氏曰[illegible]）

或問十八章之說曰諸說皆善而其於自止自往者皆不得其說楊氏進止在我之云則得其文義矣而於其大旨乃反失之惟胡氏為盡善耳（[illegible]）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程子范氏得之呂說未安謝說不異蓋又以不惰為領受之意也亦失之矣

或問二十章之說曰此特歎惜而不進耳諸說以此為聖人之極致以上下章意考之恐不然也然張子之言自為一義亦不可不識耳

或問二十一章之說曰范侯尹氏得之謝氏疎矣楊氏乃為苗生秀而以喻人之學者之其支甚矣

或問二十二章之說曰惟洪氏得之楊氏聖人與人為善又惡其意而止之說亦有功

或問二十三章之說曰范謝楊尹得之而楊氏為尤密胡氏本韓文公未賢之蘇氏之說又別一意然亦可觀（胡氏曰[illegible]）

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侯氏得之楊氏遠矣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范呂尹氏說皆得之但范氏恥不若人或恐之心之說未安胡氏之說亦佳但不忘其初幾於小成之語不知其所謂從學者意亦偏學者不見可欲未嘗不加存養然必求見可欲然後用其力邪楊氏以不伎不求為修德之事而又曰非所以進於日新則其語自反矣夫修德而不能日新則亦何貴於修德也邪侯氏以為子路尚志而忘物惟其不恥敝衣故能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此意亦善

或問二十七章之說曰范謝得之謝說舊本有欲學者必

爲於德一句最能發明此章之意後本例之不識其何意也

或問二十八章之說曰謝氏得之但辭氣少和平耳

或問二十九章之說曰程子楊氏至矣而程子論權非反經之意則非先儒所及也然原先儒之為是說蓋由以下章今於此章而有所依偏反之云遂誤以為此說耳夫章句之差似若小失而其從之弊遂至於此章句之學其亦豈可忽哉程子雖知先儒之失而未及究所以失者乃在於此故論此章之意雖得之而亦不免於通下章以為說故也今諸說皆祖程子之說而謝氏為尤密然皆并下章為說故皆有所不通惟范氏始正分章之失而其所辨夫反經者則亦未知其所以失之之

端也曰程子范氏諸說似皆以為稱二物而舍輕取重之意謝氏則為稱一物而進退以權乎者也今以諸家皆祖程說而謝尤密何邪曰諸家之說固疑於稱二物而舍輕取重矣而范氏之說為詳今請以其所引堯舜之說論之蓋天下者物也與賢與子者分兩之所在也當堯舜之時以權加諸與子則天下重與子輕而其權仰矣然加諸與賢而堯之四岳舉舜則未足以勝天下之重而未絕於仰也故必歸之舜禹而後適得其平焉此范氏不盡之意而諸家之所同也其於謝氏之說亦何異哉

或問三十章之說曰其意則程子雖易之說盡之矣其文義則凡係於上章者皆失之而范氏亦未為得也曰或以下猶常棣之一章而夫子所刪而不取者也信乎曰不然也按爾雅常棣棣唐棣棣移則小雅之常棣與此章之唐棣非一物矣且彼詩文義屬連無刊削之迹必為所刪則未知以此為彼之第幾章乎考之無證而驗之不合且又非大義之所存也亦何必曲為之說而強通之耶曰子何以偏為翩也曰非獨晉史為然也角弓之詩固有翩其反矣之句矣而漢武之賦所謂偏何姍姍其來遲說者以姍姍為行貌則亦以翩為偏字也

論語或問上卷九

論語或問卷之十

鄉黨第十凡二十一章　朱熹著

或問序篇諸說如何曰是皆原於程子而尹氏約而精矣楊氏詆世儒之說爲有功范氏說在篇中亦明白而切至也

或問恂恂或以爲誠信或以爲溫恭何也曰以許氏訓詁考之宜以爲溫恭然亦有溫恭之意也曰楊氏便便之說如何曰其說美矣然無所據且下文不當從辨辨之訓爲得之曰誾誾侃侃之訓不同說文爲何也曰太史公稱魯道之衰洙泗之間齗齗如也亦作誾誾說者以爲爭辨之意而晢人亦有侃侃正色之論說以音義求之亦宜如此此說文之訓所以爲得也誾誾之爲中正義有不盡衎衎而樂句作此衎字不作侃也後漢書云誾誾衎衎得禮之容鄭[illegible]心非[illegible]其意亦以爲爭辨剛直爲是而有此言但侃侃誤作衎耳曰踧踖其義如何曰此未及大行也當從楊氏曰與與二義如何曰此本可兩存何也曰此其先下大夫上大人而後及君何也曰由卑以及尊也

或問[illegible]使擯諸說如何曰范說得之謝說誠於所擯恐無此意楊氏躩如之說亦善賓不顧之說則張子善矣儀禮小聘篇亦有賓不顧之文鄭氏以爲於此君可以反路疑是也趨如之說洪氏以謂非必平禮正敏給安詳不能爾者亦爲得之

或問中門之說曰疏門中有闑兩旁有棖中門謂棖闑之中然則門之左右扉各有中所謂闑門左扉立於其中是也曰諸說如何曰皆似不是矣亂不思謝氏行之攝齊之說而氏推之亦[illegible]

[illegible]

也曰降而溫階而爲趨而退矣不得復有進字也曾氏以爲自下進者亦誤

或問所謂命之者何曰古者諸侯受封天子授之以圭爲瑞節其見於諸侯[illegible]如授其說不同何也曰儀禮有受[illegible]下無進之文與此同而[illegible]不類不詳其說今日[illegible]此論之者如[illegible]說以下爲下堂則是其也不與上而節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之文不當示於其下矣禮有執國君之器則平衡之說而左氏記子貢觀哀公邾子執玉高卑其有從卿故以此但爲奉之乎衡不亦不卑之意於義爲安也曰享禮注疏與諸說不同何也曰注疏依時當從之以爲燕享者誤矣且燕享之禮亦自不同不得並舉也曰私覿見於聘禮孔子行之而記禮者以爲非禮何也曰胡氏以爲若聘禮所記孔子所行者正也當時大夫僭於邦君於是有庭實旅百如享禮然則非正矣故記曰庭實旅百何爲乎諸侯之庭此說是也

或問色有正間奈何曰青赤黃白黑五方之正色也以木克土則青黃合而成綠以金克木則白青合而成碧以

火克金則赤白合而成紅以水克火則黑赤合而成紫以土克水則黃黑合而成驪此五方之閒色也曰侯氏以紅紫爲上服之飾何也曰此說誤也曰表而出之舊說以爲必加表而後出今說不然何也曰若如舊說則當云加表而後出不得云表而出之矣故諸家雖皆因之而范氏獨謂絺綌出於表裏不可以親膚則固已如今之說矣但其語不甚明白故不得不自爲說耳曰褻裘之節何以知其錯出於此也曰以必有之辭與下章必有明衣者同知其非當日之衣矣且此章褻裘之文本自一類而忽以此間之又似若不倫者今出之以歸於下章則彼此皆得其適矣曰寢衣其今之被乎曰愚嘗疑其非被而曾氏之說亦以爲然也曰楊氏狐貉之

說如何曰是亦誤矣諸侯狐貉以朝何取於燕褻哉曰吳氏之說疑如何曰是亦有可疑者姑存其說可也此章[illegible]

或問不時不食諸說皆謂朝夕日中之時何不從也曰食以飢飽爲節聖人與人同耳若朝夕日中既食矣則他時不食自不待言若朝而有故乃終朝不食以俟日中則非循理者之所爲矣惟胡氏以爲王制所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漢詔所謂穿掘萌芽鬱養強熟之類故爲得之謝氏說人不爲飢而死雖不食可也此與下章人

死何妨察之理者語氣激揚似少謹厚之意讀者詳之

曰割不正不食何曰范氏得之矣邢疏所引解析牲體禮食則然然燕居私食恐其未必爾也不得其醬其物則如疏所引其義則亦當以范說爲正曰楊氏諸說如何曰色惡臭惡未必如周禮所言但以魚餒肉敗而言耳肉不勝食之說亦未必然但食以穀爲主范謝之說得之矣其曰治未病者則善而遂謂疾病施於萬民而君子不與則支矣曰唯酒無量不及亂之說如何曰程子之言雖非聖人之事其所以戒學者至矣若釋此文則唯字連上文而言蓋曰肉多則不食而酒無量但不使過醉耳胡氏說得之[illegible]

或問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諸說如何曰范氏所謂有不食者失其義也謝楊說亦不然蓋不出三日祀其本也出三日不食之矣者言其所以然者爲此耳

或問寢食不言語之說如何曰范謝得之而曾氏者尤約[illegible]楊氏亦通然亦抑末矣曰言語有別乎曰食對人寢獨居故卽其事而言之也曰瓜之爲必何也曰既曰疏食菜羹矣而又以瓜繼之則不辭矣曰必祭則明無不祭之食也曰必齊如則明無不敬之祭也其義則諸說皆得之而尹氏爲尤約也曰席不正之說如何曰范謝尹得之注疏楊氏恐未然蓋曰失尊卑之序則不待聖人而不敢坐矣列女傳言古者婦人

姙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
亦此意也
或問儺之爲禮何也曰見於周禮月令詳矣朝服何也曰
大夫朝服以祭於禮亦有文也
或問康子饋藥之說曰范氏楊尹之說得之曰旣不敢嘗
矣則范氏所謂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何
耶曰吳氏以爲古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之衣服則服
以拜賜之飲食則嘗而拜也蓋今未達故不敢嘗而拜
耳已而達焉則可服而服不可服而不服皆在其中也
或問廐焚而不問馬何也曰退朝問之一時之間急於問
人故未及問馬爾然亦豈終不問哉蓋必將有以告者
矣諸說唯尹氏得之范氏每以敎人爲說非也聖人之

動無非至敎然以爲見而必以敎人則拘矣謝氏揣情
之說楊氏未離公門侯氏禮敬之說亦皆未然也曰陸
氏釋文一讀至不字絕何如曰於理則通然亦不辭
矣曾氏又以不字自爲一句亦未安也
或問聖人席不正不坐矣賓必君賜食而後正之耶曰席
固正矣將坐而又正焉所以爲禮也曲禮主人旣迎賓
則請入爲席矣賓旣升堂主人則又跪正席夫豈先爲
不正之席至此然後正之哉蓋敬愼之至耳曰諸說如
何曰皆得之而楊氏食則或恐餕餘以下又精矣
或問侍食先飯之說曰程子第二說得之然亦注疏之舊
也楊氏說則飯字當去聲讀失之矣
或問舊說君視疾則遷居南牖之下於此文何所見耶曰

疾者雖居北牖下亦未嘗不東首此亦未見其禮之當然
非爲此文設也
或問君命召不俟駕之說曰孟子之時去聖未遠其言必
有據矣范氏之說恐亦有可議者孟子之未仕雖其國
君召之亦不當往但致仕之後或召而往則異他國之
君耳謝氏之說雖曰人之大倫不以人廢然實有輕君
之心爲學者於此但當觀聖人事君之禮不當更作此
意想也楊氏之說尤不可曉夫孟子固曰在國曰市井
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矣則固無所適而不爲臣但不
傳贄而仕於其朝則不得同於在位之臣耳今曰不得
於齊則無適不可故有不爲臣之義則非孟子之意而
於義亦爲病矣且天下雖定於一而君子之進退辭受

固未嘗不有義也豈曰率土莫非其臣無召而必往哉
况以外無所遁避不獲已而後委其身焉非所以明君
臣之義也侯氏說亦疎不俟駕者事君之一事耳豈遽
爲常見以盡臣道哉惟尹氏得之
或問朋友死節如何曰謝說何所歸則在我者得之其餘
數則會通非聖人本意矣楊氏殯而不葬之說恐亦未
然蓋殯者殯於西階之上有子弟親戚而在遠及其月
時而葬之者猶也若曰殯而不葬則孔子之家此殯無
時而廢不復可以行吉禮矣夫豈然哉謝楊說不拜之
意亦恐不然獨范尹爲得耳
或問寢不尸諸說皆同而楊氏獨異何也曰諸說正矣楊
氏之云其旁文之小義耳其論食不語寢不言者亦然

或問謝說齊衰如何曰衆莫以見斬耳未必兼功緦而言也曰胡氏以負版爲喪服之在背者此蓋記者釋上文凶服爲必重服有負版者乃式之也然乎曰未可知也然禮家說大功以下無負版恐亦或有此制姑存其說以俟知者擇之

或問盛饌之說曰范楊得之謝氏過矣

或問曰胡氏以爲雉之飛也決起其止也下投經翔集之狀是以破此說矣大抵此等處必有闕文自不必強爲之說也

或問車中之容曰禮之所以如此者爲惑人心也聖人則非必爲其惑人心而戒之也楊氏之說得之矣范氏知其非止爲惑人心則善而以爲以禮自防視必以禮則亦非所以語聖人也此一章在色斯舉之上

論語或問卷之十

論語或問卷之十一

朱熹著

先進第十一 凡二十五章

或問首章之說曰以夫子所以答林放之意考之則似當以程伯子謝氏呂氏范氏楊氏說爲是如何曰彼亦以奢儉對言則儉爲本故與其過而失之奢則寧不及而失之儉則爲得其本耳非正以儉爲法也且安知當世所謂儉者非昔之所謂中耶

或問四科之目何也曰德行者潛心體道默契於中篤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言語者善爲辭令者也政事者達於爲國治民之事者也文學者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蓋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長以入於道然其序則必以德行爲先誠以躬行實造具體聖人學之所貴尤在於此非若三者各爲一事之長而已也然程子猶以爲游夏所謂文學亦非秉筆學爲詞章者學者尤不可以不知也曰何以知其爲門人所記也曰吳氏例曰凡稱名者皆夫子之辭弟子師前相謂之辭稱字者弟子自爲記之辭亦或弟子門人之辭得之矣諸說或以此章盡爲夫子之言者考之不審也

或問閔子騫之孝曰吳氏詳矣吳氏曰韓詩外傳子騫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疾惡子騫以蘆花衣之父察知之欲逐後母子騫啟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之而止母亦悔改之後至均[illegible]故知此夫子所以稱之也且夫[illegible]本宗無間此或得語者多異曰然獨取胡氏之說何也曰諸說善矣而於文義皆有未協者唯胡氏爲可通耳

或問六章之說曰諸說備矣而胡氏所論記言之例亦學者所當知也（胡氏曰記言之例君問則稱孔子以對尊君也大夫之問亦然則非禮矣蓋稱氏以異乎門人而去對以降於敵君者乎）

或問以弟子之年考之則顏淵之死先於伯魚故有以鯉死之言爲夫子之設言也詳乎曰以人情考之不應如此且王肅推信家語最爲淺陋而亦以此爲年數之錯誤而未可詳也今亦安得固守而必信之乎曰各言其子之說范氏以爲夫子視顏淵猶子楊氏以引後章視予猶父之言以爲二子之才不同而皆夫子之子侯氏則又以爲己之子與他人之子不同其說孰是曰范楊同而侯異然以文意考之則皆不協然二說之流一則害於分殊之義一則害於理一之仁亦其氣象之偏所

發如此故此何之文惟尹氏爲得之

或問八章之說曰范侯尹氏得之其曰同道則前已辨之矣楊氏直以予指斯文而言意殊迫狹必若尹氏之云然後其言爲有序耳

或問九章之說曰范氏謂哀發於誠心故不知其慟聖人之喜怒哀樂莫非誠心之發何獨於顏子而後發於誠心哉楊氏之說亦爲過之惟尹氏之言爲得其平耳

或問顏淵厚葬之說曰諸說皆善惟楊氏爲詳但其論不得視猶子者若有罪顏路之意恐非聖人忠厚之心也蓋但言我之所以葬顏淵不如葬鯉之得宜者以門人之故耳淺責門人則顏路之失亦自見矣曰邢疏以門人爲顏淵之弟子然乎曰顏淵早死未必開門授徒也

范氏以爲夫子之門人也近是曰謝氏引王氏之說曰不得視猶子者分也如何曰此文意也夫子所謂不得視猶子者乃歎恨之辭耳若以爲分之當然則下文爲無所係也

或問十一章之說曰程子至矣范呂之說亦得之但范以爲孔子不告子路而尹氏謂非學不躐等之說則兩失之蓋學固有序而夫子之告子路正以其序告之也曰楊氏以爲通乎晝夜而知則人鬼死生當源源自見後本乃刪其所謂當源源自見者何也曰源源自見是張子之言蓋曰以漸而見云耳然張子曰學至於知天則死生鬼神當源源自見爲學者而言故以爲漸而見之耳楊氏因其說以爲此文而以通乎晝夜而知易夫知

人者則是聖人之事而以漸而見不足以言之矣刪而去之豈其覺於斯歟

或問誾誾侃侃於前篇之訓其亦通矣乎曰誾誾者外和內剛德氣渾所謂和悅而諍者也侃侃則和順不足而剛直有見矣前篇之訓同亦如此無不同也曰諸說如何曰是其志亦皆大矣但嘉誠不偽之說於文之義未有以見其必然者殆不若謝楊之說爲近也然楊說亦既雜取諸說之意矣惟其所引英材之語尤淺得之不得其死亦一家之說爲勝而楊氏所論爲尤精但以子路之死爲傷勇之故則非孟子之文意耳至侯氏若字之訓其繆甚矣

或問十三章之說曰謝楊之說各有所偏蓋其倚性氣象

之不同如此而楊氏欲使天下之事皆至於極弊而後圖之則其害爲尤甚豈懲於熙豐新政之禍而矯枉過直以至於斯乎此章之說惟范侯尹氏爲善

或問十四章之說曰程子至矣范氏蓋推其意而失之夫程子所謂與己不同以釋夫爲奚爲於丘之門耳范氏則謂夫子以子路所見與己不同而以不如琴瑟之和者譬之聖人之言豈其若是之迂哉楊氏論子路所以升堂者直以結纓一事言之則古今之勇不懼死者多矣子路之所以得升孔氏之堂恐其未可專以此論之也

或問楊謝之學出於師商信乎曰胡氏論之當矣胡氏曰楊朱即莊周所謂楊子居者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楊朱之前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者也豈爲出於二子則其考之不詳甚矣

或問冉求學夫子於門弟子中亦可謂明達者今乃爲季氏聚斂何耶曰冉求之失不待於聚斂而後見自其仕於季氏則已失之矣蓋當是之時達官重任皆爲公族之世官其下則只地氏皆非國君之有士唯不仕則已仕則未有不化於大夫者冉求於此豈亦習於衰世之風而不自知其非與然使其仕於季氏而能矯之黜其強僭而忠於公室則庶乎小貞之吉矣今乃反爲之聚斂是使權臣愈強公室愈弱也故孟子以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言之蓋不自知其學之未至而謂從仕爲士之常是以漸靡以至此耳曰然則夫子曷爲不於其仕季氏而責之也曰聖人以不仕爲無義而猶望之以小貞之吉也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愚魯之說楊氏得之辟喭之說呂氏得之

或問屢空之說曰屢空爲匱乏其說舊矣何晏始以爲虛中受道蓋出老莊之說非聖言本意也諸先生亦或從之誤矣惟范氏不從而胡氏亦論之曰以屢空爲虛中受道聖人之言未嘗如是之鮮而晦也屢而有間是頻復耳方其不空之時則庸人亦奚遠哉此得之矣且下文以子貢貨殖方之尤見舊說之不可易也然考程子之說則但爲大夫利欲之私耳雖非文義然理則不差至於呂楊則又過而不知所止矣夫易所謂不遠復者豈若佛氏覺迷念生之云哉曰若以呂氏之說言之則貨殖而屢中者正爲虛中受道之反矣曰呂氏之說程子

非之當矣不得復引以爲說也曰程子諸說如何曰所論州衆學亂之得失者可以警學者較計之私日用之間所當深察其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則張敬夫以爲夫子嘗問其與回也孰愈至此又並稱焉則所以進之也遠矣亦其言之一驗也其一說以命爲爵命則恐或未安耳

或問善人之說曰此文簡奧有不可知者今考衆說而反之於心惟張子及程子循迹守轍之說爲善而楊氏亦爲得之但必以孟子之言合之於此則爲費辭耳聖賢之言各有所止不必強說而牽合之也或以爲善人不循轍迹則亦不能至於聖神或以爲不循善人之迹則亦不能至其閫奧是二說者或引其進或原其初而未

嘗荅其所問則未知使之以何爲迹而踐之耶或以爲不踐爲惡之迹則以本文觀之又未見其果爲惡之迹也或以爲不蹈古人　已成之迹則古人已成之迹皆聖賢所以垂教於後世者又安得不蹈哉凡此數說皆有所未安者故特以程張之說爲正耳

或問論篤之說程子兩義不同如何曰是亦皆通然以是字文勢推之疑前說得之爲多尹氏蓋用程子說而上一句用前說下兩句用後說其擇之亦不精矣或連上篇爲說者亦非是蓋子張嘗有堂堂之譏故設以色莊者譏之耳

或問二十一章之說曰程子楊氏得之矣范氏以說人爲不可專而爲仁由己則可以不待父兄之命則是夫子

之告子路專以說人之事而告冉有專以爲仁之事也謝氏爲勇者徒行而未必中義則是夫子不爲其有父兄而特救其不合於義也以文意求之恐皆非是蓋夫子之意非論其事特救其心之偏耳子路勇於行而有無父兄之心冉有怠惰退縮而有不勇於行之失故各就其偏而救之夫子之荅公西華固已明白曷可舍此而自爲之說乎故惟敬夫之言本末爲備然諸說或引成德達財因其材而篤焉者正與救失之意相戾亦其小失也

或問程子之言顏淵親在不得爲夫子死者如何曰以其下文摶虎之云者推之則不得有是言矣疑記錄之或誤徒得其設爲辨詰之辭而不得其所處之正意也且遺書所記此條之說不止如精義所載者大抵相死之說爲多亦可以考其意之所歸矣此類學者尤當精考蓋大義所係不容於謬也胡氏亦嘗論之乃程子之遺意然其言尤簡約而明白今附見於此可以發程子之說云（或問顏淵若死於夫子之難其如親何胡氏曰程子嘗言之矣則巷之人亦親説遇患難有則死之理況朋友乎況師弟子之於師乎其可不可當未行而預斷不可許難而如許也）曰呂氏之說如何曰此章之旨但見師弟子之分雖有相死之義而顏子之於夫子其恩義爲尤重使夫子遇難則顏子有相死之理耳呂氏之說與楊氏所論夫盡子之章其病正同且以顏子志道然後如此又似以計較利害爲言而不見恩義之所存者抑夫子之死道之在夫子者既不幸而喪之矣已又以死從之則道之在己者又

將自喪之也然則其於利害無乃反有所不審乎曰謝氏果敢之說如何是蓋避程夫子所謂還害不當害敢不敢者然似太益人文義而過疑之也若以呂氏所謂死所死戰者言之則敢與不敢爲不在我乎至程子之識死爲先則本蘇子之說而胡氏亦以論之矣

或問由求之爲具臣也奈何曰諸說皆善而楊氏尤備然其終本乃爲剛夫而直以格君心之非爲說高則高矣恐不如前本之正而密也又曰一條尤詳弑逆以下或從、其中不得爲大臣此意尤切也胡氏張敬夫說亦有所發明云（胡氏曰亂臣賊子欲動必惡其不從者未有諸今其身者也然則人臣[illegible]是以死不可奪之[illegible]許二子矣況使季氏之[illegible]則邪不[illegible]豈不從者然[illegible]其之中乎[illegible]敬夫曰[illegible]父與君不心由未知不[illegible]矣然也之願從者其始也[illegible]之[illegible]而已矣未嘗有[illegible]逆所[illegible]之心也[illegible]豎求之不成[illegible]）

習體驗以至於從人而氣遊者多矣此二子所以暇與曰謝氏以由求為事事非
事道者如何曰如此則事道者乃在於事之外而見於
事者皆非道也大抵謝氏之說多如此觀其所論四子
言志以曾點不若一事而以三子為未識道體則可見
矣且書所謂事事而子所謂事道者所指各異不當引
以為對而又分別其精粗也
或問子路所謂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夫子不之許也而謝
楊尹氏皆以為不然何哉曰楊氏之說高矣夫三代以
上六經雖未具然以書禮考之則舜之教胄子數五典
與夫成周鄉官樂正之法其所以優游涵養而誘掖夫
未成之才者蓋有道矣苟遽使之從事於人民社稷之
間以試其未能操刀之手而不慮夫美錦之傷乎范氏

蓋得此意然猶必以讀書為言則似不足以解諸說之
疑者然三代而下既有書矣則事物終始古今得失修
己治人之術皆聚於此好學者皆可以不之讀而遽自
用乎以此而論則范氏之說正為不過但讀者樂聞諸
說之高故以其說為卑而不之察耳殊不知好高之弊
將使學者恃其聰明率意妄作而無所忌憚則其失不
但卑陋而已也侯氏以為社稷人民因可學而猶謝楊
尹之說特其所謂學詩學禮之後者則猶為有序云爾
或問何以知四子之以齒為序也曰洪氏以為子路少孔
子九歲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而點參之父也則其齒
或亞於子路矣曰何以言浴之為盥濯祓除也曰漢志
三月上巳祓除官民潔於東流水上而蔡邕引此為浴

是也韓李疑夫裸身川浴之非禮而改浴為沿蓋不察
乎此耳曰何以言曾點之見道無疑心不累事而氣象
從容志尚高遠也曰方三子之競言所志也點獨鼓瑟
於其間漠然若無所聞及夫子問之然後瑟音少間乃
徐舍瑟而起對焉而悠然遜避若終不肯見所為者及
夫子慰而安之然後不得已而發其言焉而其志之所
存又未嘗少出其位蓋澹然若將終身焉者此其氣象
之雍容閒暇志尚之清明高遠為何如而非其見道之
大明心不累事則亦何以至於此耶曰何以言其直與
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也曰夫暮春之日生物暢茂之時
也春服既成人體和適之候也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
人長少有序而和也沂水舞雩魯國之勝處也既浴而

風又詠而歸樂而得其所也夫以所居之位而言其樂
雖若止於一身然以其心而論之則固藹然天地生物
之心聖人對時育物之事也夫又安有物我內外之間
哉程子以為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者正謂此
耳或曰謝氏以為曾晳胸中無一毫事列子馭風之事
近之其說然乎曰聖賢之心所以異於佛老者正以無
意必固我之累而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對時育物之事
者未始一息之停也若但曰曠然無所倚著而不察乎
此則亦何以異於虛無寂滅之學而豈聖人之事哉抑
觀其直以異端無實之妄言為比則其得失亦可見矣
曰何以言夫子之許三子也曰此無貶辭固已可見而
答晳武伯之言尤足以見其平日之與之也曰惟求非

邦以下舊說皆以爲孔子之言何也曰彼亦見其不以
曰字起之而不察夫冉子此者求爾何如赤爾何如之
說皆無曰字也且他書之例其若此者尤多是以晁洪
胡氏皆以爲問答之辭而今從之也

論語或問卷之十一

論語或問卷之十二

朱熹著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或問克之爲勝何也曰楊子問曰勝己之私之謂克矣而此書之說自劉炫發之其說曰克勝也己身也身有嗜慾當以禮儀齊之嗜慾與禮儀戰使禮儀勝其嗜慾身得復歸於禮如是乃爲仁也復反也言情爲嗜慾所逼已離禮而更歸復之也克己復禮謂能勝去嗜慾反復於禮也炫言如此雖若有未瑩者然章句之學及此者亦已鮮矣曰顏淵問仁而夫子告之以此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仁義禮智之性具於其心仁雖專主於發而實爲心體之全德禮則專主於敬而心之所以爲規矩者也然人有是身則耳目口體之間不能無私欲之累以違於禮而害夫仁人而不仁則自其一身莫適爲主而事物之間顛倒錯亂無所不至矣此聖門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顏子之問夫子特以克己復禮告之蓋欲其克去有己之私欲而復於規矩之本然則夫本心之全德將不離乎此而無不盡也然人但患於不爲耳誠能一旦用力於此則本心之全德在我而天下之善將無不由是而出天下雖大亦孰有不與其仁者乎然己者人欲之私也禮者天理之公也一心之中二者不容並立而其相去之間不能以毫髮出乎此則入乎彼出於彼則入於此矣是其克與不克復與不復如手反覆如臂屈伸誠欲爲之其機固亦在我而已

夫豈他人之所以得與哉顏子之質幾於聖人故其問
仁夫子告之爲獨要切而詳盡非曰然則顏子請問其
目而夫子告以四勿之云何也曰顏子聞夫子克己復
禮之言蓋已洞然默識仁之爲體矣然夫所謂克己復
禮者必有條目而後可以從事於其間也故復問以審
之而夫子復以此告之也蓋禮爲心之規矩而其用無
所不在以身而言則視聽言動四者是以該之矣四者
之間由細而粗由小而大所當爲者皆禮也所不當爲
者皆非禮也禮即天之理也非禮則己之私也於是四
者謹而察之知其非禮則勿以非禮則是克己之私而
復於禮矣且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內
者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者也內

外交進爲仁之功不遺餘力矣顏子於是請事斯語而
力行之所以三月不違而卒進乎聖人之域也然熟味
聖言以求顏子之所用力其幾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
已自是而反則爲天理自是而流則爲人欲自是而克
念則爲聖自是而罔念則爲狂特毫忽之間耳學者可
不謹其所操哉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然記錄所傳
不免有辭明而似可疑者亦有謬誤而真可疑者如曰
公言克己不是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故曰可離非
道此皆言道之無所不在雖言之有失而道則未嘗可
離者惟道不可離是以知其言之失而不得道耳非以
爲道無是非得失言之雖失而不害其爲道也如曰積
習儘有功禮在何處者言德盛仁熟自然中禮無所待

於勉強而非爲學者言也如曰視聽言動一於禮之謂
仁仁之與禮非有異者言能復於禮則仁心自存有不
待他求而得者非以仁與禮爲一物也如曰禮者理也
亦言禮之屬乎天理以對己之屬乎人欲非以禮訓理
而謂理可以此易彼也如曰事事皆仁言所行無非仁
者而後人得以是稱之非若呂謝楊之說也如曰克
己盡仁克盡己私只有禮時方始是仁處亦若其言仁
禮不異之意也此皆其辭明而似可疑者也各以是說
通之亦可以無疑矣若曰克己自能復禮不必學文若
曰有諸中則無不中理惟獨敬義所以爲克己復禮若
曰敬立則無妄無妄即禮若曰敬則便是禮無己可克
凡此過而失中或亂而無序是則真可疑而不可通者

也其記錄之誤乎惟其所論克己爲道之說偏處自克
己之說視聽言動之說心廣體胖之說天下歸仁之說
則其所以發明深切無可疑者至於四箴則又精確縝
密而無纖芥之可疑其曰制外閑邪而禁躁妄則克己
復禮之事也曰內安誠存而內靜專則存心之德於此
其得之矣是何未嘗遽以禮仁爲不異而亦未嘗以爲
有待於他求也學者深體而力行之其庶幾乎范氏之
說則其蔽甚矣呂氏專以同體爲言而謂天下歸仁爲
歸吾仁術之中又爲之贊以極言之則不免過高而失
聖人之旨抑果如此則夫所謂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
者乃特在於想像恍惚之中而非有修爲效驗之實矣
謝氏以禮爲攝心之規矩善矣然必以理易禮而又有

循理而天以我視聽以斯視聽自然合禮之說焉亦未免失之過
高而無可持循之實蓋聖人所謂禮者正以禮文而言
其所以為操存持守之地者密矣若曰循理而天自然
合理則又何規矩之可言哉且其言克己之效則又但曰
克己之私則心虛見理則是其所以用力於此者不以
為修身踐履之當然特以求夫知之而已也是亦近於游氏
之說以為視人如己視物如人則其失近於釋氏而無
天序天秩之本且謂人與物同則其害於分殊之義為
尤甚以為非必積日累月而後可言一日反本復常則
萬物一體無適而非仁者則又陷於釋氏頓悟之說以
啟後學徒恃躐等之心以為安仁則縱目所視而無亂
色縱耳所聽而無淫聲則又失於謝周劉樂寇范唐之

論若以聖人為恃其中心安仁之故而有意於縱其視
聽者至其所論仁聖之辨則又以博施濟衆為言則於
夫子所以告子貢者似有所未察也楊氏以為先克己
而後復禮以問之則其進聖人之意遠矣惟尹氏庶幾
近之然其以理易禮而遂以復禮為仁則亦失程子之
意矣

或問一章之說曰修己以敬則私意無所萌矣推己以恕
則私意無所施矣如是則天理流行內外一致而仁在
我矣至於在邦在家無怨怨於我者則是敬恕之功而
仁之效也夫為仁非以求是效也而并言之蓋將使之
以是自考耳然顏子有王佐之才故以天下歸仁言之
仲弓可邦君佐之任故以臨民及物在邦在家之事告

之亦各有當也曰弟子之問多矣獨二子有請事之對
何也曰二子蓋度其能踐是言而後對記者亦以其能
允是對而記之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但無怨之
說恐未安張子亦然呂氏則因以怨為人之怨己矣楊
氏所謂仲弓由是學之可以為仁而已者若有少之之
意焉夫聖人之言貫徹上下其所以告人踐修之法猶
大匠之規矩繩之設也功力之至不至則在其人耳
過則宜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非先以是為限
約之也使仲弓因是言也而盡其力焉至於從容自得
而敬恕之名亡亦何害其為學遂必克己復禮之云然
後為可充也哉

或問為之難者不謂仁之難為耶曰仁者之言無不訒蓋

知言之無不難也豈獨仁之難為而後難於言耶且必
若此則凡事皆可易言而獨於言仁為不可易矣豈其
然乎曰游氏之說如何曰是又自為一說然本文以仁
者為言則猶近人遠人指其人之身而言之也又曰其
言也訒則固謂是人之言發之不易也是與孟子浩氣
難言之說亦不得而同矣曰謝氏心有所覺謂之仁者
何也曰程子以知覺言仁之說既言之矣而侯氏以為謂
仁者心有所覺則可謂心有所覺謂之仁則不可者亦
得之矣且程子以穀種喻心而曰生之性則仁也今直
以為草木五穀之實謂之仁亦失其旨矣其後又以可
識如味為言則又首章之失也

或問四章之旨曰此章本末范氏得之特其所謂先正其

心而後與之入德者其語有未粹耳謝楊不推內省之意而專引仁勇之說以明之其亦無所當矣尹氏雖以內省爲言然其說與章旨向背似不同也

或問司馬之無令兄弟何也曰以傳考之桓魋嘗欲弒宋公而欲殺孔子其惡著矣而其弟子頎子車亦與之同惡此牛之所以爲憂也曰有命在天之不同何也曰張子謝氏言之矣在天之說若不同者然適其所遇而貧富貴賤當然之理無不在焉則二說亦互相發明也若范尹氏知命樂天之說則其說意疎矣蓋告之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者欲其知此而有以安之耳今但曰當知命而不曰安命則知爲無益曰當樂天則樂天者乃聖人之事人雖知其當然而豈易及耶若曰順天其可

也曰四海兄弟之說如何曰謝氏得之矣胡氏謂意圓而語滯得此楊氏歸仁之說首章已辨之今不復論然其施之此章又將有流於墨氏之失學者亦不可以不審也曰程子之言敬而無失者奈何曰此言人能持敬而無間斷則喜怒哀樂渾然在中而無所偏倚也子夏之言本不爲此程子取其有會於吾心耳曰其論張子之說如何曰是亦至言而學者所當守也曰范說他義如何曰其疎之甚亦不待辨而可知矣

或問何以言膚受爲切於身也曰易曰剝牀以膚而象以切近災也釋之且傳亦有潤[illegible]及膚之言則凡言膚者皆爲切於身無疑矣蓋譖爲毀人之行愬爲伸己之寃若事本非實而譖者邃然極言其事愬者迫然不切於身

則亦不足以惑人矣故以此二者之相爲反對而互言之見其事變之不同而明無不照也若以膚受爲微淺之意則與浸潤何以異而其文辭不足爲難矣此章之旨惟楊氏爲得而蘇氏之說亦以不明不遠者之病學者所當深戒也蘇氏曰膚受之言常行於偽而亟進者蓋有以類而然必患之也明且遠者處以安之則不受語而微且易安

曰諸說如何曰范氏譖愬不至之說欲以爲出乎聖人而亦不[illegible]堯舜亦惟察之而不行然後能使其有所懲無所售而不至若不能察而辨之則又安能使之不至哉此可以深之以爲高而無可行之實始不類其平日之言也呂氏譖愬二字得之而又下文所釋於文辭意義皆不可曉謝氏遠字之說亦有可觀然恐

不若蘇氏楊氏之說

或問七章之說其詳可得聞乎曰制其田里薄其賦斂使民有常産而不失其時則倉廩實而足食矣比其什伍簡其車馬而教使民有親而知方則戎備飭而足於兵矣有是二者則民以信其上而無攜貳離叛之心所謂民信之者也曰然則兵之可去何也曰食足而民信則民親其上死其長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故必不得已而去則兵固可無也曰食之可去何也曰以序言之則食爲先以理言之則信爲重蓋死生常理人之所必不免者若民無信則失其所以爲民者而無以立乎天地之間是以必有以使民寧無食以死而不失其尊君親上之心則

其政之所以得民心而善民俗者可得而言矣其大義則諸說皆得之而程子爲尤至唯呂氏以去食無信爲均死而不若守信者則恐非聖人之意蓋不得已而去之者則去信所以求不死也今以均死而後不爲不信則固已不免乎謀計之私矣若使其去食者死而不去信者則又將若何而處之乎

或問棘子成之言與夫子之答林放何異而子貢非之若是耶曰夫子之言權衡審密而詞氣和平蓋未始以文爲可盡去也若子成則詞氣矯激而取舍則過中矣其流之弊將必至於棄禮滅法如西晉君子之爲者故子貢惜其言之失而力正之也曰何以言子貢之言之有弊也曰子成之說偏矣而子貢於文質之間又一視之而無本末輕重緩急之差焉則又矯子成之失而過中者也蓋立言之難如此自非聖人孰能無所偏倚而常適其平也哉曰諸說如何曰范楊侯氏爲一說謝氏自爲一說而尹氏推爲要當以范楊侯說爲正但范以駟不及舌爲戒人之辭則非是蓋此正爲子成發耳若謝氏以文質爲不能以相無則得矣然虎豹犬羊之云則有正相反者不知其何以通之也尹氏既曰不能去而又曰不可去擇之不精亦何甚耶

或問洪氏以爲哀公之不足非不足也什取其二不歸於公室而歸於三家也其說如何曰以春秋傳考之是亦然矣曰然則雖徹而何補於哀公之不足耶曰徹法行則自一夫百畝等而上之士大有差等以至於

君仕卿祿之制皆可以次第而舉蓋不惟野人之井地均而君子之穀祿亦平矣諸說如何曰諸說皆善而范氏楊氏尤爲詳盡但孰與之說侯氏不同今當以侯爲正耳蓋君之所與者民也民足矣則君雖不足亦無與共其不足者民苟不足則君雖自足而誰與共其足哉此蓋告之以君民一體不必厚斂之意若如尹氏之說以爲民足則無人與君以不足民貧則無人與君以足則恐非文勢之所安抑其言不信出於利害之間殆非有若之意也

或問崇德辨惑何以有是目而子張樊遲皆以爲問也曰胡氏以爲或古有是言或世有是名而聖人標而出之使諸弟子隨其所欲知患其所未達以爲入道之門戶也其說得之矣曰主忠信徙義之所以爲崇德何也曰主忠信則其徙義也有地而可據能徙義則其主忠信也有用而日新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德之所以日積而益高也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所以爲惑者何也曰溺於愛惡之私而以彼之生死定分爲可以隨己之所欲且又不能自定而一生一死交戰於胸中虛用其力於所不能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也何不謂之惑乎曰諸說如何曰謝氏爲得之然亦有所未盡聖人言此止欲學者審而戒之以辨其惑而彼專以知之爲言則不盡乎聖人之意

或問景公雖能悅夫子之言而繹之則如之何曰舉齊政而授之夫子則君臣父子之倫正之有餘矣惜其不能

此齊所以卒於亂也曰諸說如何曰諸說皆得之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所謂達道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行達道而全其德也今侯氏以四者為達道則既差矣又以為先王達此道於天下則又非達道之所得名也

或問片言折獄之為半言何也曰辭未畢而人已信之也曰宿諾之說以宿為豫者先生皆從之蓋嫌於不越一宿以償其諾為太迫耳然恐當如或說但為不濡滯遷延之意耳非必謂一宿也諸說如何曰此無他異但范氏宿諾之云語意不審楊氏專以果毅為言則程子已辨於前矣

或問聽訟之說曰范楊之說當矣范氏兼舉本末而言其

理尤備然楊氏專以本言其得之亦多矣謝氏以訟不待聽而決為無訟恐非聖人無訟之本意不知其何必為此衍說也胡氏尹氏說亦可取[illegible]氏曰聖人耳[illegible]目敵物無遁情其[illegible]之[illegible]可及[illegible]前[illegible]吾猶人也者將以蔽罪夫使人無訟之難[illegible]為魯司寇聽訟皆進衆議者[illegible]然孔子曰當從某子幾是[illegible]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言使民無實者不得盡其虛誕之辭不敢自數其心志此所以能使民無訟

或問十六章之說曰各有發明特未完備唯范氏以成為稱則不盡聖人之意自與君子處以下其推言之意則善然亦亂本文之旨矣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諸說略同惟楊氏以體齊之者為贅說耳

或問十八章之說曰惟張子范尹為異然於文之義則有所不通楊氏推本不欲之意善矣然以為使民皆知此而不為盜則恐其過也此章之意但為在民上者無所貪欲則民亦安分知恥而不為盜耳夫已嘗為盜之人安能使其皆知有貴於己者而恥之哉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諸說略同唯楊氏通三章而序言之為近於繁耳侯氏正據許衡然亦大淺此章之意大槩專勉康子以為政者上之所趨欲善則民善耳未及乎政教法令之施者

或問二十章之說曰以達為所行通達何也曰其在邦也事上則獲於上治民則得乎民其在家也父母安其孝兄弟悅其友凡吾之見於行者莫不通達而無所繫礙焉斯可以謂之達矣曰程子以明達為言者非與曰是

於文義若有不通然其論務實而不近名以下則至論也諸說何如曰聞達之辨呂氏最為得之尹氏次焉謝氏以名聞四達為言者乃子張之所謂聞而非夫子之所謂達也范氏論質直好義察言觀色在家之說意象皆正而所指者狹不足以盡聖言之蘊其所謂通乎聖者又非此章之意也楊氏以察言觀色為在己亦非文意夫以己之言為可察猶可也己之色則又安得而觀之乎慮以下人之說則謝氏尹氏得之而范楊氏之說亦欲而有所未盡況夫謙恭下人者乃理之當然非有為而然也今必以求益為仁而後下人則吾之所以下人者非出於誠心之自然而出於較計利害之私耳

或問二十一章之說曰崇德之說范氏大無得之特所謂

上義下利義字比事字差重蓋曰義所當爲之事耳其以上下二字訓先後則爲切當也謝氏以爲志在於事而不在爲得者亦得之然此所謂得非專爲苟得也凡有得心則於所以崇德者爲有害矣侯氏以爲其進於道則其失爲甚蓋其意若曰先能從事後必有得云爾若果如此則與聖人之本意幾何而不相戾也耶楊氏之病蓋亦類此尹氏所謂不計利者善矣然又不見其事以爲先之意蓋皆不若范氏上下之說之爲全也脩慝之說范謝楊氏皆得之而謝尤切侯氏以遠怨爲說似慝爲怨慝之慝如此則烏爲與人之怨已而後不發攻人之惡也況樊遲所問三者皆在己之事又不應以他人之怨雜之尹氏於攻其惡者得之而於所謂無攻

人之惡之意有不察也辨惑之說范楊侯氏得之謝尹之言亦善但皆以如忿之爲害而不能懲爲惑則又未然蓋聖人之意止以其爲忿所蔽而不知利害之所在爲惑欲其懲之於此以辨爲耳蓋夫子告子張者戒其惑於愛惡而告樊遲者戒其惑於忿怒豈各因其有是失而發之耶曰楊氏所謂聖賢之異者如何曰以文考之殆未見其有異也楊氏之意豈以其悠然者爲從容自得而詠歸者猶未免爲有所作爲也耶以是爲旨吾恐其淪於老佛之空無也其所謂遊焉息焉無非學者則足以發明言外之意矣但以爲自今觀之可以見其如此則可若以爲記言之人本有此意則恐亦未必然也

或問樊遲之問仁智夫子所以告之者亦明白而易知矣而樊遲猶未達何也曰曾氏之說得之矣 [illegible] 其餘則諸先生推之而程子之說爲尤善也曰范氏之說如何曰蓋用程子之說特所謂貴而隱者非中庸之旨而富哉之義不若楊氏之爲當也

或問二十三章之說曰此無異說但范氏事友之云過矣所謂爭者亦忠告而善道但其不可而止則以辱爲諫爾呂氏善御誘掖之似非文意蓋所謂善道云者心平氣和理明意誠或從容滋厚或親切而當使聞者不忤而樂於聽從之謂也若但以善道之則所謂忠

告者固已包舉之矣又何爲贅於辭乎尹氏蓋用謝知而已以其義合也易其所謂異於若親者則其義加密矣侯氏以爲人有過而告之曰勿爲此則其所謂忠告也道之曰當爲此則所謂善道也亦爲明白然恐亦近於呂氏之說

或問以文會友諸說之不同如何曰以文會之竊以張子范楊之說爲安而范氏所謂文者德之著則未然若謝氏以文爲威儀則失之過矣蓋朋友之會然後有威儀非以威儀而會朋友也況朋友之會亦冀其切磋講習之益苟徒以威儀爲事則賓客而已矣豈朋友之謂哉若侯氏則吾有不知其說者矣 張子說精義印本未詳

論語或問卷之十三

朱熹著

子路第十三　凡二十九章

或問先之勞之人爲一說何以獨取乎蘇氏曰身先之先其義明於左右師保之爲先身勞之勞其事切於佚使勸相之爲勞也故蘇氏云爾而張子亦不約而同焉吾是以取之爾

或問二章程子之說何以言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也曰此所以明夫人必各舉其所知然後可以得其所不知也然斯語也舊本或誤別以爲一條則全章之旨首尾衡決而皆失之矣程子此章之說廣大精微無所不備學者所宜詳玩也請問諸說孰善曰諸說皆善而蘇晁吳曾氏之說亦可觀焉蘇氏曰有司既立則責有所歸禁當盡其

小過則賢才可得而舉也惟庸人爲胡廣李林甫盧杞是也若小過觀而此等出矣○吳氏曰是時曾奈許季氏之爲也仲弓正事季氏爲皆也何有仲弓不患有司之蘇爾患賢才之不知仲弓與可以前子貢子路冉有皆事今氏仲弓子爲之言又不若冉有之其此可以子不家如問子之辭而閒子又不不得由知也哭季若弱奢者其孔氏曰季氏以問子宰爲費宰又以皆取諸孔門德行處事之外亦可主之而不顧此其所以爲顏閔與

與奸人爲無小過張不教則賢刑賢才不之嘗言盡者過[illegible]舊季氏正子曾則可其爲先小吳之仲弓而嘗○過氏未要貢夫子子矣曰爭四見其夏易賢貢康子若類甚之者皆○曾門之子絕冉西爲等仲弓人路者宰有曾請冉人矣歟閔子獨

或問三章之說曰諸說皆善而程子所論西監中狀之事尤足以驗聖言於日用之間也范呂皆以正名爲盡道者過之此章所謂正名者亦曰姑使事物之名各得其正而不紊未遽及此也然極其言則亦必至於此而後

止獨謝楊氏以爲禮樂不興則無致而廉恥和睦之風衰故刑罰不中亦非也此方自爲政者之身言之至於民無所措手足然後主於民而言耳故獨范氏之說爲得之而其所謂恭慢鄙詐之心入者亦似衍說蓋但無序不和而禮樂不興則凡天下之事皆無序不和而其施之刑罰必無自而能中耳

或問四章之說曰諸說皆善但尹氏小體大體之說非孟子之本意爾

或問五章之說曰諸說人情物理風俗盛衰政治得失莫不具於詩誦而通之則授之以政無不達矣楊氏以爲知[illegible]之發興則不足以盡風人之情謝氏特以爲[illegible]誦而又不足以專事變之實也楊氏又謂得其所以言[illegible]專對以楊子雲之本[illegible]推之亦似過高矣侯氏[illegible]可興可觀可羣可怨故學之者如此則亦太淺[illegible]以明[illegible]之則[illegible]乎其所謂尹氏以爲誦詩者皆[illegible]所[illegible]以釋此文亦不切矣

或問[illegible]章之說曰[illegible]楊尹氏[illegible]說[illegible]氏爲[illegible]說謝侯氏[illegible]所偏不若[illegible]備也曰然則其[illegible]偏[illegible]曰絲氏[illegible]之[illegible]於[illegible]

[illegible]

或問八章之說曰諸說亦同然皆有不事事之病獨胡氏之說爲備[illegible]

此可為居室之法

或問九章之說曰諸說皆善而曾氏尤佳曾氏曰孟子曰雞鳴狗吠相聞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適庶矣之言殆謂是與然人之所其亦也云以謂常談而置之罷之亦無形之言耳專有所命利門以究其說然後有所發明庶而不富則無以人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至於教之則不可以有加矣

或問十章之說曰程子至矣諸說亦善但謝氏拔本塞源略法先王之語為不可曉爾曰孔子之言如此然其為魯司寇聞政亦久矣而未見其效何也曰胡氏嘗言之矣胡氏曰以春秋考之定公十年會齊侯于夾谷孔子以中都宰攝行相事以禮折齊齊人歸鄆讙之田得之聞勇已發矣至十二年夏墮三都是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之時也而少正卯已誅男女已別於途齊人聞之懼於而矣季費叛墮圍成弗克於是齊人今賽之嘗安齊女樂之饋至十三年春郊不致膰俎於大夫而孔子去魯矣蓋其明年圍大蒐若孔子為政則不惡起而驗也然則孔子為大司寇攝歷二時又不得專其發而其功烈已如此使魯國以善而又及於期月三年之久則其效宜如何哉愚按胡氏所說年數與周公孔子世家皆不合蓋以意言之爾

或問十一章之說曰勝殘去殺云者下之殘虐可勝而止之刑殺可去也勝殘之說程子得之去殺之說謝氏得之參而取焉可也楊氏以可繼為言則於聖人之意有未盡者善人雖有可繼之道而無其人以繼之亦安能以成勝殘去殺之功乎程伯子舉進士時嘗有對策論此數節甚詳而精義失之學者蓋詳攷之則聖人之指見矣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所謂仁者以其天理流行融液洞徹而無一物之不體也舉一世而言固無一人不然即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然也求之詩書惟成康之世為足以當之范尹并以禹湯為證則其說無徵而費於辭矣范氏又以漢文帝唐太宗為言則尤失之文帝太宗能富其民則有之至於教則猶未及也又安能使其化民而一於仁乎二帝之治文帝為優然以賈誼流涕太息之言觀之則當時之風俗可見而況太宗略無關雎麟趾之意又豈足以庶幾成康之萬一耶謝楊以為為當時而言亦未必然蓋通論其理當如是爾

或問十三章之說何以異乎六章而複出之也曰晁氏以為此專為為臣而發理或然也

或問十四章之說程子范氏得之矣而謝尹有不同焉者何也曰公父文伯之母謂季康子曰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家政焉夫君之官職則所

謂政也季氏之家政則所謂事也冉子之所得聞者季氏內朝之事耳政則康子必將合諸大夫而謀之外朝非冉有之所得而與也冉有以家事為國政故夫子抑之若范之說可謂無以易也必若謝氏之說則政事之名以冉子之賢而不能知其辨也魯君大夫又安知其為政而以問之孔子乎若楊氏則又但言以事為政而不指言其為何事辭亦太簡略矣其引夫子之言為政亦不如呂氏之說為實也曰或者以為此季氏與其家臣謀國政於私朝而不使諸大夫與焉故孔子為不知者而微辭以正之如何曰此似於文義得矣然疑其頗若傷巧者姑存而攷之可也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諸說皆善但范氏聽言納忠之說為

未足以該聖言之意耳吳氏之說亦有可觀者焉吳氏定公之問亦可謂有意於治矣使其能用夫子之言能幸幾以明己之人爲可畏一言之未由其少懷而警其或興也惜乎其後之事公說之至於予而莫之違之類是以用人乎而不克終也嗟予莭之甚也當痛了之過處抑嘗詠味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及如其善而莫之違以下曲折見聖人之言平正精密無毫髮偏重處此又言外之意

或問十六章之說曰謝尹兩何各篇又諸說皆相因爲義皆各得其一端合而論之則皆夫子所以告葉公之本意則但如謝尹之說猶說蓋其餘意耳范氏所謂近說本於親親者夫子之言未有此意然其所引之詩則當矣楊氏引書殊爲不切尹氏來之二字文勢若有未順云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諸說皆善但楊氏以見利爲言而遺其所謂小者爲未盡聖人之意耳張敬夫之言亦爲得之張敬夫曰欲速則急遽而成而所爲者苟故反以不達見小利則徇目前而忘久遠之謀故反以害大事而不欲速不見小利則平心易氣正義明道爲其可繼而已矣以子夏之規模近小故夫子以此告之

或問父子相隱之說曰謝氏引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父祖者入十惡以爲得此意善乎其推言之也曰諸說如何曰范氏推廣言之甚善至於本章之指則楊氏之說本乎情謝侯氏尹氏之說本乎理皆有所不同也今試以身處之則所謂情者可體而易見所謂理者近於泛而不切然徒徇夫易見之近情而不要之以至正之公理則人情之或邪或正初無準則若之何其必順此而皆可以爲直也邪苟順其情而皆可謂之直則霍光之夫婦相隱可以爲直而周公之兄弟石碏之父子皆咈其情而反陷於曲矣而可乎哉況孟子所謂情者乃指下文四端之發而言而所謂若者未必其果爲順也讀者詳之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程子至矣諸皆有深味之范尹亦平正有味謝氏屏氣之云則已爲險矣與人忠又與胡隱初無干涉而所謂非不可棄不能棄也者則尤過高而非聖人之本意也楊氏安土敦乎仁之語亦非學者之事

或問二十章之說曰程子小人篤實之說至矣其次呂謝得之而楊氏亦有取焉楊氏曰有義於己不窮於外士之上也使能有義於己而未不窮於外者士之次也孝弟稱於鄉黨能行己有恥之事也曰行己有恥爲使不辱

亦何足以爲高而夫子以爲士之上邪曰是二者況而觀之雖若僅免於苟辱然皆反諸身而度之則能充其實者固不易得程子所謂篤實自得者正謂此也曰硜硜小人而亦可爲士何也曰彼其識量雖淺而非惡也若其所守則雖規規於信果之小節然與夫誕謾苟賤之人則不可同年而語矣此與不得中行而取狂狷同意故下章言之

或問狂狷之說曰楊氏侯氏以狷爲不及非也狂者過於知狷者過於行謝氏之說得之矣然狂狷猶可取也至於無常則不可知矣故下章次之

或問不占而已矣之義何以闕之曰不通也諸家之說曰其所不占者一也曰不待占而必可知者二也曰無

常不可測度者三也曰巫醫不誠則用之皆必有悔四也曰不玩其占者五也曰無常之人占決亦無所據六也是皆有所不通而不玩其占之說爲庶幾焉然亦不敢信其必然故姑闕之以俟知者耳或曰不占自爲一章亦無來歴不知其何所指也

或問二十三章之說曰尹氏大意得之而辭有未盡胡氏出處語嘿之說似非此文之本旨也呂楊侯氏說皆粗晏子之意然晏子之言乃就事而言而此章之意則直指君子小人之情狀而言似不可引以爲證也蓋此所論君子之和者乃以其同寅協恭而無乖爭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循理而無阿諛黨比之風若小人則反是焉此二者外雖相似而內實相反乃君子小

人情狀之隱微自古至今如出一轍非聖人不能究極而發明之也且以本朝諸公論之韓富范公上前議論不同或至失色而未嘗失和氣王呂章曾蔡氏父子兄弟同惡相濟而其隙也無所不至焉此亦足以驗聖言之不可易矣如此說則君子之心無同異可否之私而惟欲必歸於是若晏子之說則是必於立異然後可以爲和而不同也豈非矯枉過直之論哉然其爲齊景公梁丘據發之則亦切中其病耳

或問二十四章之說曰范謝得之雖皆以知人取人爲言然是亦可以爲學者修身之驗矣但范氏所謂審其所好惡者文勢反戾若曰審其好惡云者則於義爲得矣謝氏引孟子以爲證則不類蓋孟子之意以人之善惡決於好惡之多寡而夫子以人之善惡決於好惡之公私一則攷偏聽之失一則核義理之眞言亦各有當也尹氏善惡可知之說疑衍惡字蓋此方論人之善不應以惡而併言之也

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諸說各有發明而皆未盡亦有援據疏闊而不切於文意者洪氏張氏說亦類此洪氏曰君子任[illegible]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諸說得失同於上章惟楊氏爲得之但其立言傷巧不若直以心廣體胖明泰之狀虛驕

矜[illegible]驕之形則讀者對互以求其有以自得之矣

或問近仁之說曰程子楊氏曾氏得之曾氏曰剛則必能無欲質者必蓋力[illegible]謝氏之說機警有餘然四者本以質言而仁則如覺可訓則亦誤矣

或問切切偲偲之義其詳奈何曰切切者教告懇惻而不揚其過偲偲者勸勉詳盡而不強其從二者皆有忠愛之誠而無勁訐之害子路剛直故夫子以此告之也范尹氏直以切切爲責善偲偲爲進德而謂子路不足於中和則其大槩亦頗得之但於其所以責善而進德之曲折則其言之有未備耳謝氏以爲能使其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爲修身之效其意雖善然夫子所以告子路其始未及乎朋友兄弟也亦敎子路當以如是三

者而已謝氏乃以其下文解釋之詞為正意恐其考之或未詳也楊氏語意不明然細尋之疑其意蓋亦以切偲為責善而謂朋友之交既親然後得以施其責善之義爾子路行行則於朋友之交有所不親故孔子告之如此欲其致親於朋友然後得以施其責善之義也此亦未有見其必然從其果出於此則夫子何為不直告子路以致親於朋友而預告之以致親以後之事耶且朋友之交而以致親為先責善為後則其始合必有不以正者此說之流恐其弊不止於文義之間也

或問教民之說曰吳氏之言詳矣吳氏曰何虞通以教民者小里中之道而有道德者為在師教學中之子以直義孝弟仁義之節則生於閭門有子皆上頭學孝復禮亦如之若說衆教告人教學之春而先事使之不務之民非謂教之戰也然而二時務農一歲講武則令其知物之用坐作進退之節亦兩所教矣

論語或問卷之十三

論語或問卷之十四

憲問第十四　凡四十七章　朱熹著

或問首章之說曰原憲安貧守道其志卓然能有不為者也其為此問因知邦無道而仕道得祿之為恥矣特欲質諸夫子以告其志耳夫子深知其然而亦知其學之不足以有為也則恐其或當有道之時雖無枉道之羞而不免於素餐之愧故以是而并告之使因其所已知而推之以及其所未及知者庶乎其有以廣其業而益充其所為耳吾聞諸師者如此而胡氏亦云故獨以是言之或乃以謂夫子之意止於無道得祿之可恥以憲能安貧而告之然則是徒以其已能者而瀆告焉豈所以進於日新耶

或問問之說程子以為聖人開示之深而原憲不能再問

或問使憲也而再問焉夫子告之宜奈何曰聖人未發之旨夫孰能測之然以程子之意而言則四者之不行亦制其末而不行於外耳若其本則固著之於心而不能去也譬之木焉不去其根則萌蘖之生自不能已制而不行日力亦不給矣且雖或能制之終身不見於外而其鬱屈不平之意乃日闘進於胸中則夫所謂仁者亦且殆於蔽害而不能以自存矣必也絕其萌芽斃其根本不使少有毫髮留於心念之間則於仁也其庶幾乎嗚呼其程子之學之至何足以及此然以為學者苟不能深省而力行之則亦徒為無當之大言而已故雖發之

而亦有所不敢盡其言者其旨淺矣楊尹發明不失其旨至於范氏以為仁之為道不止於四者則其所謂仁者不知其何所指也呂氏以為四者不行足以去不仁而未可為仁亦非也夫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此入彼其間無地可容髮也誠能去不仁矣則非仁而何哉顧四者之不行方且若其念於隱伏之中而未足以去夫不仁耳謝氏所謂四者不行本必不出於仁者以程子之言考之可見其失至謂未足以見仁之本體則又專以知見為言而不察乎操存踐履之實矣

或問張子懷居之說曰有為而重遷者有所繫而不去乎此也無為而輕遷者無所繫而有慕乎彼也有繫乎此者固懷居也有慕乎彼者亦懷居也然夫子之言則亦

謂夫有為而重遷者爾張子蓋推言之也曰諸說如何曰范氏言之詳矣其推士而言以及天子者亦廣矣但以其處居為有天下之事則非孟子之本意也謝楊之論亦為得之蘇氏引管仲之言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尤學者所宜深念也

或問四章之說曰諸說皆善而尹范所推為有益於人之國也洪氏吳氏亦為得之洪氏曰危非矯激也直道而已吳氏曰孫非阿諛也遠害而已陳氏曰古有者亦非失其正也猶少致其委曲如夫子之對陽貨云爾

或問五章之說曰諸說皆善但仁必有勇未有切當之說惟侯尹庶幾得之

或問六章之說曰此章之說本若難明今以文意推尋姑為此說亦夫子罕言命之意爾或祗從程子范尹之說亦善謝氏過高不實楊則專以枝葉而言聖人之意亦必不然也

或問七章之說曰仁與不仁正當以心為說而范氏皆以君子之行為言則於聖人之意有不盡矣呂氏所謂德心猶有未得之特所謂公天下於一己者亦未當也仁者固公天下不仁者固私一己然仁不仁之名則不於此而得也謝氏之說善矣然其曰心不在焉不仁也則直以心字訓夫仁者恐亦未安若曰心不在焉則不仁矣其庶幾乎其曰未害為君子者則亦有以設學者自恕之弊尤不可以不察

或問八章之說曰蘇楊尹氏之說皆善然聖人之意正所以明夫愛而不勞者之不足為愛忠而不誨者之不足

為忠則二說者皆未及也如范謝之釋則勞字無所當矣

或問九章之說曰諸說皆善然以春秋傳考之與此有不同者不知孰是其曰子產為政擇能而使之則能使衆賢各盡其用者子產之功也洪氏說亦善[illegible]

或問十章之說曰諸說皆通而胡氏子產之說為詳[illegible]諸家都不論子西

之為何人然則何以究聖言之旨歸耶此近世好高之弊獨吳氏為能考而論之[illegible]

但人也二字范氏以為盡人道恐非管仲所能當楊氏之說則牽於援引而支離[illegible]人說亦近由而難通吳氏別為一說未知是否苟得之亦可也[illegible]

或問十一章之說曰諸說皆非特范氏欲蒙上章伯氏為說者似非聖人之意蓋上章乃美管仲之功而非美伯氏之安貧也亦不當以是為說矣胡氏引據迂而反不若和文之明白而易曉也張敬夫說亦佳[illegible]

曰程子侯氏所論怨諂之不同也孰是曰皆是也蓋諂之病甚於怨而無怨之難則甚於無諂若相反而其意則各有所主也

或問四子之事曰武仲則春秋傳詳矣公綽他無所見而前章所稱亦可以得其為人卞莊子事見新序曰莊子養母戰而三北及母死齊伐魯莊子赴鬬三獲甲首以獻曰此塞三北遂赴齊師殺十人而死冉求之藝則夫子附當稱之也曰必兼四子之長而又必文之以禮樂

然後可以為成人何也曰四子各得其所長而不能相通又無禮樂以文之故知者至於巽勇者至於輕死藝者至於聚斂而不欲者又或不能以小謂之大夫也亦難以為成人矣故孔子[illegible]兼此四人之能而又文之以禮樂則集其所長[illegible]然後可以為成人也洪氏以為特以四子為言[illegible]子言魯人而非子與子路皆卞人冉求又朋友也舉其近而易知者稱胡氏以為言卞莊子蓋以況子路耳言若是一能而不足以衆人之長而成於禮樂則亦不足為成人矣恐亦有此意也曰今之成人以下或以為子路之言何如曰未可知也然姑存之以備參考可也[illegible]

大率此章之義程子論之已詳[illegible]而諸說亦不失其旨也

或問公叔文子何以得不言不笑不取之名也曰蘇氏得之矣[illegible]也曰吳氏得之矣[illegible]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諸說無大異其小不同者范尹以為時人以武仲能存祀為賢使夫子正之竊味本文之意但以時人不知其據邑有請之為要君爾初不為能存先祀發也謝氏若以武仲為恃邾以請者亦非也夫子但言以防求為後不言以齊求為後也安得捨其據邑

之顯罪而逆探其挾□之微意乎侯氏又以求後爲愛
亦不察夫所以防之之弊
或問齊桓晉文之正譎奈何曰程子之說密矣然以其說
求之本文則未見其有以發明本文之本心而能使後世
愼所舉者張子以譎爲□以事實字義求之亦若未安
惟胡說爲得之而呂侯□□之爲尤詳文多不能悉載
學者求之左氏之書自可見矣
或問管仲不死之說曰程子至矣但以薄昭之言證桓公
之爲兄則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而其言固出於
薄昭之前矣蓋未可以此證其必然但以公穀春秋所
書之文爲據而參以此章之言斷之可也蓋聖人之於
人有功則稱其功有罪則數其罪雖而兼舉之既不以

罪掩其功亦不以功掩其罪也今於管仲但稱其功不
言其罪則可見不死之無害於義而桓公子糾之長少
亦從以明矣又況所謂匹夫匹婦之爲諒者正指召忽
而言蓋召忽之於子糾猶石乞之於白公耳至於程子又
謂若使管仲所輔者正而不死其難則後雖有大功聖
人豈復稱之則愚恐記者之誤也蓋曰不與其事桓公
則可曰不稱其功則不可記者或因彼言以爲此而遂
失之也與因管仲生死之是非決於一時之義而程子
又謂管仲不死而無功則是貪生惜死而不若匹夫匹
婦之爲諒者未免於先功而後義且管仲又何以自必
其後之有功耶曰召忽之失在於輔子糾以爭國而不
在於死管仲之得在於九合之功而不在於不死後功

固不可期而其在我者固自可必但其得誠此功而免
於匹夫匹婦之諒則亦幸而已矣後之君子有不幸而
處此者倘自度其無管仲之才是殆不若爲召忽之不
失其正也此又程子言外之意讀者不可以不察也曰
諸說如何曰范以九合爲仁之大以死節爲義之小是
謀利計功之言其害理甚矣所謂人之心果出於此則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亦何憚而不爲之乎謝
氏以管仲於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故可以不死亦非也
夫仲之所以不死者正以小白兄而子糾弟爾若使糾
兄而當立則齊國之士君臣之義無所逃矣況如管仲
策名委質親北面而君之安得幸其未得入國而死乃
託於君臣之義未正而不死其難哉楊氏發明程子之

意善矣然不明言小白子糾長幼之序則亦略而失之
矣又以忽之死爲傷勇仲之不死爲從義而夫子與仲
之不死恐亦非聖人之意也夫子特以忽之功無足稱
而其死不爲過仲之不死未害義而其功有足褒爾固
非予仲之生而貶忽之死也曰九之爲糾何也曰春秋
傳展喜犒師之詞云糾而糾合宗族之類若此者亦甚
衆也說者不考其然乃直以爲九會諸侯至數桓公之
會不止於九則又因不以兵車之文而爲之說曰衣裳
之會九爾其餘則兵車之會也自公穀以來皆爲是說
亦可謂鑿之甚矣
或問下九章之說曰范氏以文爲仁之著文固仁之著也
然以人之所難曉而釋其善說經者呂氏得之爲多而

其所謂文者必以物相雜爲披則過矣侯氏亦然謝氏所謂無媢疾上人之心楊氏所謂有禮意皆溢乎本文之意殊不知聖人之於文子特取其惟賢是舉而無今昔貴賤之嫌所謂文者正以其倫理明順粲然而可觀耳

或問二十一章之說曰程子范氏三說意亦皆善然以文義考之則當曰其言之不怍可謂難矣然後其說可通今以則爲之也難繼之則其意或不出於此也謝氏之說恐亦未然蓋本文之意言之爲言正指一事乃其口所謂善而力不能爲者爾今以所言而不怍者爲不善之事而爲之者乃指爲道而言則失之矣楊氏最爲得之但既以不掩釋爲之之義則不必復出之爲也三字衍

而濟之則文意明矣尹氏亦善特所謂未必能爲者辭若大簡爾

或問請討陳恒之說曰程子至矣楊氏推明其說亦有助焉至謝氏以爲孔子欲以魯伯諸侯而仗大義以卜天意則非聖人之心矣曰當是之時魯之兵柄分屬三家哀公雖欲從夫子之言然不告三子則兵不可出而孔子之意乃不欲往告何哉曰哀公誠能聽孔子以討齊亂則亦召夫三子而以大義詔之耳理明義正雖或不從而孰敢違之哉今無成命而反使孔子往而告之則是可否之權決於三子而不決於公也況魯之三家即齊之陳氏其不欲討之必矣是則不惟名義之不正而事亦豈可得而成哉然夫子以君命之重也故不得已

而一往爲尚冀其萬一之或從也而三子果以爲不可則復正言之以明從違在彼雖不敢必而君臣大倫所繫之重雖欲不告而不敢以已其所以警夫三子者亦深矣曰程子以左氏所記以魯之衆加齊之半爲非夫子之言然則夫子之戰將不復較其力之強弱而獨以大義驅之耶曰程子之言固有是矣然其所謂必有處置謀而後行者則亦非不量力而浪戰也但其意以爲夫子之告魯君又當明君臣之大義以見弑逆之大惡天下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在鄰國而可以不討之乎而其爲討則必請其君以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舉天下之兵以誅之也以天下之兵討天下之賊彼雖衆強亦將奚以爲哉固不當區區獨較齊魯之強弱而以天

下之公義爲一國之私也左氏所記蓋當世傳聞之謬以衆人之腹爲聖人之心者而程氏門人記其師說又不能盡其意之曲折所以啓讀者之疑耳曰程子以爲必告之天子楊氏發明其意且以孟子所謂天子討而不伐爲證而胡氏乃有先發後聞之說其相反若是何耶曰孟子之言謂三不朝而六師移之之等耳胡氏乃特爲弑逆而言考之春秋先王之時疑必自有此法凡弑君者人人得而討之如漢所謂天下共誅之者晉李毅告王濬以爲弑君之賊爲惡尤大當不拘常制者則以當世本無此法而言爾然事非一槩告與不告又在乎時義之如何使其地近於天子而可以告也其事之未至乎迫遽而得以告也其力之不足以敵而不得不

告也則告之而俟命以行其則或不俟命而遂行皆可也使其地之相去也遠其事機之來也不可以少緩而吾之力又自足以制之而乃區區焉循請命之小節忘弒逆之大罪使彼得以植其根固其黨或遂奔逸而不可以復得則任其事者亦無以免乎春秋之責矣夫以魯之弱而欲討齊其請於天子理勢則有當然者但楊氏以討之一字而決其必請命焉則亦大拘滯矣

或問二十二章之說曰范楊得之但范說不欺故必犯者為小戾耳張敬夫之說亦善張敬夫曰盡義而不與犯親而納之事君之義大要書是實然勿欺其本也勿欺矣則忠信之先矣不得已有時以犯之則有以盡其忠信有所不足則於事君之道為未盡而從以犯也耳事存有味愛內更者饗以其善之難一遠之實告為歎也以可為之職鑑其果於從故告之以少徵焉耳尹氏之說以犯為主蓋謂事君雖能犯然後足以盡其忠誠而無所欺於本文之意雖若小異然亦可以為世之雖無邪心而唯知苟且順從以隋於欺君者之戒頗其辭不足以達之讀者所當深考也

或問二十四章之說曰程張呂楊得之范氏上達入於上智以下亦善而前所謂喻利喻義者與謝尹氏皆失其旨矣

或問為己為人之別曰程子之解約而盡矣范呂氏失之程子他說乃其議論之間借聖言以明己意非專為釋此文意發也蓋其一則因古今學者之異以明古今習俗之變非獨一事之不同非以古之仕如今之學今之學如古之仕也其二則因問者之失而姑答其大意云假此其所謂為人者之失其本旨也然其大意則固無

所病矣其三曰成物則固非為人之謂曰喪己則其為人也亦非謂其有濟人利物之心也謝氏大意亦善但所謂為人者乃正以成物而言則失之尹氏所謂為己可以及人者亦善而謂為人非務本之學則亦未免謝氏之失也楊氏蓋本程子成物喪己之說而推之但專以格物致知者為為己之學則未盡乎學之道而於為己之意尤無所發明云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蘧伯玉使者之言極有味學者所宜熟玩而深省焉者范楊謝尹氏得之胡氏說亦可觀也胡氏曰未嘗事遽乃伯玉之事而使者知一語伯玉克己日新之功諸見於外而使者亦可謂知德而能言者矣

或問二十七八章之旨同乎曰大旨雖同而語意所包有廣狹之異不在其位專指在官者而言不出其位則泛論其理以釋上文之言歟范氏於此得其旨矣楊氏一之其或有未察乎

或問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之說曰諸說皆善矣然以其文義觀之則當作恥其言之過其行乃與諸說意合如今之文則以其當為兩事也恥其言者常若有愧而不及其行也過其行者常若勉强而使有餘於言也然亦未敢破舊說姑記以俟考焉耳

或問三十章之說曰范氏所謂責己勉人者當矣他說亦皆善但其曰獨立故不懼則非矣蓋獨立不懼之語亦如遯世無悶之云爾今曰獨立故不懼則將有曰遯世故無悶者矣其可乎然楊謝侯氏論夫子不居之意不

同似不必然而楊謝語亦有病蓋聖人所不居不必然
德之事其意但欲因責己以勉人耳達德者人人之所
同得聖人豈反爲是而不居哉三者雖備所造亦有淺
深如孔子所謂成人者有公綽之不欲則亦仁矣有卞
莊子之勇則亦不懼矣有臧武仲之智則亦不惑矣豈
可以其備此而遂謂聖人哉唯侯氏語近得之然以責
己勉人之說推之則又不必以此爲從不居耳楊氏謂
所自者道而仁智勇之名泯者其老佛之餘乎若如其
言則所謂道者爲一物而在三者之上矣夫豈有是哉
尹氏以自道爲夫子之事則在於文義亦有所不通也
或問方人之說曰諸說略同而呂謝尹氏得之范謝則疎
矣侯氏所謂作聰明者似亦大過蓋方人以窮理者未

必遽有是心也其術之流則或將有此弊耳楊氏說似
渾全者然夫子之云三人行必有我師正爲擇其善不
善而從違耳非漠然不加岐選別白而悉效其所爲也
或問三十二章諸說相類就爲最優而侯尹氏得其要矣
范氏亢實而有先鄰以上尤爲詳密但患不強其所不
能之患疑衍文耳張敬夫之說亦善我敬夫曰四端五典聖人不自假爲能盡其爲聖於學者其不能之患何自假乎而何所驅乎如是若有一毫患人不己知之心萌乎沖則其害甚矣
或問三十三章之說曰范氏逆詐億不信之說文意極疎
其所謂先覺之說則得之但爲告君之言故於本文之
意有不切耳逆詐億不信乃猜防疑險之意而以爲心
之僞亦非也呂氏逆詐億不信之說最爲得之其曰端
乎事幾之先者亦善但以爲豈容人之見欺而不使詐
與不信加乎己則失之矣君子之先覺也亦燭理之明
自然而覺如謝氏之說耳若如呂氏之云則與逆詐億
不信者亦奚遠哉楊氏之說雖亦尤備但必以至誠前
知爲言則亦必於抑亢之過也夫不逆不億者誠也先
覺者知也二者並行而不相悖焉其必一歸於誠而
匪其知之名哉且至誠前知中庸自誠而言耳至於此
文則何不爲至誠發也蓋言人不當預設猜防但又不
可爲人偏於聽而失之若如其說其以抑字更端亦可
見其非事也與子於集註雖錄是說而私以呂氏燭乎
幾先之語易其所謂至誠前知者又易見欺爲見罔亦
抵夫子答宰我井有仁焉之語讀者詳之可也侯氏引

侯氏爲說尤所未安蓋未審乎知亦之爲用耳尹氏章
首二句亦未曉然恐其文義有未通也而所謂情僞幾
微無所逃其明則優於諸說耳
或問范尹疾固之說於微生畝無譏焉無乃厚乎曰是欲
故爲厚而不察乎其問答辭意之不相直也夫微生固
自以其隱遁忘世爲高謂夫子之委曲憂時爲佞是以
夫子即其意而反之使知其所謂高者是乃所謂固而
已爾若如范尹之說則夫子之對於微生之問爲何所
當哉
或問三十五章之說曰諸說皆善而尹氏尤爲精約謝氏
次之若范呂氏以才受乎天德繫乎習則不可謂之知
德矣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德也固已根於其性之所

有待人不能皆生知而安行故賴學以成之耳非因學而後有也豈可以其專繫乎習而不受乎天哉若以氣稟而言則才之與德皆有自然勉強之差又不得專以才爲天賦德爲人爲也司馬公論智伯以金與竹爲才以鎔範矯揉爲德其失正與此同至於蘇氏之書又以才難強而德易勉其失之甚不啻如此而其流遂至於貴才而賤德則其失益甚而其爲天下後世之禍也益熾矣侯氏所謂才奚與焉者則加甚焉其所謂驥者亦奚以異於駑駘哉聖人之意特以驥雖有力而所稱者則以其德而不以其力耳若君子則非無用於才也周公之多才多藝夫子之多能鄙事豈非才乎特所以爲周公孔子者則不以才稱而德稱耳

或問以德報怨亦可謂忠且厚矣而夫子不之許何哉曰是亦私意之所爲而非天理之正也夫有怨有德人情之所不能忘而所以報之各有所當亦天理之不能已也顧德有大小皆所當報而怨則有公私曲直之不同故聖人之教使人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以直云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當則止一視夫理之當然而不爲已之私意所罔耳是則雖曰報怨而豈害其爲公平忠厚哉然而聖人終不使人忘怨而沒其報復之名者亦以見夫君父之讎有不得不報者而伸夫忠臣孝子之心耳若或人之言則以報怨爲薄而必矯焉以避其名故於其所怨而反報之以德是則誠若忠且厚矣而於其所德又將何以報之耶若等而上之亟

欲務致其厚則以德之上無復可加若但如所以報怨者而已則是所以報德者僅適其平而所以報怨者反厚於德且雖君父之讎亦將有時而忘之也是豈不亦逆人情悖天理之甚也哉或曰然則君父之讎亦有當報不當報之別乎曰周禮有之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此不當報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當報者也當報而報不當報而止是即所謂直也周公之法孔子之言若合符節於此可以見聖人之心矣曰然則諸說孰爲得之曰是其大旨則皆善矣謝氏剖判尤爲明白但不言其人之當誅而曰誅之亦可蓋言有所略而未備其所謂無怨所謂心不在怨者則又小過於聖人之言而楊氏所謂曲在其中者則辭亦大

緩而不切矣至於侯氏不校之云又與聖人之意有大相反者程子之論不校亦正不如此也尹氏之說似矣然又決於情而不要諸理亦未足以盡聖人之意也曰然則楊氏所謂小加委曲如庾公之斯者如何曰此意善矣而亦有所不當也蓋天下之事有公義有私恩二者當相得焉則盡其道而不爲私可也不幸而或至於相妨則權重輕而處之使公義行於上而私恩伸於下然後可耳若小加委曲而害夫天下之公焉則亦君子之所不敢爲也

或問不怨不尤下學上達何以人莫之知而天獨知之也曰其不怨不尤也則不責之人而責之已其下學人事也則又不求之遠而求之近此固無與於人而不駭於

俗矣人亦何自而知之耶及其上達而與天爲一焉則
又有非人之所及知者而獨於天理之相關耳此所以
人莫之知而天獨知之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宜
深味之張子亦庶幾焉但文勢小倒耳范則疏矣呂氏
楊氏亦爲得之尹氏蓋祖張子之意謝氏則其過益甚
而與夫子之意正相反矣曰下學而上達者言始也下
學而卒之上達云爾今程子以爲下學人事便是上達
天理何耶曰學者學夫人事形而下者也而其事之理
則固天之理也形而上者也學是事而通其理即夫形
而下者而得其形而上者焉非達天理而何哉曰然則
謝氏以爲下學人理而上達天理者何如曰既曰理矣
則無天人之異不待其學於此而通於彼也

或問公伯寮學於孔門而所爲若是何也曰胡氏以爲寮
非孔子弟子特季氏之黨耳若遊於孔門則豈至於陷
其朋友哉曰子路非王佐之才家臣非卿相之任其爲
用捨無足言矣而孔子以道之興廢繫焉何也曰此隳三
都出藏甲之時也道之興廢於是乎在耳曰侯氏以
命爲天理何也曰命者天理流行賦於萬物之謂也然
其形而上者謂之理形而下者謂之氣自其理之體而
言之則元亨利貞之德具於一時而萬古不易自其氣
之運而言之則消息盈虛之變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
窮也萬物受命於天以生而得其理之體故仁義禮智
之德根於心而爲性其既生也則隨其氣之運故廢興
厚薄之變唯所遇而莫逃此章之所謂命蓋指氣之所

運爲言而侯氏以天理釋之則於二者之分亦不察矣
或問三十九章之說曰程伯子以事之大小言張子以人
之高下言二說之不同奈何曰以古聖賢之迹與隱時
之長考之則程子得之而張子又謂聖賢於此迹相似
而心不同則亦兼以其時與事言之而不專主於人之
優劣也但避世之士或志存大而不屑一國之事或
智識明達而灼見天下之幾微於事物之外以沒其身
而不悔此則僅能避地辟人之士猶戲有意於當世者
或有時而不能爲耳故程叔子所謂遠照而謝氏楊氏
又皆發明其說亦爲有理至於尹氏之論辟世以舉世不
見知爲說則是見棄於人無所自容而後去其辟之之
權初不在我而窮迫不得已之意反甚於避地之人矣

豈其然哉
或問狄子作者七人之說如何曰是不可知姑存而徐考
之可也然以上下推之意其爲隱者而發之意爲多耳
或問四十一章之說曰晨門之言非知夫子者而范氏以
爲誠然則失之而諸說亦莫有明其不然者獨楊氏以
經不可爲言近爲得之乃不在以已意發明而必於援
引殊不知晨門所謂知其不可者將之不可而孔子所
謂無不可者也之無不可也以其字之同而不察其意
之異蓋不若胡氏之說之爲當也夫以夫子之聖雖極
亂之世苟荷用之則易危爲安轉禍爲福亦反覆手耳
豈知其有不可爲而冒昧以苟爲之哉范氏他語亦有
牴牾不合者如既以可不可爲在天又曰天未嘗遺天

下其亦踈矣

或問荷蕢之說曰諸說之意皆善但程子謝氏楊氏果哉末之難矣之說范氏斯已而已之說呂氏末之難矣之說范氏尹氏果哉之說於文義為未安楊氏又若以聖人為無心者則流於老佛之意而以聖之將當其可為言於此章之意亦無所當矣其論晨門荷蕢之優劣則近得之

或問諒陰之說曰孔氏曰諒信也陰默也鄭氏釋之曰信謂信任冢宰胡氏釋之曰謂其信能默而不言也二家皆用孔訓而為說不同鄭氏於禮記又讀作梁闇言居倚廬大抵古者天子居喪之名如此其義則今古言殊不可曉矣曰諸說如何曰范氏得之楊侯之說相似皆非子張所疑之意然侯氏猶優耳曰尹氏之無說何也曰是或有闕文焉不然則有所諱避於君前不得免乎君子之譏矣

或問四十五章之說曰諸說大意皆善而程子至矣范氏敬身之說非是所論堯舜猶病者意雖近是而語則疎矣謝氏以安人安百姓為擴而大之楊氏以為推而至於天下平然後為至尹氏以為推而及物皆若近是而實有可議者蓋所謂修己以敬者語雖至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舉積諸此子路不喻而少其言於是告以安人安百姓之說蓋言修己以敬而極其至則心平氣和靜虛動直而所施為無不自然各得其理是以其治之所及者羣黎百姓莫不各得其安也是皆本於修己以敬之一言然所謂敬者非若四端之善始然泉達而可擴由敬而安人安百姓非若由格物致知以至於正身及物有待夫節節推之也非若老老幼幼由己及物而待夫舉斯心以加彼也亦非謂其功效之自然及物者為然也然則夫子之言豈其略無大小遠近之差乎曰修己以敬[illegible]上下包舉遠近而統言之也安人安百姓則因子路之問而以其功效之及物者言也然曰安人則修己之餘而敬之至也安百姓則修己之極而安人之盡也是雖若有小大遠近之差然皆不離於修己以敬之一言而非有待於擴之而後大推之而後遠也曰程子所謂學至堯舜則自有堯舜之事何也曰是以為修己以安人而及於百姓必有政事之施

焉而夫子之言若此則疑若修己於此而徑可及人者皆舉其本而略其末以為施為之廣狹皆隨其根本之淺深而初無所待於外也曰呂氏之說不亦三子之類乎曰[illegible]本有內外之分也若曰進其所以安人安百姓者則失之矣但其語意不明終費辭說又所謂不言而信若不怒而威者亦化民之事而非安民之事非尹氏之說不以修己以敬為所當然之事乃止以施於人者以為言而後反之於己以求其本則尤非此章之意也諸說之外胡氏形容修己以敬之義亦為得之[illegible]如鬼神之在左右也是則持敬之道

或問四十六章之說曰程子詳矣張子安死賊生之說疑或未安范尹氏皆以爲壤非可言諭者故叩其脛而淺責之亦不然也禮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此蓋孔子自衛反魯之後曳杖而出而適見壤之夷俟也因數其失遂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使斂其足而不蹲耳豈其不可以言喻而反可倚杖之梃以毆之哉楊氏之說亦然蘇氏以爲聖人責人未有若是之怒者則失愈甚遠矣胡氏以爲原壤之喪母而歌也孔子爲弗聞者矣今乃責其夷俟何舍其重而責其輕也蓋數其母死而歌則壤當絕叩其箕踞之脛則壤猶爲故人耳盛德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其說亦善楊氏所謂自索以形骸之內不以禮樂經其心者則老莊之餘論也亦異乎程子之言矣曰然則程子何以知其非莊周之流也曰使其爲莊周之流則夫子必將以理聽之不但直數其罪而已也

或問卒章之說不從諸家何也曰若如諸家之說則孔子坐闕童子之踰僭而恬不之正豈聖人之心哉胡氏以爲抑而教之得其旨矣抑家語記叔仲會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璇年相比每孺子之（此句猶漢書所謂呂后見子事之）執筆記長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所謂闕黨童子豈即斯人也歟

論語或問卷之十四

論語或問卷之十五

朱熹著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或問靈公問陳而夫子遽行何也曰爲國以禮戰陳之事非人君所宜問也況靈公無道夫子固知之矣特以其禮際之善庶幾可與言者是以往來於衛爲日最久而所以啓告之者亦已詳矣乃於夫子之言一無所入至是而猶問陳焉則其志可知矣故對以未學而去之然不徒曰未學而已猶以俎豆之事告之則夫子之去蓋亦未有必然之意也使靈公於此有以發悟於心而改事焉則夫子之行孰謂其不可留哉故史記又云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則是

夫子之行又以禮際之不善而失不專於問陳一事也夫子既行而靈公卒衛國大亂俎豆之對其旨遠哉曰諸說如何曰尹氏得之范氏所引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亦前篇之失也謝氏之說亦非夫子去衛之意蓋以兵而言陳兵之末以治道而言則兵又治道之末也夫子去衛乃以其不問治國安民之事而問軍旅非以其不言戰而問兵之末也楊氏之說亦非是俎豆固有司之事然君子於禮亦未有舍俎豆而能行者況此又孔子之謙辭非以爲禮之本而以對夫軍旅之末也使靈公聞孔子之對而問禮焉則其本末無不舉矣豈必專以其藏於器者而下夫天下之至賾哉且賾雜亂也亦非惡與之義同窮二說孰是曰以文言之則舊說安以

理言之則程說勝然曰固有窮時而不若小人之濫則程子之意亦在其中矣曰以子路慍見言之則安知其不如程子之說以救子路之失乎曰固有窮時則不必慍也窮斯濫則不可慍也是亦不待必如程子之說而後可以救子路之失矣曾說如何曰范說意善而辭不精謝氏不欲以子路之慍為不能安貧而以惡上下之無變為言又謂知此則窮達不在我者皆失之過也楊侯氏皆以窮斯濫為夫子戒子路有以見聖人辭微之意然楊氏委曲詳盡侯氏切直簡當又各有所長也讀者宜深味之

或問二章之說曰聖人生知不待多學子貢以己觀夫子故以為亦多學也夫子以一貫告之此蹈聖人之事然

因已以告子貢使知夫學者雖不可以不多學然亦有所謂一以貫之然後為至耳蓋子貢之學固博矣然意其特於一事一物之中各有以知其理之當然而未能知夫萬理之為一而廓然無所不通也若是者雖有以知夫衆理之所在而泛然莫為之統其處事接物之間有以處其所嘗學者而於其所未嘗學者則不能有以通也故其聞一則止能知二非以億而言則亦不能以屢中而其不中者亦多矣聖人以此告之使之知所謂衆理者本一理也以是而貫通之則天下事物之多皆不外乎是而無不通矣〇子貢之聞是言也亦將何所致力而能一以貫之耶曰子貢之學至是其於衆理之萬殊者固已識知而洞曉矣其所欠者猶未知是數之

為一耳故夫子當其可告而告之使其聞之則亦脫然喻向者之萬殊為今日之一致而無疑耳豈容至是而復用力以求其所謂一而夫子亦嘗不待其可告而浪語之哉其於曾子亦以其隨事力行之已熟而告之使之知此所行無非一理而曾子以忠恕言之其所謂忠者則一也所謂恕者則一所以貫乎事物之間者也此章之指蓋亦如此而子貢未能有以明之然所謂一者則理而已其所以貫則是理之行乎事物之間而無不通者也其所指而言者雖或不同然豈有二致哉諸說皆[illegible]何皆有以博為病之意而侯氏為尤甚蓋既謂之聖人則不可以學言既曰窮理則不可謂何用多學也其語意之間自相牴牾蓋如此是蓋不察乎所謂一

者固所以該乎萬者無所謂萬者則其為一也亦將何以貫乎哉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正學者之事也楊氏之說則善矣然其引顏子之意為說不若但引孟子之言之為當也

或問知德者鮮之說曰史記以此連上章為一時之語然則以陳蔡之大夫子路之慍見子貢之疑於多學皆為未知德也與諸說惟范氏近之而其意似專指陳蔡之大夫也諸說多謂知德為自知其德而以食不知味為喻若是則曰知道可矣何知德之云乎且曰德則乃己之所得也豈有己既得之而反不知者哉侯氏所謂知德則知道者語尤倒置不知其所謂道德者如之何而別之也豈其陷於老子失道而後德之言而不自知也

卯

或問恭己之為聖人敬德之容何也曰純敬不已無事乎操修自外觀之見其恭己而已爾其無為而治之道何也曰若是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有不知其所以然者也諸說如何曰范氏以用人為說呂氏以體信達順與人為善為說楊氏以不失為說則皆善矣而夫子之言未及乎此也曰古帝王之為治蓋亦莫不然者夫子何獨於舜而稱之乎故詳味夫子之言則此章之說侯尹氏得之為多而謝氏說又見其所以獨言舜之意雖若與侯氏小異然合二說而觀之則知其時事心迹無一不然而足以見聖人之言蓋非偶然而發矣曰以書傳考之舜之為治朝覲巡狩封山濬川舉元凱誅四凶非無事也此其曰無為而治者何耶曰即書而考之則舜之所以為治之迹皆在攝政二十八載之間及其踐天子位則堯之所敬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已其後無他事也雖書之所記簡古稀闊然亦足以見當時之無事也曰若是則其治也乃時事之適然而非恭己之效也奈何曰因其時事之適然也而舜又恭己以臨之是以其治益以長久而不替也若後世之君當無事之時而不知聖人恭己之道則必怠惰放肆宴安鴆毒而其所謂無事者乃所以為禍亂多事之媒也

或問子張章說如何曰程子於此無所偏指而微發明其意或借其語以明學問之大然及不其說者多所謬誤如此章問答行字之意皆猶曰不行於妻子之行爾范

謝楊氏乃皆以為身不行道之行者非也范說道無往而不可所見無非道之云亦虛矣又曰使子張從外而入者尤非是夫忠信篤敬豈從外而入者哉獨其論子張之學外有餘而內不足者得之耳謝氏君為僂僂之說亦過之參倚之說與楊氏語雖不同而意實相似也若以為別有一物恍恍惚惚似有形象而往來乎心目之間蓋源於程子所謂所見何事者然本文之意不過若曰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爾程子亦姑欲以此發學者之疑而以何事言之則固未離乎忠信篤敬之間而其意初不若是之怪誕駭人也今曰忘之不可不存不可從出入乎老佛之間其曰正心誠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不下帶而道存者亦但為頃刻之間頓[illegible]精神捨斂念慮以博取其所謂似有形象者耳是亦出於近世異端之餘論豈大學孟子與此章之本意哉尹氏此諸說最為平實然拳拳服膺之說以言其所以至於見其參前倚衡者則可無以是為參前倚衡之事則不可蓋拳拳服膺者不忘乎忠信篤敬也參前倚衡則服膺之熟而自不能忘乎是耳抑夫子此言正欲發明忠信篤敬必積累久遠而後有成功非可以一朝一夕僥倖倉卒而責其效也其旨深矣

或問尸諫之說曰按家語衛靈公不用蘧伯玉而任彌子瑕史魚驟諫不從將卒命其子曰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吾死置尸牖下其子從之靈公弔而問之子以父言告公曰是寡人之過也遂命殯於客位而進伯玉退子

瑕此其說也諸說如何曰楊氏至矣然學者亦當知伯玉所以如此蓋其德性渾厚循理而行自然中節初非規規然務為緘默而預為可以卷懷之計也范氏大意得之謝氏所謂愛君者善矣然專以明哲保身為說則亦有所未盡也夫君子之出處一於義而已初非有計較利害之心也然一不中節而失於激訐之過則在已固為未合於義且雖曰愛君而反陷其君以殺臣之罪其所以不敢過於為直亦不專為保身計也侯氏謂史魚知直而不知權史魚之事於君臣之正亦或小失之非獨不知權而已也

或問七章之說曰諸說多善但范氏以失人為不得其所處義曰我所以處人者不得其所耳而語意不明讀者不能無疑也楊氏成德達材之分德之與材固有優劣然其中亦各有小大之差固不可專以德為上而可與言才為下而不可與言也此章之說謝氏庶幾得之但專以教人為言則亦大拘而於事理亦有所未盡耳

或問殺身成仁之說曰程子至矣尹氏亦為得之范氏雖不精密而亦寬博有味曰然則此章之旨其詳奈何曰仁者心之德而萬理具焉一有不合於理則心不能安而害其德矣順此理而不違則身雖可殺而此心之全此理之正浩然充塞天地之間夫孰得而亡之哉曰呂氏之說如何曰此其意以為德者吾身之所有殺其身則是不私至德也然而殺身以成仁則是雖若不私至德而乃所以私至德也其語亦大巧矣曰謝氏之說如何曰其曰仁人於死生無擇云者蓋以仁人惟仁之安而於死生不見其有苦樂之異當死則死非不得已而捨生以取義也然但曰死生無擇則似以仁人之於死生都無所擇而聽其自然耳如此則與釋氏之說無異而於聖人此章之旨亦相反矣又謂外物亦不足以間之者則亦有以心言仁而不兼於事之弊若如此言則老釋之學亦有外物不足以間之者而遂以彼為仁可乎哉曰志士仁人之分何也曰楊氏之說得之若侯氏遂以志士為仁人則非矣曰其謂殺身成仁義也非仁也奈何曰仁義體一而用殊故君子之於事有以仁決者有以義決者以仁決者此章之言是也以義決者孟子論欲有甚於生惡有甚於死是也蓋仁人不以所惡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

或問九章之說曰程子楊氏得之范氏由己由人之說疏矣彼仁賢雖外而所以友而事之者獨不由己乎哉所引中庸誠明明誠亦非是顏淵問夫子之語而請事焉固不得為自誠而明矣若舜之事則其本固誠而下兼衆善耳非自明而誠也呂氏以事賢友仁為達仁則是以已既有仁而達之非為仁之事也謝氏專以敬心生為仁而於觀感切磋之際皆有所略而不道恐未免乎容易輕率之病蓋其平日所以論仁者類如此非聖賢之本意也

或問商周之改正朔何以不如夏時之得其正也曰陽氣雖始於黃鍾而其月為建子然猶潛於地中而未有以

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於是叶風乃
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是爲生物之始
改歲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未有知其所由始
也至於商周始以征伐定有天下於是更其正朔定爲
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然以言乎
天則生物之功未著以言乎地則改歲之義不明而凡
四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此孔子所以考論三王
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曰周輅爲過侈何也曰大輅者
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爲用也賤矣運行震動任重致
遠其爲物也亦勞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則其爲費也廣
矣賤用而貴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廣
而又增費之則傷財周輅之所以爲過侈與曰周冕之

不爲侈奈何曰加之首則體嚴而用約舒其制則等辨
而分明此制冕所以雖文而不爲過也見商之制雖不
可考然意其必有未備者矣諸說如何曰程子張子至
矣范氏但以爲治天下致太平之事而不察乎夫子所
以損益之意則疏矣謝氏非仕顏子致戒於斯者特其
論是吾憂也之意楊氏以此爲亦從周之意者蓋以其
監二代言之說見第三篇矣若尹氏庶其不失程子之
意也歟

或問十一章之說曰范氏詳矣尤而二說皆以事之遠近
而言楊氏以地之遠近而言合而觀之則備矣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范氏之所推言者得之而其所謂自
克者不若楊氏所謂無慊心已足乎之說則楊氏不如
范氏之爲得也

或問十三章之說曰范楊俱得之謝說甚矣文仲之賢蓋
不至是也

或問十四章之說曰諸說皆善而范氏尤詳獨謝氏之意
若以爲責己之不及已而不以咎人者似非此章之指
蓋此章之云責者乃下責之責非咎責之責其意則猶
所謂責己重以周待人輕以約耳非爲横逆而發也若
以横逆言之則由無責人之理不應猶以薄責爲言矣
其以不能遠怨爲未知自反者亦不可曉夫子所謂躬
自厚而薄責於人者乃理之當然而遠怨者乃其效耳
非以自反而厚責於人以求遠怨也張氏之說亦善
[illegible]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范氏尹氏用舊說謝氏爲一說集注
又自爲說而其[illegible]蘇氏[illegible]惟謝氏乃莊生過而
不悔之論非聖人本意他亦知其孰是也讀者求之

或問十六章之說曰[illegible]將以講道義進德業也今
終日之間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
行險僥倖之機熟皆非所以存養善心而爲進[illegible]入德
之資也其自賢自任至於如此豈人得不爲之深憂哉
難矣哉有是其不入於道德而將陷於患害之域也
諸說之是非皆此決之可也曰子以是爲習而謝氏乃
自與習相似而不同之說何也曰以小慧爲習同可謂之
術也吾之所言字之不同也非謂小慧者則不本於
義理而發於計[illegible]也謝氏之所譏以其小者

而言之也然曰與智相似而實不同者亦非是所謂智
者固亦不能無大小之辨也曰范氏才智之說如何曰
察慧蓋謂以察為明者非此章之意也若曰才智則又
質之美而德之正者尹氏不察大小者之為病而欲併
是絕之其失遠矣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惟子謝氏得之楊氏尤密然於孫出
信成二句不主於義而主於禮雖其文勢相因有如此
者然亦當歸之於義文意始完備矣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程子范呂謝氏得之矣程子又嘗語
朱長文引此章之語而發明之其意尤切而精𢕃失之
今見文集學者可以考也范氏引名與以祭之謝氏引
列禦寇事則皆若有未安者

或問二十章楊氏之說不大巧乎曰雖巧而有益於學者
吾是以取之
或問二十一章之說曰范氏得之謝氏所謂不期於爭不
期於黨者語涉新奇無以知其意之所在恐其直謂不
欲其至於是耳若然則恐非聖言之本意也楊氏語意
亦疎蓋矜羣未必皆與人爭其所謂和蓋陰指乎和而
不同者言之而未有以別乎知和而和之和也其論古
人用字不同之說則得矣
或問二十二章之說曰諸說皆善而范氏尤詳
或問二十四章之說無所取於諸家何也曰諸說之於
此章其意則皆美矣然其始既不察乎毀譽之所以名
其卒又未知所謂斯民者為指今日之民也是以其為

說也類皆不得經文而直述己意使人讀之但見義理
紛然而有所迷而莫知其果[illegible]經文本意於何許也
故其是非[illegible]否之際若有不可得而曉者然熟察之則
於[illegible]之今為毀譽不在所指是以不得而取耳因然
[illegible]毀譽之說今聞[illegible]之又以衍復辯之流因舉
者其未嘗而求備之也[illegible]若[illegible]不著而過譽之也試云
者亦驗其實[illegible]而未見其[illegible]之辭也蓋聖人之心光
明正大稱[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於人之善惡稱之未
嘗少有過其實者然以欲人之善也故但有試而知其
賢則善雖未顯[illegible]道而與之[illegible]不欲人之惡也故惡之
未嘗[illegible]有以決知其不善而[illegible]未嘗遽詆之也此所
以言察而不及毀蓋非若後世所謂恥言人過而全無

黑白者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是則聖人之心
耳曰若有譽而無毀[illegible]聖人之心為有所倚矣曰有譽
無毀是乃[illegible]之意[illegible]之意[illegible]所謂與其殺不辜
寧失不經[illegible]有[illegible]功[illegible]惟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
惡短孔子[illegible]人之[illegible]惡[illegible]人之惡之意而仁包五常
元包四德之餘其[illegible]驗也[illegible]人之[illegible]雖至公至平無私
好惡然[illegible]意[illegible]不[illegible]不[illegible]是乃天[illegible]生物之心也若以
是為有倚而[illegible]然[illegible]揣者為[illegible]則恐其高[illegible]人於
[illegible]之[illegible]於中[illegible]之[illegible]矣曰斯民
之指為今日之[illegible]其[illegible]進論[illegible]之意
而以經文計其得失然後此意可得而言矣方注范游
氏皆以為[illegible]代之其賞善罰惡皆以直道如大丁之毀

學不私也此說善矣然如其說則經當云此三代之治民所以直道而行而不得如今之云也謝侯尹氏皆以爲三代之所與於人者以直道亦如夫子之爲但侯尹不指言其爲民而楊氏又自爲一說亦以民爲言但以毀譽者爲一人直道而行者爲一人耳此其說亦皆可通矣然細其說則經當云此三代之民所以直道而行而亦不得如今之云也凡此數說既不通矣則以愚文推之如伊川所謂此民是民皆指當日之民而言況今先言斯民而後言三代則是正指今日之民而上推三代以實之之辭也且以斯民對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則所謂斯民者乃三代之時則當行其直道之民又何疑哉此經旨隱微而衆說雜亂是以讀者不暇細讀而

詳考之耳或問漢贊引此文以明秦漢不易民而化之意亦頗得其文意者而諸儒皆有從說而何晏失之歟曰或者之二說如何曰是則近於古注范游之說但以民則通古今而言耳然其皆昧此前說者淵大旨者擇焉可也

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諸說之義皆有所未通楊氏蓋庶幾焉而范氏意謂夫子之見闕猶見以及今日史書之所闕者焉如三家讀河之類此意亦善但其下所謂闕以不信以下則又可疑恐不若從謝氏而闕之之爲得也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巧言亂德謝氏所論巧言爲他人之言者得之但以亂德爲疑於有德則與下文亂大謀者不類矣范謝氏以爲自爲巧言能亂己德是又務內而略外之失而又欲與下文小不忍者同科蓋不知彼言之巧而聽之則是我以巧言自亂其德與小不忍而自亂其大謀者無異矣且巧言之人何德之可亂而巧言之害又何止於亂德而已乎若以亂德而言則其所以亂之者又不獨巧言而已也尹氏以爲偏言可以成德則亂德者乃多言也非巧言也其說亦不通矣小不忍說謝楊以爲無果斷之才侯氏以爲無含弘之度兼此二說乃爲皆具意耳曰然則婦人之仁匹夫之勇強弱不同而皆爲不忍何也曰忍之爲義有所禁而不發焉婦人之仁不能忍其愛也匹夫之勇不能忍其暴也尹氏所謂忍性者蓋亦可以兼此矣

或問二十七章之說曰諸說皆同而楊侯尤善張敬夫又發明之義則益備 [illegible] 如自[illegible]之

或問二十八章之說曰張子之意微而顯矣大率人即道之所在道即所以爲人之理不可殊觀但人有知思則可以大其所有之理道無知爲則不能大其所託之人故謝說亦善但徇道不求道之云似非本文之意楊尹所引皆與此文不類而楊氏爲尤甚

或問二十九章之說曰諸說皆善然本文正意責不能改過者之辭今皆以爲說改則復於無過之說是雖若可以互相發明然一勸一懲意之向背則不同矣

或問三十一章之說曰楊尹之說得之范氏所謂餒存焉祿存焉者得之其曰未必得祿以下則於文勢辭[illegible]而不倫焉其所謂治本而不恤末者雖若得之然其所以為說者亦非也呂氏易憂貧以憂道者亦[illegible]然亦非本文之意謝氏能處貧之說亦非也君子之於貧賤自不足以動其心非以其來既不可知而將復有以處之然後不以為憂也尹氏以耕而謀食為學以進道之實而不以求祿為不謀食意亦善但文勢不甚平正此外則胡氏之說亦有所發明也胡氏曰聖人之教小以故小人以大人自得其[illegible]

或問三十二章之說曰程子備矣宜深玩之范呂氏亦為得之謝氏養仁之說則又重內而輕外賤物而貴我之意也楊氏相因之意甚善但動之不以禮以下有所未安若動之不以禮乃於化民成俗之具有未盡善者非特為民之不服而已大抵此章之意發明內外本末之序極為完備而其要以仁為重仁能守之則大本已立雖臨民不以莊動民不以禮亦其支節之小失耳然亦不可不自警省以求盡善而全其德也曰程子范氏皆以此章兼臨政處己而言何也曰知及仁守為學之事也莊蒞禮動為政之事也然為學者雖未及乎為政至於接物處事之際亦非莊蒞禮動不能也為政者雖不專於為學然非智識之明而持守之固則亦無以為臨政之地矣此章之旨說者固以兼言之也曰謝氏之間程子何以為未能體仁而不及乎他旨皆以當於禮乎

曰周氏所謂莊蒞者不知其為敬心之發而以為外設藩垣不若曾子之意而誤用其語所謂動之以禮者又不察其於此文之本旨而誤以動為己之作為也亦不但未知體仁而已然程子之不辨者蓋姑指其大失而未暇悉及其小疵也

或問三十三章之說曰程子至矣但其所引四十不動心者若可以明大受之意而於小知無所當疑或以孟子之不動心不及告子之早為言然亦未有以必其然也范氏大君子之道大以下得之但章首四句語意若不倫者其亦疎矣呂氏於文意尤不合蓋其本於經文可與不可之六字皆指於君子小人之身而言殊不知若皆主於觀者而言以為稱量斟酌之語則尤無可疑也謝氏以大受為受道固大受之一事然觀本文之意似不指此必以此而言則亦貴理而賤物之意也其他語意不明然細考之似以為君子之於道得其精而遺其粗故可大受而不可小知小人之於道滯其粗而不及其精故可小知而不可大受若果如此則亦誤矣蓋就其說而論其文義則不可小知者有所不通以其說而折諸義理則又安有得其精而決不可以兼其粗得其粗而決不可以求其精之理乎其以相馬之說為喻則吾已辨於序文矣楊氏合其大體之云亦非此章之意與范氏章首四句其失略同侯氏以君子所為衆人不識為不可小知似亦近之而文義亦有小不合者惟尹氏為[illegible]之然亦未知其所謂不可小知為如何

要不若范氏之說為明白而無疑耳此外吳氏張氏之
說亦善吳氏曰方舜之耕稼時視之猶人也一旦受堯天下若素有之於人有分職之間而其物可知者至委以國而未有不敢者張氏曰君子而小知則不當於用小人而大受則必敗於事此其為難賢使能之要也歟

或問三十四章之說曰甚矣此章之說以為仁與水火皆
民之所資以生者然有內外輕重之殊故仁之急有急
於水火者矣水火猶或害人而仁則未嘗害人蓋因民
之所急而反復其利害以深曉之蓋近於侯氏之說然
以今觀之曲折太多似傷巧密殆不若范氏之為得也
但其語雖簡今節而取之曰民之情以仁為難故畏
之甚於水火蓋其蹈水火而死者有之而畏仁實為
也故夫子言水火能害人而仁不傷人所以教民為仁

也如此則語簡而意明矣若程子之意則其論畏仁甚
於水火者猶范氏而以蹈仁而死為殺身成仁則可疑
矣蓋蹈仁者未必皆致死也殺身成仁其亦不幸而萬
有一焉耳况聖人之於不守仁之人而遽責之而必
死於仁乎其地位亦大遼闊矣謝氏與侯氏略同但以
水火能養人而亦能殺人仁能養人而未嘗殺人為甚
於水火則小異耳楊氏首句與侯氏同下二句與程子
同但其曰嗜利者小不同而又以蹈水火而不蹈仁為
喻利而不知害則是責民之蹈水火而不責其不蹈仁
也侯氏於此章之文義則同得之矣但死於仁是義也
非仁殺之也以下數語與說殺身成仁處相似所不可
曉蓋其意若曰殺身以成仁者非以仁致死也理在當

死必死然後為仁故君子不欲生以害仁而甘心赴死
以成其德非以為仁之故陷於死地乃不得已而就死
也然其辭有未達似欲為仁解紛歸咎於義之意則失
之矣

或問當仁不讓之說曰弟子之於師無事不讓而不敢先
者也至於以仁為己任則當自勉而勇為之不可以有
讓也蓋仁者己之所有而自為之非奪諸彼而先之也
何讓之有所謂不讓者則猶程子所謂不可將第一等
事讓與別人做者其事則所謂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
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者是已大抵此與上章皆勉人為
仁之辭上章為凡民都不知仁而憚於為之者發此章
為學者粗知仁之為美而不知勇於有為者發各有所

當云爾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范謝侯尹之說皆善然未
有發明夫子勉人勇於為仁之意者惟呂氏則固失之
楊氏又以為得之於己不容有讓高則高矣然未免乎
夸夫義理之為己私得而語其不可以分人也是亦非
聖人之本意矣且於不讓之文亦有所未合云

或問貞諒之別曰處義既精不期固而自固者貞也不擇
邪正惟知必信而不易者諒也貞信之別則程子得之
但所引孟子之言為未安若曰借彼之執以甚此之固
焉則可耳范尹之說亦善但范而以信為諒尹以諒當
信則為未密至於楊侯或以貞為正而不及於固或以
貞為固而不本於正亦皆失之謝氏非以正行之說似
若過高然亦不失本文之意但以解釋文義為不切耳

或問敬事後食之說曰夫子之意蓋曰敬於其事而後其求祿之心耳今諸說於敬其事之說皆得之而皆以為先敬其事而後可以受祿則失之試以范說考之集註則可見矣而謝氏之意又以為敬其事然後可以得祿則其病有甚焉者學者於此毫釐之間尤所當察也其為貧而仕之疑則張敬夫嘗論之亦可取也[illegible]楊氏又以庶官代天不可不敬為說亦不然但謂自當敬其事必為代天而後敬乎其曰[illegible]而不可諱者又因代天而述之曼以及此耳

或問有教無類之說曰諸說文義皆疎而侯氏尤不可曉惟范氏以人性為善者得之但以為有教之以惡者則非矣教之謂名本以修道化民為說謂導人於惡而可謂之教乎張敬夫說則謂其語矣然其於文義則不若范氏之為得也[illegible]

或問道不同之說曰張子兼上章而言是矣范亦得之楊侯之說失之矣[illegible]所處不同而未嘗不相為謀也蓋歸荀何矣則何害其為謀哉雖有如伯夷之於太公者然非如君子小人決無[illegible]之可相為謀者也

或問辭達之說曰范尹得之但范尹教人不傷繁宂云者非是若曰聖人之仁心於是可見則可矣謝氏不敢之說恐非所以告人誘人之說則張敬夫推之尤詳矣[illegible]之階席者慮其不見而或至於罹跌告之以在坐之人者恐其不知所為而抑鬱無聊也不專為不使至於有過而已然使不至於有過固亦在其中也

論語或問卷之十五

論語或問卷之十六

季氏第十六 凡十四章

朱熹 著

或問首章之說。曰：諸家之說皆隨文釋義，而未嘗考其事實，故其言若有無所當者。惟謝氏以為罪二子之將順以肥三家者得之，但虎兕逸出之譬未然。而蘇氏所推兩條，考之尤密。蘇氏曰上富與下貧則不均矣君臣離心則不和矣民不信其上則不安矣而無相通謂之均其以有寬謂之和上下相保謂之安又曰責策以蓋患之言芮渇門之季以吾考之定公五年思虫者與今氏內和于公也公伐殺相子不是而出奔季爾此者事氏之出哉有虎之戰非二子之非也定公五年孔子季以有也冉有十弗年二十有九氏蓋年十八而已人貧用季氏也之公十二年于公為季氏季襄公十冉求為季氏季昔見於春秋時伐氏臾非陽虎出奔之前其作争康子之世能哀公七年季康子俊狎以召氏宿故以遠人不服為不前来世十五年公孫宿以成懷故因鄉分崇難臣而不能守也公惠三隱之咎也。而或以蘇夫之說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但均無貧、安無傾、遠人不服等說亦為不然耳。蕭牆之禍亦本於言，非預知哀公以越伐魯之事也。曰：然則所謂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者奈何？曰：是時季氏據魯之半，而公室無尺地一民之勢，不均甚矣。昭時四分魯國季氏擇二而孟叔各有其一 不均則臣疑其君而以貧為憂矣。憂貧而求富不已，則君疑其臣而至於不和矣。不和則臣益自疑而常懼於衆少矣。憂寡而求衆愈甚，則君益疑之，而至於不安矣。以臣危君而不安至此，則雖欲長保其祭祀而無傾危之患，其可得哉？必也痛自貶損以復於諸侯千乘、大夫百乘之制，則均而不患於貧矣；君臣輯睦，則和而不患於寡矣；子孫長久世守職業，則安而不至於傾矣。此在當時蓋有

難顯言者，故夫子微辭以告之，語雖略而意則詳也。曰：然則諸說雖不當其事實，其得失亦有可論者乎？曰：范氏所謂至誠前知，與鬼神合其吉凶者，過矣。孔子之言乃據其事之已然者言之，豈前知之謂哉？其曰疑冉求教季氏者亦非也。求相季氏，而以其家事來問，此其與謀必矣，何疑之有？其引億不信者尤無謂也。呂氏之云乃為季氏畫策以傾魯者，其考之亦太不詳矣。且季氏臣也，魯公君也，等富若何而可等耶？若曰初不指是而為言，亦未知其若何而為等也。楊氏與以冉有之所以為之辭者，為季氏之本謀而不察乎夫子之所以辨而詰之也。侯氏器識窄狹之云，似以為季氏之慮不能及顓臾而但在蕭牆之內，其於文義愈疏闊矣。

或問二章之說。曰：世數之說，呂、謝、楊、尹得之，而呂、楊又兼理勢而言，亦尤完備。范氏以為天子十世失其天下，諸侯五世失其國，大夫[illegible]世失其家，則於文勢有所不通，而又於後章強牽其說以附合之，其亦誤矣。庶人不議之說，唯呂氏得之。范氏蓋有所避而迂其說，意則善矣，而非經之本旨也。楊氏之說過高而不實，尹說又蒙上句而為言，恐亦不必然也。呂謝尹說皆在後章

或問三章之說。曰：范氏之失，其大旨前已辨之矣，其世數之說亦非也。蓋共公室則政不及於大夫，將何之耶？蓋承於前諸侯五世而失其國之說，故併與此而失之耳。曰：蘇氏如何？蘇氏曰或謂用常皆何以不氏曰孔子仁言語其德而用其事者而何有其德雖湯武以萬伐用人子之事猶可若田常二簡雖不曰是然其所以自得者然欲非季氏之比也曰：不

然也孔子所謂常理也猶書之言惠廸吉從逆凶易之
言積善餘慶不善餘殃者也氣數舛戾則當然而不然
者多矣孰得而齊之但儒者之所守則亦知有常理而
已矣其成敗得失有非所計者是以雖世故反覆百千
萬變而在我者未嘗失其守也況田常三晉傳世亦皆
不過五六而胡氏又以後世篡奪之迹考之則如王莽
司馬懿高歡楊堅五胡十國南朝四姓五代八氏皆得
之非道或止其身或及其子孫遠不過四五傳而極矣
雖晉祚爲差永而史謂元帝牛姓猶呂政之紹嬴統也
以此論之則所謂常理者又未嘗不驗也天定勝人其
此之謂歟

或問下文之說曰張子尹氏得之胡說善矣然猶其論子

貢問仁之意也曰然則此章之旨其盡於集註之說而
已乎曰是亦釋其文之正意爾若推而言之則三者
之於人皆有觀摩切責之益焉皆有嚴憚敬畏之益焉
皆有興起警發之益焉不但如彼之所言而已也曰損
者之友其相反奈何曰便辟則無友善之誠矣善柔則
無同守之節矣便佞則無通貫之實也

或問樂節禮樂之說曰諸說皆以爲以禮節樂以樂節禮
而不使流離相勝其說美矣然以下文二句例推之則
此句未應遽乎如是之密也范氏以爲動必以禮樂爲
節雖與諸說不同然亦未免於大重而文勢又不順亦
不能使人無疑也惟呂氏說爲近之而復有所未盡故
竊嘗以爲此但謂講明禮樂之制而審節之使其見非

不亂而已曰樂道人善之說奈何曰夫子之言以其有
益乎已也諸說皆以益於人言之失其旨矣惟呂氏爲
小異然亦非經之本意也曰然則三者之爲益何也曰
君子之於禮樂也講明不置則存之熟是非不謬則守
之正存之熟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有
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與夫道人善而悅慕興起之意
新多賢友而有滋長潤澤之助焉是三者而不已焉雖
欲不收其放心以進於善亦不可得矣其爲益豈不大
哉損者之樂則其反於是矣曰然則其相反奈何曰驕
樂則不敬不和矣佚遊則棄人之善矣宴樂則淫褻勝
已也

或問三愆之說曰范氏之說善矣然各有所偏據而用之

可也不然則或無以節乎內或無以齊乎外而不免於
愆矣呂楊說爲之此章所戒以其理察不精而或蔽於
氣質之偏以失言語之節耳非有不忠諂人之意也未
見顏色而言亦失言耳未及其所謂失人者侯氏愆字
之義亦非是和謝過失之過同皆過也但便以過失之
過爲過不及之過則不可

或問三戒之說曰謝子善矣范氏亦爲得之但所引曾
子事其意有未盡者爾之血氣雖衰然其志節則未嘗
衰也故爲慮於大而不以天下私其不肖之子與常
人之衰而貪得者異矣若夫曾子之將死乎人不可以
變必舉扶而後能起則其血氣之衰亦甚矣但其言如
此則其志氣之不衰可知若但如其所言而已則是謂

舜不如曾子也而可乎呂謝尹說亦善但老而戒得之說呂不如楊而楊氏至大至剛以下則務爲過高而非此章之意也侯氏所謂制事制心終日兢兢者是乃所以爲戒也非成德也無終日之間違仁者成德也非戒也乃反置之其亦不精之甚矣

或問三畏之說曰程子至矣其次尹氏得之然大人聖言亦天命之所當畏也但說語意皆疏如天命之說范謝以爲天賦所當之分者皆是呂氏吾命之云似亦未當蓋專之在我則謂之性而不曰命矣大人之說范呂以位言謝楊以德言皆失之偏合之而後備耳凡此數者 下有闕文

或問氣質之說曰程子言之已詳亦具於後篇矣曰其所以有是四等者何也曰人之生也氣質之稟清明純粹絕無昏濁則於天地之性無所間隔而凡義理之當然有不待學而了然於胸中者所謂生而知之聖人也其不及此者則以昏明清濁正偏純駁之多少勝負爲差其或得於清明純粹而不能無少查滓者則雖未免乎小有間隔而其間易達其礙易通故於其所未通者必知學以通之而其學也則亦無不達矣所謂學而知之大賢也或得於昏濁偏駁之多而不能無少清明純粹者則必其窒塞不通然後知學其學又未必無不通也所謂困而學之衆人也至於昏濁偏駁又甚而無復少有清明純粹之氣則雖有不通而懵然莫覺以爲當然終不知學以求其通也此則下民而已矣曰諸說如何

曰范氏之說亦善此與中庸本文之意雖非專爲勸戒而發然其語意上下之勢似亦有此理者謝氏所謂人皆有聖質者亦非也若以資質而論則此章正論其所稟之不齊而非謂其皆有聖質若以性之理而言則此章乃論其不齊之質而非論其一原之性也又謂聖愚之分特在念不念破不破于夫生而知之者豈其氣稟初不異於衆人特以念與破而得爲聖人耶又謂困而學者勉強以求復其初大學者固求以復其初也然以上文考之所知者始爲知此義理而已未遽及乎復其初之事也不止於疏而已也

或問九思曰不是雜然而思當這一件上思這一件 下有闕文

或問人當隨事而思若無事而思則是妄想曰若閑時不思量義理則歸於何處思已無及若只塊然守自家箇軀殼直至有事方思閑時都莫思量這却甚易只守此一句足矣聖人說千千萬萬在這裏何[illegible]雖先理會知得了方做得行得何故中庸却不先說篤行之却先說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大學何故不先便說正心誠意却先說致知是如何又曰九思固各專其一然隨其所當思而思焉則亦足然而無紛擾苟能以敬義爲主戒懼謹獨而無頃刻之失然後爲能隨其所當思而思之矣 此下有闕文 亦善

[illegible]

或問陳亢之問曰程子與尹氏得之范氏以爲興於詩故可

以言者於文義殊不切而其他說則善謝氏詩禮之說各得其一偏若曰學詩則心氣平而事理明學禮則德性成而分守定則本末兼舉無所遺矣蘇氏之說亦善蘇氏曰不學詩而言則其言者直情徑[illegible]義之文也侯氏之說患所聞於師者近之但不如是之放肆而慢者耳蓋曰陳亢實以私己之心期孔子故有此問及其聞伯魚之說而又以孔子爲遠其子則以其私意之不忍而以爲聖人故推其子而遠之也殊不知聖人雖嘗有是心哉但其教人之法不過如此而自世人之私厚其子者觀之則亦可以有警云爾此說與侯說有相近者然其氣象則不同矣

或問卒章之說曰此當如吳氏說諸家皆以正名爲言過矣當時邦君之妻稱號未嘗不正唯侯氏妄引之說爲近之然又安知此必爲孔子之言耶

論語或問卷之十六

論語或問卷之十七

朱熹著

陽貨第十七凡二十六章

或問首章之說曰程子尹氏以爲夫子孫辭遜禍謝楊氏以爲非苟然從而無所詘若是不同何也曰觀夫子所以告欲仕與夫謂其懷寶迷邦之語則聖人之自言未嘗不正其理而時措之宜於告陽貨則隨其所問應答如響而各有明之意則亦見陽貨之非而不足告而姑從辭以答之然亦其實則亦無非義理之正與其心中之實然者則是亦未嘗詘也四家之說各以其一意明之雖若有異以實則無不同也曰范尹氏皆以夫子之不絕陽貨也謂予曰是蓋本程子之說程子之說不見於他書而獨載於范氏之說豈其所親聞而識之與然詳范尹聖人之不避陽貨而發則可尹氏乃以夫子本無絕貨之意而貨疑其如此然則欲見而不見往拜而闕亡又何爲哉曰他說如何曰楊氏以不避陽貨爲決知所以得亡者然聖人能此意而亦不必如此然也彼知其曰子也然其辭渾綿之語則當從侯氏以爲將仕爲仕在我者亦非苟與人言而及已也無不曰吾者何獨此爲稽在我耶此外則胡氏之說善矣胡氏曰[illegible]

或問二章之說曰所謂氣質之性者何也曰張子有言形而

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蓋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然所謂氣質者有偏正純駁昏明厚薄之不一齊故性之在是者其為品亦不一所謂氣質之性者也告子所謂生之謂性程子所謂生質之性所稟之性所謂才者皆謂是也然其本然之理則純粹至善而已所謂天地之性者也孟子所謂性善程子所謂性之本所謂極本窮原之性皆謂此者也若夫子此章論性而以相近而言則固指其氣質而言之矣故程子以來為說如此呂氏蓋補其說而語意有不完者若范尹則失之矣夫既曰善至矣而又何以相近言也謝氏說在後語

意亦放此曰然則夫子不言性之本何也曰於易大傳詳矣曰其習而相遠何也曰自其常者而言之則性之善者習於善而日進乎高明性之惡者習於惡而日流乎汙下自其變者而言之則性之善者或習於惡而失其善性之惡者或習於善而失其惡也凡此四者始皆相近而終則遠矣

或問三章之說曰程子備矣曰然則上知下愚之品不同如此則可謂相近耶曰其品固相絕矣然其為性之初則亦未嘗不相近也但就其相近之中又自有遠近之殊而此為其遠爾曰其不移也則終不以習而有所變耶曰其習於善而日進乎高明習於惡而日流乎汙下者固皆亦有之但善者不習於惡而失其善惡者不習於善而失其惡耳曰然則終不可移也耶曰以聖人之言觀之則曰不移而已不曰不可移也以程子之言考之則曰以其不肯移而後不可移耳蓋聖人之言本皆以氣質之稟而言其品第未及乎不肯不可之辨也程子之言則以人責其不可移也而徐究其未然則以其稟賦甚異而不肯移非以其稟賦之異而不可移也若諸家之說張子范謝氏皆以為止限相遠而後不移蓋皆失之至尹氏以才分義兼而言則固同於程子之說然又曰非得於有生之初則又雜取謝氏之言而同乎張范之意矣二說不容相入不知其何以合之也曰游氏之說如何曰其論聖賢言性之不同可謂有探其本者是矣其曰何姑據人所見而言而以性習遠近惻隱之

心之類當之則非也性之相近以氣質之不同也惻隱之心性之感而發於情者也二者既不同矣然聖賢亦嘗姑舉人所見而指是為性故若曰道未始有名感於物而出則善之名立托於物而生則性之名立此則老佛之言而分道與善性為三物矣至於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者雖出於莊周之言然所謂儀則者猶有儒者之意也今引其言以論性而特遺之且獨以出作入息飢食渴飲者為言則是其所謂性者無復儀則而專用佛老作用是性之言為主矣是雖欲極其高妙而言而不知其所指以為性者反滯於精神魂魄之間也此近世言性之人誤學者不可以不辨且所謂托於物而生者是又以為先有是物而性托之以生如釋氏

受胎奪陰之說也所謂反身而誠者是以成性為人之所為也其說亦皆誤矣曰楊氏之說如何曰其大意則善矣然殊不發明所以不移之意而專以可移為言亦疏矣其一又曰從彥者其門人羅公仲素也所引天地之性人為貴者得之矣而楊氏所以告之者是以張子之言為未至特以其有益於學者而存之耳然與上文不可輕議之說不同恐記錄之或誤也

或問四章之說曰范尹氏得之但范氏所謂觀子游之對者恐無此意而尹氏以為夫子戲笑子游而不知其為戲也曰諸說如何曰禮樂之用通乎上下無小大之殊一身有一身之禮樂一家有一家之禮樂一邑有一邑之禮樂以至推之天下則有天下之禮樂亦隨其大小

而致其用焉耳不必其功大名顯而後施之也今呂氏以為孔子笑子游施小而效微為未當則是禮樂者尤不可用於修身齊家而必施之於天下然後為當也豈聖人之意哉又以辨之則反致不遜則無害而徒受以為戲則亦皆出於較計之私而非聖人動容周旋中禮之事也謝氏之失蓋亦類此而不至若此之甚但其曰好惡與人同若以孔子為惡子游之為者為不可曉而君子小人之云恐亦非夫意也楊氏又以莞爾為喜聞絃歌而以牛刀喻子游之才其意亦善但果如此則子游之對似今不得略夫子之言者其說亦不通矣

或問五章之說曰程子之說善矣但東閣當從舊說及張子說其贖未盡者蘇氏得之蘇氏曰孔子之不助畔人天下之所知也畔而召孔

子其志亦不在於惡矣故孔子因其有善心而收之使不自絕已非教之不能為東周亦明矣而用孔子則有可以為東周之道故子欲往[illegible]氏之失則張其有是自也[illegible]敬夫推之矣[illegible]尹氏辟咎之說然楊氏有之終非所以論孔子范氏忠信篤敬之說亦無已論之於第九篇矣

或問六章之說曰程子至矣然曰一物而仁道盡者似亦大快恐其說辭之或有病焉以恭為得求仁之大本則可以為知仁道則未可不傲亦謂不苟人耳范氏之說恐未然也又謂信則不疑人任其事亦非其旨尹子張未能守也故告之以五者尤非聖人成德無息之意也謝氏以行五者為所以為仁是但面遂以五者之效為

仁之發則亦大怠而無序矣至於楊氏之說則又子貢博施濟衆之論也[illegible]有堪環堵之室而足迹未嘗出於鄉閭者則又若何而得仁乎侯氏以五者為仁之屬則有非其類者若曰以包四者而言則又豈止於此五者耶侯氏又以為聖人之仁則失之益甚此夫子所以告子張者豈聖人之事哉其好為高說而不顧文理類如此

或問七章之說曰程子之說善矣但繫瓜不食之義恐未安而張子以跡之說則已論於第五篇矣楊說亦作其論子路避其所問之說為尤其尹氏則謂說而所謂不絕人者尤有程子所未發也張子說於文義事理皆所未安范氏歸[illegible]其身之六非所以語聖人張敬夫推

明楊氏之說其意亦善張敬夫曰子路蓋不悅公山之召矣及此而復有言者則以中蓋所謂聖人之言而自反終不能安故問以辨之而不遽從亦可謂善學矣然其不說者蓋以己觀聖人而未知以聖人觀聖人耳

或問八章之說曰程子至矣范楊侯氏皆以為真有六德而不知學故不免於蔽以程子之言觀之其失可見謝氏以六者似是而非故有蔽則與范侯說正相反矣而亦非也蓋本其好之之心非好夫六者之偏也但以其不學故不免於有蔽而陷於似是而非之域耳今曰似是而非故有蔽則是所謂蔽者又在於愚亂賊絞蕩狂之外也且所謂好者則猶為得之

或問九章之說曰可以興諸說皆得而程子謝氏尤善可以觀則諸說皆未安夫子之意蓋謂詩之所言有四方之風天下之事今古治亂得失之變以至人情物態之微皆可考而知也而張子以為觀衆人之志范氏以為觀衆人之情呂氏以為察事變楊氏以為比物象類有以該天下之賾皆各得其一偏而謝尹氏以為無所底滯而閱理自明則是所以可觀者不在於詩而在於學詩之人明理之後也其失遠矣可以羣可以怨諸說皆得之而呂氏疏矣事父事君之說范氏亦疏忠孝兩人道之大然詩豈獨為是而已哉呂氏之意則善然詩於君臣父子之際亦不但如此而已也謝楊尹說則大無發明而亦未有過於何之說則張子呂氏得之程子楊氏之說似已過而詳本文之意恐未及是也

或問二南何以[illegible]言之首篇也曰周南之詩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召南之詩言諸侯之國夫人大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之事蓋文王治岐而化行於江漢之域自北而南故其樂章以南名之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教天下後世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之道蓋詩之正風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叔子之意善矣但不然以下辭若有所不足疑記者之失之也以尹氏所謂欲身修而家齊苟不為周南召南則猶面牆而立者足之則其義備矣若程伯子則言節而呂氏寬皆未有見其端的至張子所謂為二南之事者則似過之惟其以是為說是以其所謂正牆面者不以為不明乎治家之道而以為不通乎治國之事者也其說蹇滯而所以為說者反疏矣呂氏之說意亦同此謝氏以乎禮義之說未足以語

二南其曰盡性至命之事則亦過之蓋盡性至命之事固不外此但言之之序則未當遽及此耳豈亦忽二南之近小而欲夸其言以至於此然後厭於心歟然則與聖人此章之意正相反矣楊氏以不得其門而入為言亦借用他語之過此章正為不能明之於內以達乎外者發反欲其自外而入哉此其意出而喜入之意與前所謂好高而忽下者大略相似恐習於老佛之餘弊也

或問禮樂之說曰程子之言至矣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者正謂此也詳味而深體之則於禮樂之本其庶幾乎曰范尹之言禮也以敬其實乎程子者何也曰程子以禮言禮之體也二氏以人言禮之用也二說雖殊而各有

所指但此章之旨則當以程子之說為當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范尹之說同謝氏自為一說合而觀之其意乃盡楊氏似范氏而小不同侯氏說賊害者非是
或問十三章之說曰范氏得之而蘇氏之說亦當[illegible]可與行為不中鄉原之病也呂謝各為一說與衆說異然皆非是
或問十四章之說曰諸說文義皆不明今詳其意范楊尤不可曉其當[illegible]之而論其[illegible]尹氏似以為有德者之

所不取謝氏侯氏似以為自棄其德二者未知其孰是然以文勢及上章德字之例觀之則尹氏勝以上下句相承而以上章賊字之例推之則謝侯說似得之而有未盡也蓋以其事言之則固為棄其德矣然不曰棄夫德而曰德之棄蓋德之所以見棄猶鄉原之賊夫德而以為德之賊也若如尹氏之說謂其為有德者之所棄則上章德之賊者亦當為有德者之所賊可乎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范侯尹氏得之而蘇氏亦足以驗其事實[illegible]但患得之文義自通不必增字大家語亦作患不得之恐或他論之文耳呂氏以為慎於任事故患得洪氏以為患其得之而不能當亦皆疏矣彼鄙夫者亦志於得而已矣豈憚於任事而患其不能當耶楊說無病而語意疏略既曰無所不至則又豈但不能盡忠而已哉
或問十六章之說曰尹氏得之為多范氏矜字之義得之而謂狂者以進取而肆則不切以此者為其性則與中庸之所謂者不協矣謝氏矜愚之說則肆之而以狂為過中則亦泥而不切蓋狷固過中然行之過中者不止於狂也若以循而過中則何與於肆哉又以蕩為自大則[illegible]之而中亦無以異矣楊氏不釋肆字之義而因蕩字以見之於理何有所不足至於廉字之說則尤支離夫人抵肆廉直三字皆其美恐二意如廉者則有分辨而失於峭刻可至於廉而不劌則是大賢以上全德

之事豈之所以為教學者之所以取人不是過也今以不見也物為廉則不取其有潔之意而大貶又以不劌者當之則又不見其峭刻之病而大褒進退無所據矣愚字之義亦以其直者本但為不達事理而不為姦欺耳不見其可疏而為也今其為詐亦但其疾之不美耳所謂愚者初非下愚之愚也安得遽以不移絕之哉此又牽於援引之失至於如此而不自知耳侯氏肆蕩矜字之義得之將其所謂與矜為不者為本[illegible]而於愚之而詐亦有未盡蓋以而為與直不[illegible]則不見其為疾以詐為而之反則不見其[illegible]於愚也愚而詐者豈若史氏所謂東侯假巧者歟
或問十八章之說曰范尹得之而未盡謝氏覆邦之說鑿

矣楊氏則尤不可曉也蓋凡物之類有邪有正邪之與
正不同而必相害此必然之理也然其有然不同者雖
相害而易見唯其實不同而名相似者則害而難知易
見之害眾人所能知而避之難知之害則非聖智不能
察也是如聖人於此二者決惡而必言之其亦戒遠矣
今楊氏乃於二者之中無故各分二等以為有不能為
害者有能為害者假於文義事理有所未協而又曰不
能為害者遠之可也必能為害然後聖人惡之夫既不
能為害矣乃又何以遠為哉若必其能為害者而後惡
之則吾恐後之有國家者將有自聽鄭聲親利口而曰
此未足以亂雅而覆邦也彼乃章首三句亦楊氏之失
而所謂似是而非者則得之惜乎其推之有未盡也游

謂是以悅人而易惑於鄭聲利口之害亦謂中於事情
矣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程子張子謝氏之言至矣學者宜熟
讀而深味之但張子後說非以正解此章之意而其語
亦小可疑也曰其曰山河大地之說何也曰釋氏之言
此多矣今不知其何指也以子文求之豈亦幻妄之云
乎范蜀公有言持國好閉目而坐想大地無寸土蓋佛
乎其以是為病矣其曰佛是會麻何也曰此亦假借之
辭以曉韓公若曰如此則其為知道而無事乎彼之虛
言非真以為知彼之所謂禪也其下章數句則疑其謂
文誤字而不可曉矣諸說如何曰范氏所謂有言則入
於二者蓋生之說也以為夫子未免於有言而方有意

於不言是亦不足以言聖人矣呂氏以為德孚於人故
不言而信者亦非夫子之意若如其說則是孔子以為
德孚於人而欲不言以信之也其陋已而遺大如此聖
人氣象其必不然矣楊氏以為子貢能言而理有言之
不能論者故夫子以是發之夫謂夫子固以是發子貢
者似矣然理之實形於事物之間而其論不必待於言
說之際蓋無不可論之理也聖人於此但以子貢專求
之於言語之間而不察諸踐履事為之實故言此以發
之以見夫言之所論者其實在此而非以為子貢能言
而於此有所不能論也故因子貢之未喻而復以四時
行百物生曉之夫天之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者特不
待言而理自著耳豈言不能論之謂耶且其所引以為

說者如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夫道至教聖人至德夫
豈言不能論之謂耶且必以為理有不可論者是亦老
佛之意耳夫既曰理矣則仁義禮智君臣父子之間無
不可言者特以為專求之言而不察其實則為不可而
其實則又有不待言而顯者耳夫豈以為日用彝倫之
外別有一物恍恍惚惚迥脫根塵而不可以言論耶必
由是說焉則失其文義而不可分釋遂則乖於天理而
流於異端不可以不察也尹氏謂聖人與天地同德
故以是發子貢亦非也夫聖人固與天地同德矣然非
自以為已與天地同德而欲以無言自大也此其為病
又有甚於呂氏者然恐其意不至如是之差特其辭有
未達而偶於此耳

或問二十章之說同其大旨則程子得之矣謝楊各有發明而皆有未盡者蓋禮際不善無所稽考難以指言而以為不足見者尤非所以言聖人之心也惟吳氏得之為多故今集註取其文而顛以謝楊之意足之蓋聖人之門求者不拒論非有故求有卻之如此其峻者而其事則不可知耳洪氏胡氏皆以為學士喪禮乃此後事聖人蓋不終絕之又與吳氏小異云

或問二十一章首家之說有謂宰我之問蓋閔禮家至親期斷之[illegible]故以質之夫子非自欲喪而欲短之也如何曰此者以宰我為聖人之徒不應問此而欲為之文其過也其意則忠且厚矣然三年之喪生於人心非由外至而禮家固亦已有加降之說矣設使宰我實問期斷之說而不能察其是非當其曲折則其愛親之薄亦可知矣[illegible]非自疑其喪然其情亦何以異耶曰又有以宰予為不察理不知仁而不知愛親之道者何乎曰是其意若曰予非不愛親也特不察理而不知其道也非不仁也特不知仁也是亦為之文其過之言耳然人之有三年之愛於父母蓋心之不能已者而非有難明之理也是其有焉則為仁次之則為不仁其間蓋不容髮而其存不存又不待於知之而後喻也亦係於吾心之如為如何耳宰我食稻衣錦自以為安則其無愛親之心可見而夫子所以斥之者亦明矣說者乃欲曲為之諱而不減其不仁不孝之罪是以其說徒為辭費而不足以掩其實也曰或謂宰我非不知短喪之為薄直以

有疑故不敢自隱於夫子只此無隱便是聖人作處如何曰言宰我之心雖薄而其不敢自隱者猶有聖門氣象可也謂之無隱而直以聖人作處許之則又溺於世俗矜情飾詐之私而不自知其言之過矣然此章正意在於問喪而喪之主於哀者又非自外而至今不論此而摘其旁支瑣細之說以為已死之人文不可贖之過亦何益哉曰或謂夫子之言女安則為之為不與人為偽者信乎曰是固無隱之說而又失之之甚也夫聖人固不與人為偽矣然不曰不肖苦塊而及之乎其曰安則為之者乃深責而痛絕之辭也豈使之真以為安而遂為之也哉苟如其言則聖人之所以垂世立教者初無一定之則直徇世俗情意之厚薄使人之自為禮而不慮夫家其亂也[illegible]其始也其引樂正子春之言則似矣而亦未察乎子孫之事乃其不用情而過於禮者故徊而思有以約之耳若宰予之情則又烏可用而遂知其喪也曰若以宰我之無所不薄為不仁如何曰是亦未如其所以為不仁之甚不待至於無所不薄然後為不仁也豈習於孝弟為仁之本之說而失之與然則當說何為得之曰范氏之說為有當於人心矣謝氏說恐詳省過中以上亦然洪氏所謂禮壞樂崩之意亦善[illegible]然亦有所未盡若禮樂無所不在豈固有喪之禮矣惟樂為無所用於喪者然當喪而不樂是乃樂之所以為樂也若當喪而未能除之錄哉作焉則其壞禮而崩樂也

益以甚矣然其言之失有不待言而喻者故夫子不之
答而直以不忍之端告之此章之通義則李氏之說尤
為有功[illegible]
[illegible]
由來也但其以惻隱悲念之說則於文義為未當耳推而
合於范謝說之意者使相表裏焉則此章之旨庶乎其
無所遺矣
或問二十二章之說曰李氏說得之諸說與以博奕為可
為則失之矣
或問二十三章之說曰程子范謝尹氏得之而尹氏為尤
善呂氏之意以君子為有德之稱則誤矣若以德言則

豈至於無義而為亂乎[illegible]舉兵諫世或有之然亦鮮矣
非聖人之通言也楊氏以君子為有德位之通稱而釋
二字之義甚為[illegible]蓋不以不肖治賢不以賢事不肖
凡在上者必其賢於所臨所治之人也故後世因以君
子為有德之稱蓋其義初不異但所施有不同者如此
章言君子者三其上二者以德言之也其對小人者則
皆以位言之耳其以守約對守義而言於孟子之文義
亦有所未安者劉氏之說亦非也為亂之名所包甚廣
非必皆後其君者之所為似亦牽於援據而至此耳
或問二十四章之說曰稱人之惡在己則[illegible]刻薄之
心於人則絕勸勉懲艾之意是以君子樂道人之善聞
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聞而口不可道也居下流
而訕上使人無尊君親上之意游氏遊作亂之漸蓋是以
君子[illegible]而言訕謗而尚[illegible]是非不非其大夫也胡氏
以下流為卑微之人上[illegible]於己者[illegible]然凡在己上者
而非言之則可欲以一說逆於其人則為失然此兩言
者皆亦以教子貢多言方人之失所謂材力強猛果
敢則其材力未必過人而胡亦以為皆也范氏之說於
此一節亦為得之但則疑矣其以果為訕尤害於理訕
之得名正以其不容於下而今乃以果耳謝氏訕上無
禮的是而非之說得之然謂勇敢其敢世俗則未務
乎其取名之善而用意之不殺耳楊氏之說則善矣侯
氏章首兩句甚善而其下文意若不相屬者若曰但衆
人或蔽於私而失惟聖賢則不失其所惡之正所謂推

仁者能惡人者也如此則得之矣者字蓋指人而言之
洪氏說以為在己之事故有二者之別以徼為伺察蓋
本洪氏之說古註以徼為抄蘇氏以徼為儌倖似皆若
不如洪氏之說
或問二十五章之小人何以知其為僕隸下人也曰若為
惡之小人則君子遠之惟恐不嚴怨亦非所恤矣諸家
說皆失其旨也
或問卒章之說曰此無甚義但其終也已耳氏似以已字
為重恐非文義侯氏之說尤疎惟楊氏說為庶幾耳謝
說亦未安無聞特無善可稱耳見惡則又有惡而可惡
焉亦不得為同矣

論語或問卷之十七

論語或問卷之十八

朱熹 撰

微子第十八 凡十一章

或問三子之行同於至誠惻怛則可見矣抑何以如其所處之各當其理耶曰按史記殷本紀宋世家所記此事先後皆不同惟殷紀以為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為奴紂所因者近是蓋微子帝乙元子當以先王宗祀為重義當去之又決知紂之不可諫也故遂去之而不以為嫌比干少師義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而不可已也故遂以諫死而不以為傷箕子見比干之死則知紂之不可諫且不忍復死以累其上也見微子之去則知己之不必去且不忍復去以背其君

也故佯狂為奴而不以為辱此可以見三仁之所當為易地皆然矣或以為箕子以大法九疇未傳而不敢死則其為說迂矣何謂之仁者以其皆無私而各當理也無私故得心之體而無違當理故得心之用而不失此其所以全心之德而謂之仁與曰然則史記三子之事與夫子之言先後不同何也曰史所書者事之實此所記者以事之類易為先後耳曰諸說如何曰范氏殊矣

三子之仁豈以是以有天下而名之耶呂謝意同而謝密矣但三子之於仁非但知之而已謝氏之論仁多如此蓋不可曉或其章首本有知字故其下文如此蓋謂論者言之如侯氏之云則可耳游氏所謂仁人之用心惟仁所在則從之不論所以者似非知仁之言蓋仁者

心之德有是心而不失其德則謂之仁人一時如此則

謂之仁也一事如此則一事之仁也其時與事雖有不同而所謂仁者則常在此而不在彼也蓋始出乎此而終合乎此耳若如游氏之言則是所謂仁人者與仁自為二物人常在此仁在彼而以人往從乎仁也其曰彼獨以是求仁焉則又甚矣彼夷齊皆亦曰不如是則無以得其心之所安而賊夫德耳豈曰仁在於彼而餓死以求之哉其論尊己之說則予於本章已辨之矣楊尹氏則皆得之而尹氏所謂當為者則當以予前說通之耳

或問柳下惠仕而屢黜黜而復仕至於三黜而又不去焉

何也曰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所以屢

黜而至於三也降志辱身援而止之而止雖袒裼裸裎於我側不以為浼所以黜而復仕既三黜遂不去也或曰惠知直道之必黜而不去然則其將枉道以事人乎曰不然也惠之意曰我但能直道事人則因不必去魯而適他國亦將以直道事人則亦不必去魯而適他國也其言泯然若無所指而和者之氣象如此而其意則自信其不能枉道而事人矣是以三黜之後雖不屑去然亦終其道不復仕故孔子以列之於逸民之目諸說尹氏得之謝說近其不恭之意亦善至適他邦以下則非柳下惠之意游氏以孔子無可無不可為近於和亦非也夫無可者近於清無不可者近於和是以孔子之於夷惠集其大成而時出之豈曰無可無不

可而反獨近於一偏之和歟蓋爲是說者其立心制行有近於柳下之風者故未察乎孔子之言而并以爲亦若惠之爲也其援彼證高但可無不可其失夫子之意亦已遠矣楊氏發明一篇之旨則善然亦有疑於衆合者侯氏和而介者善矣所謂介之說則不可曉豈放程子諸者之學而失之歟若曰和之實其庶幾乎其以降志辱身爲絕其流亦非也問之陋曰柳下惠之直道其自知甚審其自信甚篤而謂寓乎其不可拔者也若遂曠閒之未能自信乎其自守有不至於斯者歟蓋范尹之意同張敬夫曰其言若有而不二焉則亦幾於不恭矣此與謝氏意亦相發

或問三章之說曰程子尹氏得之矣范氏所論折衷之意

亦善楊氏以景公不能致敬有禮又不能行其言而孔子去則有合於孟子之云矣然以文意考之而參以程子尹氏之說則恐未安也夫季氏之事强僭逼天子所疾惡也又何必以見自處而責人之不我從也耶賜下說章

或問史記載孔子之去魯也有彼婦之口可以出走之歌今尹氏直以爲知魯之君相無致賢之心而去何耶曰齊人之謀固欲以是間孔子矣蓋欲以女子爲間於魯之君相使之先有以移其耳目蕩其心志遂乘間而進說以沮敗其所爲甚則或遂中以不測之禍而不虞孔子之覺之早去之速也然孔子之去之也亦以其無致賢之心知其不足與有爲耳而其禍之將至者則

固亦不外乎此也尹氏之言不及其他其有得於孔子之初心與聖人所以去衛之事亦得其旨

或問五章之說曰此無他說但侯氏似以鳳德之衰爲孔子之不見用以爲恐不如前說之當也

或問六章之說曰諸說皆善而范氏尤詳可謂復也但程子於子路以易之一句文義疑有未安蓋桀溺言天下皆亂夫子將誰與變易之故夫子稱之曰若天下有道則我無用與人變易矣是所謂易者乃指世人而言而所謂易者皆夫子所自言之意今曰誰可以易之又曰誰肯以夫子之道而己所爲皆不自夫子而言又曰如何變易之則又不見其言之爲何人也楊氏謂夫子爲引避人者而以其說不可同羣爲夫子自譬其不

避人之辭則失之矣子去魯適衛去衛適陳至於微服而過宋以避桓魋之難則固不免於避人矣然溺既以避世自處故譏孔子之不能避世而徒避人也然避人者特以違去就而未嘗遂與人絕若避世則遂與人絕直與鳥獸同羣矣夫子自謂鳥獸不可與同羣者乃所以譏其溺於避世而與人絕耳非以自解其不避人也

或問七章之說曰諸說皆善但范氏所謂名不足以累之者非是丈人之名偶不見於經耳何以知其不累於名而同隱之耶所謂扶世立教者亦非是大抵范氏所論聖人之事多如此已辨於前者之章矣謝氏以夏商之衰未有辟世之士但偶不見於聖人之經耳書傳所載

固多有之而此篇大旨亦初不在是也又以不知身世之有閒為聖人之無我恐亦未然所謂無我者但為無彼我之私耳特舉其以我為人而認人為我哉而楊氏論子路丈人處尤得其曲折也但說疎矣曰然則知道之不行矣而猶仕何也曰仕所以行義也義則有可不可焉合而從則道固不與於不行不合而去則道雖不行而從亦未嘗廢也是以君子雖知道之不行而未嘗不仕然亦未嘗枉己徇人而苟一時之安也由此觀之道義之未嘗相離也亦可見矣曰接輿以下數子尹氏以為皆素隱者而楊氏獨以丈人為求志而非素隱何也曰無德而隱無故而隱皆素隱也若楊氏之意則丈人者庶其免於無德之隱矣然其知子路之賢而止

之宿乃未嘗一言以及其所求之志也則又安得而遂夫尹氏之說哉

或問八章之意曰范謝尹氏得之吕氏中庸之說非是楊氏謂行相救之術於此章發之亦若其於孟子第十篇首章論之之詳而其所以為說者亦不若彼之詳且明也侯氏以夷齊為權於仁者與所謂求仁得仁者異矣其論無可無不可者則得之

或問何以知亞飯為侑食之官也曰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樂官自亞飯以下蓋凡三飯也諸說則張子謝氏得之張子以為此數人之去由樂正聲不用而放棄之則未知其為魯不能用正樂而棄賢耶抑以為魯樂既正而黜此人也如前之說則與張子不異如後之說則此篇所記皆衆賢遯世之士不必以樂官失職樂之散參於其間也其辭太簡無以考其歸趣是以論而闕之范氏以為記樂所由廢恐亦非此意又謂諫不用而去者亦非也此章之說人亦不能有所據但其說甚廣讀者取數焉今此說所指太偏不有以究其然耳楊氏以為著之以見周公之澤而遂其意於下章則又大偏而近於鑿矣

或問施之為弛何也曰陸氏釋文亦備而吳氏考閱亦五經文字亦作弛是則不得不當從也孔說已訓為易則漢本已作施而其如衛綰傳之施亦若耳（如音侈　音弋支反）此不可曉然作弛者於義爲得故程伯子以三句反復

而言恐其意或出此但其辭簡略未有以驗其必然耳至於呂氏則因那言之但不引一書為證宜其暗合也曰他說如何曰有以施為施與之施者言不私其親暱也然考之於經本見不私之文則疑於不適有無而慈然無恩者有以謂無失其為親者則似呂氏之說矣然其旨不分明則未知其果以何為說也有以施為施報往來之施者則人之所以害其親親之恩者其失在於望報而不在於施今不責其望報而徒曰不施恐文勢之輕重不同如此也是皆不考於釋文之過也又有謂施為施刑之施而引左傳晉施邢侯漢書成帝欲施諸舅之語為證以為孝之於書魯公氣象頗傷嚴急故周公以此四言者戒之其意美矣然施字之說則恐過

沒君子所以爲親親之道豈但當不殺之而已哉至於
四言之序則亦呂氏得之范氏以爲記錄之所由來者
恐亦未必有此意也

論語或問卷之十八

論語或問卷之十九

子張第十九 凡二十五章 朱熹 撰

或問首章之說曰諸說皆善而謝氏尤有力呂氏語意繁
複蓋不詳其文以爲止此非子張之意洪氏分別成
人與士之別以文義言其可已矣豈不降爲成人之下
乎章所謂可也者歟曰可之爲可則固然矣何也則其
語抑揚其可已矣則其抑揚此又有不同者讀者所當
辨也

或問弘之爲寬廣奈何曰此以人之量而言也蓋人之所
以體道者存乎德而其所以執德者存乎量量有大小
之不同故人之所以執德有弘而有不弘也夫總擧言

該衆理而不自以爲博兼有善其衆美而不自以爲得
知足以周萬物而於天下之事有不逆察才足以濟衆
務而於天下之事有不代爲恢恢乎其胸中常若有餘
地焉此非其量之大則其所以執德者孰能如是之寬
廣而不迫也然則何以處之而曾子所謂可以任天
下之重者非謂此耶其量之小者一善之得則先爲主
而若不可以有所容一事之當則若自負而若不可以
有所加小有知則必欲用其知小有才則必欲試其才
所謂亦已不必乎蓋如此雖其所守之固若不可奪然
亦安能有所存哉子張之言雖若與經文小戾然子張
以人言之矣爲言故以執德弘爲主程子以進學之序
爲言文以信道篤爲主也夫既非其資稟之本然而又

信之不篤則其所守何由積累充擴以至於弘哉范氏以爲發於剛毅而後能執德則執字之義反重於弘以有親賢然後能信道則於其先後淺深之序又有不得者謝氏云[illegible]心不[illegible]皆能爲近之但范氏所謂不足有[illegible]無爭於人之謂尹氏所謂物莫能勝則若有不切者然不然則私意纖巧之心生而是非利害得喪之[illegible]外至者足以奪其所守要熟復而玩之乃可見其意耳楊氏所謂大不足以有容侯氏所謂無所容亦語既約而又不若范氏之下文有可考者故未有以知其所以指意者或但爲容物之容乎容物固弘之事然於執德字無所當若以容字指其所執之德而言則與下句信道不篤者又不相類恐不得以是爲說也曰然則爲有亡

之說如何曰楊尹得之但言其人不足爲輕重耳其他則張子謝氏爲一說范氏侯氏爲一說似皆未得其旨也曰尹氏所謂一出一入者其於信道不篤不能爲有亡者則得之矣執德不弘則又何以言之耶曰其執德也不弘如前所云者則雖不出不入固守其所而亦無所係於有亡之數矣

或問三章之說若注以二子論交有泛交擇交之異而尹氏亦用其說若子乃以爲有初學成德之不同二說孰是曰人之交際固有親疏厚薄之不同然未有容之於始而拒之於終者包氏之說於此爲不通矣初學固當從子夏之說然亦不求諸己而遽以拒人爲心則非急己寬人之道成德固當如子張之說然於是非善惡之間無所擇於人矣所謂仁者能好惡之心矣以此觀之則程子之說亦若有未安者焉曰然則奈何曰二子之言各有所偏合既已論之矣折以聖人之中道則初學之人當如子夏之言然於不可者亦拒之而已拒之則害乎交際之道成德人略當如子張之說然於其有大故者亦不得而不絕也以是處之其庶幾乎曰他說如何曰范氏既以爲孔子有所與有所拒以合乎子夏之言而又稱其見互鄉不絕原壤以明子張之言似有是衡決殊不可曉蓋其所以病乎子夏者[illegible]夫子損益之云者是以其語意不屬而無抑揚之方耳謂既以交際當如子張則是凡人皆當如此而又謂非大賢不能則又若非衆人所及者其亦自相矛盾矣楊氏蓋

用程子之說而似以爲二子之言有相爲先後之意則非當日之本意矣

或問何以言小道之爲農圃醫卜技巧之屬也曰小者對大之名正心修身以治人道之大者也專一家之長以治於人道之小者也然是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而各有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觀也然能於此者或不能於彼而皆不可以通於君子之大道是以致遠恐泥而君子不爲也范楊之說蓋本於此若謝氏初意亦謂此而其後乃以莊老釋氏當之則其說將有自矛盾而不可通者矣蓋曰即道之支別則非異端之謂謂之異端則其所可觀者非真可觀亦不特致遠而已不可行矣豈可謂其皆即道之支別而可

由乎侯氏之失近亦類此尹氏雖不明言小道之爲異端然曰是以惑人則猶謝氏之意也

或問五章之說曰尹氏最爲得之范氏之云則於彼此先後之序兩失之矣且以知所亡爲知新者猶可也以無忘所能爲溫故則不可蓋溫故者慮其遺忘而溫習之無忘所能則其見之之明守之之固無待於溫習而自不能忘矣觀尹氏不失之云則可見其得失也謝氏謂學非讀書之謂而以灑掃應對爲言則失之過高矣子夏之言所謂知其所亡者正以其講習問辨而有所益耳豈遽若是之大而無當乎夫日用不窮者雖因於應變爲其理則固未嘗不素定也不得爲所亡不離大體固所謂常然非人之智力所及也不得爲所能又曰

非爲人者能之則是凡讀書者皆爲人之學也此蓋惑於玩物喪志之一言而別之過於其分不察乎所謂爲己爲人者蓋以其心而言耳楊氏曰益之云以之言日知所亡則可而於無忘所能則有所未盡也楊氏又以習察爲言與此殊不相似疑其意以日知所亡爲習以無忘所能爲察也若是則於彼此文義之間皆有所不通矣

或問六章之說以爲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者何也曰程伯子之言心不外馳之謂也叔子之言事皆有益之謂也心不外馳則仁之體無不存事皆有益則仁之用無不得矣曰兩程子所謂近思其義亦若有不同者奈何曰是亦如其前說之殊也伯子之意蓋曰思之以不遠乎已耳叔子所謂類推者則以思之有序爲近也伯子之言固亦得其本者然不參以類推之說則將有捐事涉物專以反躬自進爲功而不自知其陷於異端者是則二子之說雖殊要之不可以偏廢也曰伊子之言凡言在其中者皆爲求此而得彼之辭則此四者亦不爲求仁之事耶曰四者之教雖不歸於得仁而其言則講學之事初未有求仁之意也聖賢之言求仁必本於實踐而非答言之所可冒然於講學之間能如子夏之云則於吾之心有所制而不放於事之理有所當而不差矣志於學而可以爲仁亦何害其爲求此而得彼哉曰然則視聽言動之必以禮居處執事之必恭且敬與人之必以忠亦其理之所當爲而非有求仁之意也則

亦可以爲求此而得彼乎曰吾固嘗言之矣彼以履踐之實事而告人以爲仁之目此以講習爲言而非本有求仁之心也蓋亦不得而同之矣曰諸說如何曰范氏四者之分近而不切謝氏心不外馳者得之而以博學爲成己切問近思之理則失之矣蓋四者之序如此若曰切問近思所以成己博學之功則可矣今方博學則又何以預成乎從日之切問近思哉蓋以於博學爲非心不外馳之事而又懲乎玩物喪志之言故而爲之說耳此且獨不聞孟子張子之言乎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張子曰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觀此二言則玩物喪志心不外馳二說之疑可釋然矣楊氏爲仁由己尹

氏成己之說似皆以爲君子之所以講學者爲己有意於求之非此章之旨也

或問七章之說曰范楊以學爲事以致道爲重亦各有理然必合而觀之其義始備謝氏以學不能致道爲工不信度之比則非也蓋信度在作器之前而致道在爲學之後其取譬亦不精矣又以一者皆爲過居而但所事亦非也工不信度正謂有事而無法學不致道則爲有事而不要其成耳豈無兩事之謂哉侯氏之說亦然蓋學固所以致其所未中然以致其未中爲盡乎學則不可中固以形道然以中爲盡乎道則不可以[illegible]文[illegible]之語而必強加之乎

或問八章之說曰范氏引證甚善謝侯說亦爲得之但亦互有得失蓋謝氏淺得小人之情而所謂皆過今非者殊無掩覆擺撥之意似亦太輕易矣侯說善發君子之意而所謂恥過作非者亦爲未盡必文之情也合而觀之則庶乎兩得矣楊說之意有未盡善者若曰君子自訟故能改過則可今以改過先自訟則倒置矣恥過亦衆人之常情但君子恥而改之小人恥而文之則不同矣今專以恥過爲小人之事亦未安也

或問九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其曰非禮勿言者蓋曰不言云爾而傳者失之以嚼囁形容之反尤爲明白所謂合理曰者亦因理之所當然耳焚於則事自理之所得言者言敘其事之類言而猶言之非以爲理之當言也其曰孔氏合之者蓋以孔子明之而或者因以爲子夏之

言曰爲孔子發也而說者獨以爲子夏之言范氏蓋本程[illegible]以下則其[illegible]以儼然爲直內[illegible]者得不由而內[illegible]外則儼[illegible]者所非方[illegible]然爲誠僞之驗[illegible]其第二說但以言不輕發爲[illegible]子之說然不[illegible]於[illegible]於不言似亦未盡其意也

或問十章之說曰程子楊氏皆專以信爲在己謝氏專以信爲在人以文勢觀之恐皆未盡惟范氏爲有誠意交孚之意斯得之矣謝氏所引[illegible]而後入者恐亦非謂說之本[illegible]之說奈何曰子夏之言[illegible]或有疑聞其輕重之間又有所謂權者不可以執一論也

或問十一章之說曰程子[illegible]上二說又相因而爲文[illegible]與張子相反若然[illegible]子夏之言[illegible]矣范子之說亦有此病然謝氏學者皆知大體以下則[illegible]而楊氏爲得程子之意耳

或問十二章之說[illegible]便是形而上之事何也曰灑掃應對所以習夫形而下之事精義入神所以[illegible]形而上之理也其事之大小固不同矣然以理言[illegible]大小之間而無不在也程子之言意蓋如此[illegible]之一端本及乎精義入神之云者[illegible]之故其辭若有所不足而意亦難

門下行若其緒而以是說通之則其所得而意可得矣哉程子之說上謂理無大小故君子之學不可不由其序以盡夫小者近者而後可以進夫遠者大者耳故曰其要只在慎獨此其言小之不可忽也而說者反以為理無大小故學者但見小者而可以并得其大則失之遠矣其曰便是今言亦曰不離乎是耳非謂以此為形而上者也且其曰與佛家默然處合者何也曰佛氏以有一有二說為二而以默然無言為不二法門亦將有以異夫理之全體渾然此亦為理之[illegible]乎[illegible]之內以彼之有形此之理爾非以為此之理即彼之言也蓋吾之所謂灑埽應對者其理則一而是其當行之間毫釐有不可失者彼之所謂默然者則泯然而無是非善惡之分焉其不同也亦審矣程伯子語多如此如第十七篇予欲無言之說亦為人習於彼者而言之耳今讀者且不深察信之過者則遂以為儒釋之歸實無二致不信之甚者則又以此為竊取釋氏之妙以文吾學之為二者其間則非入之[illegible]不然其為失旨均矣曰既以為理無大小而又以為教人有序何也曰無大小者理也有序者事也正以理無大小而無不在是故教人者不可以不由其序而有所遺也蓋由其序則事之本末精粗無不各得其理而理之無大小者莫不隨其所在而無所遺不由其序而舍近求遠處下窺高則不惟其所妄意者不可得而理之全體固已虧於切近細微之中矣此所以理無大小而教人者尤必由其序也

子游之說蓋失於此故不知理之無大小則以灑埽應對為末而無本不知教人之有序故於門人小子而欲直教之以[illegible]入神之[illegible]形而上者之全體也子夏與程子此章之說[illegible]其所以有序而不可易者[illegible]從事乎灑埽應對之間而後得其說也[illegible]灑埽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illegible]所以然也形而上者也有形而下者[illegible]之精義入神本末精粗不可同日而語矣且人形而上者[illegible]之為初本皆以其事之不同而有[illegible]於此不足於彼也[illegible]其曰物有本末而本末不可分者何也曰有本末者其然之事也不可分者以其悉具所以然之理也曰灑射以下三條之說[illegible]以理言[illegible]人之事何也曰亦言其理之有是而[illegible]則以[illegible]而人執持以忠且恕則不俟改於而聖可幾[illegible]曰一灑埽應對之不失其節而遂可直以聖人自居也或曰謝說如何曰謝氏[illegible]之說[illegible]有所不通其所謂始學之人未必[illegible]以人道教之[illegible]也則得之而有深中近世學者之失矣范氏於程子為近但先傳後倦之意小不同蓋曰此有先其可而傳之說有後其不可而倦[illegible]而以別矣亦度其可而已此意亦善更審此[illegible]取可也謝說則原於程子之意而失之遠矣夫下學[illegible]之說[illegible]矣然此方論下學之始為未遽及夫極其道[illegible]之意也且達固非師之所能與

然此方論爲師教人之序未遽及夫師無與焉之妙也不吝之心一也而全天下則其指之有難易之外不懼之心一也而平地高岸則其習之有先後之序必如謝氏之說而使學者先獲而後難不復於下學而妄意於上達則爲學之道盡於灑埽應對進退之間而無復格物致知修身齊家之事也其以子夏門人之意且甚反之曰程子亦嘗以理無大小而灑埽應對者爲入聖者不異何以異於謝氏之意而以爲相反何也曰程子所謂必有所以然者以爲同出於理之自然也謝氏以必正心誠意而後能者固以爲同出於心之使然也程子所謂慎獨者則不敢忽其小者以求其理之所當謝氏獨以者心爲言則又如其論顏子克己曾子貴道

之說初不關理之是非而惟吾心之所欲爲也然此其失之小者耳程子雖以理無大小爲言然其意則以明夫小不遺則爲害其大小不害則不可以進於大而謂使人謹其小者以馴致其大者耳如謝氏之云則反使人略其小者以自大而謂大夫者之其不過如此也凡豈非相反之尤者哉曰其與子夏相反者又何也曰子夏正以次序爲言而謝氏以爲無次序子夏以草木爲區別而謝氏乃以爲由前則一子夏以聖人爲有始卒而謝氏與聖人衆人之分此其相反亦可見矣曰楊氏如何曰楊氏先傳後倦之失同於張子聖人所謂性與天道以下數語雖似嚴密然亦有但知小學而無復大學之病尹氏說則善矣而大小本末皆所以爲道

雖有不同而實無精粗本末之別者數語爲未安似亦未免爲氏之失也胡氏論游夏之學其意亦善[illegible]是其所言於聖門教學大序之意固未爲知之者然吾亦取其有以發中近世學者之弊而已彼所謂中有以受之者以吾能推之則亦由其序而漸進至於浹洽貫通而自得之之謂耳又子夏所謂焉可誣者其曰教者而言而以所生以爲說亦其小疵然教者既欺其徒則受教者以欺應之亦必然之理也

或問十三章之說曰先仕而後學何也曰仕優則學爲已仕者言也蓋嚮必有仕而不學如原伯魯者故有是言學

優而仕爲未仕者言也蓋未有以明乎修己治人之道則未可以仕耳子游於子夏有褻鄙之譏而夫子亦稱漆雕之對子路之佞程子以少年登高科席勢爲美官者爲不幸其意亦猶是耳子夏此章以先後之次推之其本意蓋如此而推其餘意則又以明夫仕未優而學則不免有背公徇私之失學已優而不仕則亦不免有愛身忘物之累當時恐或兼有此意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學優則仕者氏仕優則學之既得其正意程子仕優呂氏學優得其餘意而范氏有餘而後可以及人楊氏念終始典于學皆以學爲主尤爲得其大意侯氏嚴敬之說亦善蓋非必謂其沛然充足有以逮人也謝氏別爲一意亦過高而人子夏之意矣此所謂學亦學

文之道耳

或問十四章之說曰謝楊之說善矣然所引二言皆不得已而夫之道今直以為致哀而止則將有直情徑行之失其將將有如稱子游之言者分其實謝小弱之驗於此亦可見也范氏之說則又失之子游之言本為不及其情而過於文者言范氏乃以不敢過其情為說則於致喪之義為無所當矣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楊氏以為過之而不仁詞若有未盡者若過於厚則亦何害其為仁耶推子游之所謂難能者蓋美之之辭而有憾之之意焉又目以為未仁則非直以是為不仁矣楊氏於此蓋欲為之間則亦未盡其曲折也

或問十六章之說曰程子范氏得之曾子堂堂之云亦猶子游難能之意耳謝氏乃以其不害為仁其失與楊氏前章之說正相反然其以為不得疑其失為甚也而楊氏於此章又以其□而□□為子張之病似亦未盡不害於自有其仁之方也以是為病則大漫然無廉隅之守使人人皆得彈而易之者又可以為仁乎二家之論皆出於氣象之偏學者不可不審察也雖與並為仁則謝楊皆謂曾子病夫子張之不可輔而為仁也以文意求之蓋將其辭略同而於己無切偲之益觀曰之助乎蓋曾子之學主於誠身故其為辭病子張之不仁而其言必反於己與子游若小異焉若曰子張之不可輔而為仁又何與於我而病之耶且曾子之年輩視子張為先進亦不應直譏之如此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程子之說本為孟子養生送死之義而發□以釋此章之意也蓋曾子之意本以道論常物之大情而非有致喪之謂也其與孟子養生送死之云所主不同而范氏乃引以為說恐亦未安謝氏所論□□□亦然惟尹氏所引視喪自盡之言似要曾子之所自而其下所謂於此不誠亦乎用其誠者則推曾子之意以責夫人之當然而不外者耳非正以此章之意為及此也

或問十八章之說曰謝氏之言曰獻子相□□□年終人謂之可稱之仁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

子也於父之臣與父之政有不能不改之者矣乃獨能不改其父之臣與父之政皆其所以為孔子之所稱也若文之罪眾之□何不□而不改則是終身父之過而不惡罪□故曰諸說如何曰尹氏之說為嫌於元祐之政熙寧此故不改道其當而已以是為孝也此謂君子之過然心一有偏而其分則當者尤其學者亦因可以自警省於謝氏之說已論於首篇矣楊氏說則考其事之不詳而所以為說亦未免於隱忍遷就之失也蓋其天資簡靜和厚而憚於改作之煩故其言如此吾已論之於長府之章矣尹氏之說以之泛論則善矣然於孟莊子之事則亦考之未詳也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范氏尹氏得之但尹氏所謂不足喜

者其辭若以爲事小而不足乎書之意則非也曾子之意正以爲深可哀矜而有所不忍耳今曰不足沐不足古人怵惕惻隱之意楊侯氏皆引政散民流爲說亦非是所謂民散者以其生業不厚教化不修內則無以事親上之心外則無仰事俯育之賴是以恩疎義薄不相維繫而日有離散之心耳

或問二十章之說曰范謝尹氏得之然三者之中范氏寬平尹氏畏謹而謝氏少覺細碎矣若楊之說則尤恐未安也

或問二十一章之說曰聖賢之質改過如此論語一書蓋屢致意焉然亦不得已而開其自新之路耳今謝氏乃謂德性天也過不足以梏亡之過而能改則亦何傷於

全德則使學者之心輕慢放肆而不復有謹於其初之意矣學者宜深察之范楊意亦類此但其說不至如是之甚耳伊川之說爲善而尹氏尤精約其論人皆見之之意直以其過失暴著有不可揜者最得文意范氏以爲寡過故人皆見之說者又有以爲君子之過顯白易見無文飾揜蔽之私故人皆得而見之恐亦不必如此人皆仰之亦復其常耳范氏以爲改而益光楊氏以成湯之事當之似亦非是

或問二十二章之說范氏於文意不切而氣象平正亦足以見其所存矣楊侯之說則有過之者曰何以言文武之道爲周之禮樂也曰此固好高者之所不樂聞然其文意不過如此以未墜在人之云者考之則可見矣若

曰道無適而非惟所取而得則又何將降地且何必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後得師耶此所謂人正謂老聃萇弘郯子師襄之倫耳若入大廟而每事問焉則廟之祝史亦其一師也大抵近世學者習於老佛之言皆有厭薄事實貪(?)於高遠之意故其說常如此不可以不戒也然彼所謂無適而非者亦皆流於文字體要之間哉但子貢本意則正指其事而言不如是之虛恍惚而無所據也

或問二十三章之說曰范氏得之唯聖人宮以難知而自未見云者爲無所當耳吳敬人之說亦善 [illegible]

或問二十四章之說曰此無他說惟范氏所謂多毀不欲見者恐非文意而謝氏抗激之詞尤非聖賢之心耳大抵諸說各有所偏之一言已如此矣日月之喻但取其 [illegible] 以文義考之不若舊說之訓祇也且字書說本如此其必作所自矣

或問卒章之說曰程張至矣范楊得矣楊氏論不可階而升者甚善而曰顏子亦見其卓爾而已則其知顏子也亦淺矣

論語或問卷之十九

論語或問卷之二十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朱熹 著

或問堯舜禹之相授皆有歷數之說范氏之意若以治歷明時爲人君之事者而謝氏以歷數有歸而言則又若後世讖緯之學者其論不同奈何曰以文意考之則謝氏得之矣蓋帝王相承其次第之數若歷之歲月日時亦有先後之序也然聖人所以知其序之屬於此人則以其人之德知之耳若讖緯之說徒以其姓名見於圖籙而爲之也范氏蓋過此而遂就其說殊不知以德而言則自無後世妖妄之嫌而人君之事豈特治歷明時之一端而已哉曰執中之說程子范游楊氏之說不同

如何曰程子備矣蓋聖賢所言中有二義大本云者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之理其氣象如此也中庸云者理之在事而無過不及之地也此曰允執其中蓋以其在事者而言若天下之大本則不可得而執矣且聖人之道將此所行夫豈專以塊然不動者爲是而守之哉故程子以事事物物言之而又曰允執厥中所以行之以是而觀則三家之失亦可見矣游氏自適當其可以下文義程子之說不異而其取楊復兼言之甚其擇之有未精者遂合二者而一之與曰四海困窮范氏蓋推孔氏書傳之意言之子之不從何也曰亦以文考之而知其不然也蓋以爲戒之之辭則辭意連屬初無間斷容閑之處若如孔傳之說則困窮之下便言天祿永終初無

文何與之意若如范氏之說則所謂各得其所者於書之文初亦未嘗有所見也曰述湯之語諸說不同何也曰以書考之則諸子失之而范說得之矣但以簡在帝心爲以其如此故不敢自私則亦失之矣此亦謂不敢以私而逆天所命耳曰周有大賚之說如何曰詩之序曰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蓋克商賞功之時樂記所謂將帥之士使爲諸侯者也然則范氏亦得之矣曰所重之說如何曰以書考之當然范氏之說因上文而以周觀爲周室之事其意亦善但於書文爲不合耳曰自謹權量以下謝氏之說孰優曰是亦多相發明者未可以優劣論但民食喪祭謝氏以爲民之二事爲愈於楊而楊引孟子之意亦佳也寬則

得衆以下二說皆善但楊若以爲信則民任其事者任何侯述忘大文然而公則說之人則亦遺矣民任說見第[illegible]偏舉六事公則舉措合於人心而人自說服如管仲奪駢邑者蓋亦近之未有王霸之辨也曰謝氏聖人存心之說如何曰是其詞氣有不和者殊於學者亦有益矣但以爲夫子歷叙數聖人之語則不若楊氏以爲記者所載以明一書之大旨者爲得也張氏疑此章有何失[illegible]或有之[illegible]曰謝氏所謂固結民心者似未免乎有爲而爲之者如何曰是其言則誠若有病然其下文所謂道皆知此而非道道以下之者是以之自解矣程

子貢言以聖人之公心盡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世之私心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其施亡者矣以此觀之則謝氏之言固為治者所不廢但非所以語聖人耳

或問五美之說曰惠而不費勞而不怨則謝氏得之矣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則胡氏得之矣[illegible]威而不猛非作威也若作威而欲人之畏己則近於猛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以自修而已矣非欲人之畏己也[illegible]望貌容觀顏色之儼然而知其不可慢也則何猛之有哉他說亦無大可論者但謝氏所謂泰而不驕者則未見其泰而反不免於驕耳問四惡曰虐也暴也賊也謝說得之但所謂賊仁者非是有司之說則尹氏為當尹氏以為如項羽刻印刓忍不能予之類張敬夫以為人上而為有司之事失人心而召禍亂未必不由此亦皆得之然張氏之說謂唐德宗其當之乎謝氏之說於文義尤有所不通云曰謝氏之總論奈何曰彼以世俗無道之政言之固有如是者矣然若此之流蓋已不在可論之域況言之至於如此則吾之辭氣得無亦有未平者乎

或問卒章之說曰程子之言其大旨然矣然以樂天知命為通上下而言則有不可曉者蓋通上而言則是聖人亦知命也而又以為聖人不須言知命通下而言則是

中人亦樂天也夫樂天之事豈衆人之所及哉第二說以聖人言命為中人以上者設夫中人以上固與上智者有間然限以中人以上而不通乎下則中人以下者豈可以其終不及此而遂絕之哉第三說謂有諸己然後知言則能格物窮理似為倒置亦不可曉蓋以序言則自格物窮理然後能知言知言而踐履以實之然後能有諸己其可也今其言乃如此皆與平日之言不類豈亦一時議論之間記錄者偶失其真而致此與始論而闕之可也范氏所謂知命乃天之事者似以命為天理之所賦命固天理之所賦也然有指理而言者有指氣而言者吾於公伯寮章已辨之矣經以此章所謂知命為知理則亦知天之事而未及乎事天也又謂知言所以治人亦非本文之意謝氏知命之說得之至以知禮為知理則非也蓋此章所謂禮正指禮文而言耳若推本言之以為理在其中則可今乃廢其所謂禮文之為淺近而務為高遠之理遂至於以理易禮而不復徵於履踐之實則亦使人何所據而能立耶知言之說亦為得之但所謂係其所養者則亦近於程子有諸己之謂者楊氏知命之說其過甚於范氏知禮之說則得之至於知言之說則又甚矣夫此章所謂知人者亦兼乎古今賢不肖而言今乃言古而不及今言聖賢而不及乎愚不肖蓋欲希夫三何之說而一之又欲專乎內而不分乎外且必欲即夫論語之書而為之說故其失至此耳尹氏事天之說似范氏動不違於理似謝氏然曰窮

達得喪無所動其心則范氏有所不及謂知禮則不違於理者亦非使以禮制理如謝氏之甚也章末數句則於讀此書者深有所警不可以不熟察而深念之也此外則胡氏之說亦善蓋合韓公蘇公之說而為言耳胡氏曰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人不知命當求其所不可得避其所不可免鮮不以苟得而爲小人也

論語或問卷之二十

孟子或問卷之一

朱熹 著

或問孟子不見諸侯此其見梁惠王何也曰不見諸侯者孟先王之禮未仕者不得見於諸侯戰國之時士鮮自重而孟子獨守先王之禮故其所居之國而不仕焉則必其君先就見也然後往見之若異國之君不得越境而來則必以禮貌先焉然後往答其禮耳故史記以為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子至梁得其事之實矣曰仁義之說奈何曰程子至矣而予於論語之首篇論之亦詳矣曰人之所以為性者五而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不過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故人之所以為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曰仁義則其大端已舉矣蓋以陰陽五行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著智者義之藏而信亦無不在也曰然則其或主於愛或主於宜而所施亦有君親之不同何也曰仁者人也其發莫切於愛親故人仁則必不遺其親義者宜也其發則事皆得其宜而所宜者莫大於尊君故人義則必不後其君矣曰然則其必爲體用而不可以相無者何也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為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為用也是豈可以混而無別哉然又有一說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

綜交雜惟其所當而莫不各有條理焉程子之言蓋將衆其一偏曰義以制事而言則固外矣而程子非之奈何曰義之爲用則固施於外矣書其施者則又安得而外之乎此其所以有體用之殊而無內外之別學者所宜明辨而默識之也曰子謂仁義未嘗不利則是所謂仁義者乃所以爲求利之資乎曰不然也仁義天理之自然也居仁由義循天理而不得不然者也然仁義得於此則君臣父子之間以至於天下之事自無一物不得其所者而初非有求利之心也易所謂利者義之和正謂此爾曰然則孟子何不以是爲言也曰仁義固無不利矣然以是爲言則人之爲仁義也不免有求利之心焉一有求利之心則利不可得而其害至矣此孟子

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也且夫利者義之和固聖人之言矣然或不明其意而妄爲之說顧欲以爲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者雖其未聞大道又有陷溺其心而失聖言之本旨然亦可見利之難言矣曰太史公之歎其果知孟子之學耶曰未必知也以其言之偶得其要是以喜而著之耳使其誠知孟子之學也則豈其崇勢利羞貧賤而不自知其非耶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取予之訓恐不若舊說之爲安其他則皆善矣而其所謂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仇怨者則尤切於事情學者所宜日省者也張子以謀之遠近分主仁義似亦未安然其所謂脩爲謂我爲我各定其分則得爲義之要矣范氏之言明白

條暢離雜引經傳之文而無遷就牽合之病其體與大學傳文相似所以告君者當如此矣然其所謂利物之利即所謂義之和耳蓋未有不仁不義而能利物者亦未有能利於物而不享其利者也楊尹之言則如此矣

或問二章之說曰張子不役其衆之說尚矣其引顏子之樂非孟子之本旨也其曰聖賢言樂施順本皆咈人情者亦施於此言則可彼或出於人情之不正者又安可以不咈乎楊氏衆民之衆之說亦非本旨合與下文通爲一條但引起下文之意耳其以利害易爲言者果聖賢之心乎曰此非謂教君以求利而循其言之易行也但其理自如此耳然謂之間復以嚇其君之欲爲慮亦若張子之云者始皆沉者之失也與尹氏庶鹿魚鳥遂性之言則孟子初無此意也亦曰民樂其樂則可矣

或問三章之說曰諸說皆善而范氏論王道之始於下文品節之事失於不分先後詳略之序其以狗彘食人食者專爲譏刺小民之事恐亦未盡然其意則詳備而有可行之實矣楊氏以王道之始　仲爲仁心仁聞似亦未安蓋不違農時以下固已有法度之施但未至於詳密耳尹氏又以一章首末皆爲王道之始則其考之亦不詳也曰既曰魚鱉不可勝食矣又曰老者然後可以食肉何也曰魚鱉自生之物養其小而食其大老幼之所同也至於雞豚之畜人力所爲則非七十之老不得以食之矣先王制度之節始於此而終於詳大率如此

門必五十而後衣帛七十而後食肉何也曰此先王品節之意所以教民尊長敬老而節用勤生也若其意則曾不欲少者之得衣帛而食肉哉顧其財有不贍則老者或反不得其所當得耳賈誼有言古之治天下者至纖至悉彼其為慮若是亦此意也曰謹庠序以申孝弟之義余氏之說奈何余氏曰老者衣帛食肉而少者不子則民固已知尊長養老之義矣若言王者之教問已有其開發以為未也固又為之庠序以申之謂致其詳焉曰孟子之意未必然然其為說亦密矣

或問五章之說曰二說皆善但楊氏仁者無敵之言為過耳

或問孟子以梁襄王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而譏之然則必以勢位自高而脩威嚴以待物然後得為賢耶曰不然也夫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有人君之德則必有人君之容有人君之容則不必作威而自有可畏之威矣苟無其德而欲矜勢位以脩威嚴是乃所以益見其無謂而妄作耳曰言之急遽亦何譏耶曰民之言以中正而言有序而呂氏之言亦曰志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然則言貌固皆內德之符不惟可以觀人學者雖以自省可也曰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孟子訟言其君之失如此何耶曰聖賢之分固不同矣且孔子仕於諸侯而孟子為之賓師其地又不同也抑七篇之中無復與襄王言者豈孟子自是而不復久於梁耶曰或謂孟子蓋美襄王之能謙以下人而悅其所聞之大諭而譏之也信乎曰若然則孟子之言當有贊美之意不若是其略而易也且果如此曷不遂輔之以有為耶

或問王霸之辨曰董子程子范氏楊氏之言備矣然推其意則猶有可言者古之聖人致誠心以順天理而天下自服王者之道也後之君子能行其道則不必有其位而固已有其德矣故用之則為王者之佐伊尹太公是也不用則為王者之學孔孟是也若夫齊桓晉文則假仁義以濟私欲而已設使僥倖於一時遂得王者之位而居之然其所由則固霸者之道也故觀宣帝自言漢家雜用王霸其自知也明矣但遂以為制度之當然而斥儒者為不可用則其見之謬耳若王氏則以本末為言則固有所不盡也曰齊王不忍一牛之死其事微矣而孟子遽以是心為足以王者何也曰不忍者心之發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為心者也是心之存則其於親也必知所以親之於民也必知所以仁之於物也必知所以愛之矣然人或蔽於物欲之私而失其本心之正故其所發有不然者然其根於天地之性者則終不可得而亡也故間而值其不蔽之時則必隨事而發見焉若齊王之興兵結怨而急於戰伐之功則其所蔽為不淺矣然其不忍一牛之死則不可不謂之惻隱之發而仁之端也古之聖王所以博施濟衆而仁覆天下亦即是心以推之而已豈自外至哉王既不能自知而反以桓文為問則孟子安得不指此而開示之耶然戰國之時舉世沒於功利而不知仁義之固有

齊之百姓又未見王之所以及民之功是以疑其貪一
牛之利非孟子得其本心之正而有以通天下之志誰
人物之情亦孰知此為本心之發而足以王於天下哉
曰然則孟子既告之矣而王猶不能自得其說何也曰
固也是其蔽之極深是以暫明而遽昧也曰君子之遠
庖厨何也曰禽獸之生雖與人異然原其稟氣賦形之
所自而察其悅生惡死之大情則亦未始不與人同也
故君子嘗見其生則不忍見其死嘗聞其聲則不忍食
其肉蓋本心之發自有不能已者非有所為而為之也
曰然則曷為不若浮屠之止殺而徹肉也曰人物並生
於天地之間本同一理而稟氣有異焉稟其清明純粹
則為人稟其昏濁偏駁則為物故人之與人自為同類
而物莫得以班焉乃天理人心之自然非有所造作而
故為是等差也故君子之於民則仁之雖其有罪猶不
得已然後斷以義而殺之於物則愛之而已食之以時
用之以禮不身翦不暴殄而既足以盡於吾心矣其愛
之者仁也其殺之者義也人物異等仁義不偏此先王
之道所以為中而非異端之比也彼浮屠之於物則偏仁
之過矣而於其親乃反恝然其無情也其錯亂顛倒乃
如此而又何足法哉曰器成而釁之禮也今以小不忍
而易以羊則可乎曰釁鍾禮之小者失之未足以病夫
大體而不忍之心仁之端也由是充之則仁有不可勝
用者其大小輕重之際蓋有分矣孟子所以急於此而
緩於彼者其意蓋曰所謂見牛未見羊者豈必見之而

猶有是心耶曰心體渾然無內外動靜始終之間未見
之時此心固自若也但未感而無自以發耳然齊王之
不忍施於見聞之所及又正合乎愛物淺深之宜若仁
民之心則豈為其不見之故而忍以無罪殺之哉且觀
齊王問孟子之言而心復有戚戚焉則此心之未嘗亡
而感之無不應者又可見矣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而天下可運於掌何也曰天地之間
人物之衆其理本一而分未嘗不殊也以其理一故推
己可以及人以其分殊故立愛必自親始為天下者誠
能以其心而不失其序則雖天下之大而親疏遠邇無
一物不得其所焉其治豈不易哉曰諸說如何曰程子
張子之言皆至矣但張子論孟子獨不言易者則孟子
於經猶有所未學者恐不必如此說也范氏諸說皆善
但以齊王不能推其所為不能舉斯心加諸彼則孟子
此言正謂推近及遠者發以明齊王能遠遺近之失欲
其於此深識其本而善推之非欲其反推愛物之心以
及於仁民也其曰心有輕重長短而又曰當以心為權
度試稱量之諸若有物然輕重長短之當然則本心之
正理其為權度而稱量之者亦以此心之用而反求之
耳曰有以齊王愛牛之說明學者求仁之事者曰此心
之發在人不同能察識存養而擴充之則可以至於仁
矣曰此心之發固當審察存養而擴充之矣然其明暗
通塞之成乃有乎平日所以涵養之厚薄若曰必待其
發見之已然而後始用力焉則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學

者爲無所用其力可乎

孟子或問卷之一

孟子或問卷之二

朱熹著

或問首章范楊之說不同何也曰非不同也范氏以孟子之言爲救時之急務而楊氏亦以爲姑正其本則其意同皆以爲使孟子得政於齊則夫所謂世俗之樂者必將以漸而去之矣但二公之說皆有所未竟故使人不能無疑然從范氏之說而失之不過爲大孟子之微意而未害乎爲邦之正道從楊氏之說而失之則是古樂終不必復今樂終不必廢而於孟子之意爲邦之道兩失之此不可以不審也

或問樂天畏天之說其詳復有可得而聞者乎曰予聞之亡友何叔京曰仁者以天下爲度一視而同仁惟欲使人各得其所不復計彼此強弱之勢故以大事小而不以爲難如葛與昆夷之無道湯文慇懃而厚卹之及夫終不可化而禍及於人然後不得已而征伐之仁之至也智者達於事變而知理之當然故以小事大而不敢忽然而必自強於政治則於有以自立功如獯鬻與吳之方強太王句踐外卑躬而事之內則治其國家利其民人終焉或興王業或殲其讎此智之明也使湯文保養其惡極而不能去是亦仁而惑亂也使太王句踐懼敵人之長而終不能自振是無政而苟安也又何取於仁智哉其說當矣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周頌之言保天下之事也而以畏天爲言何哉曰聖賢之言各有攸當彼以成王而言則固以畏天而能保文武之天

下矣且古人引詩斷章取義固不如是之拘也曰孟子之引詩書文多與今本不同當以何者爲正曰古者詩書簡冊重大學者不能人有其藏師弟子間類皆口相授受故其傳多不同要亦互有得失不可以一槩論也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呂氏亦得之尹氏論智者之心以爲用謀而狹隘則非之過矣

或問楊氏徵招角招之說如何曰巧矣然未有以知其說之爲然也

或問說者或謂明堂者齊王僭禮之所爲信乎曰不然也漢書猶言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則趙氏之說不誣矣曰范氏楊氏貨色之說不同奈何曰范氏之說正矣其愛君之切而欲窒其利欲之原其意亦已深矣然

於孟子因機納諫之權剖析毫釐之妙則有所未察也蓋謂公劉齊王同爲好貨特以公私之異而有厚民賊民之分則其勢不甚相遠而不難於矯革若直謂此爲厚民而彼爲好貨則其勢隔絕而不復可以相移矣然此何特爲守正而不變之 論事至謂太王之事爲正家則避難倉卒之際攜其婦子而來何以見其所謂正家者哉是愛其君之切欲其言之美而不慮其說之病強而不足以取也其亦淺矣至於楊氏并前章好勇者爲說則有意乎孟子之權矣然於孟子陳善閉邪之正似亦未察於毫釐之際也蓋齊王之小勇正所以害大達德故孟子論其無好此勇而大之非欲其反此小勇而大之也好貨好色人情所不免但齊王專於私己而

不恤及民故孟子欲其與民同之非欲因其邪心而利道之也此其爲失特辭義名言之間有所不盡非有甚害然其說恐不免於曲學阿世之咎也易所謂遇主於巷者以釋傳者之亦不如此後段所論諧述則善矣然不敢正言而曲譬之失則宜亦不可不審者詳之

或問進賢如不得已之說曰尹子之說恐未然楊氏發之意見於齊王之所以無臣正在此耳

或問伐燕之事孟子以爲宣王史記荀子以爲湣王而司馬溫公通鑑從孟子蘇氏古史從史記者以是說爲得之邪曰此則無他可考矣姑以通鑑之例凡兩史異同必著其說於考異而此亦無說不可曉也曰文武之事與齊之取燕若不同者而孟子引之何耶曰張子二

條其言詳矣第深考之則於文武之心孟子之意其庶幾乎

或問十一章之說曰范氏之說深切而詳明矣

或問孟子告滕文公以太王之事何也曰李氏之言得矣

李氏曰孟子數語文公以太王之事蓋以其國小人弱不遇[illegible]之間不以湯文之事[illegible]之也[illegible]孟子之言[illegible]而力有之[illegible]若者[illegible]後賢可自[illegible]焉信孟子之言[illegible]不能以與[illegible]之者[illegible]不小人弱非有湯文之言不如[illegible]此之[illegible]也[illegible]勢雖有[illegible]基之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程子至矣然其曰大賢以上不可以禮法拘者循而得中是亦禮法而已矣但常人未至於此則不可輒效聖賢之所爲蓋不從子禮法之變而不可失其常也范氏論仁人所以不私其身者不足以議仁人之心而天下之得失不足以動其者又失於過

爲太王蓋不得已而去其先人之國豈以非愛樂之所
係而輕之哉其論去邠世守之際亦不如楊氏之精當
尹氏人心向背之云亦非孟子之意也
或問卒章之說曰范氏所言魯侯不可言天者甚善蓋出
於李泌君相不可言命之說

孟子或問卷之二

孟子或問卷之三

朱熹著

或問首章諸說如何曰楊氏初說甚善至以管仲爲徒能
救之於已亂則不足以服其口矣蓋周之衰亂固非一
日之積而小雅盡廢又豈桓公管仲之罪哉適當其時
起而救之蓋亦仁人君子之所必爲但責其非有至公
血誠之心以復於文武規模之盛則管仲無所逃其責
而其辭意又若有所遺者當記者失之與其以尊封一
事爲不尊周之驗亦未足以見其心術之隱微至論五
霸假之管仲知義之說則皆得之矣
或問孟子之不動心何也曰盡心知性無所疑惑動皆合
義無所畏懼雖當盛位行大道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

已何動心之有易所謂不疑其所行者蓋如此而孔子
之不惑亦其事也曰孟施舍之於曾子北宮黝之於子
夏奈何曰二人勇力之士耳孟子特以其氣象之所似
而明之非以其道爲同乎二子也程子之言得之矣曰
孟子既以孟施舍爲守約矣又曰舍之守氣不如曾子
之守約何也曰守約云者言其所守之得其要耳非以
約爲一物而可守也蓋黝舍皆守氣以養勇然以黝比
舍則舍之守爲得其要至以舍而比於曾子則曾子之
守尤爲得其要也今謂約爲一物而可守而遂以守氣
不如守約爲言則是約者孟子既以與孟施舍矣而可
又係而譬之曾子耶曰如子之言則告子之所不得者
已之言與告子之所得者他人之言二者亦不同矣而

以一說貫之何邪曰是亦嘗欲一之矣然以告子之所不得爲人之言則與其下文心若氣者爲不類而所謂勿求諸心者與後所謂作於其心者亦復不同以孟子之所知爲己之言則不應無一辭之合理而當有處於詖淫邪遁之間也是以反復推之而得其說如此蓋告子不自知其言之所以失而孟子乃能貫物我舉天下之言所以失者而知之是以其心正理明而無疑於天下之故至其由是以集義而無不慊於心則非義之義亦不得以入於其間而與無不慊於心矣曰或者以爲言者名義之云也告子之學先求諸外而後求之於內如此必先得仁之名而後求諸心以爲仁必先得義之名然後求諸心以爲義若孟子則先得諸心而所行自

無不合於仁義不待求之於名義之間也信乎曰是說美矣而未然也夫告子之學他雖無所考證然以孟子此章之言反復求之則亦有曉然可見而無疑者蓋其先引告子之言以張本於前後言己之所長以著明於後今以其同者而比之則告子所不得之言即孟子所知之言告子所勿求之氣即孟子所養之氣也以其異者而反之則凡告子之所以失即孟子之所以得孟子之所以得即告子之所以失也是其彼此之相形而後之相應固有不待安排而不可得移易者若必曰言者名義之云則是說截然橫入於此章之中於前何所承於後何所起乎就如其言則聖賢之教所謂學問思辨而力行之者是亦先得其名義而後求之於心行之於

身也使告子專求名義而不復求之於心則固不可今以其言推之則其已得諸言者將求之於心也而又何此云乎爲是說者求之文辭義理而驗以躬行之實無一可者若從其說則是變聖門博文約禮之教爲異端坐禪入定之學也豈不乖前哲而誤後來之甚乎抑後篇告子論性數章皆卒然立論而辭窮即止無復思惟辨論之意是又吾所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之一驗而其所謂勿求者二亦文同而意異蓋一以爲無益有損而不可求一以爲理所必無而不必求讀者審之則得其文意而知其所以失矣曰持志養氣之爲交養何也曰持志所以直其內也無暴其氣所以防於外也兩者各致其功而無所偏廢焉則志正而氣自完氣完

而志益正其於存養之功且將無一息之不存矣曰程子所謂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何也曰此言其多少之分也而孟子所以猶有取於勿求於氣之云者而不盡善之於此亦可見矣曰知言養氣之說如何曰程子謝氏得之矣蓋孟子之不動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後故無所懼如智勇之將勝敗之形得失之算已判然於胸中而熊虎貔貅百萬之衆又皆望其旌麾聽其金鼓故驅之赴湯蹈火有死無二是以千里轉戰所向無前其視告子之不動心正猶勇夫悍卒初無制勝料敵之謀又無蚍蜉蟻子之援徒恃其所養勇而忘身以赴敵也其不爲人擒者特幸而已曰趙氏以至大至剛以直爲句而程子從之有成說矣子

之不從何也曰程子之前固有以至大至剛四字為句
者矣則此讀延亦有所自來不獨出於近世之俗師也
今以直字屬之上句則與剛字語意重複徒為贅剩而
無所發明若以直字屬之下句則既無此病而與上文
自反而縮之意首尾相應脈絡貫通是以寧舍趙程而
從俗師之說蓋亦有所不獲已耳大抵此章文勢雖若
斷絕而意實連貫如告子之不得於言之言勿求於氣
之氣與孟子之知言養氣亦是隔數十句而互相發明
與此相類若如諸說則關斷隔絕都無干涉未論義理
之如何亦不復成文字矣曰諸說固有以直養為句者
矣不取其說何也曰其讀雖同而所以為說者不本於
自反而縮之云則非孟子之意矣若楊氏以勿暴為直

揠苗為曲則非惟不得直字之說又并勿暴揠苗者而
亂之也曰何以言氣之配義與道也曰道體也義用也
二者皆理也形而上者也氣也者器也形而下者也以
本體言之則有是理然後有是氣而理之所以行又必
因氣以為質也以人言之則必明道集義然後能生浩
然之氣而義與道也又因是氣而後得以行焉蓋三者
雖有上下體用之殊然其渾合而無間也乃如此苟為
不知所以養焉而有以害之則理自理氣自氣其浩然
而充者且為慊然之餒矣或略知道義之為貴而欲恃
之以有為亦且衰颯蕭索而不能以自振矣曰氣所以
配乎道義者也而又曰集義所生何耶曰是則程子金
器土山之喻至矣而吾所謂有理然後有氣故必明道

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者亦詳且明矣曰孟子深闢
義外之說而其言曰集義又似有取乎彼而集之於
此者何也曰此言心之所以制事而合宜之謂也事物
之來其不以義裁之而必合其宜焉是則所謂集義者
也豈以義於彼而集於此哉曰有事勿正勿忘勿助何
謂也曰必有事焉者言必當有所事乎此也[illegible]
焉而勿正者言不可預期其效也[illegible]
而心勿忘者言不可忘其所有事也勿助長者不可
強其所謂充也大抵今人之學或前為之則而不為
其事其或能有所為者則亦必期其功期而不至則或
以為無益而忘之或不勝其欲速而助之此眾人之通
患也故孟子言養氣者唯當集義以為事而不可期於

獲取之功不可以集義為無益而忘之又不可以其氣
未充而助之也然則助長之害甚於舍之何也曰舍之
之害特不察乎義之所在無以慊足其心而已助之長
則知其不慊而又作為以張之也較是二者其為罪之
輕重可見矣曰以上下文意推之孟子之所謂有事者
集義而已至於程子之論則每以有事於敬為言何哉
曰孟子之學以義為養氣之本程子之學以敬為入德
之門此其言之所以異也然義非敬則不能以自集故
孟子雖言集義而必先之以持志敬非義則不能以自行
故程子雖言持敬而於其門人有事於敬之問亦未嘗
不以集義為言也曰程子所謂活潑潑地者何也曰此
所以形容天理流行自然之妙也蓋無所事而忘則人

欲之私作正焉而助之長則其用心之過亦不免於人欲之私也故必絕是二者之累而後天理自然之妙得以流行發見於日用之間若鳶之飛而戾於天也魚之躍而出於淵也若曾點之浴沂風雩亦以喻也活潑潑地者蓋以俗語明之取其易知而已或者乃以此語為原於禪學則誤也曰諸說如何曰謝氏仁智心得其正之說是也他說則多可疑予習忘之說則所以訓其有事焉而勿正者似或失其文義其曰以天自處者則失之過高又以上下察為察見天理亦非字義也或曰上文兼言志氣而以持志為主此乃專言養氣而不及持志何耶曰養氣以集義為功而集義以居敬為本此言集義則固非持志不能矣程子曰志為之主乃能生

浩然之氣至於浩氣已成則又何者為志氣之別正謂此也曰范氏知言之說如何曰其論正矣然孟子以知言為養氣之本而彼以聽言之道在先正心則失其序矣曰張子呂氏四辭之別如何曰詖而不安則必為淫辭以張其說淫而過實則必有邪辭以離於道邪必有窮故必為遁辭以自解免范曰異端無不具此故程子以為楊墨兼有而張子亦以釋氏為然（張子曰[illegible]）（[illegible]）不必指[illegible]人以主一事也曰昔讀夫子既聖以下方為公孫之問今以宰我以下皆為問辭何也曰此林氏之說也林氏之書無此義為有功且昔者竊聞以下至其體而微然若以舊說讀之則於上文皆有所不屬矣曰六子之不同何也曰聖

人之道大而能盡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如游夏得其文學子張得其威儀皆一體也惟冉牛閔子顏淵氣質不偏理義完具故其默而識之不言而信者獨能具有聖人之全體但猶役於思勉滯於形迹不若聖人之大而化之無復限量之可言故以為具體而微耳程子之說盡已得之或者反之以為顏子合小大而所欲但未彰著之稱者則過矣曰伯夷伊尹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何以言之也曰以其廉同而遇誅伐而儀丹其道義一介不以取予於人觀之則可見矣曰此章之義諸說最詳予之所論止此何耶曰此其同異得失之際蓋有不勝言者虛心以求孟子之意而後循考而審擇之庶

乎其黑白分矣此固不得而備論之也

或問王霸之別曰以力假仁者不知仁之在己而假之也以德行仁則其仁在我而惟所行矣以此較諸侵曹伐衛之事而觀夫東征西怨虞芮質成者則人心之服與不服可見若七十子之從孔子至於流離飢餓而不去此又非有名位勢力以驅之也孟子真可謂長於譬喻也

或問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何也曰國家閒暇人心無事日力有餘可以從容審諦而有所為之時也然人情安肆則亦易以怠惰是以因循苟且常失其可為之時以至於禍患積而禍敗生則倉皇迫遽雖欲為之而有所不及矣此惡夫不仁之辱者必及此可為之時而

為之則可以無因循之失而有積累之功顧乃不然而欲及此之時肆其荒樂惟恐日之不足其甚者雖明知禍患之來近在朝夕而不暇顧也若高緯楊廣之流是矣其國有不亡哉曰夫子引鴟鴞之詩而歎其知道何也曰孔子讀周公之詩而有感於其言也然聖人之所謂知道者如此而近世陋儒乃有謂釋氏之徒知道而不可以治世者則亦異乎孔子之言矣夫知道矣而不可以治世則彼所謂道者果何物哉

或問孟子專論不忍人之心而後乃及乎四端何也曰不忍之心卽惻隱之心也爲性之德無所不具總之則爲仁義禮智而一以貫之者仁也情之所發無所不通總之則惟是四端而一以貫之者惻隱也然則其言之

也又安得而無先後輕重之別耶曰孟子以四端爲情而孟子皆以心言之何也曰心統性情者也故仁義禮智性也四端情也而皆得以心名之蓋以其所統者言爾曰其不言信者何也曰程子言之詳矣蓋信之於五常猶土之於五行也五行非土不立而土無定位五常非信不有而信非一端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亦可以觀矣曰然則諸說如何曰是皆善矣抑謝氏以身汗面赤實羞惡之發也而程子以爲惻隱之心是亦其實四端之一驗也與其他如以心爲生道分明仁愛性情之異因其惻隱而知其有仁內外交相養等說其旨深矣而呂謝楊尹之說亦皆有所發明讀者宜深味之但孟子方以是非之心爲智之端又謂言性者必求

其故而謝氏引其猶與鼓之云以爲之說則失其旨矣

或問大舜之善與人同何也曰善者天下之公理本無在己在人之別但人有身不能無私於己故有物我之分焉惟舜之心無一毫有我之私是以能公天下之善以爲善而不知其孰爲在己孰爲在人所謂善與人同也舍己從人言其不先立己而虛心以聽天下之公蓋不知善之在己也樂取於人以爲善言其見人之善則至誠樂取而行之於身蓋不知善之在人也此二者善與人同之目也然謂之舍己者特言其在私順理而已非謂其己有不善而舍之也謂之樂取者又以見其心與理一安而行之非有利勉之意也此二句本一事特交互言之以見聖人之心表裏無間如此耳觀其居深

山中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則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及其格於文祖則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則其自始及終無一毫之私一息之間可知所謂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豈虛語哉曰諸說皆善但張子之說雖非本文正意而其言有可玩者謝氏尤有警於學者（謝氏說有闕文）

或問卒章程張諸說皆以爲隘與不恭非夷惠之過乃其流之弊耳子之說不然何也曰諸先生之意厚矣然以孟子之言考之則恐其意未必果然也

孟子或問卷之四

朱熹 撰

或問孟子本欲朝王矣王召之則辭而不往何也曰孟子於齊賓處賓師之位而未嘗受祿爵其齊王之所得臣也其相見之節王就而見孟子則可孟子自往而見王則不可王而召之則既失禮矣而其托疾者又不誠也則若之何而可往哉或曰楊氏之說如何曰以孟子所稱成湯桓公之事觀之則其意不爲是矣且以無所逃而不俟駕有所適而不爲臣尤非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或問比化者無使土親膚舊說以爲及親體變化之前無使土親其膚其於人情合矣竊爲不用而別爲之說乎曰以其辭費而卒有所不協也首篇比死者之云類此而舊說於彼則以爲比合敢死之士至此則又爲是說而不顧夫倫類之不通也必如集註之云則庶乎其兩得矣曰不以天下儉其親如子之說其有稽乎曰王氏中說記太原府君之言曰一布被三十年不易曰無爲費天下也文意正與此同

或問孟子於沈同之問竊爲不盡其辭以告之也曰沈同固非能伐燕者且其以私來問又不言齊之將伐燕也則直以可伐之理告之是矣若遂探其情而預設辭以待之則是猶防險詖之私竊豈所謂聖賢之心哉且齊雖無道若能拯燕之民於水火之中而無殺戮係累之暴則其伐之也亦何爲而不可哉史記亦云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此亦當時傳之誤而史氏輕信之耳其曰文武之時則前篇所謂燕民悅則取之燕民不悅則勿取之云爾孟子豈亦以文武之事許齊王哉

或問呂公管叔之事呂游之說不同何也曰呂氏之疑游氏辨之詳矣其原蓋出於程子之說所謂天理人倫之至者學者宜深味之

或問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二子之賢其心固如是乎曰非謂二子之心爲然也語其勢則然耳若二子之心如此則與世之回面汙行而事君側便嬖之人者何以異乎尹氏之說失之矣

或問去齊出晝諸說如何曰是皆善矣熟玩之可也楊氏齊王猶足爲善之說尤有味且其發於夢寐者如此蓋可見其所存之正矣

或問孟子既曰憂天下之憂矣又曰何爲不豫何也曰或問文中子曰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聖人有疑乎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或人退文中子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若孟子不忘天下之心而亦不害其樂天知命之樂其幾是乎

或問孟子見齊王而有去志矣而其去也則又曰王猶足用爲善何也曰齊王雖無湯武之資此孟子所以有去志也然比當時之諸侯則猶有可取者而況孟子居齊之久又當有所啓發而增益於前者且其君臣之義亦略定矣所以將去而不能無眷眷之情也曰張子之說如何曰禮有之曰仕而不有祿者君有餽焉曰獻使焉曰

寡君違而君薨非為服也張子之言蓋取此例

孟子或問卷之四

孟子或問卷之五

朱熹著

或問孟子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者何也曰性善者以理言之稱堯舜者質其事以實之所以互相發也其言蓋曰知性善則有以知堯舜之必可為矣知堯舜之可為則其於性善也信之益篤而守之益固矣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猶有不得而聞者而孟子之言性善乃以語夫未嘗學問之人得無陵節之甚耶曰性命之理若究其所以然而論之則誠有不易言者若其大體之也然則學者固不可以不知也蓋必知此然後知天理人欲有賓主之分趨善從惡有順逆之殊董子所謂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能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程子所謂知性善以忠信為本此先立其大者皆謂此也曰世子從孟子之言而孟子不之拒何也曰孟子之言非當時之所常聞也故聞者非我不之信也而亦莫之疑也是其莫然如飄風之過耳亦不可復蹤其思繹而信從矣但子復來則當其思之未得而不舍於心與彼孟子之言雖若怪之實則喜其能思而將有以進乎此也或曰孟子之言性善非與惡對之善也特贊美之辭耳信乎曰此亦異乎吾所聞矣夫孟子性善之論至矣而荀揚韓氏或以為惡或以為混或以為有三品最後釋氏者出然後復有無善無惡之論焉儒者雖習聞乎孟子之說然或未知性之所以為性於是悅於彼說之高而反

濫吾說爲不及則牽孟子之說以附焉而造爲是說以
文之蓋推性於善惡之前而累孟子於異同之外自以
爲得性之眞而有功於孟氏之門矣而不知其實陷於
釋氏之餘而以精神魂魄不離之質而論仁義禮智至
善之理也且又不免求變之實德而指爲贊美之容言
不容不任之不然而別立但明之虛位推而言之至以
天理人欲爲同體而異用因其發之中節與否而後有善惡
之名焉則亦勞力費辭而無復彷彿孟子之道意矣惜
乎吾不得從事於其門以質其說庶乎其有相長之益
也曰諸說如何曰張子絕句之說恐其說矣尹氏以聞
善而從爲信善之證秉彝好德之論也然專以是而信
則未矣

或問三年之喪何也曰人子之心無窮也聖人以爲子生
三年而後免於父母之懷也故爲之立中制節使賢者
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也齊疏之服飦粥之食何也
曰服美不安而食旨不甘也其爲大本大經何也曰自
盡其心者喪禮之大本也三年齊疏飦粥喪禮之大經
也孟子生於戰國分爭之際不得見先王之全經矣然
其學得孔門之正傳而於文武之道則旣識其大者故
其考論制度雖若疏濶有如張子之所病者而於大本
大經之際則毫釐之間有不可得而亂者以是爲主而
酌乎人情世變以文之則禮雖先王未之有者亦可以
義起矣後世議禮者不明乎此故常以其節文度數之
小不備而不敢爲舉以亂乎大不備而後已此劉向所

以處歟之也然獨孟子之學而強欲爲之如叔孫通曹
褒之流是又不免乎私意之鑿而已矣
或問所言井地之法以周禮諸說考之亦有未悉合者何
也曰孟子於前代固已論之矣大氐孟子之言雖曰推本
三代之遺制然常舉其大而不必盡於其細也師其意
而不必泥於其文也當其時避則能自成一家乃經綸
之活法而非拘儒曲士牽制文義者之所能知哉曰三
代授田之多少不同何也曰張子嘗言之矣陳氏徐氏
亦有說焉然皆若有可疑者蓋田制既定則其溝涂畛
域亦必有一定而不可易者今以易代更制而輒有增加
則其勞民動衆廢壞已成之業使民不得服先疇之田
畝其煩擾亦已甚矣不知孟子之言其所以若此者果

何耶[illegible]曰貢法大禹之遺制而其不
善若此何也曰孫氏林氏嘗言之矣[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曰先王
之學教民其教如此後世學校則未嘗廢而獨未說其
教何耶曰先王之學以明人倫爲本故自其咴咴絃誦
之間灑掃應對之際所以漸摩誘掖勸勵作成之者無
非有以養其愛親敬長之心而教之以修己治人之術
是以當是之時百姓親睦風俗淳厚而聖賢出焉後世
學校雖存而不復此意所以教之者不過趨將干祿之

拔而其所以勸勉稽督之者又適所以作其躁競無恥之心雖有長材美質可與入於聖賢之域者亦往往反爲俗學新風驅誘破壞而不得有所成就尚何望其能致化民成俗之效如先王之時哉先生君子蓋有意之故程夫子兄弟皆常建言欲以漸變流俗之謬而復於先王之意顧皆屈於俗儒之陋說而不得有所施行也後之君子有能深考其說而申明之其亦庶幾矣乎

或問許行爲神農之言而有君民並耕市不二賈之說何耶曰程子之言盡矣然以易考之二者皆神農之所爲也當時民淳事簡容或有如許行之說者及乎世變風移至於唐虞之際則雖神農復生亦當隨時以立政而不容固守其舊矣况許行之妄乃欲以是而行戰國之

時乎曰禹之功大矣而孟子以皋陶配之何也曰皋陶之學純粹精密而其陳謨種德明刑弼教爲助尤多故舜欲傳位於禹而禹獨讓之則其德業已盛固聖人之偶矣曰尹氏之說如何曰是其爲說當矣然亦必有所指非徒言也

或問夷之請見者再而孟子不許何也曰孟子雖以闢邪說爲己任然不過講明其說傳之當世使聞者有以發寤於心而自得之耳固不輕接其人交口競辯以角吾道之勝也譬如蠻夷寇賊之害吾人固欲去之然當自彼甲執兵而觀與之角哉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何也曰天之生物有血氣者本於父母無血氣者本於根荄皆出於一而無二者也惟其本出於一故

其愛亦生於一焉蓋一體而分血氣連屬其戀之情自有不能已者以其非他人之可比也自是之外則因其分之親踈遠近而所以爲愛者有差焉此儒者之道所以親親仁民以至於愛物皆然不各得其所也今夷之乃謂愛無差等則是不知此身之所從出而視其父母無以異於路人也雖其施之先後則亦不悖於此理然於親而謂之施焉則亦不知愛之所由立矣是非二本而何哉而說者乃或謂其施由親始之言暗合於吾儒之一本者愚以爲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爲是說者亦自不知一本所以爲一本矣又有以愛有差等爲一本者雖無大失而於文義有所未盡蓋謂其一本故愛有等差則可直以愛有差等爲一本則不可也曰夷子之學於墨矣而

必推其說以求合於儒者何也曰天下之理其本有正而無邪其始有順而無逆故天下之勢正而順者常重而無待於外邪而逆者常輕而不得不資諸人此理勢之必然也且獨不以近世之佛學觀之乎夫吾所以拒彼至矣而彼未嘗不求自附於吾儒者也雖其陰陽誑合有不可信然不如是則亦知其反側而無以自安也其理之悖說之窮於此亦可槩見惜乎世無孟子無能因其所明以通之者是以卒於流蕩而不反也

朱熹撰

問大丈夫之說其詳可得聞乎曰廓然大公忘不狹隘則所居者天下之廣居矣循規蹈矩身不苟安則所立者必天下之正位矣又推其理事不苟從則所行者皆天下之大道矣得志則與民由之則出而推此於人也不得志獨行其道則退而樂此於己也如是則富貴豈能淫而蕩其心貧賤豈能移而移其志威武豈能屈而屈其節哉此其下視儀衍之以順爲正而得志於一時者可謂妾婦之爲而所謂大丈夫者其不在彼而在此也決矣然此數言者皆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爲主而此三言者又以廣居爲主也今齊論通篇之言此語乃削去廣居之云而尹氏之於此解亦不覺其有遺吾皆不能識其何說也不得已而大明著程子所謂居廣居而行大道者其次本末體用之間庶乎其包舉而無遺也

或曰君子之必仕何也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況君子學先王之道必得君而事之然後有以行其道而及於人使其君爲堯舜之君其民爲堯舜之民是君子之所願欲也退而窮處不得已而然耳

或問孟子之論食志食功之別何也曰食志而不食功則正上日逐而苟不廉之人深食功而不審其大小之分則有以應與而以加諸爲仁義者上矣

或問於陵仲子自潔而辟於之內皆知其非富天下何也曰聖人之心廓然大公表裏洞達故一有所爲則天下信之如所謂奚爲後我之無不悅而無不通也書所謂葛伯仇餉者非孟子之言則人孰知其曲折之如此哉陽貨饋豚亦類此

或問孟子之欲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而必以正人心爲先者何也曰此探本之言也以聖道之不明是以人心不正而邪說得以乘間入之也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人心而已矣又何必爲此之紛紛而涉於好辯之嫌乎曰邪說既入則人心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矣此又其末之不可不理者也故孟子之道性善稱堯舜必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者此其所以正人心而爲息邪距詖之本也排爲我斥兼愛必使天下曉然知邪詖之不可由也此其所以息邪距詖而爲正人心之用也然其體用不偏首尾相應如此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此其所以難得其本而不免於多言也然豈其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窮故不得已而然耳昔湯伐桀而誓其衆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紂而誓其衆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夫豈好戰也哉孟子之心亦若此而已矣豈得以好辯之小嫌而遂輟不言哉曰其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何也曰吾亦既言之矣然反其言而推之則知不討亂賊而謂人勿討者內逆之黨也不距楊墨而謂人勿距者惡說之徒也聖賢立法之嚴至於如此可不畏哉可不畏哉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論楊墨之源流皆之有未精者已辨之於論語之

篇父克己復禮之說分而爲之亦所未曉豈其記錄之
差歟若曰佛氏之言其於物累僞治潛心正道不容有
差以者抑有在論矣

或問司馬公曰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蓋謂其不以
其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蓋謂其不
以其道取於人而成之也君子之責人當探其情仲子
之避兄離母豈所願哉若仲子者誠非中行亦狷者有
所不爲也孟子過之何甚歟其說奈何曰仲子齊之世
家則其祿與室非其兄不義而得之矣設其果以不義
得之而非有悖逆作亂之大故則夫母子兄弟之間豈
可以是而遂滅天性之恩哉飾小行以妨大倫是乃欺
世亂俗之尤先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所謂狷者

偏亦以行之偏小過乎中而已夫豈出於倫理之外若
是其甚哉

孟子或問卷之六

孟子或問卷之七

朱熹著

或問首章之說曰范氏詳且明矣但其曰事善民法與播
惡於衆及齊字之訓爲未安耳曰孟子告齊宣王曰是
心足以王矣則仁心者固王政之本也今曰有仁心仁
聞而不能行先王之道則是所謂仁心者初不足恃而所
謂先王之道者又在此心之外也曰是心足以王者言
有是心而能擴充之以行先王之道如其篇末所謂制
民之產云者則可以王耳非謂專恃此心而直可以王
也先王之道固亦由是而推之以爲法耳但其盡心知
性而無私意小智之累故其爲法也盡天理合人心雖
聖人復起而有所不能易者後之人君當因吾心而擴

充之以盡夫法制之善而充吾心之固有者非謂心外
有法而俟於他事也後人雖有是心然或未能無私意
小智之累苟不循是而之焉則雖有仁心仁聞而未免
於徇私妄作之失譬之廢棄規矩而欲以手制方圓其
器之不至於苦窳道廢希矣曰所謂陳善閉邪者奈何
曰君有邪心則常隱也然不知所以用之之道而逆閉
之則雖有論辯之益其言不可得而入矣故必爲之開
陳善道使之曉然知善道之所在則淫邪者亦不難
乎閑之矣孟子與時君論事多類此其自謂敬王者豈
虛語哉

或問二章之說曰人之生也均有是性均有是性故均有
是倫均有是倫故均有是道然惟聖人能盡其性故爲

人倫之至而所由無不盡其道焉此堯舜之爲君臣所以各盡其道而爲萬世之法猶規矩之盡夫方圓而天下之爲方圓者莫不出乎此也故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圓之極一有毫髮之私介乎其閒則蔽於人欲而不得盡乎天理之全矣故仁與不仁其閒不能以髮一出乎此則入乎彼不可以不審其幾也曰程子道無無對之言奈何曰此雖非正爲孟子之言而發然其所言亦可深味與所謂性善無對之云者異矣予嘗與人論此而問之曰碁局之中一路者孰爲對乎其人曰是所以對夫三百六十路者云蓋其言深有會於予意知此則程子之意可以推之而無窮矣

或問七章之旨曰范氏論之詳矣但小國師大國一句似

失本意耳其末所論治天下莫大於仁一節其善所以告君者正當如此耳

或問十章之說曰程子初說至深切矣第三說却自暴自棄最爲的當皆宜深味也且曠其安宅則必放辟邪侈而安其所不可安之居矣舍其正路則必行險僥倖而由其所不可由之塗矣安宅正路人皆有之而自暴自棄以至於此是可哀也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諸說皆善擇焉可也曰亦有未盡者乎曰獲上信友悅親誠身皆以有道言之則蓋有不由其道以求之者矣若諛說苟容以求獲乎上便佞籠隨以求信乎友阿意曲從以求悅乎親矯行助長而求以誠其身者皆是也孟子之言固已閑其所入之塗矣而

其支離別岐亦不可以弗之表也曰所以擇乎諸說者奈何曰如呂氏之論明善誠身皆有所未盡其於明善直以爲凡在我者皆明其情狀而知所從來殊不知天下事物之理皆有所謂善要當明其當然而識其所以然使吾心曉然真知善之爲善而不可不爲是乃所謂明善者若曰知在我者之所從來而已則恐其狹而未究於理也其於誠身直以爲知有是善於吾身而已是亦未知孟子所謂誠身正謂心思言行之間能實踐其所明之善而有諸身也其以知至爲非思勉之所及亦過高之失其論誠者天道亦有未安者已於中庸論之矣楊氏身不行道所厚者薄責善朋友之道三語發明文意有所未當其論誠身而以忘機言之似亦非孟子

本意其餘則同多可取也

或問十四章之說曰范氏之說詳明而所論重人命者尤善楊氏之言學者亦宜思之而爲之說尹氏分別天理人欲於毫釐之間尤可深味也

或問十八章之說曰楊氏得之矣徐氏引穀梁子曰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不以不孝爲罪而以不就師傅爲罪亦善引據者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程子至矣所論曾子周公事先儒所不及也

或問二十章之說曰程子張子范楊皆深得之可詳味也但范氏解章首兩句非本文之意

或問樂正子從子敖何也曰予嘗攷於孟子之書已雖齊

王之幸臣蓋嘗欲自託於孟子以取重故孟子使滕則王必以驩爲介未嘗與言行事於樂正子之來則又正言以折之至其弔於公行子之家又不與之言揖則所以絕之者深矣樂正子不察乎此而輕身以從之意者特藉其餔餟與焉以見孟子而已故孟子以餔啜罪之而范尹皆以不能改於其德爲樂正子之罪恐非孟子之意也必若其言則孟子曷爲不與之言而使之改與孟子之所以去齊其事雖不可考疑雖以見積懈而去之也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范氏之說本孟子正意也程子之說又推明其一說尤見聖人所處義理之精然以事理度之但其於未及告而受堯之命耳其後固不容終不

告而遂娶以歸也

或問二十七章之說曰諸說皆得之矣曰實之爲稱實何也曰是有數義有以實對虛而言者有以實對僞而言者有以實對華而言者此所謂實則以對華而爲言耳曰何也曰以實對虛而言者曰仁義理也孝弟事也理虛而事實此孝弟所以爲仁義之實也然以事爲實可矣謂理爲虛則理豈虛而無物之謂乎以實對僞而言者曰莫非仁義也惟孝弟發於人心之不僞此孝弟所以爲仁義之實也然謂孝弟爲不僞可矣謂凡惻隱羞惡之發皆人之所僞爲可乎惟以實對華而言則以爲凡仁義之見於日用者惟此爲本根精實之所在必先立乎此而後其光華枝葉有以發見於事業之間此說

爲得之耳

或問二十八章之說曰范呂皆得之而李氏說亦甚善

孟子或問卷之七

孟子或問卷之八

朱熹著

或問首章之說曰范氏得之矣楊氏以一事言之固亦舉其大者然恐其未盡孟子之意也曰此以為舜卒於鳴條則湯與桀戰之地也而竹書有南巡不反禮記有葬於蒼梧之說何邪曰孟子之言必有所據二書駁雜恐難盡信然無他考驗則亦論而闕之可也

或問孔子以子產之惠為君子之道而孟子以私恩小利言之何也曰孔子之言通乎巨細故不害其為君子之道此承上文乘輿濟人而言則私恩小利而已矣曰子產濟人之事有仁人之心焉其惠雖小猶不失乎為政之本若孟子所謂先王之政者乃獨以時修橋梁而已耶

不反為治之末邪徒蓋於此而愛人之心不至吾恐其所以自謀於民者或反不若子產之濟也曰子產之事固有不忍人之心矣然先王則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是以其體正大而均乎其法精密而詳盡而其利澤之及人如天地之於萬物莫不各足其分而莫知其功之所自苟有是心而無是政則不過能以煦濡姑息苟取悅於目前而結其歡虞之愛殊其耳目之所不及則與惠之施已不免於有所遺矣況以天下國家之大又安得人人而濟之邪昔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是亦庶幾乎先王之政矣曰子產相鄭能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則其不知為政者橋梁之修尤非難事乃獨有闕於此何邪曰闕之師曰子產之才之學於先王之政雖有所未盡然其於橋梁之修蓋有餘力而其惠之及人亦有大於乘輿之濟者矣意者此時偶有故而未就又不忍乎冬涉之艱而為是耳然若其小惠以悅於人人亦悅而稱之孟子慮夫後之為政者或又悅而效之則其流必將有廢公道以市私恩違正理而干虛譽者故極言而深譏之以警其微亦拔本塞源之意也此說最為得之若范氏以為子產身相小國非濟得民心則無以扰大國故其濟人如此其急則恐子產之意不專出於此也

或問三章之說曰諸說皆善但楊氏引鄭忽事以詩序而言耳其實未必然予於詩傳論之詳矣

或問六章之說曰諸說皆善而張子所謂真義理者至矣其曰守禮未為失者尤學者之所當知也

或問八章之說曰程子張子之言皆善楊氏引舜及孔明事意則甚善然亦非孟子此章之本旨也

或問九章所謂後患者謂得罪於其人邪抑恐其亦言己之不善邪曰是皆有之然斯言必有為而發今不可知其所指矣

或問十章之說曰楊氏之說甚善然所謂本分者乃義理之至當非苟然而已也學者於此宜深察之一有小差則流而入鄉原之亂德矣

或問十一章之說曰諸說皆善而尹氏尤精然所謂信果在其中者亦言外之餘意耳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程子初說與趙註同愚其論之未定
也其後兩說則已密矣曰赤子之心張子呂氏以為未
發而程子以為已發夫赤子之心固不可為未發然皆
不亦有未發之時乎曰程子之告呂與叔固自以前所
謂言心皆指已發者為未當矣夫赤子之心衆人之心
各有未發已發之時但赤子之心未有私意人欲之累
故雖其已發而未必中節要亦為未遠乎中耳曰程子
所謂聖人之明鑑止水其所以異於赤子之純一無偽
者何也曰赤子之心全未有知然以其未有私意人欲
之累也則亦純一無偽而已爾衆人既有所知則雜於
私意人欲而失之聖人則察倫明物酬酢萬變而私意
人欲終無所入於其間是以若明鑑止水之湛然不動

而物無不照也曰楊氏之說如何曰程子以為發而未
遠乎中則可而楊氏以為發而未離乎大本則不可蓋
發乎此則離乎此但其離有遠近之間耳未離乎此則
豈可謂已發乎此哉是蓋因程子之言而失學者不可
不察且大人云者亦對赤子而言之耳不當限以未化
之說也如曰不為非禮義之禮義言行不必信果格君
心之非正己而物正之類聖人亦豈有以加於此哉曰
然則程子亦言聖人之心若以別乎大人者何也曰程
子蓋亦通言之以別乎赤子耳非以是為化與未化之
別也
或問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何也曰學是理則
必是理之得於身也不得於身則口耳焉而已矣然又

不可以強探而力取也必其深造之以道然後有以默
識心通而自然得之也蓋造道之不深者用力於皮膚
之外而責效於旦夕之間不以其道者從事於虛無之
中而妄意於言意之表是皆不足以致夫默識心通之
妙而自得之必也多致其力而不急其功必務其方而
不躐其等則雖不期於必得而其自然得之將有不可
禦者矣若程子所謂篤敬窮理潛心積慮優游涵養栽
培淺深皆其所以造之之道而君子之所以自得者其
所謂開淺近事莫非義理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便
須放開不靠書冊之類則又著夫自得之驗而欲學者
有以審之也其曰放開亦非惡其拘而故放使開也曰
自得之則居之安何也曰未得之則固無可居之地得

而不出於自然則雖有所居而不安惟自得之則理之
在我者吾皆得以居之如人有室廬之安動作起居種
種便適自有戀而不去也曰居之安則資之深何也曰
未得其所居則無所藉以為用居而未安則其所藉以
為用者淺迫而易窮惟居之安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
藉以為用而無窮如富人蓄積之多金珠穀帛無求不
獲見其出而不見其盡也曰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
原何也曰無所資者固無求之可求資之淺者取之難
遠而或值或不值也惟資之深者不待遠求而所取無
不得如既取諸其身之左而值其所資之本又取諸其
身之右而復值其所資之本以水喻之循其源之盛則
混混汩汩不舍晝夜或泝或沿無不值其來處此君子

所以欲其自得之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之說吾已論之矣張子以爲教人之事蓋以之字其字爲說於理亦若可通然以全章大意論之則此說恐非孟子之本旨也范氏大槩亦善然不親切其本又專以求於心爲言則不足以盡夫所以造之之道要當以是爲本而從事於程子之說焉則庶幾其可耳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所謂約者吾於論語已言之矣此則正以知要而言也然此亦上章之餘意故說者豁之蓋博學詳說者以道深造之謂其曰將以反說約者則欲其自得之深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知要之說是也但所引顏子之事則未然耳張子所謂先守至約然後博學以明夫至約之道蓋欲學者先求放心有所存主然

後博約詳說而反乎此耳其指示學者用力之序意則甚善但曰先守至約則與孟子之言相違而不免於語病必若程子所謂先求放心然後自能推尋向上去者則語意盡善而次序不差矣其曰心之博學者所以爲約亦曰由其先有所守然後能用此心以至其博也呂氏以約爲誠蓋因中庸而發誠固理之實然非約之所以得名也謝氏四旁中央之喻蓋曰不極乎四旁之所至則不足以識中央之所在故必由四旁而識中央如因博以求約也此其意亦善矣然四旁中央終成兩處不若以貫通言之之爲密也范氏初說甚善但自揚雄以下則支離矣楊氏分別孟楊得失意極親切然語亦有未盡使讀者不能無疑蓋所謂博約由孟子之言則

博者所以極夫理之散殊約則舉是散殊之理而一貫之耳是以旣博學之又詳說之而卒[illegible]於約蓋所謂博且詳者固未嘗出於約之外而所謂約者乃博中之一物方其博也固不知此物之爲約而茫然泛然雜取乎其外及其約也則又守此一物而於所謂博者之中僅乃處其千萬之一焉是亦何足以爲約而守之乎以是推之則楊氏之意得矣

或問十六章之說曰張子得之矣范氏引德力服人之異以明之則亦非此章之意也蓋彼皆言服人而以德力分王霸此則皆以德而服人養人又有 公私小大之不同不當引彼以釋此也其引政在養民者以張子之

言觀之是亦養人之一事然專以此言則亦不盡本文之意矣尹氏之失亦猶范氏之云耳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如張子之意則言無實不祥云者虛引以共之之詞也而下句實字疊上句如范氏之說則言無實不祥自爲一義而下句實字與上句不相蒙夫此章僅三何耳而首尾衡決遠如此於理有不得而通矣然張子所釋言無實不祥一句亦通暢蓋此或有所爲而言而無以致所由矣姑存而闕之可也

或問十八章之說曰集註備矣仲尼歎水之旨吾於論語亦嘗言之矣而今可略也曰諸說如何曰張子以止於至善爲有本原以流倒間蓋止者歸宿之義非本原之義也范氏謂君子以務實爲本名譽爲末亦非孟子之

意孟子之意正以誠心實行爲本而言其有是者所行
通達無所不至其無是者雖有辯譽終不能久耳非以
情實對名譽爲本末也尹氏自本而往者語雖約而意
則周矣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程子張子之言至矣但或人之問有
未盡者程子雖以天理告之然不言人之所以異於禽
獸者以其稟賦有異於物而得是天理之全也豈或記
者乃且自去其說雖聞夫子之言而不能盡領其意與
若尹氏之說則尤約而盡也曰明物察倫而後忠由仁
義程子張子之說何如曰是二言者以學言之則有序
猶格物致知而後意誠心正也自聖人言之則生知安
行不可以先後言矣二夫子言之亦以其始終條理言

之非真以爲有先後也曰張子所引別生分類之說如
何曰是亦舉其一事耳非謂專此一事也曰旁用之說
如何曰是極言之耳非謂不必正用而專欲旁用也
或問二十章之說曰諸說大意皆善但其文義之間不能
無可疑者如程子說望道張子說立賢泄邇忘遠恐未
可爲定論也曰以而爲如亦有據乎曰而如二字蓋通
用之詩曰垂帶而厲鄭箋曰而亦如也此亦以而爲如
也春秋星隕如雨左氏曰與雨偕也此以如爲而也他
如此類不可殫舉故陸氏釋文序論音讀之訛曰而如
靡異則其混淆而久用之久矣曰是則然矣然其曰求
道之切者恐非所以言聖人之心也奈何曰爲是說者
正以其德爲聖人而心不自足如此是乃所以深明聖

人之心也且子胡不以視民如傷者例而觀之乎夫文
王之民固已無凍餒者矣而視之猶若有傷則其於道
雖已與之爲一亦何害其望之如未見哉若夫博施濟
衆堯舜猶以爲病而君子之道夫子自謂未能其心亦
若此而已矣如果聖人也而其心傲然每以聖人自居
焉則亦豈所以爲聖哉古今爲說迂則[illegible]失其文字
之本意而於聖人之心又不能有所發明由不察乎此
而已然則文字音讀之學豈可忽哉讀者詳考乎此而
虛心以求之則庶乎其無所疑也曰或者有謂武王之
不泄邇不忘遠非仁也勢不得不然也信乎曰此以世
俗計較利害之私心窺度聖人者之言也聖人之心所
以異於衆人者以其大公至正周流貫徹無所偏倚雖

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多而視之無異於一身爾是以其
於人之疴癢疾痛無有不知而所以撫摩而抑搔之者
無有不及此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所以爲德之盛而
仁之至也今曰迫於勢而非仁則不知其視聖人之心
爲何如而指所謂仁者爲何物哉蓋其學本出於權謀
機變之巧故凡其形於心術之間者莫非計較利害之
私因以己心窺測聖人而不自知其非也世之學者始
則以其文字之美而悅之及其涵習之久而益嗜其腴
則雖端人良士亦且與之俱化而不自覺其心術之移
矣可不戒哉余爲此論久矣近讀陳齋公集有論此者
適與鄙意合是固德人之言也夫
或問詩亡而後春秋作有以詩止於陳靈而後孔子作春

秋者何如曰詩之本義不可知矣無以考其得失然恐
謂雅亡者或近之也諸說何如曰泛而取之則皆善矣
然尹氏之言尤約而盡也
或問私淑之說曰張子前說得之矣張子之文又有自謂
私淑祖考遺訓者其用二字正如此亦謂私善其身於
其祖考之訓耳若程子之說則於上文之意恐或未通
而語勢似亦倒置故竊以張子之說爲安但從說孔子
之傳無窮於文意爲小戾不若前說之善也
或問取者貪之屬不取者廉之屬猶與之爲惠不與之爲
嗇死之爲勇不死之爲怯也今之過取者爲傷於廉則
宜以不與爲傷惠不死爲傷勇矣而反以與爲傷惠死
爲傷勇何哉曰過取之傷廉過於此而侵奪於彼者也

過與之傷惠過死之傷勇過於此而反病乎此者也蓋
奪乎彼者其失爲易見而病乎此者其失爲難知故孟
子舉傷廉以例二者是亦孔子過猶不及之意耳曰然
則程子傷惠之說如何曰是其理則至矣然非此章本
文之意也蓋本之上文旣不同推之下文又不類必欲
以是爲說則傷勇亦爲害其所當勇邪若伯子所謂義
無對者則簡約有味而楊尹之說亦善但楊說是過死
之傷勇也已甚其說之流將有啓正直而措死所之病
均之二者皆爲不得其中則與其貪生忍恥終無以有
益於斯世則不若捐軀以就死猶或有以爭救於萬一
之間也若夫過與之傷惠推之太甚亦恐不能無弊乎
於論語子貢侈奢之事旣言之矣學者詳之

或問二十四章程子之說前後不同何也曰前論讀書之
法後論處事之方善讀者融會而貫通焉則亦不見其
有異矣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程子以爲皆爲智而發今以章首之
言推之恐其或爲性發而非智之謂也曰不然章首之
言所以發明天下事物莫不各有自然之理而是理又
皆有迹而可尋以見智之不必用而不可用其下遂言
惡夫鑿智之說詳焉而卒又歸章首之意使其專爲性
發則其言之詳略皆當若是其倒置哉曰日至之說或
但以爲日之所躔如何曰是亦可通然非文義所係則
亦兼而存之可也曰程子之答張子旁引此文以爲說
邪果有以發乎此章之意邪曰是固不主於此章之文

義然旣通乎此而後卽其言以推之則其於造道而入
德也用切而意廣矣曰他說如何曰其大旨則皆得之
但叔子以利爲本之云恐未安而楊氏之言有不可曉
者其引列禦寇之言以故滅命云者乃與孟子之意正
相反且若是云則苟求其故之說又若何而可通也邪
嘗觀蘇氏以故爲性之所有事而失其性者其意亦若
此矣而又以爲性之爲故不可見天則有事於運行故
人得以度之蓋宗於佛老之意而又以就其前說殊不
知天之運行是乃所爲天之性使天也而塊然無事於
運行則亦何以爲天也哉此又失之甚者聊復論以解
學者之惑
或問二十七章之說曰此無異論然愚嘗聞之師曰陳司

敢議孔子爲有黨而孔子受之不辭右師以孟子爲簡
已而孟子辨之如此其力聖賢地位固不同也使孟子
聞右師之言而曰禮也足矣無已則曰朝廷不歷位而
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則已微見圭角矣然猶未也而
又必盡其辭焉此所以鋒芒發露而不及孔子之渾然
也學者於此宜致察焉

或問古之聖人多矣必言舜爲法於天下何也曰法者人
倫而已他聖人者因其常而處之不失其道是以見人道
之盡也惟舜極其變而不失其常是以人道之盡於此
尤可以見焉故特舉舜而爲言耳然其所謂法者亦豈
舜之自爲哉但性天之妙人所難明而舜之所行有以
盡發其蘊使天下後世無不見聞故舉舜以見法耳程

子所謂觀乎聖人則見天地者正謂此也曰楊氏以爲
孟子三自反不若顏子不校信乎曰自反所以自修學
者之事也不校不見可校成德之事也其淺深之序信
如楊氏之說矣然自反之說詳嚴精切正學者所當用
力處若反之未至而遽欲自以不校爲高則恐其無修
省之功而陷於茍且頹惰之域也

或問二十九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張子所謂觀人臨時志
如何者尤有以曲盡大聖賢之心也楊氏答了翁書甚
善其論正心誠意者尤切但引孟子本文之意尹氏辭
約理明而其從說尤善也

或問三十二章之說曰楊氏所論本章之義得之矣但其
論格物而曰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此則未安

學者詳考大學之序以及此書反身之說則可見矣

孟子或問卷之八

孟子或問卷之九

朱熹著

或問首章之說曰諸說皆善而尹氏盡性之云尤精但張子所謂怨其不我愛恐非舜與孟子之意以舜五十而何父母亦何所厚始從楊氏之說可也

或問二章之說曰不告而娶已見於七篇矣游氏之意亦爲而當後欲殺舜事皆了之言矣其曰人情天理於是爲令若尤爲痛切學者所宜反復而深思未易草草領略也其所謂萬章之言則林氏論之爲詳然學者止欲識得舜之心耳此亦不足深論也[illegible]

[illegible]曰張子諸說如何曰張子於過化之治已失其文義至施之於此尤爲不類其曰與人爲善日隱慝日行其所無事亦然蓋此事要切在兄弟人情處今以他事雜之反爲失其指歸若因彼以及此則可耳其曰道無權止之別權與正一者語亦傷快若曰常而變正也舜不告而娶權也然既是當爲之事則權與正一而無輕重之別如此而言則庶乎其備矣其曰舜更不見百官牛羊雖使不見亦恐無全然不知之理其曰備之有素曰有吾術內者似非所以語舜之心也曰楊氏謂舜惟恐不獲於象者如何曰舜之所以然者不爲是也但其兄弟之愛發於自然不以殺已而有變耳若曰惟恐不獲於象而後同其憂喜焉則是與其殺已而舍其寬已亦非所以語聖人矣

或問四章之說曰程子說詩之辭善矣范氏此數章於文義雖疏而大義則深得告君之道所當然也

或問舜禹避位之說或者疑之以爲舜禹之爲相攝行天子之事久矣今此而復行避之有如天下歸之而朱均不順則將從天下而廢其君之子邪抑將奉其君之子而違天下之心邪是皆非之至道而由避者以致之也至益不度天命而受位矣避之而天下不從然後不敢爲則夫禹且恥之而謂益爲之哉是其說也柰何曰愚嘗聞之師曰聖人未嘗有取天下之心也舜也禹也益也於其君之老也奉命以行其事而已未嘗攝其位也於其君之終也位冢宰總百官以行方喪之禮而已未嘗攝其統也及人三年之喪畢則當遜政嗣君而告歸之時也於是去而避之亦禮之常而事之宜耳然其避去也其心固惟恐天下之不吾釋也舜禹蓋迫於天命人心而不獲已者若益則求仁而得仁又何恥之有哉論者之學不足以及此而狃於利害權謀之習妄意以爲聖賢之心亦若已之心而已矣蓋以曹操不肯釋兵歸國之心而爲舜禹益謀則宜其以爲不當去位而避朱均以曹丕累表陳讓之心以爲舜禹益謀則宜其幸舜禹之得之而以益之不得爲可恥也嗚呼學者能

反是心以求之則聖人之心庶乎其可見矣曰程子所論於丙仲壬之年商書固有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之云矣或以邵子皇極之書考之亦然彼蓋以數推之且不誤矣曰書序之文本非正經未足據也且事之有理者可以驗其有違者可以證如其不然而又無所據於大義則亦論而闕之可也數之法抑吾所未學又安能必其可信而隨人以信之邪且魏惠襄哀之年見於竹書明甚史記舛失其實傳子之書乃從史記而不取竹書又安知其能不誤邪

或問七章之説曰程子覺予之説至矣特後段所引達可行於天下自與前段文意相反豈其記録之誤若如前段之説則此所謂天民但言天所生之民耳其曰天民

之先覺者曰天生此民之中特爲先覺者而已呂氏以五就桀爲無傷於先覺者以論語先覺之説論之非此章之旨也又以五就桀爲孔子所不爲此亦未可知而所論學者之事則非矣楊氏樂堯舜之道之説似亦過之夫畎畝之中耕野之所日用何以見其堯舜之道然堯舜之所以爲堯舜者其盛德大業之全體非一端所能盡而伊尹之所樂亦豈其專在於此而已哉此蓋出於禪者之説（昔有以此問某人如何是堯舜之道者某人答云不[illegible]耕[illegible]）傳者悦其新奇高妙而不察考於其實遂取以爲説而張大之其亦誤矣且如其言則伊尹之耕於野其於堯舜之道固已親見之久矣又何必待三聘之後其君堯舜其民而後爲親見之邪其論一介不取之説則善也曰道義一物非其義則

非其道矣一介不妄取予則其大者亦可知矣而既曰非義又曰非道既曰一介又曰天下千駟何也曰道義云者兼舉體用而言曰一介千駟極其多少而言也蓋人之氣質不同器識有異或務大而忽小或拘小而遺大故必兼舉而極言之然後足以見其德之全耳夫豈贅於言哉

或問八章之説程子所謂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此説非是若命何以人事即天命也人事不盡則禍患乃其自取而天命不立矣故盡人事者是乃所以順夫天命而謹守之此知命所以不立乎巖牆之下也若曰已知命之若彼而姑盡其事之如此則是乃天人義命判然二物且聖人之知命也未嘗審而其行事或

出於苟然矣曰其論無義無命者如何曰處置者求合乎義也故下者則安乎命也曰蕭説如何曰義命之際呂氏論之詳而尹氏爲君言之亦可謂得其要矣

或問九章之説曰范氏詳且明矣其論百里奚隱於市井本無干繆公之意又言聖賢未遇不恥鄙賤之事而惡不由其道以得富貴此意甚正宜深味之所引莊子之言亦良是其辨史記之失尤佳然按左氏之言則媵秦穆姬者乃井伯非百里奚也尹氏之説則切中時俗之弊矣

孟子或問卷之九

孟子或問卷之十

朱熹著

或問三子之偏如此而孟子以聖名之何也曰三子之聖因其氣質之偏而力行以造極至乎不思不勉之地而表裏洞然無一毫人欲之私者雖謂之聖然於孔子則有不得而班者矣蓋以孟子之言考之則金玉備而巧力全者孔子也若顏子之博於文而約以禮竭其才而不能及則金聲已備而玉有未振巧足以中而力有未充者與故以所至論之則顏子不若三子之成以所期言之則三子不若顏子之大以學之序而論之則三子皆失其所當先故行愈力而見愈偏而顏子循序以進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惜乎早死而不及見其成耳然

就三子而論之則伊尹之學又密於夷惠矣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張子至矣楊氏說亦多得之但聞引知之於賢者爲失其文意又以大而化之則雖智而忘其智者亦老莊之流而楊氏既不之正又自以智爲聖人從容中道之妙似亦有未安者其攻王氏之失則考之詳而論之備矣若謂伊尹亦嘗爲伐桀之事則又未必然也尹氏專守師說而此章獨不察於分數之間有所未達而然與

或問孟子所論班爵祿之制皆與周禮不同何也曰是不可攷矣蓋自孟子時已無則驗而周禮後出又有不可盡信者是以諸儒之說紛然而卒不能得其正也曰畿內受地之制其有等乎曰周禮所謂公邑家邑小都大都者是已而王制亦有天子縣內諸侯之數但其多寡與周禮復不同耳曰陳氏以爲王之子弟及公卿以下其官大小也皆受地如列國之君則千里之畿有所不容矣王制此以爲差降耳必諸如之也此說如何曰以周禮考之其制亦與孟子不同然大都則方百里而小都亦五十里也但其制以爲天子縣內諸侯祿也則固不害世而食之亦無嫌於不宗矣其據土以傳世者殆周衰之末失與

或問孟獻子有友五人之說曰如傳注范氏之論則是五人者爲欲挾其賢以驕人而絕於無貴故不得已而友獻子若亦有百乘之家則且又將並其富貴而挾之而不與獻子爲友也是豈賢者之心哉其亦必不然矣至

於獻子之說則善矣然詞亦傷巧與孟子他文不類而所謂亦有獻子之家者其亦字亦未通蓋不可考矣姑從張子之說而闕其疑以俟知者可也

或問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趙氏有成說矣或者又謂若是者可受則三代受人之天下而不辭今殺人者乃爲暴烈不義如此如何而可受其饋乎烈如詩序所謂厲王之烈者暴烈之意云爾或又以爲烈光也三代相受而烈光于今也是三說者擇一而從之可也何至闕而不爲之說乎曰熟讀本文此十四字自與上下文不相屬如趙氏之說則須受二字與上下文亦不相似或者二說亦殊費力不若從李氏闕之之愈也然此章之文有可疑者不獨此也如獵較簿正之屬皆

所未明是以備論而闕之耳

或問六章之說曰范氏詳矣楊氏引周禮為說其義尤精也

或問卒章楊氏之說曰是其說則當矣而有所未備也蓋孟子所謂易位者言其理當如是耳若三仁之事則比干箕子固有所不及為若微子之去亦或其勢之不便也然觀其引身而去以全先王之世則其計慮亦豈苟然者哉若其力之可為則伊尹霍光固以異姓之卿而行之矣況有骨肉之親者乎然世或疑此言有以起篡奪之禍者則孟子豈不嘗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乎曰尹氏後說如何曰如此是初無此理而孟子虛說此言以脅其君也其亦不然矣

孟子或問卷之十

孟子或問卷之十一

朱熹著

或問首章之說曰張子言禮為安佚之道而不言其為性之有也蓋既為安佚之道則其為性之有明矣學者必以此意推之然後可以破告子桮棬之說

或問二章之說曰程子以為湍水即楊子之說其大指固略同矣然告子以為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有而成於修此亦有小異也張子以為性之本原莫非至善是也而曰習而為惡亦性也飲食男女皆性也則反近於楊雄告子之說其以楊雄為見末流而未見本原又有取於其修之之說亦有不可解者謝氏以性之為不善者為非性之至亦非是其曰水之激躍者非水之性則善也觀過知仁之說予於論語已辯之矣

或問子以告子論性數章皆本乎生之謂性之一言何也曰性之為說既詳言之矣告子不知理之為性乃即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所謂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有所教不成故有杞柳之譬既屈於孟子之言而病其說之偏於惡也則又繼而為湍水之喻以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以孟子為未喻己之意也則又於此章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至於孟子折之則其說又窮而終不悟其非也其以食色為言蓋猶生之云爾而公都子之所引又湍水之餘論也以是考之凡告子之論性其不外乎生

之一字明矣但前此未有深究其弊者往往隨其所向
各為一說以與之辯而不察其所以失之之端獨在於
此是以其說雖多而訖無一定之論也曰然則程子之
說奈何曰是亦精矣獨生字之義若有未瑩是以吾說
不免有小異者知其所論氣質之性理有善惡及人物
之性所以不同如隙中日光及以孟子之言為極本窮
源之論則固未嘗敢有所疑也若其曰論性不論氣不
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者則又極至之言蓋孟子之言性
善者前聖所未發也而此言者又孟子所未發也曰然
則告子固指氣質而言歟曰告子之所謂性者固不離
乎氣質然未嘗知其為氣質而亦不知其有清濁賢否
之分也曰張子諸說如何曰不通晝夜之云已非孟子

所斥之本意其下諸說則皆至論而卒章所謂今之言
性者是徇性字所以臨事不精學者先須立人之性學
所以學為人者則尤親切也子嘗以此章之旨問於李
先生先生曰孟子之意只恐其昧於人性之善耳此正
張子卒章之意也曰楊氏所謂陰陽無不善而人得以
生故性無不善如何曰陰陽氣也不能無不善唯所以
陰陽者則是所謂道而無不善也今既以陰陽為無不
善而不能必其無不善則又曰善者其常而亦有時而
惡焉則非所以語性之善矣是其記者之失也歟
或問四章之說曰飲食男女固出於性然告子以生為性
則以性為止於是矣因此又生仁內義外之說正與今
日佛者之言與作用為性義理為障者相類然孟子不

攻其食色之云者使彼知義之非外則性之不止於食
色其有以察之矣張子之說發明仁義之意亦親切而
有味
或問五章之說曰范氏詳矣程子於易傳發明義非在外
之意尤為有功然彼直內之敬與此章敬叔父敬弟之
敬若不相似也而楊氏引以為說何哉
或問公都子問性而孟子以情與才者告之何也曰性之
本體理而已矣情則性之動而有為才則性之具而能
為者也性無形象聲臭之可形容也故以二者言之誠
知二者之本善則性之為善必矣曰然則程子何以言
才之有不善也曰此以其稟於氣者言之也蓋性不自
立依氣而形故形生質具則性之在是者為氣所拘而

其理之為善者終不可得而變但氣之不美者則其情
多流於不善才亦有時而偏於不善若其所以為情與
才之本然者則初亦未嘗不善也孟子程子之說所以
小異而不害其為同也曰孟子初未嘗有氣質之說也
孔子雖以性之相近而言然亦不明言其為氣質也程
張之說亦何所據而云乎曰孔子雖不言相近之為氣
質然其於易大傳之言性則皆與相近之云者不類是
固不無二者之分矣但聖人於此蓋罕言之而弟子有
不得而聞者故其傳者止是而無以互相發明耳孟子
雖不言氣質之性然於告子生之謂性之辯則亦既微
發其端矣但告子辭窮無復問辯故亦不得盡其辭焉
孟子既沒學失其傳吾儒之言性者漫不省此而支離

穿鑿之說滿天下學者方且昏迷眩瞀不知所定而爲
釋氏者又鼓其荒誕之說而乘之雖其高妙庶無若不
可詰然覈其實則所謂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之說所謂
作用是性之說皆不過告子生與食色之餘論耳至於
性之爲理與其仁義禮智之蘊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
發則反以爲前塵妄想而棄絶之及論智愚善惡之不
齊則舉而歸之輪廻而皆不可致詰之地舉世之人亦
且樂信而歸往之無有能覺其說者及周子出始復推
太極陰陽五行之說以明人物之生其性則同而氣質
之所從來其變化錯綜有如此之不齊者至於程子則
又始明性之爲理而與張子皆有氣質之說然後性之
爲善者無害於氣質之有不善氣質之不善者終亦不

能亂性之必爲善也此其有功於聖門而惠於後學也
厚矣子尙安得以其無所據而爲疑耶曰孟子之言性
也情也才也皆未嘗不善也而程子以來乃有以才爲
有善不善者何也曰以性而言則才與情本非有不善
也特氣質之禀不齊是以才有所拘情有所徇而不能
一於義理耳其於性則理而已矣其純粹至善之德不
以氣質之美而加多不以氣質之惡而爲有損特其蔽
之厚薄隨有不同耳曰然則孔子之所罕言者孟子詳
言之孟子之所言而不盡者周程張子又詳言之若是
何耶曰性學不明異端競起時變事異不得不然也曰
程子嘗云佛亦言性本善然則所以異於吾說者何也
曰佛之所謂善空而無物之謂也若吾之所謂善者則

彼則以爲客塵妄想而爲不善之尤矣惜乎聞者之不
及此而不足以盡發程子之言也若其所謂性即是理
而原其所自未嘗不善者則自孟子以來未有及此者
矣曰此其他說如何曰是其得之者固多矣獨以若爲
順者恐於文義有所未安而謂孟子不服分別才情之
有不善則亦與所謂言舉天下之才與論一人之才不
同皆皆有可疑者其曰辨性之善者則前輩固疑其不
盡出於夫子之言而所謂動爲心者亦與心有指體指
用而言及張子心統性情之說不類疑亦記錄之或差
也其他則皆至論而人者一條尤爲精約也曰張子之
說如何曰是其爲說多善而所論性情歸處惻隱殘忍
之心各自何處而來者尤爲切要但論韓子未當其病

耳曰楊氏諸說如何曰其第一說善矣而辭有未暢第
二說則吾已辨於第八篇矣然此論物各有則而曰捨
於外而不得遁焉者其必有以也則無乃空虛無實而
近於佛氏之云乎然其於三經義辨有曰視聽言動必
由禮焉此一身之則也爲君而止於仁爲臣而止於敬
爲父而止於慈爲子而止於孝此君臣父子之則也夫
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夫婦長幼朋友之則也
則得之矣豈其晚歲之所得有進於前乎然其言亦有
未當者若曰視聽言動必有禮焉一身之則也君之仁
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朋友之信君臣父子朋友之則
也則庶乎盡之矣其一說又謂知其體物而不遺則天
下之理得物與吾一然後物不能亂吾之知恐有蓋以

程夫大學物格知至意誠之旨也以彼經文考之恐不
如是其亦佛氏之餘乎其辨蘇氏之說則善矣然蘇氏
性習之云正告子湍水之論也能焚能熱乃其設譬之
不當也不攻其本而詰其末使彼而易之曰猶火之能
焚而能暖之則又將何以詰之乎蘇氏道不可名之說
則謬矣而所以辨之者亦未得其要領也孟詰之曰道
未有不可名者也以道爲不可名者是不見道而自誣
以欺世之說也其所謂一與中者豈以舜禹授受之言
論之乎若是則一者不二其心之謂中者無過不及之
名耳皆非前所以命夫不可名之道而寄之也至於子
思之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者則所以狀性之德
而非允執厥中之中矣然亦正以其無所偏倚而名之

非以其不可名而姑寄之也若孟子之言性善則固謂
夫未發之中本無不善耳是則中亦何自而校乎若其
所論孟子引詩之說則殊得古人之用心矣曰侯尹如
何曰侯氏語約未見其失尹氏謂惡愆非本然則可謂
賢而善者亦非本然則爲湍水之說而流於佛老之言
矣曰然則荀揚韓子之說孰爲近耶曰是皆不知性之
爲理而以氣爲性者荀揚之失蓋不難見獨韓子以仁
義禮智信爲言則固必已優於二子而近世諸儒亦未
有及之者但亦不察乎其所以不齊者爲氣使之然是
以其論有所陽而不完耳

或問程子云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者如何曰是
亦記者之誤非程子論心惟答呂與叔書最後一篇爲
盡而張子所謂心統性情亦爲切要若前所謂動爲心
者則與此正相反而皆失之矣曰程說如何曰程子理
義悅心之說程子之意也至矣張子理義全在天以下
文考之天當作人其體文通俗之說則不可曉曰呂氏
所謂虛而誠者何也曰此亦張子之意也亦曰形而上
者無非實理耳然曰善之所由出又以性可以爲善則
亦離善於性而失之矣其論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
之不齊者則實而同然之說與謝氏悅心之說亦皆善
也

或問夜氣之說曰程子張子皆在矣楊尹亦無失其旨者
曰然則夜氣者特休息之餘氣清明者耳而程子遽以
爲良知良能者何哉曰良知良能非指夜氣而言也指

夜氣之所存者而言也蓋此章之說本以仁義之良心
爲主以爲雖或流於物欲而其莫夜既得休息則其氣
復清明而有以存夫此心耳及其日晝而接物也則又
梏而亡之是以流於禽獸而不反耳其存其亡蓋皆以
心言之初不以爲氣之存亡也故其下文引孔子之言
以明心之不可不操者則其意益明矣但日夜所息以
下只以好惡相近爲良心之萌蘖不復更著心字故說
者反謂氣有存亡而欲致養於氣則此章文意首尾衡
決而日用之間所以用其力者亦且散漫而無可守之
要矣非程子以是明之孰能知其旨之爲然哉然其語
意亦頗深約予初讀之亦未覺其然也後因諷誦孟子
本文忽悟其意然後求於程子之說乃若有契於予心

者且雖由予之愚暗而然然亦可見讀書之不可不熟而前賢之說其微詞奧義又非一見之所能窺也曰程子以爲心無出入然則其有出入者其無乃非心之正耶曰出而逐物者固非本心之正然不可謂本心之外別有出入之心也但不能操而存之則其出而逐物於外與其偶存於內者皆恍忽無常莫知其定處耳然所謂入者亦非此心旣出而復自外入也亦曰逐物之心暫息則此心未嘗不在內耳學者於此苟能操而存之則此心不放而常爲主於內矣易之陽絕於外而生於內者於卦爲復象正如此而其象曰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則其意亦猶是也曰程子又以范氏不識孟子而能識心何也曰是其氣質之粹美而無逐物之心耳若聖賢所以通天下之志而盡人物之性者彼固未及知也

或問程子所謂聖人求道之切須求其所以如此者果何謂耶曰聖人之所以如此亦嚴詞以敎人耳然其所以欲人之如此則豈不曰道不可以須臾離而天理未易明人欲未易去哉微之閒一有閒斷則爲失其本心也耶自此之外則亦無以汲汲爲矣

或問十章之說曰張子呂氏皆得之矣張呂之說有相復者則不知果誰之說然呂氏爲詳也程子外書所謂義無對者意亦通此然孟子所論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窮乏得我此三者或物欲之尤人所易溺或意氣之私人所不能免皆自非燭理素明涵養素定而臨事有省察之功未有不以此而易彼者也昔程子之門人有爲不

義者或問之曰是人從學之久盡其全無知識以至是耶程子曰謂之全無知識則不可但義理不能勝私欲之心卽至此耳愚謂此言以責人言之則恕以敎人言之則切尤足以發明孟子此章之意

或問十一章之說曰此孟子發明學者用力最緊切處而程伯子之言至矣其言曰下學上達則固不以就於此而已也其論人心之辨析理尤精其以仁爲就事言者猶曰以其理而言爾范氏之言則曰詳盡得告君之體楊氏孔子未嘗言仁之說于論語蓋已辨之其曰仁人心也最爲親切則得之然亦必以程子之說通焉然後毫釐之閒無所差謬不然則將直以心字訓仁而不察其名義之所主者亦不能無失矣

或問十二十三十四三章之說曰范氏詳矣雖以人君之事爲言然學則無貴賤大小之閒學者反之於身亦未嘗不可用也張子二說恐皆有未安者孟子所謂愛身亦曰不使陷於不善而其所以養之者則又當養其大者而不可唯口腹之養也其論口腹無尺寸之膚者亦非本文之意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程子之言非以釋此章之義也尹氏之云則失其序矣大抵孟子此章之要正在夫先立乎其大者之一言耳蓋大者旣立則凡動靜云爲皆由於思而不隨於物其不中理者鮮矣范氏之說蓋得其言未可以臆出而易之也

或問人爵從之有以爲從之者猶言其任之云爾如何曰

是蓋嫌其猶有意於人爵之求耳殊不知此章之意所
以爲天理人欲之判者特在乎求與不求之間有意於
求則是乃所謂修天爵以要人爵者君子固已斥之矣
其或不求自至則是乃理勢之必然者而又何嫌之有
哉曰修天爵以要人爵者雖曰修之而實已棄之久矣
何待得人爵之後始謂之棄耶曰若是者猶五霸之假
仁義愈於不假而不修耳聖人之心豈若是乎正善善惡
而惡惡遲不如是之急迫也且若是言則致貪無厭而不
修者又將何以處之耶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張子敎爲虛靜之云者於學者爲有
功然比之孔子之言則有間矣學者審之

孟子或問卷之十一

孟子或問卷之十二

朱熹著

或問首章之說曰禮之大體固重於食色矣然其間事之
大小輕重不同則亦或有反輕於食色者惟明理義精
者爲能權之而不失其權之不失是乃所以全禮之重
而流於食色之輕也觀其寸木鈎金之喻孟子之意亦
可見矣而范尹於此皆若有所回護遷就而不欲言者
豈所謂未可與權者歟

或問二章之說曰程張尹氏之說孟子姑舉其易者言之而推
之以至於堯舜曰湖莫之皆然發明言外之旨尤爲有
功楊氏之說亦爲親切但其書又有以佛者履蹟有神
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之說此曰得者之言最爲達理

但其言周遍使便通徹亦須把來做一件事若孟子之
言則無適不然矣愚竊意之夫釋氏之言偶與聖賢相
似者多矣但其本不同則雖相似而實相反也蓋如此
章孟子之言均是行也而一疾一徐其間便有堯桀之
異是乃物則民彝自然之實理而豈人之所能爲哉若
釋氏之言則但能識此運水搬柴之物則雖倒行逆施
亦無所適而不可矣何必徐行而後可以爲堯哉蓋其
學以空爲真以理爲障而以縱橫作用爲奇特故與吾
儒之論正相南北至於如此今不察焉而以達理自得
稱之至語其病則以爲特在於局蹟著意而已如此則
是凡爲佛者去此一病而遂與吾學不殊也且其所謂
無適不然者亦不見其有以發明孟子之意而異於釋

氏之言者皆其記者之失與不然則殆於儒佛語性之
不同亦有所未辨矣程子有言以此觀於釋氏句句同
事事合然以其本之不正是以無一句一事之同且
謂此則或問於胡文定公曰禪者以拈槌豎拂爲妙用
如何公曰以此爲用用而不妙須是動容周旋中禮方
始是妙用庶以此求之楊氏之言其得失可見矣尹氏
推說堯舜孝弟之實亦佳而集義未之載也曰學莫難
於知道故徐行者以後知爲先今曰道皆難知而
特患於不爲何哉曰道之隱微固難知也然自始學言
之則如是而爲孝如是而爲弟如是而爲不孝如是而
爲不弟其大體向背之間皆不明而易知乎致知云者
亦曰即其已行之知而推致之耳今曾及於此似有所

未知借曰知之亦未必能行之也亦何暇及乎致知之
方乎子於大學之序必以爲因小學之成功而後力有
所施蓋爲此耳

或問程子論小弁之怨與舜不同何也曰舜之怨曰父母
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反諸身以求其所未至之辭小
弁之怨曰何辜於天我罪伊何則自以爲無罪矣此其
所以不同也歟

或問四章楊氏之說曰是固爲矣然其意亦非以爲君子
欲求勝人而後不言利也歟記者小失之讀者不可不
察

或問儲子儀不及物幣可久乎曰始受未容逆料其不誠
既受則不可久矣

或問三子之說曰程子張子至矣但張子處竹之說有所
未安而其曰彼克己而無禮亦何所賴又須反禮然後
爲善則亦有說焉夫孔子告顔淵以克己復禮而又語
其目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則克己之與復禮更爲消長固
未有不以禮爲則而能克己者亦未有既克己而不復
禮者也而張子之言若眞以有若浮圖之盡屏物欲而
卒不合禮者耶然其言者非既克己而不復禮也乃其
克己初不以禮爲則而徒曰若此其論尹氏乃若王氏
所謂非一國所得容一君所能有者尤不可曉其論孔
子五萬五就則得之矣曰楊氏如何曰其論不可易地
者未必然其曰聖人無取天下之心則至論矣

或問亮之爲義諸說不同如何曰考之說文古無亮字今

以爲與諒通者得之矣然諒有二訓有止訓信者友諒
之類是也有爲必信者貞而不諒是也至於執字則但
爲持守之意而未有以爲固滯者如中庸所謂固執者
是也今程子以亮爲固執固爲必信之意而讀惡曰烏
則其說宜曰不必信則不固滯矣張子亦以諒爲必信
而讀惡從去聲則其說宜曰所以不必信者惡其至於
固滯也是雖其文勢小有不同然以諒爲執則同也
夫諒有二義從其一焉可通而於執則無可據之理故
吾以是推之而從尹氏之說而以諒爲友諒之諒言君
子舍是則無可據守也

或問尹氏去就之說曰[illegible]者之去[illegible]亦觀其所遭之時如
何耳孔子皆嘗爲之又可以上下等之耶若之者其有所

未達於免死之說歟

孟子或問卷之十二

孟子或問卷之十三

朱熹著

或問心無限量者也此其言盡心何也曰心之體無所不
統而其用無所不周者也今窮理而貫通以至於可以
無所不知則固盡其無所不統之體無所不周之用矣
是以平居靜處虛明洞達固無毫髮疑慮存於胸中至
於事至物來則雖舉天下之物或素所未嘗接於耳目
思慮之間者亦無不判然迎刃而解此其所以為盡心
而所謂心者則固未嘗有限量也大率此章所謂盡心
者乃格物知至之事曾子所以一唯而無疑於夫子之言
者是也所謂存心養性修身之事曾子所以臨
深履薄而無日不省其身者是也所謂立命者如是以
沒身焉曾子所以啓手足而知免得正斃而無求者是
也以是推之則一章之旨略可見矣曰諸說如何曰程
子至矣然其言有雖知者當深思之亦有記錄傳寫之
誤有當明辨之如曰性則自其禀之而已者其誤也與其
曰無限量與三者之名義則至矣其曰才數者便不盡
者論心之發其大目固不外乎四端然其間支分派布
千條萬別則有不容以四言盡者是以不容盡舉而悉
數也其以運用為說而非心者嫌於言盡其體也呂與
叔最後之說可見矣其議張子京師長安之說亦至
論也但其所謂恐未的若曰猶居關封而識京師則庶矣
蓋性只是心之理天即理之自然處初非有二物也其
論釋氏有盡心知性而無存養之功者正承上文識其

然下學非上達不違顧而有間斷之病耳非直以是許之也更以後段答劉質夫之語觀之意尤明白其論直內方外而曰既無方外則所謂直內者其本亦不是意亦如此學者深考之可也張子之說充詳其旨大其心者固善蓋欲人明理以盡心而不梏於聞見之狹如其下段物出於性一條所云若然于大之之說而欲舍用力之方又以聖人盡性為言其非孟子之本意且同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程子嘗引以明自誠之義其序而張子之自言則又若有不同者其曰知心之所從來亦未免為有病其曰盡人道則可以事天又曰此原也心派也此類又皆程子所議京師之說近其曰性大於心尤淺可疑若曰修身養性始能盡性則疑然其後復

有盡心卽記所謂盡己之性者則又低悟矣其曰舍此見聞別自立見始謂之心此亦可疑大抵其說不免有強探力取之意不若從事於程子所謂積累貫通之說則不歸於大而大不待離舍見聞而心之體用未嘗不在我也其論天壽不貳之說則病其以魚子喻天命之性則又而原派京師長安之說也且魚子既受大魚之氣則大魚之氣今則已在是矣不必成魚然後為反原也今以人性本天而皆是以成天之性則方其未成也天人固不合矣此程子所以致疑於其說也東見錄中有語張子窮探引源一條正破前原派之說而曰後來此義必改則其指之淺矣今以此語說者考之書未見其有改也豈記錄之有所遺乎范氏篇首大意最善

至引中庸以後則辭亂多失不可勝論惟曰窮理所以盡心者近之至謂盡心所以窮理則又倒置矣呂氏卽張子之說而後段精密有可觀者謝氏說擴得去者得之然其猶在貫通之後乎其以心專為發用則吾於綱領之篇已辨之矣游氏於此章首尾大序大意甚有條理而其所以為說則皆老佛之餘也如曰心之地無餘蘊而性之本體見者如曰守靜復本內觀反聽致一致專者豈儒者之言而孟子之旨乎其曰至大至剛以直則孟子所論乃氣之本體而以為養性之道尤不可其說也楊氏心不可無性不假修之說善矣至論心之為物與其所以盡之者則不能使人無疑尹氏存養所以得天理者大意可觀而於孟子之本文又無所與也曰

然則存心養性儒者之說可得聞乎曰存心者氣不逐物而常守其至正也養性者事必循理而不害其本然也以此揆之則儒者異端之辨明矣曰然則心之為物與其盡之之方奈何曰由窮理致知積累其功以至於盡心則心之體用在我不必先事揣量為意想象而別求所以盡之也

或問一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其曰桎梏死者莫非命然聖人却不說是命此最是得其文義者若張子曰命之於人無不正則非文義而又曰順乃受其正則非文辭矣巖牆一段則善而其他大旨教人毋為不直之求徒以自陷於不正者警戒尤切學者所當深念也范氏說亦得之所引李泌之言於告君之道尤為有力尹氏之說

出於程子下章詳矣
或問三章之說程子以求在我者爲義求在外者爲命以求在我爲求義乎則下言求在外者非求命也謂以義而求乎則求在外者不可言以命而求也又有聖人有義而無命與下數節之說則義命之云似專爲求在外者設此乃分析內外言之何也曰在我者如仁義禮智之屬皆此理所當爲以其求之得之莫不有義故曰義在外者如富貴利達之類皆命有所制以其求之雖有道而得之則有命故曰命然聖人則乃爲我之所當爲而不問彼之所制故曰有義而無命此以所求之內外而言也若專爲在外者言則後段所謂求之有道者義也得之有命者命也是其言各有當意各有指然錯綜

而言則理亦無所不通也曰程子旣曰中人以上不消言命又曰中人以下以義處命矣而又曰聖人而言命蓋爲中人以上者設何也曰以文考之前說兩見皆同而後說無他援據當以前說爲正後說蓋誤以下爲上耳且其後又云聞命而不能安又其每下者則前此固已嘗有下字矣後段之誤益無疑也曰橫渠之說又以在我未嘗離不可以言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定然則今之所取亦前定耶曰若是者其貧賤而夭固或有非人所取而得之於天者然無以驗其必然則君子固不謂命若其富貴則君子處之固有得天下而不爲者矣亦安得遽謂之命而安之乎此程子言義不言命之說所以有功於學者其亦前聖所未發之一端也張子說

亦皆對而後說尤詳其言義命似專爲求在外者言之其曰有內有外者是又以求在外者爲自有內外錯綜而觀亦無不通楊氏所論之人則程子所謂每下者耳尹氏以命爲外者亦曰制之在彼云爾
或問四章之說曰萬物皆備之說程子至矣蓋萬物之生同乎一本其所以生此一物者卽其所以生萬物之理也故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焉所謂萬物皆備云者亦曰有其理而已矣反身而誠則張子無不慊於心作德日休實到實有之說爲實若不責之處心行事之實而但欲反心以求衆理而想象安排使其備於此焉則將何所據以爲實而其爲心亦已勞矣尚何樂之可言哉若程子學者先須識仁一條則其說高矣非所謂

盡心知性不假存養者不能及也其諸程子自道其所以入德之由乎雖非學者之所遽然玩而繹之其所以發人者亦深矣强恕而行則亦程子之說得之但以立人達人爲仁之方則吾於論語言之矣張子旣誠而又求恕之說失之其曰誠者自謂之誠亦有誠於惡者則其失又愈遠矣楊氏之說正是想象安排之病尹氏雖約然極有味曰强恕初不言忠無忠何以爲恕耶曰有心爲恕則忠固在其中矣所謂無忠做恕不出兩字不容去一者正謂此也
或問六章七章之說曰諸說皆善矣然六章李氏以爲人而無恥則其爲恥無復可恥矣七章亦猶謂人若不恥其不及人則終不能及人者於義亦通學者擇焉可也

或問九章之說曰范尹之說皆善而范氏所謂孟子言道德必以義配者尤有功

或問十一章之說曰范氏推言聖人一節甚得言外之意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去惡除害而尹氏所引程子之說也而程子又自有救焚拯溺之說二者不同子之去彼取此何也曰救焚拯溺非常有之事所指者狹不當以此為說若曰去惡除害則正所謂辟以止辟者彼為惡以害人其罪當死吾求所以生之者不得而後殺之以安衆而憐其餘凡此皆以生道殺之也彼亦何怨之有且或去惡如伐叛除害如救水火往者不幸而死亦無所怨此又足以兼彼之說而彼不足以兼此也

或問過化存神之說程子所說固與張子謝氏不同而其

後說以無我言過化以在己言存神則似又若張謝之說何也曰張謝之說皆疑於老佛之意以此章上文考之恐其指不為是也故程子直以所過者化為及物而於易傳又有所過變化如虎豹炳蔚之言其旨明矣蓋言所過者化則凡所經歷物無不化不必久於此而後治之然後物從其化也然其曰經歷亦不必為經行之地凡其身之所臨政之所及風聲氣習之所被皆所經歷也至於無我之說則出於楊氏之篇或者因疑其不皆出於先生之口也所存者神前說既以立之斯立等語明之則其意亦明矣其曰在己者蓋以化者無意而及物此則誠於此而動於彼如所謂從欲以治也但其感應之速如影響形聲之召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是則所謂神耳以是推之則程子於此初未嘗有異說也但張子謝氏文意亦少異張子過存字稍輕而化神字實謝氏則過者存者字實而化神字稍輕暢錄所云蓋同謝氏之說以文勢論之為優於張子者然其決非孟子之意則均但近年學者酷愛此說故不可不詳其失耳

或問仁聲之說曰程子得之矣舊說以為先王之樂張子從之恐不然也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張子天下為度之云恐非孟子此章之正意楊氏說固美然有未盡者蓋既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又曰親親仁也則惻隱親親固仁之發而仁則惻隱親親之未發者也未發者其體也已發者其用也以未發言則仁義禮智渾然在中者非想象

之可得又不見其用之所施也指其發處而言則日用之間莫非要切而其未發之理固未嘗不行乎其間要之體用未嘗相離故孟子因用以明體正欲學者即是而默識之耳尹氏大意得之其曰能不識者則又言外之意也

或問十六章之說曰張子得之矣范氏既曰聰明聖智矣又曰積而成聖無乃自為矛盾耶又謂及其為聖人則是舜之初果為野人而後乃為聖人也楊氏非正解此章意者尹氏無我之說亦未然也

或問十七十八章之說曰范氏之言如此亦可謂惻怛而懇至矣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嗚呼辨哉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程子至矣然於天民之名亦少有未

盡處其曰天民大人亦係乎時與不時者蓋天民耶指潛隱未得位者大人則其德已著如乾之二五通上下而言之也張子天乎民者尤爲未安而論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則善必先正物之說似亦可疑今設辭之未爽耶呂氏論天民之與聖得之其第二說與楊尹說亦皆善也曰然則此其不言聖人何也曰大人者亦通言之矣如乾之大人豈必以爲充實光輝而未化者耶

或問二十一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宜詳玩之楊氏以仁義禮智根於心爲本本如此者亦曰其所稟者然耳蓋孟子所謂所性猶性之之云也

或問二十三章之說曰范氏極陳堯舜三代養民之法而歸之欲治天下先治其心者可謂至當之言矣

或問二十四章之說曰程子張子至矣其曰無窮又曰有本當合之曰言道之有本而無窮則吾其論成章亦然張子大意得失亦與程子相似呂氏雖爲言以上得之楊氏所論勝物而小之者王者之說也其所斥之當矣然此章雖取象興譬然此成文以明難明之理猶詩之有比興也[illegible]學者反復而詳玩之則可以默識其言意之所在矣

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諸說皆善而程子未接物時之論尤能發明[illegible]學者所當深念也然程子又嘗言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如此則善利之間相去甚近苟辨之不明其不反以利爲善者鮮矣此大學之道所以難以誠意正心爲事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也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程子張子至矣而張子之言尤精且詳其論無忌憚者所以爱後學者至矣可深玩也謝楊之說亦善呂氏論文義處得之但所論正權以下多所未安如曰其體純而不雜而以盡物之性爲權則未見道之所以爲體者而物性又在道體之間其論堯舜無能名以爲不在彼不在此不在中則恐亦非本文之正意而近於釋氏不墮中間與內外之說至謂雖爲我而與天下同其利雖兼愛而立愛自親始則其文義尤不可曉夫既專於爲我則安能與天下同利能與天下同利則不得爲爲我矣既兼愛則安能立愛自親始能立愛自親始則亦不得爲兼愛矣兩者相攻如水火之

不相入乃欲兩取而兼存之指爲孟子而并容楊墨得無亦有不叛聖賢而兼取老佛之微意耶

或問柳下惠不辭小官楊氏既以爲和又以爲介何也曰不辭小官和而介也人知其爲和而不知其爲介焉楊氏之說爲有功矣曰尹氏之訓如何曰詩家固有此訓然施之於此則有不通也

或問三十章之說曰諸說皆善但楊氏以爲能一正天下爲久假不歸孔子以仁許之爲惑知非有則誤而胡氏以爲五霸假之未久而遽歸者亦非是蓋如此說則其所以啓司馬公之疑而來蘇氏之辨者蓋無足怪而予已論於辨惑之篇矣集註二說雖若未有定論然皆庶幾其不悖於孟子之本意云

或問三十一章之說曰程子之說曲折詳盡其處義精矣楊氏以伊尹惟知有忠者亦爲得之然孟子但論在我者有是心則伊尹之事可爲一有毫髮之僞雜乎其間則不免爲簒賊耳不以素行之著不著天下之疑不疑爲可否也其曰中道者則善

或問三十三章之說曰范氏詳而盡矣但孟子之言乃理之當然非有爲而言之也所謂急於救民者非是

或問三十五章之說曰范氏所論得其大意而楊氏之說則又詳矣然桃應之問孟子之荅皆非以爲眞有是事也蓋特相與極論聖賢之心以爲皐陶知有法而不知有天子之父舜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各盡其道而不相悖焉耳而楊氏以爲舜之於此猶待於權其輕重而

計其不可以忘父也則非所以論聖人之心矣又謂與之執以正法則何以異於楚人之直躬者又謂既執而後竊負以逃者則皐陶之獄何以異於瀨上棘門之軍哉是皆以辭害意之過是以從爲紛紛而反病於理也夫孟子之爲此言或者既不之信矣而信之者其爲說又如此之紛聖賢之心終亦何自而明哉予於辨惑論之已詳讀者考焉可也曰然則楊氏八議之說如何曰是則然矣而其說流於閥世家而不及於舜何哉鄉使皐陶必執而不釋舜必去而不留則朝廷公卿海內臣庶之心吾知其亦必出於此矣蓋法非天降地出亦生於人情而已矣但皐陶必不爲此以私於舜舜亦不以此祈於皐陶此又不可不知耳楊氏後說以爲孟子只是

論舜心者爲愈於前然爲舜慮而不及乎皐陶則其說亦有所未周也尹氏之說雖約然極有味學者宜潛玩之大抵當知必有渾然天理而超然不累於物之心者爲則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或問踐形之說曰人之生於天地之間也莫不有形其有是形也莫不有色[illegible]於天者則是形是色莫不有所以然之故[illegible]當然之則焉是則所謂天性者也然衆人稟於氣質之偏狃於習俗之蔽而不能無人欲之私是以視則不明聽則不聰貌則不恭言則不從蓋不能盡其形色本然之理則雖有是形而無以踐其形也惟聖人能盡其性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雜於其間是以視則極明聽則極聰貌則極恭言則極從

蓋凡形色本然之理無一不盡既有是形而又可以踐其形焉踐云者本有是物而又能脩其實以副之如踐言之踐也程子張子游楊尹氏蓋皆此意但張子第一說爲可疑耳曰楊氏別說有之曰形色天性與釋氏色空之論一也吾聖人以爲天下固然之理而以常事言之故言近而聞者無惑異端之學自以爲精微之論故衆千萬言而不能究其義而學者莫知適從此儒釋之辨也子以其言爲如何哉曰予於前篇徐行後長之論既言之矣然天命之性無一理之不具天下之物未有實於此者而以釋氏之所謂空者同之不亦異乎且若其言則是儒釋之妙同出於空彼之所以爲異端者特以其自謂精微而多言以失之耳若是者予竊淺有

疑於其言故不敢以列於集義之書學者誠以程子所謂句句而求之合而求之不同者質之則亦可見其失矣

或問四十一章之說曰范氏失之尹氏所引論語之文亦不類也

或問四十二章之說曰張子初說於文義盡之矣其後一說則所以明殉天下之有道而不求身之必顯也范氏引守死善道得殉字之意矣其論人君用人之法亦甚善至謂以道殉人者雖得之無所用則尤切中於事理矣

或問四十五章之說曰程子張子至矣呂氏推明程子所以論西銘之意且其答程子書將不足就也豈其晚年所見始益精密也與尹氏一本無爲之說亦善

孟子或問卷之十三

孟子或問卷之十四

朱熹著

或問武成血流漂杵之云乃紂之前徒倒戈之所爲荀子以爲殺者皆殷人非周人者是也而孟子之不信何哉曰此亦拔本塞源之論蓋雖殺者非我而亦不忍言也程子以爲孟子設爲是言蓋得其微意矣張子教人讀詩書之說亦甚善

或問好名之人能讓國矣而不能忘情於小物何哉曰千乘之國辭受之間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地也簞食豆羹得失之際則微矣人亦何暇注其耳目於斯哉此好名之士所以飾情於彼以取美名而不意其鄙吝之眞情實態乃發露於所忽易而不虞之地也趙氏舊說不察乎此使孟子之言爲無所發明警戒而若有所不忍言者范氏因之誤矣尹氏之言若有今說之意然失之太簡無以見其必然也

或問民貴君輕之說得不啓後世篡奪之端乎曰以理言之則民貴以分言之則君貴此固兼行而不悖也各於其時視其輕重之所在而已爾若不推其是而姑借聖賢之說則亦何辭之不可借而所以啓後人之禍者又豈止於斯言乎曰變置社稷程子以爲變其所祀之人諸子曰以湯變夏觀之則固有是事然初不爲水旱也且以水旱之故不自省已而遽廢其配祭之人於理亦有未安者若集註之說則出於彭城陳氏之論曰有爲句容令多盜改置社稷而加禮焉既而盜止愚竊以

為此或有合於古人之意故取之以為說焉庶乎其少安也

或問程子以為夷惠聖人傳者之誤今考之孟子之言此者非一豈皆誤乎曰未必誤也彼曰聖之淸聖之和則固不思不勉而從容自中矣但其所至出於一偏而不若孔子之備所以不得進於孔子耳曰孟子學孔子者也乃屢稱夷惠而淺狹卻之何耶曰夷惠之行高矣然偏勝而易能有迹而易見且世人之貪懦鄙薄者衆一聞其風而興起焉則其為效也速而所及者廣譬如薑桂大黃之劑雖非中和然其於決病之功為捷而田夫販婦大寒大熱者之所便也若孔子之道則廣大而中正渾然而無跡非深於道者不能庶幾其萬一如參苓芝朮之為藥平居有養性之益而緩急伐病之功未必優於薑桂大黃非所以施於閭巷之間危急之候也孟子屢稱夷惠而不及於孔子其意殆以此耶

或問十六章之說所謂合而言之者其以人為仁之謂乎曰楊氏之說如此矣非孟子之意也孟子此章但論仁與道之所以名耳故本文以言之為說程子亦以率性謂道道是總名釋之也蓋言人而不及仁則血氣物欲之私而已言仁而不即人之身以明之則又徒為虛言而無以見天理流行之實故必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然後仁之為道可見蓋仁則性而已矣道則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見於人之身而凡若程子所謂公而以人體之亦此意也張子意亦如此而復小異蓋若許之

其曰義生於仁之不得已則其名理當矣游氏以人仁泯而後為道謝氏以道立而人仁之名亡其皆老氏之餘乎或曰外國別本人也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理也智也者知也凡十五字信乎曰不可知也姑記之以俟知者可也

或問張子接淅之說曰如此則未見其去之甚速之意當從舊說

或問發棠之說曰范氏言之詳矣然其所以止為不可復之故者雖未可以臆說定須其事勢則或然耳

或問二十四章之說所謂性命者何不同也曰性者人之所受乎天者其體則不過仁義禮智之理而已其發則雖食色臭欲之私亦無不本於是焉命則因夫氣之厚

薄而賦於人之名也不惟智愚賢否之所繫雖貧富貴賤之所值亦無不由於是也故君子於食色臭欲之私則不謂之性而安於貧富貴賤之有命於智愚賢否之殊則不謂之命而勉於仁義禮智之有性也曰然則此其專為貧賤愚不肖者言之耶抑其通言之也曰孟子之意似若專為貧賤愚不肖而言者而其推之則亦無不通矣蓋富貴者雖所求之必得而亦必有制度之節聖賢者雖所至之已升而亦未嘗不勉其所當勉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張子又自為一說於義亦通惟智之於賢者一句恐未必然其曰付命於天責成於己者則語約而意切矣又不以薄而不修不以淺而不勉者亦善服從　殷性也命也以下尤佳甚[illegible]五

者之命皆為天之所以與我者然君子不以天既與我而不修此則專主於聖賢而言若前所推說者然以為推說則可以為正說則有性焉一句為不通耳楊氏以性中本有聲色臭味之五者終亦未盡蓋推其所自而本於性則可以為本有而直謂之性則不可此亦當深察也或問以五者之命皆為所稟之不同如舜之於瞽瞍則仁或不得於父子文王之於紂則義或不得於君臣孔子之於陽貨則禮或不得於賓主子貢不能聞一知十則智或不得於賢者孔子不得堯舜之位則聖人或不得於天道此皆命也然君子當勉其在已者而不歸之命此說與張合但賢者一句不同於義亦可通也

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善者人之所欲惡者人之所惡其為人也處心造事行已接物凡其所為一皆可欲而不可惡則是可謂善人矣然此或其天質之美或其知及而勉慕焉未必其真以為然而果能不失也必其用力之久一旦脫然有以真知其善之在已而不得不然決定真實而無一毫虛偽之意然後可以謂之信人矣然亦是以自信於心而已未必其行之充足飽滿而無欠於身也然既信之則其行必力其守必固如是而不自已焉則其所行之善充足飽滿於其身雖其隱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淳懿而無不善之雜則是所謂美人者也然亦是以充於其內而已而未必其能發見於外也又如是而不已焉則其善之充於內者彌滿布濩洋溢四出而不可禦其存躬也則睟面盎背而施於四體其

在事也則德盛仁熟而天下文明是則所謂大人者也然大而不化則其所謂大者未能離乎方體形迹之間必其德之盛者日以益盛仁之熟者日以益熟則向之所謂大者且將春融凍解混然無迹而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其吉凶矣是則所謂聖人者也至於是則造道入德之功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是其盛德至善之極無聲無臭之妙必有非耳目所能制心思所能測者是則所謂神者而非聖人之上復有神人也夫自可欲而至於大則思勉之所及也至於聖且神焉則雖非思勉之所及然非思勉之而不已焉則亦未有至焉者也曰如子之說然程子張子之言可欲則皆以其理言之若與子異何也曰固也自理而言則凡可欲而不可惡者皆善之理也自人而言則亦必其如是理而志之之後得如是之人也二先生之以理言欲學者知是理而志之以求為如是之人耳有志於學者不可以不熟考而深思之也但如其言則於文義殺有不協使可欲一句若無賓者故張子又有善信二句離則不可之說蓋推其文義終有所未安也故愚竊獨以人言之庶幾不失其文義而其理則固未嘗有違也抑張子之言又有所謂大能成性之謂聖者有以大而化之為大道神化之化者有所謂心有無盡性之理則皆不能無可疑者其曰求仁必於未惻隱之前明善必於未可欲之際則欲學者用力於平日涵養之功非欲使人求之恍惚茫昧之際也曰樂正子以善名矣而以

餔歠從子放先飲舍後長者何也曰言在二者之中則有餘於節而不足於信矣此其所以未免於程子所謂受變於俗者歟

或問逃墨逃楊果若是其有序與抑其偶然言之無先後也曰張子之言則因以爲有彼善於此之意然亦未可知也

或問三十章之說曰此無異說但夫子設科以下舊說以爲孟子之言而讀子爲予則久之矣又有以爲此章皆或者與館人問答之詞恐亦或有此理更考之可也

或問三十一章之說曰張子呂氏皆得之但呂氏謂爾汝之實與本文義尚者恐未然[illegible]及集註已言之仁義之詳略則不必之心與害人之心易見而穿窬之心穿窬

之類多端故彼略而此詳欲其於此有以識其推擴之端耳非爲欲其不爲所取者設也呂氏蓋推其說以告君欲其有以審納之耳故其言如此然不先明聖賢之意推說爲主亦非義理之所安也

或問三十二章之說曰不如道者務爲高遠之言則固荒唐而無餘味然欲其近則又鄙陋而無致遠之趣也不知約之可守則困汎濫而少成事然欲其約則又狹隘而無廣博之功也然則所謂善言善道者非有道之君子其孰能知之乎曰諸說如何曰皆得之但張子下帶之說非是

或問三十三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其論堯舜禹湯文武一條尤有功非其深於聖賢則孰能及此乎但以經德不回爲殺人之語則小失其文義耳然其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者兼夫經德不回以下而言聖人之事也行法俟命朝聞夕死者以言進學之方也此其等級明矣而楊氏乃以爲至盛德之地然後能行法而任夫生死又以哭死而哀皆爲行法之事則正猶尹氏之論純亦不已三月不違之誤也予亦已辨之於論語之篇矣呂侍講說詳實而於章內數語聖賢之分者有所未明又以反之爲反身而誠則此爲復其初彼爲反諸已其所指亦不同矣呂正字說皆精密但前說乃以行法俟命通乎上文而言則亦誤也謝氏所謂當然而爲之及楊氏所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出於誠心之自然非爲人也其說亦善然謝以爲當然而爲之是爲天之道

所謂以此贊夫聖賢則可以此自處則甚乎其廣已而道大矣尹氏不論性之之德而専言反之之功其意亦善而語有未到讀者當得而精思焉可也然是理也三代以降惟董子曾言之而諸葛武侯言於其君有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程子語其門人有曰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非欲獨善其身以求知於人但天理當然亦曰循之而已矣此二言者所指雖殊要皆行法俟命之意外此則亦寂寥而無聞矣斯道之傳不偁者之於此其亦可見也夫

或問孔子畏大人而孟子藐之何也曰程子以爲記錄之誤或然而未可必也呂侍講敷陳詳實反復懇至尤得告君之體其曰藐之所以敬之則所以發孟子言外之

意者盡矣謝楊以孔孟之分而言則學者所當知也然
子嘗以爲後世之畏大人非畏大人也畏其巍巍然而
已矣故進而君公之退而爾汝之孟子之說大人也不
視其巍巍然者而已矣故雖不肯枉尺而直尋而齊人
之所敬王莫孟子如也特以當世之士以道殉人內無
所守故特發此以立其志使其意氣舒展無所拘束勿
畏其巍巍然爾若夫君子以禮存心固將無所不用其
敬豈特於大人而反藐之哉

或問養心寡欲之說曰程子至矣而其曰不必沉溺者尤
密其論苟嚮之失者尤精也呂侍講所謂天下之難持
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其亦善矣但所謂心
者性之用可以成性可以失性則懼其不純儒者之說

也曰周子之言不止於寡而存者無何曰語其所至則
固然矣然未有不由寡欲而能至於無者也語其所至
而不由其序則無自而進語由其序而不要其至則或
恐其安於小成也是以周子之說於此爲有相發之功
焉

或問狂狷鄉原之說曰程子二說皆善張子於反經尤致
意焉皆切要之語也其曰正經能久則儒透做學者當
深念之呂范亦詳而文義間有未安者呂正字說反經
以事言之似必乎此然後爲盡但孟子之意未必遽指
此也

或問今章之說曰范氏所謂七篇大意者得之矣但禹皐
陶之徒本皆名世之士伊尹大公又湯文之師非必見
其君而後知之也至於湯文孔子又或生知之聖亦非
必聞前聖之道而後得之也此而曰見而知之聞而知
之者蓋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爲主以異
世言之則斯道之傳後聖當以前聖爲師學者不以辭
害意焉可也至於章末二句則孟子之致意深矣觀其
所謂然而無有乎爾則雖若託於不居而其自任之實
可見觀其所謂則亦無有乎爾則雖若歎其將絕而所
以啓夫萬世無窮之傳者又未嘗不在於斯也學者誠
能深考其言而自得之則古人雖遠而其志意之所存
者蓋無以異乎日相與言而授受於一堂之上也故於
此竊以了程子之傳繫爲後之君子其必將有慨然有
感於斯者夫

孟子或問卷之十四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十卷
孟子精義十四卷

（宋）朱熹撰

清康熙禦兒呂氏寶誥堂刻朱子遺書本

論孟精義三十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朱子撰。初、朱子於隆興元年輯諸家說論語者為要義。其本不傳。後九年為乾道壬辰。因復取二程張子及范祖禹呂希哲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尹焞周孚先等十二家之說。薈稡條疏。名之曰論孟精義。而自為之序。時朱子年四十三。後刻版於豫章郡。又更其名曰要義。晦菴集中有書論語孟子要義序後曰。熹頃年編次此書。鋟版建陽。學者傳之久矣。後細考之。程張諸先生說尚或時有所遺脫。既加補塞。又得毘陵周氏說四篇有半於建陽陳焞明仲。復以附於本章。豫章郡文學南康黃某商伯既以刻於其學。又慮夫讀者疑於詳略之不同也。屬熹書於前序之左。且更定其故號精義者曰要義云云。是其事也。後又改其名曰集義。見於年譜。今世刊本仍稱精義。蓋從朱子原序名之也。凡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又各有綱領一篇。不入卷數。朱子初集是書。蓋本程氏之學以發揮經旨。其後採攝菁華。撰成集註。中間異同疑似。當加剖析者。又別著之於或問。似此書乃已棄之糟粕。然考諸語錄。乃謂讀論語須將精義看。又謂語孟集義中所載諸先生語。須是熟讀。一一記於心下。時時將來玩味。久久自然理會得。又似不以集註廢此書者。故今亦仍錄存之焉。

論孟精義目錄

明道先生程氏 名顥字伯淳
伊川先生程氏 名頤字正叔
橫渠先生張氏 名載字子厚
成都范氏 名祖禹字淳夫
滎陽呂氏 名希哲字原明 解見孟子
藍田呂氏 名大臨字與叔
上蔡謝氏 名良佐字顯道
建安游氏 名酢字定夫
延平楊氏 名時字中立
河東侯氏 名仲良字師聖
河南尹氏 名焞字彥明

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為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騖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踳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間嘗蒐輯條疏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與其有得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若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功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緒也與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為孔氏之顏曾也今

錄其言非敢以為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疏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末分醇醨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爾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

文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
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鄙之矣其
爲害寧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
辯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
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
之誚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成衆說之長折
流俗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乾道壬辰月正
元日新安朱熹謹書

國朝諸老先生論孟精義綱領

明道先生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
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
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焉而
已矣　又曰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
巖巖之氣象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
又曰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　又
曰孟子有功於道爲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
不及孔子處人須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　又曰孔孟
只要分別聖賢之分如孟子若爲孔子事業則儘做得
只是難得似聖人譬如翦綵爲花花則無不似處只是
無他造化功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　又曰孔

子爲宰則爲宰爲陪臣則爲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
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譬如有許大形象然後
爲泰山有許多水然後爲海以此未及孔子　又曰孔
子教人常俯就不俯就則門人不親孟子教人常高致
不高致則門人不尊　又曰孟子嘗自尊其道而人不
尊孔子益自卑而人益尊之聖賢固有間矣　又曰孔
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　或問使
孟子與孔子同時將與孔子並駕其說於天下耶將學
於孔子耶先生曰安能並駕雖顏子亦未達一間顏孟
雖無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顏子讀其言便可
以知其人不知其人是不知言也　或問橫渠之書有
廹切處否先生曰子厚謹嚴才謹嚴便有廹切氣象無

寬舒之氣孟子却寬舒只是中間有些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氷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右論孔孟氣象

伊川先生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　或問聖人之經旨如何能窮得曰以義理去推索可也學

者先須讀論孟如尺寸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某常語學者必先看論孟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如當時人聖人所答不過如此今人看論孟之書亦如見孔孟何異　或問學者如何可以有得曰但將聖人語言玩味久則自有所得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雖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又曰凡看文字須先曉其文義然後可以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學者一部論孟見聖人所以用功許多議論而無所得是不易得也讀書雖多亦奚以爲　又曰讀論孟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　又曰凡看論孟且須

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語言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　又曰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某始作此二書文字既而思之又似剩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理過　又曰傳錄言語得其言未得其心必有害雖孔孟亦有是患如言昭公知禮巫馬期告時孔子正可不答其間必更有語言具巫馬期欲反命之意孔子方言苟有過人必知之孔子答巫馬期亦如之陳司敗亦如之又如言伯夷柳下惠皆古聖人也若不言清和便以夷惠爲聖人豈不有害又如孟子言放勲曰只當言堯曰傳者來放勲爲堯號乃稱放勲曰又如言聞斯行之若不因公西赤有問及仲由爲比

便信此二何啻不有害又如孟子齊王欲養弟子以萬鍾此事欲國人矜式孟子何不可處但時子以利誘孟子孟子故曰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若把其文只似孟子不肯爲國人矜式須知不可以利誘之意舜不告而娶須識得舜意若使舜便不告而娶固不可以其父頑過時不爲娶堯去治之堯命瞽使舜娶舜雖不告堯固告之矣堯之告之也以君治之而已今之官府治人之私者亦多然而象欲以殺舜爲事堯奚爲不治蓋象之殺舜無可見之迹發人隱慝而治之非堯也　尹焞嘗言近日看論孟似有所見先生曰所見如何焞曰只見句句皆是實語先生首肯之曰善自而後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綱領

伊川先生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又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是未讀詩時授之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爲周南召南猶正墻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墻到讀了後便不面墻方始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　又曰論語問同而答異者至多或因人才性或觀人所問意思或所到地位及所居之位而言　又曰論語爲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者矣如鄉黨形容聖人不知此者豈能及此　又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問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便問鄉人皆惡之何如又如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便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才說去兵便又問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自非聖人不能答便云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不是孔子弟子不能如是問不是聖人不能如是答　又曰凡看論語非是只要理會語言要識得聖人氣象如孔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觀此數句便見得聖賢氣象大段不同若讀此不見聖賢氣象

他處也難見學者須要理會得聖賢氣象　又曰某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謝氏曰天下同知尊孔氏同知賢於堯舜同知論語書弟子記當年言行不誣也然自秦漢以來開門授徒者不過分章析句耳晉魏而降談者益稀既不知讀其書謂足以識聖人心爲無是理既不足以知聖人心謂言能中倫行能中慮亦爲無是理言行不類謂爲天下國家有道亦爲無是理君子於此蓋闕乎蓋溺心於淺近無用之地聰明日就彫喪難欲窺之固不得其門而入也蓋其辭近其指遠辭有盡指無窮有盡者可索之於訓詁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譬諸觀人昔日識其面今日識其心在我則改容更貌矣人則猶故也是故雖讀蓋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譬道似有易入也彼其道高深博厚不可涯涘也如此儻以童心淺智窺之豈不大有逕庭乎方其物我太深胸中矛戟者讀之謂終身可行之恕誠何味方其務於辭笑以言餂之者讀之謂巧言令色寧病仁未能素貧賤而恥惡衣惡食者讀之豈知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未妨吾樂注心於利未得已不已而有鄙猥之態者讀之豈信不義之富貴與如浮雲誨爾諄諄聽我藐藐者讀之豈謂回不惰師善綽爲至誠服膺也此而往益高益深可勝數哉是皆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惟同聲然後相應同氣然後相求是心與是書聲

敍同乎不同乎宜其卒無見也是書遠於人乎人遠於書乎學者苟其能返是心者可以識是書矣孰能脫去凡近以造高明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乎是人也雖未必中道然其心當廣矣明矣不雜矣其於讀是書也能無得乎當不惟念之於心必能體之於身矣油然而得難以語人謂聖人之言真不我欺者其亦自知而已矣特思慮之勤乃力行之功至此蓋人與書互相契也及其久也習與性成行爲皆知視聽言動蓋皆至理聲氣容色無非妙用父子君臣[illegible]人能秩敘仁義禮樂聖人能頌名心與天地同流實與神明爲一若動若植

何物非我有形無形謂其關之至此蓋人與書相忘也則何所謂簡近而指遠者可不信乎宜乎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好惡取捨之相逆也學者倘以此書爲可信則亦何遠之有以謂無隱乎爾則夫何言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以謂有隱乎爾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豈與不可得而聞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此天下之至顯聖人惡得而隱哉所謂吾無行不與二三子者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天下之至隱聖人亦惡得而顯哉宜其二三子有以隱乎我者也知有隱無隱之不二者捨此[illegible]其所見之哉知有隱無隱之不二者豈非聞博明者之才哉

楊氏曰學之視聖人其猶射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遠近中否之不齊未有不止於正鵠而可以言射也士之於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所造固不同未有不志於聖人而可以言學也夫論語之書孔子所以告其門人群弟子所以學於孔子者士之有志乎聖人者所宜盡心也然而其言近其指遠世儒以其近也易之以爲章句之習而莫之究入德之途前而去之如在荒墟之中倀倀焉莫以抵宿焉亦危亡天下之廣居乎嗚呼自秦漢以來千有餘年士不知所止而言[illegible]荒唐之論盈天下寄[illegible]其[illegible]而[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人之[illegible]之間有英才豪傑不量[illegible]爲章以分多門[illegible]而已其人倫[illegible]業之論者也以爲[illegible]不可以形容所有相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

視則焉之[illegible]彈帳者無遺矣余於是得爲學之方焉夫道之不可以言傳也審矣士欲造聖學端源而區區於章句之末是猶以形容飾貌而求天下焉其可得乎余於是書粗[illegible]牝牡有不能知者蓋多矣學者能觀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則於余言其庶矣乎　范浚美問讀論語以何爲要答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處最宜玩味又問孔子說仁處甚多尤的當者是何語曰皆的當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亦異其知言剛毅木訥近仁自此而求之仁之道亦自可知矣[illegible]言謂曾子在孔門當時以爲魯學道宜難於它人然子思之中庸聖學所賴以傳者也考其淵源乃自曾子則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矣豈非以魯得之乎由此觀之聰明才智

未必不害道而剛毅木訥信乎於仁爲近矣　與鄭季常言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是著力涉方能有疑今之士讀書爲學者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如孔子門人所疑者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可去答之以去兵於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致孔子民無信不立之說若今之人問政使之足食與兵何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是其問目前道猶曰未達於仁知之道不其遠矣乎然樊遲退而見子夏猶申問舉直錯諸枉之義於是又得舜舉皐陶湯舉伊尹爲證故仁知兼盡其說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推至於禮後乎然後已如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便不復疑蓋嘗謂古人以爲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以進乎常日某平生爲學亦嘗自謂無疑今觀所言方知古之學者善學

尹氏進解序曰臣自布衣入侍經筵被旨解論語以進臣備咸勤竭不敢以寡陋辭竊惟是書乃集記孔子嘉言善行與能即其問答如已親炙于聖人之門默識心受而躬行之斯可謂善學矣後之解其文義者數十百家僻淺促狹猶其下亦不過衍實之而已恭惟　陛下聖學高明出乎天縱如所好問如湯日新求賢而進不任終已以安百姓因已合乎人之道施之於事業文復有何待於臣之說然而學貴力行不貴空言若欲意義新奇文辭華麗則非臣所知也姑摭所聞以稱明詔臣謹上　又奏曰孔子以來道學廢絕言語文字去本益踈是故先王遺書雖以講誦而傳或以辯說而晦況其所論所趨不無差謬宜惟無益害有甚焉脫使窮其根源窮其辭說苟不致形容爲虛語此先賢所以重謂學慎言辭也況如臣者材質昏愚修爲無取施之於已未見其功扶以告君亦將何有其於聖賢言行何足以宣不測其妙發明指歸獨煩爲之弟塞詔旨臣無任俯伏恐懼之至

論語精義綱領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一上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伊川解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　又語錄曰所以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習如禽之習飛　又曰願乃學習之義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又曰說先於樂者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范曰學先王之道將以行之也學而習之知所以修身知所以治人則說矣習之言試也易重險之卦曰習坎水之於險也必洊至而不已然後能襲險而流焉君子於難事也亦然故其象曰常德行習教事夫必有常也而後能立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人君習堯舜是亦堯舜而已矣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伊尹曰習與性成學者之習所以反其性也習之而串則與性一矣易曰兌說也而兌之象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所以求道故可說之善莫善於講習不亦說者比於說蓋猶未正夫說也學而知之者次也所以求爲聖人及其成功則無習無習則亦無說矣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才小者所友近才大者所友遠君子之學有同道者自遠而來則亦可以樂矣夫說自外至樂由中出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習在己而有得於外朋友在人而有得於內君子之道求爲可充也能如此者其惟好學者乎在孔子則弟子自遠而至是也君子不病人之不已知小人唯恐人之不知也潛能之德不見是而無悶君子依乎中庸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此皆厳其德而修身者也人莫得而知之是以道不行時不遇孔子猶未嘗有悶然而後已亦無傷焉下焉者爲善而必要乎人知有諸內必形諸外未有不知者也不知而慍則不知於命無以爲君子故人不知而不慍斯可以爲君子矣

呂曰信於始而不疑故時習而不捨信於中而有孚故朋來乎遠方信於終而不惑故人不知而不慍

謝曰學而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則坐時習也立如齊則立時習也造次必於是則造次時習也顛沛必於是則顛沛時習也如此則德聚矣能無說乎有朋自遠方來非必同堂合席專門同師然後謂之朋也考諸古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求之今人信其與己之不異皆朋也能無樂乎夫道同則相知不同則不相知師弟子之間猶有不相知者況他人乎是以一鄉之善士斯得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得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得天下之善士知我者希則我貴矣人不知而不慍有眞自得者能斯不亦君子乎學而時習之所以自得也有朋自遠方來同乎己者也人不知異乎己者

也而不慍焉則幾於樂矣論語一經大抵不出此三者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顏子一簞食
一瓢飲不改其樂皆不慍之謂也
游曰理也義也人心之所同然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
心所同然者而已學而時習之則心之所同然者得矣
此其所以說也故曰理義之說我心猶芻豢之說我口
今試以吾平居之學驗之若時習於禮則外貌無斯須
不莊不敬時習於樂則中心無斯須不和不樂無斯須
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無自而入而本心之敬得矣無
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無自而入而本心之和得
矣時習之則時有得矣時有得矣其爲樂可勝計哉流
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

達故積於中者厚然後發於外者廣得於己者全然後
信於人者篤有朋自遠方來則發於外者既已廣信於
人者既已篤矣非夫積厚於中得全於己者孰至是哉
此其所以樂也范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
人之文繡也夫聞譽施諸身則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夫
豈借美於外哉惟不借美於外則志願在我而世之所
可願者舉爲其爲樂也烏可已耶蓋君子非樂於朋來
也樂其聞譽有以致之也非樂其聞譽也樂其美在其
中而暢於四支有以致聞譽也然求爲可樂者亦反諸
身而已矣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蓋不知命則行險以
徼倖將無所不至其趨於小人也滋禦尚何以爲君
子乎若夫尊德樂義之士囂囂自得不怨天不尤人遯

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非君子成德孰能至於是哉故
曰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語成德也不然不念舊
惡怨是用希與夫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者何以稱
或惠說也樂也君子也言其養則然若夫所以說樂所
以爲君子則在於學者之心得猶之飲食之美也借使
易牙日舉於前而已不預嘗焉終不足以知味　又曰
時習於禮則外貌無斯須不莊不敬時習於樂則中心
無斯須不和不樂且將日進於理義之地矣故說內足
以成己外足以成物君子所謂樂者內外兩得矣故
樂學有至於樂則在我者無慊矣有其令聞廣譽四馳
也而人有不知焉是有命也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今
也人不知而不慍則非成德之士安於義命者不能爾

也謂之君子
楊曰忠恕講問其日學也而事斯語則習矣學而不習
徒學也譬之學射而志於彀則知所學矣若夫承挺而
目不瞬貫蝨而懸不絕由是而求盡其妙非習不能也
習而察故說久而性成之則說不足道也有朋自遠方
來學者以其類至也合志同方相與講學故樂夫孔子
以學不講爲憂則講學之樂可知矣朋來人知之也以
人知而樂不知而或慍亦非君子矣
尹曰學而時習之無時而不習也能有所自得故說有
朋自遠方來其道同而信之也故樂學在己不知在人
何慍之有故曰君子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

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
仁之本與
明道曰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為人之本孝弟有不中理
或至於犯上然亦鮮矣孟子曰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
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乃
誠孝也推此可以知為仁之本
伊川解曰孝弟順德也故不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
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
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
以仁為孝弟之本　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
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者是仁之
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

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
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
者其為仁之本與　又曰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親者
不敢惡於人使是孝弟盡得仁斯盡得孝弟盡得孝弟
便是仁又問為仁先從愛物推如何曰不愛其親而愛
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故
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能親親豈不能仁民能
仁民豈不能愛物仁民而推親親惟君子也
范曰孝弟則宜無犯上然而曰鮮者有至焉有不至焉
者也至於好作亂則未之有矣子曰教民親愛莫善
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民知親愛禮順則犯上宜鮮
矣道之有本如木之有根水之有源也無本則無自而

生焉故君子為仁有道在修其身修身有道在正其心
正心有道在誠其意誠意莫如孝弟未有事父孝事兄
弟而不忠於君不順於長不愛於人者也
謝曰此章論為學之大體此一節論求仁之方也夫仁
之為道非但舉之莫能勝而行之莫能至而語之亦難
其語也指其大仁愈遠古人語此者多矣然而終非仁
也如恭寬信敏惠為仁若不知仁則止知恭寬信敏惠
而已克己復禮為仁若不知仁則止知克己復禮而已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特飭身而已何以見
其為仁仁者其言也訒此特其言而已何以見其為仁
有子之論仁蓋亦如此循為孝弟者近仁然而孝弟非
仁也可以論仁者莫如人心人心之不偽者莫如事親

從兄者子之所親命也不可留於心此可見其良
心又至於從兄則自有生以來良心之所本遠者以事
親從兄而充之則何往而非仁也大事親從兄之心行
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者而能不好
犯上作亂況於其積力久推而充之者乎今夫出必告
反必面冬溫夏凊昏定晨省亦可以為孝矣閭巷之人
亦能之長幼有序徐行後長亦可以為弟矣閭巷之人
亦能之然而以閭巷之人為有道不可也以為終不可
以入道亦不可也但孝弟可以為仁可以入道在念不
念之間蓋仁之道古人猶難言之其可言者止此而已
若實欲知仁則在力行自省察吾事親從兄時此心如
之何知此心則知仁也

游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孝弟者忠順之資也其不足於忠順者寡矣故孝弟之人鮮好犯上至於不好犯上則忠順足於己而悖逆之亂不萌於中矣若是者其事君必如其親愛國必如其家愛民必如其子何足以爲亂矣得何作亂之有故曰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木漸於上水漸於下有本者如是故君子之道亦務本而已矣孝弟也者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人此者爲仁履此者爲禮宜此者爲義信此者爲信節此者爲樂蓋非仁之本與知孝弟爲仁之本則本立而道生之說見矣

楊曰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無二道也事親有隱而無犯則孝弟之人宜無犯上

者移之事君有犯而無隱則犯上蓋有不得已而然者謂之好則鮮矣孝弟非仁之本蓋爲仁之本也欲爲仁當務孝弟此務本之一事耳若師氏至德以爲道本之類皆是論語之書竊意有子曾子之門人共成之也孔子沒子夏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羣弟子惟曾子爲最少而是書記其死又惟二子獨稱子餘無稱子者則其尊之與夫子等故首述二子之言繼夫子之後爲是故也

尹曰孝弟順德也順則宜無犯上不好犯上矣其好作亂者未之有也仁性也爲仁之道由孝弟而生故爲仁者必本乎孝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伊川解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謂非仁也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范曰巧言令色孔壬堯舜畏之以比驩兜有苗則宜曰不仁而已然而曰鮮者則有時而仁也夫巧言令色之人亦爲利而已其心未必不仁也人君遇之必致亂天下其無以鮮而易之也

呂曰君子言非不欲巧色非不欲令蓋修於外者本有所不足修於內者未足以兼之

謝曰仁雖難言知其所以爲仁者亦可以知仁矣若孝弟爲仁之本是也知其遠於仁者亦可以知仁矣若巧言令色鮮矣仁是也然巧言令色知之亦難禮曰情欲信辭欲巧詩稱仲山甫之德曰令儀令色然禮所謂辭

欲巧亦鮮仁乎仲山甫之德亦鮮仁乎至於聖人所謂遜以出之辭亦巧矣逞顏色怡怡如也色亦令矣豈以好其言語善其顏色而以爲鮮仁也哉至於小人蓋嘗訐以爲直矣言何嘗巧雖內荏而色厲色何嘗令然則何者爲巧言何者爲令色若能知出辭氣可遠鄙倍則知之矣此宜學者深思而力索不可以言語道也

游曰仁者誠而已矣無僞也何有於巧言仁者敬而已矣無諂也何有於令色巧言入於僞令色入於諂其貴與不爲反矣宜其鮮於仁也使學人之患在於巧言令色而已則孔子所謂剛木訥而予所謂[illegible]終不可以入德使其人之患在於言而失其所言則猶可以自反此聖人所以不絕其爲仁而且言其鮮也然則學者

之惡令色也如此而許人以美仲山甫何也蓋皆人之所謂令色者與仲尼之意異善觀詩者以意逆志可也

楊曰君子服其服則文之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之以君子之辭容辭以文之而實之以君子之德雖或巧令未爲過也故記曰辭欲巧詩美仲山甫而以令儀令色稱之則巧令非盡不仁也然是之人務爲容悅之文而不實之以其德者多矣故鮮矣仁　又曰便僻飾厲其中心必矣鮮仁

尹曰巧言令色而仁者鮮矣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明道曰發己自盡謂忠循物無違謂信表裏之謂也

又曰傳不習乎言不習而傳與人

伊川解曰曾子之三省忠信而已　又語録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信內外也

范曰曾子守約動必反諸身爲人謀而不忠者有我與人故也與朋友交而不信者誠意不至也傳不習者講之不明也夫治己者未至則教人者不足故曾子懼夫傳不習也

謝曰九流皆出於聖人其後愈傳而愈失其眞如子夏之後流爲莊周則去聖人遠矣獨曾子之學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其觀矣而得之者有子思子思之學中庸可見也考中庸則知曾子矣聞而得之者有孟子考孟子之書亦可以見子思矣異其所學不至則如此其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如孟子所稱曾子之事不載於論語者甚多則其泯滅者有矣今其存者可不盡心乎如此三者未可以淺近論也爲人謀而忠與人交而信傳而習非知道無以致人其已爲一其能如此乎爲人謀而忠非特謀事而謀至於中居靜處應所以處人者一有不盡則非忠矣與朋友交而信非特踐言而後信也驩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一有不盡則非信矣傳者得之於人習者得之於我傳而不習則道自道我自我不能相合而一矣此何似何服而得之猶以物之者以其物故也傳而不習他人之道也何與吾何以異於道行伐何也惟習而與道爲

我爲一矣凡此三者惟於無我則能之是學之至也

游曰考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則其操心宜無不忠其立行宜無不信而處己者無憾矣慮其所以接人者或入於不忠不信而不自悟也故日三省其身焉省之如此其周則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庶乎可以踐及矣然此特曾子之省身者而已若夫學者之所省又不止此事親有不足於孝事長有不足於敬數行或愧於心而言或浮於行與慾有所未窒而忿有所未懲與推是類而日省之則曾子之誠身庶乎可以踐及矣古之人所謂夜以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者亦曾子之意曾子於正心誠意之道宜無須臾忘也惟於應物之際恐或失念而違仁故日所省者三事而已

楊曰仁之於人無彼己之異誠之在人猶在己也謀之不忠逆仁道矣朋友之交與君臣父子同謂之達道蓋人之大倫也交而不信逆達道矣傳而不習口耳之學也君子之修身莫患孰大於是故曾子之日省者如此

尹曰曾子之三省誠而已為人謀而不忠與人交而不信不習而傳於人皆誠所未至也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伊川解曰今之諸侯能如是足以保其國矣　又語錄曰有愛民之心然而使民亦有不時處此則至治者當時治千乘之國果能此道則亦可治矣聖人之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句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

常人之言近時便只是淺近去　又曰敬事而信以下事論其所存未及治具故不及禮樂刑政

橫渠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耳

范曰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道千乘之國之而至道也敬事所以修己敬則事無不立信則民可使節用則不乏愛人則本固使民以時則穀不可勝食材不可勝用五者治國之常法也故曰道此足以當之可也殺之則本也禮記曰國家未道然則君之道亦本乎人故也

謝曰學之為王者事久矣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此言是也然夫子不與之者皆非所以得乎道也子貢謂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夫子未嘗得邦家也知其為邦家之道則可以為天下國家矣得志行乎中國不得志行乎家人其為道一也況千乘乎古人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可以一天下朝諸侯則千乘之國亦可以用心矣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雖為天下亦何獨不然敬事而信敬而信也節用則能愛人使民以時則事不可廢也

尹曰此三言者未及治也猶書所謂引養引恬而已焉

[illegible]言之淺者上之矣敬事而信德敬以道之也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政以道之也有德敬以道之則

[illegible]見上之心為有政事以道之則勸功樂事之意純有因之道何以加此蓋敬朝覲之事則君臣嚴敬冠昏之事則男女別敬喪紀之事則民知哀死而慎終敬祭祀之事則民知報本追遠事之所在無所不用其敬焉則民孰有不敬者哉一號令之出也一期會之時也一賞罰之用也一嚬笑之形也無所不用其信焉則民有不信者哉皆以道而誠於心則有處民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是居民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者亦久於斯道而已然知敬事而已未及乎信

[illegible]所以[illegible]信而已未及乎節用[illegible]則[illegible]所以節[illegible]知節用而已未及於愛人[illegible]而不思其所以存下知愛人而已不知使民以時則將輕用其

力輕奪其務非所以養民知是五者而法度加焉則治人之道足矣當孔子時斯道也將亡矣故孤言之使道之以道則於法度乎何有

楊曰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蓋有上有民無非事者然而事不敬則下慢敬而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則事不立矣敬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人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若今州縣因陂蠟有不其治之道所謂詩也然此特道之之心已未及爲政也苟無是心雖有政不行焉與孟子所言王道之始同

尹曰敬其事信於民節用愛人不奪其時以是五者道其曰可謂言近而易行矣然推其極雖堯舜之道亦不過如是而已後世不能先此徒欲以刑政而爲治者其亦不知本矣有志於治而者其可以言近易行而忽諸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明道曰行有餘力者當先立其本也有所本而後學文然則有本則文自至矣

伊川解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　又語錄曰學文便是讀書人生便自有文了是弟須先盡得孝弟然後讀書非謂以前不可讀書

范曰此修身之大略也入孝出弟立身之本也脩子謹所言之信汎愛其所愛及其所不愛衆則汎愛之仁者則親之以善爲主也夫子之教人以德行爲先文學爲後學文者行之餘事也

呂曰行謹而言信

謝曰此言學者當知所先後也天下之人愛親爲易盡孝爲難事長爲易盡弟爲難能盡孝弟則能明人之大倫又能謹言之信謹行之謹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親仁以成己則在我者立矣至於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其務於外之謂乎

游曰入孝出弟身謹而言信汎愛衆而汎愛則友而親仁君子之務此其本也有所未能則勉焉之有所未至則力致之行其有餘也然後從事於文則其文足以增美質矣猶木之有本根也然後枝葉爲之芘覆苟其無本則枝葉安所附哉夫文者詩書禮樂之謂也詩者言此情而已書者述此事而已禮者體此而已樂者樂此而已使其孝不稱於宗族其弟不稱於鄉黨交遊不稱其信醜夷不稱其和仁賢不稱其智則其文適足以滅質其博適足以蕩心以爲禽犢者有之以資發冢者有之是其以間僞飾姦言以濟利心者往往而是也然則害本而學文蓋不若無文之愈也是以聖人必行行有餘力然後許之以學文不然則有所未暇也後之君子始於文義則沾沾自喜謂天下之美盡在於是或學其無行則曰然不顧或譏其不足則忿疾如讎嚮亦可謂失君子之心矣烏知聖人之本末哉

楊曰自孝弟而達之於汎愛親仁蓋推其所爲也君子之所務者本而已學文乃其餘事

尹曰爲弟爲子之職孝於親弟於長謹於行信於言汎愛乎衆而親乎仁人此德行也行之有餘力則以學文德行本也文藝末也故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明道曰致身猶言致力乃委質也

伊川解曰見賢改色有敬賢之誠也事君事親與朋友皆其誠學求如是而已　又語錄曰見賢即變易顏色愈加恭敬好善有誠也

范曰惡惡臭而好好色者人之誠也以好賢而易其好

色之心則善無以加矣然而好賢者未必誠好之也賢賢者誠心以爲賢此好之篤者也事父母竭其力之所至事君不敢有其身致危難不避而終之以信此可學之資也雖曰未學必謂之學也本立而質美故也

呂曰賢其賢而交有不足非所謂忠也所謂賢者誠而已矣賢賢至于改色好善有誠矣事親不愛其力孝有誠矣事君不有其身忠有誠矣待朋友而不欺交際有誠矣四者先乎事誠所本學者文耳

謝曰賢賢易色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天下之誠無易於此此好德如好色亦可謂好德之至也宜其能竭其力其爲子職而已事君能致其身不敢有其身而已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者不欺矣父子有親君臣有義

朋友有信能如此則其爲人也必能有序夫婦必能有別矣則行所以爲義其法可傳於天下皆其能外求乎理人人倫之至也此雖曰未學不得謂之不學也其亦幾於生而知之者乎

游曰天下之達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其達之時在上者舍是無以又在下者舍是無以學矣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今能盡賢賢之實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則其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何足之門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之所謂學者在本而不在末故學而篇大抵皆在於務本

楊曰事親事君朋友人倫之大者學者明此而已苟能是雖曰未學斯謂之學可也然先之以賢賢易色者蓋學本於致知親賢所以致知也故爲天下有九經而尊賢在先也亦此意也

尹曰賢其賢則敬賢之誠見於色故曰易色於其事君事親與朋友之交各盡其誠無所不用其極也學者學此者也故雖曰未學必謂之學矣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明道曰聖人言忠信多矣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伊川解曰不厚重則無威儀所學不能安固所主在於
忠信所親者必忠信遷善不可不速君子自修之道當
如是也　又語錄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嚴而學則亦不
能堅固也
橫渠曰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
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
過之不吝
范曰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　重則有
學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君子所貴乎道者正己
而已故不重則不威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學則
不固為人而不重未有不易其守也忠者誠也信者不
欺也君子之守誠為大其與人也不欺為大故心必以

忠信為主言必以忠信為主行必以忠信為主忠信所
以立本也無友不如己者所以進德也夫與賢於己者
處則自以為不足與不如己者處則自以為有餘自以
為不足則日益自以為有餘則日損過而憚改者不能
強為善也湯改過不吝則又賢於勿憚改者矣此三者
修身之要也自天子至於士皆不可不務也
呂曰學則知類通達故不至於蔽固主簡如於衛主顏
讎由之主主所託也友所輔也改過所以自治所託失
人則勢窮所輔不如己則德不進所以自治不勇則惡
日長
謝曰此一段當分為四事自重忠信友如己改過學者
闕一不可也人孰有生而知之者乎能學而知之則而

知之亦善矣孰有安而行之者乎能利而行之勉強而
行之亦善矣此非論生知安行者也自重忠信友如己
者學之事也過而改困之事也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
不固中庸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齊明盛
服將威儀耳何以見其修身乎蓋為冠所以莊其首為
履所以重其足所以防其躁也古之君子必佩玉進則
揖退則揚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所以使非僻之心無自
入也夫容貌衣服之間尚能移養如此而況視聽言動
能自重者學如之何而不固也則其儼然人望而畏之
亦餘事耳忠信進德之本也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
存乎德行者也儻不知此而欲進德何異絺兮綌兮而
欲溫吸風飲露而欲飽無是理矣凡人自非上智下愚

皆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則其薰蒸陶冶能無待於朋
習乎以子貢之賢孔子猶戒以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
士之仁者蓋事衰世之大夫友薄俗之士雖與並為仁
矣自非聖人孰能無過惟其改之為貴師也過過也蘧
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亦過也但小人過於
行事君子過於情性耳夫仁義何常之有蹈之則為君
子捨之則為小人不仁不義亦何常之有循之則為小
人捨之則為君子君子所以勿憚改者為知其無常也
小人所以憚改者為安於故常也顏回日新師也而曰
不貳過季路亦百世師也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荀卿嘗
謂之鄙人蓋亦有過矣以皆有過而害其為百世之
師乎如此則知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無損於明也

今人以嘗有過而自棄自暴以爲終不可以爲善遂全於文且飾者亦衆矣　又曰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不得聞吾過矣人不可與不勝己者處鈍滯了人

范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此君子之重而威也曰反則從惰肆矣故君子日彊小人日遠由是而學其學之必猶其行之必篤其問之必切其聽之必審入乎耳著乎心此德全而學固矣反是則言招辱行[illegible]好招[illegible]何成之有道聽而塗說者有之[illegible]將至者有之何固之有忠信所以進德也如甘之受和白之受采故善學者其心以忠信爲主不言則已言而必忠信矣故其言爲德言不行則

已行而必忠信也故其行爲德行正而忠篤而爲無貯而不在是焉則安往而非進德哉故爲仁不主於忠信則仁必出於姑息爲義不主於忠信則義必出於矯抗據是心以往則禮必出於足恭智必出於行險安往而非敗德哉而何進德之有况學之欲立數仞之墻而浮埃聚沫以爲基亦没世不能立矣故主忠信者學者之要言也孟子之論尚友也以一鄉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一國以一國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天下以天下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古人無友不如己者尚友之道也求得賢者尚而友之則聞其所不聞見其所不見而德日起矣此仲尼所以期子夏之日進也孔子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蓋能改一言之過則一言善矣能改一行

之過則一行善矣若過而勿不憚改者其爲善可勝言哉然則君子之道以成事爲質而以學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而以勝己者輔之雖然使其或吝於改過則賢者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則勿憚改爲終焉

楊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自重之道也儼然人望而畏之則有威矣學然後可以與權故不固主忠信所以進德也無友不如己者資以輔仁也人之過而憚改雖有輔仁之友無益矣　又問無友不如己者商也日進以其好與賢己者處也然我之不賢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友也曰所謂如己者合志同方而已不必勝己也

尹曰不厚重則無威[illegible]忠不篤忠不篤則所學不[illegible]而主於忠信其[illegible]不如己者則勿友也遷言貴速故過則勿憚改君子自修當如是也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伊川解曰居喪盡禮祭祀致誠愼終追遠之大者也凡事能愼於終不忘於遠足以化民歸於厚德也　又語錄曰愼終追遠不止爲喪祭

范曰愼者誠也於終者誠之如始使民勿倍也於遠者追之如近使民勿忘也先王重喪祭所以厚民德也曾子之行一於孝愼終追遠者孝之終

呂曰喪祭者愼終追遠之一端耳

謝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蓋人情之私恃而不可以傳也爲之棺槨衣衾爲之春秋祭祀使人盡以嚴民哉彼有感於狐狸之食蠅蚋之嘬非爲

人而然也以此處己則己德歸厚矣以此教民則民德
歸厚矣
游曰終者人所易忽也而慎之遠者人所易忘也而追
之厚之道也
楊曰人少則慕父母其生厚矣有妻子則慕妻子知好
色則慕少艾仕則慕君因物有遷也至於終遠猶且慎
之而不忘則民德歸厚矣歸者反其生之謂也
尹曰君喪盡禮祭祀盡誠慎終追遠之事也推而至於
天下之事皆能慎其終不忘於遠非惟己之德厚化民
亦歸於厚德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
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

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伊川解曰溫良恭儉讓盛德之光輝接於人者也溫和
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德容如
是是以諸侯敬而信之　又語錄曰子貢善形容孔子
德美溫以接物良乃直心恭則不侮儉則無欲讓則不
好勝至於是邦必聞其政
范曰溫良仁也恭儉禮也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
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是以所居之國必聞
其政也詩曰干祿豈弟又曰求福不回豈嘗用以干祿
不回非以求福然豈弟則干祿之道也不回則求福之
道也夫子之求之也其亦此之類也與子貢之徒各以
其識知之淺深而觀夫子之德其所以得政則由五者

雖充齊之理見於外者亦不過乎此若子貢則可謂善
觀夫子矣
呂曰溫良恭儉讓皆盛德也人道惡盈而好謙見聖人
之謙乎此所以求而人與之也
謝曰此一節論聖人之盛德性內充必有光輝著見乎
外者蓋誠之不可揜也以以聖人儀形明之蓋粗厲感
慨則必發于言辭暴慢則其容悖然時有求者
必以言語人如此者不可勝計也然則德乎於其人之
地者其必有過人之容如夫子秉禮諸侯信之是也聖
人之容非獨溫恭非徒提提非遲遲亦不為物侮則
不為物憎其溫良恭儉讓是以若之乎蓋誠可爲也
而可於溫溫者溫和之發也和可爲也而難於良良者

易直之發也亦無侮人之心然如之何而不恭本無侈
奢之心則如之何而不儉本無競強之心行如之何而
不讓至於此則溫然矣儼然矣其溫然也豈不如春其
儼然也豈不如秋豈不容止可觀豈不威儀可象豈不
和樂豈不莊敬遠暴慢不足道也鄙倍不足道也夫
容貌如此諸弟子豈不能學以致之乎蓋有恣慢之心
者必不溫有忮忌之心者必不良有欲上之心者必不
恭有驕人之心者必不儉有物我之心者必不讓則溫
良恭儉讓其惟聖人能之乎今夫聖人久矣以此五者
想見其形容猶能使人興起而見於儀矣之者乎借令
務循之君雖其病且鄙觀如此人也猶能不驕且疑乎
獨能不親且敬乎欲有爲於一國者其能不就而謀之

乎雖不爲當時所用猶爲當時所敬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也學者儻有心於聖人威儀之間亦知所以進德矣然則爲子貢者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於此豈獨知聖人哉又將以知子貢矣

楊曰夫子以是五者得之耶求之在我耳所以異乎人之求之者也若夫暴慢侈泰則人所忌嫉雖欲求之其可得乎

尹曰溫良恭儉讓聖德之光輝接於人者也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則不侮也儉則無欲也讓謙順也德容如是見以諸侯欽而信之至於是邦必聞其政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伊川解曰孝子居喪志存守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也

范曰父在觀其志則能先意承志諭之以道父沒觀其行則能繼志述事顯揚其美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也若其有過父在則當爭父歿則當改不可以待三年也

謝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觀其志可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孝之終也觀其行可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當以爲父之道不忍改與居三年之間宅於廬之則如白駒之過隙當是時皇皇然如有求而弗得望望然如有從而弗及坐則見親於牆食則見親於羹於父之道可改也不可改也亦遑恤乎

游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若成王守文武之道顧行爲世不可改也何止三年若武帝修行之父子宗室之事昭帝順宗不踰年而改之天下後世不以爲非者何待三年今言無改於父之道則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也人君士大夫皆當如此居喪之制有不言而事行者有言而後事行者有身自執事而後行者此貴賤之等也如以爲聽於冢宰爲嫌於改父之道則孔子所謂古之人皆然者豈爲其父皆有可改之道乎蓋[illegible]在之道當然

楊曰父在人子有不得行其志者故父沒然後可以觀其行出必告反必面不遠遊遊必有方若此類皆於父之道也居子不忍死其親故三年猶不改是爲可謂孝矣

尹曰父在觀其所志父沒觀其所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既者謂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孝子之心所不忍故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伊川解曰禮之用和爲貴恭而安別而和爲可貴也

又語録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斯爲美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禮以和爲貴故先王之道以此爲美而小大由之然却有所不行者以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故亦不可行也　又曰禮之用和爲貴有不可行者

偏也　又曰知和而和說爲不完

范曰先王之禮止於敬及其用則以和爲貴先王爲禮非以強世蓋欲天下皆可行人情莫不安此所以爲美也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有敬而無和則禮勝有和而無禮則樂勝樂勝則流禮勝則離矣知和之爲美而不以禮節之則至於流此其所以不可行也故君子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動而有節則禮也行而有和則樂也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

謝曰禮樂之道異用而同體相反以相成陰陽也剛柔也動靜也仁義也文武也莫不如是何獨禮樂不然乎有子知以和爲貴蓋有見於此也知此則知酒清而不敢飲肉乾而不敢食豈强勉以害飲食之性哉一獻而

百拜只設不倚豈强勉以害安逸之性哉天下宜之後世守之自唐至周數千載間無害心紛志不與民共由離而不安之患矣子孫亦陸遜存倚性益厚風俗益致升以和爲貴而致然也先王之澤既衰禮文不出於誠意而出於勉強不出於循理而止於飾貌從事於斯也往往如季氏之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以臨祭者多矣禮家使人如此之難從殆不若夷俟倨肆之愈也下此則和之禮爽矣與儒既不得位無自作之時而上又牽於世俗之習而莫能察其源也或以爲僞者有矣或以爲難以強世者有矣或以爲忠信之薄者有矣要之語末流而不及先王也豈升道我門而不入其守者哉小大由之有所不行恐其無序也聖人於一拜一揖升降之間猶有降殺焉又况小大乎則其用和於下大夫者必有異於上大夫矣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爲患其瀆也事君之辱朋友之疏豈不以數乎家人之失節豈不以嗃嗃乎嘻嘻乎知此則知所節矣聖人之和所以異於人之和者知其有反而已小大由之不以禮節之故均於不可行也

楊曰禮以敬爲本進爲文進而不已則離故以用和爲貴易曰履和而至至則不可以有加矣故先王之道斯爲美也然小大皆由之則有所不行焉孔子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侃侃和也上下異施則升小大由之也此之謂知和而和然和而不以禮節之則流矣亦不可行也

尹曰禮之弊則至於離和之弊則至於流禮之用以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斯爲美小大由之然後有所不行者蓋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則失於流故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明道曰信本不及義恭本不及禮然信近於義恭近於也信近於義以言可復也恭近於禮以遠恥辱也因而不失其所以親近於禮義故亦可宗也如言禮義在不可言見利見恭信者斯可矣

伊川曰信能守約恭能遠恥近於禮義也因不失於相近亦可尚也　又語錄曰信非義近於義者以其言可復恭非禮近於禮者以其遠恥辱信恭因不失

近於禮義亦可宗敬也親亦訓近　又曰因其近禮義
而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况於盡禮義者乎
横渠曰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
困辱不徇人以失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
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上有子之言文相屬
而不蒙者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有未盡者皆挈之
它皆放此
范曰信而無義則賊故復言非信也恭而無禮則勞故
不能遠恥辱也信必近於義故能成其信故言不必信
惟可復也恭必近禮則能成其恭故其恭不入於諂而
恥辱可遠也君子所因者本而立愛必自親始親親必
及人故曰因不失其親聖人本末先後有序君子必自

修如此而後能淳乎德有本道有源其學出於聖人故
可宗也
楊曰信主復言然非義之信有不必復其言恭主遠恥
然非禮之恭有不足遠其恥親親主於有宗然親失其
身有不足宜其宗義理之否必至於此不可不察尾生
復言非義之信也夷王下堂非禮之恭也孺子腹哀不
可宗之義也
尹曰復當如復白圭之復言至於從人可復亦可謂善
言矣言而信固已善也而况於近義乎信則言之必可
行者是也義則言之中倫者是也信且近義則可以世
為天下道矣使後世多識者亦可以為德矣言至於如
此其有不可復者乎不侮之謂恭中節之謂禮恭人而

不敢侮人者有矣未必中節自愛而不敢侮人者有矣
未必中節也何謂中節擎跽曲拳進退[illegible]也臣道
矣何恥辱之有是定之說稍有交[illegible]以信[illegible]父禮
也子道也何恥辱之有[illegible]也弟道
也何恥辱之有何謂不中節非[illegible]也非
所當致恭而致恭[illegible]於在我之上者[illegible]之上也施
於在我之下者是皆[illegible]之過也其[illegible]必矣因
親也故[illegible]者之[illegible]從因[illegible]同仁之
心[illegible]之內皆兄弟也此皆可以謂之[illegible]不可以
謂之親[illegible]以[illegible]之以[illegible]嫂
之[illegible]外親也若是者[illegible]當有[illegible]凡[illegible]有功衰之
故所謂[illegible]它人可以擬倫也推此言之亦有可

親者乎有之其惟君子乎[illegible]我也其[illegible]我也其惟
父乎成我也[illegible]亦可以親矣於此[illegible]者之
外亦有可親者乎[illegible]恐不絕於[illegible]也既[illegible]矣[illegible]謂
[illegible]之道[illegible]不失其所親然後可宗也信不合
其[illegible]恭以[illegible]其[illegible]親以與人同[illegible]人親之亦可謂美
[illegible]然[illegible]人於[illegible]禮[illegible]之地[illegible]是以招恥[illegible]取不敬
[illegible]其[illegible]學[illegible]可以明
[illegible]
[illegible]信不近義而復其言是小人而已以其近義故可
復恭不近禮則有[illegible]以其[illegible]故此遠恥辱不
[illegible]人[illegible]所[illegible]其不[illegible]不必復也恭[illegible]則遠恥辱不
是道也信[illegible]不[illegible]禮[illegible]物之道[illegible]矣又因不

失其親亦可宗也

尹曰信非義也以其言可復則近於義恭非禮也以其遠恥辱則近於禮然則恭信於禮義爲近者也因其近雖未足以盡禮義之本亦不失其所宗尚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伊川解曰敏於事勇於行也

范曰君子志於道而不願乎其外故食不求飽居不求安敏於事行之如恐不及也慎於言者恥躬之不逮也苟有道者則就而正焉故無常師若此可以爲好學矣學者所以學爲聖人也論語記夫子之言好學如此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此其

自言也其於門人獨稱顏子好學而孔文子不恥下問亦謂之好學則知學者鮮矣

呂曰不志於私食學所以事不事於從言必見於行事學所以質所趨不謬於道學所以正學至於此可謂好矣

謝曰此一節不可以事求當以情性推之蓋上世嘗有茹毛食腥者矣及至聖人易之以烹飪則食正欲其飽者也嘗有陶復陶穴者矣及至聖人易之以宮室則居正欲其安也此豈人之私智爲哉蓋因人之欲而化之使民宜之者也何獨好學者無求飽無求安曰之於味四肢之於安逸皆與人異乎是不然孔孟皆爲學者之師也其事有可考者如疏食飲水而樂而德之與飲饌

食在陋巷可謂不求飽且安乎是不然此無所不可以爲悅者也有時則爲之矣前以三鼎延且易豈可謂不求飽且安乎此不得不可以爲悅者也使其從大夫之後斯爲之矣然則聖賢所以過人者安在謂聖賢有求安求飽之心則不可也敏非欲速之謂聖人非欲速若也敏非進取之謂進取乃狂者之所爲夫欲速與進取聖人既不爲反乎衆人無欲速則有進銳不及事之累不入於狂則有不忘其初之患於斯時者之謂其惟敏乎慎其所以之謂言及之而言言其可謂罪言可謂邪慎[illegible]大夫言而誾誾在朝廷而便便正欲其爲[illegible]言而且媚可謂慎乎既[illegible]出於口可慎之有於是數者之外可以求聖言之理矣然而難

言也就有道而正焉非曰意於天身爲切問近思之學者不能如此也蓋倚聖人之門墻而窺其言從法言者豈少哉此未可謂就有道而正焉者未得之欲罷不能及謂之語而不惰既得之拳拳服膺而勿失其惟顏氏之子乎有志從事於斯數者亦考其用心考其行事果何求哉非好學而何當之於顏氏之子不可以語此矣言亦自孟子以後無復髣髴於此矣　又曰敏是得理之速明理而行不期而速非是手忙脚亂

楊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則是心不可須臾離也夫食而求飽居而求安亦常人之情也雖賢者蓋有不敢不飽者如亥唐是也君子何容心哉隨所遇而已而志在於求飽與安則違是遠矣

孟子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則學者學此者也又能敏事而慎言則內外進矣然不知就有道而正焉則敏慎或失於狂簡不知所裁亦未足爲好學也

侯氏曰食欲飽也求飽則志於飽居欲安也求安則志於安志於飽志於安非學者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事不可不敏也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言不可不慎也學欲請理就有道而正焉求所以請理而自信也苟如是非好學而何無字非禁止之辭與不字不同

尹曰君子之學如此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者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明道曰貧而能樂富而能好禮隨貧富所治當如此子貢引切磋琢磨蓋治之之謂也若貧而亦好禮則至於樂富而亦樂則至於驕然貧而樂非好禮不能富而好禮非樂不能　又曰貧不怨則諂諂尤甚於怨蓋守不固而有所爲也

伊川解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此言其分也樂與好禮能自脩也切磋琢磨自脩各以其道也告之以樂與好禮而知自脩之道知來者也

范曰切磋者道學也琢磨者自修也貧而樂非志學者不能也富而好禮者非自修者不能也子貢外有餘而內不足故以貧無諂富無驕爲問蓋心所謂善矣夫子進之而其知又足以知來者所謂聞一以知二其自知亦明矣

呂曰孟子曰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爲能夫士苟能守其初心雖死生之際可以無變況貧富之間哉有玉於斯使之成器必切磋琢磨之工不同而下質未嘗變也士之處於貧富亦猶是也貧則以道自樂富則以禮自好皆天命之人於其間貧富之異而吾心未嘗動也若夫[illegible]其心亦有物矣此孔子所以謂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之爲尤也

謝曰理一[illegible]論[illegible]大者當學以成之也貧而無諂者能有於人也富而無驕者能有於人也此物我相對之稱也貧而樂未貧而自樂也富而好禮富而自好禮者也人亦何異於我哉[illegible]一食一飲[illegible]得之則生弗得則死下人[illegible]之人之不肯反其所求雖謝也有所[illegible]今若斯人也何嘗有諂於人哉觀其猶介之志何時而忘夫邪此貧而無諂者也於貧而樂也富者怨之府倍如臨以[illegible]怨之何亦何以驕於人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illegible]知所以守富之[illegible]亦何敢驕於人然其自愛之心未免乎吝也若斯人者亦何時而中禮邪此富而無驕與富而好禮者不同也子貢聞一以知二者也舉一隅而能以三隅反者也故知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

義如切如磋問學也如琢如磨成德也語以貧而樂富而好禮而知問學成德之事善乎子貢之達也嗚呼其亦異高叟之為詩矣

楊曰貧而樂非有道學不能也富而好禮非知自修不能也故子貢以切磋琢磨言之其知來矣所謂聞一知二者有見於斯歟

尹曰貧能無諂富能無驕安分而已至於貧而樂富而好禮非自修者不能也切磋琢磨自修之謂也告以樂與好禮而能知自修之道告往知來者也賜也能以處道忘而得之故曰可與言詩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范曰學以為己非求人知也故不患人不己知然道積

於中則德見乎外未有不知者也若己不知人則賢者不得以為師善者不得以為友何以進其德矣故人有能而己不知君子之所患也

呂曰不患人之不己知知人也君子之學自充其知爾若人之不知則亦有命而已矣孟子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謝曰天下之理自下視高則難自高視下則易如七十子知夫子則難夫子知七十子則易人之所以相知何有不然者夫人之視小人如見肺肝小人而窺君子莫見畛域以是觀之知人者為大乎人知者為大乎盍亦急於知人乎急於人知乎此學者之患也

楊曰君子求為可知而已人知不知無以加損焉何患之有不知人則詖邪淫遁之辭足以妨道而亂德其為患也孰甚

侯曰知人明哲之事非學造精微者不能故君子所患者患學不造理識不明達謝人之不己知非所患也雖然己既明哲而知人矣豈有人不知哉

尹曰君子求在我者也故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知人者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一上

為政第二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伊川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

橫渠曰為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

范曰人君欲天下之歸已則莫若務德而已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如北辰之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是故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也

呂曰為政以德自治之道備則不求於民而民歸之故大人之政正己而已

謝曰北辰天之樞也以其居中故謂之北極以其所建周於十二辰之舍故謂之北辰於此見無為而為之效故為政以德者如之學以成己及以成物雖有內外之殊及其時措之宜則一也以德為政者皆推吾所有與民由之而已故在我則不勞在人則易從苟為不爾將將弊然以物為事而後能使民從己者則是居陋巷積仁義之君子一日中天下而立未必能為禹稷之事也親其親長其長未必能平天下也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此語未必信也

楊曰政者正也正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天下從之故譬如北辰北辰極星也居中故謂之極中而不遷故謂之辰

尹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無為而治人之歸之如衆星之共北辰為政苟不以德則人不附且勞矣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伊川曰思無邪誠也　又曰蔽當也詩三百篇惟思無邪一言以當之

范曰詩之義主於正己而已故一言可以蔽之思無邪是也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

又曰正中心無邪也以守至正

謝曰詩者民之情性也[illegible]出於先王之澤先王之澤既竭而詩[illegible]在其先出於是淫佚有傷哀樂[illegible]之亂猶有犯[illegible]春秋之[illegible]邪[illegible]求其止乎禮義則無邪也止乎禮義非易其心而後能者不能則思無邪可謂一言以蔽之矣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亦有以考其情性非特以考其情性又將以考先王之澤[illegible]其深微之意而傳之故其為言率皆樂而不淫憂而不困怨而不怒哀而不傷如綠衣傷己之詩也其言不過曰我思古人俾無訧兮擊鼓怨上之詩也其言不過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illegible]役行無期度思其危難以風焉不過曰苟無飢渴而已若夫言天下之事美盛德之形容固不待言而可知也其與憂愁思慮之作孰能優游不迫也孔子所以有取焉作詩者如此讀詩者可以邪心讀之乎

謝曰[illegible]發於人情止乎禮義則惟思無邪一言足以蔽之

之　或問蘇子瞻曰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思無
邪者惟有思而無所思乎如何曰書曰思曰睿睿作聖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思可以作聖而君子於視言視聽
必有思焉而謂有思皆邪可乎繫辭曰易無思也無為
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
能與於此夫自至神而下蓋未能無思也惟無思為足
以感通天下之故而謂無思土木可乎此非窮神知化
未足與議也詩三百出於國史固未能不思而得然而
皆止於禮義也其所思無邪而已
尹曰詩三百篇雖美惡怨刺之不同其旨則可一言以
蔽之曰詩無邪而已夫子既刪之止乎禮義動天地感
鬼神莫近於詩非正奚可哉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
禮有恥且格
伊川曰格至也至於善　又曰有恥且格此謂庶民士
則行己有恥不待上之命而然
范曰政者法度之事也以法度率人而齊之以刑則苟
免而無恥無恥則無所不至犯上作亂者有之矣刑政
之不足恃也如此若夫先之以博愛陳之以德義道之
以禮樂示之以好惡皆道德齊禮之事也
呂曰知本末先後然後可以言治矣德禮者所以治內
刑政者所以治外治內者先格人之非心使之可以為
君子則政足以不煩刑足以不用也乃若一切任治外
之法則民將失其本心不知有德禮之美冒犯不義無
所不作雖有格者畏罪而已　又曰德禮者先王之所
以治內而刑政所以治外治內之教行則人皆可以為
君子雖有政刑亦先務也治外之法行則不知為善之
美雖有本心無從發也故政刑之用能使懦者畏不能
使強者革此之謂失其本心
謝曰道所以動之齊所以革之政與德為先後刑與禮
為表裏以欲一其心故有德禮欲以正其身故有刑政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雖刑措可也雖無德與禮而刑政
猶存亦足傷人倫之厚至於并與刑政而亡故哀刑政
之苛人倫壞則君子至於犯義刑政苛則小人至於犯
刑君子犯義是以無恥而苟免者多見於小人乎
楊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知免罪而已故免而無

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有恥
且格夫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成矣先王非不
用刑政也書曰德惟善政則以德為政也伯夷降典折
民惟刑則以禮用刑也有德禮則刑政在其中矣茲其
所以不同歟
侯曰道導也以政令之以刑齊之霸者之事非有以教
之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教之也教之則民日遷善
而化之王者之政也故有恥且格
尹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則無以化矣民雖苟免而無
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教化行矣所以有恥且格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
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伊川解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聖人言己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縱心則不勉而中矣　又語錄曰孔子生而知之者也自十五以往事皆學而知之者所以教人也三十有所立四十能不惑五十知天命而未至命六十聞一知百耳順心通也凡人聞一言則滯於一言一事則滯於一事不能貫通耳順者聞言而喻無所不通七十縱心然後至於命

又曰孔子之學自十五至七十進德亦有許多節次者聖人未必然亦直且為學者立下一法盈科而後進不可差次須是成章乃達　又曰十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明善之徹矣聖人不言誠之一節者言

不惑則自誠矣五十而知天命思而知之也六十而耳順耳者在人之最末者也至耳而順則是不思而得也然猶滯於迹焉至於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則聖人之道終矣此教之序也

橫渠曰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　又曰常人之學日益而莫自知也仲尼行著習察異於它人故自十五至七十化而知裁其進德之盛者歟　又曰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　又曰縱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故曰吾衰也久矣

范曰聖人生而知之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所異於人也自十五始志於學至七十而縱心所欲此與人同者也三十而立者與立矣非禮無以立立於禮者三十之事也四十明天下之理皆矣不惑者孟子所謂不動心者也五十而窮理盡其性故知天命六十而耳順者耳之所聞無非道也七十而從心所欲惟不踰矩也是以能與天人合其德而志氣無衰發憤忘倦於勤者也血氣衰也而不衰者天地者也無所將而衰七十而從心所欲可以養血氣也君子因以致命遂志而老則縱心所欲皆所以一其德也　楊曰俾予從欲以治又曰予

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此舜之所欲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孔子之所欲也及夫時不用道不行則定禮樂修春秋此縱心所欲之大者也蓋自七十以下未與於此若其踰矩則何以為法乎

呂曰信有諸己故志於學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故立酬酢萬變用無不利故不惑六十心知之慮通貫乎全體至七十然後化

謝曰此一節論道之精粗無二致熟與不熟有差別耳雖始於學亦可以見聖人生而知之也生而知之特聖人之不惑也譬如飲食焉始則知其可嗜已而加烹飪焉已而設之筵已而可於口已而飽飫厭足已而知嗜好與滋味兩相忘矣雖始終不同何嘗有二物哉志

於學□□□是也不踰矩不踰於是也亦皆有二理識於
其間□□□□□□從容□□□□□有所謂不惑
則見識□□而無疑矣有所謂知天命則知理之所自
來性之所自出者之所□□矣有所謂耳順則內外兩忘
矣至於□□□□事物之□□□如□□□不可得而發
躐欲不踰□□不可得而□心縱未嘗放而□出於收
心縱未嘗思欲亦未嘗無思也未嘗□□□有所欲未
嘗放故不踰矩聖人於成□皆已知之□有志學者
知其學而後可以安且樂也□見□不明決無志學之
理未□以學爲事決無可□之理不能□□□不惑之
理心且不惑則且不知□自□天命者乎不知天命則
與道爲二決無耳順之理然則不志於學者乃□之矣

或乃以爲聖人縱心之□不學而能□見其狂且妄也
今去聖人既遠所以知道入德爲尤難蓋非知高明之
難而志乎學爲難也今天下之士覩聖人志學之事特
以爲淺近又豈知何害其爲生知乎何害其爲安行乎
聖人之於生知□物物而知之聖人之於安行□物物
而安之有所未知亦當學而知之有所未安亦當學而
安之下學而上達且如□□學者僅能誦經□□視師
授之□□下達而不反決知不爲外物□□使知不爲
□□□□始可以當□學之名始可以知□人爲□子
所也是可不謂難矣乎未能如此雖曰志乎學者必謂
之未也
□曰□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自十五志學積至於七

□□終乎爲聖人矣縱心而所欲不踰矩則從容中道
無非乎理也楊子曰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非知
聖人者也夫以孔子之聖其學不待十年而一進而其
言若此者所謂以身教也不以聖哲自居庶乎學者知
此則可勉而漸進也　又曰孔子固天縱之將聖也其
學宜不俟十年乃一進蓋聖人以其身爲天下法故言
之序如此顏淵未至乎縱心故未達一間者也　又曰
世之學者皆言窮達有命皆信之未爲甚信謂其知之
未至也而之所信之矣今告人曰水火不可蹈人必信
之以其所□之也告人曰富貴在天不可求人亦必曰然
而未有信而不求者以其知之不若蹈水火之著明也
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又曰

得之不得爲有命世之從生死窮達者皆知之矣
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豈今之後學皆能知孔子必至
五十而後知邪蓋孔子之所知始不止此也
其曰豈能自□命□道也不□則無所□也知命窮理
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道也縱心則不勉而中也孔子生
而知之者而言十有五於七十成德之序如此其亦勉
□□者不□□之□孟子曰盈科而後進不成章不達亦
此□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
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
禮祭之以禮
范曰□□□曰力不能□然後盡之孔子告以無違而孟

懿子不能復問則將以不違君父之命爲孝此不可不
告也故因樊遲御以告之孟氏僭之世既其事若不以
禮多矣其孝宜盡此三者而已故告之如此
呂曰孝者仁之出也不以仁之道事親謂之孝可乎孟
懿子於魯列於三家而與逐昭公其不仁甚矣親之生
也以卿之祿不足養而竊君之祿其沒也以卿之禮不
足以令喪祭而僭君之禮雖日享其祀而非孝也故孔
子告以孝而對以無違夫能無違於禮豈特孝而已
哉亦謂我欲仁斯仁至矣
尹曰孟懿子問孝答以無違懿子不能復問故因樊遲
御而告之孟氏之於魯事君不以禮者多矣則其於事
親可知矣故戒之以禮苟能盡此三者以事其親足以

爲孝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范曰孟武伯弱公室而強私家所以得免其身而保其
族者幸也故告之如此父母唯其疾之憂不憂其爲不
義也不孝則災及其親子能不爲父母之憂則可謂孝
矣
尹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者疾病人所不免其遺父非憂
者不得已也如此苟非義而遺其父母之憂則不孝之大
者也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不敬何以別乎
范曰此教弟子以孝也故其言明而切犬馬皆能有養

於人若不敬無以異於犬馬故養親以敬爲大孝經曰
居則致其敬則孝以敬爲先也
尹曰犬馬能養而不能敬人之養親苟不能敬無以異
乎犬馬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
是以爲孝乎
伊川曰告孟懿子告衆人者也告孟武伯者以武伯爲人多
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
溫潤之色各因其人材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也　又
曰色難形下面有難色服其勞而言服勞更淺若謂諭父
母於道能養志使父母說却與此辭不相合然推其極
時養志如曾子大舜可也曾元是曾子之子尚不能克

餘人乎
范曰色難者養親之志爲難也能養其志則能承其色
矣勞事則代長者酒食則先長者此所謂養口體也不
足以爲孝
呂曰色難養志者也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
養口體者也　又曰色難先意承志之謂
謝曰四人問孝不同聖人語之各異要之非不同也蓋
通人也不以恆天之道事其親者不足以爲孝子聖人
之言人也一言不足以該徧天理不足以爲聖言既謂
之天理矣何淺淺之有彼樊遲子夏留不在彼所恒子
孫非志於聖學者然其言有及於孝亦不可不謂之切
問也聖人對之舍性與天道又何所而言哉何謂性與

大道則愛敬是也生事之以禮舍愛敬則不能也父母
唯其疾之憂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是也不
如犬馬皆能有養而不敬敬也然則愛敬非生事之以
禮乎生事之以禮聖賢語之詳矣今不復道死葬之以
禮非謂棺槨衣衾之美也必誠信可矣祭之以禮非謂
備九州之美味也知不以仁者之粟祀其親必不享也
則以仁者之粟祀其親豈非以禮乎何謂禮順理之謂
也負理則無違矣然違非茫然不知此有問於聖人者
將以質其目而已父母唯其疾之憂父母之愛其子無
所不至惟其疾之是以憂之也以苟皆取危是所憂也
以為天下之至可憂也而況於好勇鬭狠乎苟不念此
而置之不忘我者有矣我之所以不忘親者未之有也

豈非不孝豈非不敬耶不順理豈非違也違則豈知生
事之以禮哉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不敬何以別乎此言愛而不敬也飾莊者愛犬乘肥者
愛馬與好好色同亦愛之之至也故特以犬馬語之愛
其親而不敬猶不足以為孝信乎事親之猶事天也色
難此非苟於從父之令悅其顏色而已至於有過則下
氣怡色以諫之諫而不聽則號泣以隨之至於先意承
志諭父母於道皆恐傷其色有事弟子服其勞必欲躬
親其勞也有酒食先生饌欲將徹必請所與也
者曰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
而誌子若得之而有財者故告之如此夫無財不可以
為悅則人子之於其親生事葬祭蓋有不得盡其禮者

然以其所以喪葬之才也雖啜菽飲水足以盡歡矣以
其所以葬祭之至也雖斂手足形為不著矣以其所以
祭祭之至也雖澗溪沼沚之毛足以盡誠敬矣及是皆
達也仲孫違武非有衣帛之德也故以父母唯其疾之
憂告之使無陵犯取禍以貽親憂也子游子夏皆在文
學之科蓋多文之士也不敬與文故以敬養色難告之
欲其知本之為貴也故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
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嚴威儼恪非所以
事親也所謂色難者如是
尹曰色難謂承順顏色為難若曾子養志是也先生父
兄也饌其食若曾元養口體是也曾是以為孝乎言
養口體未得為孝也故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
也不愚
伊川曰回於孔子之道無所不悅故如愚退而省其私
所自得亦足以開發矣故曰不愚　或問退而省其私
亦足以發如何曰孔子退省其中心亦足以開發也蓋
顏子見聖人之道無疑也如參乎吾道一以貫之便理
會得曰唯若其他門人便須辨問也　又曰孔子門人
小有會問者只有顏子能問又卻終日如愚
范曰顏子之性幾於聖人於夫子之言無所不悅默識
而心通不違故不問不問故無辨終日不違如愚而已
及其退而與門人言則門人之於回不能如回之於夫
子也故有問而回之所思亦足以發此所以如其不愚

於夫子則如愚於其私則不愚此顏子所以為不可及
也
謝曰聖人之教雖多術然莫善於答問孟子嘗曰而況
於親炙之者乎蓋言入心通故為親且切也然苟不至
於不違之地則與亡聞者無以異也此顏子所以獨為
好學所謂不違者蓋聲聞相通雖以耳聽而實以神受
也顏子於聖學之外無一毫私意間於視聽言動之間
皆若為役役為其好篤其心虛想退視聖人之形容猶
將有得況於問聖人之言乎則其不違也必矣所謂退
而省其私然後知回也不愚聖人之意豈不如此聖人
於偕聽之間察顏子之形容已知其不愚矣為此言者
特以是警聖人察顏子之詳非真實之言也

楊曰默而識之故如愚然孔子謂吾與回言終日則非
止一二也是皆所識顏淵之言無疑則孔子所與回言
蓋弟子有不得而聞者矣非聖人之啓人凌節而施也
蓋如此
侯曰顏子具體而微去聖人特未化耳故聞聖人之言
默識而心通無所不悅所以終日不違如愚頹然其順
也夫子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聖人固已知
其不愚矣云爾者有以發門人之進也
尹曰回之學默識心通何事於問辨其於孔子之言無
所不悅故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則其道
所以為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明道曰所以所為也所由所從也所安所處也察其所
處則見其心之所存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
人如聖人也
伊川曰以用也所為也由所從之道也所安志意之所
安所存也　又曰視其所以觀人之大槩察其所安心
之所安也
范曰視其所以者知其用心之邪正也觀其所由者考
其所行之歸趣也察其所安者究其所處之是非也以
此三者求人無所逃其情矣夫道視之謂觀詳視之謂
察人在己者未至則在人者亦難知君子知己然後知
人三者知人之常道也若大夫佞之似大賢大姦之似
人忠則雖帝堯亦以知之為難苟以為難則易將至矣

豈可不以先難之為法乎
呂曰所以今所行　所由昔所經由所安今所歸宿
謝曰視其所以觀其行事也觀其所由觀其動作也察
其所安察其情性也君子小人雖行事不同然豈有無
因而然者必有以也觀其所以則可以觀其識君子小
人動作常不同然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故道
有君子小人其所由則一也於此則可以見人之德君
子而不仁者有矣然而所安者仁小人何嘗一日不在
於仁哉所安有利要其久則可以知其所安矣於此
可以察人之誠視其所以以觀其志且觀其所由疑
其常中更察其所安要之以久也所以在小人猶可以
患處為亦可以勉強至於所由則動作態度之間難

乎隱隱也察其所安明隱匿之間必有發見者尤所難隱匿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言必見於外也然非有德者不能以此道觀人故惟君子視小人如見其肺肝也後世為九流十二流之別其源亦出於此然豈如聖人為簡且易也

楊曰春秋傳曰師能左右之曰以苟無為用之才則不能以也人之所由有邪正所至有遠近視其所以則知其才觀其所由則知其行察其所安則知其至夫如是尚能廋乎哉

尹曰視其所以者知其用心之邪正觀其所由者考其所由之道皆察其所安者究其所處之是非則人之情何所隱哉重言之者深明其不可匿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伊川解曰溫故則不廢知新則日益斯言可師也所謂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也　又語錄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只此一事可師矣如此等處學者極要理會若只指認溫故知新便可為人師則窄狹却氣象也

橫渠曰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繹舊業而知新益思昔未至而今至之緣舊所聞見而察來皆其義也

范曰溫故而知新者進德修業而不已也師者人之所取以為法也未有不自益而能益人者也溫故者月無忘其所能知新者日知其所亡也揚雄曰其動也日造其所無而好其所新若此則可以為師矣

呂曰師尚多聞故溫故知新可以為師矣

謝曰新故之相因特事變之不同然自一德者觀之莫知其異也溫故而知新猶言極高明而道中庸致廣大而盡精微則故與新非二致也在溫故不害其為知新則知新非進取之謂在知新不害其為溫故則溫故非不忘其初之謂能溫故知新豈和物踐迹者之所為乎故可以為師矣與記問之學豈可同日而語哉

楊曰溫故則月無忘其所能知新則日知其所亡子夏以為好學而夫子以為可以為師矣此書所謂惟斆學半也

尹曰溫故則不廢知新則日益斯言可師也

子曰君子不器

伊川曰君子不器無所不施也若一才一藝則器也

范曰形而上者道也形而下者器也君子以道為本故不入於形器各適其用而不能通其變者也故舟不可以行陸車不可以行水大德則工小德則器工者所以制器也夫子之門人唯顏淵冉伯牛仲弓不可以器名之自子貢以下皆器也夫子之教人志其大者遠者而忘其小者近者故曰君子不器

謝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君子盡夫道者也故不器不器則能圓能方能柔能剛非執方者所與也

楊曰君子其猶規矩準繩乎方圓平直之所自出非一器可名也

侯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故不器
尹曰車不可以行水舟不可以行陸器之於用也如此
君子無施而不可安得而器之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伊川解曰踐言則可信　又語錄曰子貢問君子孔子
告以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而後可以爲君子因子貢多
言而發之　又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謂觀人者彼能
先行其言吾然後信之
范曰君子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言故必先行之而後
從之以言則言不浮行而皆有實矣子路有聞未之能
行唯恐有聞此君子之事也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
之艱故夫子以此告之
楊曰言將行其言也則從之不行其言則失之矣其爲
君子與子貢在言語之科故告之以此
尹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言顧行者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伊川解曰周爲徧及之義君子道弘周及於物而不偏
比小人偏比故不能周　又語錄曰周謂周旋不比謂
不相私比也
范曰忠信爲周言其道之可以周徧也阿黨爲比言相
比周而已君子唯忠信是與周爲者皆忠信也不患無
常於天下故周而不比小人唯己之私唯利之從故比
而不周然君子於義亦比子曰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
比也小人於不善亦周傳曰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君子

與小人皆有陰陽何以而已
呂曰周者以至公交物比者以私意交物故周則公公
又爲忠信至公之交以忠信也
謝曰天下之善如仁智聖賢皆有主名特君子不可以
一善論也君子之道門夫子所不居則謂之聖人亦可
又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則謂之賢人亦可要其所存
所養無參於義而不快患了達而非小知者也其所存
養者如此試一想其爲人亦何以目之乎其必謂之君
子可也此管仲可以器名之乎其所存雖不言而可喻
其所行固無係吝之私以其不可以器名故曰不器觀
閔於聖人之一體未必優於子夏子游子張然而其體
也而子於尙和未必過於伯夷伊尹柳下惠然而不學
子也知此者可以識不器之理矣以其不言而可喻
故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先行其言行其所言也而後
從之言其所行也能若於德者顏閔雖不言而人皆知
其爲孝能讓下衆之國雖不言而人皆知其爲廉則行
乎而言不至何害其爲君子如不言而內將行亦何害
其爲君子以其無係吝之私也故曰周而不比君子無
私好也無私惡也無私忠則何所親無私好則無所不
親如日月之光靈擇地而後照乎故爲周而後可以不
比也彼倡何於齊牀之間謂惟予與汝者乃見女之事
日月且不可爲也而謂君子爲之乎知此者可以知君
子不比而周也
楊曰忠信則無往而不周故不比比則暱於私矣故不

周
尹曰君子道大周及於物而不偏比小人偏比故不能周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伊川解曰學而不思則無得力索而不問學則勞殆
又語錄曰學而不思則無得故罔思而不學則無進故殆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又曰學原於思
范曰學以治之思以精之學而不思則無得於內故罔罔之言亡也思而不學則無得於外故殆殆之言危也博學而多識非不美也然不能思以索之則無以致其精故罔而無得也殫思研精以求微妙非不善也然不能學以聚之則殆而不安或過乎中無以致其道故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學而思則有得於內也學則有治思則有得則無罔殆之過也
呂曰學而不思如罔之無綱思而不學則不得其所安罔罔羅也殆危也不安也
謝曰知崇則德益崇下學則業益廣崇德而廣業雖非二體然有其內外不合者觀之不可以不兩進也思知之崇也欲其崇學習之事也欲其卑能習矣而不能思以得之則有習矣而不察之病民不可使知之正謂是也知及之而不能學以聚之則有窮大而失其所居之蔽夫子語子路以六言六蔽正謂此矣
游曰多識前言往行而考古以驗今者學也耳目不交於物而悉心以付求者思也思則知敬以直內而中有主學則知義以方外而外有正學而不思則所學者不能以爲己故罔罔者反求諸己而無實也思而不學則所思者不足以涉事故殆殆者應於事而不安也
楊曰不思則無以自得故罔不學則居之不安故殆
尹曰學而不思則罔然無所得力索而不學則勞而無所安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伊川解曰攻乎異端則害於正
范曰攻者專治之也故木石金玉之工皆曰攻楊雄曰事諸而適諸聖則由之異端則曲而不通諸聖者也若楊朱墨翟是已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豈不害哉人君之所行不由堯舜文武周孔之道皆異端也
呂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斯無邪慝今惡乎異端而以力攻之適足以自敝而已
謝曰蔽於小成暗於大理皆所謂異端然當定哀之時去先王猶近故其傳亦未遠姑存之則未甚害也欲攻之則無徵無徵則弗信弗信則民弗從其爲害也莫大苟攻其不然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也故夫子於怪力亂神皆不語而已無事於攻也彼有一貫吾之門皆能以吾思從我則其於異端當得吾言而用其說孟子之於楊墨不得不辨則異乎此
楊曰異端之學歸斯受之可也如追放豚則害矣
尹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爲他道君子正

而不它苟攻乎異端則害於政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伊川解曰人苟恥其不知而不求問是終不知也以為不知而求之則當知矣故云是知也
范曰仲由好勇勇於學則將強其所不知以為知不其所知以為不知故莫若必由其誠則是知也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而已凡人莫不有此患有諸己而必信者鮮矣豈獨由也哉
謝曰子路勇於學者也彼其間於死生之際若有大過人者然舍故態而遊夫子之門其為功不過數年之間若是其速則於道豈無強探力取之蔽乎故特語之以此知之為知之可以知不可以不知者也不知為不知不可知不必知者也如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在衆人頑以為不可知者矣然而在學者苟不知此豈非闕歟千歲之遠六合之外則衆人有以不知為愧者矣在學者備不知此則亦何害於道如此者蓋非可以一言盡也儻能別識於此亦可謂知所存心矣亦可謂能充是非之心矣故曰是知也
楊曰以不知為知豈知也哉子路以正名為迂是以不知為知也故語之如此
尹曰仲由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孔子誨之以此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伊川解曰多見而闕其不安者寡悔之道也君子行己能慎得祿之道也　又語錄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修天爵則人爵至祿在其中矣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淵則不然矣君子謀道不謀食學也祿在其中矣然學不必得祿猶耕之不必得食亦有餒在其中矣君子知其如此故憂道不憂貧此所以告子張者也　又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此所以告子張也若顏閔則無此問孔子告之亦不然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矣唯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
橫渠曰語罪為尤罪己為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行寡悔者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又曰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也聞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於不知者耳
范曰夫子之門人顏淵閔子騫皆不仕於大夫漆雕開亦不欲仕也子張以仕為志故學干祿而夫子告以慎其言行修人爵而天爵從之矣夫子循循然善誘人故言祿在其中矣苟能修身亦不廢其干祿也
呂曰疑者所未達殆者所未安
謝曰此子張以干祿之學問於夫子而夫子語之以干祿之道也或得之於往訓或得之於參交所謂聞也彼豈欺我哉然未能安於吾心皆所謂疑也則勿言可也見非目見之見乃識見之見見之不疑然後行之不疑於見有所未安者不行可也聞疑而言見殆而行人

雖不我罪我獨於心無愧乎尤非人尤之乃自尤也多
聞闕疑可以無慎又曰慎言其餘多見闕殆可以行之
又曰慎行其餘此皆有淺意其惟近思者可以得之行
能至於此非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也
若汝如此天下不用善則已用善則人其舍汝乎無天
理則已有天理則神之聽之其舍汝乎此所以有必得
祿之道也
尹曰行於己而爲行故慎行則寡悔悔在心也應於物
而有言故慎言則寡尤尤在事也易之言無悔者本諸
心也故於行己者言寡悔言無尤者涉於事也故於應
物者言寡尤咸同人復大壯無悔賁鼎蹇旅大畜無尤
非謂言可以有悔已

楊曰聞見之多則知之未必盡也不能無疑殆疑而言
之殆而行之不知闕其疑殆而慎其餘則不無尤悔矣
積尤悔之多則身之不能保何祿之干乎然學於聖人
之門而問干祿宜非所學也故孔子以言行寡尤悔告
之所以長善而救其失使知其求爲耳詩曰干祿豈弟
者見義也然子張孔子以爲狂士則多聞見而不能闕
其疑殆者有之矣故其告之如此
范曰聞歸罪爲尤罪己爲悔多聞而闕其所疑者寡
尤也多見而闕其不安者寡悔之道也子張以仕
爲己故夫子告以慎乎言行修天爵而人爵從之故也
能慎言行則祿在其中矣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
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伊川解曰舉錯得義則民心服
范曰爲國之道唯患乎枉直之不察是非之不辨也舉
君子而錯小人則民服矣舉小人而錯君子則民不服
矣
謝曰天下之道二枉直而已天下之情二好惡而已好
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順其所好人之所以服也逆其
所好人之所以去也然則爲天下國家之道特在於舉
錯之間而已故舉錯則有治亂則異然自古治日少而
亂日多彼其心豈固欲舉枉錯直以拂天下之心哉蓋
無道以照之則自以爲直自以爲枉者亦多矣
楊曰舉錯當人心則服矣

尹曰舉錯得義則民心服也必矣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
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范曰季康子不能正身而欲民敬不能孝慈而欲民忠
不舉善而教不能而欲民勸不可得也夫子於君大夫
之問未嘗不以正對皆責於民也
呂曰既孝且慈上下交盡此所以使民忠也　又曰孝
以孝乎內慈以畜乎外交盡忠之本也故可使民忠
謝曰敬忠以勸雖三代之民何以加此如季氏者亦豈
知此道而可以爲天下國家也彼其所聞蓋故家遺俗
之所傳耳三者皆情性所有豈可以強爲乎敬與忠也
惟莊可以聚之忠固有也惟孝慈可以居之勸非強勉

也使知善之爲善蓋有不待詔而從之者矣此三者皆
不可以僞爲善學者雖以此自養可也民雖不可使知
之其能使不由於此道乎然則所謂成己成物有二致
不可矣後世徒以法度繩墨糾持人心者亦多見其術
之疎矣
楊曰有戲慢之色則人易之故臨之以莊則敬孝以身
先之慈以子畜之則人知親上矣善者舉之不能者敎
之則人樂於爲善矣故勸
侯曰莊非敬也臨之以莊孰不敬哉孝慈非忠也孝於
親而慈於下孰不爲忠哉善者舉而用之不能者矜而
敎之孰不勸哉雖堯舜之政不出於斯而已
尹曰欲使民敬當臨之以莊欲使民忠當先孝慈欲使

民勸當舉善而敎不能未有不自己由而能化人者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伊川解曰書之言孝則曰惟孝友于兄弟則能施於有
政
范曰政者正也正身而已未有不正身而可以正家不
正家而可以正國者也故孝于父母友于兄弟施之於
家而有政是亦爲政矣豈必在位乃爲政哉
謝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猶言父父子子兄兄弟弟此
一家之政也一國能如此一國之政也天下能如此天
下之政也豈有二道哉同是道也一人用之不見其聚
而多天下皆用之不見其分而少天下皆亂而已獨治

不[illegible]之之不害爲天下天下皆治而已未治在位
而[illegible]哉[illegible]以爲不足然則論政者果有物我之限哉
謂[illegible]可見於本是爲政當知道者之言乎
楊曰爲[illegible]有[illegible]之[illegible]而已此爲政之本也夫子之
於是[illegible]則有不得而異焉以行
示之而已是[illegible]故其言如此
侯曰爲仁自孝弟始推孝弟之心施於有政則天下可
以平何必民人社稷而後爲政哉聖人言而世爲天下
法動而世爲天下則行而世爲天下道其爲政[illegible]焉
尹曰政者正也正身而已所以施於天下國家者其爲
道一也故孝友之施於家是亦爲政矣必在位乃爲政
哉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
行之哉
范曰車無輗軏則雖步不能進也無信則不可行於州
[illegible]當而見其危乎故兵食可去信不可去匹夫不信
[illegible]不知其可而況於爲天下國家無信其可行乎
[illegible]曰有諸己之謂信人而無信則無諸己矣孔孟論信
[illegible]不學者觀之亦莫知所謂有者有何物也亦
[illegible]所謂無者無何物也今且以形性之近論之聖人
[illegible]之[illegible]當不可以信言然自其[illegible]言之亦可謂有
[illegible]自其踐形言之自可謂有是形聖人則如此常衆
人[illegible]能舍是性亦何嘗謂是形何以謂之無也目之
不見[illegible]無耳同聽之不同[illegible]非同則雖謂之有[illegible]形

何不可之有管其拙欲害人之心則反於[illegible]
懷穿窬之心則及於無羞惡則雖謂之無是惻隱之仁
可之有夫與之而已不能有之以至於此求其有以異
於遊魂為變者已希尚可以謂之人乎抑皆有魍魎之
論推斯人者可以當之以言其非有异無也大車無輗
小車無軏取以實不遠矣
范曰人而無信以輗軏為喻何也曰忠信所以進德而
義也禮也以信成之人而無信則中無所主矣以之為
仁則煢煢而已以之為義則踶跂而已為智則詐為禮
則為無所施而可也輗軏大車小車所恃以行者也而
有信則大德小德所資以進也故輪輿雖備而無輗軏
則有車之名而無運行之實人而無信則雖若之似忠

信行之似廉潔終不可入堯舜之道故其喻如此
楊曰車無輗軏則無以引車而致遠人之於信猶是也
故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
行舍是則不行於州里況天下乎
侯曰信者有諸己也信於仁則為仁信於義則為義信
於禮則為禮信於智則不黎不信則無此四者猶人而
已猶大車之無輗小車之無軏可行之哉[illegible]車行以
行者也
尹曰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輗[illegible]端橫木以縛
軛者也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軏者謂轅端上曲鉤衡
以駕馬者也人而無信如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不可
行也如是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
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伊川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損益可知然觀得者
須知三王之禮與物不必同自畫卦垂衣裳至周文方
備只為時也若不是隨時則一聖人出百事皆做了後
來者沒事又非聖人知慮所不及只有時不可也　又
曰禮時為大須當損益夏商所因損益可知則能繼
周者亦必有所損益如云行夏之時之類可從則從之
又曰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鑒其弊必尚寬德
崇經術之士故儒者多儒者多雖未知聖人之學然宗
經師古識義理者衆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祖繼
起不得不褒尚名節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

知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故當時苦節之士有視死如
歸者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為曠蕩尚浮虛而無禮
法禮法既亡與夷狄無異故五胡亂華夷狄之亂已甚
必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一天下隋不可謂一天
下第能驅除爾唐有天下如正觀開元雖號治平然亦
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
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玄宗纔使肅宗便篡肅
宗纔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
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
目舉本朝大綱甚正萬目亦未盡舉 [illegible]可知遂
范曰夏商之禮皆聖人之所作也然而商周繼之必有
所損益者所以適時之宜也其或繼周者亦必有所損

益可知也三代之禮至周而備後世雖有作者亦不以
加矣故孔子曰吾從周雖有損益亦不出乎三代而已
楊雄曰繼周者未欲太平如欲太平舍之而用他道亦
無由至矣
呂曰按殷周已見之迹知理勢之必然故可以推知百
世
謝曰子張之意以謂遠必有以驗乎近亦可謂窮理之
旨也然意則有盡故聖人不以爲然亦不以爲不然直
暢之以已意而已聖人之意如何以謂在我之前者旣
以考諸三王而不繆在我之後者又當百世以俟聖人
而不惑也因革損益之理出於窮則變而與民宜之不
謂桀紂之餘一無可因革紹堯之後一無可損益視其

理之所在何如耳於此可以見三王之用心矣此聖人
於因革損益之理可知也繼周者或有以聖繼聖者乎
不可得而知也或有以暴易暴者乎不可得而知也其
知所以損益乎不可得而知也不知所以損益乎不可
得而知也其理可以參諸庶民可以驗諸鬼神者雖百
世之遠有聖人作其必同乎此其可知也
楊曰三代之禮俱有所因非盡革也因時損益故其偏
者而已後之繼周者亦以易此故雖百世可知也觀孔
子對顏淵爲邦之問其損益之理可知也
侯曰損過益不及雖百世可知也況止十世哉三代之
損益不越斯而已
尹曰唐虞三王之禮不同自堯舜垂衣裳至周方備其

因時損益而然也推之則商因於夏周因於商從可知
矣後世若能知損益之道雖百世亦由是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伊川解曰不當祭而祭之諂乎鬼神也時多非禮之祀
人情狃於習俗知其之不可而不能止蓋無勇耳
范曰非其鬼而祭之則是非所事而事之也見義不爲
者所當爲而不爲也夫可爲而不爲與不可爲而爲其
失則均故祭非其鬼者爲諂見義而不爲是無勇也
呂曰諂生於過無勇生於不及也推是二端以明過與
不及之害
謝曰此一段立義雖異而意則相循陰陽交而有神形
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爲智事此者爲仁惟仁智之合者

可以制祀典祀典之意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
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神致
死之故其鬼不神則鬼神之情狀豈不昭昭乎若夫不
知不仁者不足以與此亦豈知鬼有不神者乎而又當
及後失禮義廢之時則非所祭而祭之者宜其紛如也
聖人於此時欲舉而正之則無徵欲秩之以禮則無位
且愛禮恩遠之所爲以明儆能知所祭而祭之則鬼神
之禮未爲不明於天下也祀典猶不足以盡鬼神之理
不明於天下原於非所祭而祭之此其所以至於不諂
自知諂爲可恥而又能勇於不爲庶乎純正矣故繼之
以見義不爲無勇也仁且不武蓋有如公子家者則知
及之而勇不能行者蓋有矣然此之所謂見亦豈其所

謂見哉使其如見所好則豈不能如父母之愛赤子使
其如見所習則豈不能如鷹鸇之逐鳥雀謂不能為吾
不信也恂恂仁者有如哭祐而能抗政屈之威此可見
矣又況於自反而縮者乎
陽曰非享親報本皆祭非其鬼也徼福於非其鬼非諂
而何夫氣集義所生也見義不為其氣餒矣焉得勇
弁曰臣聞師程頤曰不當祭而祭之謂於鬼神也聃多
非禮之祀人情狃於習俗知義之不可而不能止蓋無
勇耳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一下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二上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伊川解曰忍為是則何所不能為也
范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自上以下降殺
以兩而已然兩之間不可名焉僭差若臣上下非禮不
定政也陪臣而僭天子亂莫大焉孔子為政先正禮樂
則季氏之罪不容於誅矣
呂曰陪臣忍僭天子則降自天子無所不可忍為
游曰人臣僭用君之禮是無君也陪臣僭天子之禮是
無其也季氏以八佾舞其心遂無王矣是將拔本塞源
冠履倒施滅天理而壞人倫矣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也

尹曰習於禮[illegible]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二
陪臣而僭天子之禮其心忍為是則何所不能為也孔
[illegible]之罪不容於誅矣
[illegible]所以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
伊川曰陪臣之詩同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
[illegible]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
[illegible]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於此著之
[illegible]以天子禮樂祀周公於太廟非
[illegible]而用之也周衰僭僭亂亡[illegible]前之習以為
常[illegible]家從其陋故至八佾天子之禮其所由來蓋有漸
矣天子力未能禁止[illegible]之而已

謝曰此一節聖人所傷意不在於僭禮樂特論小人無忌憚也無忌憚則不仁不仁則無所不至八佾舞於庭不仁者之所爲以雍徹不知[illegible]三家之所爲僭[illegible]有不知八佾數也豈有不察於汝安乎[illegible]矣若[illegible]於其[illegible]不當爲不聽[illegible]負[illegible]剝不忍汝也[illegible]季氏則忍矣推此心以往則弒父與君何所憚而不爲故曰孰不可忍也[illegible]不仁者之所爲[illegible]之歎[illegible]收其僭濫[illegible]也[illegible]事爾則名[illegible]而實[illegible]義不剩[illegible]則亦何以[illegible]哉三家者盍自省其亦有穆穆之容乎其亦有相予[illegible]事之辟公乎有此則可以雍徹矣無此事而雍徹辟如猿狙衣以周公之服人不謂之周公[illegible]以卅天之覆人不謂之[illegible]月也故曰奚取於三家之堂三家

徵[illegible]此[illegible]是官以雍徹乎豈非不知者之所爲邪[illegible]上數[illegible]八佾祭以雍徹天子之禮也而禮之於上下[illegible]此[illegible]過於是其可乎舞八佾於季氏之[illegible]歌[illegible]辟公天子[illegible]於三家之堂則其大[illegible]過八[illegible]人[illegible]知其不可而季氏三家忍爲之則[illegible]其爲不仁其矣所謂人而不[illegible]者[illegible]之謂歟

[illegible]曰[illegible]之佾以雍徹祭雍之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三家之堂何有於此其無忌憚也如是故[illegible]其辭而[illegible]之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伊川解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

范曰仁者愛人必能自愛其身必有其序謂之有禮有其和謂之有樂惟不仁者外有其序內有其和則其不慊乎其心矣不仁之人不愛其身而由於不正則無禮樂故曰如禮樂何若季氏之八佾三家之雍徹謂之有序有和可乎八佾天子之舞也雍天子之詩也雖僭之而禮樂則其人不知之何然則禮樂不可僭而人自僭也

呂曰禮樂之情皆出於仁不用禮樂則已如用之則不仁之人何所措手足乎

謝曰禮者[illegible]此者也知此則知禮矣樂者樂此者也知此則知樂矣未能造次顛沛由於是以何爲此故曰如禮何未能不愛以何爲此故曰如樂何造次顛沛由於是非仁不能也則仁亦足以備禮矣不憂非仁不能也

則仁亦足以成樂矣捨本不可求影捨源不可求委則禮樂亦非不仁而能也

尹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以事父必不孝其如父子之禮何以事君必不忠其如君臣之禮何在宗廟之中上下同聽之而和敬彼且不敬其如宗廟之樂何在族黨之中長幼同聽之而和順彼且不順其如族黨之樂何是其爲禮也必待而後[illegible]之心人之矣豈足以治躬其爲樂也必待而後[illegible]之心人之亡矣豈足以治心

楊曰凡以禮樂合天地之化故大人與禮樂天地將爲[illegible]而不仁之人其如禮樂何

尹[illegible]諸由天作禮以地制皆正理也仁者天下之正理夫人而不仁其如禮樂何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矣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伊川解曰飾過則失實故寧儉喪主於哀故寧戚 又語錄曰禮者理也文也理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理是一物文是一物文過則奢實過則儉奢自文所生儉自實所出故林放問禮之本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言儉近本也[illegible]又曰奢自文生文之過則為奢不足則為儉文者飾實而為飾文對實也為兩物奢又文之過則失本遠矣儉乃文不足此所以為禮之本又曰與其多者寧少實故禮與其奢也寧儉

范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其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足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知本則能修禮故大其問

謝曰周之衰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人之耳目見聞朝夕從事於禮者猶不異於先王之文也所以異者特文[illegible]而實不足所有虛飾不誠之弊林放獨[illegible]度之中者矣而祭也[illegible]禮之本豈不曰先王之[illegible]於如是而已乎蓋不知此[illegible]人之於禮不求之人而求之天下稽之度數而符之[illegible]情文不知其[illegible]之從欲識其末節遂以為[illegible]實而無誠之故為其問而語其故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尚質[illegible]則性[illegible]不足論而節[illegible]道儉與戚去性為本[illegible]得之於文與質之時也[illegible]上之大人所[illegible]兩得[illegible]也

[illegible]飲食故[illegible]籩豆器皿之類所以文之也與其不儉而已喪不可徑情而直行為之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illegible]之本故大其問而告之以此

[illegible]曰文勝則奢質[illegible]儉當是時也禮有文[illegible]之弊林放問其本孔子所以大之故曰與其奢也寧儉儉非中然亦勝於奢也喪[illegible]與其易也寧戚亦近本之意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伊川解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illegible]上之分也 又語錄曰夷狄且有君不如諸夏之[illegible]也[illegible]無君之甚若曰夷狄猶有君[illegible]而有君臣之[illegible]夷狄雖有[illegible]不如諸夏之[illegible]禮[illegible]則[illegible]愈若諸夏而[illegible]文[illegible]如也

[illegible]夏禮義所存耳[illegible]委裘而天

下不亂者蓋有禮義以維之此夷狄所以不可也

謝曰天下豈有無君之國[illegible]中國[illegible]也至於論

禮樂法度[illegible]政之所加[illegible]賦之所[illegible]中國

定哀之時陪臣執國命政在大夫[illegible]法度謂其尸之

安在其為君臣之義也若夷狄之有君令之必聽政之

必行其有如是乎以是度之不如夷狄之有君也

楊曰[illegible]入于[illegible]無君甚矣故言夷狄不如傷之

也

尹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亡猶有也不如諸夏之亡也

亡非實亡有而不能盡其道爾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

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范曰冉有為季氏宰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

不絕人[illegible]之心[illegible]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

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

誨之道也

謝曰大[illegible]天[illegible]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

[illegible]為等殺以別尊卑蓋有[illegible]存

[illegible]大夫不得祭山川亦猶庶人不

[illegible]祖禰而祭於己之宗廟也而況祭則受福

[illegible]乃自禍也季氏之欲於泰山不過求福而已

曾[illegible]大夫所當祭福[illegible]以陪臣為於泰山

[illegible]欲[illegible]而禍之此祭祀之本意也故

[illegible]祭也不如林放乎

楊曰諸侯祭名山之在境內者則[illegible]所當祭也季氏

忍僭天子之禮[illegible]其[illegible]旅泰山亦無足怪者

而孔子欲救之蓋當是時政[illegible]人矣其罪之君

臣所能正也故欲正其小者[illegible]而已易曰屯其膏

小貞吉大貞凶方屯難之時[illegible]不敢備移於下政非

已出人君之屯也[illegible]於下[illegible]正之取凶之道也

故大貞凶小貞吉漸而正之也孔子欲救旅泰山者姑

小貞之而已其後招公至[illegible]此後過然祭其非

所當祭則鬼神[illegible]矣林放猶能[illegible]泰山乎

言此又以大林放之問也然不以罪冉有[illegible]子以為

其陪矣故不以是望之也

侯曰泰山非季氏所當祭也僭侈甚故歎曰曾謂泰

山不如林放乎林放猶能問禮之本泰山豈受非禮之

祭乎

尹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季氏陪臣旅於泰山可

謂僭矣冉有仕於季氏而不能救故孔子歎之謂林放

[illegible]之本泰山[illegible]受非禮之祭也

[illegible]其[illegible]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

[illegible]射者[illegible]而已非有爭也其爭也君子

[illegible]又[illegible]射而不中不怨勝己

[illegible]有爭者也故[illegible]君子又曰下

[illegible]飲非下堂而飲雖大射[illegible]飲也若下堂而飲則尊

[illegible]無此　又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故曰揖讓而

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言不爭也若曰其爭也是君子
乎
横渠曰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
而伸矣又何爭　又曰下而飲者不勝者自下堂而受
飲也其爭也爭為謙讓而已
范曰君子謙以自牧於人無所爭其於射則爭於正己
故必求中雖于正人故欲辭讓揖遜而升者先人後己
也下而飲正己以求不正也正己以礙正人以養此君
子所爭也
呂曰古之射禮勝飲不勝勝者之爭爭於前得不勝者
之爭爭於自下故揖讓而升相為讓而已下而飲非謂
下堂比謂自降下而自飲執弛弓說決拾皆自降下之

義
謝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惟無所爭然後可以見
君子惟射可以似君子已有善思與人同人有善若出
諸己雖相忘於爭足之地何所事於爭乎方射之時揖
遜而升揖遜而下揖遜而飲果何事於爭乎惟不爭故
人[illegible]與之爭至此則所謂君子其必我得之矣故
曰其爭也君子
楊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言之也蓋射者人所爭故也
揖讓而升下而飲[illegible]見其不爭也於射
而不爭則無所不爭可知矣
尹曰射者正己而已[illegible]爭也觀其揖遜而升下而飲君
子其何爭乎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
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伊川解曰[illegible]子夏能
喻故曰起予　又語錄曰[illegible]繪事後素凡繪先施素
地而後加采如有美質然後文之[illegible]
范曰[illegible]此有其質也素為
[illegible]繪事後素者采為
[illegible]質為之先禮為
之後凡學禮者必先[illegible]明也夫子之美子夏商以
其知所未知[illegible]本有文有實有[illegible]則
可與言詩矣
謝曰倩盼容也素質也絢飾也容可以為飾必因素以

為絢今則破人之容其必有本矣故繪畫之事知之君
子之於禮亦何以異此有不忠不信之人而欲以為行
禮亦猶[illegible]小假矣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聖人
於言[illegible]無非妙道而見論學之際必有發於理而
後發於言而者若以子夏[illegible]後之問謂聖人之知所未
[illegible]則非也子夏之為詩與子貢之告往知來
[illegible]也言論學而知詩而也因論詩而知學
矣
[illegible]有文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
[illegible]繪事後素之道也夫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孔
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也非
得之於意言之表者能之乎商賜皆可與言詩者以此

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爲詩也亦固而已矣然繪事後素自子夏發之故有起予之言亦教學相長之義也

尹曰美質待禮以成德猶素待繪以成絢子夏能喻故曰起予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伊川解曰夏商之禮未盡亡也而杞宋之文籍法度不足稽矣故夫子不能成之

橫渠曰無證而言取不信啓詐妄之道也杞宋不足證吾言則不言周足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

范曰夏商之禮孔子嘗學之矣杞宋聖人之後而文獻

不足以成焉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無其人雖聖人無與成之夫以禹湯之典法孔子豈不欲用之哉求之杞宋不可得矣此所以從周也然則周有其人乎曰周之禮也近衆而措之天下無難矣非若夏商之遠故也

呂曰徵考據也二代之禮以孔子之學亦止能言其制作之意將若求實跡以考據必在杞宋二國有史書可考有賢者可訪然後得之由二者之不足故無所考據

楊曰三代之禮相因不能以無損益故周之文監乎二代而已古之王者必立二王之後欲使其世不絕而已蓋使之承統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後世有考焉則文獻足徵矣周衰杞宋之君不能謹修厥猷則文獻皆不足也

孔子雖能言之而不能徵之矣無徵不信不信民不從則禮其可興乎

尹曰夏商之禮未盡亡也而杞宋之文籍法度不足考證故夫子不能正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呂曰荀卿言喪之未小斂也大昏之未發齊也祭祀之未納尸也正與此意合禮既灌然後迎牲迎尸則未灌之前其誠意交於神明者至矣既灌而後特人事耳故有不欲觀也

謝曰自夏禮吾能言之至吾不欲觀之此孔子論三代之禮蓋夏之禮在杞商之禮在宋周之禮在魯聖人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

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聖人考諸三王而不謬於其禮何所疑然而無徵則不信不信則民弗從也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百世之禮則文獻不足魯之禮則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其意與此同蓋祭之禮或先求諸陽或先求諸陰若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此求諸陽也周人尚臭故灌以圭璋用玉器然後迎牲此求諸陰也然則灌者其祭之始乎既灌而往不欲觀則一祭之間舉可知矣魯之郊禘如此則周之禮又可見矣

楊曰祭以精意爲主灌用鬱鬯貴氣臭而已故祭有三

薦而獻之屬莫重於灌以精意尤在於是故也灌而有
不至則其餘不足觀也已　又曰宗廟莫重於祭祭莫重於
灌蓋求鬼神於幽陰之間未若其求於上而致敬誠以
修鬼神則自灌而往其威儀文數非祭不能其質而
往以繁文從事何足觀乎故孔子嘗曰禘自既灌而往
者吾不欲觀之矣蓋歎時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
之禴祭又曰二簋可以用享其不貴物而貴誠如此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
諸斯乎指其掌

伊川解曰灌者祭之始也自灌以往皆不欲觀蓋非一
事之失也先儒皆謂以魯逆祀而云是因失禮之大者
其節文皆失也天下之事苟能使之中禮則致治如示

諸掌也其曰不知者不欲顯言之也非止禘也因禘失
禮之甚而言爾　又語錄曰禘自既灌而往不足觀從
首至末皆非也知孔子不欲觀之說則於天下如其萬
事各正其名則其治如示諸掌　又曰灌以降神禘之
始也既灌而往者自始至終皆無足觀言魯祭之非禮
也不知者蓋為魯諱如自此事而正之其於天下如指
掌之易　又曰孔子曰其如示諸掌乎指其掌中庸便
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蓋有
疑孔子之語中庸又指合禘嘗之義以發之　又曰禘者
魯僭天子之大祭也灌者祭之始也以其僭上之祭故
聖人自始灌以往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
也者不欲斥言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

乎指其掌此聖人言知此理者其於治天下如指其掌
甚易明也蓋名分正則人心正矣
范曰魯逆祭宗廟亂昭穆之大者也故不欲觀之不以告
人而曰不知者諱國惡也苟知其說而正之則由此以
正天下之事如指掌而已孔子於魯先簿正祭器祭器
且正之而況於昭穆乎正昭穆以正父子君臣則人倫
明而王道從此始矣聖人先正其本後治其末也
呂曰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其所以尊祖之意莫重乎
此人本乎祖天下之本皆從此出雖聖人亦未易言之
故曰不知也不知者不可盡知也
謝曰此皆因論禘而立文禘嘗之義大矣其昭穆之序
籩豆簠簋之列非唯孔子知之凡人亦知之也其問於

夫子言其未有所謂交鬼神之道交鬼神之道豈止禘而
已哉[illegible]可知也鬼神之情狀聖人以為知不可
也以為不知亦不可也蓋謂之不知其猶孟子養浩然之
氣而曰難言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其如示諸斯乎指
其掌[illegible]以交鬼神之道也知其說則知鬼神之情
狀矣知鬼神之情狀則能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故
曰[illegible]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楊曰[illegible]之義非精義不足以究其[illegible]非體道不足以
[illegible]惟聖人為能饗帝[illegible]人道而與帝同德
惟孝子為能饗親為其[illegible]道而與親同心也仁孝之
至通乎神明而神[illegible]安樂之則於郊社之禮禘嘗
之義始可以言明矣夫如是則於為天下國家也何有

宜乎衆人所不得聞也故或問禘之說孔子荅之曰不知也其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則又以明其不可不知也是禮也中庸於郊社禘嘗言之其說亦當如此古人之所謂通乎一萬事畢也論語特因或人之問而發之故止及禘之說耳成王自謂子中子厥在悲以[illegible]雝雝在宮肅肅在廟者文王純德之容而曾孫篤之所以致太平也若古禘大禮其義衆爲非其質也恐與中庸意異

楊曰禘嘗之義只是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道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非或人可得而聞也故告之以不知而已其爲義大豈度數云乎哉蓋有至賾存焉知其說者其於天下乎何有

范曰魯用天子禮樂蓋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則天子之禘非禮也可知是以自始及末皆不欲觀之迺其言則治天下其如示諸掌也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伊川曰祭如在祖宗也祭神如神在祭在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恭敬　又問祭起於聖人制作以教人否曰非也祭祀本天性如豺獺皆有祭皆是天性豈人而不如物乎聖人因其性教成禮耳以教人耳

范曰祭如在者祭先也祭神非其鬼雖於不同故曰如在皆不可欺也古者七日戒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降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

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慎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蓋誠爲實禮爲虛也

謝曰祭如在謂無神而如在也祭神如神在謂見其所祭者而言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言有故而不與之使孔子之使者不在內有攝使祭者則之質人於祭祀之禮猶曰徒使我不誠于伯禽而見於祭事故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楊曰祭如在事死如事生也祭法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天子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所謂祭神也夫齋必見其所祭者故皆曰如在非盡其誠敬不能也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以是故也

尹曰事死如事生事神亦然吾不與祭如不祭誠有所不至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伊川解曰奧隅賈臣竈喻用事者夫子知其意故抑之云若獲罪於天求媚何益也　又語錄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何獨奧何爲媚竈　又曰奧者所居喻尊貴竈家所切喻當權

范曰奧者尊神之主祭之尊者也古者庶人或立尸或立竈祭之小者也媚於尊者小人也大人一不正其心則獲罪於天[illegible]神無[illegible]也何媚竈可以致其福乎

呂曰室西南隅謂之奧奧尊者所居也竈主飲食家之所
有事也故以奧比人君竈況執事當孔子之時天下之
國皆執政用事王孫賈所以勸孔子者猶彌子云夫子
主我衛卿可得之意也孔子以爲有命自天若無義無
命是所謂獲罪於天也
謝曰知獲罪於天爲無所禱則知獲罪於人無所媚矣
王孫賈之意不過使孔子媚己耳在聖人之意則曰我
寧媚於奧直求福於天也其言則遜而不迫止曰不然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使王孫賈知此意則不爲無補使
王孫賈不知此意則幷以取禍
楊曰媚竈非理也逆天而動則得罪於天矣天者理之
所自出也得罪於天尚安所禱乎王孫賈欲孔子之媚

已也而以斯言明之故子告之如此使知君子之所爲
有義有命也
尹曰王孫賈欲夫子媚于己夫子知其意故抑之曰若
獲罪於天求媚何益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范曰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周三百爲事之多少不同夏
尚忠文尚足矣而周之禮則其文大備時使之然也聖
人不能先時亦不能違時故孔子曰禮時爲大夫子從周
蓋有以稱損之宜也
謝曰禮之文出於與時宜之偷黍捭豚與以燔以炙陳
其犧牲備其鼎俎汙尊抔飲與夫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
醍在堂澄酒在下蕢桴土鼓與列其琴瑟管磬鐘鼓文

質雖不同其實自來矣故周監於二代其文爲備也聖
人有其德無其位將學之而已於時王之禮不敢不從
也故中庸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
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
矣乎使孔子有其位而制作禮樂必將考三代之禮而
損益焉如乘殷之輅必從周也如以作俑者爲不仁
爲芻靈者爲善豈必從周也蓋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
不考文也
楊曰周監於二代而損益之其文備矣故曰郁郁乎文
哉吾從周者從其監二代也夫周立夏商之後使之統
承先王修其禮物因時制宜有可考者然後　聖人復
起無以易此也

侯曰周之禮樂比二代爲備郁郁乎文哉言其盛也吾
從周不敢反古之道也其損益固皆告顏淵矣
尹曰三代禮文至周大備美其文而從之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
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伊川曰雖知亦問敬慎之至也
范曰禮以宗廟爲本所以教民孝也鬼神祀之而不見
事之而不聞聖人盡其敬焉故入太廟每事問慎重
之[illegible]也
呂曰禮雖有經不能無變可以前者慮有所變不可不
知問而知之然後可以盡禮之得失禮所當問非獨禮
也

謝曰孔子考三代之禮義將王之得失於蜡則喟然而
歎禘則不欲觀其於禮亦何往處豈其入太廟而知之
也蓋雖從大夫之後於禮之所失有不得而正欲有謀
焉其將誰可於入太廟始與祝史語之也每事問祝史
有知其失者其能無惕乎使其無所知其能無疑乎由
此將以問而責之或以告而改之豈有補也或人豈知
我者乎宰與之謂哉曰是禮也其亦猶曰與之至也
楊曰每事問敬其事也夫是之謂禮若遽以是之事則有
可存君子有不與知焉者不知焉不知之所以為之也
侯曰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也禮之得失聖人亦待問而知之
哉何事問
尹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

於是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明道曰射決正者也主于容體不專以中為善也與為
力而射者不同科此古之道也
伊川曰射有五善不必專以主皮為功也功力非一
端而有可取不必同科也古者取善之周也　又語錄
曰為力猶言為功射有五善為功不一故曰不同科所
謂五善者觀德行別邪正辨威儀　云云
范曰君子之射以中為勝不必以貫革為勝侯以布
為之射者不貫革而貴於中也云云可知矣此為力
不同科之一也
呂曰射求正諸己故以觀德不必以主皮為善與為力
而射者不同科也若專取於中而不取其德行則是為力
而已君子不貴也所云不失其的者如破若王良之
御為之範者不主皮之謂也為之範者為力之類也
謝曰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中多者得與於祭容體
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中少者不得與於祭射而貫
革主皮也射而不貫革不主皮也雖不主皮然無害於
中則此於禮樂亦有之比皮不主皮以其力之不同
也
楊曰容體可以習為之力不可以強而至故射不主皮
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所以正今之失
尹曰射有五善不必專以主皮為功也功力非一端苟
有可取不必同科也古者取善之周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范曰事若無益而不可損若無有而不可亡存其名而
實不去觀其物而禮不廢者告朔之餼羊是也子貢知
愛羊而不知愛禮是棄其小體而亡其大體也故夫子
第之使知禮之為重而費不可以苟省也
謝曰當是時告朔之禮已亡是以子貢欲去餼羊禮之
存亡何與於一羊聖人以為羊存則異日將有所考譬
猶以薪傳火也是以夏之衰禹之禮未亡故湯得
而用之商之衰雖亡湯之禮未亡故文武得而用之夫
子又安知不有王者作乎亦而取之天下乎是以愛之
然而惜乎其終廢也三代之後有志之士以與斯道
為己任者終不可得以其文不足故也

楊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
自文公始故子貢欲去其餼羊也夫餼羊存則告朔之
名未泯也[illegible]其實命之[illegible]不[illegible]廢於其已乎餼羊去則
禮隨而亡矣孔子所以愛[illegible]也
侯曰羊存則禮存羊亡則禮亡禮之存亡固不在羊亦
其物也[illegible]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illegible]存則後之習禮者
求之易故也
尹曰禮廢矣羊存猶得以識之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伊川解曰當時事上之禮簡也　又語錄曰事君盡禮
在它人言之必曰小人以為諂聖人道洪故止曰人以
為諂　或問孔子盡禮人以為諂禮與諂異矣諂何疑於

盡禮曰當時事君者於禮不為盡也故以護聖人非孔
子而言必曰小人以為諂也孔子曰人以為諂而已聖
人之道大德容故其言如此
范曰事君不[illegible]禮者皆有道必不犯是以當為諂也事
君[illegible]禮者[illegible]有道必犯是以不為諂也
謝曰觀鄉黨之[illegible]記與升下之[illegible]可以見夫子之[illegible]禮
[illegible]皆也常[illegible]之君以德則事我者也亦何可當盡禮然
[illegible]人所以必盡禮者以其畏天命畏大人故也自其不
知[illegible]人命不畏大人者觀之[illegible]以為[illegible]人且以為
有[illegible]不可也且以人為[illegible]不可也曰事君盡禮人以
為諂云者其言非怨非怒直以待知者知此道也不期
於自斷也孟子人當以為不敬齊王矣其言曰我非堯

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道則
直矣與夫子所謂事君盡禮人以為諂其立言則聖
賢之分固如此　又曰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當
時諸國君相怠[illegible]生當[illegible]聖人恁地[illegible]是[illegible]只管行禮
又不與你計較長短與上大夫言便誾誾如也與下大
夫言便侃侃如也見若瞽者見之便作過之使趨蓋其
德全[illegible]自然[illegible]此不待勉強做出來氣象與孟子澤別
[illegible]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猶自然較彼我未
有合一底氣象
楊曰如拜下之類則非[illegible]者孰不以為諂乎
尹曰欺當時事上之禮簡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

事君以忠
范曰聖人之言出於天理而未嘗以私意鑿也若天地
之於萬物大者與之大小者與之小此賢人所以不及
也
呂曰使臣不患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無禮患忠
之不足
謝曰不能使臣以禮[illegible]之以貴而賤則可非為君之道
[illegible]以[illegible]之以賤而貴則可非為臣之義觀後
[illegible]齊之如犬馬然後知一代之君以禮使
其[illegible]中心好之[illegible]以[illegible]食[illegible]以禮使臣也
觀[illegible]如國人[illegible]如寇讎然後知一代之臣以
忠事其君矣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此以忠事

君也

楊曰鹿鳴旣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焉君使臣不以禮則臣雖欲盡忠不可得也

侯曰君使臣以禮盡君道也臣事君以忠盡臣道也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知禮知忠則誠敬之道立而仁敬存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孔子對曰以禮以忠君臣之道盡矣聖人之言無精粗遠近顯微知之者如何爾以禮盡忠雖堯舜不過如此伊川先生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者此也

尹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明道曰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哀窈窕思賢才求之不得輾轉反側是哀而不傷

伊川解曰樂得淑女非淫其色也哀思之切無傷善之心也切於色乃傷善也　又語錄曰大凡樂必失之淫哀必失之傷淫傷則入於邪矣唯關雎則止乎禮義故如[illegible]言哀則思之甚切以常人之言之直入[illegible]詩關雎則不然故不至於傷則其思也亦異乎[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其聲之和也求之[illegible]則[illegible]樂也將躬[illegible]哀也樂者[illegible]之準哀者[illegible]之非淫者樂之過傷者哀之過也發而不中節則不和不和則無以為關雎矣

呂曰哀謂惻怛至誠而已如禮傳所謂無服之喪內恕孔悲也

謝曰樂得淑女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詩是關雎之義也孔子[illegible]非特論關雎之義因示天下以性情之正而淫傷[illegible]之正也樂而不淫無怨於樂也哀而不傷無怨乎[illegible]之義發乎情止乎禮義是以聖人有取乎[illegible]發其性情[illegible]如此則[illegible]淫哀而傷非詩相近而不同也[illegible]以故[illegible]為[illegible]皆出於私[illegible]必淫乎已其哀必傷乎人[illegible]得淑女則異乎人之樂也故不淫其色其哀在於思賢才則異乎人之哀也故無傷善之心[illegible]之用心盡樂以天下而已故夫婦所以宜為文王之配

楊曰樂得淑女而已故不淫哀窈窕思賢才而已故不傷

尹曰以詩考之謂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也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哀而不傷也鍾鼓琴瑟樂也寤寐輾轉哀也然則樂不失於淫哀不失於傷其所以之和發而皆中節者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伊川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者大槩相似重言者所以深責之也如今人嗟惜一事未嘗不再三言

之也　又曰社木上字尤淺也
范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若有
問焉則當對以義何必以木而又曰使民戰栗孔子深非
宰我故以言之出不可不慎其以此故歟
呂曰使民戰栗者哀公之言也哀公為政將以刑威民
故宰我因人以栗之說而為辭以存合其意宰我知松柏
栗皆所以宜木而非有義哀不為之辭故孔子以三言
責之蓋哀公初有此意尚在可救不可使同成事遂事之
比
謝曰各以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從古以然故宰我因
哀公之問以三代所宜不同對之哀公不知其意而曰
使民戰栗失之矣宰我阿其意而不能正之也子聞之

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言哀公此語非成事
尚可說也非遂事尚可諫也非既往何不可咎也
楊曰已成不及改故不說春秋傳曰大夫無遂事遂言
專也遂事非己所當與故不諫既往而咎則責人無已
矣皆君子不為也哀公問社而宰予以所宜木對哀公
曰使民戰栗則失其旨矣由是而使民必有非其道者
然哀公之言非此三者之謂宰予所宜救正也而反之
故孔子是以言之以正宰予之失
尹曰社三代各以其土之所宜木為之故不一也哀公
問社於宰我而宰[illegible]哀公有意於刑威
故曰使民戰栗[illegible]其事哀公之言未為成
事遂事與既往孔子所以責其不說不諫不咎也

尹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宰我不知
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
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
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
禮孰不知禮
伊川解曰謂管仲器小非止謂不知禮也或問其知禮
乎故答以不知器大則自知禮矣
范曰楊雄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
之謂大器夫器則大有容也夫器小是以有三歸
反坫禮者理也臣無君之事而僭君之禮豈理也哉
謝曰楊子云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器小請問大器曰

大器其猶規矩準繩歟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此
說非是孔子之意直以管仲為不可大受也管仲相桓
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其功大矣然君淫亦淫
君奢亦奢則其得君而專國政豈以天下為心哉不過
濟耳目之欲而已使不知有三歸官事不攝樹塞門與
反坫於後何加焉其可鄙賤猶見女子得意於衣服稍
飾之間謂之大器不亦宜乎是子於管仲何深為蓋欲
指小器者使知先立乎大者然後可以語道矣
楊曰夫子以管仲之功[illegible]之才卻能
合諸侯[illegible]天下其器不足稱也已學不明而上陋之
[illegible]為一途故管仲之器小則疑以為儉以三歸具
官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而不知其所謂器小者有不在

是也蓋世方以詭遇爲功而不知爲之範則不將其小
宜矣
尹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楊子曰先自治而後治
人之謂大器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
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伊川解曰樂始作翕如純如皦如至於繹如非通于樂者
孰能知之
范曰聲聽可聽而所知者音也故語之如此然因聲以
求其義則象亦可知矣聖人守其義而因其文究其始
而要其終故其本末皆不廢也
謝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

論語精義卷二上 二十六

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然後和故曰從之純如
也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也所謂無相奪
倫者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
也故曰繹如也以成樂之聲音盡於此而已
楊曰衆樂[illegible]作[illegible]翕如也無相奪倫從之純如也可觀
其[illegible]皦如也文繹之謂不可亂故繹如也以成大魯
[illegible]而魯之[illegible]者宜知樂矣而孔子告之者[illegible]禮
壞樂崩樂之不得其所久矣夫子自衛反魯正之至是
始[illegible]其[illegible]而爲[illegible]語之
侯曰五音六律具而爲樂始作翕如合也從之純如合
而和也合而和則[illegible]明白無相奪倫故繹如而成也
樂至此則盡美矣

尹曰樂始則翕然而合其從也純然而和皦然而明及
其成也繹然而不絕[illegible]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
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
以夫子爲木鐸
范曰古人之於君子見而知之其言如此亦可謂善觀
聖人矣夫子所以語封人者不傳也得見封人之言而
其才之高下可知亦可謂善論[illegible]人矣
謝曰天下有道聖人[illegible]行有德者天下無道聖人窮
而[illegible]有後[illegible]此孔子所以[illegible]道[illegible]則之所也以木鐸
振文教見之不亦宜乎封人之意以爲斯文微夫子則
後世其如[illegible]何賴以道未喪於天下也何必進而撫

論語精義卷二上 二十七

世哉如封人可謂知夫子矣故弟子特記之
楊曰斯文之興喪天也天下雖無道而文實在茲是天
將以夫子爲木鐸也何患於喪乎木鐸振文事故也
侯曰聖人不作[illegible]道之不明不行也天下疑其
[illegible]封人見孔子則知其道在是矣故曰二三子何患
於[illegible]夫子以夫子爲木鐸言與斯文者在夫子也
[illegible]所振也以況夫子後何患於道喪乎
[illegible]封人尚能識之而人君莫有用之者則時
[illegible]知已矣
[illegible]又盡善也[illegible]夫[illegible]也
伊川解曰一有傳[illegible] 又[illegible]湯
放桀惟有慚德[illegible]故未[illegible]善堯舜湯武其揆一

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耳　又曰武未盡善非
是武王之樂未盡善[illegible]當時傳舜之樂則盡善盡美傳
武王之樂則未盡善爾　又曰說者以征誅不及揖讓
曰迹故不及然其發音節奏亦有未盡善者樂記曰有
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孔子
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知未正之前不
能無錯亂者
范曰韶與武其德不同其聲亦異也樂所以象其德德
之所至聖人不加損亦不加益舜湯有慚德其自知明
也武雖欲為韶亦不可得矣其未盡善亦武王之[illegible]
也
謝曰揖遜之事天與之人與之征誅之義順乎天而應

乎人也聖人豈有二心哉如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
事故知此征誅之義固不如揖遜之容然聖人豈以我
所遇之時不如舜而俗自已哉盡美與盡善聖人之意
豈不以舜與武王同道
游曰韶武功成作樂韶武之盡美以其功言之也如觀
其成功則二聖人之樂皆無餘美乃若所遇之事所以
[illegible]以[illegible]以紹堯而為韶武以伐商而為武豈可同日
[illegible]之有慚德則[illegible]之用心可知矣故盡美
[illegible]盡善者其事也猶之[illegible]今東征西[illegible]
是[illegible]尚[illegible]幾再造矣其力[illegible]不大哉至於致辟管叔於
商[illegible]其所欲乎[illegible]之未盡善其事類如此矣
楊曰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顏淵問為邦則告以樂

則韶舞則韶之盡美[illegible]知矣武之盡非聖人之所
欲故未盡善也[illegible]以象成[illegible]形於[illegible]容者如此　又曰
[illegible]
繼[illegible]也聖人何[illegible]　[illegible]舜之孝武
王之武聖人之不幸也征伐豈其所欲哉不得已焉耳
故曰未盡善也帝王之號亦因時而已非有心迹之異
也
尹曰樂所以象德故有其德者則有其聲蓋不可以偽
為故也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伊川解曰居上以愛人為本[illegible]禮主於敬喪主
於哀不然是無本也何以觀乎

范曰居上[illegible]御者眾故不可不寬寬者為
上之本也[illegible]則哀為主則哀當理當然也聖人之言
[illegible]
[illegible]以容眾為禮慢而不敬臨喪易而
不哀[illegible]其本矣尚何足觀之哉
尹曰[illegible]寬為[illegible]於敬臨[illegible]於哀不然則無
本矣何可觀乎

四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二上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二下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明道曰里居也擇仁而處之為美　又曰里仁之所止

伊川解曰居以親仁為美處不擇仁烏得為知

范曰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亦若里而已矣知仁之美擇而處之則是知矣故仁則知在其中矣苟不處乎仁而謂之知可乎故不仁未有能知者也

呂曰所居之里有仁人焉猶以為美擇術以自處而不處於仁知擇仁之可者不如也

謝曰孟子因擇術之論嘗引此矣故繼之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知也今當以此論為證

楊曰不能知仁而弗去焉得知

尹曰里居之間有仁者猶以為美處而不擇乎仁焉得謂為知乎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伊川曰知者利仁知者以仁為利而行之至若欲有名而為之之類皆是以為利也　又曰知者知仁為美擇而行之是利仁也心有其仁故曰利

范曰久處樂而不淫久處約而不復惟仁者能之不仁之人樂則驕約則[illegible]　是以不可久處也夫不仁者獨不能[illegible]用其道矣　[illegible]人處憂患而不固者未有能獨行者也　又曰仁者人也安安仁知者知也故利仁有諸已而[illegible]之曰安知其[illegible]為之曰利安仁者樂天者也利仁者畏天者也

謝曰仁者仁在已其仁乃吾分之所安知者不猶在外其知為已利[illegible]以行之

[illegible]

[illegible]者於此豈有二心哉約[illegible]久處約[illegible]也[illegible]長處樂可也然則[illegible]不知我之[illegible]則以物為我以物為我能無欣[illegible]有所欣故不可以久處約有所欣故不可以長處樂　又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日月[illegible]所見則可謂之仁所謂則不可[illegible]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illegible]安仁者[illegible]人常不違不知[illegible]見道不惑

[illegible]

又曰[illegible]而行安之也行仁利之也[illegible]

[illegible]　又曰安仁[illegible]

尹曰泰而不驕窮而不濫惟仁者能之　又曰知仁之爲美擇而行之利其仁也心有其仁是利之者乃知者之事也若仁者則安於仁而已矣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伊川解曰得其公正也

范曰仁人之所好者必仁也所惡者必不仁也唯仁者能公天下之好惡書曰敬修其可願仁者所好也庶頑讒說仁者所惡也

謝曰仁者本無好惡人之心不因人之順已而好之好人之順理也不因人之逆已而惡之惡人之逆理也故唯仁者爲能好惡人

游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也然好惡每失其實者

心有所繫而不能克已也惟仁者宅心于大中至正之地而無私焉故好惡非我遵王之道路而已知及之仁或未足以守之則不足以與此故言唯仁者爲能

楊曰合物於一已而後能公天下之好惡而不爲私焉

尹曰仁之道公而已所以好惡皆當於理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伊川解曰苟志於仁則無不善也

范曰志於仁者心以仁爲主以爲君則愛人以爲臣則盡忠以爲父則慈以爲子則孝無所往而不爲善何惡之有

謝曰苟志於仁矣雖未能安仁然不可不謂之知仁也惟知仁故能通天下之志則於人何所惡也容衆而矜不能可矣世人見君子亦有惡於此論不能無疑也殊不亦未之思耳蓋亦察惡已之惡與惡人之惡不同斯知之矣使其惡人之惡如惡已之惡則謂之無惡亦可也

楊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爲惡則無矣

尹曰志於仁者何不善之有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明道曰不以其道得去貧賤如患得之　又曰須是無終食之間違仁則道日益明矣

伊川解曰去仁則不得名君子矣　又曰終食間不違仁得善勿失也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造次

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言守道也　又曰無道而得富貴其爲可恥人皆知之而不處者惟特立者能之　又曰純亦不已天德也違之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三月不違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　又曰自下而達上惟造次顛沛必於是

范曰富貴君子之所當得也貧賤小人之所當得也爲小人之所爲而富且貴焉爲君子之所爲而貧且賤焉皆不以其道也君子正其在已而聽其在天者故非道而得富貴則不處爲仁而得貧賤亦不去也　又曰君子爲善不期乎名也然而有其實則其名從之存乎仁則成仁之名存乎不仁則成不仁之名有諸內必形諸外故去仁則無所成名　又曰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

可離非道也仁不可造次顛沛違可違非仁也夫如是
則可以謂之學矣
呂曰造次者苟且之時顛沛者急遽狼狽之時也造次
謂所之所舍苟且而已非常存者顛沛謂傾覆流離
之際亦可知矣
謝曰有得富貴之道有得貧賤之道矣富貴而悲貧賤
者君子與小人同至於不處不去則小人與君子異樂
富貴而悲貧賤欲也所性不存焉所欲不存所惡不去
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惟仁者能之　又曰惟盡仁然
後有仁之名君子者成之成名也聖人對君子之盡而
得名之至故非體仁不足以盡人道去仁則貲仁矣故
曰惡乎成名　又曰君子於仁非有意於不違特身之

所在仁所從之如形之與影聲之於響也觀終日之間
無放飯流歠則不違可知矣豈特如此至於造次非
富貴貧賤非所安猶且必於是蓋欲離於是亦不可得
也
游曰富貴人之所欲也[illegible]之則君子不處以有義也君子
貧賤人之所惡也貧賤是不以其道得之也然而不
去者以有命也此皆為君子言之故其辭予取而得卿
其不為也　又曰君子去仁則君非君子非子矣安
[illegible]至於造次　又曰無終食之間[illegible]違仁造次顛沛必依於
仁無終食之頃不違也如以飲食必有祭則信矣出生
皆可以為不違仁[illegible]其學不在已
楊曰君子而得富貴小人而得貧賤此以其道而得之

者也得之不以其道而處之所貴乃在能賤之故君
子不處也然富貴貧賤皆天也不以其道而得貧賤君
子不去則以其在我而得之者固將去之矣然則其去
也可必乎曰君子之於貧賤亦去其得之之道而已得之
之道去而猶不免焉天也君子何容心哉　又曰道二
仁與不仁而已去仁何以成名　又曰道不可須臾離
也故無終食之間違仁雖造次顛沛亦必於是然所
謂造次者[illegible]也世俗謂飲食必有祭為
仁矣　仁雖離閭巷之人皆能之何俟君子乎
謂造次顛沛必於是又何害也其為說陋甚矣孔子
告顏淵曰克己復禮為仁告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
民如承大祭知此則可與言仁矣夫如是則所謂無終

食之間違仁者可勉而至也
侯曰富貴貧賤其欲其惡君子與小人同其得之不以
其道則不處不去君子與小人異處之不以其道雖祿
以天下弗顧也去之不以其道則簞食瓢飲不改其樂
矣　又曰仁不可[illegible]在知不知爾若曰如也何必終
食之間造次顛沛而可知也
尹曰富貴人之所欲所欲有甚於富貴者仁是也不以
富貴而害仁故曰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賤人之所
惡所惡有甚於貧賤者不仁是也不以貧賤而樂不仁
故曰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又曰去仁則不得名君
子矣　又曰君子[illegible]不已
[illegible]以向之違不仁

有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
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伊川解曰欲仁則仁斯至矣不係乎力也用力于仁者
固當有之已未嘗見爾豈敢謂天下無仁者也
橫渠曰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
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
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又曰好德如好色
好仁為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
惡不仁為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其身故孔子未
見其人必歎曰已矣夫思之甚也
范曰人莫不有仁其為不仁者由不能審其好惡故也
是以仁者常少豈其性然哉蓋不為也非不能也好仁

者是志於仁者也惡不仁者不以不仁加乎其身是亦
為仁矣夫有好必有惡然所惡必自外入而後見焉好
則仁在其心而已故惡不仁者不若好仁者之為美也
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不為仁者自畫而已故謂有能一日
用其力者也以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故聖人以為有
而我未見也
呂曰尚謂如君子不欲多上人之上謂加陵之也好仁
者天下無敵故曰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劣於好仁者不
能天下無敵故其效止可使不仁之不敢加陵其身而
已用力於仁雖有若等皆有如是功效人莫之敢抗豈
患力不足哉
謝曰如好好色好仁者也如惡惡臭惡不仁者也好惡

如此始可謂真好惡矣使其出於天資可不謂生而知
之者乎使其出於學問可不謂有習察之至乎故未
見其人也好仁者不出于所欲而無所待於惡不仁也
則其於不仁不待惡而不加諸其身矣故曰無以尚之
惡不仁者愛身之人也愛身之人出於愧恥不仁惟恐
其浼我也惡不仁之浼我則其於仁猶待於擇固與好
仁者有間矣故止於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也志至焉
氣次焉使其能此心以往則將天下之仁皆歸焉故曰
我未見力不足者此道甚易行聖人不敢以難待天下
之人也故曰蓋有之矣然天下莫能行聖人不敢以易
待天下之人也故曰我未之見也
楊曰好仁則天下歸仁焉其孰能尚之惡不仁則不仁

者遠矣故不使加乎其身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
何力不足之有然人嘗用力于此矣然後力有足有不
足世無用力者則有力不足無以見故曰蓋有之矣我
未之見也
尹曰人能好仁則何以尚之苟能惡不仁不使不仁加
其身是亦為仁矣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
力不足者言未見用力于仁者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
歸仁焉我欲仁斯仁至矣不仁者豈力所不足乎蓋不
為耳孔子不欲謂無其人故曰未之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伊川解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
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

范曰君子之過也以君子責小人之過也以小人責求備於君子而不大望小人此爲仁之道也故責君子以厚責小人以薄君子可上而責之薄則爲不恭小人可下而責之厚則爲不恕非爲仁之道也

呂曰仁道之大貴於類族辨物以通天下之志如不分其黨持一法以平物則物必有窮仁術狹矣君子有君子之過小人有小人之過各於其黨以觀其過則物物得其所而仁術弘矣推弘所以爲仁故因觀過然後知仁之所以然功者人之所勉過者非人之所欲爲故求其成心觀功不若觀過也

謝曰仁之道不易知聖人於此語以知仁之方黨偏蔽也君子小人之注心處也君子注心於義小人注心于

利自其過中皆可謂之過既曰過安可謂之仁然於此特可以見仁矣　又曰孟子論性善論之至也性非不可爲不善但非性之至如水之就下搏擊之非不可上但非水之性人雖可以爲不善然善者依舊在如觀過斯知仁既是過那得仁然仁亦自在

楊曰記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夫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所謂仁有三或安之或利之或強之此之謂異情及其成功一也此之謂同功與仁同功則功一而已故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各於其黨觀之則情異者見焉則所謂三仁者從可知矣

尹曰君子失於厚小人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各於其類觀之仁不仁可知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明道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生亦大矣非知道者孰以夕死爲可乎

伊川解曰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　又語錄曰聞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　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得是也　又曰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何止一日須臾不能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此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

者雖殺之使爲穿窬必不肯爲其它未必然至若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卻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得及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曾傷於虎者它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如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得之於心是謂有得不待勉強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又曰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強至於老矣志力須倦又慮學之不能及年數之不多不知朝聞道夕死可乎

學不多年數之不足不猶愈於終不聞乎
范曰君子之學惟患乎不聞道也朝聞道則夕死可矣
中庸曰率性之謂道君子之欲聞之也必自慎獨始舍
是而曰道未之或知也
呂曰聞道而死死而不亡
謝曰死生命也何可不可之有然不聞道則以死生為
在我聞道則以死生為在道與其不聞道而生孰若聞
道而死
楊曰曾子曰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吾已矣
則人之為人至是無餘事也故苟聞道而得正焉雖夕
死可矣斯言於曾子見之
尹曰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寧以夕死為可乎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伊川解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范曰志於道者重內而忘外恥惡衣惡食者未能忘外
也徇其外則無得於內矣夫豈足與議哉夫子於門人
獨稱子路能之若子貢猶不免於外重而內輕也
謝曰道至大至變不可以有窮量之心服也恥惡衣惡
食未可以言大道猶不可以入道蓋其心與道通不相
似耳
楊曰恥惡衣惡食此務其小者耳烏足與議道苟志
於道而養其大者雖飯疏食飲衣敝縕袍提衿而肘
見樂亦在其中矣何恥之有
尹曰役於外者未足以議道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伊川解曰君子之於天下無必往也無莫往也惟義是
親　又曰義之與比親於其身為不善者直是不入
范曰君子之於天下無心而已無適故無所就無莫故
無所去惟是之從故不患無當於天下凡為善者皆其
徒也
呂曰主也負無所主君子之於天下無所主亦無所
[illegible]
謝曰可也與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
[illegible]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
能應變卒得罪於聖人者此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
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楊曰君子無適莫由天下之正路而已小人由徑路則
有適莫矣尚何義之與比哉
尹曰君子之於天下惟義是親也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伊川解曰在上者志存於德則民安其上在上者志存
於嚴刑則民思仁厚者而歸之　又語錄曰君子懷德
懷善之所在小人懷土惟事之所在君子懷刑惟法之
所在小人懷惠惟利之所在
橫渠曰安土不懷居也有為而重遷無為而輕遷皆懷
居也
謝曰德與土刑與惠皆上所以待民心之道也懷德懷
土懷刑懷惠以觀其上之心不同也衆善故懷德惡不

善故懷刑惟安故懷土務得故懷惠君子小人所向
於此分矣學者不可不察也
楊曰君子安安而能遷小人則懷居矣君子以刑爲制
小人則惟利之從矣
尹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爲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爲小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伊川解曰心存乎利取怨之道也蓋欲利於己必損於
人
范曰易稱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又曰利物足以和義
此利之大也放於利而行此利之小者也君子唯欲利
於人小人惟欲利於己利人不利己者人亦利之利己
不利人者人亦不利之故君子常多助小人常多怨是

以損上益下謂之益損下益上謂之損君子惟利天下
乃所以自利也
謝曰此一節非放人以遂利之道蓋教人以遠怨之道
也怨之道惟女子與小人則有之至於君子捨君親之
外則無怨也其所以待小人者或忠恕之或絕之則
可無所怨也或待之以安人或淡交而遠之則可無所
怨也爲其有怨心者果何小哉要人於此特指之放敖
之以起怨之端出於放於利而行也求仁而得仁又何
怨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皆教之以遠怨之道也
楊曰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放於利而行能不求乎
此故多怨

尹曰心存於利取怨之道也蓋利於己必害於人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伊川解曰禮者爲國之本能以禮讓復何加焉不能以
禮讓將如禮何無禮讓則不可以爲國也
范曰讓者不爭之道也爲國以禮讓則民莫敢不敬民
莫敢不敬何難治之有不能以禮讓則無以先民故如
禮何爲國而無禮未有能立者也
謝曰在畎畝之中事之可以與民共由者以其成己成
物無二道也能成己必能成物不能成物其不能成己
可知矣言能以禮讓治身推此以往則爲國可知也不
能以禮讓爲國則一身之禮可知矣故曰如禮何
楊曰禮讓謂以禮而讓也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民至

於不爭則於爲國乎何有廢禮貨厥成讓之道行故也
不以禮而讓則節瀆而民不敬民不敬則禮從而廢焉
尚如禮何哉子路率爾而對夫子哂之爲是故也
尹曰禮者爲國之本能以禮讓復何加焉不能以禮將
如禮何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伊川解曰君子求其在己者故患身無所立不患無位
以行之求爲可知之行不患人之不己知也
范曰位者所處而行道也人之所患惟不能有立有立
斯不患無位以行之知之在外爲可知在內君子所患
內不足也以其在內者求可知之道也夫有形必有影
有聲必有[illegible]行修而不知者也

謝曰有才而位不稱不害其爲有實有位而才不稱適足以招羞又況於難得之必失之者乎故君子患所以立而不患無位也名不難得也有實者必與名不易得也無實者必喜然而與名者無逃名之理喜名者無得名之理故君子求爲可知不患莫己知也雖然此論猶有求位求可知之道在至論則不然矣才愈大而世愈難用宜其無位也道愈高而世愈難知宜其莫我知也難用而莫我知斯我貴矣人復何求至於此不惟求位實不患乎無位不惟求可知實不患乎莫己知也
楊曰有所立則位之儻來寄也何足患哉患所以立而已苟有可知之實則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又何患焉求爲可知而已

尹曰君子求其在己者故患身無所立不患無位以行之求爲可知之行不患人之不己知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明道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　又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一不作以己及物謂之推己及物謂之恕忠[illegible]妄之謂也忠大[illegible]人仁也作忠恕一貫忠者忠爲體恕爲用忠[illegible]）又曰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

伊川解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體也恕用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illegible]）　又語錄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　又曰沖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本根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　又曰聖人之教人各因其才故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蓋惟曾子爲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之告門人猶夫子之告曾子也忠恕違道不遠斯下學上達之義與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同世儒以爲夫子之道高遠而曾子未足以見之所見者止於忠恕而已則是堯舜之道孟子知之亦有所不盡而止於孝弟也夫豈知其旨哉　又曰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果可以一貫之乎若使它人言之便未足信或未盡忠恕之道曾子言之必是盡也中庸又言忠恕違道不遠蓋恐人不喻乃指而示之近欲以喻人　又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盡己爲忠如心爲恕是乃所以爲一也言仁義亦可也　或問忠恕可以貫道否曰忠恕固可以貫道子思恐人難曉故從於中庸降一等言之曰忠恕違道不[illegible]只是體用須[illegible]會得　又曰中庸以曾子[illegible]如此又恐人[illegible]忠恕未可便爲道故曰忠恕違道不遠[illegible]施於人此又掠下教

人　又問恕字學者可用功否曰恕字甚大然恕不可獨用須得忠以爲體不忠何以能恕看忠恕兩字自見相爲用處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恕其難故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又曰忠恕猶曰中庸不可偏舉　又曰忠恕可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　問吾道一以貫之而曰忠恕而已矣則所謂一者便是仁否曰固是只這一字須是仔細體認一還多在忠上多在恕上曰多在恕上曰不然多在忠上[illegible]道是一[illegible]忠之用也　又曰人謂盡己之謂忠[illegible]盡己之謂忠固是盡物之謂恕則未盡推己之謂恕盡物之謂信

范曰曾子守約有受道之質故夫子不待問而告之以

道曾子唯而已亦弗疑矣故無問辨一以貫之者無二也忠則無不誠也恕則無不如己之心也在己如在人曰忠恕於人如在己曰恕堯舜三王之治天下惟忠恕而已矣

呂曰本末貫徹而不可不然者忠恕而已忠則待天下以誠恕則與天下共利道之所以行於天下者非此不可

謝曰夫子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無所成名仁者見之知其無不愛也智者見之知其無不知也雖求所以變之聽[illegible]常率[illegible]壯長非[illegible]克物小物抑亦見聖人多才多藝蓋其道出於[illegible]而[illegible]之亦[illegible]敏以求之也聲幣[illegible]既不能偏[illegible]其[illegible]則[illegible]得其一體

有志於學將以此入道不亦難乎亢其聖人語一以貫之之理與參與賜也蓋曾子之學其末出於[illegible]夫子之意謂惟斯人可以語此故曾子聞之不復致疑於其間何以見曾子得之而不疑於忠恕之論可見也忠恕之論不難以訓詁釋將恐學者忽不識也且當以天地之理觀之忠[illegible]則[illegible]而不息恕[illegible]則萬物散殊知此則可以知一貫之理矣　或問曰孔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illegible]其心[illegible]了曰昔有人問明道先生曰如何斯可謂之恕心明道曰[illegible]充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察此可以見[illegible]矣　又問忠恕之別曰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恕如心而已

游曰夫道一而已矣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無往而非一此聖人所以無己也豈彼己所能盡哉此忠恕所以違道爲其未能一以貫之也雖然忠所以盡己恕所以盡物則欲求入道者宜近於此此忠恕所以違道不遠也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使曾子之知不足以及此則仲尼不以告而曾子不[illegible]忠恕而已矣所以告門人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仲尼告曾子之道也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此曾子告門人之道也然則曾子豈有隱乎是卽爲門人智不足以及此而深告之適足以滋其惑使門人誠自忠恕而入道亦何遠之有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illegible]又曰於吾言無

所不說則其師資之際朝夕相與言而默契於道者宜不少矣而論語所載止於問爲仁問爲邦而已則其所不載者皆二三子所不得聞也由此觀之則仲尼曾子所以授受者門人所不得聞而所以告門人者不過忠恕而已此曾子所以爲善學而善教者也

楊曰曾子未嘗問而夫子以是告之蓋當其可也故曾子曰唯則默而識之矣子出門人問蓋曾子之門人也未足以語此故告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固未足以盡道然而違道不遠矣由是而求之則於一以貫之其庶矣乎

或問侯子忠恕之義侯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孔子之忠恕無伐善無施勞顏子之忠恕施諸己

而不願亦勿施之人子思之忠恕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之忠恕其地位至此則說忠如此詔仲尼與天地造化合故別曰明道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伊川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何以言恕字不同侯子曰伊川說得尤有功天授萬物之謂命春生之冬藏之歲歲如是天未嘗一歲誤萬物也可謂忠矣萬物洪纖高下長短各得其所欲可謂恕矣聖人道箇道理直是坦易明白後人只管去求玄求妙愈高愈遠曰子思言忠恕違道不遠如何侯子曰此是子思地位子思之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此已是違道若聖人則不待施諸己而不願然後勿施諸人也曰曾子言忠恕而子思只發明恕字何也侯子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恕不出來誠有是心之謂忠見於功用之謂恕曰明道有言忠恕二字要除一箇除不得正謂此與曰然

尹曰道無二也一以貫之天地爲物之理畢矣曾子於聖人之門造道最深夫子不待問而告曾子聞之亦弗疑也故唯而已其答門人則曰忠恕者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然則忠恕果可以一貫乎忠恕違道不遠者也若夫子自以夫子多學而識之爲然始謂之曰吾一以貫之則二子之學淺深可見也　又曰忠恕一事也主於內爲忠見於外爲恕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伊川解曰君子之於義小人之於利惟其深喻是以篤好

范曰君子存心於義小人存心於利義者宜也事得其宜則利在其中矣故君子惟曰義不曰利小人惟曰利而不顧其宜與不宜也君子之所見者大小人之所見者小故君子義足以兼利小人專利而忘義也

呂曰喻者開見而心解通達者也

謝曰以天下爲心者雖有不善亦義心也求濟一身之欲者雖有善亦利心也是其平日處心積慮如此然喻於義則大喻於利則小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

楊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乎蓋其所喻

務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故也小人反是
尹曰惟其深喻是以篤好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伊川解曰見賢思齊有爲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
蓋莫不在己
謝曰以明善之心觀道則觀以好惡之心觀賢不賢則
易蔽於好人昧於自知於賢不賢雖蔽於我何加焉故
必嘗患於而內自省也好善之心切故能思齊惡不善
之心切故反己自省不可謂非近思矣
楊曰見賢而思齊焉則知所以進問學矣見不賢而內自
省則知所以修身自修矣夫如是乃可以進德
尹曰見賢思齊之見不賢而自省之自修之道如此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范曰幾諫者見微而諫也諫之於微不待于著也見志
不從又敬不違者說則復諫也古之忠臣孝子將遂君
父於無過則必諫其萌至於有大過而諍爲不得已也
曾子曰微諫不倦勞而不怨與此一也
呂曰見幾而諫不至於犯如先意承志喻父母於道之
謂
謝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養口體易以養志難事父
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以愛孝而養志
之謂幾諫諫於其微也因志不拂而易從又敬不違此
非從父之令蓋必將待其悟於卻當有間者也勞而不怨
竭其力而復以自己之謂

楊曰先意承志喻父母以道所謂幾諫也氣而柔則父
母之過未形焉見志不從不敢而遽之則必至於責善
而相夷矣故又敬不違勞而不怨若親之過大蓋有諫
而不從則號泣而隨之者雖欲不遂其可得乎故曰父
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侯曰自有頑諫者有幾諫者然而溫柔忠厚者其說
多行直諫勁者其說多咈事君猶是況事父乎子之
諫父當先意承志諫於幾微之先則事濟說行不傷父
子之恩於事也而諫爭號泣而隨之亦未免易蓋之
也尹曰幾父之幾小有過也大咎雖無大咎非諫親
者也幾諫之時若父母之志不從則加誠加敬以感悟
之故承志又不格姦舜之所以爲功也所謂又敬

加誠敬而不違幾諫之初心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范曰夫子之教人其於出入起居莫不有法以所言者
常道也匹夫匹婦之所能知能行而聖人亦無以加焉
本於人心故也君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也
謝曰遠遊與遊有方雖其未足以貽親之憂然親之思
念不忘也苟不以親之心爲心非孝子也
侯曰人爲人子者昏定晨省承顏養志朝夕不敢忘也
遠遊與無方之遊皆孝子之心哉
尹曰見幾而諫又敬而順無犯無隱者也勞而不怨遊
必有方皆孝子之事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范曰此人子之所常言也而夫子以所聞而記之故又具於此
楊曰一跬步不敢忘父母況敢爲無方之遊乎若此類皆於父之道故又記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見其義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謝曰孝子之事親雖於衣服飲食寢處一日之間猶在親其日益衰疾之時而見於年乎則視年而爲供養之節不可不知也於此因以察其氣之強弱焉使其年已老而氣則強安得不喜使其年未老而氣先衰安得不懼
楊曰人子愛日之義也
侯曰喜其壽而懼其衰人子之心也

尹曰知親之年喜其壽懼其衰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范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之難人唯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也
謝曰此非言顧行之意蓋言不出必爲善行惡言不出必爲惡行蓋積於中者既深則發於外者不掩言之不出躬必逮矣
楊曰言出而行不踐古學者之所恥也
又曰古之學者[illegible]見其實仁[illegible]未能踐履而言之所以恥
尹曰行不逮言所以可恥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范曰奢則過禮儉則不及於禮雖奢儉則然故約近於禮之本以約失之也鮮則是以奢失之者多矣
謝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故無外馳之意此雖未必中道然於道不遠也
楊曰約爲之節出入不踰大閑則其失鮮矣
侯曰約近於禮故失之鮮　又曰不必只儉約凡事皆要約之以禮雖又要得中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范曰訥與敏皆人性固所有也惟自修者則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之而不能言之者君子所貴也言之而不能行君子所賤也

謝曰禮主於減養德者常以進爲文樂主於盈養德者常以反爲文者於性情亦可謂在道不在物矣故言易故言欲訥力行難故行欲敏果能從事於斯心亦可謂之不放矣
楊曰言欲訥惡其以口給取憎也行欲敏敏則有功也
侯曰忠信徙義求仁之方也
尹曰言欲訥而行欲敏君子之志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伊川解曰事物莫不各以類聚故德必有鄰　又語錄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與物同故不孤也　又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illegible]不孤與此德不孤一也爲善者以類而自至　又[illegible]至於充乎天地皆不孤也

又曰一德立則百善從之　又曰令忠於義理而不
安常者何也此則正是剛一得乎己長難則心常泛之則
有常也則正然而指之太甚便是必有其言內正之也
不孤且德大如此者只是德不孤必有鄰引忽雖
使得無窮旋左右逢其原也
范曰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為善
者各以其類聚故君子修身則有朋自遠方來充其道
至於塞乎天地其可謂不孤矣
謝曰敬義立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故能成己又能成
物成己德也成物業也君子之德以其簡易故不孤君
子之業以其易知易從故必有鄰有鄰有親之謂
楊曰易知而有親則不孤而有鄰矣

尹曰事物莫不各以其類應故德必有鄰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伊川解曰數煩數也
范曰數者頻促以求合也事君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
難進而易退則不辱矣朋友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
則不疏矣君臣朋友皆以義相與故其事同也
呂曰數者以也事君而不忠又改事一君至於數則
君不信所以取辱朋友亦然至於數亦不信所以取疏
也
謝曰君子之處世接物貴惟直情徑行而已而況君臣
朋友之際乎故事君者必諫而入人之交者不責人之
欺為恐其數也[illegible]不可也而貴於功之必成
事君數也求不幾於媚婦之所為乎忠告善道數不可
也而惟于與交以求助朋友數也此不幾於羣從之所
為乎兩者其理則一也故相覩也必取于相過也必取
疏
楊曰大臣以道事君朋友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
止則可無[illegible]辱疏矣
[illegible]數也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三上

公冶長第五

謝曰此一篇大槩多論當時之善士及尚論古之人然爲君子者尚未皆也知此則何從及於斯乎蓋知不足以知人者亦未見以[illegible]者可知矣是故識此者爲講道論此者爲治道則於師弟子之間其可以已乎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或問孔子以公冶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而以己之子妻公冶長何也伊川曰此亦是以己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更

避嫌凡嫁女必量其材而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妻之已之女美必擇其材者妻之理自如此何更避嫌也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前後皆不可知也以孔子爲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

橫渠曰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縱或不幸不免因縲必求其罪雖不若南容之賢知其不爲非義也

范曰公冶長陷於縲絏人或疑之孔子妻以子故稱其非罪以示人之無所愧也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自外至者何與焉若其罪而得縲絏以爲辱則是有罪則雖刑戮者亦可以爲榮矣

謝曰以智帥人之謂夫公冶長南容智矣聖人非私其子以爲可托也特以其人之行可以行道於家人矣然則公冶長在縲絏之中而可謂之智乎非其罪而陷於刑戮雖聖人有所不免乎於不爲桎梏而死可以知長之賢矣南容其言足以興所以不廢其默足以容故免於刑戮與但不知矣者異矣

楊曰聖人所以求於人者爲可免於刑戮而不累其室家皆可妻也公冶長之賢宜賤於南容矣而以其子妻之南容以其兄之子妻之蓋或以其齒或以其時先後適當其可而已世儒謂有處人處己之異非知聖人者也夫兄弟之子猶子也處之有異爲君子不爲也況於聖人乎　又曰孔子以其子妻公冶長以其兄之子妻南容也尹焞曰君子之處其子與處其兄之子同不同

也曰兄弟之子猶子也何擇乎哉如所言是聖人猶有私意也聖人不容有私意若一女之少長美惡必求其對而妻之後未必同時矣在其厚於兄而薄於己耶記此者當亦知是人可託以女子之終身且聖人爲子擇配不求其他故可法也

尹曰縲絏而非其罪非無道免於刑戮皆能不陷於不義非獨行者不能也聖人至公而已於事各有所當視其子及兄之子何所容心哉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伊川解曰斯助語詞云息助斯

范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十室且不無人況於魯國乎夫子賤而知一國之有人使魯無

君子則子賤何所取而學之然則魯非無君子也蓋有之而不用也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小人道長則君子道消世豈嘗無人乎亂則隱否則消也
謝曰語君子之名雖不一然論其大體皆具體而小成者也當周衰道微之時區區小國乃有此人豈非見聞薰陶漸漬之使然也又豈天之降才獨多於此地耶故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以言其多助也當是時使天下皆如魯雖王者不作文武之道其隆乎此夫子之力也使其得邦家者其作人才當如何哉
楊曰君子取諸人以為善繇多君子故子賤有取而成德也
侯曰子賤之為君子也魯人未嘗知之故孔子曰魯無

君子者斯焉取斯
尹曰因子賤之賢知魯國之多君子若魯無君子則子賤何所取法能若是耶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伊川解曰器者尚飾之物子貢文勝故云器也復問何器也曰瑚璉也瑚璉貴器飾之盛者字皆從玉見其飾之美　又語錄曰子貢問賜也何如自矜其長而孔子以瑚璉之器答之者瑚璉可施於宗廟如子貢之才可使於四方可使與賓客言也　又曰子貢之器如宗廟之中可觀之貴器故曰瑚璉也
范曰子貢自賢其才不能知己之所至故問曰賜也何如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通乎變者也子貢小之又問

瑚璉之器貴矣未若君子之不器也
謝曰器者成材之謂學者充實時也使其能輝光何害其為不器何害其為形而上者子貢聖門之達者於道體無不窺見設未能從容而安之亦可不謂之小成乎孔子以器許之猶後世以通達事體者謂之國器未可執方論也
楊曰子謂子賤君子哉故子貢問賜也何如曰汝器也則與君子之不器異矣蓋抑其方人也然瑚璉者宗廟之器也其器足為宗廟之用則進乎君子不遠矣聖人抑揚其詞如此所以長善而救其失也
尹曰器有用者也瑚璉宗廟之器子貢雖未至於不器然其器之貴者與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伊川解曰佞謂才也人有才多入於不善故夫子言焉用佞　又語錄曰苟仁矣則口無擇言言滿天下無口過佞何害哉若不知其仁焉用佞也
范曰佞口才也時人以佞為賢故謂雍也仁而不佞夫子亦惟好仁而惡佞佞者不必能行也仁者不必能言也故佞則不仁仁則不佞多言而尚口者取憎之道也
呂曰口給無其實而取足於口也仁而不佞則可不仁而佞不若仁而不佞
謝曰夫子嘗謂仲弓可使南面想見其為人寬簡重矣簡重則寡默故或人以為仁而不佞疑其不足也然不

知默而識之不去吾而信存乎德行則為用佞
楊曰不有祝鮀之佞難免於世則世方以佞為材矣故或人以雍也仁而不佞為問然佞足以悅流俗而已君子而求諸非道則為佞者乃所以取憎也
尹曰佞口才也雍也仁矣或疑其不佞故聞焉子謂既仁矣惡所用佞因言佞者禦人以口給屢為人所憎仁者安所用之乎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明道曰師曰所學使行吾斯之未能信道者信使是止也　又曰子說者漆雕開已見大意故說　又曰未能自信不可以治人孔子所以說漆雕開之對　又曰只是近簡理已上知雖言也如言吾斯之未能信皆是古

人此理已明故也
伊川解曰子使漆雕開仕使求祿也對以已學且未能信信謂自得故夫子說其篤志　又語錄曰或問漆雕開未可仕而孔子使之仕何也以其言觀之其仕有餘矣兼孔子道可以仕必有實也如子路志為千乘之國孔子止曰可使治其賦冉有志欲為邦孔子止曰可使為宰由求之徒豈止如此孔子如此言之便見優為之也
范曰漆雕開學可以仕故夫子使之仕而開自以道未能信則其於學也有進而無止於仕也有難而無易求諸己而不責乎世亦此夫子所以說之也
謝曰漆雕開之學已無可考然聖人許其可以仕必其材之已成者也材或出於天資聖人不敢以未信廢也

至於忘術之微問豈不自得不害其為未信此聖人之所不能知而漆雕開其自知之矣其曰此之未信其用心豈博而無統乎其材可以仕其器不安於小成則它日所就非聖人其可量乎不得不說也
楊曰漆雕開未能信而不自欺蓋進乎信矣亦可以仕也故夫子使之仕然彼方自謂未能則其充之必有未至者學之為己如是其誠能禦之乎之所以說也
尹曰以已學且未能信為可以仕夫子說其篤志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伊川解曰浮海者歎天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子路以為實欲浮海也故喜夫子與已夫

子嘉其勇而謂其不能度量事理取材裁度也材裁通用　又語錄曰材與裁同言由但好勇過孔子而不能裁度適於義也　又曰孔子欲乘桴浮海居九夷皆以天下無一賢君道不行故言之此獨子路不知便謂聖人行矣故曰無所取我言其不能斟酌也
范曰道之不行於世非不可也故曰避亂之邦行矣又曰欲居九夷[illegible]孔子未必行未必居焉有可行之時[illegible]欲往而卒不行[illegible]好勇故可以[illegible]聖人則不[illegible]勇必多疑[illegible]可從知海之時[illegible]行不[illegible]能勇而不能[illegible]夫子而無所取材之言哉也無

所取裁故不能折中此所以發歎而不去也
呂曰浮海居夷歎道不行而有是言然終不行者不忍絕中國也道不行而去子路之所知不忍絕中國子路之所不知孔子以子路勇於進退故許同其行然子路往而不返不及知變故不許其暴無所取材者不適用也

謝曰子路在聖門最爲可與共患難者故孔子稱之謂彼若爲憤世逃中之行若人猶將從我而行也然聖人豈終乘桴浮於海者子路不知其意而以爲然此其好勇寧不過也

楊曰乘桴浮於海非果者不能從子路聞之喜與舉爾而對一也故退之夫聖人之勇不可過過則無所取裁矣

尹曰浮海居夷譏天下無賢君以行其道子路勇於從命無所裁度也臣聞師程頤曰古者材與裁通用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范曰三子學於孔子而其材止於如此是習衰世仕於諸侯大夫之事而不能有以自樂者也故不知其仁夫仁惟克己復禮無欲者能之苟有慕乎其外則不足以爲仁故非三子所及

謝曰仁之爲道自其一體論之三子不容無也由全體觀之三子不能當也夫子既稱其材而又曰不知其仁非以三子爲不仁特於此夫可以觀仁也使孟武伯能如子貢問管仲伯諸侯之事則於仁不仁可易以陶矣然千乘之國百乘之家可使治賦爲宰與束帶立於朝與賓客言非仁者不能也然而不以仁許之者聖人之語道非若諸子之淺無流行也

楊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此君子小人之分也然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未有小人而仁者也由求赤之賢雖曰未仁未害爲君子故對孟武伯之問曰不知而已不正言其不仁也正言其不仁是則小人而已矣然觀三子自言其志其力分亦止於是故夫子所以處之者如此

侯曰武伯問三子之仁而孔子答以治賦與爲宰固非

仁者不能然而束帶立於朝與賓客言若能觀其進退周旋則其仁亦可知矣而夫子言不知其仁者以孟武伯問子路仁乎若夫子答以仁則不唯使武伯不識仁又以子路盡仁而仁止於是也使武伯知仁者通上下而言則知三子之仁而可以知爲仁之方也已

尹曰三子之才則可知也必也盡仁之道斯可謂之仁是以對曰不知其仁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伊川解曰子貢喜方人故問其與回孰愈子貢既能自知何敢望回故云吾與女弗如也所以勉其進也　又語錄曰子貢常方人故孔子答以不暇而又問與回也

孰愈所以抑其方人也　又曰聞一知十聞一知二舉多少而言也曰吾與女弗如也使子貢喻其言知其勉已不喻亦可使務之幷行敬也　或問吾與女弗如也與吾與點也之與如何曰與字則一用處不同孔子以爲吾與女弗如也勉進學者之言使子貢喻聖人之言則知勉進已也不喻其言則以爲雖聖人尚不可及不能勉進則謬矣　又曰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　又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

范曰夫子之敎人亦多術矣使子貢知己之不如顏子是亦敎誨之也夫顏子聞一以知十子貢之知足以知之而仁不能及也顏子之於道也進而不已學而唯恐

不及是以幾於聖人自子貢以下則畫焉故其才有限也

呂曰知類通達至極其數者顏子也凡物有對舉其偏而知其對者子貢也

謝曰聞一以知十知明而好篤者能之此顏子之才也非語其造道成德之謂在夫子之門惟賜於此爲近然如柴之愚參之魯蓋不害於入德如賜之達未爲優於入德回雖聞一知十而亦未有以此自多於其間也然則聖人之於此以謂不如回何疑之有若以此較有餘不足則淺矣

楊曰回賜之賢孰愈孔子宜知之審矣反以問子貢蓋子貢之達其從鮮流而好方人故以顏子爲問蓋將以抑之使望洋向若而知自勵也至其自謂不敢望回則吾與女弗如也以悅之皆聖人抑揚其詞而磨切之也

尹曰臣聞師程頤曰子貢喜方人故問其與回也孰愈旣曰何敢望回而云吾與女弗如者蓋聖人眞所不及故所以勉子貢進學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伊川解曰人旣聰或難以爲學矣因責其不踐平日之言　又語錄曰宰予晝寢孔子以其質惡因是而言又史記載宰予被殺孔子羞之常疑田常不敢何緣被殺若爲齊君而死是乃忠義孔子何羞之有及觀左氏乃

闞止爲陳常所殺亦字子我謬誤如此　又曰彌者易抑子路是也弱者難強宰我是也

范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孳孳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深責之朽木糞墻言其質不美不足以有成也宰予以言見取於聖人自其晝寢而夫子始不信其言以其華而無實不足以有行也於聖人不以一人而待天下以不勤蓋因宰我以誨人也

謝曰剛爲近仁養心莫善於寡欲予也聖門之高弟則聰明過人者語其淫溺蓋以志昏而氣衰尚可與入道乎與成湯不邇聲色異矣聖人始信之終疑之蓋聖人之道漸得於生知至於全而知益明猶有待於更事之

多也而況於學者

楊曰朽木糞牆無質也學者非自彊不息不足與語道故責宰予以是然謂於予與何誅者豈以予為真不足誅邪是亦不屑之教誨也於予與何誅是乃深誅之也 又曰有言不必有德聽言而信行容有未盡者然必待於予而後改是蓋聖人於人之所知有因是而後見者豈特是而已哉其厲之也使宰予改而已

尹曰宰予以言語稱於聖門孟子亦曰善言德行於其對哀公問社及問三年之喪復於此皆淺之蓋能言而行不逮者矣傳曰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故以朽木糞墻譬其質惡難以語學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伊川解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也 又語錄曰甚矣慾之害人也人之為不善慾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滅天理而不反故目欲色耳欲聲以至鼻之於香口之於味四肢之於安佚皆然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學者莫貴於思惟思為能窒慾一本此下云曾子之三省窒慾之道也 又曰凡人慾則不剛至大至剛之氣在養之可以至焉

范曰剛者天德惟無慾乃能之神龍惟有慾是以人得求其欲而制之亦得而食之聖人無慾故天下萬物不能易也無欲則能無心無心則能至公至公然後剛孟子謂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亦以慾之害氣也

謝曰剛與慾正相反也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不屈於名勢則屈於貨色不屈於威武則屈於物我愛之有意則有慾有慾則不剛宜乎夫子之未見也棖也其所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人以為剛也不知此所以為慾乎

楊曰有慾必有所屈於物焉得剛

尹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伊川解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或能勉之仁則非子貢所及 又語錄曰中庸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正解此兩句然此兩句甚難行故夫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又曰不欲人之加諸我者施諸己而不願者也無加諸人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者也此無伐善無施勞者能之故非子貢所及 又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恕也近於仁矣故曰非爾所及然未至於仁也以其有欲字耳

范曰君子修其在己者其在人者不能必也己欲無加於人易使人無加於己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無加於人者矣而欲人之無加於我雖聖人不能也顏子之行犯而不校則已矣豈能使人無犯乎故非子貢所及也

謝曰孔氏淫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已也
楊曰惟仁者能之非子貢所及也
尹曰無加諸人在已欲人不加諸我在人在已可必也
在人不可必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明道曰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蓋於是始有所得而歎之以子貢之才從夫子如此之久方歎不可得而聞亦可謂之鈍矣觀其孔子沒築室於場六年然後歸則子貢之志亦可見矣他人如子貢之才六年中待作多少事豈肯如此

伊川解曰此子貢聞夫子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又語錄曰性與天道非自得之則不知故曰不可得而聞　又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要在默而識之也　又曰性與天道子貢初未達此後能達之故發此歎辭非謂孔子不言其意又淵奧如此人豈能易到　又曰唯子貢親達是理故能爲此歎美之辭言衆人不得聞
橫渠曰子貢謂夫子所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云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爲已任不以苟知爲得必以了悟爲聞因有是說
范曰孔子稱堯曰煥乎其有文章文章者德之見乎外者也子貢之智足以知聖人故其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於門人各因其材之大小高下而教之性與天道則未嘗以語子貢自子貢以上則庶乎可得而聞也然如其不可得聞是其智足以及之而仁未足以與此也
呂曰吾無隱乎爾與人爲善也學不躐等非隱也夫可也竭兩端於鄙夫非躐等也言近而指遠也以微罪去非隱情也衆人自有所不識性與天道非不言也弟子亦自有所不聞
謝曰夫子之文章異乎人之所謂文章夫子之言性與天道異乎人之言性與天道子貢之聽言異乎人之聽言也他人聞夫子之文章止於文章而已子貢聞夫子之文章於其聞知所謂性與天道性與天道夫子雖欲言之又安得而言之所以不可得而聞也性與天道使子貢智不足以知之則安能語此則夫子可不謂善言

乎子貢可不謂善聽乎後世諸子言性與天道多矣其言紛紛使人猶不識者亦異乎夫子之言矣後世學者觀書於章句之外毫髮無所得也亦異乎子貢之聞矣
游曰孟子曰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聖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論性之妙而與於天道雖聖人有所不能知焉況子貢乎聞即是知不得而聞者子[illegible][illegible]其知之謂也不可得而聞者亦有所不能知之謂也
楊曰夫子之文章與言性與天道無二致焉學者非默而識之則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至是始與知焉則將進乎此矣　又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性命道三者一體而異名初無二致也故在天曰命在人曰性率性而行曰道特所從言之異耳所謂天道者率性是也豈

遠乎哉夫子之文章乃所以言性與天道非有二也聞者自異耳子貢至是始與知焉則將進乎此矣

尹曰子貢於此始有所得知性與天道非如文章可得而易聞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伊川解曰子路果於行者故有聞而未能行唯恐復有所聞也　又語錄曰人之所可畏者便做要在燭理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則見如登九層之臺

范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謝曰未能行而恐有聞蓋以聞為餘事矣夫勇於有行豈必以遷善改過為美　然蓋道不如是不足以有知

也蓋唯力行然後可以知道學如目之於色必待見而後知口之於味必待食而後知未之能行而曰吾知之矣此聞也非知也

楊曰尊其所聞恥躬之不逮也非勇於為善其孰能之

尹曰子路勇於行者故有聞而未能行唯恐復有聞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范曰敏則有功而能好學則有進而無已不恥下問者取於人以為善也雖貶亦由此以為大夫所謂文也者必內有其質外有其行而後可以名之也

呂曰物相雜故曰文凡事之交錯不守一偏乃所以成文敏者多不好學居上者多恥下問今孔文子不守一偏而交錯乃謂之文

謝曰謚法固非一端知孔文子之得名蓋非勤學好問者乎故與經天緯地之文異矣

楊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故亦可謂之文與文王之所以為文則異矣

侯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矣

尹曰勤學好問為文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伊川曰使民義不害不能教愛猶眾人之母不害使之義使教不與僑之務歟

范曰夫子稱人之美取其可以為後世法也恭則不侮

敬所以陳善閉邪也惠則足以使人而又使之以義民其有不從者乎子產有此四者合於君子之道為政則未也

謝曰子產古之成人也以端己接物故有本末行己恭事上敬養民惠使民義雖以一事語之要之至理當如此以文王之至理不過於不敢侮鰥寡有恪恪之小心惠斯鰥寡不替義德行此四者皆可以為君子矣

呂曰以惠養民而使之以義雖不知為政不害其為君子之道也

尹曰四者人有一焉得以為君子子產兼之故曰有君子之道四焉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伊川解曰人之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與人交

范曰久而能敬所以有常而不厭也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君臣之際與亦當如是有諂有瀆則非敬也若平仲是以為善矣

謝曰晏平仲當周衰時亦可謂賢大夫其善自多矣聖人於此特論其與人交一節而已所謂久而敬之必德盛而有常者能之蓋非有意於久交也而德性有常者自不期而然矣

楊曰交之道久而益親則疏習而敬弛為人之常情也故以久而敬之為善

尹曰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伊川解曰世謂臧文仲知僭上失禮安得為知　又語錄曰蔡與采同大夫有采地而為山節藻梲之事不知也山節藻梲諸侯之事也

橫渠曰山節藻梲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范曰子曰智者不惑以其明於是非而取舍無疑也蔡非其所蓄山節藻梲非其所宜則為不明於是而惑於非不可以言知矣夫僭禮者非不知侈之為惡儉之為美也不能以義制欲而犯義以從欲焉故私心勝而明有所蔽也

謝曰臧文仲當時必以智稱然不知為僭上害禮之事於我何益焉甚矣夫子門當時之惑以為智者不如是也

楊曰以山節藻梲居蔡是猶以己養養鳥也焉得知

尹曰罪莫大於僭智者為之乎左傳稱仲尼謂臧文仲不智者三有曰作虛器是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伊川解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其然豈其然乎人不能見其色則可矣謂其無喜慍則非也苟無喜慍何以知其未仁也夫子獨稱其舊政告新為忠斯可見矣　或問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使聖人為之是仁否先生曰不然聖人為之亦只是清忠也　或問令尹子文忠矣孔子不許其仁何也曰此只是忠不可謂之仁若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也

范曰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皆未足為仁仁者必有及於天下非自足於一己而已也若比干之忠伯夷之清乃可謂之仁矣

呂曰子文三仕三已不知進退之義者也陳文子至於崔子弑齊君而後去是不知去就之義者也不知進退去就之義不免於有悔行至於有悔雖曰清忠而仁不足道也

謝曰文武之澤入人也淺養人也久故小子有造人有士君子之行則其遺風未熄之時蓋有不待學問而入德者矣況於令尹子文陳文子一時之善士也三仕無喜色三巳無慍色舊政告新令尹與棄馬十乘違而之他邦其立心高矣故子張以仁疑之然容有質𦕅者亦能之是以夫子於仁不仁未可斷也其曰未知焉得仁非以二子爲不仁特恐子張識清忠而不識仁也使子張知清忠之非仁其於知仁也何有

楊曰三仕三巳而無喜慍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是事君人不爲容悅而私於巳者也故可以爲忠矣不立於惡人之朝棄十乘而違之可以爲清矣忠清疑若可以爲仁故子張以是爲問然仁若比干伯夷可也降

是寧足與此乎蓋仁不可以迹論之故也

侯曰子張問令尹子文陳文子仁矣乎孔子對以清與忠而曰未知焉得仁蓋仁者理之得也得於義得於禮得於智者也其色有歉於心則不可謂之仁矣以全體言之唯踐形者可以謂之仁其餘或以一事而名仁者亦有之或言仁之功或言近乎仁或爲仁之方或爲仁之術皆非所謂盡仁者也令尹子文相其僭號之君而不知正其名陳文子有馬十乘亦齊之富大夫也崔子弑齊君而不能上告天子下請方伯而討其賊令尹徒以區區之忠而告其新文子以孑孑之義而避其地是皆不知爲臣爲仁之道也雖使聖人爲之只可謂之清與忠而已故夫子皆曰未知焉得仁謂未知仁道也無

喜慍之色與棄馬而違皆未事也何足爲仁之道哉

尹曰觀二子之事謂之忠清則可矣仁則未知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伊川解曰使晉時也其再思之當矣至於求遭喪之禮則過矣　又語錄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至於再則已審三則惑矣　又曰再則定三則私意起矣

范曰思所以求通也多則惑故再思可矣不必於至三中庸曰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聖人有不思而得者有深思而得之者不能一也若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則不止於三也季文子事事必三思而後行故孔子以爲過矣

謝曰天下之事有是非利害皆了不能無擇也是以再思以爲可也徐思之有未可焉則止以爲不可也徐思之有可焉則行此之謂再思再思之外猶有思焉恐不免於妄也必無中倫之理有人聞季文子之風能不悅乎夫子所以解其惑而曰再斯可矣

楊曰事有可不可兩者而已故思止於再可也三則惑矣

尹曰思至於再可也至於三則惑若文子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思之過者也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伊川曰邦無道則能沉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

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范曰治則見亂則隱出處之迹也知與愚本於其心而有道則明之無道則晦之道隱乎心而迹著乎外以免於亂邦之害此所以爲不可及也
呂曰以聖人之行爲不可及則過於知遠也
謝曰邦有道則知知也邦無道則愚大知也邦無道而不愚以殞身失族者不絕於春秋之時優游卒歲惟叔向而已至於此然後知武子之愚不可及也原其初心豈欲先公後私歟蓋才有所長知有所短也如武子者莊子所謂才全而德不形者乎觀其無道而愚則有道而知亦不得已矣
楊曰有知愚之名則非行其所無事者言不可及則過中道矣
尹曰邦無道而愚蓋人之難能者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伊川解曰夫子之刪詩書使學弟子編緝之也　又語錄曰此言弟子狂簡志大而行不揜故率然能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是時孔子將反魯之時也仲尼刪詩書作春秋定禮樂已前簡策甚多如詩書皆千餘篇豈是仲尼一人獨力能爲之蓋當時皆付諸弟子編集然後刪定故仲尼周流四方諸弟子編集已成章但未知所以裁擇故仲尼在陳思歸欲而裁正成書也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范曰狂者進取簡則大能居敬也若琴張曾皙牧皮者是狂而已不知所以裁之則不得其中傳之於書或誤天下後世此夫子所以欲歸也
呂曰狂簡當爲狂狷狂者進取進取則過狷者有所不爲不爲則不及自非聖人立言舉不能悉合乎中雖未合乎中固已斐然成章矣成章則達矣其中者尚矣其不中者尚有裁以就中爾道之不行也既不得中行而取狂狷又不得其行而卒歸乎立言則聖人之不遇可知矣
謝曰夫子嘗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則其傳於門人非夫子初心也當是時雖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所樂不存乎此而况狂狷乎及其鳳鳥不至知其終不用也不復夢見周公也將以其道傳之門人豈不曰吾舍此其如來世何此欲反魯時心也當是時雖不得中行猶欲成就之而况斐才乎此孟子所謂狂者又不可得又思其次也
楊曰道不行則思激諸人而已
尹曰孔子在陳不得中道而與之故思其次也狂簡小子於詩書禮樂能成文章而不能裁者也是以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伊川解曰伯夷叔齊之節至高峻也然其居之以寬故怨希不然則不可以處世矣　又語錄曰伯夷之清若推其所爲須不容於世必負石赴河乃已然卻爲它不

念舊惡氣象甚宏　又曰不念舊惡此淸者之量　或
問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武王義不食周粟有之乎曰叩
馬則不可知非武王誠有之也孟子曰伯夷隘只此便
見隘處君臣尊卑天下之常理也伯夷知常禮而不知
聖人之變故隘不食周粟只是不食他祿非餓而不食
也至如史記所載諫辭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一
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說
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不念舊惡怨
是用希說得伯夷心也　或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如
何曰觀其淸處其冠不正便望望去之謂可謂隘矣疑
若有惡矣然卻能不念舊惡故孔子特發明其情武王伐
紂伯夷叔齊知君臣之分不知武王順天命誅獨夫石

曼卿有詩言伯夷恥居湯武干戈地來死商虞揖遜墟
亦有是理首陽乃在河中府虞鄉
范曰伯夷叔齊之美多矣夫子稱此者爲其衆天理
可以爲法也夫與人有惡而不忘則志未平也平之在
己己不念則人亦不怨矣是以怨之者希也
呂曰夷齊聖之淸者淸則能遠乎怨不念舊惡乃遠怨
之義
謝曰君子於所視當惡也然猶不宿怨焉而况於諫者
乎越人彎弓而射我則談笑而道之其待我以悖逆曰
此亦妄人也已矣甚於攻人之惡有所不暇而况於念
舊惡乎能不念舊惡則怨何自而生
楊曰公天下之善惡而不爲私焉則好惡不在我矣何

念舊惡之有若夷齊蓋亦所過者化也
尹曰伯夷叔齊之節可謂高峻觀其淸而至於衣冠不
正則望望然去之不亦隘矣宜若無所容者惟不念舊
惡其中宏裕怨是用希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伊川解曰君子敬以直內所枉雖小而害則大
范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微生以直聞
而夫子以乞醯知其不直夫害其所以養心者在大
故聖人於人觀其取予介而予與之乃爲錙銖之微從
可知也故以後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愼也
謝曰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不害其與人交也若
以周濟爲難亦何害其爲直然在高時之事其設心恐

不如是也答問之間視見其事故語止於如此而意已
傳矣今未可以乞醯認爲不直也
楊曰循理而行無矯揉之私則直矣
尹曰君子敬以直內若微生高其枉雖小害直爲大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
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伊川解曰足恭過恭也左丘明古之聞人
范曰巧言令色足恭者外爲詐也匿怨而友其人者內
爲詐也皆已與丘明同所以與丘明而言其不能者也
夫惟外不爲詐內不爲詐則不愧於天不怍於人矣
呂曰二者皆設心之邪不至此不以爲恥惟左丘明者
知吾人同心此孔子所以取之巧言令色足恭謂外事

於言色貌者也
謝曰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推其類其可恥有
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則其所養可知矣知恥在夫子
何足言欲使學者知立心以直而已
楊曰恥是門皆於孔子爲不足道而曰丘亦恥之者蓋
示人以行使學者知是四者之不可爲又以進丘明之
善也
尹曰足恭過恭也巧言令色外飾者也匿怨而友其人
內詐者也左丘明古之聞人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
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
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伊川解曰顏淵季路與夫子之言志夫子安仁也顏淵
不違仁也季路求仁也　又語錄曰凡看論語非只是
要理會語言要識得聖賢氣象如夫子曰盍各言爾志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
願無伐善無施勞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
之觀此數句便見得聖賢氣象大段不同　若讀此不見
聖賢氣象他處也難見學者須要理會得聖賢氣象
又曰願無伐善則不私矣無施勞則仁矣顏子之志亦
可謂大而無以加矣然以孔子之言觀之則顏子之言出
於有心也至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猶天地
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爲此聖人之所爲也今夫
羈靮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靮之作在乎人而

不知羈靮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　又曰顏
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無施勞是它顏子性分上事
孔子言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是天理上事
又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乃天地之道也　一作老者則安之朋友則與他信少者則當懷之乃天道也
一意但有小大之差皆與物共者也顏子不自私己故
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若聖人則如天地　或問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如何曰此數句最好觀
子路顏淵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是天地氣象　又曰
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何嘗有心揀擇善惡
一切涵容覆載但處之有道爾若善者親之不善者遠
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爲天地故聖人之志止欲老

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又曰子路曰願車馬衣
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此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
以勢利拘之哉蓋亞於浴沂者也顏淵願無伐善無施
勞此仁矣然尚未免於有爲蓋滯迹於此不得不爾也
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聖人之事顏子
大賢之事也子路有志之事
橫渠曰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
進故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分內外而成其仁
范曰子路所願志未也顏子則幾矣無伐善無施勞仁
者之事也雖欲無之而有我存焉若夫子之言則天地
之功也老者當安之朋友當信之少者當懷之如萬物
各正其性命吾豈有心於其間哉堯舜之治天下禹之

行水行只爲與由而已猶子曰駕車以御馬不以制牛
人皆知[illegible]之[illegible]人而不知[illegible]之[illegible]聖人之
教亦若是而已
呂曰子路當知其人其所以爲已不信於人孔子[illegible]
天不言而信
謝曰[illegible]
知[illegible]
問這思者如何[illegible]
其[illegible]
以[illegible]
不可也其[illegible]人者於此可以有[illegible]
又安知所入者不由是夫有以啓迪其心[illegible]中馬衣

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此爲志者也[illegible]無
施勞爲志不足以言之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
之此其志也[illegible]子路之問而已使季路聞此言也
則[illegible]小
下之[illegible]
其[illegible] 又曰子路[illegible]其敝
[illegible]孔子但不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曰孔子之道修於家行於鄉施於國達於天下亦不
[illegible]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而已欲使天下之

爲子者皆致其孝[illegible]使天下之爲
父者皆致其慈[illegible]少者莫不[illegible]天下之爲朋
友者皆先施之然後朋友莫不信之[illegible]所以爲孔子
之志其[illegible]亦不
足以與此
楊曰子路之志推之及於朋友[illegible]無
[illegible]而
已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是[illegible]矣無事
乎推也
尹曰[illegible]
欲見聖賢氣象當於此致意焉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伊川解曰人能自知其過者鮮矣然知過非難也能
自訟之爲難自訟不置能無改乎
范曰見其過而內自訟則庶乎可以寡過矣非好學者
不能也故曰已矣乎恐終不得見之所以[illegible]
過者也
謝曰[illegible]之心以自攻其[illegible]不可[illegible]改也其惟
能推好己之心好人者能之乎
楊曰小人之過必文則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鮮矣已
矣乎[illegible]其未見也
尹曰[illegible]自訟不置能無改乎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伊川解曰[illegible]人不若己之

好學耳所以勉人學也
范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者不誣人也不如丘之好學
者不自誣也忠信則已與人同矣其異者特好學
也聖人必學先王之道然後[illegible]有己以[illegible]乃能
好學則亦已而已矣是以自名好學而不為矜也
呂曰[illegible]乎上學而已矣學之功可使愚者明柔者剛
苟不志於學雖聖人之質不免為鄙人而已自盡不欺
[illegible]實[illegible]者皆能之故十室之邑必有
謝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婦而冬裘渴飲而飢食皆
所謂忠信也其敢厚誣十室乎然不明乎善不誠其身
矣欲誠其身者其惟好學乎
楊曰人之於聖人非天之降材爾殊也求有其質也

雖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聖人好學以成
之耳蓋夫子不以聖賢自居而勉人以學皆此類[illegible]以
身教之也
尹曰忠信質也人誰無質乎於學則不如己之好也所
以勉人云爾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三上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三下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伊川解曰仲弓才德可使為政也
范曰仲弓可以為諸侯故夫子與之言皆治國之事論
語可見矣
謝曰簡以臨之莊以涖之為人上之道也仁而不佞其
才宜如此故曰可使南面
楊曰仁足以長人然後能治其國家雍也仁矣故可使
南面
尹曰南面謂可以為政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

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伊川解曰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則為疎
略仲弓可謂知旨者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
故夫子云可也　又語錄曰居敬而行簡者居敬則自
然簡居簡而行簡者似乎簡矣然乃所以不簡蓋先有
心於簡則多却一簡也居敬則心中無物是乃簡也
又曰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來喚做敬居敬則自然
簡居簡而行簡却是不簡只是所居者已剩一簡字
范曰易以乾德也簡者坤德也敬以直內簡以臨人故
堯舜修己以敬而臨下以簡子桑伯子其處己亦若待
人一之於簡而已非居敬而行簡堯舜之道也故曰雍之
言然

呂曰此兩章相發明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不見可使之迹故以後章對子桑伯子之言證之

謝曰此仲弓問夫子可使南面之語因以問子桑伯子可不可也與夫子與曾點同問二子之言如之何之意同也子曰可也簡其所以可以其簡故也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然其大而略其細者也若簡而行簡不事事者也仲弓所知如此其不可以南面乎

游曰子桑伯子之可也以其簡若主之以敬而行之則簡可也

楊曰子桑伯子為聖人之所可者以其簡也夫主一之謂敬居敬則其行自簡矣故簡而廉居簡而行簡則大簡矣非臨下之道也

尹曰以其居簡故曰可也中主於敬而行簡不亦可乎若居簡而行簡則大簡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伊川解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　又顏子所好何學論曰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

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

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
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
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
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又語錄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
則不遷　又曰發乎血氣者其怒不遷若鑑之照物妍
媸在彼隨物以應之怒不在此何遷之有　又曰小人
之怒在己君子之怒在物小人之怒出於心作於氣形
於身以及於物以至無所不怒是所謂遷也君子之怒
如舜之去四凶
或問不遷怒何也語錄中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否曰
是曰若是則甚易何須待顏氏而後能曰只被說得粗

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
如舜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人有可怒之事
則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
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
有怒於室而色於市若遷怒者也嘗見人有反於
甚者之以歸則懼或遷之於家矣顏子之好學豈肯而
何乃至此學者可不勉乎且怒一人對那一人說話
能無怒色乎有人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得如此
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則因物而未嘗有怒此不是甚
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見人有可喜可怒之事自家
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
橫渠曰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故怒於人者不使遷乎其身過於己者不貳於後也
又曰怒於人者不使遷於己過於己者不使貳於其身
范曰不遷怒者性不役於怒也不貳過者知而中節謂之和故雖
怒而不離於道未嘗遷也不貳過者知微也學者所以
學爲聖人其在兄顏性不能至也又于顏子則謂他門
弟子皆不與焉以則知好學者鮮矣
呂曰君子之學好學不貳人之有過己必怒之不使
于人之過改而當己而爲人之所怒是謂不遷怒有不
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謂不貳過皆爲己之學
者也
謝曰移此而之彼謂之遷蹈而副之謂之貳在之人不
貴不怒蓋怒未必不中節至於遷怒則必不中矣不患

有過蓋過不害其爲改之惡於貳過則必不改矣須于不
遷怒不貳過則其所存已之學也聖人之所以爲
聖以其生天理而忘人欲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以其盛
天理而滅人欲顏子之學也其於聖人猶有間是以謂
之好學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蓋其所學止於見聞
而已乎
游曰不遷怒者怒適其可而止無溢怒之氣也傳所謂
宜於家而後宜於國是也不遷怒者也不遷怒則發而
中節矣喜怒哀樂不可無也賢愚皆有中節之爲難
耳才成　知而改之則其如感記曰心有
所忿懥則不得其正心之學可
謂有所久不成謂矣　不復見之行

事也蓋惟聖人能寂然不動故無過顏子止於初動
而已故或有不善始萌於中而不及復行是其過在於
而行不貳過則於修身之學可謂自誠而正心以修身
繼而不息此孔子所謂好學而顏子所以三月不違仁
也若夫絕學者則心無所於正身無所於修毅然能存
復非特夫德而已矣此聖賢之辨也
楊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遷怒貳過皆
放而不知求者也顏淵克己復禮則遷斷道矣其所
以爲好學也歟如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爲問則其爲務
則其去聖學也遠矣
尹曰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
嘗復行故不貳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
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
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
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伊川解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爲夫子使義也而冉
子乃欲資之而爲之請夫子與之釜者所以示不當與
也求不達而請益則與之庾猶未達夫子之意故自
與之粟五秉故夫子非其繼富若赤之困則夫子必
周之矣原思爲之宰則與之粟九百辭其多故謂之曰
苟有餘則分諸鄰里鄉黨蓋亦有常祿也　又
語錄曰冉有爲之請粟則與之少原思爲之宰則與
之多者所以爲之而以必受蓋自有常祿而不得辭子華

出使於齊師使所資不當有所請冉子請之自不是故
聖人與之少他那曾不得又請益再與之亦少聖人寬
容不欲直拒他然冉子終不喻也
范曰夫子之道循理而已故周急不繼富以爲天下之
通義使人可繼也　又曰取予者義之端也君子無所
苟焉可以與則與可以無與則無與也在子華則不與
非爲吝也在原思則當與非爲施也故雖多不得辭義
可以取則鄰里鄉黨所當及也推此以及天下無不均
之患矣
呂曰富而與人分之則廉者無辭於富
謝曰此聖人示人以辭受取舍之道也君子之於辭受
取舍之際非欲悅人之耳目哉亦稱其情而已故當有

所不繼當以一己之私分害天下之公義哉故示有所
不辭與之釜與之庾意其祿秩所當得者如此至於與
之粟五秉則繼富矣繼富於肥馬輕裘之家則其於所
識窮乏者得我當如何也此可以爲侈視有不可以爲
惠也宰而受粟義也辭粟於爲宰則辭與之於天下何
敢受也此可以爲自潔而不可以爲義要之二者皆未
免乎有意至於無意者則非所當與而不與非所
當辭而不辭非貪
游曰祿以稱事所以食功也今原思爲之宰而常祿不
受則食功之義廢矣蓋凡所當得則勿辭不失其爲
廉若使有餘猶可以及以與爾鄰里鄉黨有相賙
之義

楊曰君子之於辭受取予之際苟非其道一介不以取諸人苟以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而世或以簞與為吝為取為廉者皆不知此也以冉求原思之辭請不免是見世之紛紛者乎

尹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而冉子為請粟焉與之釜者所以示不當與也求不達其意而請益與之五秉故夫子非之　又曰原思之辭常祿使其有餘則分諸鄰里鄉黨者凡取予一適於義而已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伊川解曰擬多曰字角始角也可用騂也

横渠曰犂牛之子雖無全純使其色騂且角不害其為大祀所取大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

范曰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係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

呂曰祭祀之牛角繭栗角握則用牛之子可知牛色雖不純而騂且角猶可以用山川蓋大者立小者不拘未害也

謝曰此言人不繫其類也牛色繫於天然何嘗有不可變者然犂牛之子有騂且角雖欲勿用不可得者可以人而不如乎蓋人性與於是可以原無定也在念與不念耳

游曰犂騂且角雖犂牛之子不廢也人之有子猶是焉故瞽不以瞽瞍而廢舜不以鯀而廢禹聖人立賢無方如此

尹曰[illegible]犂牛之子雖非純全然使其色騂且角縱不為大祀所取大祀小祀亦必取之謂仲弓為立其大者人所不棄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伊川解曰回三月不違仁得一善則服膺弗失其餘則日月至焉言心存於仁非能至仁也　又語錄曰三月言其久過此則聖人也不違仁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意便是不仁（[illegible]）　又曰日月至焉而已矣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迥然別須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　又曰三月言其久天道小變之節蓋言顏子經天道之變而為仁如此其終久於仁也　又曰三月不違仁言其久也然成德事（一本無事字　一作其字）

横渠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范曰回之於仁一時而不變則其久可知其餘則有時而至焉不若回愈久而弗失也夫子之於仁慎其所以取與人者至矣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猶不得見[illegible]而獨稱回三月不違仁可謂仁也已

[illegible]仁為德[illegible]行者莫能至雖聖人[illegible]然後能不[illegible]之可久而已其下隨其力[illegible]之久進也三月不[illegible]久也以身之而未能性之故久則不能不懈　又[illegible]之學必致養其氣養

之功有緩有速則氣之守有遠近及其成性則不繫所稟之盛衰如顏子之所養苟未成性其於仁也止於三月久之猶不能無違非欲違之氣有不能守也而日月至焉者從何如矣若夫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其義將與天始終無有歲月之限故可久則賢人之德如聖人則不可以久言　又曰大而化之則己與天地一故其為德自強不息至於悠久博厚高明莫之能已也其次則未至於化必繫所稟所養之盛衰故其為德或久或不久孰使之然非致養之功不能移也如顏子所稟之厚所養之勤苟未至於化雖與日月至焉者有間然至於三月之久其氣亦不能無衰雖欲勉而不違仁不可得也非仁之有所不足守蓋氣有不能任也猶有力者其

力足以負百鈞而日行百里力既竭矣雖欲加以一鈞之重一里之遠而力不勝矣故君子之學必致養其氣而成性則不繫所稟之盛衰所謂縱心所欲不踰矩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安得違仁者哉可久賢人之德須于其幾矣

謝曰回之為人語其所知雖出於學然卻於仁知矣語其成功雖未至於從容亦不可為勉強矣三月不違仁仁熟矣特未足以語聖也亦未達一間之稱爾三月特以其久故也古人三月無君則弔去國三月則復以人以一日不見如三月今夫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皆久之意

游曰仁人心也不可須臾離也猶飢之於食渴之於飲一日間之則必死仁亦猶是苟有命矣人心一日不虛於仁則不足以為人尤仲尼嘗歎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當時之人不能一日用其力於仁又安有居仁存心三月之久如顏子者其進者對彼而言之不違則心常存於仁矣

楊曰三月不違未能無違也然而其復不遠則與日月至焉者異矣記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蓋非聖人孰足以與此　又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其不為可知矣

侯曰顏子三月不違仁便是不遠而復也過此則通天通地無有間斷便是聖人孔子許顏子者常在從化不化之間顏子所以自處亦如是　又曰如天地之化之

私化育流行無窮無間息何可謂之仁矣

尹曰三月言其久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日月至焉心存於仁而不久故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伊川解曰季康子問仲由子貢冉有其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范曰季康子問弟子可用之才夫子各以其才而告之子謂仲由可使治千乘之賦求也可使為百乘之宰而由也自謂為千乘之國可使有勇且知方也自謂可使足

民蓋二子之志止於如此故曰果曰達曰藝及其相季氏也
爲具臣而已矣子貢之達可以使門者而猶當爲之病
三子者及聖人之門猶如此臣是以知天下之才難也
呂曰果則有斷達則不滯藝則善於治可使從政也
謝曰夫子嘗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
爲學者豈徒誦說云乎故精微性而見於民物之間也
此豈優游不斷無智不才者能之乎果達藝有一於此
然後足以從政也三子聖門學者其性行或侃侃或行
行於克己獨善雖季氏猶知其有餘也而特以從政問
於夫子蓋陋儒之所短正在乎此
楊曰片言可以折獄以其果也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
色慮以下人然後謂之達知禮樂射御書數然後謂之
藝三者有一焉則於從政乎何有
尹曰人各有所長能取其所長皆可用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
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伊川解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
人而已
范曰閔子顏淵之倫也不仕於大夫亦不仕於諸侯以
仲弓之賢猶爲季氏宰若顏閔者夫子之得邦家斯仕矣
謝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
況閔子騫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
不啻如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有不然者
公山弗擾佛肸叛人也召夫子夫子欲應之季氏雖不

臣大豈不知我而欲以爲宰也閔子辭之何也蓋於亂
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在他人則不可所謂磨而不磷
涅而不緇蓋其變化莫測人雖欲殺之亦不可得也況
召而汙之乎自聖人而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
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於衛求
也爲季氏附益夫豈二子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智又
無克亂之才故也則閔子其賢矣乎
楊曰孔子之門惟顏淵閔子未嘗仕蓋隱而未見也樂
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於二子見之矣
尹曰仲尼之門不仕於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
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范曰夫子於顏淵之死冉伯牛之死皆曰命也言天之
命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能盡
人之道則能窮理窮理則能盡性盡性則至於命故孟
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天之所
爲非人之所爲也立巖牆之下而死者人之所取非天
之所爲也顏淵冉伯牛皆盡其道而死者故曰命
謝曰病者皆於牖下屬纊以俟氣絕之時故趙簡子誓
其衆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死於牖下自牖執其手
子入之寢人子與之永訣之意說者以爲惡疾不欲人
見恐不然善人之死不必夭折然後謂之不幸故曰亡
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楊曰不知顏疾則其疾有以致之而夭者伯牛無是也

故曰命矣夫
侯曰夫子嘗以德行稱伯牛矣於其將亡也宜其痛惜之故再歎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亦非可愈之疾亦不幸短命之意也
尹曰癩病也伯氏謂有惡疾不欲人見其不然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明道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　又曰樂莫大焉樂亦在其中不改其樂須知所樂者何事
伊川解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　或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賤在陋巷何以異先生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其本心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　又曰仁者在己何憂之有凡不在己逐物在外皆憂也樂天知命故不憂此之謂也若顏子簞瓢在他人則憂而顏子獨樂者仁而已　鮮于侁問顏子何以不改其樂曰知其所樂則知其不改君謂其所樂者何也曰樂道而已曰使顏子以道為可樂而樂之則非顏子矣侁以語毗陵鄒公浩公曰吾今始識伊川面　又曰天下有至樂惟反身者得之而極天下之欲者不與存焉　又曰顏子簞瓢非樂也忘也　先生有講是章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及當講此章門人皆疑將何以為說及講陳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

義在所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
范曰顏子之樂　簞瓢不損雖得天下亦不加焉其所學者道也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顏子豈樂夫貧賤哉處貧賤而不改則富貴亦不能移矣夫處貧賤而能樂則處富貴而能安博施濟眾修己以安百姓堯舜猶以為病此富貴之憂也
呂曰禮義悅心之至不知貧賤富貴何以吾之憂樂
謝曰有所欲不得所欲則不樂回也心不與物交故無所欲無不得其所欲此所謂天下之至樂於此將以求顏子之用心果何所在且不可得而況改其樂歟
游曰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動其心改其樂也知其所樂則知其不改
楊曰居天下之廣居其樂豈加焉窮居陋巷簞瓢之貧能改之哉故夫子賢之學者知顏淵之所以樂則可與入德矣
尹曰簞瓢陋巷非有可樂能不以眾人之所憂改其樂故曰賢哉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伊川解曰冉求言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夫子告以為學為己未有力不足者中道而自廢耳所謂力不

足者今汝自止非力不足也
范曰冉求學於夫子不能有終而患力之不足此丘陵
學山不至於山者也堯舜之道行之則是豈曰不可為
哉
呂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如不足廢決不能行冉有
不行非力不足也自畫而已
謝曰欲為而不能為是之謂力不足能為而不欲為是
之謂畫以畫為力不足其亦未知用力與使其知所以
用力豈有不足者其亦未知夫子之道與使其知說夫
子之道豈肯畫也
楊曰今女畫謂其非力不足也蓋求也退故孔子勉進
之如此

尹曰力不足者必中道而廢今求也非力不足也自止
之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伊川解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
范曰君子儒學其內小人儒徇其外君子所治者本小
人所務者末子夏聞夫子之道而樂出見紛華盛麗而
悅夫子以其執德不弘信道不篤故以此戒之
謝曰志於義則大足以謂之君子志於利則小足以謂
之小人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
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
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是
以夫子語之以此

楊曰君子小人之分義利之間而已
尹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
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伊川解曰行不由徑動必從正道　又語錄或問徑是
小路否曰只是不正當處如絕田畔之類不必不由小
路昔一人因送葬回被從者引自一小路歸已行數里
方覺不是卻須要回就大路若此非中理若使小路便
於往來由之何害
范曰武城之為邑小而未嘗無賢人子游為武城得
其人則治道興已矣故夫子先以得人為問夫以武城
猶不可以無人也而況天下豈無其人哉其可以無人

而治乎故舉武城則天下可知矣為澹臺滅明以不至偃
室為賢天下之大必有不召之臣則君尊而國重矣
謝曰觀善人者於小事猶足以知之如觀水之瀾可以
知其有源也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亦可
以知滅明之賢矣行不由徑則其意無欲速非公事未
嘗至於偃之室則其意不為嘔濡以媚悅人觀此則澹
臺滅明簡易正大之情可見矣
楊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澹臺滅
明者非有道而行正己而不求於人不能若是也後世
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
氏之徒其孰能知之以為得人乎
尹曰行不由徑動必從正道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范曰有功而不伐唯禹能之戰勝者以先為功不勝者以後為功凡衆必有爭故以後為其功必有於殿以謙為美夫子之於人苟有善必稱焉取其合於理者以教人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

呂曰人之不伐能不自言而已孟之反不伐則以言以事自掩其功加於人一等矣

謝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人欲自滅天理自明大進其必自之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蓋亦未知所以擇術也擇術之要莫大於不伐久之則凡可以矜己夸人者皆為餘事矣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

敢後也馬不進也則其於不伐亦誠矣後之學者無志於學則已有志於學師孟之反可也

楊曰殿而後而自謂馬不進故夫子稱其不伐則其功著矣

侯曰孟之反殿魯之師有功而曰非敢後馬不進也可謂不伐矣

尹曰師奔而殿是難能也而又不有其功故稱其不伐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伊川解曰無祝鮀之佞與宋朝之令色難乎免今之世必見憎疾也　又論說曰佞才辯也不有祝鮀之佞與宋朝之美難免今世之害矣　又曰祝鮀佞所謂巧言宋朝美所謂令色當衰世非此難免

范曰祝鮀口才宋朝而美有朝之令色而無鮀之巧言猶難免於當世此疾時之好佞也人君豈可不以佞為戒而遠之哉

呂曰佞以言令色可以免今世之患

謝曰蓋惡直醜正衰世之風善觀世之治亂者如此

楊曰世道衰遊談之世方以辯給相傾非巧言令色以取容寵難乎免矣言此蓋傷之也

侯曰尚言佞為不宜

尹曰無鮀之巧言與朝之令色難免乎今之世必見憎疾矣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伊川解曰道不可須臾離也事必由其道猶出入之必由戶也

范曰行必由道如出入必由戶人皆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蓋由之而不知者凡民也知而由之者賢人也知出必由戶則無穿窬由徑之行矣知行必由道則無非僻不正之心矣

呂曰出而不能不由戶則可行而非達道也哉

謝曰道之得名以其人由之而不可離也道在父子夫婦之閒視聽食息之際果可以離人乎此異端起或提挈仁義或絕滅倫類然後人始以道為虛無寂寞矣

楊曰道無適而非也孰不由斯乎猶之出必由戶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耳

尹曰道不可離可離非道猶出入必由戶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伊川解曰君子之道文質得其宜也　又語錄曰史乃
周官府史胥徒之史管文籍之官也故曰史掌官書以
贊治文雖多而不知其意文勝正如此也
范曰凡史之事皆文勝質者也失其義陳其數皆史也
固有史之弊亦止於文而已無取於質也野人則有質而
已矣而無文爲故野於禮史文質之反也君子之在官者
亦曰史則與野人異矣不野不史然後謂之君子
呂曰史者治書之稱治官府之文書曰史如府史之史書爲
贊誠亦曰史如周史之史
謝曰禮不下庶人故其容多僬僬君子將以威儀故其

容多濟濟如曰質猶文也則其容僬僬可以爲君子矣
如曰文猶質也則其容濟濟可以爲君子矣然而皆不
君子者蓋德不足必無文質相稱之理欲直情則不免
於野欲修容則不免於史其惟君子然後能文質彬彬
乎此發於自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者也此觀人
之大要
楊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二者不可以相勝故文質彬
彬然後君子然質之勝文則有其質矣猶之甘可以受
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
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尹曰史文勝而理不足也唯君子文質得其宜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明道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
伊川解曰人類之生以直道也欺罔而免者幸耳
橫渠曰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
禍於回則免難於苟也
范曰人之性善故其生直直誠也罔無知也生於罔詐
之心非人道也其亦在窮而不知其名爲罔思之至也
此豈非幸哉不亦可於害也由罔生罔則生難故學
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殆以自以濟亦曰罔以
[illegible]得不全其能免者幸
游曰人之生直道而行足以免於世無常之人其免
[illegible]而已罔如剝無常者也
謝曰順理爲直天地神人之所共好也人無一不慊於

理義則仰不愧俯不怍不見非於明則不見責於幽其血
氣亦將安佚恬愉此其所以能生於罔則不直不直者
不惟內焦勞於血氣亦天地神人之所共惡也此其不
死亦幸矣
游曰直者循理之謂也惟其循理故能盡生之經與直
養之直罔合於發罔則失其直也遠矣
楊曰人皆盡人道者也不益生不助長故其生也直不
誠無物則罔有死之道焉其生也幸而免已　又曰人
之生也直是以君子無所往而不用其直則心得其正
矣以乞醯證父爲直不得其正者也古人於幼子常示
無誑所以養其直也有以矣
尹曰直性也罔[illegible]而免謂得免者幸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明道曰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樂好之者如遊他
人之園囿樂之者則己物爾然只能信道亦是人之難
能也
伊川解曰非有所得安能樂之　又語錄曰知之必好
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底事
果能造次顛沛必於是豈有不得之理　又曰知之者
在彼而我知之也好之者雖篤而未能有之至於樂之
則爲己之所有
范曰知之者不如好之之篤也好之者不如樂之之安也學
至於樂之而後可以語成矣孟子曰樂則生矣生則惡
可已也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樂者天下之至和

也
呂曰知之則不惑好之則勉樂則不可已也
謝曰知有是理未必爲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未必無
所厭故不如樂之者至於樂則無厭斁取捨忖於是矣
楊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則知之非難矣知之而不
能期月守者好之不至也好之矣必心有得焉而後樂
此知好樂之辨也
尹曰知之者知有是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
有所得而安之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明道曰上知高遠之事非中人以下所可告蓋踰涯分
也

伊川解曰不卑而語之高安能入也　又語錄曰中人
以上中人以下此謂才也然則中人以下者終於此而
已乎曰亦有可進之道也
范曰中人以上可入於上智故可以語上中人以下可
入於下愚故不可以語上人之材各有可以語上有不
可以語上由學與不學故也
謝曰此章言上下二等之品所以語其極而淺深若
未足以及之者各之類
楊曰有中人上下者以其質也不失人不失言知者能之
尹曰不卑而語之高未有能入者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
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明道曰民之所宜者務之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
也人之所以近鬼神而褻之者蓋惑也故有非其鬼而
祭之淫祀以求福知者則敬而遠之　又曰先難克己
也　又曰務民之義如項梁立義帝謂從民望者是也
敬鬼神而遠之所以不黷也知之事也先難後獲先事
後得之義也仁之事也
伊川解曰能從者好之所義者知也鬼神當敬也親而
求之則非知也以所難爲先而不計所獲仁也　又語
錄曰民亦人也務人之義知也鬼神不敬則是不知不
遠則至於瀆敬而遠之所以爲知　又曰只此二句說
又曰今人多信鬼神者只是惑惡者又不能敬能敬
能遠可謂知矣又曰知鬼神之道然後能敬能遠語曰亦

未說到如此深遠處且大綱說當敬不惑也又問今人奉佛莫是惑否曰是也敬佛者惑不敬佛者只是未見不信然則佛當敬乎曰佛是胡人之賢知者安可慢也至如陰陽卜筮擇日之事今人信者必惑不信者亦是孟浪不信如行忌太白之類如太白在西方不可西行有人在東方居不成都不得西向行又却利行日忌矣日便不忌矣日不成不行太白也如使太白爲一人爲之則鬼神亦勞矣如行忌日之說大抵人多記其偶中者耳

又問有爲而行者皆先難也如利仁是也古人惟知爲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

范曰君子之所有事惟務民育德而已務民之義所以務民也鬼神幽而難明敬而遠之所以明民也仁者先

難而後獲者所以育德也

呂曰當務爲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爲此樊遲可進於知與仁之實

謝曰務民之義知以義爲利者也敬鬼神而遠之知鬼神之情狀也兩者皆非淺近者所可窺是以謂之知難以有爲之有志若既之艱阻若從後得皆其心不易忘乎其心不爲其必有獲矣於此時可以見仁焉

楊曰知者知仁義而不去是也樊遲學稼圃民務之事而亦非義也記曰之死而致生之知者不爲也又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盡其變也幽明異致而役視焉知者不爲也故問知以是告之仁者其言也訒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則不可易爲也存熟之而已故問仁以先難後獲告之

尹曰能從事於所義者知也鬼神當欽者親而求之則非知也以所難爲先而不計其所獲仁也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伊川解曰樂喜好也知者樂於運動若水之流通仁者樂於安靜如山之安止知者得其樂仁者安其常也

又語錄曰樂水樂山與夫動靜皆言其體也知者樂凡運用處皆是仁者只是靜而言仁可以兼知知不可以兼仁如人之身統而言之則只謂之身別而言之則有四肢 又曰知如水之流仁如山之安動靜仁知之體也動則自樂靜則自壽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又曰樂山樂水氣類相合

范曰知者達而不息故樂水仁者安於所止故樂山動則能和故樂靜則能久故壽非深於仁知者不能形容其德也

呂曰山水言其體動靜言其用樂壽言其效臨義入神庸非樂乎安者得非壽乎

謝曰仁知合謂之聖曰非聖人仁知必有所偏故其趨向各異則其成功亦不同也內有所感者外有所樂此樂山樂水所以不同也以其明是以周行而不殆以其靜是以獨立而不改以其成物是以動以其成己是以靜以得其用故樂以得其體故壽若夫無樂也無所不樂也動亦靜靜亦動仁知不足以名之若其所樂有不存焉者又何可以

游曰仁者安仁得於所性之妙不遷本不忘本不遷倚以喪其天不蔽生以傷性可以保身可以養生可以盡年故身年享國皆可長久若堯舜文王皆以壽自終是也

楊曰知之故樂水安之故樂山利故動安故靜壯大御尊人爽物使得盡其性故眾皆得便其與天為一故壽

尹曰知動也如水之通流仁靜也猶山之安靜得其樂者知也得其壽者仁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伊川解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為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為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廢舉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 又語錄曰齊經管仲霸政之後風俗尚權詐急衣食魯之風俗不如此又仲尼居之當時風俗亦甚美至漢尚言魯之學天性此只說風俗者謂聖賢則周公自不之魯太公亦未嘗之齊又謂齊經田常弒君無君臣上下之分也不然 又曰齊魯國勢衰而君臣父子之大倫猶在愈於齊國故曰一變而至於道

橫渠曰齊政之弊[illegible]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并壞其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道

范曰齊魯有太公周公之餘化故其變也易齊一變可使如魯之治時也魯一變可使如周公之有道也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魯有周公之典法存焉可舉而措之一變而至道非聖人之所難也孟子以齊王

猶反手也況夫子之於魯乎

呂曰齊政雖修未能用禮魯秉周禮故幾於道

謝曰齊魯之異乃周公太公道化不同齊自管仲之後與晉楚爭霸而不法先王降禮義者多矣至於魯獨以弱守國故其氣習有近於王道而況周公之典籍猶在人存而政舉一變可以至於道矣

游曰齊雖強大乃成公一變而為霸則王道不復存焉魯雖削弱猶周公之法則猶在有王者作取法於魯則文武之道煥然在是矣

楊曰魯雖失道而周公之法猶存焉齊更管仲則其法蕩然矣故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則至道

尹曰齊自管仲用霸道變亂太公之法盡矣魯雖日廢墜周公之法而尚有存者未嘗變亂故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也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伊川解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君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 又語錄曰觚之為器不得其法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天下之事亦猶是也

范曰觚之為器必有法焉不合於法則不觚不觚則不足以為器矣故曰觚哉舉一器而天下莫不皆然人而不仁則不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呂曰名失其實則[illegible]猶在觚

謝曰觚之所以為觚者以其合度也器不合度尚何觚

之可名哉猶學者一不中節雖賢者猶爲過之則非禮
之禮非義之義雖禮非禮也雖義非義也
楊曰名者人治之大故孔子爲衛以正名爲先觚而不
觚則何爲哉
尹曰觚之不觚不得爲觚矣猶爲君必盡君道爲臣必
盡臣道推之事物亦如是而已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
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明道曰宰我言如井有仁者當下而從之否子曰君子
可使之往不可陷以非其所履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
其道　又曰言可使之往不可陷以罔
伊川解曰宰我問仁者好仁不避難雖告之以赴井爲

仁亦從之乎夫子謂不然君子可使之有往不可陷之
於不知可欺以其方不可罔以非其道
范曰宰我以爲仁者唯善之從或告之以井有仁焉其
將入井而從之與夫子以爲不然君子可見不善則去
可逝而去也而不可使爲不義入井則陷於非義也可
欺以其方不可陷以非其道如校人之欺子産是也豈
以非有仁而遂從之乎宰我信道不篤憂爲仁陷害而
不知孝子仁人之於不義雖君父之命亦不從也豈得
而罔之乎
謝曰井有仁焉猶言自投陷穽以施仁術也已已自陷
仁將何施當是時也君子可往以思救不能自陷以行
救可欺之以可救不可罔之使必救

謝曰不可逝不可欺則是逆詐億不信也可陷可罔則
是不知也仁者之所爲正不如是宰我親炙於聖人尚
疑仁者之用心則信乎仁者之難知也
楊曰君子之於人不逆詐不億不信則疑若可陷也故
宰我以是問之
尹曰宰我問仁者不避患難雖告之以赴井爲仁亦從
之乎夫子謂不然君子可使有往不可陷以不知可欺
以其方不可罔以非其道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明道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所謂約
之以禮者能守禮而由於規矩也未及知之也止可以
不畔道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

次也與此相近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
是已知之而進不止者也
伊川解曰博學而守禮雖未知道亦可以弗畔於道
矣　或問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曰此是顏子稱聖人
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只是如此既博之以文而後約之
以禮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與約相對
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博學多識多聞多見之謂約
是使之知要也又問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此同
否曰之兩則是淺近說言多見聞而能約束以禮雖未
能知道庶幾可以弗畔於道此言善人君子多識前言
往行而能不犯非禮者爾非顏子所學於夫子之謂也
又問此莫是小成否　曰亦未是小成去知道甚遠如多

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謂見其知之甚異此只是聞見者也　又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此非自得也然而能守也又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以勉中人之學也

横渠曰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畔而去

范曰揚雄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學文者莫不欲博從之以禮則不至於泛矣人如是僅可以不畔於道而已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猶農夫之無疆場也其不入於異端邪說者鮮矣

呂曰學貴乎造約愈約愈深博文約禮非其至者然在人事莫非當務故於道也雖未深造亦可以弗畔於道

謝曰知博而不知約則失於無統知約而不知博則失於無徵由博而知約猶知四旁而識中央也故可以弗畔蓋此道舉而措之天下則有不可窮之事業反而求之一身則有不可易之理義由事業故有文由理義故有禮其學然不由博而徑欲取約者恐不免於邪遁也

楊曰博學於文不知所以裁之則或畔矣約之以禮所以裁之也歸於中而不出於大防則弗畔矣

尹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於道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伊川解曰南子非正嫡君以為夫人使見夫子夫子雖不顧見安能拒之乎子路以夫子之被强也故不悅夫子為陳不得已之故而謂之曰吾道之否塞如是蓋天厭之猶天喪予也　又語錄曰子見南子子路不悅以孔子本以見衛君行道反以非禮見迫數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否合乃否塞之否　又曰孔子之見南子禮當見之也南子之欲見孔子亦其善心也聖人當得而拒之子路不悅故夫子矢之曰予所以否塞者天厭之天厭之言使我至此者天命也矢陳也　又曰經是邦必見其寡小君則孔子之見南子禮也然子路不悅孔子何以不告之曰是禮也而必曰天厭之乎曰道之將興也與使孔子而得志則斯人者何所容也否則安得不歸之天厭之哉　又曰見所不見古者大饗夫人有

見賓之禮靈公以妄為夫人既以夫人處之使孔子見於是時豈得不見

横渠曰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我爾不為已甚也也是

范曰古者仕於其國必見小君禮也南子以不正聞於諸侯夫子以事君之禮當見之既以為君豈以略其禮哉子路不達故不悅夫子以子路之粗不可以禮告也故告之以已所以否之使深思也予所否者有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人厭之者棄絕之也

呂曰道之不行人實厭之此聖人所以不避小君禮所當見南子無德子路所以不悅孔子以為使我不得賢小君而見之天厭乎吾道也矢陳也

謝曰見南子在當時君臣皆以爲非禮在子路之意獨不然直以爲浼夫子是以不說孟子嘗謂夫子於衛靈公有際可之仕至於此則行道之意其亦已矣故於子路不說也而其見而誓之曰我之所否者非人也天之所厭者胡爲不說哉樂天而已矣

楊曰子見南子包承者也此大人處否而亨之道衛人以爲過吾國者必見吾寡小君則孔子安得而不見不見則亂羣矣使孔子而得位則以妾爲妻者固將正之也否而無可爲之將則天實喪之人如之何哉子路不說包羞者也蓋過乎中則失所謂包承者矣　又曰南子衛靈公之妾以妾爲妻五霸之所不容况孔子而可以見之乎子路所以不說也然當是之時窮爲旅人不

得而正之者天實喪之也孔子而得位固將正之也然衛之人皆以爲小君而謂過吾國者必見吾寡小君則孔子安得而不見之否之時包承小人吉此大人處否而亨之道也

尹曰臣聞師程頤曰南子非正而衛君以爲夫人使見夫子夫子雖不願見安能拒之乎子路以夫子爲被辱也故不悅夫子爲陳不得已之故而謂之曰吾道之否塞如是蓋天厭之猶天喪予也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伊川解曰中庸天下之正理德合中庸可謂至矣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鮮有中庸之德也　又語錄曰中庸之爲德民不可須臾離民鮮有久行其道者也

范曰中庸者無過與不及而可常也君子之行不爲過則爲不及夫惟過與不及是以不可常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故中庸爲難民言鮮能者人皆有是德而鮮能也明乎中庸之道則人皆可以爲堯舜矣

呂曰中庸者經德達道人所共有人所常行不能至者不能久而已

謝曰中不可過是以謂之至德過可爲也中不可爲是以民鮮能久矣

楊曰夫道止於中而已矣過乎中則爲過未至乎中則爲不及也故以中庸爲至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是鮮久矣或問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何也曰至所謂極也極有屋之極所處則至矣

下是爲不及上焉則爲過或者曰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處人如此則是聖人所以自待者常過而以其所賤者事君親也而可乎然則如之何曰高明則中庸也高明者中庸之體中庸者高明之用耳高明亦猶所謂至也　又曰道止於中而已出乎中則過未至則不及故唯中爲至夫中也者道之至極故中又謂之極屋極亦謂之極以其中而高故也極高明而不道中庸則賢智之過也道中庸而不及乎高明則愚不肖之不及也世儒以高明中庸析爲二致非知中庸者也以爲聖人以高明處己中庸待人則聖人處己常失之過道終不明不行與愚不肖者無以異也夫道若大路行之則至故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其爲孝弟乃在乎行

此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能之事皆夫婦之愚所與知
者雖舜顔不能離此而爲聖賢也百姓日用而不知
耳
侯曰民不能識中故鮮能久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無
非中者故能久矣易之恒曰君子立不易方恒久也聖
人得中故能常久而不易
尹曰中庸天下之正理德合乎中庸可謂至矣人知擇
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故曰民鮮能久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
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明道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

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
不屬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
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
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又曰博施濟衆云必
也聖乎者非謂仁不足以及此博施濟衆乃功用也
又曰能近取譬反身之謂也　又曰博施濟衆非聖人
不能何干仁事故特曰夫仁者立人達人能近取譬可
謂仁之方也已使人求之自反便見得也雖然聖人嘗
不盡仁然教人不得如此指殺　又曰以己及物仁也
推己以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
伊川解曰博施厚施也博而及衆堯舜猶病其難也聖

人濟物之心無窮己也但患力不能及耳聖人者人倫
之至惟聖人能盡仁道然仁可通上下而言故曰何事
於仁必也聖乎　又曰恕者爲仁之方也　又語錄曰
論語有二處說堯舜其猶病諸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
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者聖人之心非不
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然所養有所不贍此病施之不
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而治不過九州者聖
人之心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然所治有所不及
此病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
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　又曰博施濟衆仁
者無窮意　又曰聖則無大小至於仁兼上下大小而
言之博施濟衆亦仁也愛人亦仁也堯舜其猶病諸者

猶難之也博則廣而無極衆則多而無窮聖人必欲使
天下無一人之惡無一物不得其所然亦不能故曰病
諸修己以安百姓亦猶是也　或問博施濟衆何故仁
不足以盡之曰既謂之博施濟衆則無盡也堯舜之治
非不欲四海之外皆被其澤遠近有間勢或不能及也
以此觀之能博施濟衆則是聖矣　或問堯舜其猶病
諸曰聖人之心何時而已　又問仁與聖何以異曰人
只見孔子言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便謂仁小而聖大殊
不知此言是孔子見子貢問博施濟衆問得來事大故
曰何止於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通上下言之也聖則
其極也聖人人倫之至倫理也至極也既通人理之極
更不可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

仁道亦曰仁而已此通上下言之也如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又却是仁與聖俱大也大抵盡仁道即是聖人非聖人則不能盡仁道　又曰孔子語仁而曰可謂仁之方也已何也蓋若便以爲仁則反使不識仁只以所言爲仁也故但言仁之方則使自得之以爲仁也

又曰方術也　又曰方道也　又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博施而能濟衆固仁也而仁不足以盡之故曰必也聖乎　又曰立人達人爲仁之方强恕求仁莫近言得不濟事亦須實見得近處其理固不出乎公平公平固在用意更有淺深只要自家各自體認得　或問子貢曰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仁聖何別

曰此子貢未識仁故測度而設問也惟聖人爲能盡仁然仁在事不可以爲聖又問堯舜其猶病諸衆乎曰誠然也聖惟恐所及不遠不廣四海之治也孰若兼四海之外亦治乎是嘗以爲病也博施濟衆事大故仁不足以名之　又曰聖乃仁之成德謂仁爲聖譬由雕木爲龍木乃仁也龍乃聖也指木爲龍可乎故博施濟衆乃聖之事舉仁而言之則能近取譬是也　又曰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之至仁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爲仁之方也醫書謂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楊曰仁道有本近取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衆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其道

范曰博施者德無所不施也濟衆者人無所不濟也普天之下無幽遠不及乃可爲博施億兆之衆無一夫不獲乃可爲濟衆此雖堯舜亦病未能也伊尹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孟子以爲聖之任言能以天下之民爲己任而思濟之也夫自以爲不足則將有餘伊尹任之故以爲辜堯舜性之故以爲病此所以參於天地也子貢疑此未盡於仁而不知乃聖之事夫學者以大爲小以小爲大皆未識夫仁者也

呂曰博施於民仁之事能濟衆聖之事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博施濟衆乃聖人之事堯舜猶病非子貢所及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不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與近而可入是乃爲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謝曰博施濟衆亦仁之功用然仁之名不於此得也子貢直以聖爲仁則非特不識仁并於聖而不識也故夫子告之曰必也聖乎又示仁之方也已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亦非仁也仁之方所而已知方所斯可以得仁之體矣若夫識仁之本體則可以知天地之心矣

尹曰堯舜之仁不得爲急親賢而已以天下之廣人物

之堯舜欲博施而濟之雖堯舜不能不以為病也君子之仁道習是故觀孔子所以告其門人其義可知矣故顏淵問仁則曰克己復禮為仁仲弓問仁則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則所謂仁者何事於博施濟衆乎我欲仁斯仁至矣故又告之以為仁之方使知所從也由是而求之可謂仁矣

尹曰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聖人非不欲少者衣帛食肉然其於養有所不贍若此之類為其施之不能博也聖人之治非不欲四海之外皆被其澤然其治不過九州若此之類為於濟之不能衆也博施濟衆堯舜猶病其難故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非仁小而聖大也蓋仁可以通上下而言聖則其極也今有一事之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仁之道亦不過曰仁而已盡仁之道非聖不能故曰必也聖乎推己之恕以及人乃為仁之方也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三下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四上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伊川解曰傳述而不作信古而自比於老彭也

又語錄曰述而不作聖人不得位止能述而已

范曰夫子之於六經未嘗有作而皆述也述信聖人不欺後世故能好古不信而不好古也堯舜稽古亦述而已矣亦信而已矣竊比於我老彭所以尊古人言不自我始也人君豈可不以先王為法哉

呂曰老彭殷周之老成人二者皆老彭之事故孔子取之

謝曰事有述有作至於道則無述作之殊時有古有今至於道則無古今之變夫子謂二三子之意以為我既聖矣恐其矜己而造異也其意若曰我何以異於人哉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自比於老彭耳彭之為人不可考其跡何要之必其明古昔稱先王以名世者

楊曰孔子於老彭不同道而竊自比之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而已然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然則孔子亦有作與曰春秋之時詩非盡亡也黍離降而為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則無政春秋所為作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前此未之有謂之作者以是然而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竊取之於是亦不過述之而已矣

尹曰老彭不可考也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亦然信

古而傳述之不敢當作者云耳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伊川解曰默識而無厭倦者有諸己者也何有於我哉
勉人學當如是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
且智夫子既聖矣以仁智而言也　又語錄曰默而識
之乃所謂學也惟顏子能之故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
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言顏子退而省其在己者亦足
以發此故仲尼知其不愚可謂善學者也
范曰聖人之於言皆不得已默而識之者不言而喻也
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三者皆進德而不已故夫子
自以為有之
呂曰默識所以存諸心學不厭所以成諸己誨不倦所

以成諸人合內外物我之道也我之道舍是三者復何
所有
謝曰識非知識之識乃誌識之識默而識之猶曰默而
不忘也蓋人之於道有所見所聞或終身誦之者可謂
好矣非默而識之有得諸身者矣非默而識之蓋己與
道未免為二物也至於默而識之則與道契猶以水
投水方且滿意自得何暇發於言語之間哉此道聽塗
說聖人不罪其掠美擴善特哀其德之棄也學不厭誨
不倦子貢論之矣
楊曰默而識之蓋有言意之所不能及者學而不厭智
也誨人不倦仁也仁且智則既聖矣是乃所以為夫子
也

尹曰默識而心通力學而日新勤以教人孰能若孔子
者哉明而教之入德之序也充而至之則聖人矣曰何
有於我是以勉學者云耳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
憂也
伊川解曰憂如是則德日新矣
范曰德必修而後進學必講而後明徙義以崇德改過
以修慝憂此四者所以為人法也
謝曰見道易惟修德然後可以得道言道易惟講學然
後可以明道聞義不能徙與不聞同不善不能改則安
於自棄矣此四者自衆人觀之亦豈為頓過哉聖人則
以為終於此而已此非聖人之憂也與孟子所謂飽食

煖衣佚居而無教聖人有憂之其意同
楊曰德之不修則無以誠身學之不講則無以明善明
乎善矣而身不足以行之則難於進德矣是宜憂也
尹曰德必修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
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之況學
者乎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伊川解曰申申和適之貌夭夭溫裕之貌　又語錄曰
申申是和樂中有中正氣象夭夭是舒泰氣象此皆弟
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夭字今
人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
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除非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或問人之燕居形氣怠惰而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來緱氏問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矣

尹和靖曰觀見先生有道制質大如此非呂與叔也

范曰申申舒遲也夭夭和悅也申以言其舒夭以言其心君子之行雖敬其和而已在外則敬在內則和此以進德而不已也

呂曰申申舒而不至於倨夭夭屈而不失其和皆溫舒之貌

謝曰善觀聖人者可以得之於儀形蓋周旋中禮者必其盛德之至是以二三子無時不觀省於斯須燕居非鞠躬如不容之時是以其容申申非踞肆氣之時是以其色夭夭此之謂中節

楊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燕居不爲容色故如是蓋其心廣體胖而形諸外者自爾也

尹曰申申和適之貌夭夭溫裕之貌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伊川解曰夫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志慮衰矣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行道者身老則衰矣故孔子曰吾衰也久矣　又語錄曰孔子初欲行周公之道至夢寐不忘及晚年不遇哲人將萎之時故自謂不復夢見周公因此說夢便可致思思聖人與衆人夢如何夢是何物高宗夢傅說如何曰此誠意所感故形於夢　或曰人心所繫著之事則夜見於夢所著事善夜夢見之無害乎曰雖是善事心亦動也凡事有兆朕入夢者無害捨此皆妄動曰孔子夢見周公如何曰此聖人存誠處也聖人欲行周公之道故雖一夢寐不忘周公及至衰卻知道之不可行不復夢見也　或問聖人固嘗夢見周公乎曰否孔子昔嘗夢寐間思周公後不復思耳若謂夢見周公大段害事卻非聖人曰聖人無夢乎曰有人衆人日有所思夜則成夢或不思而夢亦是私有氣類相感聖人夢異於此高宗夢傅說與有傅說在傅巖也

橫渠曰無意我固必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從心是如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

范曰吾衰者老將至而道不行也　又曰孔子習周公蓋常欲天下如周公之盛復夢見猶不可得而況於用覩之乎閔時之不復與也

謝曰聖人開物成務誠不厭倦不息不以愛身而自佚也故孔子於東周之事夢寐以之及鳳鳥不至河不出圖然後無意於當世則其不復夢見周公不亦宜乎然非聖人之私意蓋天之無意於斯文也何以知天之無意於斯文觀聖人可也豈惟以此知天心聖人亦自考也故於吾道之衰不必言明王不興猶曰吾不復夢見周公

楊曰方其盛時思欲爲周公之事或形於夢寐道不行天下無可爲者夢見不可復見欲以其身親爲之乎故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則與盛時異矣尹曰夫子有志於當世常欲與周公之治及其志不能就以至於老而[illegible]知不復夢見周公也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伊川解曰此章[illegible]如是游泳於其中　又論[illegible]曰志於道凡物皆有[illegible]但須要始終窮當志之耳德者得也在己者可以據依於仁者凡所行必依著於仁兼內外而言之也

横渠曰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　又曰[illegible]者爲之分義也游而不有遺而不存故曰游

范曰道不可須臾離也故志之德者得於身也故據之仁者無不愛也故依之藝者可以脩業也故游之明於此四者則可謂善學矣

呂曰志所存據所執依所行游所養

謝曰志於道無適而非道志道則誠大衆曰無不在據德則從有方所矣依於仁猶魚之依水須臾忘矣不離也游於藝之不害爲君子有之不害爲小人故時出而習之游如嬉遊之遊

游曰志於道者念念不忘於道也念念不忘則將有以宅心矣宅心於道者無息也惟精也無爲也惟一也惟精則無偏此道之大中惟一則無變此道之大常堯授舜舜授禹至於允執厥中則志於道之至也據於德者止其所而自得也自得於己無待於外則有以勝物而其固爲物累足以傾之獨立不懼而其守舉世莫得以易之則所據之固可謂之固且久矣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則據於德之效也據於德所以體道也依於仁出入起居視聽食息無時而違仁也仁者人也人之成位乎天地之間以其仁而已不然則皇皇然無所依矣猶之父者子之天也而子依之夫者妻之天也而妻依之不得而違也君子依乎中庸亦若是而已爲中庸之不可須臾離也依者違之反也顏子三月不違仁則依於仁之效也依於仁所以成德也義在此者也禮在此者也智知此者也故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是故君子依於仁而足矣丑謂倚一偏也孰謂三月不違仁而又不足於義乎道者天也故言志德者地也故言據仁者人也故言依至於道於藝則所以閑邪也若夫志於道苟未至於藏心則必有息焉之時孔傳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夫博奕固惡矣而[illegible]以止於博奕若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則心之放[illegible]其火而寒凝[illegible]不[illegible]哉是以聖人寄[illegible]於[illegible]也[illegible]六藝之正[illegible]故游於禮所以防其[illegible]也游於樂所以道其和也游於射所以正內志而直外體也御也書也數也亦若是而已是皆[illegible]心之術也先王之時自幼子常示無誑六歲學方名十年學幼儀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以至於灑

埽應對進退無非學者所當知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不
緣是而得可致者於事所以存在也下學而上達之道而
不進則於宅心亦純紘卑而何患於而危哉
楊曰志於道之道之所以道非道也據於德則有所居而
安者仁也依於仁則所以道仁也人
之於游則從容乎其間故游必於藝
所以閑其內也夫道之不可須臾離也若游是
尹曰志道以存之據德以行之依仁以居之若夫藝則
游之而已有所不有遺而不存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范曰夫子誨人不倦苟能以禮見者未嘗無誨焉也子
曰聖人不棄人既以與人也有既以分人也愈多成人

所以成己也
謝曰束修不必用於見師古人相見之禮皆然苟及我
門者有以是心至未嘗不教之
楊曰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故不倦也
尹曰苟以禮來者無不教也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明道曰孔子教人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
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淺
思之思而不得然後爲他說便好若初學即須且爲他
說不然非獨他不曉恐止人好問之心 又曰學要自
得古人教人惟指其非故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
復也言一隅舉其近若大舉諸往而知來者則其知已

深矣 又曰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得不
深淺久將理低看了
伊川解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待其誠至而後告也舉
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既告之必待其自得也憤
則當見於辭色也
范曰夫子之教務發其志使明其道也勇猛則其慮也從
容而啟發之可以使人必自得矣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
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此是也有成德者有達才者
有答問者此是也有私淑艾者舉一隅之類是
也
呂曰憤者不得於心悱者不得於言
謝曰非不欲啟也憂之不憤則不能學非不欲發也憂

之不悱則不能發以其心不在焉故也舉一隅必無不
通一隅之理不以三隅反當推不能推類蓋觀一隅亦
不復矣語之而不知亦不復於汝之復
楊曰古之人教人者使人知其志欲其自得之故如是
尹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辭色者待其誠至而後告之
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 隅反者通類之謂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伊川解曰食於其側則飲食有哀者在側豈能甘也
范曰此所以依於仁也故聖人推其心以教人所以使民
相愛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哀樂不可以無常與其
所以養心也哭與歌不同不惟傷人亦所以自養也
謝曰於此可以見聖人情性之正也 人之情性

然後可以學道未嘗飽臨喪哀也是日哭則不歌哭非
爲生者故也聖人哀樂中節不行於是日之間其哀不受
者餘其哀日之間其哀不[illegible]也[illegible]不化矣若其他感
物而樂亦有之特不歌耳
楊曰方有所哀之時則食[illegible]人不忍也哭則不
歌哀樂不相襲也
尹曰臨喪哀也故食未嘗飽哭哀未忘也故哭則不歌於
是日見聖人忠厚之心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明道曰中庸之[illegible]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孔
子[illegible]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君子所以顯人行不
[illegible]雖窮居不損焉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也行藏何
容於己

伊川解曰用舍無所預於己安於所遇者也或曰然則
知命矣人曰安於遇者命不足道也君子知有命故言
必曰命然而安之不以命知求無益於得而不求者非
能不求者也
橫渠曰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illegible]其德而
隱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又曰天下有道
則見無道則隱君子我是[illegible]而名不稱[illegible]不
可以行[illegible]也必進夫行道就有道[illegible]君子
取之衆天下[illegible]道然後窮居[illegible]不見知而不悔中庸
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illegible]不是
大

楊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孔顏之所同天下文明則孔
二子而已矣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
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伊川解曰子路自負其勇而人子必與己故夫子抑而
教之
范曰仲由好勇故以行三軍爲問意其必與己也由之
勇雖不至於暴虎馮河然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故其
害上也又甚於匹夫矣故[illegible]皆不與
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illegible]也
呂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孔顏[illegible]可以[illegible]行則往可
以此則[illegible]子所獨也臨事而懼[illegible]必須好謀而成

則動不安
謝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
獨善若有可我[illegible]知物我之分者也若有欲心者不用而
求行舍之而不藏是以惟回可與於此子路雖非貪夫
亦[illegible]人欲行有有心也然則[illegible]子行
[illegible]中則誰與其論[illegible]夫子[illegible]而好謀而成
[illegible]則其失而後[illegible]不謂不成不謂[illegible]小事尚然况
[illegible]行[illegible]事[illegible]心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在聖人豈有不
[illegible]而不[illegible]之謂
楊曰子路以孔子行藏與顏氏同故問子行三軍則誰
與[illegible]其與己也然[illegible]禮非所以行三軍也故孔子
以[illegible]之

尹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惟顏
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子路負其勇謂子行三軍則誰
與意孔子必以與己也故抑之曰暴虎馮河死而不
悔如是之勇吾不與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
所好
伊川解曰富貴人之所欲也苟於義可求雖執鞭可也
如義不可求寧貧賤以守其志也非樂於貧賤義不可
去也
橫渠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不惮卑以
求富求之有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
范曰富人所欲也聖人非欲貧而惡富哉苟以道得之

雖執鞭之士可爲也而況其上者乎如不以其道則從
志而已矣可逆道以求富也哉
呂曰居卑居貧君子有時而願爲惟得之有命故無心
於求
謝曰天下之人徒能言富不可求惟夫子實知其不可
求也是以從吾所好
楊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也以其在天無可爲之道
也
尹曰可求者在我故也非義則在外者也故從吾所
好
子之所慎齊戰疾
伊川解曰三者夫子所重慎人之所忽多矣能慎知所

慎善觀聖人矣
范曰慎齊所以交神也慎戰所以正人也慎疾所以保
身也於齊也不致其精誠則無以交鬼神於戰也不能
臨事而懼則無以正人以疾爲小而不慎則危身之
道也
呂曰三者神人己所以推之至莫先於齊用人之先
無慎於戰養己之功無過於疾
謝曰以誠敬神持之謂慎齊所以交鬼神誠則有不誠
則無戰與疾如臨深履薄如何不慎
楊曰齊所以交鬼神戰所以用民命疾所以傷吾生君
子之所宜慎者孰大於是是故孔子齊必變食必也臨
事而懼好謀而成康子饋藥未達不敢嘗其慎之如

此
尹曰齊交乎鬼神戰決乎存亡疾繫乎死生夫子無所
不慎弟子識其大者記之耳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伊川解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當食而聞忘味
之美也三月乃音字誤分爲二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
也歎其美也作三月則於義不可聖人不當固滯如此 又語
錄曰三月本是音字韶在齊聞韶音音字分爲三月傳寫
之誤也聖人所過者化不應忘味之久也 又曰聖人
不凝滯於物安有聞韶雖美直至三月不知肉味者乎
三月字誤當作音字此聖人聞韶音之美當食不知肉
味乃歎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門人因以記之

范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誠之至感之深也夫子不意學樂至如是之美故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史記世家有學之二字

謝曰聖不知肉味以意逆志咸之方其感時不如肉味亦回甘然三月之間無一日之忘則以幾於固矣蓋志於聖人之久尚時有感於心者不忘至於踰時則消然矣稱作謂四三月為音字

楊曰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蓋前古所無而後無繼者則韶之盡美盡善可謂至矣此夫子所以不圖樂之至於斯也故聞之不知肉味伊川謂在齊聞韶音音字分而為三月傳寫之誤也聖人所過者化不應忘味如是之久也

尹曰子聞韶音當食而忘肉之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歎其美也臣聞師程頤曰三月當作音字傳寫之誤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伊川解曰夫子為衛君乎問與衛者乎仁人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衛也

謝曰介甫謂世之人小者知有財利大者知有權勢其上乃知有名而已知有財利也奪之則怨知有權勢也黜之則怨知有名也毀之則怨伯夷不知有此三者知求仁而已求仁在我其得之無所德其不得之無所怨故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人謂其不以權勢與名則民之欲也先王因民之欲而飾文之以禮樂欲民之仁也然後其知財利之可以為後知權勢之可以為爲知聲名之可以為令名使知仁之可以安且樂也何子貢之疑於夫子之衛衛矣尚疑伯夷之用心則皆得者皆是其子人[illegible]觀過則當如此非機巧也與趙鹿蒙欲問其[illegible]其所欲乃亦學者窮理一事也

楊曰衛太子[illegible]得罪於靈公而奔宋已而之晉趙氏靈公[illegible]郢將立若為後靈公卒夫人立郢[illegible]非靈公命也郢曰有亡人之子輒在不敢當於是衛人立輒為君皆有公使仲子之責舍其[illegible]而立其子為問諸孔子孔子曰[illegible]則世子以前[illegible]也然則郢之讓輒之立正也趙簡子欲立蒯聵而衛人以兵拒之不得入夫蒯聵得罪於靈公出奔不宜有衛也衛人以輒為君矣則其拒之宜若可然故冉求以為問夫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國君乎然衛而問衛君宜夫子之不言也故子貢以夷齊問之夫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伯夷兄也叔齊弟也父欲立叔齊而叔齊以伯夷為兄而讓之伯夷以為父命也不受而逃[illegible]國人立其中子而人子賢之子貢以是知其不為[illegible]蒯聵以[illegible]之善為臣而不命於其君為子而不授於其父而有其國義之所不與也伯夷為兄叔齊讓之猶弗受也況得罪於其父乎則蒯聵不宜有衛明矣夫人以靈公之命而立郢受之可也而以輒在為辭其庶幾叔齊之義乎然輒之立以蒯聵皆為

世子故也蒯聵未嘗爲世子則郢何辭焉而輒亦何自
而立耶故春秋書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書世
子所以罪輒也然則蒯聵之入爲輒者宜奈何去位從
之可也非之不可也衛人非之而立郢則其義兩得矣
況者又爲善兄弟之讓則惡父子之爭可知夫夷父子
之爭雖庸夫賤婦知之矣而謂求仁得仁之賢必待問而後
知耶夫其行矣　或問夫子爲衛君子貢何以意對可
也何必更以夷齊爲問曰衛嘗解孔一段亦未盡聵得
罪先君而輒乃先君之命其事可疑又與夷齊事頗相
類故以問也當是時聵以父爭位輒使合避位國人擇宗
室之賢者立之乃其又問伯夷當初若還立將如何曰
伯夷不得罪於先君又問子路事孔悝死得是否曰亦

是若使孔子爲之則如之何曰它當自有處也又問方
聵爭之時勸輒避位不從則去之如何曰可子路先以
勸孔悝不可與其事只是失之太過若使子貢問衛君
孔子必不答矣見邦不非其大夫況君乎聵輒事史記
兩處出當以衛世家爲正
尹曰論君人之丁寧取夷齊兄弟讓位孔子賢夷齊則其
不爲衛君也可知矣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
且貴於我如浮雲
明道曰樂亦在其中須知所樂者何事　又曰有官爲務
全不自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
無一事

伊川解曰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故曰樂亦在其中
非樂疏食飲水也不義而富且貴之輕如浮雲也
范曰夫子所樂者非食與事也雖貧而未嘗不樂夫道
其有貧賤以義而得之者可當賞不義而得則若浮
雲然無有也
謝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足以害其樂然
則夫子豈無所樂也但天下之至樂也如此則視
不義富貴亦如浮雲而已矣
楊曰天爵之貴備於吾身天下無加焉故
雖疏食飲水人所不堪者樂亦在其中矣不義富貴之所
謂道而不就之則視其去來之於我如浮雲耳學者能
求其所樂則不義之富貴於我乎何有

尹曰君子所樂者非疏食飲水所能奪故樂在其中
矣不義富貴非所欲也故曰如浮雲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伊川解曰此未贊易時言也更加我數年至五十以學
易易道無大過矣古之傳易如八索之類皆過也所以
易道未明聖人有作則易道明矣云學云大過者謙辭
又論語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則年未五十也孔
子未發明易道之時如八索之類不能無謬亂既贊易
道以黜八索則易之道可以無大過謬矣云與大過皆
謙辭也　問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不知
聖人何因學易始無過曰先儒謂孔子學易後可以
無大過也此大段失却文意聖人何嘗有過如待學易

後無大過卻是未學易前嘗有大過也　又聖人如未嘗學易何以知其可以無過此蓋孔子時學易者支離易道不明仲尼既修他經惟易未嘗發明故謂弟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謂之五十然後贊易道而黜八索是也　又曰爾此學易者只說多道聖人使弟子欲其贊易而後學之其過何在　又曰當孔子時傳易者支離故言五十以學易言學者謂學易以無大過者易之道備孔子贊之也

范曰人之為學至五十而知天命故可以學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以無大過於小過則聖人不自必其無也然則聖人有過乎曰聖人與人同類者也而無過也亦可合也故人亦曰子之道大而備其過乎人惟過而能改不遠其非此所以為聖也是故夫子以不善不能改為過其不學易不敢自以為無大過也

謝曰因是知此六藝非夫子刪定其易道以黜八索皆其自衛反魯之後乎然昔之說易其殺亂如八索者蓋多有人子贊而黜之然後其道可以大明可以大無過指易書之言非自言也

楊曰知性知天然後可以言易知易然後可以無大過蓋與天地不同相似則斯為過矣與易為一然後無過孔子之學易宜不待五十言此者欲學者當其可而不躐等也

尹曰傳聞之師程頤曰古之傳易如八索之類皆有過也所以易道未明聖人有作易道明矣曰大過曰加我數年皆謙之辭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明道曰雅言雅素所言也至於性與天道則子貢亦不可得而聞蓋要在默而識之也　又曰詩書執禮人所執（別作行）

伊川解曰世俗之言失正者多矣如吳楚失於輕趙魏失於重既通於眾雖孔子其能不異乎達也惟於詩書執禮則必正其言也　又語錄曰雅素所常言也

范曰雅正也惟正可以為常故雅亦常也子所雅言者常言也無所言必以詩書明之不然則執以禮其所常言不出乎此故曰皆雅言也

謝曰詩書執禮乃聖人之常言也因記夫子談易之語而以類記之

楊曰孔子自謂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所雅言詩書執禮而已

尹曰雅者正也惟正可以為常故雅亦素也雅言者所常言也孔子常言必明以詩書或執以禮弟子因其語學易而類記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伊川解曰葉公不知仲尼故問於子路子路以其不知聖人也故不對發憤至於忘食自樂能忘其憂老將至而不知好學之篤耳聖人未嘗自居於聖人也惟自謂

其好學耳
范曰發憤忘食者好學也樂以忘憂者好道也不知老
之將至者日不足也此夫子終身之所行故欲以語人
也
謝曰發憤忘食非濟欲者樂以忘憂非累物者不知老
之將至云爾不知年數之不足也要其極亦無我之事
楊曰葉公不足以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故子路不
對而孔子語之如此必有因其所問而告之者亦以發
子路之知也
尹曰子路不對葉公以形容之難也孔子所以語之蓋
不自居其聖者而已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韓持國謂明道曰若有人聞得了者先生信乎先生曰
若有則豈不信蓋必有生知者然未之見也凡云為學
者皆為此以下論[illegible]又曰盡心知性存心養性便是至
言也
伊川解曰非自謂好學也所以勸人學也敏速也謂汲
汲也　又語錄曰生知只是他生自知理義者不待學
而知縱使孔子是生知亦何害於學如問禮老聃訪官
名於郯子何害為孔子禮文官名既欲知舊物又不可
鑿空撰得出須是問他先知者始得　又曰生而知之
學而知之才也　或問生而知之要學否曰生而知之
固不待學然聖人必須學
范曰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
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
及其成功一也此所謂中庸無賢智者之過不肖者之不
及也夫子不自以為生知而曰好古敏以求之所以道
中庸也夫生而知之者天也學而知之者人也聖人所
以勵人者學而已其在天者非所以效也
呂曰好古敏求及其知之一也孔子誠以致學之功而
齊生知之德
謝曰至於入學則不論生知與學知之異矣我非生
而知之云爾其言則不居聖其意則[illegible]
楊曰孔子之聖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門人知顏淵猶
曰卓爾欲從之末由也已故夫子自謂我非生而知之者
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蓋不以生知自居而示人以學使

知所謂不可階而升皆可學而至也其循循善誘蓋如
是
尹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
而可知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必待學而後能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伊川解曰怪異勇力悖亂鬼神之事皆不以語人也
范曰君子非正不言其所言者常道也明庶物察人倫
而已是四者不可以訓也學者之言及此則心術不得
其正未有不入於邪者也
呂曰怪不中也[illegible]有怪之怪因力也亂不治神妙理
也語怪則道不中語力則德不在語亂則行不修語神
則知者惑

謝曰介甫云怪非常也蓋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游曰夫子語治而不語亂何也君子樂道人之善惡言人之惡則亦治而不語亂者聖人之仁也且語治而已則是非善惡較然明矣何必語亂而後可以爲戒

楊曰怪力亂神非常亂常故不語也

尹曰怪異勇力悖亂鬼神之事皆不語恐惑人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范曰見善從之者以善爲師也見不善改之者以不善爲師也三人行必有善有不善在彼而我皆得師焉是以君子顛沛造次不離於道也當獨[illegible]人哉君之於臣

今人之於古人雖之夷狄觀於鳥獸入乎患難皆可爲師

謝曰善吾師也不善亦吾師也

楊曰學者何常師之有苟可以長善而救失皆吾師也故三人行必有善可擇而從不善者可省而改是乃得師也

侯曰雖聖人未嘗無師也從之固吾師也改之亦吾師故也

尹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不善者皆我之師進德其有窮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伊川解曰人只不知有命也臨事而不懼者知[illegible]推理

人爲能安命　又語錄曰天生德於予便是命聖人極斷置以理

范曰人事備而後可以言天知道盡而後可以言至命生死分已定者天也假手於人者命也桓魋豈能違天乎

謝曰天生德於予是夫子與天合德矣與天合德則天且不違況於人乎然聖人不敢必其不我能害也使其能爲其害亦天也故曰[illegible]如予何

楊曰使孔子不免於桓魋之難是亦天也桓魋其如予何哉

尹曰天其或者生德於予則未可焉其如我何聖人安命故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伊川解曰孔子之道一也其教人則異孔子常俯而就之孟子則推而高之孔子不俯就則人不親孟子不推高則人不尊聖賢之分也二三子不能窺見聖人故告之以無隱也　又語錄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遠也使誠以爲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曰吾無隱乎爾[illegible]以衆之者也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易而進也

范曰夫子之於人無所不用其[illegible]已爲可及而不學故也　二三子無隱欲[illegible]也

呂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
而人自不察

謝曰道在六合之外近在父子夫婦之間視聽食息之
際雖聖人亦得而違俯仰視聽無往而不與二三子
共之而二三子猶[illegible]以爲有隱乎故曰吾無隱乎爾吾
不[illegible]聖人[illegible]道

楊曰聖人[illegible]子者[illegible]
易知而[illegible]之者[illegible]不見[illegible]以爲有隱耳
[illegible]其言也[illegible]故曰人[illegible]四
[illegible]人亦人[illegible]子[illegible]人之言
[illegible]人道[illegible]也是[illegible]人道[illegible]之
皆[illegible]高不可測之論大而無當不近人情乎蓋亦

不離於文章也而學者自不能以心契則或疑其未嘗
言耳子貢既聞道矣故知夫子之未嘗不言也子路問
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
知死蓋能盡人之道則於事鬼神之道可以不學而能
也能知生之道則於死之說可不問而知也告人之道
於是乎盡能謂人子有隱乎

楊曰君子之道不出乎日用之間人何隱之有而
由之者自不知也疑若有隱焉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
三子者是丘也

尹曰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恐弟子不能盡識故曰
吾無隱乎爾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伊川解曰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一
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中之謂孚見於事之謂信

范曰學者之序[illegible]行有餘力則
以學文文行外也[illegible]必自外人而文未嘗
不先焉文所以[illegible]成[illegible]也故舉其成則曰文
行忠信

謝曰教且於此四事其實一事耳文也行也忠信也

楊曰博之以文約之以禮立之以忠信使知所以進德
修業之事孰大於是

尹曰四者皆可以入德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
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為有虛而

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恆矣

伊川解曰才德出衆謂之君子善人良善之人也有常
謂無善而守其常分者也若實無而為有以虛而為盈
處約而為泰則妄人也難謂之有常矣

橫渠曰有常者不亂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范曰君子者聖人之次也有常者善人之次也善人不
踐迹亦不入於室然則君子之次也世衰亂則無恒者
多亡而為有故不學虛而為盈故不受約而為泰故無
度此所以不能有恒也

謝曰聖人大而且化君子得聖人之體而未化所以不
見聖人思見君子善人不踐迹可以制行有恒者不越
循法度而不敢以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耳所

以不見善人思見有恆者
楊曰[illegible]為堯舜禹湯文武成王周公通謂之六君子[illegible]君
子皆[illegible]聖人之[illegible]則君子其次也故聖
人不得[illegible]君子斯可矣然君子非仁無成名
何[illegible]後可與為善[illegible]無恆
心[illegible]人不可得而見思見有恆
者[illegible]必仁而已矣何可久也
[illegible]
[illegible]之恩[illegible]久也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伊川[illegible]聖人之仁不盡物不為衆也
范曰夫子之於釣弋亦有仁心焉此所謂造次必於是

也若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是以小惡為無傷而無去
也故一物而不遺焉
謝曰[illegible]恩正竟不綱者恐其取物之多不射宿者不欲
[illegible]也
楊曰聖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則釣弋有時而為之然盡
物取之出其不意亦聖人不為也記此餘則可知也
尹曰釣而不綱不欲盡物也弋不射宿不欲掩物也推
是心以往其人皆可知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
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伊川解曰不知而作妄作也聖人則無所不知也在衆
人雖未能知之若能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之亦

可以至於知之者也　又語錄曰凡人作事皆不知惟
聖人無不知者
横渠曰世有不知而作之者蓋鑿也妄也夫子所不取
也故曰我無是也　又曰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
於不知者耳
范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知也人亦若是而已矣故
不知而妄作者無有也多聞而擇之多見而識之皆學
者所以致知之者也
呂曰不知而作之[illegible]雖日未違而所行
所知未嘗於道[illegible]所及聞者而所不見從者斂
於行識者識之於[illegible]有知者而已亦不失於心
聞見之[illegible]從[illegible]於學也

謝曰知者心有所覺也非聞見之所及其於聞見能擇
而從之識之與心知殊異故曰知之次也
楊曰孔子述而不作見有不知而作之者與故曰我無
是也夫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多聞多見未足以
與此故為知之次矣不知而妄作多聞能擇其善
者而從之多見能識之雖未足以為知之至然與夫不
知而作者蓋亦有間矣
尹曰事必知其道而後可作蓋不知其道而作之者妄
也故孔子曰我無是也顯未知其道若能擇善者而從
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亦欲知其道者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
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伊川解曰互鄉之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者也今四方之俗有頑惡難治者皆習使之然也互鄉之童子來而門人怪之子曰與其進也之意不與退而不善也拒絕之則太甚矣人潔己而來當與其潔也豈保其往而不善乎聖人待物之弘也

范曰聖人嘉善而矜不能互鄉之人夫子猶欲與之而不拒也孟子曰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上帝猶不絕也而况於聖人乎是以能改而新其德者必與之進雖惡人不絕也而况於童子能以禮見者乎

謝曰童子委贄而進蓋本無與先生長者抗禮之意此門人所以惑也然先生與之進則進不與之進則退庸何傷蓋人苟有潔己之心以進亦可與也豈保其異日弗畔哉

楊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蓋始學之事也子張曰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則務乎此矣况孔子乎互鄉難與言童子見在始學者不能不惑也然人潔己以進則與其潔苟以是心至斯受之矣於互鄉又何擇焉

尹曰互鄉之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者也童子見門人惑故夫子曰與其進之意不與其退而不善也若絕拒之則已甚矣人潔己以來當與其潔也安可保其往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伊川解曰為仁由己欲之則至未有力不足者也

范曰仁者性之所有也為仁由己故不遠欲之則至矣行之則是也不求之己而求之外則遠矣

謝曰我未見力不足者我欲仁仁自至矣

楊曰為仁由己則我欲仁斯仁至矣

尹曰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伊川解曰陳司敗問昭公之知禮乎夫子以知禮答之而司敗以為黨在所不答也而復自云有過者巫馬期約以復告也　又語錄曰彼國人來問君知禮否不成說不知禮也如陳司敗數昭公失禮之事而問之則有所不答顧左右而言他及巫馬期來告正合不答然孔子答之者以陳司敗必俟其反命故須至答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或問注言諱君之惡是否曰是何以歸過於己曰非是歸過於己此事却是陳司敗欲使巫馬期以取同姓之事去問是知禮不知禮却要回報言語也聖人只有箇不言而已若說道我諱君之惡不可也又不成却以取同姓為禮亦不可只可道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范曰人也定位而有君臣紀綱人倫故聖人謹之以為民之防也昭公之行不可掩也在夫子則當諱於陳司敗何有焉夫子引為己過所以存君臣也

呂曰此與以微罪行同義蓋君之過小彰君之惡其過

夫乃所以為義

謝曰陳司敗之問昭公知禮與不知禮與況同問其可
從與不可從者在子目也孔子豈故對以不知耶若復
問取同姓為吳孟子與不知禮則孔子當別有論陳司敗
不復問在司敗以其人待之故以我為無過也

楊曰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蓋若是邦而問
其君其對之宜如此也司敗揖巫馬期而進之謂孔子
為黨巫馬期以告者正欲以之意也欲得孔子之言以反
命故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受其過而不辭
不可謂不可也然夫子既自以為過則昭公之不知
禮可從而知矣

尹曰人問國君知禮否乎對曰知禮者宜也司敗以孔

子為黨而陳其事在所不答也故云丘也幸苟有過人
必知之者以巫馬期請復命故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伊川解曰歌必全章也與則不正不全盡不正不全同
也

范曰歌之善者猶樂之有見於德也善其有不勉而進
之者乎君子成人之美凡皆如此也

呂曰使反之而後和之亦與人為善之意

謝曰與人與人皆歡非苟說觀也

楊曰反之而後和所以為其辭也君子樂取諸人以為
善者如此

尹曰此記孔子樂善與人同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伊川解曰常人於文飾則皆欲勝人實行則未之見也
又曰言人於文采皆不曰吾猶人也皆曰勝於人
至於躬行君子則吾未見其人也　又曰文皆欲勝
人至躬行君子未有得也

范曰文吾猶人也文不能勝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
之有得者行之未得為君子也文不能勝人行未得為君
子此所以進德不已也中庸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
焉責己也所以勉人也

呂曰莫之為言猶曰得不也孔子自謂我之文章得不
與人同乎但躬行君子自謂未得耳此非謙辭亦庸言
庸行之至聖人有所不能

謝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讓能躬行君子斯可
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楊曰學者既其文而不實其實故躬行君子未之有得

尹曰言文則吾與能過人也至於躬行君子則未之
見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
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伊川解曰夫子謙曰聖不敢當仁聖當行之而不厭以
誨人而不倦不厭不倦非己有不能也公西華見聖人
之道誨人不倦故歎曰正唯弟子不能學

范曰君子於仁聖不敢居而不倦且自謂不能盡所
以為能也

范曰仁聖之□□聖人惟不自聖故能聖不敢當仁故
能仁為之不厭所以學於聖也誨人不倦所以志於仁
也夫子曰□□□□□□□正唯□也公西華以為二者乃所
以為聖□□□□□□□□□□□也
謝曰學不□□□□□其□仁矣故曰正唯弟子不能
學也
楊曰子曰□□□□□□□也□子則仁與聖宜若相遠矣
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則仁與聖皆孔子不敢居
也蓋仁者通上下言之也苟有功施於人皆可謂之仁
故雖管仲亦曰如其仁論仁之全則夫人其能當之若
夫聖人則人倫之至雖以尚之也然孔子所不敢居者
名而已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仁且智夫子既聖矣有

其實而不居其名正唯弟子之不能學也
尹曰盡仁道即聖也唯聖人為能盡仁道夫子自謙而
不敢當然行之而不厭誨人而不倦則知仁備矣故公
西華曰弟子所不能者正以此耳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於
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伊川解曰夫子問子路請禱□子曰有是理乎子路以古
人之誄對夫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祐也聖人未嘗
有過無善可遷故曰丘之禱久矣
范曰子之於父臣之於君有疾而禱禮之當也夫子仕
於魯然其禮不得也故問曰有諸子路以誄對夫子四
致以素行合於神明不欺其□□□□□故曰丘之禱

久矣
謝曰此非夫子不禱請子路以禱於鬼神之理也鬼神
可以誠意交也□之理有也不可以誠意變則禱之理
無也使其無不禱可也使其有則夫子之誠意亦足矣
故曰丘之禱久矣
楊曰聖人與鬼神合其吉凶則其禱也久矣
尹曰禱者悔過遷善以祈於神也聖人未始有過無所
不善可求多福者已行事合於禱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伊川解曰奢儉皆失中也□奢之害大
范曰奢儉皆非禮之中也然其失之奢不若失之儉儉
猶得禮之本不孫則爭爭則亂之所由生也故聖人戒

之
謝曰儉特不可謂之中道但比夫上之過則近也至於
奢則直特過中而已故曰不孫
楊曰奢則僭上故不孫不孫亂之道也儉不由禮則固
而已矣然猶近本也故與其不孫也寧固
尹曰奢儉皆失中也而奢之失為大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明道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伊川解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
范曰君子樂以循常泰小人行險故多憂有諸內必形
諸外□□其心自取之也夫子言君子小人必相反
□以使人省之也

謝曰不憂不懼所以坦蕩蕩懷得失之心所以長戚戚
楊曰居易俟命所以坦蕩蕩放利而行則既得之又患失之故長戚戚也
尹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常憂戚

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伊川解曰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德容之盛也學者門人之能觀聖人也　又語錄曰聖人安則不恭恭則不安
范曰温而厲故不至威而不猛故不暴恭而安故不勞温也威也恭也三者性之德厲也不猛也安也三者德之修故能中和也
呂曰言温而厲故訚訚而可親色威而不猛故望之儼

然即之也温貌恭而安故動容周旋中禮
謝曰三者皆聖人之全德禮習者流於中而睟面盎背而然在他人温則不厲厲則不温威則猛猛則不威恭則不安安則不恭如介卿下惠之氣象皆在兩偏若下惠則温勝厲若伯夷則厲勝温其唯聖人之時然後温而厲乎威非作威者能威也心莊而貌恭則雖恭而不安　又語錄曰横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伊川曰凡恭謹必勉强不安肆安肆必放縱不恭恭如勿忘安如勿助長正當勿忘勿助長之間須子細體認取
楊曰以温而厲故厲以德而威故不待猛而恭故安如是而有容德也
尹曰聖人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故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非善觀聖人者不能形容至此

四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四上

因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四下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明道曰泰伯知王季之子必有聖人成王業故爲天下而讓之其公也至矣者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

伊川解曰泰伯之讓非爲其弟也爲天下也其事深遠故民不能識而稱之而聖人謂之至德不立一讓也逃之二讓也文身三讓也　又語錄曰泰伯三以天下讓立季歷則文王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必爲三公矣

范曰生民以來有欲必有爭故爲國者貴乎禮讓之道遠而天下和是以堯舜克讓聖人貴之泰伯三讓天下而民莫能知之非夫子發之後世無述焉故稱其至德與文王同而讓道之美無以加矣

謝曰王元澤曰三以天下讓好名者能之唯民無得而稱焉是以爲至德周未有天下而曰三以天下讓以彼其德當文王與紂之事亦可以朝諸侯有天下矣

楊曰泰伯之知王季以讓乎國是時周未有天下也然天下之歸周自太王始泰伯以天下讓者蓋推本言之也蓋讓之於隱微之中故民無得而稱焉有讓之之實而無其名然此所以爲至德也與

侯曰天下之言至德者二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泰伯所謂至德民無得而稱焉故也何哉[illegible]泰伯之心存之孔子貴也逃焉是不有也[illegible]之三者皆有害於名者也[illegible]君子者也何德之可稱哉又其讓也非[illegible]謂讓也然[illegible]及於讓又無得而稱焉[illegible]以天下之故而讓焉謂之至德非聖人能之

尹曰民無得而名之夫子謂至德臣師程某曰泰伯三讓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伊川解曰恭而無禮則不安故勞慎而無禮則多懼故葸勇而無禮則不順故亂直而無禮則好訐故絞　又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而眾於仁故舊不遺則民化而篤厚　又語錄曰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爲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爲自然底道理故勞也[illegible]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

慎而[illegible]無禮則[illegible]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

[illegible]禮者理也恭慎勇直必中於理則不過矣恭而無

禮則已卑故勞與而無禮則多懼故葸勇而無禮則犯
上故亂直而無禮則訐故絞四者皆德也苟無禮以節
之則爲害不可不以禮爲急也　又曰立愛必自
親始人君善於父[illegible]則民興於仁是
以堯親睦九族[illegible]參聞曰惇叙九族而道來
有不先於此者矣君子不遺故舊獨私其人哉所以
使民德歸厚也故[illegible]天下不能棄一人而天下
莫不懷治天下在知其要而已
呂曰禮所以節文也恭無節文則能於接物慎無節文
則畏而失我勇無節文則暴而上人直無節文則切而
賊恩
謝曰性有所偏才有所長未免有我則不止於當不止

於當則爲無禮不就理故也故有勞葸亂絞之蔽　又
曰在己爲德亦如是篤於親則仁心自興故舊不遺則
德自厚
楊曰恭而安則不勞慎而有節則不葸勇於義則不亂
直而溫則不絞此成德也非有禮以裁之不足以與此
故無禮則反是　又曰篤於親爲人之本也本立故民
興仁故舊不遺推親之道也推親親之道以及人則民
歸厚矣故不偸
尹曰禮者節文之而已恭而無禮則不安故勞慎而無
禮則多懼故葸勇而無禮則不順故亂直而無禮則好
訐故絞　又曰君子篤於親則民化而仁愛不遺故舊
則民化而爲厚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伊川解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爲終
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爲免矣
范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孝也故曾子將死以
手足無毀知免於不孝之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
行以辱其親乎
呂曰啓予足者非特全其軀而已以明德體亦無所傷
推易簀之事可見其然
謝曰君子無時而不戒慎恐懼
楊曰祭義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
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啓手足示不虧其體也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示其戒慎恐懼不辱其身
也夫如是然後可謂能全而歸之而人子之責免矣茲
其爲孝也歟觀曾子之啓手足與夫易簀之際非死生
無變於己不足與語此夫聖人之德無加於孝若曾子
者其庶幾乎
尹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
爲是故也其言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及其易簀則曰
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非有得於道者能如是乎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
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
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
司存

明道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正
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正
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伊川解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以曾子言曰鳥將死故鳴哀人將
死而其言善謂之也故孟子所貴者謂之於身言動
之間皆有法則容貌莊敬斯可以遠暴慢正顏色則自
知其信當氣之出不使至於鄙倍
遠信之曰師教而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焉為政在修己身正則官
治若乃事物器用之細則有司存焉 或問出辭氣莫
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於中自然言語順理
今人自底事說得其分明若是生事便說得蹇澀但涵
養久便得自然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可著力

呂曰貌也色也言也皆以道正之則心正而身修矣
謝曰人之將死無物我心故其言善人之應事不過容
貌辭氣顏色三事特係所養如何耳動也正也出也君
子自牧處故暴慢鄙倍不生於心遠自遠也信以實之
謂也與禮樂不斯須去身之意同孟子之養浩然之氣
蓋出於遠暴慢鄙倍之學或問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
先生嘗謂要緊在上三字如下句是謂人說謂已說曰
是謂已也方動容貌暴慢自然遠又問下三句換得轉
否正色曰自然動容貌暴慢者不得自然遠正顏色自
然近信信有諸已之謂也正顏色近之出辭氣遂以出
之修辭也修辭立其誠也修辭不是咬文嚼字咬文嚼
字却是巧言

字 又曰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為仁死者
為不仁今人身體麻痹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
可種而生者謂之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
矣學佛者曰此謂之忠信進以修己以修辭立誠從聖門
學者見此斯語矣
亦躬不敏請事斯語矣仁操則存舍則亡故曾子曰動
容貌正顏色出辭氣者從此處人心中流出也以私
意發言豈出辭之謂乎大人目閒顏色容貌亂自點
檢何嘗正何嘗動怠之正而已若大人而化之合於自然
則正者出不足言矣
楊曰生而言入下之所也其為不善因物有遷非窮則
反本故其將死其言也善反本故也夫動容貌斯遠暴
慢若曾子之修容而闕人避之是也哉慢不莊則不足
與立故正顏色而後近信然正顏色未必有諸己故近
信而已修辭立誠而闕天之氣形諸外則鄙倍斯遠矣
孟敬子魯之大夫宜以道事其君有司之事非所宜與
也故告之以其言此必有以救其失也
尹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修己為政之本若乃
事物器用之細則有司存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
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伊川解曰顏子能無我矣 又語錄曰凡人有所計校
者皆私意也孟子曰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仁者欲人
之善於人之惡不計校小大強弱而事之能保天下犯

而不校亦樂天順理者也　又曰犯而不校校則私非
樂天也犯有當報者則是循理而已　又曰彼之事是
吾當師之彼之非非吾又何校焉是以君子未嘗校也
或問顏子勇否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
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豈不是勇又曾子稱之曰有若
無實若虛犯而不校先儒以爲顏子是豈不爲大勇乎
橫渠曰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
見之仁也
范曰君子雖能而自以爲不能雖多而自以爲寡有若
無故不伐實若虛故能受此顏子之好學也唯聖人能
進而不已故日日新以虛受人故日日益顏子潛心於
聖人其進如此凡人犯而必校者不能樂天也人待我

以橫逆則君子反求諸己自修而已孟子曰惟仁者爲
能以大事小犯而不校者樂天順理也
謝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不知
有餘在我不足在人犯而不校不必以得爲在己以失
爲在人惟忘物我者能之
楊曰無伐善故能若此視天下無一物之非仁也夫誰
與之校　又曰孟子自反不如顏子之不校
尹曰先儒以是爲顏淵觀其事非幾於化者不能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
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伊川解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呂曰託六尺之孤謂大臣輔幼主寄百里之命謂爲諸
侯
謝曰託六尺之孤不負其託使幼者復生生者不
愧寄百里之命使其將帥飲之忠必其才有大過
人者乃可
楊曰君子[illegible]者成名而仁人爲是以盡君子之道
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此忠義之
士可及也謂未入乎君子之道亦可謂君子矣故曰君
子人與君子人也
尹曰節操如此故足以爲君子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
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明道曰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

言弘之道也　又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重
擔子須是硬脊梁漢方擔得
伊川解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又語錄
曰弘寬廣也毅奮然也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
則隘陋
謝曰顏子之德近弘孟子之德近毅任重道遠自任以
天下之重也
楊曰君子之學求仁而已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非弘
則不能擴大之無以勝其重非毅則不能力行之無以
致其遠故士不可不弘毅也以是夫
尹曰所養剛大則能任重而致遠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伊川解曰詩發於人情止於禮義其言近而易知故人之學興起於詩禮者人之模範守禮所以立其身也安之而和樂德之成也　又語錄曰興於詩者吟咏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之氣象　又曰詩興起人志意　又曰興於詩立於禮自然有着力處成於樂自然見無所用力處　又曰夫子言興於詩觀其言是興起人善心汪洋浩大皆是此意如言其心塞淵騋牝三千須是塞淵然後騋牝三千也又如駉之詩駉牧是說牧其中却言思無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者在此一句駉牧而必要思無邪者蓋爲非此則不能駉牧也　又曰學者之興起莫先於詩詩有美刺歌誦之以知善惡治亂廢興禮者所以立也不學禮無以立樂者所以成德也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若夫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至於如此則又非手舞足蹈之事也　又曰天下有多少美才只爲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草野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情性聲音以養其耳目舞蹈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又曰敎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且

敎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敎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又曰古之學者必先學詩書則誦讀其善惡是非勸戒有以起發其意故曰興人無禮無以爲立知則身無所處故曰立此禮之文也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不和樂則無所自得故曰成此樂之本也古者玉不去身無故不去琴瑟自成童入學四十而出仕所以敎養之者備矣義理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血氣故才高者聖賢下者亦爲吉士由養之至也

范曰詩所以序人倫故學者必興於詩禮所以定民志故無禮不立樂所以和人心故非樂不成有序而後可興有定而後可立有和而後可成治身以此治天下國家亦以此此其先後之次也

呂曰興則起好立則不反成則有生誦善言所以起好莊敬日強所以不反而熟自得手足舞蹈所以有生

謝曰詩吟咏情性能感動人之善心使有所興發禮則動必合義使人知止住可立樂則存養其善心使義精仁熟自和順於道德

游曰興於詩言學詩者可以感發於善心也如觀天保之詩則君臣之義修矣觀棠棣之詩則兄弟之愛篤矣觀伐木之詩則朋友之交親矣觀關雎鵲巢之風則夫婦之經正矣昔王良有至性而弟子至於廢講蓼莪則詩

之興發善心於此可見矣如以致其言之文為興於詩則所求於詩者外矣非所謂可以興也然則不學詩無以言何也曰詩出於溫柔敦厚而其言如之言者心聲也不得其心斯不得於言矣仲尼之教伯魚固將使之興於詩而得詩人之志也得其心斯得其所以言而出言有章矣豈徒以其文而已哉詩之為言發乎情也其持心也厚其望人也輕其辭婉其氣平所謂入人言也深其發也歸必止於禮義有君臣之義焉有父子之倫焉別焉而不淫怨誹而不亂所謂發言為詩故可以化天下而師後世學者苟得其用心何患其不能言哉　又曰明乎齊之音者有勇明乎商之音者有義亦俟發之意　又曰詩之文益有後世老師宿儒所不能為者謂

始學者而能之乎

楊曰風以動之故興於詩禮則安故立於禮樂也者言而樂之是已非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之謂也樂則安安則久久而至於神天則不可有加矣故成成者終始之辭也

尹曰三者學之序也詩發乎情性言近而易知可以興起其志者也禮者乎法度防民之偽而教之中可以立其身者也樂樂之也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可以成其德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明道曰民難與慮始故不可使知之先王所以為治者非有隱蔽但民不足與知非可以家至而戶曉也

伊川解曰民可使之由是道不能使之皆知也　又語錄曰不可使知之者非民不足與知也不能使之知耳

或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聖人不使民知之否曰非也謂不可使知之也蓋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戶曉比屋可封也不可故也但能使天下由之耳夫欲使人皆知之雖是聖人不能故曰不可使知之若曰聖人不使人知豈聖人之心是後世朝三暮四之術也嘗與謝景溫說此何以道朝三暮四之術亦不可無聖人亦有之此人以狙公狙理說聖人近人情處亦有豈有為朝三暮四之術哉

范曰君道天地也民猶則物也天無為而萬物不知所以生君無為而民亦不知所以治在於尊察百姓徧為

爾德而止矣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又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皆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事也

呂曰不可使知非以愚民蓋知之不至適以起機心而生惑志

謝曰禮樂法度莫非妙道所存蓋聖人與民共由也民特不知耳乃若學者則於禮樂法度之外自有覺處所謂知也

游曰夫先王豈以其術智籠天下之民而愚之哉蓋道無方也反而觀之則無已泛而觀之則無物虎豹得之而猛噬蛇虺得之而毒螫厚者見之而為仁薄者見之而為惡觀老子之學變而為申韓則民不可使知之理可見矣蓋其氣質或不良而竊窺其端倪則適足以逞

其不背之心而已此小人之道觀所以无咎也
楊曰道者民[illegible]使可使由之以其日用而不知故不可使知之[illegible]民可使由之而已不可使知之務為[illegible]使之矣其皆矣夫商鞅周誥至教心[illegible]而論無所不盡則欲其知之也至矣[illegible]是說者皆以文害辭[illegible]非止為說詩者而已
尹曰民可使之由是道不能使之皆知也
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明道曰人若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惟疾之甚必至於亂
伊川解曰好勇而不安其分與不仁而無所容皆必為亂也

橫渠曰勇者不懼妖且不避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耶不足稱也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淺其仁不足稱也皆進退不忍之甚故仲尼字[illegible]者亂云
[illegible]以為[illegible]可好也[illegible]天之所命不可[illegible]也好勇而不安命本有不為非者也天下之惡[illegible]不可與[illegible]不仁之人仁者必有哀矜之心而收[illegible]不改則誅絕之四凶是也無哀矜之心又不[illegible]而深疾之是使不仁之人不得自新以至於亂古之人疾惡而激天下之亂皆是也
呂曰亂謂忘逆失其序也好勇本以禦寇疾貧則必自為寇疾不仁本以為仁已甚則流於不仁皆失序也

謝曰好勇則當小有才至於疾貧則必用其才不仁為可矜至於疾之已甚則絕其勸勉愧恥之心矣故必至於亂
楊曰好勇疾貧[illegible]人而不仁疾之已甚必有不背之[illegible]亂之道也
尹曰好勇[illegible]不安其分[illegible]不仁而無所容者皆致亂之道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矣
伊川解曰[illegible]才為美[illegible]周公之美使驕且吝餘不足觀[illegible]驕吝[illegible]有周公之德則不可下驕吝二字[illegible]才如周公有驕吝亦不可也

或問[illegible]何曰若以大而化之解此則未是然人則不驕[illegible]有意思人只為小便驕也化則不吝化驕而不吝未足以言之驕與吝兩字正相對驕是氣盈吝是氣歉 又曰何謂吝曰吝嗇也且觀嗇者於財亦不足於事亦不足凡百皆有歉歉之色也
[illegible]人才美者莫如周公周公亦自謂多才多藝不敢[illegible]不以長人故有可驕由[illegible]吝者自小之道不必[illegible]人于宗吝[illegible]皆以其未廣也吝[illegible]足吝於德則[illegible]則自處以狹人吝[illegible]驕吝[illegible]之人者也故其人[illegible]公之才餘知此

况其下者乎

呂曰驕則不欲人共善吝則不欲人共利其志已入於不仁雖才如周公適以長其不善而已

謝曰不直忘我故驕不能忘物故吝有才而驕且吝者功業皆無容有之然必無公天下之心卒歸於小人

楊曰驕則自高而危吝則自私而吝雖有周公才美不足觀也已若夫有周公之德業則驕吝自亡蓋才美之不足恃如此

尹曰其爲人也驕吝雖有才美如周公亦不足觀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明道曰爲學三年而不至於善是不善學也

范曰穀者善之實也農播殖而得穀然後爲有得焉故播謂之識穀猶種謂之方穀皆以其實言之三年學必有成功不至於善未之有也人未有學三年者也而曰我無得於善此豈力不足哉亦善而已矣故夫子以是觀之不唯求道而已治國亦然未有求治三年而無得於治者也

謝曰介甫曰學者當知其難而自強不息

楊曰以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爲問况其下者乎則三年學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侯曰學所以盡性而修道也三年而不知善則誠意不立民斯爲下矣故曰不易得也

尹曰三年學而不至於善豈力不足哉不能自強故也不易得者言難得于善也苟其知而自強不息則其至於善也必矣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伊川解曰君子處身如此知無道而富貴爲可恥而不處所以爲善道之　又語錄曰今語小人曰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然不肯違道語君子曰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終不肯違道譬如牲牢之味君子曾嘗之說與君子君子須愛說與小人小人非不道好只是無愛心其實只是不知味守死善道人非不知終不肯爲者只是知之淺信之不篤

横渠曰篤信不好學不越爲善人信人而已

范曰篤信者人則爲守學修身以俟死則於得正而斃所以善道也士之仕未也危邦將亂故不入亂邦無紀綱故不居此士之大節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士之出處也邦有道可以祿加於君子故士恥貧賤邦無道則爵祿加於小人故士恥富貴富貴則其國豈不殆哉

謝曰舉世毀譽不爲勸沮篤信好學者也身可死志不可移守死善道者也愛其身危邦不入潔其身亂邦不居非其有者也則不仕如斯人者其當以天人處之乎學有不至而知此邦有道君子彙征之時故不仕則恥邦無道小人得志之時故仕則恥

楊曰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不入可也亂邦則而從入者蓋知見幾乎　入危邦可去之可也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故見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故
隱蓋邦有道而貧且賤必以其道得之也邦無道而富
且貴必不以其道得之也故君子恥之
尹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則未之見或見或隱皆適其
時而已唯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若夫聖人可以
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其出處
去就有不待兆見者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伊川解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
者則有矣
范曰自天子至於士皆有位在其位則謀其政者職也
天子不可以治三公之職三公不可以為卿大夫之事

卿大夫不可以侵士之官故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
行之謂之士大夫至於抱關擊柝無不各敬其事如此
則天下之理得矣
謝曰止其所也
楊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尹曰曾子以謂君子思不出其位知孔子之意者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明道曰亂治也師摯之始關雎之樂其聲洋洋盈耳哉
美之也
伊川解曰師摯之始定公時夫子自衛反魯時也哀公
之世則摯適齊矣　又語錄曰洋洋盈耳美也孔子反
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後自太師而下入河蹈海由

樂正魯不用而放棄之也
橫渠曰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夫子
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
下衰三桓僭妄自太師已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
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用我者朞月而可豈
虛語哉
范曰周道衰樂廢太師摯始治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
哉美之也治國以亂繁為急若由此以正之舉而措之
無難矣而不能終也是以記之
謝曰介甫云亂理也言中聲樂廢而關雎之什有錯謬
者師摯始理之故作之而美也
楊曰中正之音不作久矣其亂自師摯始故稱之

尹曰師摯魯太師也其初樂失其正徒能洋洋盈耳而
已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伊川解曰狂則必直侗則必愿悾悾則必信自當然也
而不然者僞妄之甚也不可待而知之也謂非常理也
范曰狂者進取則宜直侗者無知則宜愿悾悾者誠慤
則宜信此學之質也反是則為無常必有所陷溺其心
故曰吾不知之矣
謝曰狂者既進取復不循理侗者既未有知復不謹愿
悾悾無實復不信道聖人亦未如之何也
楊曰狂則肆故宜直侗則無異適故宜愿悾悾則無險
詖故宜信反是則失常矣非所知也

尹曰進取者宜直而不直無知者宜愿而不愿誠愨者宜信而不信反其常也故曰吾不知之矣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伊川解曰博奕小數不專心致志則不得況學道而悠悠安可得仲尼言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聖人有甚事迫切了乃如此文意不難理會須是求所以如此何如始得聖人固是生知猶云爾者所以教人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才說姑待來日便不可也　又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也

范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君子造道顛沛不違於仁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以學為急也揚雄曰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古之聖人莫不以學為急也天子不學無以治天下諸侯不學無以治國大夫不學無以治家士不學無以治身凡學者學修身治人之事也

謝曰如追寇讐如此其急猶恐不及故子路未之能行惟恐有聞

楊曰學者日孜孜焉常若不及猶恐失之自謂至焉其失遠矣顏淵有若無實若虛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正謂此也

尹曰學者常懷不及之心猶恐失之雖堯舜禹湯文武仲尼猶皇皇汲汲況其下者乎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明道曰聖人之於天下事自不合與只順它天理茂對時育萬物而已

伊川解曰舜禹得天下而已不與求巍巍乎其德之高也

范曰有天下而不與焉者無心於天下而天與之人歸之也夫有求天下之心則不足以有天下此舜禹所以巍巍不可及也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為然禹亦如是而已

呂曰舜禹以天下為心而無心於得喪

謝曰由匹夫而有天下非舜禹本心不與猶曰乃天下之天下非我之天下

楊曰聖人藏天下於天下我何與焉非會物於一己者其誰能之歟其為舜禹也與

尹曰聖人無為而治者也順乎天理茂對時育萬物而已此聖人所以巍巍乎不可及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明道曰文章成功有形象可見只是極致事業然所以成此事功者即是聖也

伊川解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崇高其大與天同也蕩蕩乎其德之廣大不可得而名言也其成功可見者則巍巍崇高其文章則煥然不昧

范曰孔子贊易乾元曰大哉乾元亦曰大哉天運於上無為而物成堯亦如是矣以堯典考之明峻德以親九

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命羲和敬四嶽舉舜而授之天下止於如此而已可謂至備也然其高也不待其人也雖名其成功如四時寒暑之始終萬物其文章如日月星辰之照臨天下此爲堯典而言也

謝曰盡天之道則天民無能名則神有內聖之德必有外王之業故有成功有文章

楊曰天之爲大堯之爲君爲之也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堯之爲君亦何爲哉則天而已故其擇亙典也以天爲大也以天之文章者德也以天命用有則也以天討皆天也堯之爲而爲之者而有巍巍之成功煥乎之文章亦若是而已矣

尹曰天道之大無爲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

得而名爲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伊川解曰舜有臣五人而武王有亂臣十人以唐虞之際方之周爲盛也然又有婦人焉惟九人耳才之難得如此婦人邑姜也　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尚服事於殷可謂至德也　又語錄曰韓退之作羑里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道得文王心出來此文至德處也

范曰舜之治天下其道至簡也任人而已五人者爲稷契皋陶伯益皆之類盛況伯夷之爲猶不足爲奇子曰夫舜之任不偏愛人急親賢也得人有相之則恭已正

南面而已夫天下之治亂係賢人之用舍五人既舉於朝則窮谷固彼伏野無遺賢此天下所以治也　又曰天下未嘗無才才之大者爲難十人者同心同德以濟天下此爲難也武王之時人才之多比之前世唯唐虞爲盛夏商有不及也周公作君奭自成湯至於武丁其臣一二人至於文王則有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适其後武王以四人成功而太公周公召公畢公康叔猶不在焉亦足以見其臣之多矣不如是不能有天下

又曰孔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不取而事之所以爲至德也古之聖人論德而不

計功周之盛獨稱文王者武王之伐商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而已不足以與文王並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呂曰至德者樂天而已故泰伯之讓民無得稱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皆爲至德

謝曰稱舜與武王之事而歎天下之才難才非世之所闕才也　又曰不謀得民而民自歸之其勢可取而不取爲商之民與爲君民何以異使人與爲人臣亦何以異故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以詩觀之事觀之則文王之德之至也可見矣

楊曰古之所謂才者非明允篤誠齊聖廣淵不在此列以虞周之盛而才者止此可不爲難乎然舜之時所與

堯天工者二十有二人而獨稱五臣者蓋舜之初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禽獸之害方四方者五臣而已孟子之所稱者是也書之所命乃在天下既平之後故其命益曰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言若則非治之也與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異矣其二十有二人有不與五臣之列亦其時爲耳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而書又曰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者蓋四人自虢叔而下能往來茲迪彝教所未能往來者蓋作而行事者也故言此四人而已若人十亂自周召太公畢公榮公皆論道之官與奔走往來者異矣故不及也

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已紂有一焉則猶非獨夫也雖德力皆足以勝之而猶服事焉得時中之義也茲其

爲至德也與

尹曰舜與武王有天下之其得人止如此孔子歎其才難謂才難得也　又曰三分天下周有其二而猶不失臣節以服事商此文王所以爲至德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明道曰古德純完無可非間

范曰禹之德惟儉與勤有功而不伐此其盛者也菲食惡衣者惡華也至於祭祀黻冕則有所用其美也卑宮室者惡奢也至於溝洫則有所用其力勤而有所用其力儉而有所用其美此所以無間然者與

呂曰無間隙可言其失

謝曰間如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之間猶言我無得而議之也禹有天下非樂享太平之奉己也致孝乎鬼神而非飲食致美乎黻冕而惡衣服盡力乎溝洫而卑宮室則禹之於天下何與焉

楊曰禹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illegible]故[illegible]有天下而不與焉夫何間然之有

尹曰禹之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其勤儉未嘗爲己也兩稱吾無間然深言其無得而間者也

同列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四下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五上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伊川解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又語録曰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蓋人不當以利爲心易曰利者義之和以義而致利斯可矣罕言仁者以其道大故也論語一部言仁豈少哉蓋仁者大事門人一一記録盡平生所言如此亦不爲多也　或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所謂利者何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

横渠先生曰愛人以德喻於義者常多故罕及於利盡性者方能致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亟言仁大難名人未易及故言之亦鮮

范曰利者義之和也其大者如天地之於萬物也無所不利故言之也難若小人所謂利則君子所不言也命者窮理盡性然後能至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三者皆君子所力行而不可以易言學者未足以及此則不以告也

謝曰必如言利用行師利禦寇始可謂之言利如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始可謂之言命如言近仁仁之方始可謂之言仁知此則夫子於三者罕言矣

楊曰知義而後可與言利知性而後可與言命盡心然後可與言仁中人以上乃可以與此故罕言也然對問仁者多矣亦曰罕言者蓋子之所言求仁之方而已仁則未嘗言也　問孔子罕言仁何也曰孔子告諸弟子只是言仁之方答及之使從此求以至於仁若仁之本體則未嘗言又問罕言利是何等利曰一般若利用出入之利皆是　問論語言仁處何語最爲親切曰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爲親切　又曰今學者將仁小却故不知求仁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孔子尚不敢當且罕言之則仁之道不亦大乎然則所謂合而言之道也何如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所謂合也

尹曰君子以義爲利計利則害義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道然後至於仁皆難言者也故罕言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伊川解曰常人之學多以一長而得稱成名也達巷黨人大夫子之博學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不知聖人也故夫子聞之而謂門人曰欲使我何所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御執之最下者

范曰無所不學曰博學無得而名無所成名聖人之道無不通故人無得而見焉達巷黨人其名不傳而知聖人如此此見而知者也孔子不敢居聖故自名爲執御人稱其大而已處其小事之宜也

呂曰無所成名聖也不欲自居故願名一藝

謝曰無不能故不以名稱介甫云謙而不敢執

楊曰達巷黨人知孔子博學而已不知有所謂一以貫之者故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御藝之末也自謂執御成名亦示非多學之意

尹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一善名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無所成名蓋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也御藝之下者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伊川解曰麻冕用純儉而無害從眾可也拜乎上泰也

泰甚簡慢事君不可泰也寧違眾也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范曰眾人之所為君子酌為或從之或違之唯其是而已矣以眾為公義而概從之非也以眾為流俗而舉違之亦非也聖人之道若權衡輕重不可以銖兩欺故純儉雖不及禮而可從拜上則虧君臣之義舉世行之亦不可從也

謝曰介甫云眾儉則從眾眾泰則從禮知禮之本故也

楊曰禮從宜而已純儉而宜則不以違禮而異眾拜上而泰則不以同眾而廢禮

尹曰聖人處世可見於此蓋非有意於從違合乎義而已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伊川解曰意者任意之與私已必行之與固執各殊也　又語錄曰意者任意必者必行固者固執我者私已　又曰無自任私意無必為無固執無有已　又曰微則無已可克學之始則須從絕四去　又曰君子之學在于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　又曰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　又曰不以己待物而以物待物是則無我　又曰至公無私大同無我雖渺然一身在天地之間而與天地無以異也夫何礙焉佛氏根本則是自利而已矣　又曰毋意者不妄意也毋我者循理不可守已也　又曰無私意無必為無固滯無彼我乃曾

子所言也　又曰毋非禁止之詞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意與我相近固與必相近須要分別出不同處意與志別志是所存處意是發動處如先意承志自別也意發而當則是理也發而不當是私意也問聖人莫是任理而不任意否曰然

橫渠曰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又曰不得已當為而為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為之雖善皆意也正已而物正大人也正已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為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為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為未盡況有意于未善耶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又曰意有私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與天地

不相似　又曰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　又曰
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
矣　又曰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無方體
然後能無我
范曰是四者皆生於心固近於必我近於意有意則有
我有必則有固然而意與必生於外固我生於內此所
以為四也意者己之私也動於內而形於事則有必必
則事而不移故有固固則不能忘己故有我是三者皆
出於意故意為之先此知聖人之精微者也
呂曰意則無義必則無命固則無精我則無天　又曰
孔子絕四者皆私意也一物存乎其中則與天地不相
似亦與孟子異矣

謝曰孟子謂必有事焉而勿正正即意也必如必信必
果固則所過不化我則不能大同於物張先生曰四者
有一焉與天地為不相似
楊曰毋意者毋私意而已若誠意則不可無也毋必則
惟義所在無可毋固則與時偕行毋我則道通為一非智足
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尹曰聖人之絕四者非止之之辭蓋無之也張根曰四
者或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
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明道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
世舍我其誰乎是有所受命之辭若孔子謂天之將喪

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
人其如予何喪乃我喪未喪乃我未喪我自做著天喪
聖賢之言氣象自別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曰文王既沒文不
[illegible]以理　又曰文不在茲乎文未
嘗[illegible]以為己任也　又曰孔子免匡
人之圍[illegible]也
范曰易困以致命遂志君子遇難則有所不懷道不可
非命可辭故也聖人樂天知命故不憂如從惡人能害
己此則天也非人也若天命不害人豈能違之乎
呂曰畏者有戒心之謂孔子自謂能傳文王之文章文

章者前後聖之所修道則出乎天而已斯文在己斯文
得喪在天匡人何與乎　又曰道有興有廢文有得有
喪道出乎天非聖人不興無聖人則廢而已故孔子以
道之廢興付諸命以文之得喪任諸己及秦滅學焚書
煨燼蠹簡數千百年莫之能復始知天之喪斯文也然道
未嘗喪苟有作者斯文其復興乎
謝曰孔子師文王故曰文不在茲道之顯者謂之文畏
於匡其死不死夫子不敢必然命有在我者夫子猶自
必也喪斯文人也未喪斯文亦天也聖人天之所不能
違也其曰天之將喪斯文猶曰我之將喪斯文也使後
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天之未喪斯文猶曰我之未喪斯
文也故曰其如予何

楊曰斯文之興喪天也文實在茲人如之何哉
尹曰文王既沒而文王所以爲文者其道固未嘗亡也孔子以爲己任故曰不在茲乎然則文之喪與未喪皆天也則匡人其如予何君子之當患難所以理而已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橫渠曰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范曰夫子不自以爲聖而自以爲多能謙也聖人于天下之事無所不通故周公亦自謂多才多藝然而多能非所以率人也故夫子自謂由於少賤又以不試君子志其大者遠者而遺其小者近者故不必多學者所患

不得其本而求之末也若人君之職則當任人而治恭己正南面而已豈在乎多哉
謝曰多能不害爲君子然爲君子不必多能孔子以在下故多能其意恐學者認多能爲君子故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楊曰多能非聖人之事故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多能乃其餘事耳蓋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君子所當務者大人之事而已鄙事宜非所能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繼以牢曰吾不試故藝蓋申說也
侯曰夫子故嘗言遊於藝矣孔子之多能藝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蓋聖人之餘事故夫子聞之恐太宰以謂君子必多能故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又曰吾不試故藝亦聖人之教人使知其所以多能以不試故藝云爾
尹曰君子固有多能者矣而其所爲君子者在乎明道不在乎多能也故太宰疑之曰夫子聖人歟其多能何也故曰太宰知我乎吾之多能鄙事蓋以少也賤故也而所以爲君子者實不在乎多能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伊川曰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無知之謂也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

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　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者蓋以告人他無知也與吾無隱乎爾同　或問橫渠言聖人無知因問乃有知如何曰才說無知便不堪是聖人當人不問時與木石同也　又曰叩就也兩端猶言兩頭謂終始告鄙夫也孔子常俯就人不就則人不親孟子嘗高其說不高則道不尊　又曰叩其兩端者如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衆其近者衆人所知極其高遠者雖聖人亦如是矣其與人言莫不皆然終始兩端皆竭盡也
橫渠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叩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爲受命乃如響　又曰

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叩兩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又曰洪鐘未嘗有聲由叩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

又曰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為變化所貴乎聖人之辭者以其知變化也

范曰聖人於賢愚未嘗不竭其誠故曰　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不唯門人如此鄙夫之問亦必俯而就之惟恐人莫其高遠而不退也聖人與賢人言推而下之匹夫匹婦可與知焉與不肖者言推而上之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仁者愛人知者知人此眾人所能知所能行也然而舜舉皐陶湯舉伊尹是亦愛人知人而已矣孔子之言其下則樊遲可行其高則舜湯亦不過此過此以往無餘知矣故曰叩其兩端而竭焉

呂曰空空無知有感必應雖鄙夫有問無不盡焉

謝曰不竭上下兩端非聖人之言故雖語下形而上者亦無不盡

楊曰善待問者如撞鐘鐘非有聲也叩之則鳴聖人之無知因問而有知亦若是而已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亦吾無隱乎爾之意然空空如也故告之若人有挾而問則在所不告矣

尹曰聖人之言上下皆盡言其近則眾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知矣若大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豈聖人之言哉雖鄙夫之問亦竭兩端以告之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伊川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者嘗欲將至有開必先也　或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不知符瑞之事果有之否曰有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人有喜事氣見面目聖人不貴祥瑞者蓋因災而修德則無損因祥而自恃則有害也

橫渠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范曰天下有道聖人在上則鳳鳥至河圖出夫子閔天下生民不得其所傷已不逢夫子之時故曰吾已矣言終不得見也

謝曰鳳鳥至河圖出是亦適然雖明王之時未必有也其意止言明王不興而已

楊曰斯文不興則孔子其已矣

尹曰天下有道聖人在上則鳳鳥至河圖出孔子傷天下無道其不見伏羲堯舜之治也故曰吾已矣夫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范曰哀有喪者所以敎民恤窮也敬有爵者所以敎民嚴上也矜不成人者所以敎民恤獨也凡天下之窮民眾人所輕聖人所重是故帝堯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夫子見之必爲之變與帝堯文王易地則皆然也

謝曰人之言曰孔子於此有矜敬之道焉冕衣裳貴者之

服

楊曰於斯三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所以致愛敬也鮮者人所易以其不見也聖人不以其不見而加敬焉蓋其愛敬出於誠心而恭變之氣不設於身體凡此皆日盡而已非爲人故也

侯曰聖人之道明理是也齊衰者哀有喪者與瞽者敬之理也順理而已

尹曰哀有喪尊有爵不欺其不見行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明道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則是深知道之無窮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他人見孔子甚遠顏子瞻之只在前後但不在中間耳若孔子乃在其中焉此未達一間也

伊川曰瞻之在前不及也忽焉在後過也如有所立卓爾聖人之中也　又曰在前是不及在後是過之此過不及甚微惟顏子自知他人不與卓爾是聖人立處顏子見之但未至耳　又曰顏淵歎孔子曰仰之彌高至末由也已此顏子所以善學孔子而深知孔子者也

或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如何曰此是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只是如此既博之以文而又約之以禮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與約正相對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博學多識多聞多見之謂約只是使之知要也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雖未能知道庶幾可以不畔於道此言善人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而能不犯非禮者爾非顏子所以學於孔子之謂也　又曰仰之彌高見其高而未能至也鑽之彌堅測其堅而未能達也此顏子知聖人之學而善形容者也　又曰得此義理有何事不盡更有甚事出得此世之功名事業甚譬如閑視世之紛紛皆如浮雲于目如匹夫匹婦之爲諒也曰觀天來大底是以此理又管何足齊若知得這箇義理便有進處若不知得則何緣仰高鑽堅在前在後竭吾才則又見其卓爾乎

橫渠曰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未至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爲之象此顏子之

歎乎　又曰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歎也　又曰極其大然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又曰顏氏求龍德正中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歎夫子之忽焉在後也

范曰仰之彌高不可度也鑽之彌堅不可至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不可測也是四者言夫子之道循循然善誘人者顏子以己之學所至而言也見其善誘故進而不已學而能至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亦顏子所學也文欲其多故博之禮欲其簡故約之欲罷不能者見其可企而及之故也既竭吾才者終不能至也如有所立卓爾此顏子所不及也楊雄所謂未達一間者也宰我以爲夫子賢於堯舜子貢以謂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

夫子非不得聖人也然而以己之所學而知夫子之高深則未有如顏子此所以幾于聖人者歟

呂曰高堅前後恍惚不可為象不可趨向然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使有入德之途竭才而進自以為至矣則又卓爾者如未可企而及之此皆循循善誘者也

謝曰學然後知不足仰高鑽堅瞻在前忽在後此理惟顏子知之知不足而能自反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則回之學豈俟外求乎將以求於所性之中而已　又曰顏子學得親切如孟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無限量也以見聖人之道大瞻之在前仰不及忽焉在後又蹉却以見聖人之道中觀此一段即知顏子看得極親切博我以文使知識廣約我以禮歸宿處也橫渠教人以

禮為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意謂世人汗漫無守便當以禮為地教他就上面做工夫然其門人下稍頭溺於形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因無所見處如喫木札相似更沒滋味遂生厭倦故其學無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却從敬入

楊曰孔子聖而不可知非鑽仰所及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見其如有所立卓爾而已謂之如則非見之盡也蓋自可欲之善充而至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可至故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宜是非窮神知化其孰能見之故惟顏淵為足以及此餘人不與也

侯曰博我以文是致知格物約我以禮是克己復禮循子貢得如此孔子許之亦然亦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約我以禮此是顏子拳拳服膺而勿失之事孔子則不勉而中不須言約

尹曰仰之彌高不可及也鑽之彌堅不可入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不得其中而已然非顏子則不能知之以其歸有得而未得其止也故欲罷不能見其卓爾欲從而末由也已其未達一間與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范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不可為有臣此由其心術之失也夫心一不正則將無所不至是以陷於行詐罪至

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慎夫子深懲子路所以儆學者正其心也

謝曰子路之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使其實有臣人子猶不加焉況無臣而為有臣乎

楊曰孔子之無臣人之所知不可欺也無臣而為有臣是欺天而已天其可欺乎蓋非知至而意誠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侯曰無臣而為有臣欺誰其為孔子所以言子路之詐也

尹曰子路以夫子嘗為大夫故使門人行家臣之禮焉孔子惡其不誠故深責之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范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孔子孟子周流天下豈不欲行哉然而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足與有為故終身於人而無所遇此則天也若伊尹之耕於野太公伯夷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亦終焉而已未有枉道以從人衒玉以求售也孔子孟子亦如是矣

謝曰聖人非懷其寶而迷其邦者然其道大而不容也賜也以為苟終於此而已豈不爲韞玉乎意其必有與乎人之求之者故發其道之行也沽之哉沽之哉言必於沽也我待賈者也言非求也

楊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猶之有美玉於斯韞匵而不沽也待賈而已矣若夫求善賈而沽則衒鬻之道聖人不為也

侯曰如子貢此問非知聖人者必是子貢少年時若後來對叔孫武叔之語豈不知聖人是待賈者也

尹曰子貢以美玉喻夫子故夫子謂我非不欲沽也待其可也自衒而求售則不可也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橫渠曰子欲居九夷不遇於中國庶遇於九夷中國之陋為可知　又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可行何陋之有

范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君子所居則化道無內外不擇地而處則雖九夷可居也夫子終不居之而以告人者所以明道也

謝曰素夷狄行乎夷狄

楊曰君子居之則用夏變夷何陋之有

尹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是言也亦乘桴浮海之意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范曰君子學至樂而成矣鄭聲則樂正而不淫故雅頌各得其所學至於此而能事畢矣豈人有其位則制禮作樂無其位則正雅頌而已矣

謝曰自衛反魯之前不止乎禮義者蓋多如師摯之始關雎之亂可見矣

游曰雅頌各得其所而不及禮與風何也曰有其德無

其位不敢作禮樂焉則禮樂非孔子之事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因其舊而正之非有所作也故不及禮關雎之亂師摯同嘗治之矣故不及風

楊曰周之衰禮樂雖壞亡而魯猶足徵也故自衛反魯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侯曰韓宣子適魯曰周禮盡在魯矣齊桓問高子曰魯可取乎曰未可取也猶秉周禮如是則周之禮樂皆在魯矣特殘缺不完耳孔子周流天下知道之終不行也於是反魯修廢補陋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尹曰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衛歸魯孔子刪詩正樂反魯之年而後治成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

何有於我哉

明道曰喪事人所不勉處酒人所困處孔子於中間處之謂宜　又曰聖人愈自卑而道已高賢人不高則道不尊聖賢之分也不為酒困是也

伊川解曰聖人之道如天然與衆人之識甚殊邈也門人弟子既親炙而後益知其高遠既若不可以及則趨學之心怠矣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為其貨能度也至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我非生而知之者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事上臨喪不敢不勉君子之常行不困于酒尤其近也而以己處之者不獨使夫資之下者勉思企及而才之高者亦不敢易乎近矣

范曰出則事公卿者盡其忠也入則事父兄盡其孝也喪事不敢不勉者盡其敬也不為酒困無量而不亂也此四者夫子之常行故以告人而自謂有之也

呂曰庸行之謹是道所以為難能

謝曰事公卿父兄飲喪事皆盡事易盡道難如夫子事君盡禮之君始可謂事公卿如曾閔者始可謂事父兄必誠必信勿之有悔始可當大事齊聖温克始可謂不為酒困

尹同

楊曰齒德二者天下之達尊也故人不敢有其一而慢其二故出必事其長上是公卿乎喪事不必在己凡民有喪皆是也凶事人所忽而遠故在所勉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卒乎亂故多為所困聖人豈有異于人乎哉孔子之為孔子亦如是而已矣

尹曰臣聞師頤曰聖人以身處之所以俯就而教人也使夫資之下者可以勉思而企及其才之高者不敢忽乎近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明道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

伊川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體一作本這裏須是自見得張繹曰此便是無窮曰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便道了得他

范曰程頤曰此道體也臣以為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止也是以君子自強不息以天厚德載物以地見大水必觀焉以其似道故也

謝曰已往者過為物莫不然而其理可窺易見者莫如川流是以聖人於此發以示之

楊曰人自幼壯以至老死逝而不反其猶川流不舍晝夜也易曰品物流形言逝而不反也知逝者如斯則知有不逝者異乎此矣

尹曰臣聞師程頤曰此言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可窺而易見者莫如川流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范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好善如好色惡惡如惡臭此聖人之性也以好色為好德之心則可以入於聖人矣故夫子未之見也
謝曰如好好色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
楊曰言好德之無誠心也故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如好好色則有誠意矣
尹曰使好德如好色惡不善如惡惡臭何患乎學之不至也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橫渠曰為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淵進未止且與互鄉之進也
范曰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皆棄聖人欲人之進不欲人之止其進也雖微必與之其止也雖大必棄之召公戒武王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君子不以善小而不為不以惡小而為之積小善必成大功為小惡必累大德故也
謝曰進則不可畫止則已矣學至於大人矣然不求至於化不害其為止
楊曰未成一簣止吾止者時止則止也雖覆一簣進吾往者時行則行也亦各當其可而已矣
尹曰為學者譬如為山雖一簣之未至猶未成也孟子

謂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亦此意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明道曰顏子之不惰者敬也
伊川曰語之而敬故不惰言好學也
范曰回聞夫子之言心解而力行之故語之不惰他人或不解孔子之言故語之有時而惰子路終身誦之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子張書諸紳非不力行非不受言也然孔子獨稱顏子好學語之而不惰者惟回而已蓋顏子聞言語理一入于心則斯須不去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其聞夫子之言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門人所以不及也
呂曰惰則志不在而之他不惰者專心致志而已禮父毋有疾言不惰蓋方憂視疾所語者切務不暇語他事也
謝曰不惰與不厭之意異聲入而心不違以神受之也
游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回於夫子之言無所不說非不惰而何
楊曰於孔子之言無不說故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橫渠曰中正然後能貫天下之道此君子所以大居正也蓋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至于大樂正子顏子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為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於聖人之止耳　又曰學者中道而立則有倚

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其不及者同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人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謝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張先生謂未得其中而不止

楊曰知至將以止之則見其進矣未至乎終之故未見其止也顏淵知至矣未至乎終之而死故孔子惜之也

尹曰語之而心解力行造矣顏淵亦未嘗違之是不惰也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所止孔子所以歎之云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范曰五穀之生苗而不秀者有之秀而不實者有之人性質雖美而不能學則如苗而不秀雖學而不能成德

則如秀而不實苗必至于實然後可食學必至于穀然後為賢萬物皆然有生而不長有長而不成者人之學必求成就不可如苗而不秀秀而不實

謝曰如禮記耕而弗種種而弗耨耨而弗穫之譬

楊曰勿忘勿助長則苗斯秀秀斯實矣舍而不耘或又揠之則苗而不秀秀而不實有矣知此其知所養矣

侯曰苗而不秀質美而不學者也秀而不實學而不至於道者也故申之以下文

尹曰五穀之生苗而不秀者有之秀而不實者有之然苗必至於實而後可君子之於學亦然是故學大貴也孟子曰仁在乎熟之而已矣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范曰凡人進德必在乎少之時舜二十以孝聞顏子十八天下歸仁焉此聖人所以畏後生也若不能強學至於四十五十而無聞焉其終亦可知也故不足畏矣

楊子曰冬至及夜半以後者近玄之象也夏至及日中以後者遠玄之象也後生之學者猶之冬至及夜半以後也既壯而無聞焉猶之夏至及日中以後也

呂曰四十五十血氣盛而將衰好惡習而成性善惡已定幾不可易故無聞者不足畏見惡者至於終

謝曰聞道無先後造道之極斯於之人可以並堯禹故曰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四十五十血氣何衰猶不聞道則終於此而已矣

楊曰有聞而後可進德後生雖可畏至四十五十而無聞斯亦不足畏也已蓋聖人與人為善又惡其怠而止故抑揚其詞如此

侯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為者亦若是故曰後生可畏至四十五十而無聞如斯而已故曰不足畏

尹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悅乎繹之為貴悅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范曰齊景公問政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法語之言也景公知其禍而不圖之此從而不改也齊宣王欲毀明堂孟子對曰欲行王政則勿毀之此巽與之

言也王曰啻從言乎然而終不能行此悅而不繹也人
君之患在於有過而不改聞啻而不行此孔子孟子所
以不能如之何也
謝曰以其巽言故必說以其法言故必從說而從將入
乎耳也至說而繹從而改然後有諸己聞人之言將以
裕己也無以有諸己
楊曰法語之言正言之也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
巽與之言若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未達
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終或喻焉則尚庶幾乎其能
改繹矣其從之也其悅之也而不改繹焉是終不改繹
也已雖聖人其如何哉
侯曰法語之言正也聞正言者必面從君子則必改小

人則不能巽與之言順理而言也聞順言者必悅君子
則思繹小人則不能說而不繹從而不改自棄自暴者
也雖聖人無如之何
尹曰法言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不拂其言
不若遂改其事喜說其說不若尋繹其意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范曰此夫子所常言也弟子各以所聞記之故又見於
此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伊川曰人之身有形體未必能為主若有人為係虜將
去隨其所處已有不得與也惟心則三軍之衆不可奪
也若并心做主不得更有甚

范曰力不能勝德勇不能勝義是以三軍之帥衆可奪
也匹夫之志雖萬乘之主有不能屈況可得而奪之乎孟
子論北宮黝孟施舍之養勇以明君子之養志士皆養
其志孰可得而奪之乎
謝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雖不可奪是以謂之志可奪
非志也由是言之心不可移故帥可奪志則不可奪
楊曰三軍之帥可以力奪其帥匹夫之志道之以其
心之所同然從之不可以力而奪也
侯曰三軍之勇在人故可奪其帥匹夫之志存己故不
可奪如可奪則非志也偽也
尹曰人有志則孰能奪之也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

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橫渠曰不忮不賊其不忮不求之謂乎
范曰子路志於道而不恥惡衣惡食故夫子稱之夫恥
不若人則有忮忌之心是害其食也人能無貪欲之心
謝曰何用為不貪求則不忮不求是不為不善而已未足
以為善也子路以其可與之道夫子恐其自足如此故
驅而進之使之至於聖者也聖人之教人若權衡然輕
者抑之重者揚之子路自足於此故抑之未足於彼故
抑之所以引之而入於道也
呂曰貧與富交強者必忮弱者必求
楊曰恥惡衣惡食學道者之病若心不存焉生於此由
也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其志過人遠矣則

忮害貪求之心夫何所施也故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未至乎此有改過遷善之心者聞此言也終身誦之猶
爲不忘其初已造乎此猶終身誦之則幾於小成者
又曰子路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許大子路孔
子却只稱其知此只是他心下無事此等事打疊得過不
怕此心因事出長進者工夫不見可欲却無下工夫處
楊曰非志於道者不以貧惡衣爲恥何以與此　又
曰能懲忿則不忮窒慾則不求矣如是何不臧之有然
此修德之實而已子路終身誦之則畫矣非所以自
進於日新也孔子言此道也何足以臧蓋激之使進也
侯曰子路勇於進德志於道不恥惡衣惡食故夫子稱之
忮害也求貪也心於道則仁也故無貪求之心以害其
仁無所用而不臧子路樂善故終身誦之孔子又恐其
膠滯而不通故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蓋爲不忮不求未
足以盡善道故也
尹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以爲恥者有守者
之所能也故孔子善之子路誦不忮不求之言以爲至
善故孔子又曰何足以臧所以進之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范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世亂然後知君子小人之在治
世與君子無異然則何以別之人君惟先正心則邪正
是非交乎前而不可以誣實欺聽其言觀其行察其臨
利害遇事變則君子小人之情見矣
謝曰士窮見節義世亂則識忠臣矣

楊曰非險夷之異無以見君子之操
侯曰君子節義久而益堅無他見善明故也
尹曰臨利害然後知所守者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王彦霖問道者一心也有曰仁者不憂有曰智者不惑
有曰勇者不懼何也明道曰此名其德耳其理則一也
得此道而不憂者仁之事也因其不憂故曰此仁也智
勇亦然豈可反以不憂謂之智不惑謂之仁乎凡名其
德千百皆然但此三者達德之大也
伊川曰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德之序也智者
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學之序也知以知之仁以守
之勇以行之
范曰中庸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此
學之序也又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智者明於
理故不惑仁者無不愛故不憂勇者果於德故不懼中
庸又曰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
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呂曰不憂者無私憂憂以天下不謂之憂
謝曰天下之事若一二本無可惑察理不盡則惑本無
可憂有利害心則憂雖死生亦分内事本無可懼中無
主則懼蓋自其不惑則以智名之自其無入而不自得
則以仁名之自其無恐懼心則以勇名之名雖不同要
之其道則一
楊曰明善故不惑存心養性以事天故不憂見義必爲

故不懼
尹曰明故無所惑安故無所疑決故無所懼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王彥霖問立德進德先後明道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進而至於立立而後進則是卓然立 作定後有所進立則是三十而立進則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至於立則進而至於立道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者也立是可與立者也
伊川曰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

權 又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其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與權衡之權同稱物而知輕重者也人無權衡則不能知輕重聖人則不以權衡而知輕重矣聖人則是權衡也 又曰人多以反經合道爲權其實未嘗反經權稱衡輕重兩平乃權之義 又曰古今多錯用權字才說權便是變詐或是權術不知權只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才合義便是經也權只是稱錘稱量輕重故曰可與立未可與權 又曰唐棣之華乃今郁李取郁李看便可以見詩與兄弟之意 又曰唐棣之華乃今千葉郁李本不偏反以喻兄弟今乃偏反則喻兄弟相失也兄弟相失者言豈不爾思但居處相遠爾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蓋言權實不遠爾權只是稱錘之稱也能用權乃知道亦不可言權便是道也自漢以下更無人識權字 又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因權而言道詩也
或問聖人之道知之莫難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聖人之道不可以難易言故孔子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涵蓄意思孟淺言遠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下一豈字即露筋骨聖人之言不然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此言却好孔孟言有異處須自識得
橫渠曰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與權 又曰唐棣枝類棘枝隨節屈曲故其華一偏則一反左右相矯因得全體均正偏喻管蔡失道反

喻周公誅殛言我豈不思兄弟之愛以權宜合義主在遠者爾唐棣本文王之詩此一章周公制作序巳情而加之仲尼以不必常存而去之
范曰可與共學者同術業也學者未必志於道故未可與適道志於道者未必能有立也故未可與立也能立矣而未必權者道之用也唯聖人能盡之自漢以來儒者論權多以爲反經合道甚矣其不知權也權者道之常也既反之矣豈有先之以不正而可合於道乎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聖人心若權然後物至而不可銖兩欺之是以輕重適得其均也夫事有大小未嘗無權堯舜唯能權與子之不如與賢也故以天下與舜禹而後世莫不以爲公周公唯權親戚之不可私也故誅管蔡

而天下[illegible]直躬[illegible]不能權父子與信之[illegible]
也故以[illegible]生高[illegible]不能權下與人[illegible]人之門
也故以乞醯[illegible]之大[illegible]莫不有權惟聖人能
貴之所以[illegible]　又曰此孔子所不取之詩也
唐棣之華[illegible]　[illegible]之愛賢人可思矣以其高
遠而不能[illegible]而已矣孔子刪詩其所以不
取者蓋此[illegible]
呂曰質实故可與共學未知好故未可與適道道志未定
故未可與立[illegible]故未可與權　又曰學之始知道
之有[illegible]則可與適道學之中見道之全體則可與立學
之終造道而上達則可與權
謝曰可與共學質实者也然而未必能行故未可與適

道能行乃可以適道矣然或行[illegible]者有之故未可與
立能強立而不反矣未必[illegible]故未可與權
權非[illegible]巧[illegible]之謂猶權衡[illegible]以[illegible]得中而已不
及則仰道則俯中則平學至於權[illegible]中之謂也唐棣之
華[illegible]中[illegible]合權道而得中也
楊曰知[illegible]已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而後可與適
道[illegible]而後可與立知[illegible]之宜而後可以權世之
[illegible]以謂權者反經而合道自其學權[illegible]
[illegible]故以唐棣之華[illegible]反而後
合也不知所謂權者猶權衡[illegible]稱物之輕重而取
中爾非有反也故夫子[illegible]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以正
其不知權之失亦以示[illegible]之意也

或問曰中所以立常權所以盡變不知權則不足以應
物知權則中有時乎不必用矣是否楊氏曰知中即知
權不知權是不知中也曰既謂之中斯有定所必有權
焉是中與權[illegible]矣曰猶[illegible]此[illegible]各有中移而坐
于堂則向之所謂中者今不中矣堂固自有中合堂室
而觀之蓋又有堂室之中焉若居今之所守向之中是
不知權豈非不知中乎又如以一尺之物約五寸而執
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大小之體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
矣猶執五寸以為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寡
之中而非厚薄小大之中也欲求厚薄小大之中則釋
五寸之約唯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
權立中庸之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即所謂權也

尹曰孟子有言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權也者權量以歸
之至當猶衡有權非世所謂權詐之術也唐棣之華一
偏而一反如權則必合于道故曰夫何遠之有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五上　終

鄉黨第十

伊川曰孔子之道發而為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　又曰論語為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者矣如鄉黨形容聖人不知者豈能及是　又曰鄉黨所載審乎其形容也讀而味之想而存之如見乎其人　又曰鄉黨分明畫出一箇聖人

呂曰自孔子於鄉黨至闇闇如也言孔子言語之變自君在踧踖如也至私覿愉愉如也言孔子動容之變自君子不以紺緅飾至齊必有明衣布言孔子衣服之變自齊必變食至必齊如也言孔子飲食之變自席不正不坐至不親指言孔子應接事物之變

謝曰容貌衣服食息之際道之微也聖人於此本無意於中節蓋日月有明隨其受光而照之有志者少繫于斯於道其庶幾乎

楊曰夫聖人由禮行非行禮者也雖語默食息之頃升降俯仰各有容節無非禮者是豈係心于儀容辭令之末哉蓋其身與道俱故睟面盎背而從容自中耳世之論者曰先王之制禮誘天下之愚而拘之則是禮無與于智者之事也故士以達觀自居而任其說于天下往往自棄于無方之民而莫之悟其為害豈淺淺哉莊子曰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夫已蹈大方矣則不可謂之妄行有猖狂妄行之名則其踰于大方也必矣是皆荒

唐繆悠之辭也乃若聖人之所寓則不離乎日用之間升周遊形纖悉雖此以言道皆日用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於鄉黨一篇一章門人皆審視而詳著之其知聖人哉學者宜深玩而求之以見道其庶幾矣

尹曰甚矣孔子之聖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記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于聖人宜於此求焉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楊曰恂恂一於誠也與得人交止於信故在鄉黨所先如此似不能言者卑以自牧不以賢知先人也蓋鄉黨尚齒故其自牧如此

尹曰鄉黨敬長而貴齒以誠信為本故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謙卑之誠可知也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楊曰宗廟朝廷以敬為本故使便便言惟謹爾便便不擇事而安之也言惟謹爾言敬也

尹曰宗廟朝廷尚嚴而明辨故便便言惟謹爾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呂曰此章言孔子言語之變鄉黨尚齒恂恂似不能言助祭事大而貴讓宗廟朝廷尚辯便便言謹所以稟命而從事[illegible]

謝曰恂恂信也人親信之以其溫恭故也似不能言者

不以辭氣加人也蓋雅威容不以事親之意而出以事
其長上宗廟朝廷尚嚴故便便言唯謹爾侃侃和樂誾
誾中正上大夫在我上者下大夫在我下者（解見孔子於此）
楊曰上交則敬而無諂故誾誾如也誾誾敬也下交則
和而不瀆故侃侃如也侃侃和也
伊曰誾誾中正而敬也侃侃和樂而敬也敬則一也誾
誾侃侃上下交也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橫渠曰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
范曰鄉黨者父兄宗族之所處也主於溫恭宗廟禮法
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也言不可以不明辨故辨而
推謹爾與下大夫言和樂與上大夫言中正非輕下大

夫而屈於上大夫也鄉黨莫如齒所以教民相親朝廷
莫如爵所以教民尊上君視朝則極其恭敬故踧踖如
也夫恭而過則勞與與者無過與不及皆中節也（[illegible]）
（[illegible]）
謝曰與與承順之意
楊曰踧踖不敢寧處也與與不忘向君也
尹曰恂恂溫恭之貌便便辨也侃侃和樂也誾誾中正
也踧踖行而恭也與與威儀適中也（[illegible]）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
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橫渠曰君召使擯趨進翼如左右君也相君送賓去則
白曰賓不顧矣紓君敬也

范曰君召而使之擯必變色者尊君命也色至于勃如
容至于踧踖皆無以加焉敬之至也賓退必復命者事
之宜也
謝曰衣隨形體左右前後襜如誠於所揖也翼如鳥斯
翼之翼禮有擯詔欲其禮無違也至于賓不顧然後禮
成矣故以此復命
楊曰色勃如變色而作也君召使擯以禮相其事故變
色而作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躩如也遬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則所向也衣前後襜如趨進翼如其
容從容也賓不顧而後禮成而君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尹曰勃色變也躩盤辟之貌襜如者揖左右衣之容也
翼謂張翼而翔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謝曰入公門非必君在焉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
謝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閾則不恪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謝曰過位與見君之几杖則起同
其言似不足者
謝曰辭非謂處事廣非則曰草野而倨傲故言彌寡則
彌敬如怯懦不盡者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謝曰心彌則氣自屏於此可以體敬之理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

謝曰逞非肆也心能使氣之意
沒堦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横渠曰沒堦趨翼如張拱而翔也按陸氏釋文此句無進字
楊曰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不敢肆也中門君所出入立不中門避所尊行不履閾非行容也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不以虛位而易之蓋誠敬也其言似不足者不爲口給以時發也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近至尊氣容肅也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下堂遠所尊則其容舒矣沒堦趨翼如翔也蓋濟濟翔翔朝廷之行容也故其趨如此自入公門至此
尹曰入公門曲斂其身如無所容也過位過君之虛位也其言似不足者下氣怡聲如言不能足也攝齊摳衣升堂則屏氣似不能息出降下堦則顏色逞舒沒堦盡也復其位復其行列也自入公門至此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
伊川曰自君召使擯至私覿愉愉如也此皆孔子爲大夫時出入起居之節也過位過君之虛位也出降一等是自堂而出降階當此時放氣不屏故逞顏色也復其位復班次之序也享禮者此享燕賓客之時有容色者蓋一于莊則情不通也私覿怡怡如也私覿則又和悅矣
横渠曰上堂如揖下堂如授其容舒也
范曰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聖人內有其德故外有其容德充于內故輝光見于外非勉强而能也夫子之教人其成德亦在乎容止言動之間故語顏淵則曰視聽言動必皆以禮語仲弓則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自顏冉而觀之則他人可知矣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揚雄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心敬則無不正正則無所邪所以直其內動則得其宜宜則成規矩所以方其外大學之道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誠其意意誠則身正身正則無不中禮故顏色容止辭氣升降進退皆可以爲法門弟子識之以爲此書非深知聖人者不能形容之也
謝曰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與執輕如不克執虛如執盈之謂同

楊曰如不勝所謂執輕如不克也其事不敢易也其升則舉手如揖其下則垂手如授此升降之容節宜如是也勃如戰色蹐而懼貌恂之至也足蹜蹜如有循舉前曳踵如有循而不敢越也既聘而享以禮爲節其儀飭矣欲其文之備也既享而以親和以爲貴故愉愉也
尹曰曲斂其身如不勝舉敬愼之至也上堂如揖其貌恭也下堂如授其容舒也足蹜蹜如有循謂舉前曳踵而行有如所循也饗禮有容色饗燕賓主之間太莊則情不通也私覿則又和悅矣
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爲褻服
謝曰飾所以爲文也紺近齊服緅近喪服何以文爲紅紫非正色姝子婦人女子之飾

楊曰齊服以紺練飾以緅故常服不以爲飾紅紫靡褻非褻所宜

侯曰紅紫上服之飾者也故不以爲褻服

尹曰紺色近于齊服緅色近於喪服飾且不爲則不爲朝祭之服可知紅紫非正色褻服且不以間色則公會之服必用正色可知也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范曰古者君子不獨夫子凡君子皆當然也絺綌所以當暑必表者爲其褻也絺綌出于衣表不可以親膚也古之爲衣不爲觀美或取其適于體或欲其便于事褻裘長短右袂是也[illegible]

謝曰服之本意以不見體爲敬故絺綌必表而出之後世有絺綌總裳者縣于所以非之

楊曰袗絺綌則見體而近褻故必表而出之孔氏謂加上衣也

侯曰暑服尚疎見體則近褻故必表而出之

尹曰袗單也絺謂細葛綌麄葛也表上衣也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

伊川曰緇衣等各有用不必云緇衣是朝服素衣是喪服黃衣是蜡服也

范曰衣所以裼裘故其色必如之德之內外相稱亦然也

謝曰服色必相稱也

楊曰衣裘之色欲相稱也記曰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

狐裘黃衣以裼之禮制也

尹曰衣所以覆裘故其色如之

褻裘長短右袂

尹曰裘長欲其溫體袂短以便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范曰程頤曰此必錯簡當是齊之日必有寢衣不服常日之寢衣所以愼齊也因言其制故曰長一身有半

尹曰寢衣今之被也臣師程頤曰疑上文當連齊而言故曰必有

狐貉之厚以居

范曰狐貉之厚亦取其適體者也

楊曰私服不致飾取其便事而已狐貉綻溫暖不可以從事故燕居服之

尹曰居家居也

去喪無所不佩

范曰行禮吉凶不雜是故去喪凡所當佩者無不佩禮曰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又曰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此服之變也非佩也

[illegible]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故去喪則無所不佩言無日不佩則非特玉而已蓋若觿礪之類皆佩焉

尹曰佩佩玉也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居喪無飾故不佩去喪則復佩也

非帷裳必殺之

伊川曰帷裳固不殺矣其他衣裳亦殺也
楊曰裳必有殺唯朝祭之服用正幅如帷然則不殺
尹曰唯帷裳不殺
羔裘玄冠不以弔
范曰弔必變服故吉衣吉冠不以弔也
楊曰吉服不以與凶事故也
侯曰吉服不可與凶事故羔裘玄冠皆不以弔
尹曰弔必變服
吉月必朝服而朝
伊川曰孔子在魯致仕時月朔朝也
范曰吉月必朝服而朝者既告老猶月朝於君也月朝於君何也國有大事猶將預為故請討陳恒則沐浴而朝
楊曰孟子不見諸侯未為臣也孔子吉月必朝服而朝致為臣之義也
侯曰吉月必朝服而朝時孔子必已去位如未去則不書也
尹曰此孔子致仕居魯時也
齊必有明衣布
伊川曰齊必有明衣布欲其潔也明衣如今涼衫之類䄄衣明衣皆惡其文之著而為之也
范曰明衣布者浴衫也此亦非常浴之衣也
尹曰先儒謂浴衣也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伊川曰齊必變食居必遷坐更其常也

范曰記曰齊者必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聖人所以交神明者皆在於此潛天而天潛地而地者心也是故郊則天神降廟則人鬼饗楊曰觀盥而不薦亦致潔而已矣誠在于鬼神在已之誠不在于俎豆牲牷也君子祭則受福無它焉惟致其誠而已矣
謝曰齊必變食養氣體欲其精一於所為齊者居必遷坐與申申夭夭之意同
楊曰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齊以交神明故致潔變常以致敬
侯曰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所以致其敬也
尹曰齊所以致精明之德變食以養氣遷坐以致思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楊曰食精膾細非以窮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
尹曰食欲精膾欲細非窮口腹之欲蓋養氣體當如此也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
謝曰窮口腹之欲者或食焉
不時不食
謝曰法說謂非朝夕日中時屬饜而已欲心不從故也人不為飢而先飢不食可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范曰此不必齊也凡食皆如是矣聖人豈有異於人哉飲食居處言語必中于理而已傳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色惡臭惡失飪不時皆非所以養志氣也君子之所以養心體者未嘗不以正造次顛沛不可離也故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則事之不正不爲可知矣不得其醬不食者爲其不備也君子苟不備雖美不食焉（自食不厭精至此）

謝曰膳食之宜貴和春酸夏苦秋辛冬鹹君子之食放焉醯醢之美謂以滑甘皆貴和之謂古人欲心則審而衛生之道則盡矣

尹曰饐餲傷濕也餒味變也肉臭曰敗魚臭曰餒飪熟

也失飪謂失生熟之節也不時謂非食時也折解牲體謂有定數醬謂醯醢各有其宜故割不正不得其醬皆所不食（自食饐而餲至此）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

尹曰食以五穀爲主七十者非肉不飽氣然後用以補之從以不使勝食氣爲常

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

伊川曰飲酒不可使醉不及亂者不獨不可亂志其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

謝曰沽酒市脯不食與康子饋藥不敢嘗同意

不撤薑食不多食

范曰凡養體主於穀肉勝食氣非其理也飲酒無多少主於不亂而已沽酒市脯其所從來不可得而知故君子不食也不多食者適飽而已貪于飲食酒肉之徒也（自肉雖多至此）

謝曰不多食節飲食也

楊曰色惡若物赤敗及糲色之類臭惡若腥腐之類詩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君子之食唯其時物非忘於味以窮口腹之欲也故不時不食失飪謂失水火之齊割不正若宜割而割之類醬若魚膾芥醬之類非其物宜故皆不食肉天産也食地産也所以養陰陽之氣不可以偏勝故肉雖多不使勝食氣五辛惟薑不撤故不撤薑食凡此皆衛生之道也先王於食有禁所以治未病也而君子之食常放焉故其所慎者如此至于疾而後

用藥則末矣故周官疾醫施於萬民而已君子不與焉（自食不厭精至此）

尹曰先儒謂飲食必皆同齊而言故其說不撤薑食則曰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若葷辛者則去之也然則今之養生者凡葷物皆所忌食非獨齊也不多食飲食貴節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范曰神惠欲速及人故不宿肉而分之祭肉者家祭之肉也出三日或臭敗惡之則不欲是褻鬼神之餘也故寧不食矣

謝曰宿祭肉與出三日而食則均於常饌矣

楊曰祭於公不宿肉受賜於其君德其物不敢易也祭

於家可以宿肉矣出三日則餒而腐故亦不食
尹曰公公家神惠欲速及人故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
謂自祭也三日則肉必敗人或惡之是褻鬼神之餘也
食不語寢不言
明道曰寢食不當言語時
范曰以爭語人曰語發端曰言君子存其誠意當食而
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
謝曰聖人存心不它爲物之終始與事在此而心遊於
彼者異
楊曰肺爲氣主而聲出焉飲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
傷之也
尹曰先儒謂直言曰言答述曰語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明道曰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臨祭則敬也
范曰鬼神饗誠不在於物故雖疏食菜羹及當食瓜而
祭亦必齊如所以致其誠敬也 [illegible]
謝曰報本反始
楊曰飲食必有祭飯稻粱則祭先農菜羹瓜則祭先圃
不忘其所自也君子之祭必見其所祭者故雖疏食菜
羹之薄必齊如也夫君子於一飲食之微不忘其自況
其大者乎
侯曰食必祭其所先如先農先圃之類齊如誠敬貌
尹曰飲食必祭無德不報也不以物薄而忘不敢敬
席不正不坐

范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又曰頤正吉養正則吉也童蒙
之時養正則本立以此成聖人之功也頤正吉者所養
無非正也是故人君左右前後必皆正人所聞者正言
所見者正道凡杖行戒警盂有銘行步有佩玉之節登
車有綏和之聲皆以正養其外所以養其內心也
謝曰聖人心安于正故事之小者不正則不處
尹曰君子無非正也以正養其外所以養其內也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范曰鄉黨以齒老者先之少者從之所以敬民睦也故
鄉人飲酒雖有爵祿惟杖者出斯出矣
楊曰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
所向不正則尊卑之序隨而不正矣故不坐六十杖于

鄉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蓋杖者未出則不敢先既
出不敢後所以事其長也當如是也 [illegible]
侯曰堯舜之道徐行後長者而已孔子之起居也如是
尹曰鄉黨尚齒
鄉人儺朝服而立于阼階
伊川曰鄉人儺者古人以驅厲氣亦有此理天地有厲
氣則至誠作威嚴以驅之也
范曰鬼神依人故朝服立于阼階所以存室神也天子
有天下則與天下共事其親諸侯有一國則與一國共
事其親故都邑必有宗廟先君之主有民故也至于大
夫士奉宗廟祭祀亦以其身爲之主而有臣屬宗族故
也鄉人儺則恐其驚神故以身安之非祭故朝服也

謝曰朝服而立不致死于其親也
楊曰不誠則無物無物則無儺可也君子俾所不用其誠豈苟然哉為之其必有物也故當鄉人之所為必朝服而立于阼階亦致其誠敬而已
尹曰儺者驅厲氣朝服而立于阼階存室神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范曰人雖在遠有問則誠意達焉如親見之故再拜而送之以致恭也
謝曰再拜而送若於同僚則不必拜也
楊曰聖人無所不用其誠雖問人於他邦如見所問者故再拜而送之
侯曰聖人之道誠而已 自問人至此
尹曰聖人誠意無所不在故再拜而送之以致恭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曰拜而受之者重其惠也凡賜食必嘗之藥未知其性則不可以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不知而嘗知之則為疾也故曰丘未達不敢嘗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也
謝曰康子饋藥以受其勤故拜以未達故不敢嘗既不失己且無傷康子之意
楊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所以謹疾必告之直也直而有禮故其而不絞
侯曰聖人敬慎如此
尹曰欽人慎己故也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范曰君子之行必本于仁問人而不問馬者貴人賤畜所以敬人
謝曰馬非不愛也恐傷人之意多故指情于此
楊曰朝廷不及犬馬將退朝未離公門故問人不問馬
侯曰馬雖貴畜異于人者也故不問聖人禮敬如此
尹曰貴人賤畜理當然也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之意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范曰正席而嘗之者如對君也腥必熟而薦之者榮君之賜以事祖考也生必畜之者所以仁君之惠不忍殺也

謝曰皆敬君惠也君賜之果猶懷其核况畜乎
楊曰席不正不坐故必正席嘗之食則或恐餕餘故不祭腥肉乃可熟而薦也生則畜之以待有事無故不敢殺也皆德君之賜不敢易其物也
侯曰食君之專賜也專饗君之賜故當正席以先嘗之腥肉則及於眾存人皆饗君賜所以熟而薦之至於賜生必畜之君子所以遠庖廚也
尹曰正席先嘗敬君之惠也熟而薦之于先祖畜之以待供祭祀者皆所以榮君之惠也
侍食于君君祭先飯
伊川在講筵講此曰古人飲食必祭食穀必思始耕者

食菜必思始闢者先王無德不報固如此也夫為人臣者居其位食其祿必思何處得條來處乃得於君也必思所以報其君凡勤勤盡忠者為報君也如人主所以有崇高之位者蓋得之于天與天下之人共戴也必思所以報民古之人君視民如傷若保赤子皆是報民也須講一處有以開導人主之心處便說　又曰禮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故侍食於君君祭先飯若君之客已也

范曰君祭則先飯若為君嘗食也

楊曰禮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之膳夫嘗食飲膳者以食為先故祭先飯

侯曰君祭先飯臣子之禮不敢與君抗也

尹曰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范曰疾不能興君視之則加朝衣以見禮之宜也

楊曰雖疾不能興亦不以褻服見君君臣之義不可以疾故廢也

侯曰雖疾不能興拖紳疾者見君之禮也

尹曰東首君面南向也加朝服拖紳如朝服以朝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范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臣以為此止罪之若不必有官職也或不仕或既老召之斯往矣若異邦之君則不然當如孟子道不合則不見也

謝曰觀孔子事君則其事父兄可知矣衛之君何足以當此孔子如此其敬蓋人之大倫豈以人廢[illegible]此

楊曰不俟駕行矣不敢緩君命也孟子之答景丑氏宿焉則異於是未為臣故也當是時不得於齊則之晉之魏無不可者故有不為臣之義若夫天下定于一則率土莫非臣矣

侯曰不俟駕而行盡臣道也

尹曰不俟駕急趨命也如父召無諾之意

入太廟每事問

尹曰欽慎之至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謝曰人之死自中古以來無委之於溝壑之理使其有所歸吾何與焉至於無所歸則責在我矣此亦禮稱其情也

楊曰古者族墳墓葬必於其兆域故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而已

侯曰朋友死無所歸而於我殯聖人在下位其自任也如此得行其道為則文王也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范曰朋友有兄弟之恩故死無所歸則於我殯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不拜拜祭肉者敬人之祖考也為其同於己親（自朋友推之此）

謝曰朋友之恩視兄弟不以交為敬故饋雖祭肉則拜敬神賜也

尹曰朋友以義合者也死無所歸故不得不殯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不拜於祭肉則拜者欽神之惠者也

寢不尸居不容

伊川曰寢不尸非不敬也

范曰君子之於寢未嘗肆焉不尸者豈惡其類於死哉亦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也居不容非惰也唯不若臨祭祀見賓客而已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居之容也

謝曰寢雖舒布其四體然無縱不收斂之慢

楊曰昔之論養生者以爲寐則欲踧覺則欲舒引孔子不尸卧爲識理哉然也居不容蓋申申其體胖也

尹曰寢不尸雖舒其體而不肆居不容非惰也如申申夭夭是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范曰夫子見此三者每如此是以重記之而其文不同聖人之德有常則人見其未嘗有改故也

謝曰齊衰意兼斬與功緦言

尹曰夫子見此三者每如此則聖人之誠可知門人所以重記之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伊川曰子之在車中將如此

范曰此在車之容也式凶服者哀有喪也式負版者重民數也周禮司民獻民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所以重民也人君其可以不敬乎

尹曰此在車之容也式者車上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故曰式也式凶服者哀有喪也式負版者重民籍也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范曰盛饌爲已設則必敬主人之禮變色而作者主敬之節也君子於人之食如此況食君之祿荷君之寵而可以不敬其事乎

謝曰變色而作敬其食我以禮也故食于少施氏而飽

楊曰哀敬動于中故容色變于外版民數也王拜而受之者故式之盛饌禮之厚故變色而作非以其饌敬其禮意耳

尹曰敬主人之禮也變色而作者敬之節也

迅雷風烈必變

范曰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凡人當天之威怒則必恐懼故君子因以爲戒然禮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所以敬天之怒自天子至於士皆當然也

謝曰慮天變也

楊曰畏天威也

尹曰畏天威也易震卦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蓋記意也

升車必正立執綏

范曰此升車之容也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君子之于莊敬無不在焉升車則見于執綏也

尹曰綏者挽以上車執之所以為安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范曰此在車之容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皆止為其惑人而已爭防容周旋以禮自防故視必以禮

謝曰此亦存下言升車之容

楊曰盛德之至動容周旋無適而不中節也

尹曰三者惑眾者也車中之容如此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明道曰色斯舉矣不至悔吝翔而後集審擇所處　又曰色斯舉矣知幾矣知聖人翔而後集不止擇處凡事必詳審也

范曰此三者審知去就也見人顏色不善則舉而去

之若有所說必回翔審觀而下集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君子難進而易退不待惡言危邦將至而後去也翔而後集者擇有道之國有德之君然後就之此夫子行止進退之常也

楊曰色斯舉矣故有際可之仕禮貌衰則去之翔而後集不苟止也

尹曰聖人難進易退見幾而作此其常也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伊川曰山梁雌雉得其時遂其性而人遭亂世反不得其所子路不達故共之孔子俾子路復審言詳意故三嗅而起庶子路知之也　又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子路聞之疎然共之後三嗅而作

文字如此順恐後人簡編脫錯嗅字又不知古作何字

又近嗅字

橫渠曰聖人一時貴山雉之難者仲尼傷游俗易流所美非美仲由不達乃共羞以饋終食三嗅不果好而必察也不食者知所以美之非美也不言其不見貴者祿固好之甘眾而不言也口之於味且甜又傷知德之鮮也故中庸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

范曰山梁遠也雌雉伏藏之物也物得其所而人不得其所此君子可去之時也子路以為時物而共之非其本心故不食而起聖人之言微婉而其意未嘗不在是下子路勇於順承夫子之言而不達其意夫子不食所以諭子路使之求其心也聖人教人不一端皆以誠心

為本子路學孔子不求之於心而求之下言故失之於此然則學者必求聖人之用心則不至於失矣

呂曰孔子之於諸侯未嘗三年淹也者色斯舉矣翔而後集之義也孔子觀山雉之作有似乎此故曰時哉以況乎己也山梁雌雉者又見應而不偶

謝曰聖賢進退出處山梁雌雉似之故曰時哉時哉子路拱之未必一時事若以為不達其意而拱之恐不如是之陋也三嗅而作亦如生記不食之類特承上文雌雉之語而記夫子於此不食蓋聖人之食未必如眾人竊歡于所嗜而它

楊曰歎雌雉之時而異曰子路共之猶不食記此以申歎雌雉之意

尹曰聖人之歎雖在山而得其時而人不得其時子路以爲時物而共之非其意故三嗅而作也

論語精義卷第五下　終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六上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明道曰先進猶言前輩也後進猶言後輩也先進之於禮樂有其誠意而質者也故曰野人後進之於禮樂習其容止而文者也故曰君子孔子患時之文弊而欲救之以質故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取其誠意之多也

伊川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謂其質朴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謂其得宜周末文弊當世之人自謂得宜而以古人爲質朴故孔子欲從古人古人非質朴也　又曰先進後進如今人說前輩晚輩先進於禮樂謂舊時前輩

人於禮樂在今觀之以爲朴野後進於禮樂謂今晚進之人於禮樂在今觀之以爲君子君子者文質彬彬之名蓋周末文勝故以前人爲野人而自以當時爲君子不知其過於文也故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又曰先進於禮樂質也後進於禮樂文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其下則史孔子從之矯枉欲救文之弊然而吾從周此止文一事又有不從處乘殷之輅　又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言其質勝文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言其文質彬彬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言若用於時救文之弊則吾從先進小過之義也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此之謂也不必惑從周之說　或問孔子何以不從君子而從野人先儒有

變文從質之說是否曰固是然當時謂之野人是言文質相稱者也謂之君子則過乎文者也當時文弊已甚仲尼欲救之云爾

橫渠曰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備而後至於禮樂後進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後進則於禮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曰謂野人而必爲所謂不願乎其外也

范曰先進者古之人也後進者今之人也先進於禮樂質多而文少故曰野人後進於禮樂文質相副故曰君子世衰文弊則當反之於質故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所以適時也

呂曰野人郊外之民君子士大夫也士大夫之文不備

物不行如衣服不具牲殺器皿不備不敢以祭之謂野人之文雖不備物亦行如野有死麕瓠葉之謂蓋禮樂之文在野人則不俟物備而先進在君子則必候物備而後進當禮壞之時必俟物備則文必墜地故孔子救世之急寧失之野以振斯文

謝曰禮樂先有質後有文則質至而文不至者謂之先進可也有文而無質以先之者謂之後進可也言先進則無文可知言後進則無質可知質多則爲野人文多則爲君子君子非彬彬之君子進者猶進於此道之進從先進近本也

楊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質勝文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文質彬彬也周衰文滅質矣非過物不濟故用之則從先進

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者蓋先王立二代之後使之統承先王修其禮物欲後之作者有考焉耳故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二代之禮忠質之尚至周而備故郁郁乎文哉所謂從周者從其監二代也若周之文因二代之禮隨時損益救其偏弊而已與所謂從先進者無二道也

尹曰君子野人皆據當時而言當時謂之野人是文質相稱者也當時謂之君子則過乎史者也是以不從後進而從先進蓋時文弊已甚仲尼欲救之云耳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明道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言此時皆無及孔子之門者思其人故類顏子已下十人有德行者政事者言語文學者皆從於陳蔡者也　又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伊川曰孔子教人各因其才有以文學入者有以政事入者有以言語入者有以德行入者

范曰自顏子以下皆從夫子厄於陳蔡者也時無在夫子之門者故曰不及門也有德行者有言語者有政事者有文學者蓋思之而言也夫子之門人顏閔伯牛可以爲輔相仲弓可以爲諸侯宰我子貢可以使四方冉有可以治兵賦子路可以爲將帥子游子夏可以立制

度而不免厄於陳蔡此則天也
謝曰孔子思當時相從於陳蔡之間者今不在此故下云德行顏閔冉雍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楊曰從我於陳蔡者適不至其門故言之因以第其學孔子謂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宜在言語之科而不與焉蓋以七十子之賢皆在此列者未易以一二數也適不從於陳蔡之行故不及也如顏淵季路之徒皆從於陳蔡者而說者謂於陳蔡者皆不及門無升堂者失其旨矣 ○
侯曰從孔子於陳蔡者當時皆不在門故各言其所學
尹曰顏淵已下從孔子於陳蔡之間者時皆不在夫子之門故思其人而言曰德行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有宰我子貢政事有冉有季路文學有子游子夏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伊川曰於吾言無所不說與聖人同耳
横渠曰回非助我者無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而達夫異同者矣
范曰夫子所與言者皆其未知者則疑而問問則有以起夫子之意而發其言若子夏之言詩助也顏子無所不知語之則心說而躬行之夫子所與同道故曰非助我者也
謝曰答問之間疑則問教學所以相長也說則不復問矣故謂之非助我者
楊曰理有因疑問而發者若子夏之起予是也無疑問則無相長之義故曰非助我者
尹曰疑則問皆回於聖人之言心通默識故說而無問難也助者猶起予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伊川曰閔子於父母昆弟盡其道以處之故人無非間之言也
范曰子騫之行能使其父母昆弟人無間言此難能也舜之父母兄弟以頑嚚傲鬬於天下然則閔子賢於舜乎曰舜以諧頑嚚格姦底豫爲孝閔子以善父母兄弟爲孝

呂曰至行誠篤取信於父母昆弟人不得而間焉非成身之至不足以及是故曰孝子成身
謝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故以道行於父母昆弟爲孝
楊曰孝見以成親之名則人謂之君子之子矣夫誰間言之有
尹曰父母兄弟之間人無間言閔子之行可謂至矣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范曰南容欲慎其言則必慎其行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於刑戮也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
謝曰三復白圭誠於慎言也

楊曰三復白圭則寡尤悔必矣此邦無道所以免於刑
戮是則可妻也
侯曰君子慎於言而敏於行南容知所慎矣故三復白
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尹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
容讀此而三復焉則其慎言可知慎於言則其行可知
此所以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故孔子以其兄
之子妻之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
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明道曰顏子短命之類以一人言之謂之不幸可也以
大目觀之天地之間無損益無進退譬如一家之事有

子五人焉三人富且貴而二人貧且賤以二人言之則
不足以父母言之則美且多矣若以孔子之至德而又
處乎盛位則是化工之全可以孔顏言之於一人有所
不足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羣聖人言之天地亦云富
有也[illegible]
范曰孫覺問夫子之對季康子與哀公同而有略有詳
於臣略於君詳者也臣以為人臣之對君不可以不盡
故哀公以下不能問則不以告也故對哀公則言顏子
所以為好學而於康子則略焉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
乃告之此教誨之道
謝曰與哀公問同
楊曰孔子以顏回不遷怒不貳過為好學蓋非克己不

足以與此故問好學必以顏回告之自閔子而下皆不
與焉蓋克己之難也如是學者知此則知所好矣世儒
以博聞彊記為好學非聖人所謂學也
尹曰不遷怒不貳過如顏子者可謂好學也已矣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
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
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范曰夫子之視顏淵猶子也與鯉均而已矣若夫自矯
以過情聖人所不為也
呂曰喪稱家之有無不以子之才而加厚
謝曰聖人脫驂於舊館而不與顏路之請則為所識窮
乏者得我而[illegible]以副之豈吝心也

楊曰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
出涕惡夫涕之無從也說驂賻之顏淵死子哭之慟豈
特一哀而出涕乎顏路請子之車而夫子不與何也曰
賻之有賻猶祭之有幣也苟無其實君子不可虛拘
故惡夫涕之無從也說驂賻之所以致其實也若顏淵
則異乎此矣其見夫子猶父也父之於子豈以才不才
為之厚薄哉鯉也死夫子以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大其中而為椁哉以顏子之賢而與之乎喪具稱家有
無而已豈其椁可也哉故不與
侯曰才不才賢不賢在人固有異至父母之恩則一已之
子與人之子不同若以車為顏子之椁則失父子之仁
又見從大夫之後可徒行乎此聖人之制也使鯉之死

初有椁以葬則顏路之請夫子必有以處
尹曰送死之具稱其有無而已孔子言鯉之才固不可
以並顏子然吾見子之心猶顏路之視淵也若鯉之死
有棺而無椁亦以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故也使其有
餘也雖舊館人之喪有為脫驂者矣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范曰顏子與夫子同道天喪予者痛道之無傳也
楊曰孔子斯文之所在顏淵死斯文不傳則天實喪予
也喪予者喪斯文之謂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
慟而誰為
范曰哀發於誠心是以慟而不自知

楊曰顏淵死孔子謂之天喪予則其存亡與之為一矣
其慟也亦不自知其慟也故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
而誰為
侯曰孔子之喪顏淵仰斯文之不與也故曰天喪予天
喪予其哭之哀也不知其慟而慟矣
尹曰孔子於顏淵之死自傷道之無傳若天之喪己而
哀惜之耳有慟乎哀傷之至不自知其慟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
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范曰喪具當稱家之有無家貧而厚葬不循理也顏子
簞食瓢飲無求於外死而薄葬則稱其德矣門人以厚
葬為朋友之恩而不知於義為不可故夫子非之

謝曰元深曰不與之車以為之椁者義也哭之慟者恩
也不得視猶子者分也
楊曰子路曰傷哉貧也死無以為禮孔子曰斂首足形
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故無財不可以為悅顏
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則無財可知矣門人欲厚葬之
非禮也夫顏淵視夫子猶父也而其死也夫子謂之天
喪予則哀之至矣然者肯而不與之哉蓋愛之以德
欲其以禮葬故也觀顏路請車之意則欲厚葬非其門
人而已矣故夫子不得視猶子而止之曰非我也夫二三子
也言非我則其失有任其責者矣
侯曰門人厚葬顏淵非所以葬顏淵也觀其在陋巷不
改其樂之心則顏淵豈以厚葬為美也夫子不得而止

之故曰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尹曰喪具稱家之有無顏淵貧而門人厚葬之非也回
之於孔子猶父也以顏路而不得專其事歎不如葬鯉
之得宜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
生焉知死
伊川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
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
也　又曰子路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人多言孔子不
告子路其此便是深告之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
之說若人能原始而知生理便能要終知得死理若不
明得則雖千萬般安排著亦不濟事　又曰死生存亡

皆知所從來得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更無別理　或問佛言死生輪回果否曰此事說有說無皆難須自見得聖人只一句斷盡了故對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

范曰事人者爲臣則忠爲子則孝則忠孝可以事鬼神忠信不試鬼神饗之能事人則能事神矣君子爲善惟日不足修身以俟死死非所當問也聖人教人能盡人道則可以事神能知生則可以知死問死非學之序故不以告也

呂曰能盡人之道則事鬼之道備知所以生之理則死之理明蓋通乎晝夜之道則人鬼無異事生死爲一貫爾此所以答子路非拒之之辭

謝曰此夫子㳂語子路以死與鬼神之理也天下之事雖在八荒之外猶有見聞之驗獨死與鬼神之情狀從古以來不見以聞見驗特知者以理考之故欲知死莫如知生欲知鬼神莫如知人也

楊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則人鬼死生當源源自見初無二致也故問事鬼告以事人問死告以知生所以發子路之問而不隱也蓋聖人之言常近矣探索之則頤隱存焉

尹曰能事人則能事鬼知生則知死蓋一理也所以㳂告子路戒以爲學不躐等失其義矣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伊川曰子樂者弟子各盡其誠實不少加飾孔子知由之不得其死

范曰閔子恭敬故其貌中正子路勇果故其貌剛強冉有子貢善爲說辭故其貌和樂孔子事父母臣事君門弟子事師惟在誠而不可以欺閔子不能爲子路之行行冉有子貢亦不能爲閔子之誾誾也四子各盡其性以事夫子夫子各因其才而教之此所以樂也若由也不得其死以其剛強而知之也

謝曰三子之情性不同皆不害其爲自得故夫子樂之行行不害爲直然非涉世之道使子路由此少知進也何不得其死之有

楊曰四子侍側天下之英才也形於外皆其力分之所至故子樂夫君子所謂得其死者非必考終命而後爲得也死於義而已若比干諫而死孔子謂之仁人是也子路爲孔氏宰食焉而不避其難義也孔悝被劫而盟子路往救之救之而不獲亦可以死矣然以孔子不爲衛君言之亦可以無死矣可以死可以無死而死之傷勇故也故孔子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則聖人以其行行得之[illegible]之間而知之如是耳害也然由之不得其死亦志於仁而已無惡也雖不足以成仁與夫求生以害仁者有間矣故孔子於其死也若喪子然其哀傷之也至矣

尹曰[illegible]謂子路只順長而不進於溫恭故不得其死非謂行行便不得其死也

尹曰四子之容有諸中而見乎外者也各盡其誠略無僞飾夫子所以樂之子路剛強有不得死之理也故因以戒之云爾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范曰論語弟子之言閔子蓋鮮焉言而必中者有德之言也

謝曰苟有當改豈以仍舊貫爲爲然當是時其有不必改者乎

楊曰三代相因有所損益而已無意於改作故天下之事所極弊不如仍舊貫之爲愈

侯曰古之改作必不得已者也魯人爲長府豈其可以無改者乎故夫子善閔子之言

尹曰先儒謂長府者藏財貨之府也言必有中善閔子言之當理也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伊川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此子路於聖人之門有不和處然學能至於升堂者子路未見聖人時乃暴悍之人雖學至升堂終有不和處

范曰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合之非瑟之相和仲由學於夫子雖則勇矣無不達聖人之道而升之是其不能和也故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而門人以爲夫子不取於子路故不敬之夫子釋之曰由也升堂矣而未入於室此所以不能和也若琴瑟之和者唯顏子而已如子路亦未可以不敬也

呂曰由充矣和順於道德則未也故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以是而不敬不唯不知仲由且昧於入道之淺深故夫子語之以此

楊曰子謂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而門人由是不敬子路則是下比之是以一眚而廢也故夫子進之曰由也升堂矣使知賢者如是　或問孔子許子路升堂其所養亦高何以見曰觀其死猶不忘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耶苟非其人則造遽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尹曰由之於道未能到閫而已門人遂有不敬之意矣子所以釋之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明道曰過猶不及如琴張曾皙之狂皆過也然而行不掩焉是狂簡也　又曰才高者過過則一出一入卑者不及不及則怠而廢弛

伊川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此商只是不及此然過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爲我其原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於楊墨如楊墨亦未易是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　或問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論交處可見否曰氣象間亦可見　又曰師有過不及其弊爲楊墨楊出於

義墨出於仁仁義雖天下之美然如此者失之毫釐謬以千里

范曰中庸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中庸之不可能唯有過與不及也是故過不及其失則均皆不入於中也聖人之道若權衡其所以敎人唯抑其過而引其不及者也

謝曰德以中庸爲至既曰過矣何愈於不及也後世楊墨之學惡其源流出於二子

楊曰道主於中而已賢知者過之愚不肖者不及則過疑於愈矣然而道同歸於不明不行則其失一也故曰過猶不及

侯曰過與不及皆非中庸故夫子曰過猶不及後世楊墨之學原流其出於二子乎

尹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敎人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范曰冉有以其政事之才施於季氏之家故爲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爲急故也

謝曰心以勢利移則何所不至鳴鼓而攻之所以深絶其源

楊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以附益其富若魯哀公以盍徹異矣故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侯曰以聚斂爲心而爲人之宰豈君子之存心哉孔子故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見冉子之陋也夫人而以聚斂爲事乎

尹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聖人所深惡也夫季氏魯卿也而富於周公冉有弗能改於其德復附益之鳴鼓而攻之以罪大而深責之也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明道曰曾子少孔子始也魯觀其後明道豈魯也哉

又曰參也竟以魯得之也

伊川曰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之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又曰曾子傳聖人學只是一箇誠篤語曰參也魯如聖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辯聰明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人要一箇誠實聖人說忠信處最多曾子於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測且如易簀之事非大賢以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　又曰傳聖人之道以篤實得曾子是也易簀之際非幾於聖人者不及也推此志也禹稷之功其所優爲也易簀之際心即理理即心聲爲律身爲度仲尼沒得其傳之正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

范曰四子之才性各有所偏數者知其偏然後能救其失也曾子之魯蓋質多而文少其學守約賢於游夏遠矣故傳夫子之道也

呂曰愚謂專而少變魯謂質而少文辟謂便而少誠喭謂俗而少學傳稱喭者俗論也

謝曰愚與魯其質厚不害為信道故柴也執喪有過人者學於聖人未有如曾子也

楊曰愚則不明魯則不敏辟則不能非畔喭則鄙人以口給皆其性之偏蔽故語之使知自勵也

尹曰四子之才各有所偏知其偏則有以救之也然而曾子之才魯故其為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者以其魯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明道曰顏子屢空空心受道子貢不受天命而貨殖億則屢中役聰明億度而知此子貢始時事至於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乃後來事其言如此則必不至於不受命而貨殖也

伊川曰屢空兼兩意唯其能虛中所以能屢空貨殖便生計校才計校便是不受命不受命者不能順受正命也

或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邃處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其驕吝可以為屢空否曰然驕吝最是不善之總要驕只是為有己吝如不能改過皆是與叔解作如貨殖先生云傳記中言子貢貨殖處亦多　又曰孔子弟子顏淵而下有子貢後人多以貨殖短之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世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　又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命謂爵命也言不受爵命而貨殖者以見其私於利之淺而足以明顏子屢空之賢也　門人有習宅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 一人以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侍行謁顏道者歸寧舉伊川曰何不止於太學顏道對曰何人斯習禮者之稍也先生云云顏道乃止是夜與第論云云尹子曰舉如此

范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不能安命是不受天之命也其言而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呂曰貨殖之學聚所聞見而聞見有數故從億億度可以屢中而不能悉中空空無知則無所不達自得自生從見聞之凡乎不受命者貨殖之學聚聞見以度物以己知求中而不受命於天空空無知則未始有己所以應物如響一受於天而已吾何與乎然屢空而未能常空所以幾聖而未至　又曰貨殖之學不殖則窮空空無知則道所由出雖屢而未久亦庶乎前定而不窮矣

謝曰說者以為子貢與時轉販必不如此要之於貨未

能忘意耳受命則順天而無意必也屢中不免於億未
可謂知
楊曰大而化之則形色天性無二致也無物不容矣顏
淵大而未化而其復不遠則其空也屢而已故止於殆
庶幾也知存心養性以事天然後能受命未能受命則
物或累之故有至於貨殖焉然孔門所謂貨殖豈若世
之營營者耶特於物未能忘之耳夫君子不億不信一
於誠而已億雖屢中非所善也言屢中則其不中亦多
矣　或問何謂屢空曰此顏子所以殆庶幾也學至於
聖人則一物不留於胷次乃其常也回未至此屢空而
已謂之屢空則有時乎不空　或問空必謂之屢何如
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則蓋有時而違也然而其復不遠

則其空也屢矣空也者不以一物置其胷中也子貢貨
殖未能忘物也孔門所謂貨殖者豈若世之營營者耶
特于物未能忘焉耳　或問子貢貨殖誠如史遷之言
否曰孔門所謂貨殖者但其中未能忘利耳豈若商賈
之為哉曰樊遲請學稼學圃如何曰此亦非為利也其
所願學正許子並耕之意而命之為小人者蓋稼圃乃
小人之事而非君子之所當務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又曰億則屢中非至誠前知也故不足取
尹曰顏子簞食瓢飲不以累其心空心而受其道也貧
富有命焉子貢之初猶役心於貨殖苟以貨殖累其心
是不受命也其言之屢中者億度而中耳非夫子之所
尚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明道曰善人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自達者也苟不履
聖賢之迹則亦不入其奧故為邦必至於百年乃可以
勝殘去殺也孟子以樂正子為善人信人可欲之謂善
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可以至於聖神然其始必循轍
迹而後能入也
伊川解曰所謂善人者不為不善也故不止踐舊迹而
已有不善則能改之矣雖然亦不能造道之遠奧也苟
能之則賢者也不止為善人而已若規循迹雖有不善
而不能改也則亦無立之人安能為善人乎乃今所
謂善人也善人者篤厚長者之謂也　又語錄曰善人
不踐迹亦不入於室之人也不踐迹是不踐已前為惡

之迹然亦未入道也　又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
雖不循守舊迹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
橫渠曰善人欲仁而未致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
法亦不陷於惡有諸己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
入聖人之室也
范曰善人質不待文而見之矣得見有常者斯可矣善人
者君子之次也為邦百年乃可以勝殘去殺治民之效
如此其遲也踐迹者蹈古人已成之迹而行之也不能
自立也善人不止如是然亦不能入室觀聖人之奧也
孟子可欲之謂善知善之可欲故誠心好之如樂正子
者是善人也
呂曰子張躬行有所未至而問善人之道孔子以為善

人之德雖因未優苟不踐其迹亦不能入其室也況聖人乎

楊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善而能有諸己則非善人也故孟子謂樂正子善人也而兩言之蓋謂之善人是亦信人也夫踐迹而已非有諸己也故以不踐迹爲善人之道非充而上之入室則未也

尹曰循迹言人皆不爲不善者也不至於循轍而爲非亦不能以造乎聖域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明道曰論篤爲言之篤厚者也取於人者唯言之篤厚者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未可知也不可以論篤遂與之必觀其行事乃可也

伊川曰不可以言取人今以其論篤而與之是謂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又曰言論篤實與君子與色莊

范曰論篤者言必篤厚也不求之於心而求之於言此君子小人所以難辨也色莊者色厲而內荏者也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言其未可知也人君以此辨之則君子小人之情可見矣

謝曰踐迹止於色莊君子者不必色莊以其能躬行也善人雖未能有諸己然未必循迹而遺意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與色莊者乎則不踐迹者有所取矣故聖人思其不得而見之

尹曰若以言論之篤而與之與其爲君子者乎與其爲色莊者乎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伊川曰子路果於行有聞而未能行唯恐有聞也故退之

范曰禮從人則以父兄之命如此者不可專也若爲仁由己當仁不讓於師此則不待父母之命而行者也使冉求有聞斯行之其當聽於父兄者不待教使子路聽於父兄其有勇於行者亦不待教也聖人進退如此所以成德達才也

謝曰有父兄在苟在於義非不可專輒也然勇者或徒行而未必中義故在所退有父兄在其勢苟得以稟命胡爲而專輒也然弱者雖義有時而不爲也故在所進

楊曰聞之而義在必行雖父兄在聞斯行之可也雖然言之父兄何傷乎故由求之問隨其偏弊而救之所以兩言也然聞而不行學者之所病而夫子以是退由者蓋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則固能聞斯行之矣以其兼人也故退之蓋聖人之於人猶天之生物也其進之退之亦各因其材而篤之耳

尹曰聖人之爲教各救其所偏而已孟子所謂成德達才者是已

子畏於匡顔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伊川曰死字當爲先字子在回何敢先死者非回之所當爲也當爲者上足以告天子下足以告方伯以討其罪耳　又曰死當爲先謂先往也顏淵親在豈得爲孔子死乎　或曰設使孔子遇難顏淵有可死之理否曰無可死之理除非是鬭必死則此非顏子之事若云遇害又不當言敢不敢又問使孔子遇害顏淵死之否曰豈特顏子之於孔子若二人同行遇難自可相死也又曰親在則如之何曰且譬如二人捕虎一人力盡須當同去用力如執干戈衛社稷到急處便逃去之言我有親是大不義當此時豈問有親無親但當預先謂吾有親不可行則止豈到臨時却自規避也曰親在不許友以死如何曰有親在有可許友以死者二人同行之事

是也有親不在不可許友以死者如俠士以親不在而爲人報讐甚非理也

范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未有不許師以死者也若夫子死顏淵亦死之

呂曰顏淵志道以孔子之存亡爲已存亡死謂死戰

謝曰敢非不敢之敢乃果敢之敢猶言必死也其意謂夫子不免則回必死難矣

楊曰臨難有相死之義

尹曰臣謂師程頤曰死當爲先傳寫誤也回何敢先於理爲順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

范曰大臣者不必在上位也齊稷之生雖爲布衣楊雄謂之大臣事君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明於進退之義則可謂大臣矣仲由冉求仕於季氏之朝進不能諫退不能去故夫子以爲具臣二子雖不能以義正君然君若爲大惡亦不從也弒父與君甚季氏之惡也

謝曰有大人之德然後可以爲大臣之事進退行藏不係於用故不可則止二子事非事道者氣不足以扶顛持危其可謂之大臣乎

楊曰由求爲季氏宰故季子然以由求爲問意其爲大臣可與共成事功也季氏旅於太山而不能救將伐顓

臾二臣皆不欲而不能諫是謂具臣矣非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也然季氏僭用天子之禮則其篡逆之心已兆矣故對以弒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又曰孔子言由求爲具臣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由求如是而已乎曰弒父與君皆言其大者蓋小者不能不從故也若季氏旅太山伐顓臾而不能救之之事是已然則或許其非常且皆在政事之科何也曰小事之失亦未必皆從但自弒父與君而下或從一事則不得爲不從若弒父與君則決不從矣進此一等便爲大臣如孔孟之事君是也故孔孟雖當亂世而遇庸暗之主一毫亦不放過

侯曰觀季氏旅泰山而不能救伐顓臾而不能止當於

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以附益之非其臣而行事道者
如是子雖然以子路之勇而好義弒父與君亦不從也
尹曰季氏旣剛命仲由冉求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
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備數之臣而已季氏有無君之
心自多得其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又曰若弒逆之惡
必不從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
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范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道之本在於修
身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
下國家矣聖人之道在方冊識而求之者將行之也堯
舜禹必稽古而行皐陶亦稽古而言何可以不讀書也

先學而後可以治民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爲學失先
後本末之序而不知其過故夫子以爲佞

呂曰子路之學人以口給而已有美錦猶不使學製況
民人乎

謝曰學固有不必讀書者然非子羔之事子路使之仕
所謂賊夫人之子也子路民人社稷之語則是於賊夫
人之子之意有未喻也是知辨所聞而不稽其弊者不
復求益也是以夫子特惡其禦人以口給而已

楊曰三代而上六經未具其學有不待讀書者有民人
有社稷固足以學矣而子羔之才不足以與此遽使之
仕是賊之也子路以何必讀書爲辭是口給以禦人也
故孔子曰惡夫佞者

侯曰夫子嘗告伯魚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
又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又
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
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民人社稷固可
學也其在學詩學禮之後乎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
賊夫人之子是子羔未嘗學而使之從政也子路問民
人社稷何必讀書以拒夫子故夫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以子路不知學之先後故也左傳子皮使尹何爲邑曰
使往而學焉子產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
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於美錦不亦多乎僑
聞之學而後從政未聞以政學者也亦此義

尹曰子羔學未達而使之治人是賊夫子羔也學固有
不待讀書者矣然豈子羔所能及哉子路必爲之辭故
夫子惡其口給也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
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
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閒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
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
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
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
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
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
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旣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
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

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明道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　又曰子路冉有公西華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孔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

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伊川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如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范曰夫子教人修身之事皆所以治人也故使門弟子各言其志觀其所學而其所以及天下從可知焉夫子謂子路可治千乘之賦冉有可爲百乘之宰公西華可與賓客言蓋三子之志與其所學未嘗不在此而夫子亦以稱之是以三子之對不出如夫子所言也不如曾皙夫子所謂狂也狂者進取志於大道故治國之事有不足言焉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亦若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而已矣天下之物皆得其所爾其有不治者哉

呂曰三子皆有諸侯之志願試其能而冉有公西華言稍加讓至於曾皙有志樂道不希近用故孔子取之

謝曰子路冉有公西華不識道所未免於意必者也乃若曾點之意果何在乎道以無所倚爲至夫子與之非止樂其不願仕推曾點之學雖禹稷之事固可以優爲特其志不存焉　又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無此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不在非指鳶魚而言也若指鳶魚

爲言則上面更有天下面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曾點之意季路冉求言志之事非大才做不得然常懷此意在胸中在曾點看著正可笑爾學者不可著一事在胸中才著此事便不得其正且道曾點有甚事列子御風事近之然易做只是無心近於忘　又曰呂晉伯兄弟中皆有見處一人作詩詠曾點事曰函丈從容問且酬展才無不至諸侯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對春風詠不休

楊曰三子言志而點之鼓瑟自如初若不聞者孔子問之而後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則點之自適異乎三子者之撰與可見矣此昆者所以許著之也夫充點之志則顏子之事也故夫子與之然點之言未必能踐之亦

志於進取而已此點所以爲狂與
尹曰子路可使治千乘之賦冉有可爲百乘之宰公西華可與賓客言孔子固已知之矣今使之言志者豈徒欲較其事業亦以觀其自得之淺深可推於人者厚薄故也三子者皆言其所能故夫子不與之至若曾皙則異乎三子者之撰方且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以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吟詠情性以歸非淺有所得於中者其能志於是乎故夫子歎美而與之也如點之志雖聖人何以異哉然點狂者也言之則是矣行之則有不掩焉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六上終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六下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明道嘗論克己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錯否曰如公所言只是說道也克己復禮乃所以爲道也更無別處克己復禮之爲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如公所言則是一人自指其前一物曰此道也它本無可克者知道與己未嘗相離則若不克己何以體道道在己不是與己各爲一物可跳身而入者也克己復禮非道而何至如公言克己不是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故曰可離非道理甚分明持國又曰道無真假曰既無真無假却是都無物也到底須是是者爲真不是者爲假便是道大小大分明　又韓持國嘗論克己復禮以謂克却不是道先生言克便是克之道持國又言道則不須克先生言道則不消克却不是持國事在聖人則無事可克今日持國須克得己然後復禮　又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積習儘有功禮在何處　又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一於禮之謂仁仁之與禮非有異也　又曰克己則私心去自能復禮雖不學文而禮意已得　又曰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餘自止

又曰克己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伊川曰克勝也難勝者莫如己勝己之私則能有諸己是反身而誠者也凡言克者未能有諸己也一本云能有諸己誠也必誠之在己然後爲克己禮者理也有諸己則無不中於理君子愼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以爲克己復禮也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焉人之視最在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次序 又曰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又曰敬則無妄無妄則禮也 又曰敬即便是禮無己可克 又曰視聽言動非禮不爲即是禮禮即理也不是天理便是私欲人於私欲雖有意於爲善亦是非禮無人欲即皆天理本下

集註有意以下十六字但云雖爲善事亦是私意 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言一旦能克己復禮則天下稱其仁非一日之間也 或問克己復禮如何是仁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旣是私意如何得仁凡人須是克盡己私只有禮時方始是仁處先生說作能克己復禮爲仁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是仁 又曰難勝莫如己私學者能克之非大勇乎 先生作四箴其序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聽箴曰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范曰克己自勝其私也勝己之私則至於理禮者理也至於理則能復禮矣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克己也不遷怒不貳過復禮也大正與是出於理不正不是則非理也視聽言動無非禮者正心而已矣爲仁由己在內故也克己復禮將天下之善皆在於此矣天

下之善在己則行之一日可使天下之仁歸焉夫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則非顏子所及而克己修身以治天下亦惟視聽言動無非禮而已矣

呂曰仁者以天下爲一體天秩天敍莫不具存人之所以不仁己自己物自物不以爲同體勝一己之私以反乎天秩天敍則物我兼體雖天下之大皆歸於吾仁術之中一日有是心則一日有是德 又曰有己則喪其爲仁天下非吾體忘己則反得吾仁天下爲一人故克己復禮昔之所喪今復得之非天下歸仁者與安仁者以天下爲一人而已 克己復禮贊曰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爲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爲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蟊賊

志以爲帥氣爲卒徒奉辭於天孰敢侮予且戰且徠勝
私窒慾昔爲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
勃蹊安取厥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
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痒疴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
莫非吾事顔何人哉希之則是
謝曰禮者攝心之規矩循理而天則動作語默無非天
也内外如一則視聽言動無非我矣　或問言動非禮
則可以正視聽如何得合禮曰四者皆不可易易則多
非禮故仁者先難而後獲所謂難者以我視以我聽以
我言以我動也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視聽不以我
也皆失之矣　或問視聽言動合理而與禮文不相合
如何曰言動猶可以禮視聽有甚禮文以斯視以斯聽

自然合理合理便合禮文循理便是復禮會本云問視聽言動於禮視聽言動只是理何故得合禮曰怎生外面討得禮文來合循理便是復禮言動猶可以有禮文視聽有甚禮文文以斯聽自然合理合禮便是合禮文體學之不可易者也只是一箇敬字　或問求仁
如何下工夫曰如顔子視聽言動上做亦得如曾子顔
色容貌上做亦得出辭氣者猶佛所謂從此心中流出
今人唱一喏若不從心中出便是不識痛癢古人曰心
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不見不聞
不知味便是不仁死漢不識痛癢了又如仲弓出門如
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但存得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底
心在便是識痛癢　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爲
只就性上看　又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克
己之私則心虚見理矣

游曰孟子曰仁人心也則仁之爲言得其本心而已心
之本體則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是也惟其徇己之私則
汩於忿慾而人道熄矣誠能勝人心之私以還道心之
公則將視人如己視物如人而心之本體見矣自此而
親親自此而仁民自此而愛物皆其本心隨物而見者
然也故曰克己復禮爲仁禮者性之中也且心之本體
一而已矣非事事而爲之物物而愛之又非積日累月
而後可至也一日反本復常則萬物一體無適而非仁
矣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天下歸仁取足於
身而已非有藉於外也故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顔
淵請事斯語至於非禮勿動則不離於中其誠不息而
可久矣故能三月不違仁雖然三月不違者其心猶有

所操也至於中心安仁則縱目之所視更無亂色縱耳
之所聽更無姦聲無息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則發育萬物彌綸天地而何克己復禮三月
不違之足言哉此聖人之能事而對時育萬物者所以
博施濟衆也仁至於此則仲尼所不敢居而且罕言也
然則仁與聖烏乎辨曰仁人心也操之則爲賢縱之則
爲聖苟未至於縱心則於博施濟衆未能無數數然也
楊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放而不知求
則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楊子曰勝己之私之謂克克己
所以勝私欲而收放心也雖收放心閑之爲艱復禮所
以閑之也能常操而存者天下與吾一體耳孰非吾仁
乎顔淵其復不遠庶乎仁者也故告之如此若夫動容

周旋中禮則無事乎復矣
尹曰弟子問仁者多矣唯對顏子爲盡聞何以至於仁
曰復禮則仁矣禮者理也去私欲則復天理復天理者
仁也既不可以徒復唯能克己所以復也又問克己之
目語以視聽言動者天然則爲仁在內何事於外乎蓋
雖辯莫如己私由乎中而應乎外制其外所以養其中
視聽言動必以禮而其心不正者未之有也是之謂復
天理顏子事斯言而進乎聖人他弟子所不能及也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
語矣
伊川曰大賓大祭只是敬也敬只是不私之說也才不

敬便私欲萬端害於仁　又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
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
周旋中禮唯慎獨便是守之之法此一段下文與論語問答修己安百姓章內
相似　或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方其未出
門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當其出門使民時其
敬如此未出門使民敬可知也且見乎外者出乎中者
也出門使民者事也非是因事上方有此敬蓋素敬也
猶之接物以誠人皆曰誠者蓋是人素來誠也非因接
物方有此誠也　又曰在邦家而已心無怨孔子幾明
仲弓使知仁字然舜在家亦怨周公狼跋亦怨又引文
又曰孔子告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
所不欲勿施於人君子能如是用心能如是存心則惡

有不仁者乎而其本可以一言而蔽之曰思無邪　又
曰仲弓之仁安己而敬人故曰雍也可使南面對樊遲
之問亦是仁之目也然樊遲失於粗俗聖人勉使爲仁
曰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司馬牛多言而躁故但告以其
言也訒　或問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在邦在己在人曰
在己曰既在己舜在家何以怨曰怨只是一箇怨但其
用處不同舜自是怨不怨却不是也學須是通不得如
此執泥如言仁者不憂又却言作易者其有憂患須知
用處各別也天下只有一箇憂字一箇怨字有此二字
聖人安得無之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在理可使無怨然
於事亦難天地之大也人亦有所憾
横渠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己以仁人也在邦無

怨在家無怨己雖不施不欲於人然人施於己能無怨
也
范曰爲仁之道以敬爲主而行之以恕敬所以直內恕
所以待人可以修身而不可離也修己以敬待人以恕
而仁道成矣二帝三王皆以二者信能行此則在邦爲
諸侯亦無怨在家爲卿大夫亦無怨仲弓可使南面故
所告者臨民之事恭敬而行簡之道也
呂曰以敬恕行仁則人無所憾
游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則以閑邪存其誠
而已出門如見大賓則無時而不敬也使民如承大祭
則無事而不敬也仲弓能事斯語則於非禮勿動亦
庶幾焉

楊曰敬以守之恕以行之則仁在其中矣顏淵克己復禮克之己與禮一而克復之名亡則聖人之事也仲弓可使南面故告之以見大賓使民之事由是守之可以為仁而已此告二子之異也

尹曰敬以直內為仁之要也恕者敬之及物也敬則不私不敬則多欲故寡欲則至於仁矣蓋言無時不敬也出門使民接於事者也見乎外者由乎中非謂接於事方敬也夫子懼仲弓之未喻故又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仁者能之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明道曰其言也訒難其出也

伊川曰仁者其言也訒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　又曰司馬牛多言而躁故但告之以其言也訒

范曰訒之言堅忍也為之難故堅忍而難言之知仁之難而無易言則庶乎近仁也

呂曰言之輕則為之不為仁術雖大不離乎人倫雖日庸行不察則不至

謝曰心有所覺謂之仁仁則心與事為一草木五穀之實謂之仁取名於生也生則有所覺矣四肢之偏痹謂之不仁取名於不知覺也不知覺則死矣事有感而隨之以喜怒哀樂應之以酬酢盡變者非知覺不能也身與事接而心漠然不省者與四體不仁無異也然則不

仁者雖生無以異於死雖有心亦鄰於無心雖有四體亦弗為吾用也故視而弗見聽而弗聞食而不知其味此善學者所以急急於求仁也克己復禮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其言訒皆求仁之術也能從事於斯則仁可以忘言識也不能從事於斯乃欲以言求仁譬如不食終不知味克己復禮勝己之欲以循天之理則天下之仁皆歸焉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敬也其言也訒先難也

游曰仁之難成久矣蓋惟行之為難知之固未易也今欲言出而當於仁得無難乎故曰其言也訒訒之難也夫子答樊遲之問仁曰先難而後獲答司馬牛曰仁者其言也訒皆未可與言仁故也

楊曰司馬牛問仁告以其言也訒則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已乎問君子告以不憂不懼則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則非切問近思者其易於言可知矣仁不可易為之則言之固宜訒也循是而反之則仁其不遠矣

尹曰仁者難言之也非以難言為仁也謂言之猶難況為之乎知為仁之難而不敢易則庶乎近仁矣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范曰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司馬牛未及此也疑君子之道不止如是而已內省不疚則不愧于天不怍于人由此以至於樂天知命獨立不懼聖人之事也夫子之教

人先正其心而後與之入德司馬牛憂懼桓魋之惡故
以是告之然是言也通于上下與樊遲問仁智之類一也
謝曰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楊曰以其憂也故告以不憂不懼不憂不懼非仁且勇
不足以與此究是言也其爲君子何有
尹曰夫子教人入德也能内省不疚而後可安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内
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明道曰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也敬不
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或問曰横渠曰敬而無失與人接人當也恭而有禮不爲

非禮之恭也此語如何伊川曰不然敬是持己恭是接
人與人恭而有禮言接人當如此也近世淺薄以相歡
狎爲相與以無圭角爲相親愛如此者安能久須是恭
敬君臣朋友皆當以禮爲主也比之上六曰比之無首
凶象曰比之無首無所終也既無首安得有終故曰無
所終比之道須當有首也　或曰君子淡以成小人甘
以壞曰然豈有甘而不壞者
横渠又曰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
在天以言其理也
范曰死生有命則當知命富貴在天則當樂天敬而無
失故能親吾恭而有禮故能附遠知此四者則四海皆
兄弟也君子不患無兄弟天下之等皆同類也

謝曰司馬牛憂無兄弟意在急難無助而已然操恭敬
之心以涉世也又何患焉四海之内皆兄弟豈信以爲
眞若己之兄弟也蓋愛人而人常愛之故也命自其所
稟言天自其所理言
楊曰桓魋之凶足以致其身害於家則貧賤死亡無日
矣故子夏以有命在天告之以釋司馬牛之憂也夫萬
物盈天地之間各以其類從而人之與人類也莫親焉
吾之所以直内者敬而無失所以與人者恭而有禮有
能一日用力乎此天下歸仁於四海之内非兄弟而何
然則牛或以無兄弟爲憂者皆自私之過也
尹曰先儒云牛即魋之弟以其兄之惡死亡無日憂其
無兄弟也故子夏以天命解其憂夫死生有命則當知

命也富貴在天則當樂天知命樂天而操恭敬之心以
行乎世則人皆如兄弟矣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
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范曰浸潤以言其漸也膚受以言其微也譖人者必以
漸愬人者必以微故聽言而淺數之不可不防其細也
不行乃可謂明遠矣然未若譖愬不至之爲難也是以
堯畏巧言令色孔壬舜堲讒說殄行皆欲絶之未至也
呂曰譖者毀人之行愬者愬己之私浸潤者漸進而已
内有所未入膚受者自外而已心有所未然明者知幾
遠者慮終必指其始於浸潤膚受不待行不然則始雖漸
進久則信之始雖微而從久則心然

謝曰辨所難辨此之謂明已亂於未然此之謂遠元澤曰浸潤之譖漸而不暴膚受之愬淺而不迫故非明者無以止之浸潤之譖行則君子以忠信見疑膚受之愬行則小人以誕謾見信則其出入不遠矣

楊曰浸潤謂漸而久之者膚受謂切於身者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然後謂之明謂之遠遠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侯曰浸潤漸潤之譖皮膚淺近之愬人皆惡之而易入不行焉非明與遠者不能也若驟而語之切於己者孰不知之何待乎明遠也

尹曰浸潤言其漸也膚受言其徵也善譖愬者必以微

漸此其所以難辨而易信從也受譖愬者必偏聽而驟迫能察譖愬而不行者可謂明矣明察不足盡其美可謂明識遠到矣堯之疾巧言舜之即讒說皆欲絕譖愬故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伊川曰有人然後有死無信則無人矣何死之有此食之所以可去而信不可去也古之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者充此道也　又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問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便又問鄉人皆惡之何如如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便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才說去兵便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自非聖人不能答便云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不是孔子弟子不能如此問不是聖人不能如此答

范曰非子貢不能如是究問比而明之所而竭之使天下爲世知信重於兵又重於食又重於死無民則已有民則無信不立焉中庸曰不誠無物信之謂也

呂曰去食必死失信則不立不立則死均死爾故不若守信

謝曰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雖有兵吾得而衛諸故信當以死守之

楊曰民不立則傾危之俗成而亂亡無日矣雖有粟焉

得而食諸故食可去信不可去夫寧死以存信非善學者其孰能疑而問之

尹曰爲政之務有三食也兵也信也而三者以信爲主苟無信也雖有粟安得而食雖有兵安得而用民無信不立信有重於死也非子貢之問孔子之答不能盡斯理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范曰子貢因棘子成之失言而戒人以慎言夫質而不文則虎豹無以異於犬羊君子無以異於野人何可以不文也

謝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有君子之質雖欲無君子之文其可得乎是以棘子成不可謂知言

楊曰見草而說見豹而戰則文不可以無質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則質不可以無文故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

侯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蓋文質不可偏勝也文質猶天地陰陽血氣日月往來未有獨立者也文不可無亦不可勝起居坐作進退威儀皆文也專以文為事則不可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質之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若獨質而無文則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也何以別諸故曰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

尹曰有質於內則文見乎外文不能去也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者惜棘子成失言故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喻文之不可去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范曰孟子曰王欲行仁政盍亦反其本矣夫徹非所以豐財然求富民而用足必徹而後可也故有子以正對哀公無所苟而已君父也百姓子也未有子富而父貧子不足而父稱者有子之言似夫子其此之類與

謝曰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君之所以為君以有民也故君猶心百姓猶體豈有體瘠而心安者

楊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則井地均井地均而後徹可為也故井地均則穀祿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則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制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後世不究其本而惟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烏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

侯曰君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百姓足則君足矣故哀公問年饑用不足而有若對以徹則足民之道也百姓苟足君必與焉孰與為不足哉君困民以自足則非足也

尹曰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有若以正對也哀公意在厚斂故有若深言不足之本曰百姓足則是君足矣百姓凍餒則君將安取而足哉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范曰主忠信所以立誠也徙義所以修身也誠立而身修則德日崇矣愛惡無常惑之所由生也辨之於此識其所愛惡所以正心矣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我行其野之詩也人之成德不以富亦祇以行異於野人而已程頤疑此錯簡其下當云齊景公有馬千駟蓋後之傳者因齊景公問政而誤也

謝曰忠信則有物徙義則惟正是從道得於我者豈不日積死生有命蓋不容欲也知此則智中豈不判然

楊曰忠信以誠善徙義以補過非崇德與不惑於愛惡之私非辨惑與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伊川云當在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下

侯曰學者以忠信爲主聞義而從非崇德者乎愛惡汨於中而以死生爲好惡之志非惑與若其誠不富祇以取異爾

尹曰學以忠信爲主而從於義則崇德矣不使愛惡汨於心則其惑判然矣臣師程頤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簡編之差也疑在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下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范曰景公之時齊無君臣父子之禮故以是而告之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是亦如此而已矣夫禍莫大於知難而不改景公知齊之將亂而坐以待之此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郭公所以亡也

謝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親親而尊尊所謂民彝也爲政之道保民而已不然人類幾何其不相噬嚙也

楊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也景公知善其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侯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謂達道也先王之政達此道以保天下而已不然幾何而不爲禽獸也

尹曰齊無君臣父子之禮故以是對之惜乎景公善之而不能用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伊川曰子路之言信故片言可以折獄　又曰言由之見信如此用法國人尚取信其它可知　又曰魯與小邾謂盟而射止願得季路一言此其驗也　又曰宿謂豫也非一宿之宿也　或問子路無宿諾是果決乎曰信也非果也

橫渠曰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爲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爲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獄利用刑人皆非文之盛德適能是而已焉

范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小邾射不信千乘之君而信子路之言此信在言前也故一言可以折獄唯由能之可言而不可行君子所恥也唯子路無不行之言故無宿諾

謝曰子路志在力行有諾不能踐言雖非吾本心豈不流而入於自恕

楊曰由之言爲人所信服故片言可以折獄而記者又著其無宿諾以見其素行如此

尹曰小邾射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小邾不信千乘之君而信子路之言子路之見信於人也可知矣　又曰子路不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

不顧諾所以全其信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經曰敎民親愛莫善於孝敎民禮順莫善於悌此無訟之道也孟子曰民有常産則有常心此無訟之本也

謝曰人情競爭則必待聽而後決明敎服義不待聽而決者謂之無訟可也

楊曰先之以博愛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有是五者民何訟之有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讓爲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著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爲能而以使民無訟爲貴

侯曰夫子之志則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夫子之在邦家則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夫如是訟何自而興乎見之黎民於變時雍文王之民耕讓畔行讓路皆其效也此孔子所以言必也使無訟乎有訟則說不能聽之故

尹曰聽訟待其當治之末也使之無訟則敎化存焉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伊川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也故孔子因問告之

范曰子張之學有餘於外而不足於內爲政之道固知之矣其所患在於誠意之未篤也故以誠意爲本誠立而後政可爲也誠意不立則有時而倦行不以忠若居之有倦行不以忠而能正人者未之有也

謝曰盡心竭力而爲之何事不成

楊曰身以先之不倦以終之爲政之經也子張之行難能也難能則難繼不能無倦故以是先之與告子路異矣

尹曰子張之學識不篤故夫子因其問而告之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范曰此亦夫子所嘗言沒又見於此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其所以敎人未嘗不在此也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范曰君子樂道人之善故成人之美惡稱人之惡故不成人之惡亦己有之也君子自處也厚故好人勝己小人自處也薄故惟欲人不勝己如君子處已聞人之善與小人處曰聞人之惡則無以發其內心故惡日長而善日消也

謝曰導之以禮養之以名器以引以翼使人樂於善行成人之美也

楊曰君子之於人也長善而救失故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則將惡而傷善故反是

侯曰君子樂善故成人之善小人樂禍反是

尹曰小人之私唯恐人之勝己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曰天下之政本於身政所以正人也未有不正己而能正物者也揚雄曰政之本身也身立則政立矣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衛之表正則影無不正也書曰表正萬邦君猶表天下之表也
謝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楊曰子帥以正教之以德爲政也民不政則有禮以齊之孰敢不正
侯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君子苟帥之以正孰敢不正哉
尹曰未有不正己而能正人者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横渠曰欲生於不足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自不爲盜設使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不欲子必不竊故爲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則不見可欲而盜心息矣
范曰[illegible]論止盜或論而法以禁之者爲之[illegible]之之所以盜者由饑寒也以行夫奪者費輕徭薄賦使[illegible]人是自不爲盜何用重法乎行之四年外[illegible]於道路
謝曰[illegible]之所[illegible]則不忍止盜之所聽賞之亦不爲[illegible]子無爲也反身以營俗而已
尹曰人人如有貴於己則天下無可欲之物雖之悅賞衆而觀獲盜矣欲之有哉使之竊猶不竊雖賞不爲也然則欲民不爲盜在不欲而已欲民之不欲以身先之而已故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尹曰欲生於不足不足故爲盜足則不欲矣今有子不欲之物雖賞使竊必不取也故爲政本乎足民以在我者化民淡知爲政者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范曰楊雄法言曰或曰人君不可不學律令曰君子爲國張其綱紀謹其教化道之以仁則下不相賊先之以信則下不相詐臨之以禮義則下多德讓此君子所當

學也如有犯法則司獄在季康子之執政猶不可以賞刑殺也況於天下之主其可以刑殺而治乎君人者唯志於仁則天下之民無不善矣
謝曰大經正則庶民興矣元澤曰敬之化民也速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
楊曰問政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言孰敢則畏而從之也民畏而從之盜矣足患乎故患盜則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大己不欲而民不竊則化之矣行不待帥也夫如是民將從欲以治風動而從己又焉用殺故欲殺無道以就有道則曰子欲善而民善矣皆由前說以爲之也是道也大人之事宜非康子所及大臣不爲拙上改其繩墨故[illegible]問而[illegible]告之如此

侯曰政者正也當以正帥民若專用殺以齊民非政也則賊道也若省刑罰薄稅斂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暇日修其孝悌忠信為政之大方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矣用殺爲政故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政得其道則民之從之也輕矣

尹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者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况於殺乎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

聞

或問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何以爲達伊川曰此正是達也只好義下人已是達了人所以不下人只爲不達也察言而觀色非明達而何子張以人知爲達才達則人自知矣此更不須理會子張之意專在人知故孔子痛抑之又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也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一也今市井閭巷人却不爲名此爲利學者志於名而足矣其心惟恐人不知餘進之曰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然有餘歟閒因驅大率爲名者只是內不足內足者自不急於人知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此一句人多錯理會此只是言君子惟患無善之可稱當汲汲爲善非是使人求名也

范曰聞者求聞於外而內無其實者也故色取仁而行違是以致名名夫質直而好義則不爲諂下不爲利然言而觀色則審於進退謙於好惡慮以下人則爲善不足求益無已三者皆自修於內而不蘄乎人之知也故在邦必達足以事君在家必達足以正人雖通乎聖亦由此而止也子張之學徇外外有餘而內不足故以是語之

呂曰德孚於人者必達矯行求名者必聞

謝曰子張以聞爲達止於名而已聖人以質直好義察

言觀色爲達蓋有實而名斯四達故也質直而不好義則近於悻悻慮以下人則不欲多上人

楊曰聞與達相近而不同師之務色取仁而已非依於仁者也疑其以聞爲達故夫子問之而後告然質直而不好義則不知所措之宜直必至於絞察言故不失口於人觀色故不失色於人慮以下人則無訑訑聲音可與爲仁矣此在邦家必達之道也其言皆所以救子張之失

尹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以聞爲達務名者也孔子明告之曰所謂達者立志質直務謂乎義察言觀色而審於去就慮以下人而不自矜高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於外斯可謂之達矣當是時也門人親受聖

人之蔽而其著失有如此者況後世哉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范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己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修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謝曰先事後得其心在事而不在苟得故德以是崇與先難後獲同意有意於攻人之惡者不能自攻其惡者也攻己之惡者無暇攻人之惡者也故慝以是修莫大

之惡生於須臾不忍一朝之忿與忘身以及其親其爲得失甚易知也不能懲忿者猶惑耳

楊曰不先事而惟得之求是賊德耳非崇德也不攻其惡而攻人之惡是作慝耳非修慝也君子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懼辱其身辱其親也況以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乎是惑也然問於孔子者多有未有記其問之之所也而此獨詳其從遊於舞雩之下者以見其所謂遊焉息焉者無非學也孔子喟然於舞雩之下與點之詠歸之意異矣學者宜深味之然後知聖賢之異

侯曰克己之私而期進於道非先事後得其所以爲崇德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非修慝與好勇鬬很忘其身以危其親非惑與崇德修慝辨惑學者所先務也故曰善哉問

尹曰臨事而不計利德斯崇矣有過己自訟慝斯修矣知一朝之忿可以亡身及親而不能懲之者是惑也惑之大莫甚於此辨之於早[illegible]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伊川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有淺近處即都無包容不盡處如樊遲於聖門最是學之淺者及其問仁曰

愛人問知曰知人且看此語有甚包含不盡它人之語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惟聖人之言則遠近皆盡

橫渠曰能使不仁者仁則仁之施也厚矣故并答仁知以舉直錯諸枉

范曰中庸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者費也聖人有所不知者隱也夫仁者之愛人知者之知人猶之乎以事親忠以事君者也雖匹夫匹婦可以知可以行推而上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亦愛人知人而已矣事親盡孝道事君盡臣道唯堯舜能之聖人之言下則樊遲可行及其至也則堯舜猶病此所以爲富也

謝曰愛人仁者之事知人知者之務舜以天下與禹禹讓皋陶孟子亦曰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故言舜之舉獨稱皋陶

楊曰問知曰知人以之觀友之則知之事思過半矣又告之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則其言豈不當矣乎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蓋當務之為急莫如親賢舜湯之有天下以選於衆舉皋陶伊尹為先務然則問知以舉直錯諸枉告之則仁知之務兼舉矣故子夏當其言而又以舜湯之事明之也然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而獨曰舉皋陶者蓋使舜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不犯于有司亦惟皋陶而已不仁者遠其在茲乎

尹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問知也夫愛人仁者之事也知人知者之事也孔子告人未有不盡者也樊遲未達故又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告之樊遲聞其說而猶未知所以為之者何也故退而問諸子夏子夏告以舜舉皋陶湯舉伊尹然後知其所以為之矣使其未喻必將復問也既問諸師又辨諸友當是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伊川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

范曰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友至於爭則不止於忠告善道之而已子貢問友凡友之道也爭友者無絕之友也君臣朋友皆以義合者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者凡為臣之義也守死而不去者無絕之臣也

呂曰以忠言告語以善道誘掖則友之責盡

謝曰友所以輔德故必忠告之道與於君親故不可則止

楊曰責善雖朋友之道亦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尹曰友所以輔德故必忠告而善道之以其義合也故不可則止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范曰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澤相麗則說說之大莫大於朋友講習焉文者德之著也有文德則友斯

會矣仁之為道也大必以友輔之而成故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為益也

謝曰欲輔仁不可以無友欲會友不可以無文朋友從揖揖以成德文也

楊曰君子而講說之事以會友忠告而善道之所以輔仁

侯曰節相須故曰文文不獨立則文矣會友所以以文也友如麗澤之相滋則有益故曰輔仁仁性之故有友輔之欲相成德也

尹曰輔仁不可以無友會友貴在乎以文也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六下終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七上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明道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伊川曰昔周公師保萬民易曰以左右民師保左右先之也勞勉也又勞勉之

橫渠曰爲政必身爲之倡且不愛其勞又益之以不倦

范曰治民者必有以先之而勞之既庶而後富之既富而後教之此其序也先其飢寒而教之以生養先其邪僻而教之以禮義堯之治民也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舜曰予欲左右有民爾曰德惟善政皆所以先之也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又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皆所以勞之也使子路得千乘之國而爲之終之以不倦其政亦可以庶幾於此矣

謝曰先之所以率之勞之所以佚之

楊曰身以先之勞以勸相之則民悅而不廢事矣然以身先民者常勤於始而怠於終故請益曰無倦

尹曰以身先之而後勞之季路疑其未盡爲政之道而請益故益之以無倦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明道曰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

準權量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耳

伊川曰先有司付與有司也

橫渠曰有司政之紀綱也始爲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之求得賢才而後舉之

范曰凡爲人上者常用人而不自用用人則逸自用則勞逸則有成勞則無功元首叢脞舜以爲戒故爲政之道當先有司小過者人之所不免賢才者治之所急也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此[illegible]者不可爲季氏宰況於爲天下乎書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先有司也經曰臨下以簡御下以寬周公曰無求備於一人赦小過也至於舉賢才未有不由此者也此三者治天下國家之道不止季氏之宰也

呂曰有司政之制始爲政者不可遽革乎舊政先正其綱而已不可遽易乎舊人去其太甚而已然後徐舉賢才而任之則事不紛而人不駭治過半矣

謝曰君有君道當治大不治小過之事則有司存先有司則所事者大矣小過過也故赦之赦小過則所刑者少矣疑將以興之成[illegible]賢才不可不舉也賢才不求則已求則爾所不知人將告之矣焉有爲善而不附者乎

楊曰職事不分則分守不一而政廢矣故先有司有司各任其責而小過必誅焉則人唯苟免而已無樂事勸功之志雖有賢才不爲用也故赦小過而後賢才可得而舉此仲弓之問季氏之家政而已推而達之天下一也

尹曰先有司則可以責成事於下赦小過則不求備於人舉賢才則賢者進而不肖者退爲政之道執要於此雖治天下亦可矣豈特爲季氏宰而已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明道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也

伊川曰凡物有形則有名有名則有理如以小爲大以高爲下則言不順至於民無所措手足也　先生判西京國子監謂門人曰今只供職只第一件便做它底不得吏人押申轉運司狀某不曾簽國子監自係臺省臺省係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爲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地須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興自然住不得夫禮樂豈玉帛之交錯鐘鼓之鏗鏘哉今日第一件便如此人不知一似好做作只這些子某便做它官不得若久做它時須一一與理會

橫渠曰言從作又名正則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患爲政難患民難喻

范曰凡有實則有名名不正則實從而亡君不君則非君臣不臣則非臣父不父則非父子不子則非子爲君盡君道爲臣者盡臣道所以謂之君臣矣爲人盡人道則可以謂之人矣名不正則事不得其序謂之有禮禮得其和謂之樂事不成則無序亦無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必從禁許之心人之施於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刑罰者人君所當慎用害及於人之大者也竊因有人倫至於事務名皆不正故夫子先之

謝曰正名不特爲衛君而言也爲政之道當如此子路不達以爲高遠也故孔子以爲野有名則有分守故言順而事成者禮樂之實也因實而節文和樂之則禮樂興民分由曰禮樂不興則廉恥和睦之風衰而爭狠詐偽之俗成雖有審聽者猶不能無枉也

楊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事不成則百度廢而禮樂無所錯故不興禮樂不興則無教無教而刑之是罔民也故不中刑罰不中則易犯而難避故無所措手足爲政而至於民無所措手足則大亂之道也故之當務孰先於此乎子路學不足而不能闕其所不知孔子以爲野

尹曰名不正則實將從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能盡其道斯謂之名正名正則分守立故言順而事可成否則

事失其序物失其和是以禮樂不興至於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衛君待人倫正於事物名皆不正孔子極其本而言之可謂知其要矣子路反以為迂故曰野哉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范曰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又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人者食於人治於人者食人君子治其本則不治其末語其大則不謀其小故禮義信君子所務農圃之事非所當學也

謝曰樊遲問學稼與圃於夫子將以為民非役志於自

殖貨財也若後世許行之學其近之乎以其不知大體也故稱小人如矜弱慕寡之事皆生於不欽服安分以服事其上易使故也用情不愛其情

楊曰樊遲學稼圃蓋欲為神農之言非有利心也豈聞先事後得先難後獲之說誤而為此乎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稼圃小民之事也故曰小人哉樊須也此特對大人為言耳故以禮義信樓之然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闢之可也苟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夫子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舉一隅不以三隅反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弗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遠矣故言之使知所謂不如老農老圃者志有在也

侯曰為國家者患禮義之不立而民不信也上苟好禮義而民信之矣何患不治後樊遲問學稼學圃其心欲以此為政也故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老圃以拒之及其出也曰小人哉樊須也君子先立其大者而患小者之不治故因為用稼推樊遲之學則後世與民並耕而食饔飱而治者其近之乎

尹曰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又曰養其大體為大人養其小體為小人樊遲舍禮義而不為而請學農圃故謂之小人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伊川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授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　又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號為知經者果能達于政事專對乎所謂窮經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范曰學詩者為其可以施之政事言語也授之以政不達者不能行之也使於四方不能專對者不能言之也既不能行之又不能言之雖多聞不足貴也

謝曰誦詩而不自得不足以致用不足以致用則雖能
誦之亦奚異書肆故曰雖多亦奚以爲如學禮者失其
義而陳其數也窮理故授之以政而達可以言故使於
四方能專對
楊曰知王政之所由廢興則授之以政必達矣得其所
以言則思能專對矣不如是皆口耳誦數之學也雖多
亦奚以爲
侯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四者學詩者苟
能知之授之以政豈有不達哉使於四方豈有不能專
對若或不能則誦其章句而已豈學詩者之用心哉故
曰雖多亦奚以爲
尹曰學乎國詩而知國政則詩者政之所繫也不學詩

無以言則學詩者有志乎言也授之以政不能通達又
不能專其言然則誦之雖多亦何以爲大抵爲學貴乎
有用而已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范曰記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楊雄曰
政之本在身身立則政立矣爲政之道正身而已其身
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
謝曰人信則易從故不令而行已不能行則人且不信
如之何其使之從已也
楊曰正己而物正矣故不待令而從其身不正雖強之
使從終必違而已矣
侯曰正己而物正者也

尹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是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伊川曰言兄弟者以其相似也
范曰孔子世家曰子適衛見出公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二國本兄弟之親及其衰也政亦相類故歎之也
呂曰魯衛兄弟之國也當時二國之政猶存兄弟之道
謝曰魯衛之土地人民政事其亦隱則兄弟
楊曰兄弟猶所謂伯兄弟也親兄弟也言魯衛之政無
大相遠而已
侯曰魯衛之土地人民政事無甚相遠故曰兄弟也
尹曰言其政之相若也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

有曰苟美矣
范曰富人之所欲也其患在於貪求無厭犯禮悖義以
至於亂公子荊其欲易足不求多餘內重而外物輕非
誠心爲善者不能如是足以爲法矣人君富有天下其
欲易足則其求易給約其一身以裕萬民其德豈不厚
哉
謝曰非君子之宅心則亦苟而已
楊曰務爲完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荊皆曰苟而
已故夫子善之
侯曰公子荊之於家也不役志於物故孔子善之
尹曰衛公子荊君子也不以外物爲心其欲易足故曰
苟而已所以善之也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范曰此治民之序自堯舜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禹平水土以居民所以庶之也稷播百穀所以富之也契敷五教所以教之也衛之人民既庶矣而無以治之故曰庶矣哉冉有從問故告之以其序求之為政則未及此也然是言也冉有亦能行而聖人之治亦未有以易此也

謝曰庶而不富則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故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

楊曰既庶矣當使之養生送死無憾然後可驅而之善此不易之道也

侯曰既庶既富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

尹曰衣食足而後知榮辱故富而後教之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矣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伊川曰仲尼三年有成因周之舊

或問為政遲速曰仲尼嘗言之矣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仲尼言有成者蓋欲立致治之功業如堯舜之時夫是之謂有成此聖人之事它人不可及某嘗言後世之論治者皆不中道理漢公孫弘相言三年而化臣弘尚竊遲之唐李石謂十年責治太宗皆率爾之言聖人之言自有次序所謂朞月而已可也綱紀布也三年有成治功成也聖人之事後世雖不敢望如

此然二帝之治惟聖人能之三王以下事業大賢可為也　又曰昔在經筵時嘗說及此因言陛下若以期月之事問臣臣便以三年之事對若以三年之事問臣臣便以期月之事對期月而已者略頓大綱也若夫有成則在三年也然期月三年之說今世又不同須從頭整理可也漢公孫弘言三年而化臣竊遲之李石對唐文宗以謂陛下責治太急皆率爾之言不不知期月三年之事

范曰夫子視天下之亂而道不得行未有能用之期月者也堯舜之道三王之政舉而措之天下無難故期月而已可也雖聖人亦必三年乃有成功三年天道之成也故唐虞三載考績周禮三年則大比皆可以計成功之時也

謝曰必欲拔本塞源略法先王謂之成近效則歲月亦可

楊曰聖人損益三代之成憲措之天下蓋若數一二矣夫豈患其難哉期月而可三年有成宜未占而孚其施設之序固已前定

尹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己也曰誠有用我者期月可以行其政教三年可以成功也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伊川曰勝殘去殺只是能使人不為惡善人者不踐迹亦不入於室之人也不踐已前為惡之迹然亦未入道也

范曰善人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故爲邦百年則致治平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若聖人爲天下則不待百年矣
謝曰有德而無伎害之心則可以省刑罰
楊曰善人則無惡矣其爲邦必有可繼之道故積百年之久亦足以勝殘去殺
尹曰勝殘去殺人不爲惡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爲天下則不待於百年其化民亦不止於不爲惡而已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伊川曰三十曰壯有室之時父子相繼爲一世王者之效則速矣　又曰三十年爲一世三十壯有室也必世而後仁化浹也　或問孔子曰用我者三年有成言王者則曰必世而後仁何也曰所謂仁者謂風移俗易民

歸於仁天下變化之時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其曰必世理之然也有成者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如欲民仁非必世安可
范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故必世而後仁道成然而湯有天下身致太平豈必世乎禹之功在堯舜之時而湯之仁亦著於夏桀之世天下歸之久矣是亦世也至於周則成康之時仁道乃成後之下者漢至於文帝唐至於太宗亦必世之效也
謝曰爲當時言於斯時也有王者作亦必世而後仁仁如成周行葦之時
楊曰期月而可三年有成宜若易然矣當是時欲仁如行葦之詩雖有王者作亦必世而後可也蓋自文武至於成王之時爲然豈一日之積乎
尹曰甚矣仁政之大也父子相繼爲一世先儒亦以三十年爲世雖王者必世而後仁政乃成禹之功建於堯舜之時湯之仁著於夏桀之世周至於成康仁政乃成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范曰先正其身而以德行仁王者之事也不能正其身而以力假仁霸者之事也後世之治所以不及三王者無他乃不本諸身而正其在外者也
謝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楊曰有規矩而後方圓不欺未有無規矩而能正其方圓者也

侯曰身者人之標準也苟能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
尹曰楊雄曰政之本身也身立則政立矣大學曰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伊川曰冉子謂季氏之所行爲政孔子抑之曰其事也言季氏之家事而已謂之政者僭也如國有政吾雖不用猶當與聞之也　又曰冉有謂季氏所行爲政僭也如國有政吾雖不用猶當與聞　或問政與事何異曰閔子騫不肯爲大夫曾皙不肯爲陪臣皆知此道季路冉求未能然大政出冉求爲季氏家臣家事安得謂政是時季氏專政孔子因以明之曰季路冉有稍明

聖人之道何不知此曰夫時陪臣執國命見聞習俗爲
常皆不知有君此言何足怪
范曰冉有仕於季氏之朝以季氏之家事爲政故曰有
政夫子正之曰其家事而已如有政夫子必聞之令不
出於君是以知非政也此所以正君臣明冉有之非也
呂曰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
謝曰如冉子學於聖人者猶且言事而不及政則當時
爲國者可知矣
楊曰夫子之至是邦必聞其政故曰如有政雖不吾以
吾其與聞之冉子以家爲政名實紊矣故夫子正之
尹曰政者教也化也事事也冉子以事爲政故孔子辨
之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
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
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
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
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
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伊川曰一言可以興邦公也一言可以喪邦私也
范曰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此舜禹所以相戒
也人君之患在於自滿人臣之患在於不容知爲君之
難則能慎言矣知爲臣之難則能納忠矣古之興邦者
未有不由此也言而莫予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驕逸
於上臣諛從於下古之喪邦者未有不由此也

謝曰知爲君之難則必敬慎以持之唯其言而莫予違
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喪也而喪之源
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楊曰知爲君之難必思所以濟其易欲言而莫予違則
法家拂士遠而讒諂面諛之人至邦之興喪不其幾乎
皋陶之告其君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舜
之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亦爲是而已
尹曰知爲君之難則必自敬慎持守之道唯其言而莫
予違也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之興喪未有不由此
者於一言可興喪者也故曰幾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范曰欲遠者來必自近始欲近者說必自親始書曰立

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孟子曰親親而
仁民仁民而愛物此遠近之序也葉公之治止於一縣
諸侯治一國天子治天下其爲政一也詩曰惠此中國
以綏四方近說遠來之道也
謝曰彼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
楊曰近說遠來邇可遠在茲之意
侯曰爲政而能使近者說則遠者來矣
尹曰近者說之遠者來之是謂善政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
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明道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
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

常在近小故孔子各以切己之事答之
范曰子夏之學患在於不及欲速則求易成見小利則
闕近功聖人久於其道故不欲速成致天下之大利故
不見小利乾之象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升之象曰君子
以順德積小以高大進德修業未嘗有止亦不可一日
而成也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則無不達矣見小利
以爲足終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如天地之利萬物無有
不利大事豈有不成者哉
謝曰與四時俱者無近功所功於朝暮者必不能歲計
之而有餘見小利則必無見大之理
楊曰欲速則必至於行險見利則必至於逆義
尹曰子夏之病常在近者小者故以是答之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
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范曰父爲子隱則慈子爲父隱則孝父慈子孝天下之
直也夫隱有似乎不直至於父子天性則以隱爲直也
爭有似乎不順至於君父有過則臣子以爭爲順也隱
與直反然而父子必隱乃爲直爭與順反然而臣子必
以爭爲順直躬以直爲信而不知父子之道猶妾婦以
順爲正而不知君臣之義也
呂曰循小信而中大恩乃所以爲直
謝曰順理爲直父不爲子隱子不爲父隱於理順邪瞽
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
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楊曰父子相隱人之情也若其情則直在其中矣子證
其父豈人情也哉逆而爲之曲孰甚焉　又曰父子之
眞情豈欲相暴其惡哉行其眞情乃所謂直反情以爲
直則失其所以直矣乞醯之不得爲直亦猶是也
侯曰父子相隱直也豈有反天理而爲直哉故孔子曰
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尹曰順理爲直父爲子隱子爲父隱所以直在其中矣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
也
明道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
元無二語　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充此便睟面
盎背有諸中必形諸外觀其氣象便見得　又曰執事

須是敬然不可矜持太過
伊川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
崇非敬也飾私知以爲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樊
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
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爲仁之端也推是心而誠之則篤
恭而天下平矣
范曰君子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故居處
不可不恭坐如尸立如齋此居處之容也夫子居不容
者不爲容止而已非惰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
祭執事無不敬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此與人無不
忠也君子之道無有內外況夷狄乎正心誠意所以爲
道夷狄之國雖無禮義而道不可須臾離也

謝曰居處恭執事敬與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之意同方是時如屏氣似不息者與人忠有惻隱之意
此三者性與之俱立身與之俱動豈爲夷狄而棄之哉
非不可棄也不能棄也
楊曰居處之恭執事之敬與人之忠爲己而已非有因
乎人也安土敦乎仁則豈以夷狄之殊而更其所操
尹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固皆爲仁之方君子不可
以須臾離者也豈以夷狄而棄之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
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
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
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

也
明道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大人之事言必
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之事小人對大人爲小非爲惡
之小人也故亦可以爲士
伊川解曰子貢之意欲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而夫子
所告乃篤實自得之事子貢未喻而復問其次故答以
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子貢
方悟而揖曰然則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志求斗筲之
人何足數也志苟急於斗筲唯恐不能暴見也非盡謂
今之從政爲斗筲之人也
呂曰行己有恥者有知也使不辱命者有能也有知有
能是以爲士其次有行其次有節

謝曰行己有恥則必不爲可賤之事使於四方不辱君
命則其材可以任事能不爲而能爲者也宗族稱孝鄉
黨稱弟亦可謂行修矣言必信行必果雖未若大人惟
義所在然亦不害其爲自守
楊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一國之善士也宗
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一鄉之善士也故居其次言必
信行必果則一介之士而已斯爲下謂之小人者對大
人爲言也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
在蓋申此義以發之
尹曰子貢之問皆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
篤實自得之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

不爲也
謝曰狂者有顯著進取之心所見常過所得如曾晳是
也狷者過於不爲不善者不受謝於嗟來其狷者之所
爲乎
楊曰狂者過之狷者不及皆不知所以裁之者與而裁
之則於中行其幾矣
侯曰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如曾點之狂
夫子喟然曰吾與點也則其狂可使俯而就之矣子謂
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則不及者尚可勉而
至之也如自棄自暴者雖不爲狂狷尚可得而進退乎
尹曰中行得行中道者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

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伊川曰有吉凶便占無恒之人更不待占　又曰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當通爲一段其間雖有子曰字然文勢隔不斷論語若此者多中行狷然然狂狷亦是有常若無常則不可測度邪慝是其一故曰不占而已矣
謝曰巫醫託賴誠意於禍福死生之際占所以考禍福死生也觀誠不誠則不占而可知
楊曰人無常心無不爲已巫醫猶疾者所賴尤不可爲也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夫君子之於易也居則觀

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苟玩其占則不恒其德知其或承之羞必矣其爲不恒也蓋亦不占而已矣
侯曰易曰振恒凶則是無恒者雖巫醫不可爲也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蓋謂羞辱承之可不占而知也
尹曰善夫南人之言也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言德行無恒則或爲羞辱承之不恒之人占決亦無所據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呂曰和則可否相濟同則隨彼可否調羹者五味相合爲和以水濟水爲同
謝曰君子出處語默安可同也然不害其爲和小人事同而理不和

楊曰五味調之而後和而五味非同也如以鹹濟淡則同而已非所以爲和也君子有可否以相濟故其發必中節猶之五味相得也小人以同爲說猶之以鹹濟鹹耳尚何和之有
侯曰和非同也和則雖有可不可之異濟其美而已故曰君子和而不同同非和也同惡相濟如以水濟水安能和哉故曰小人同而不和
尹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范曰子貢所問取人之法也未有善人而不善人亦好之未有不善人而善人亦好之也皆好之未可也爲其

近於鄉原也皆惡之未可也爲其近於獨立也一鄉之人必有善人焉有不善人焉好善則善者好之惡不善則不善者惡之欲知人之善惡者審其所好惡者而已矣善人好之不善人惡之其善善惡惡豈不明哉人君以此察臣下則忠邪可知也
謝曰鄉人不容皆君子故皆好之未可也鄉人不容皆小人故皆惡之未可也善不善各從其類故善者好之知其可也以善人好善人其不善者惡之知其可也以不善人惡善人若鄉人皆善人也則皆好之何害鄉人皆不善人也則皆惡之何害
楊曰此與孟子論見賢見可殺而後用之殺之同意
尹曰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則其人之善惡可知矣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范曰楊曰天下有三好衆人好己從賢人好己正聖人好己師君子喜人正己故不可悅以非道小人喜人從己故可悅以非道君子之性雖不可以妄悅矣然而堯畏巧言令色孔難任人夫子遠佞人不畏不難不遠則恐其悅而不自知也使人也器之堯舜之事也稷播百穀契敷五教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禹從之賢任事治一事則才之小者可知也伊尹相湯與人不求備聖人重於責人此所以易事也

謝曰君子以道爲量無意於人之說己故說之不以道不說也才全德備每有矜不能之意故使人也器之小人自待輕故說之雖不以道說也皆有與人爭能之意故使人也求備焉

楊曰君子樂取諸人以爲善其使人也器之故易事遜志之言必求諸非道故難說小人以同己爲是而忌人之勝己故說之不必其道而說而使人也求備焉

侯曰君子小人之不同如此

尹曰君子無意於人說己也故說之不以道則不說小人唯欲人之順己故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君子使人器之不求備於人也故易事小人反是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范曰君子爲善故常泰爲善日不足故不驕小人易盈故常驕易滿必多憂故不泰君子與小人本皆不相反也

謝曰泰則宜其驕而卒歸於不驕驕則宜其泰而卒歸於不泰君子在我者也皆合之制也所以安不傲縱所以不驕小人懷慢人之心故驕畏人故不泰

楊曰心廣體胖故不驕虛驕而盛氣故不泰

侯曰泰則不驕驕則不泰

尹曰泰則不驕驕則不泰理固然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伊川曰人之私其己也由私其己故枉道咈理諂曲邪佞無所不至彼剛強果毅木質訥鈍者則不能巧故少近於仁也　語錄曰剛者強而不屈毅者有所發木者質朴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　又曰剛毅木訥何求而曰近仁只爲輕浮巧利於仁甚遠故以此爲近仁此正與巧言令色相反　又曰剛者堅之體發而有勇曰毅木者質朴訥者遲鈍此四者比之巧言令色則近於仁亦猶不得中行而與狂狷也

范曰剛者無欲無欲則無利心毅者致果致果則勇於爲善木則無巧僞訥則無辯給此四者皆近仁之道也未有柔而能仁未有怯而能仁未有巧而能仁未有辯而能仁者也

謝曰要之四事皆心不縱恣者能之故近於有所知覺

楊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尹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故剛強果毅木質訥鈍者爲近

行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
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明道曰切切如禮之相磨偲偲則以意此言告子路故
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
范曰切切者責以善也偲偲者進於德也兄弟主於愛
故曰怡怡子路剛勇所不足者中和也故告之以此
謝曰肉言於兄弟外信於朋友非不修身者能之
楊曰朋友之交親而後有切偲之義兄弟無責善怡怡
而已皆救子路之行
侯曰切切偲偲朋友之道也怡怡和樂兄弟之義也知
之皆可以為士矣偲偲切磋之義

尹曰切切責以善也偲偲進於德也朋友之道當然若
兄弟則主於和順故曰怡怡子路剛勇所不足者中和
故告之以此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伊川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聖人度其時可矣
如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云　又曰教民戰至七年則可
以即戎也凡有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
作為如何乃有益
楊曰善人教民七年之久則民信而服從雖即戎可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范曰晉文公始入二年教其民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
義未安其居又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又曰民未知信
未宣其用文公霸者之事猶如此而況於王者乎以不
教民戰戰而勝者以民徼倖也非上之功也戰而不勝
者上之罪也
謝曰教之使民親其上死其長如子弟之衛父兄如手
足之捍心腹以此戰也其克必矣反此則棄之之道也
楊曰申令不明失伍離次則敗亡也必矣非棄之而何
侯曰教民教其孝悌忠信禮非特戰陣也然戰陣在其
中矣
尹曰戰危事也民不教而使之是棄之也孟子曰不教
民而用之謂之殃民與此義同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七上　致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七下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范曰君子之仕所以行其義非利其祿也邦有道則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富其祿者榮也邦無道則諫不行言不聽則膏澤不下於民富其祿者恥也原憲不受非義之祿能事斯語故以告之

謝曰邦無道非君子志行之時而得穀其爲小人也可知矣故恥

楊曰當儉德避難之時而榮以祿非枉道從之其可得乎是足恥也

尹曰邦無道而祿未免枉其道是可恥也原憲甘貧守

道可以語此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伊川解曰人而無克伐怨欲爲仁者能之有而能制其情不行焉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可也此原憲之問夫子答以知其爲難而不知其爲仁也此聖人開示之深也　又語錄曰原憲孔子高弟問有所未盡蓋克伐怨欲四者無然後可以爲仁有而不行未至於無故止告之以爲難　又曰人無克伐怨欲四者便是仁也只爲原憲著一箇不行不免有此心但不行耳子曰可以爲難矣此孔子著意告原憲處欲它有所啓發他承當不得不能再發問也孔門如子貢者便能曉得聖人意耳如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便從問曰非與孔子告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原憲則不能也

又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若無克伐怨欲固爲仁已唯顏子而上乃能之如有而不行焉則亦可以爲難而未足以爲仁也孔子蓋欲憲從而再問之而憲未之能問也

范曰克者好勝也伐者自矜也怨則多忮欲則多求此四者不行可謂難矣此易之者實多故也仁之於道不止於四者

呂曰克伐怨欲之不行可以去不仁而未可以爲仁

謝曰克伐怨欲不行未必不出於仁然未足以見仁之本故其曰吾不知非直以爲不仁也

楊曰克伐怨欲常人之情易發而難制有而不行可以爲難矣若夫仁則又奚克伐怨欲之有哉

尹曰克伐怨欲或無焉斯可謂之仁矣徒能不行焉是有而制之也以爲難能則可矣此聖人開示之切惜乎原憲不能再問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横渠曰安土不懷居也有爲而重遷無爲而輕遷皆懷居也

范曰士志於道故食不求飽居不求安恥惡衣惡食與懷居者皆不足以爲士也夫士猶不可以懷居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堯不以位爲樂而以天下爲憂禹卑宮室天子之不懷居也

謝曰懷居與恥惡衣惡食同決不可以適道矣
楊曰懷居則不能從義安足爲士
尹曰士志於道何懷居之有哉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明道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此泛卑也直哉史魚不若君子哉蘧伯玉然則危言危行危行言孫乃孔子之事也危猶獨也與衆異不安之謂邦無道行雖危而言不可不孫也
伊川曰直哉史魚不若君子哉蘧伯玉卷而懷之乃危行言孫也危行者藏隱其行而不苟言則當孫
范曰行不可以少貶也言則有時而危有時而遜焉知國之治亂觀其士之言行而已使士而言遜其國豈不

殆哉
謝曰危行以身徇道也殺身而無補君子不貴故言當遜以出之
楊曰危行以潔身孫言以遠害
侯曰邦有道則諫行言聽以身徇道也故危言危行邦無道諫不行言不聽獨善其身可也故危行言孫遠禍而已
尹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爲國者使士言遜不亦殆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伊川曰和順積於中而英華發於外也故言則成文動則成章
范曰德者本也言者枝葉也未有本固而枝葉不茂者也仁之爲力天下莫之能勝也故勇生焉仁譬則心也勇譬則四體也未有心壯而四體不能者也夫勇而有義乃可以不爲亂豈必能兼仁哉
呂曰有德者然後知德故能言而辭者德有所不察仁者推愛不勇則不至尚勇者愛有所不行
謝曰本茂而末茂器大而聲閎有德者所以必有言也七八月之間溝澮可立待其涸此有言者所以不必有德也仁者愛人惡人之害之故必有勇勇者有時無義疾貧故不必有仁
楊曰有得於中則其發於外也必中故必有言有言者

行或不掩焉故不必有德仁者由義而行故必有勇勇者能不懼而已故不必有仁
侯曰有德者必有言有德之言如聖賢之言是也有言者不必有德狂者過之如琴張曾皙之言是也仁者必有勇文王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是也勇者不必有仁如撫劒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匹夫之勇是也
尹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安乎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明道曰南宮适只爲禹稷比孔子故孔子不答

范曰南宮适賤力而貴德知德之可尚則勉進於德矣禹稷有天下故夫子不敢答弗敢當也既出而稱之者志其言之善也

謝曰南宮适知以躬行為事是以謂之君子知言之要非尚德者不能在當時發問間必有目擊而道存者首肯之意非但不答也

楊曰禹稷之有天下不止於躬稼而已孔子未盡然其言故不答然而不止之者不責備於其言以沮其尚德之心也故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蓋與其尚德而已與所謂雍之言然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之類則異矣

尹曰南宮适以躬行為事不貴乎力取尚德之君子也夫子之不答者以其曰有天下不敢當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范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君子之行未必皆能仁也故有時而不仁至於小人則與君子反故未有仁者也夫用君子猶有不仁況小人豈有仁哉

呂曰君子志於公天下德心稍懈則流入於私小人志於私一己則不得盡其公

謝曰與易所謂小人不恥不仁之意互語不同毫忽之間心不在焉不仁也然未害為君子

楊曰顏淵三月不違仁而已則君子而不仁蓋有矣夫

侯曰君子與天地少不相似則不仁矣小人未始進君子之心何取於仁哉

尹曰盡人道者聖人之事君子行仁或未能盡之則有矣至於小人豈復有仁哉甚言小人之不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范曰愛人者閔其勤勞故勞之忠於人者欲其為善故誨之此二者出於人心而非自外之至也仁君推此以及天下其可謂民之父母矣愛之則母之親者也忠之則父之教者也

謝曰愛則不倦忠則盡誠

楊曰愛之不以姑息則不能勿勞忠者必善道之則不能勿誨

侯曰愛之則唯恐其不至安能勿勞忠焉則唯恐其不聽安能勿誨

尹曰愛其人而欲成之必勉之以事業忠其人而欲曉之必反覆其辭說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范曰鄭小國也其為命令必更此四賢然後成故鮮有敗事此可以為法矣以天下之大命令不可不慎賢人不可不眾多其若無人則是小國之不知也

謝曰當春秋時諸侯之使辭令之善足以解忿紓難息暴亂之患況鄭小國也謀之可不慎乎

楊曰討論潤色以眾賢為之故其交鄰守論民志無失辭焉古之辭命皆足為後世法亦其討論潤色之詳也

侯曰鄭小國也其辭命若可觀者能者草創之明者討論之文者修飾之智者潤色之其周如是故可觀也

尹曰命政令也當春秋時鄭以區區小國而能自立大國之間者得人而皆用之故也況有天下者乎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范曰子產有君子之道四惠其一也語其德行惠爲多焉故曰惠人則其不足者可知矣子西無所取故曰彼哉彼哉子產養民者也未及爲政管仲爲政者也未及知禮爲政不主於惠而主於義子產如此則惠大矣奪之而人不怨者心無私也無私然後人道盡故曰人也

謝曰猶衆人之母斯惠人也然不害其爲愛人子西之事無足道故曰彼哉彼哉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非怨以道奪故人服當世時天下駢亂甚矣疑微管仲幾不足以克之故夫子取之也

楊曰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曰惠人而已者舉其盛也彼哉彼哉兮蓋外之辭也管氏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奪之以義而當理故也人無是非羞惡之心非人也有而當其實斯爲人矣

侯曰管仲以人道治人故人誠服而無怨後世如武侯之於李平廖立也近之

尹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彼哉彼哉無所取也誅有罪而被誅者不怨其政可知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伊川曰貧不怨則可謂尤甚於怨甚守不固而有所爲也

范曰此爲伯氏而言也雖君子能安於貧自非君子其不怨者鮮矣處富易處貧難天下之情一也

謝曰貧如與仁同道自無怨所以爲難富如與仁同功者無驕所以爲易

楊曰富而無驕可好者能之貧而無怨非安於義分不能也

侯曰怨甚於貧非學者不能無故貧而無怨難富者怨之府自愛者不敢以富驕人故富而無驕易

尹曰處富易處貧難人之情也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明道曰孔子言公綽之不欲則其仁可知矣優爲趙魏老而不可爲滕薛大夫滕薛小國政繁事素綱紀不立法度不明而趙魏綱目舉故也

范曰人才各有所宜公綽不欲故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君子使人也器之則天下無廢才矣

謝曰老有德之稱大夫以才治事者

楊曰知之弗豫任其材而用之則爲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尹曰老者有德之稱大夫以才治事之任公綽不欲故優於趙魏而不可於滕薛謂爲國者使人各欲當其才而已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

以爲成人矣

明道曰兼此數人之所長而開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言成人之難也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今之成人者見利思義見危授命謂忠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謂信也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亦可以爲成人又其次者也

伊川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知仁勇若孔子以謂成人不由此三者武仲智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　又曰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則又其次也　又曰語今之成人者只是語忠信也忠信者質也禮樂者文也語成人之名自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唯聖

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　又曰合此四人之偏文之以禮樂方成聖人則盡之矣

范曰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臧文仲知而已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卞莊子勇而已其餘不足稱也公綽能自克於不欲而未能無欲無欲則能剛如公綽者寡欲而已如冉求者多才而已皆未足爲學也故不得爲成人兼四子之能而文之以禮樂此古之成人也學所以立於所以成學至[illegible]後可以爲成人矣若今之成人者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與朋友交言而有信有此三者雖不至於古亦可以爲成人矣此子路所能也言古之成人所以勉子路進於禮樂也

謝曰成人雖未至於聖人然不可以一善名矣蓋其具人道者也不可謂之成人其[illegible]子以禮質言故也若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而又潤色之以禮樂則於綱常倫理有餘地矣今之成人見利思義則不爲利回見危授命則不爲威惕亦豈苟然者

楊曰得其一體不可爲成人成人具其體者也故有四子之才而文之以禮樂則亦可爲成人而已尚非其至也今之成人何必然固所與又下矣見利思義則不欲者斯能之見危授命則勇者斯能之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則忠信者斯能之雖不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蓋世道衰微而責人以備則人將自絕於成人之列非所以與人爲善也與文王之爲文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亦謂之文同意　或問不欲者成人之質也人而

有欲雖知如武仲勇如卞莊藝如冉求亦不足爲成人而仲尼之言不欲必先之以知何也曰雖有其質不先於致知則無自而入德矣

尹曰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能盡夫成人者也臧武仲知之明孟公綽守之篤卞莊子行之勇冉求藝之多兼此四人之長而文之以禮樂則亦可以爲成人矣臨利無苟得臨難無苟免言而有信義此三者又可以爲其次矣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范曰：喜怒哀樂發而後中節，謂之和。和者，天下之達道也。公明賈之言無不中節，此君子之成法也。公叔文子未必皆能知之，故曰豈其然乎，疑之也。
謝曰：公叔文子當時賢者，恐於聖人之事有未足耳。如公明賈之對，非禮義充溢於中，時措之宜者不能。故夫子謂豈其然乎。
楊曰：公明賈之言其義則是，疑非公叔文子所及也。君子與人為善，不正言其非，故曰其然豈其然乎，為疑辭以語之。
侯曰：公明賈之言，恐有溢美，故夫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尹曰：如公明賈之言，則是成德之事也。公叔文子未必能至於此，故曰豈其然乎，未許之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范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己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見利而不顧義，是以陷於大罪。此由其好知不好學也。時人或以武仲存其先祀為賢，故夫子正之。
謝曰：以利害動之之謂要。武仲之奔齊，則其據防以請，必有恃而敢然。魯之立為後者亦不得不然，知則知矣，而非得道。
楊曰：臧武仲如防卑辭以請後，其迹非要君者，而意實要君為後。夫子言之，示春秋誅意之義也。
侯曰：人臣之事君也，君命之而已。求後於君，非要而何。
尹曰：武仲出奔邾，自邾如防，使來告曰：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於是使立臧為焉。夫據邑而請立，非要君而何？不知義者將以武仲之存先祀為賢也，故夫子正之。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伊川解曰：譎，不正也。詩序云主文而譎諫是也。晉文欲率諸侯以朝天子，正也。懼其不能，故譎而行之，召王就之。人獨見其召王之非，而不見其欲朝之本心，是以譎而掩其正也。齊桓本侵蔡，遂至於楚而伐之，責其職貢，其行非正也。然其所執之事正，故人但稱其伐之正，而不見其行事之本譎也，是以正而掩其譎也。聖人發其心迹，使晉文勤王之志顯，且使後世之傚所舉而不失其正也。 又語錄曰：此為作春秋而言也。晉文公實有

勤王之心，而不知召王之為不順，故譎掩其正。齊桓公伐楚，責包茅，雖其心未必尊王，而其事則正，故正掩其譎。孔子言之，以為戒。正者正行其事耳，非大正也。亦猶管仲之仁，止以事功而言也。
范曰：此為春秋而言也。晉文公心正而行譎，召王是也，故終之以譎。齊桓公心譎而行正，伐楚是也，故終之以正。夫以有善心必行正事，行不正而曰我心善未之聞也。晉文公心非不善也，而所行不正，是以為譎。何雖不善，其後能改者，聖人貴之，故則令甸甸甲列於三宗。齊桓公心非不譎也，而所行復正，是以為正。考桓文之事人習而不知其所行也。
尹曰：[illegible]其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

楊曰晉文公召王以諸侯見而春秋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蓋不與其召也又書曰公朝于王所言諸侯自朝于王蓋不與其以也文公有勤王之心而不知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曰譎而不正齊桓公責楚以包茅不入故其有夾輔王室之誠心而其事則正矣故曰正而不譎然此特假之彼善於此而已非至正也與管仲稱如其仁同義

尹曰臣師程頤曰晉文公欲率諸侯以朝王也懼其不能而召王就見之人見其召王之罪而不明其欲朝之本心是以譎而掩其正也齊桓公本怒蔡姬而侵蔡懼其不義也因伐楚而責其職貢其用心本譎而其所執者正是以正而掩其譎也聖人發其心迹顯晉文勤王之志且使後世之君知所行之不正則無以明其心當慎其所行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伊川解曰子路以不死為不仁故相對而言謂不死之不仁未如以九合之為仁也九合仁之功也謂管仲為仁人則可也仲之於子糾所謂可以死可以無死者也桓公兄也子糾弟也（薄昭與淮南厲王書云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特相去尚近當知之）仲私其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以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稱其功而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匹夫匹婦徒信知其死而已所謂莫之知也者不復能知稱其事有可以無死之義也若之春秋桓公之入也書曰齊小白入于齊魯之納子糾也書曰公伐齊納糾（左氏[illegible]公穀之[illegible]是也）齊人取子糾殺之[illegible]上有蓋非齊人也盟立之而又殺之也齊人非以不正而舍之也直反覆而背之耳若桓公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與桓公乃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

覆不忠之亂乎桓公子糾之正否子路子貢所知也故夫子答之但言無死為可耳後人能審其本末然後見義之所當也　又語錄曰管仲不死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也無此則貪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諒亦無矣　又門齊侯死諸公子皆出小白長而當立子糾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糾奔魯小白入齊既立仲納子糾以抗小白以少犯長又所不當立義已不順既而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義言之則未可死故春秋書齊小白入于齊以國繫者明當立也又書公伐齊納糾去子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此復稱子者罪齊大夫既盟而殺之也　或問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死而從之殺兄之人可從乎曰桓公

子糾實公之二弟也桓公兄而子糾弟又公死則桓公當立此以春秋知之也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當之嗣子也人殺子糾[illegible]皆書納糾左傳獨言子糾[illegible]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齊盟子[illegible]又[illegible]之故書子是亦罪也管仲始[illegible]糾[illegible]也從於正義也召忽不負所事亦義也如魏徵[illegible]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

又曰仲尼謂管仲如其仁蓋言其有仁之功管仲其初事子糾所事非正春秋書公伐齊納糾而不稱子不當立者也不當立而事之失於初也及其敗也可以死可以無死與人同事而死之理也知始事之爲非而改

之義也召忽之死正也管仲之不死權其宜可以無死也故仲尼稱之曰如其仁謂其有仁之功也　又曰孔子稱管仲如其仁但稱其有仁之功也使管仲事子糾正而不死後雖有大功聖人豈復稱之耶若以爲聖人不觀其死不死之是非而止稱其後來之功則甚害義理也　或問孔子未嘗許人以仁稱管仲以仁何也曰此聖人闡幽之道只爲子路以子糾死管仲不死爲未仁此甚小却管仲故孔子言其有仁之功此聖人言語抑揚處要當自會得

范曰管仲不死子糾而相桓公子路子貢皆責之以義而夫子稱其仁九合諸侯一正天下此仁之大也彼死於子糾之義豈可以易此哉聖人之於人貴其大而不責其細取其多而不取其少故不責管仲之不死而責其不知禮蓋死於子糾有不足爲非管仲所難故不死不爲尚[illegible]所以爲仁也

謝[illegible]是以見管仲之仁然不死非不仁也當是時[illegible]之[illegible]公可以有爲也而愛其死以有[illegible]自經者異自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illegible]之患則仁可見矣

楊曰糾與小白未嘗爲世子而俱出奔故春秋不書子而書曰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於齊[illegible]以齊繫小白者明小白之宜有齊者也糾不稱子又不繫之齊者外之不宜有齊者也不宜有齊而入之是爲亂而已管仲相之又射桓公中鉤爲則齊惡以

成其亂者也及其敗去也又爲得而讐桓公哉知其罪而謂[illegible]聽命於齊正也桓公既入取子糾而殺之則已甚矣故春秋書曰齊人取子糾殺之春秋所以惡齊也然管仲之於糾既嘗相之委質爲臣矣以其分言之蓋可以死也然而事非其義則可以無死矣可以死可以無死故召忽死之爲傷勇管仲不死爲從義孔子所以稱其仁而與其不死也方齊之未有君也諸公子在外[illegible]之人臣各爲其主用烏敢求殺其射桓公也非有私忠於其主而已故管仲處之不自以爲嫌而桓公遇之不得以爲罪義固然也使管仲之射桓公出於其私焉則義之所必誅尚得而相之乎若召忽之死是亦志仁而已故孔子不序言其非謂其無惡故也

仲素問孔門弟子皆不許之以仁獨許管仲何也曰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子路等未必能爲之然路程自别若使子路必不肯恁地做學之爲王者事久矣譬遇得禽雖若丘陵弗爲也又問那是見它詭遇處曰若淨亦淨若奔亦奔皆是詭遇且賺得人了做將去不問

尹曰子路以管仲不死子糾之難不仁故子曰不死之不仁未若九合之仁也九合者仁之功也非以仲爲仁人也臣師程頤曰威公兄當立子糾弟也不當爭管仲輔弟以爭國而威公殺之仲與之同死亦可也知輔之爭爲不義將自免以期後功亦可也故孔子稱其功而曰豈若匹夫匹婦之諒信不復知權輕重者哉春秋書威公之入也曰齊小白入于齊書魯之納子糾也曰公

伐齊納糾威公子糾之正否子路子貢之所知故夫子之答獨言其可以不死焉使管仲所輔者正而不死其難則可謂反覆不忠之士雖有後功何足道哉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范曰臧文仲下展禽夫子以爲不仁文子無心於貴賤彼己而惟賢是與可謂仁矣文者仁之著見于外者也

呂曰與家臣同升而無嫌上賢之至也物相雜故曰文不專於貴賤而雜之以上賢此所以爲文

謝曰無媢嫉上人之心故能舉賢才謂之文謚法有如此者

楊曰尚賢而有禮斯可爲文矣

侯曰物相雜故曰文能進賢退不肖所以文之也故可以爲文

尹曰臧文仲知展禽之賢而不舉之孔子謂之竊位公叔文子舉其宦臣與之並列孔子許其文孟子曰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亦猶是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范曰國有人則存無人則亡以靈公之無道也而有三人焉猶足以不亡况其有道任賢使能何可當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若得其人必無敵於天下矣

謝曰仲叔圉祝鮀王孫賈其德未必優而其才可使也

靈公能用其所長雖未可以致治然事亦無廢滯矣

楊曰官得其職則紀綱法度猶存焉故雖無道而不喪

侯曰官得其人則政事舉君雖無道紀綱存焉奚其喪

尹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况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明道曰能言不怍者難

伊川曰所爲言之不愧

范曰内有其實則言之不慚言之不慚則爲之必難矣君子之言行相顧言之必可行也行之必可言也有諸己則言無愧言不過實可履而行此所以爲難也

謝曰爲不曾者言之亦作言之可作而不作則棄廉節聰何所不至故難與爲道

楊曰其言之不怍而行欲必掩焉則爲之也難矣此古者所以言不出也

尹曰能爲者不敢輕言其言之不慚者必未能爲之也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明道曰陳恆弑君夫子請討當時夫子已去位矣 又曰孔子請討當時得行便有舉義爲周之氣

伊川曰孔子之時大倫亂矣君聽於臣父聽於子動即弑君父是不可一朝居也必變而後可魯有三桓無以異齊何以孔子雖小官必仕於魯只是修周公之法齊既壞大公之法後來立法已是苟且及其末世并其法壞之亂甚於魯故其弑亦先於魯孔子之仕於魯欲以爲兆得可爲處便爲如陳恆弑其君孔子請討之一事正則百事自已不得傳言以魯之衆伐齊之半此非孔子請討之計如是則孔子只待去較力借使言行則亦上有天子下有方伯須謀而後行 又曰陳恆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左氏載孔子之言謂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恁地是聖人以力角勝都不問義理也孔子請伐齊以弑君之事討之當時哀公能從其請孔子必有處置須是顏回

使周子路使晉天下大計可立而遂孔子臨老有此一件事好做奈何哀公不從其請可惜

范曰孔子老矣國有大惡必告焉從大夫之後故也臣弑其君者天下皆得而誅之而齊强魯弱常困於齊故魯之君臣皆以爲齊不可伐孔子所言者義也得其義則强矣其義則弱使魯能用孔子豈其强而已矣言而不行則明其義以示後世故告于君又告于二三子不可賜此者在己而行之者在君與相也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之時已無君臣父子矣故景公卒十年陳氏三弑其君遂執齊國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呂曰使魯從孔子而討陳恆則湯征葛伯之舉也何患天下之無助乎

謝曰當是時齊强魯弱陳成子弑簡公雖人心所不甚與而魯之君臣不敢加兵豈非畏敵也能順人心行天討魯其憂不足以霸諸侯一天下乎師出有名戰必克矣夫子沐浴而朝豈止責合職事也哉蓋欲伸大義以卜天意

楊曰孔子從大夫之後則與謀其國之政故隣有賊義當討之不敢不告沐浴而後朝者國有大事敬之也孟子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魯諸侯也而請討之蓋當是時周雖衰微天下猶以爲君也征伐宜自天子出使魯君從之則孔子其使於周而請命乎以天子之命討之則周之威令將復行於天下而王業之興其基

於此矣魯之君臣皆莫之從也庸非天乎
尹曰孔子雖去位以其嘗爲大夫也故有大事義必告焉臣師程頤曰左氏謂孔子欲以魯國之衆加齊之半此誠如此說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命於周率與國而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使孔子得行其志則天下將知畏而有所不敢東周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范曰古之事君者勿欺也而犯之後之事君勿犯也而不欺之夫惟不欺是以有過必犯犯非子路所難也而不欺爲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犯也
謝曰事君有犯而無隱
楊曰孔子嘗以由爲行詐又以爲佞故其問事君則告之以勿欺而犯之
侯曰事君以欺非臣道也犯之謂非誠不可也
尹曰古之事君者盡誠而不敢疑犯顏以納忠也然則不敢犯顏而面欺者得爲忠乎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伊川曰君子爲善只有上達小人爲不善只有下達
横渠曰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與
范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道德仁義高明之事君子所達也貨利可鄙下賤之事小人所達也上達入於上智下達入於下愚君子愈上小人愈下學問之道所以爲上達也
呂曰君子日進乎高明小人日究乎汙下
謝曰大受小知之別也以孟子出晝與孔子去魯之事攷衆人之論疑其相去遠矣蓋事皆然
楊曰君子小人之分善利而已孜孜爲善則爲舜非上達歟孜孜爲利則爲跖非下達歟
尹曰達者達於事理之謂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伊川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
又語錄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古之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今之強有力者所以爲亂　又問古之學者爲己不知初設心時是要爲己是要爲人曰須先爲己方能及人初學只是爲己鄭宏中云學者先須要仁仁所以愛人正是顛倒說卻　又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
范曰古之學者正心誠意以爲己也後之學者病人不知所以爲人也爲己者履而行之爲人者徒能言之人君之學所以行堯之道非徒言而已
呂曰爲己者自信而已遯世不見知而不悔爲人者人不用則不學人不知則不修
謝曰爲己非不爲人而專於愛己特非爲人而學故也
若止於愛己則楊氏之爲我耳

[illegible]物致知而已推之於天下國家乎何
[illegible]中與木石枯槁豕逆若將終身焉及
[illegible]若[illegible]之爲人之學反是
尹曰學者本於爲己修己既至然後可以推而及人也
爲人而學者蔑務本之學也
遽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
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范曰君子之患在於不能寡過也寡其過者免大患爲
人使如此可以事君矣
謝曰遽伯玉以行年六十而六十化稱必習矣而察欲
寡其過者也興爲有欲言人之賢而未知所以言者使
者以此稱伯玉亦可謂知言矣故夫子與之

楊曰欲寡其過非克己能知是乎使者對之無溢辭而
伯玉之賢益彰故夫子稱之
侯曰夫子常曰君子哉遽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
可卷而懷之則其爲人也欲寡其過而未能可知矣使
者以此言之則知言矣故孔子稱之
尹曰謹謙學而事矣善稱其主者也子曰使乎使乎稱
其專對之善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范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亦夫子所當言也弟子各以
所聞記之君子思不出其位此艮之象也物各止其所
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與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
小皆得[illegible]職也

謝曰止其所也
楊曰思其出位而謀其政則失其分守而侵官亂政將
無所不至矣
尹曰曾子之於孔子可見其志意之同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謝曰行不掩言非直欺人亦以自欺是以可恥
楊曰故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以此
侯曰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君子所以恥其言之過其
行也
尹曰君子貴實行而恥虛言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
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伊川曰仁者不憂樂天者也
范曰聖人責己所以勉人也仁者樂天故不憂知者窮
理故不惑勇者獨立故不懼中庸曰好學近乎知力行
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仁勇者入德之序也仁知勇成
德之序也
謝曰君子之道不出此三者所謂天下之達德故夫子
不居
楊曰三者備蓋聖之事孔子所不居故曰我無能焉子
貢曰夫子自道也蓋言其所自者道則仁知勇之名亦
泯矣
侯曰智仁勇三者唯聖能盡之故孔子不居
尹曰我無能焉自責以勉人也故子貢曰此乃夫子之

之事也成德者以仁爲先故先之以仁者不憂若夫進
學者則以知爲先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伊川曰子貢常方人故孔子命以不暇而又問曰女與
回也孰愈所以抑其方人
范曰人不可以私同故方人者賢人之所難而聖人之
所不爲也夫我則不暇然則子貢爲不可也
呂曰方人非不謂之學然有急於方人者故知所先後
則近道矣
謝曰聖人責人雍容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方人非智
者不能謂之賢亦可但爲己者非所先也故曰我則不
暇

楊曰孔子於三人行則得我師焉於方人乎奚暇
侯曰方人則近乎作聰明矣非篤實爲己者所先故曰
夫我則不暇
尹曰方人者比方人之優劣也固不可謂之惡然非賢
者所急也故曰夫我則不暇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范曰學者莫不患人之不己知而不強其所不能故
見於反己而不願乎其外則充實而有光輝矣能爲
堯舜則有堯舜之譽何患人不知哉
謝曰求爲可知也
楊曰患其不能則亦求爲可知而已
侯曰君子修己而已人知不知非所恤也

尹曰反求諸己不願乎外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伊川曰人以料事爲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范曰君子可欺以其方故不逆詐待人以誠故不億不
信見幾而作故先覺者是爲賢乎君子雖不逆不億而
邪正是非安危治亂未嘗不覩之於未然也先覺者知
者之事逆詐而億不信者忌之所故君子不爲也
呂曰不見其詐不逆謂人之詐不知其不信不億度人
之不信也雖然君子容物之見欺獨乎事幾之先不
容詐與不信加乎己
謝曰賢者於事能見之於微當之先覺如權衡可以知
堅求也不知者遂妄欲逆詐億不信則過矣蓋未知先

覺之所爲先覺也
楊曰君子一於誠而已誠至誠可以前知故不逆詐不
億不信而常先覺也抑亦以此是賢乎若夫不逆不億
而卒爲小人所欺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侯曰孔注云先覺人情者是寧能爲賢乎或時反怨人
此理是
尹曰賢者之於事不逆詐以測之不億度而不信之也
然而情僞幾微無所逃其明惟能先覺之是賢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孔子
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橫渠曰栖栖依於君也固猶不回也
范曰夫子疾世之衰欲行其道而反之於堯舜三代此

豈微生畝所得知哉

謝曰猶言吾豈匏瓜也哉

楊曰微生名孔子而語之子曰非敢為佞也卑辭以對則微生必齒德之有高德者以栖栖為佞而不知孰一之為固其其門何貴之往歟故以疾固反之

尹曰栖栖猶皇皇也佞口給也固陋也孔子所以栖栖者以疾世之固陋也微生畝之流皆與聖人異趣不知聖人者也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范曰驥雖有力而無其德則不可乘人雖有才而無其德則不可用古人之用才而敗者取其力而不取其德也力者所受於天德者所習於人學所以成德也人而

不學則其所受於天者不足以為德矣乘驥而不以德必有奔車之敗況用無德之人乎

呂曰才受於天德繫乎學故君子尚學之功不以受於天者為貴

謝曰有德然後可以語才無德而有才不免為小人自古姦雄何嘗不以才稱惜其無德是以必為天下禍

楊曰驥不以力稱況君子而可以不尚德乎

侯曰所謂君子者德也力奚與焉

尹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范曰聖人之道如權衡之於輕重無私於物物亦無

怨焉以德報德者人之為也以直報怨者天之理也以德報怨亦不直

謝曰以怨報德[illegible]以德報怨亦不直

子於[illegible]以直報怨之道雖不若世之愛忍

強仁者以避怨惡之名者皆其心不在怨惡誅之亦可所謂直也未不報之名而不誅者其不直乎

楊曰以德報怨以怨報德皆私也一有私焉曲在其中矣公天下之好惡而不為私焉是之謂直　又曰以怨報怨以德報怨皆非直也所謂直者公天下之好惡而不為私耳曰如是則以德報怨何以報之曰所謂德非姑息之謂也亦非其道而不予非姑息則不能無私矣曰人有德於我不幸而遇所當施之者非吾意之所欲能不少有委曲如庾公之斯之於子濯孺子

不亦可乎曰然

侯曰以德報怨非所以報也以怨報怨非君子之心也君子以直得失在彼是何其犯而不校可也以德報德以直報怨理之直也

尹曰君子之用心公而已或怨或德非有矯飾盡其情而已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明道曰下學而上達意在言表也　又曰自下而上達者深造矣必於是循其必於是　又曰釋氏惟務上達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則非道也　又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

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伊川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　或問古之教人必先於灑埽應對進退何也曰下學而上達聖人之道可以與知者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也今夫居處恭執事敬雖眾人能之然彼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亦豈外是哉然卒異於眾人者以眾人習不致察不能上達耳夫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又曰莫我知也夫夫子以此發子貢也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子貢宜可與言也故以是發之　又曰王通曰知命者不怨天自知者不尤人王通

嘗知所謂命者哉至如釋氏有因緣報應之說愈皆不知命者也　又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

橫渠曰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而治已治已則無尤　又曰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又曰困而不知變民斯為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常存乎疢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范曰不怨天者樂天也不尤人者知命也下學所以窮理上達所以盡性窮理盡性則可以知天矣故知我者惟天也

呂曰不怨天不尤人則道在我矣下學而上達則天人一矣德至於是則其所獨知非聖人有所不與

謝曰天人物我上下本無二理不怨天則與天為一無可怨不尤人則與人為一無可尤下學而上達則上下一矣如此則人雖不我知我其自知矣我與天為一謂之天知亦可　或問儒佛之辨曰吾儒下學上達窮理之至自然見道與天為一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以天為我也佛氏不從理來故不自信必待人證明而後信　又曰學須先從理上學盡人之理斯盡天之理學斯上達矣下學而上達其意如此故曰知我者其天乎

楊曰天德之公非以人欲之私所能知也故知我者其

天乎

尹曰天人事理本無二也下學人事而上達天命自灑埽應對以至乎窮理盡性本無二道也下學而已聖人何所怨尤乎而曰莫我知也夫所以發子貢之問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范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道之將廢有命則公伯寮之愬不足恤也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如此則不怨天不尤人也

謝曰雖公伯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公伯寮無如之何

楊曰子服景伯之言蓋尤人者故孔子喻以廢興之命

蓋聖人不怨天不尤人也如是

侯曰命天理也道之興廢順天可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尹曰君子於利害之際安之以命而已矣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明道曰辟世辟地辟色辟言非有優劣其說大小次第

伊川曰賢者能遠照故能辟一世事其次辟地不居亂邦

横渠曰克己行法爲賢樂己守法爲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之所至有差辟世者依乎中庸遯世不見而無嫌辟地者不懷居以害仁辟色者遠恥於將形辟言者免害於禍辱此爲士清濁淹速之殊也辟世辟地雖聖人亦同然處聖於中與賢者其次者爲異故曰迹雖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

謝曰聖人不必遯世遯世者特舉世不見知而已賢者隱居則辟世也知一國之不可爲不知一世之不可爲其次也不知君不可以有爲禮貌衰然後去又其次也至言而後去則亦晚矣其識有敏有不敏故也然其流同出於辟世故不可與聖人共說同論聖人有禮貌衰有其言猶存不能用而行者其道異此

尹曰言辟世曰辟地辟色辟言雖以大小次第言之亦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爾辟世者舉世不見知則隱也辟地者不居亂邦也辟色辟言者遠恥於將形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

尹用斯曰七人後章所謂逸民者也仲尼曰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作者蓋作於世者謂下者也此逸民爲謂之作者可乎蓋上承辟世辟地之言而云作此逸者七人矣大槩言作此隱遯之事者七人矣不須分此四曰也此四辟者言逸民有此四者耳

横渠曰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者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

范曰伯夷叔齊辟世者也虞仲夷逸辟地者也柳下惠少連辟色者也朱張辟言者也故曰作者七人矣

楊曰辟世者若伯夷行天下之治是也非遯世無悶確乎其不可拔不足以與此辟地若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是也故爲次辟色若禮貌衰則去之辟言則從免禍辱而已斯爲下作者七人皆所謂逸者是歟

尹曰師及張載皆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范曰知其不可而不爲者晨門也知其不可而爲之者孔子也此所以異於逸民也夫可不可在天而爲不爲在己聖人畏天命故修其在己者以聽之天未喪道天下聖人亦不敢忘天下雖知其不可得不爲哉

楊曰晨門知其不可而已而不知孔子所謂無不可也抱關擊柝爲祿隱者歟

侯曰天之生聖人也豈偶然哉必有以任之也聖人受天之付與也豈敢愁然忘天下哉必知天之所以畀付

之意以斯文爲已任也如晨門者豈知此哉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
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明道曰孔子擊磬何嘗無心於世荷蕢知之果哉者果
敢之果也不知更有難事他所未曉惟識聖人荷蕢不知聖人何
者所無心荷蕢所見知之
范曰荷蕢獨知其有心者也故以夫子爲硜硜深則厲淺
則揭知其不可則不爲矣夫爲一己易爲天下難自以
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果斯已而已不恤其
它近於楊氏之爲我故曰末之難矣
呂曰晨門荷蕢皆德之固也區區果於去就不知聖人

之仁無絶物之道也末之難矣猶云終之難矣
謝曰古之賢者多隱於抱關如石門荷蕢雖不知孔子
其器亦有深意也特不知聖人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者
其與辟世之士與子曰果哉末之難矣彼其果於自信
者有言未易入也故無足詰難
楊曰聖人之時何容心哉當其可而已荷蕢以其有心
議之而不疑蕢之知而易其言也故曰果哉末之難
又晨門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與疑辭也則異乎
荷蕢之果矣
尹曰晨門荷蕢皆隱者也其亦微生畝之流與故孔子
曰果如爾所謂亦豈難哉聖人之時中蓋不爲耳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
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范曰諒陰三年不言天子皆從之禮皆然也高宗免喪
猶不言而得傅說故見於書書之所紀者事也故孔
子之所言者禮也
侯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人君宜不言之
時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自古已然君臣一體伊尹之
於殷周公之於周用是道也又何疑焉後世君不君臣
不臣故高宗之事學者亦以爲疑
楊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自天子達方其無事而
冢宰以統百官均四海爲職則諒陰三年使百官總己
而聽焉何嫌之有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范曰君者天下之表也君好之則民從之上行之則下
効之故上好禮則民易使其理然也
謝曰禮達而分定則易使
楊曰上好禮則民志定而知所以事上故易使
侯曰禮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者也民志定則上下之
分正而易使也
尹曰君好之則民從之上行之則下效之皆在上之化
而已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
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
其猶病諸
伊川曰修己以安百姓只須有所施爲乃能安人此理

自我所未學至堯舜則有堯舜之事　又曰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享帝故中庸言鬼神之德盛而終之以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illegible]

數語存疑[illegible]

橫渠曰可欲可願雖聖人之智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子之道四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衆修己安百姓堯舜病諸是知人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修己以安人修己而不安人不行乎妻子况可施於天下乎

范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楊雄曰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之人必其自愛也然後人愛之自愛仁之至也自敬禮之至也君子之道本諸身故修己以敬大器先自治則能治人先修己則能安人聖人之治天下猶天地之養萬物也無一物不得其養一民不得其所則難矣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故博施濟衆修己以安百姓堯舜以爲病人君可不勉哉

呂曰修己不敬則道不立進之則安人人者以人對己進之則安百姓百姓者則盡乎人矣此堯舜猶病諸者也修己以安百姓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與

謝曰修己合敬以直內則不能安人安百姓則擴而大之也使由也知求諸道則曰如斯而已乎故夫子謂堯舜之道不越如此

楊曰修己以直內爲主推之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修後爲至然天下不能無害民者雖堯舜其猶病諸故爰驩兜遷有苗畏巧言令色孔壬

尹曰施於人者必本於己故君子以修己爲本修己之要欽以直內推而及物至於百姓皆被其澤猶天地之養萬物無不得其所者其本皆在于身修故馴致可至於天下平因堯舜猶以爲病者蓋以子路每以爲未足故也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伊川曰或謂原壤之爲人敢慢聖人及母死而歌疑似莊周非也乃鄉里麤鄙之人不識義理者耳觀夫子責之之辭幼不孫弟長而無述焉直至老而不死謂之賊便可見其爲人也若是莊周夫子亦不敢叩責之適足啓其不遜爾彼亦必須有命

橫渠曰幼不率幼長無稱述老不安死三者皆賊生之道也

范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故雖夷俟猶不絕之聖人教人各因其才若原壤之無禮非可以言喻也故淺責而以杖叩之教誨之道不一端也

謝曰幼而不遜弟長而無述於世無稱也亦賊夫天理而已故以杖數其罪而語之

楊曰禮人不答盍亦自反而已謂之賊而叩其脛不已甚乎若原壤蓋莊子所謂遊方之外者也故孔子切責

之喪其亂俗也而彼皆受之而不辭其有害於形骸之內而不以毀恭靜其心者能如是乎皆擬其模然後行之可以如此

尹曰幼而不遜弟長而無所述老而不死皆賊夫理者也若原壤之放曠其可以言論也故叩其脛而深責之發論之道非一端也觀原壤之母死而登木歌則其人可見矣

門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范曰先王之教學不躐等幼者有爲幼之事長者有爲長之道童子而欲爲成人是學未至而謂之至行未成而謂之成如拱把之桐梓不能養而亟用之於大堂不天其天性哉

謝曰童子坐則在隅行則在後聽而弗問無與先生並行之理故曰非求益者

楊曰童子侍坐於先生居其位而與之並行是欲以成人自居豈求益者歟

侯曰童子而與先生並行則非求益者也

尹曰童子坐則隅行則左右聽而弗問今居位而並行是於不孫弟者也何求益之有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七下終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八上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明道曰明日遂行言語不相投也

范曰衛靈公問陳則其志可知也故對之明日遂行夫子豈不知靈公之無道而入其國如靈公猶足用爲善也況不爲靈公者乎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亦不爲苟人此聖人之行也

謝曰治敗者不陳陳兵之末也若治天下無欲於天下蓋將有征而無戰何陳之有

楊曰秦不用周禮詩人知無以固其國則爲周以禮軍旅其所問也對以器數而已禮之本也陳亦軍旅之末故問陳以是對俎豆之事則有可行之道存焉器數祝史之事有司之職也君子所存者道德遠藏於器以爲用而天下之至精存焉使靈公聞是而究其道則術而進之安知所以爲禮矣聞而棄之者則知其不足與有爲也故明日遂行與孟子見齊宣王問齊威晉文之事同意

尹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命以未之學而去之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伊川曰君子以窮固守其窮也

范曰君子身有窮而道不可窮故困而不失其所亨小人貧斯約富斯驕困則必爲其志窮則不安其命故至斯濫矣

謝曰子路尊聖人忘夫上下之無交也是以慍見夫子謂汝以修德而名達乎所以異於人者特固窮而不若小人之無濫也知此則窮達不在我矣行窮之有

楊曰疑君子之不窮則無命無命則僥倖之心生故窮則濫

侯曰子路之慍見不受命者也苟不受命窮斯濫矣

尹曰君子之窮也則守道而不變小人則無所不至矣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范曰子貢之學病在於博而不能守約也故夫子問以發之子貢以已觀夫子則誠以爲多學而識之矣故曰然然其知足以知聖人多學而識之未足以當夫子之道必有其上者故又曰非與夫子知其可以語上也故又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曾子守約有受道之質故夫子直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至於子貢則先攻其失而後語以至要也

謝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人不能偏觀而盡識宜其以爲多學而識之也然孔子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而雕之也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楊曰子貢蓋嘗聞之以文矣至是欲約之故告之以此然亦當其可也

侯曰聖人之學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貫而已何用多學故子貢初疑而終喻故夫子告之曰予一以貫之

尹曰子貢之於學不及曾子也如此孔子語曾子一以貫之蓋不待其問而告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至於子貢則不足以知之矣故先發其問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果不能知之以爲然也又復疑其不然而請焉方告之曰予一以貫之雖聞其言而不能如曾子之唯也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范曰德者自得於內而不願乎人知也揚雄曰我知爲之不我知亦爲之厥光大矣必我知而爲之光亦小矣

子路以君子有窮至於慍見是修身而必欲我知也故曰知德者鮮矣所以責而進之也

謝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知德者鮮故也

楊曰人不知德則無以入德故貧則怨窮則濫言此以救子路慍見之失

侯曰君子而知德猶飲食而知味也飲食而知味雖易身能之故曰由知德者鮮矣知德則知道矣

尹曰知德者鮮所謂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范曰聖人酬酢天下萬事之變其中心實無爲也舜得禹皋陶稷契而制之如人運於上而衆器各司其序故

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呂曰體信達順德孚於人從欲以治則四方風動莫不為善則人效其能夫何為哉君猶心也天下四體也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其是之謂與
謝曰楊子曰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　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為也
楊曰惇五典庸五禮章五服用五刑皆天也舜何為哉恭己奉天而已
侯曰篤恭而天下平夫何為哉
尹曰聖人之治天下豈事事而為之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其治天下之道畢矣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伊川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然後可以行蠻貊　又曰立則見其參於前所見者何事（說在子張篇博學而篤志章）
范曰言忠信行篤敬則不離於道道無往而不可故遠則蠻貊近則州里坐立登車莫不見之造次顛沛無須臾離則所見無非道也子張之學外有餘而內不足故必敷陳以告之使之自外而入也
謝曰言忠信言斯有物行篤敬行斯有常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故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則同於無物與夷狄無異其徒俟外無適可履故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此又以忠信篤敬之道也立也者言之不可不忠行不可不篤正心誠意必有指向勿忘勿正心不下而道存者得之當然在前在衡時皆有物參倚也
楊曰見其參於前倚於衡必有事焉之意其者指物之辭所以見其者果何物也學者見此而後行則無入而不得矣
尹曰忠信篤敬參於前倚於衡念茲在茲之意子張於忠信篤敬有未至焉者故書紳欲身行者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范曰史魚一人之行也故曰直蘧伯玉眾可繼之行也故曰君子君子有賢之德業者也
謝曰蘧伯玉進於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史魚處君之道則多矣然明哲之所為不如是
楊曰史魚之直未知君子之道為政於蘧伯玉曰君子哉孔如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尹曰史魚之直知直而不知權者也知權則直在其中矣又行于進退之間為君子明用行藏用舍矣
曰史魚之直知之不及不如蘧伯玉之為君子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

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范曰失人則在人者不得其所處矣失言則在己者不得其所當矣皆非所以爲知孟子曰知[illegible]也夫欲不失人與不失言皆可勉而能也而況聖人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豈有一人不得其所處一言不得其所當者乎

謝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則後知何預於先知不可與之言則强聒而不受不知者則必有一於此矣

楊曰中人以上不與之語上則失人非成德也中人以下與之語上則失言非達材也夫知人才之上下非知者其孰能之

侯曰樊遲問知子曰知人知人則不失人亦不失言矣

尹曰知者之於人於言皆兩不失之者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伊川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或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稱當所利者大一身何足惜也先生曰但有生與仁孰重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人莫重於生至捨之以死道必大勝於生也曰既死矣於問大勝處如何曰聖人只贍一箇是

范曰志士者志於道仁人者志於仁身之所重者生也苟有害仁則殺身以成仁況輕於生者其肯違仁以求之哉孟子曰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楊雄或問衆人曰富貴生賢者曰義聖人曰神唯賢者能權輕重而取舍之仁人者聖人之次也

呂曰不私至德以私至德

謝曰仁人之死生無擇也志士於死生取義也方其舍生取義雖物亦不足以間之故所成者仁

楊曰孟子曰士尚志非仁無爲也非義無行也夫志之謂志士雖其心未能不違仁其所成仁則與仁人一也

侯曰志士志於仁者也故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義之當爲計較一生則害仁矣故曰仁人求生害仁殺身成仁皆義也非仁也仁義本無二學者當於一道上别出

尹曰志士仁人雖於死生利害之際唯知有仁而已故殺身以成其德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伊川曰子貢問爲仁孔子告以爲仁之資非極力言仁也

范曰事大夫之賢者友士之仁者[illegible]於天下之善[illegible]不取[illegible]不友[illegible]子貢問爲仁則告以事人友人[illegible]是由人也由己者[illegible]誠而[illegible]者也由人者[illegible]自明而誠者聖人兼之故舜[illegible]取於人者舜之爲

聖亦必由此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也
呂曰仁者兼容通體不與物共則不違事賢友仁違不
之先務與
謝曰大夫在所事而見賢者士在所友而見仁者事之
友之間必有敬忌有所觀如之何不仁有見此生也得非君
子者斯焉取斯謂其有所事有所友故也今也日事當
世之大夫友庸俗之士聽淫樂視慝禮然不惑於先
王之道難矣哉
楊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輔仁之器莫利
於此
尹曰欲為仁者當先擇仁賢而從之猶工之先利器也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

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伊川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
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百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
亦不見說獨於告顏子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
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
可見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後人就上修之二千年來
亦無人議者　又曰舉前代之善者準此以行之在
成法也鄭聲使人淫溺佞人使人危殆故放遠之然後
能守成法　又曰行夏之時行其正也乘殷之輅質也
服周之冕文也樂則韶舞盡善盡美也問政多矣惟顏
淵然後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其久也不
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

常行之道發此乃為之兆爾由是示之則餘皆可考也
中庸言三重蓋發明此意　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
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與從周之文不悖從先進則為時
之敝言之彼各有當也
橫渠曰顏回為邦禮樂制度不必致之但損益三代蓋
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
能使為邦者喪其所守故放遠之
范曰夫子之得邦家其舉而措之者蓋將如此此堯舜
三王之治天下致太平之事也顏子之才足以任此故
以告之自閔子以下不及也堯畏巧言令色舜難壬人
即讒說殄行故命九官終之以能作納言然則顏子為
邦何可以不放鄭聲不遠佞人也

謝曰為天下以禮樂為本當因襲帝王之迹而損益之
放鄭聲如大司樂禁淫聲慢聲遠佞人如還驩兜放有
苗蓋亂德淫志不可以作心術和民情非使顏子致戒
於斯
楊曰三代之相因有所損益而已後之繼周者雖百世
可知也故告顏淵以是蓋舉其端使知所損益而已亦
從周之意也
尹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可謂
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
得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道可得而見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伊川曰慮思當在事外

范曰書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亂必生於治危必生於安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謝曰莫大之禍亦非一朝一夕之故慮遠者可以無近憂古人有見幾於罷醻者似近之矣
楊曰邦分崩離析而莫之恤則季孫之憂其在蕭墻之內必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范曰好德如好色好義如好利好賢如好佞則可謂能自克矣若此者夫子歎其終不得見也
楊曰世之好德無誠心則孔子知其已矣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范曰臧文仲爲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爲不仁又以爲竊位蓋孟子曰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謝曰所以蔽賢者無他知保祿而欲以擅之也是以謂之竊位
楊曰任國事以爲招俊乂爲職不任其職非竊位而何
侯曰事君以人而蔽賢不得於位之道竊據之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范曰孟子曰君子有終身之憂是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爲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孔子曰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矣此責於人者薄也成湯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此人君躬自厚薄責於人也
謝曰雖反己者如無責人之理至於躬自薄則厚責於人也必矣然則不能遠怨者蓋亦未知自愛故也
楊曰躬不自厚而責人無已其取怨也孰近焉
侯曰不能責躬而責人無已宜其取怨也
尹曰小人反是所以多怨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范曰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老子曰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有國家者當防微杜漸若禍難已成雖聖

人亦未如之何也
謝曰不斷禍於無所奈何惟心無滯者能之此其意已極高明
楊曰不於可爲之時爲之則後雖欲圖之亦未如之何也已
侯曰天下之事當防微杜漸於未然之前故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至於已然禍亂成無可奈何之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故曰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尹曰事至於無如之何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故君子思患而豫防之爲此也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范曰朋友講習所以不足爲言不及義則不可與入

德行小慧以爲知則不足與知道亦難以爲君子矣

謝曰言不及義則必放僻邪侈好行小慧則不可以爲大知其爲小人也必矣小慧與知難相似其實不同

楊曰羣居言不及義而欲以濟其所爲者皆小之道也

侯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則爲小慧而已又以小慧矜人則不及於禍亂者難矣小慧非知也察察而已

尹曰君子義以爲質羣居而言不及之反以才知爲能難矣哉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明道曰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爲本　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孫順也不比於言

伊川曰君子義以爲體全於義也禮以行之孫以出之孫不必言也

范曰義以方外也故君子集義以義爲體則莫不有法度文之以禮故非禮不行言出於己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孫而出者亦孫而入故出之必以孫行之必以信居之以義行之以禮出之以孫成之以信則可以爲君子矣人君之道亦然民之所聽於君者以其有信也故當以義爲體治人莫急於禮人君係以出之則天下亦歸之國無信不立有此四者可以爲國矣

謝曰日可見之行皆義以方外之事故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

楊曰君子所主者義而已義有分宜儀章品物爲之容節所以行之也行而不以孫出之則禮不和孫而不以信成之則其爲容飾也存文而已非著誠去僞之道亦不可行也四者具則文質彬彬故曰君子哉

尹曰義本也而以禮行之以孫出之以信成之斯可謂君子矣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范曰人之病在於不修己而好求人知故每言此以誨人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明道曰君子惟患無善之可稱當汲汲爲善非求名也有實則有名名實一也若夫好名則徇名爲虛矣如君

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

范曰君子學以爲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則無爲善之實矣楊雄曰名譽以崇之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名者實之賓也

呂曰論爲善之效則疾沒世而名不稱語信道之至則遯世不見知而不悔

謝曰病人之不己知者則務外務外者兩失之不病人之不己知則務實務實兩得之有實必有名沒世而名不稱無實故也先王之世鄉黨閭里爲善者多無行修而與不聞者是以名不稱爲可疾後世禮義衰微始有潛德幽光四十年人無徵者

尹曰名謂無善之可稱非求名譽者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范曰君子忠人故求諸己小人欺己故求諸人求諸己者自修也求諸人者自棄也故君子之過日損小人之過日益

謝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者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

楊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己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而所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此亦記言者之意

尹曰君子無不求諸己小人反是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伊川曰此矜尚之矜也　又曰君子以矜莊自持不與人爭

范曰矜以自厲故與人不爭羣而無隨故好惡無私小人矜必至於爭羣必至於黨

謝曰自矜則與人有別異之迹然不期於爭羣居則與人有和樂之理然不期於黨

楊曰矜而不爲崖異故不爭羣而以和故不黨　或問君子矜而不爭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君子可矜乎曰矜者矜莊之矜非所謂伐也古人用字各有所當難以一說該也

尹曰小人矜持則必至於爭相與則必至於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范曰能言之者未必能行故聽其言者必觀其行故不以言舉人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陽虎之言孟子取之故不可以人廢言也

謝曰有言者不必有德

楊曰聽言必觀其行故不以言而舉言在可底績而已故不以人而廢

侯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以言舉人言或中理不可以其人無德故不以人廢言陽貨曰爲仁不富矣此言亦可采也

尹曰若孔子於宰予孟子於陽貨是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范曰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者以己之身爲人之身以己之心爲人之心己欲安故安人己欲利故利人二帝三王之治天下惟恕而已矣

謝曰言恕則忠在其間無忠何所恕也推其道可以極於無我終身行之可也

楊曰君子之學求仁而已舍恕其能可終身行之乎

侯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也恕忠之用也忠且恕也推理人亦不過如是而已[illegible]可[illegible]行之乎

尹曰學貴乎[illegible]孔子告之求仁之方也推而[illegible]雖聖人[illegible]不出乎此也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明道曰直道行毀譽公也

范曰彼善而我譽之彼惡而我毀之毀譽生於人非生於我之私也故君子心未嘗有毀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如有所毀必有所見矣彼賢而我賞之彼罪而我罰之此王之治民所以直道而行故天之於人作善降之福作不善降之禍曾不容在人而刑禍降之天無私焉

有心毀譽則非直道也

謝曰聖人本無毀譽心而物未嘗自毀譽也因物可毀可譽而毀譽之是非之心也此之謂直道三代之時民有士君子之行以此

游曰大公至正之道古今所共由也合乎此則為是外乎此則為非其所謂是者非惟聖人之所是天下亦以為是而好之其所謂非者非惟聖人之所非天下亦以為非而惡之聖人因民心之是非好惡以治之非故矯拂其性而為不可順從之事也三代之君所以治者如此孔子亦出乎大公至正之道而已

楊曰有所譽必有試焉則雖堯道以下之不可得也三代之民皆以直道而行者以此

侯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毀譽不私而已

尹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心於毀譽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容私於其間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明道曰史官書之力猶能闕史之闕文當史之疑者能闕疑以待後人是猶有馬者借人乘之也

橫渠曰借馬之文闕矣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不借人以乘習不自用文而曰史之闕文者觀史所任信者器數而已非過有所占也

范曰史之闕文夫子所以借見是以及之然而必闕者如有馬者與人共借人乘之不必專之也故闕疑所以與人共人皆得過之不必以身質之也今亡矣夫數學者不然也

謝曰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楊曰事無徵則史闕文有馬者借人乘之孔子猶及見

也今亡矣夫歎時之益偷也

尹曰古之良史有疑則闕之以待能者如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也孔子言吾猶及見之今則無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范曰德者本也言者末也故巧言無實則亂德小仁者大仁之賊也故小不忍則亂大謀君子[illegible]也

謝曰巧言則心馳於外故亂德小不忍婦人女子之愛也足以亂大謀

楊曰巧言似德成理故可以亂德小不忍則義不勇故亂大謀

侯曰巧言似是而非所以亂德小不忍則無含弘之度所以亂大謀

尹曰愼言則可以成德忍性則可以成[illegible]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范曰衆惡之必察焉者爲其近於獨立也衆好之必察
焉者爲其近於鄉原也
謝曰其不審者好惡之則是非特不定
楊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而不察焉則或蔽於私
矣
侯曰衆人之好惡同已知其多當也然而如陳仲子之
廉匡章之不孝君子亦當察也
尹曰孟子之於於陵仲子匡子是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横渠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
人也
范曰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有大人則有大道有小
人則有小道道本無體廣狹在人非由道也
謝曰人能循道道不遠人人不求道道豈求人哉
楊曰推而行之放乎四海而準人弘之也不爲堯存不
爲桀亡道固自若非弘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范曰舜戒禹臣不曰無過而曰予違汝弼仲虺稱湯不
曰無過而曰改過不吝聖人[illegible]過而況其
下者乎惟過而不改[illegible]改則不爲過也
謝曰改其過也[illegible]
楊曰過而改之則復於無過矣何過之有

侯曰改過不吝所以稱湯也
尹曰君子不曰無過而以改過爲美也成湯之聖改過
不吝況其下乎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范曰聖人求道其勤如此而見其下者乎思而不學則
殆故廢寢食以思無益不如學之爲也
謝曰非特以爲無益也其於思[illegible]改濟以學
楊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則學固不可以不
思也然而未嘗學也而徒思焉猶之耕也未嘗種蓺而
惟耘耔之務則其無益也明矣
尹曰廢寢食以思不如學之益也故曰思而不學則殆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
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范曰耕所以爲食也而餒存焉未必得食學所以爲道
也而祿存焉未必得祿農夫不爲有餒而不耕君子不
爲不得祿而不學故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治其本
不恤其末也
呂曰使人易憂貧以憂道則何所不至
謝曰[illegible]其來也不可[illegible]而有道者能處能處則
[illegible]
楊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之矣
侯曰君子志于道[illegible]也志於食則害道矣猶耕

也耕為謀食非不飯也而飯在其中矣學非進道非求祿也而祿在其中學者惟道之不進為憂貧非所憂也

孟子曰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祿在其中矣

尹曰耕所以為食也而餒存焉學所以為道也而祿存焉故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蓋所以治其本而不恤其末曾何以在外者而為憂樂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明道曰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以禮言為學始末當如此為政始末亦然

伊川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此言中人以下也若夫真

知未有不能行者　又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也仁能守之有諸己也莊以涖之行己也動之以禮在彼而應也有始有卒者先後之序也　問學先問此語是告學者亦是入道之序故知及之者見得到也仁能守之者守得於此也莊以涖之者外設嚴以遠狎慢也動之以禮觀時應用皆欲中節也此者謂此事當如何先生曰臨政處已莫不皆然所謂仁能守之者[illegible]於此也此言未能體仁且當致思仁則安矣所以云守也

范曰知周於物故能及之仁有[illegible]之故能守之莊所以自敬也禮所以自治也[illegible]人君之於治必由此四者所以能久治而[illegible]

呂曰德不振則雖有[illegible]必失[illegible]則民不敬矣則不足則

未善

謝曰此非仁知之盡也若知之盡豈有不能守之之理若仁之盡豈有不能莊不以禮者消以涖之動之以禮亦所以養仁然苟有所守其於禮雖不中不遠矣故止曰未善也

楊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則人欲或勝之雖得必失矣仁能守之足以長人矣然而不莊以涖之則無方以外而民不敬色莊而已動之不以禮則民將貌事之而心不服民動之以禮然後為善

尹曰士之於學人君之於治當盡此四者至於動之必以禮而後成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

知也

明道曰君子道宏故可大受而不可小了知此則孟子所以四十不動心小人反是

伊川曰不可以小知君子而可以當大事也

范曰知其人所為君子知其小則為小人居仁由義大道謂獨[illegible]己小也君子之道大故人不可以小知抱門擊柝不以為少祿之以天下不以為多故可大受小人朋友是從[illegible]不[illegible]用小人大守於君子小人[illegible]之也

呂曰君子不可[illegible]以天下自受也故不以能[illegible]小人反是

謝曰大[illegible]之[illegible]人之則必不可以小

知小知則決不可以大受蓋昔之害利焉者猶有其精而遺其粗物色牝牡或不察也亦何疑於學者

楊曰君子務其大體而已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反是

侯曰君子不器故可大受大受受道也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可小知淺小人器識卑下反此者也

尹曰君子務其大故不可以小知小人務於小故不可以大受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明道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吾不肯為仁知蹈水火

伊川曰民於為仁甚於畏水火水火猶有蹈而死者吾

民之不為仁也　遊景平問未見蹈仁而死者何謂蹈仁而死曰赴水火而死者有矣殺身成仁者未之有也

范曰水火所以養人亦所以害人仁道甚易而不傷人民有蹈水火而死者而民畏仁莫肯為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又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存之則入於聖人去之則至於禽獸君子不以仁為難故無終食之間違仁凡民之不以仁為難故畏之甚於水火[illegible]以教民為仁也

謝曰仁者外不死[illegible]死也是以異於水火水火能養人亦能[illegible]人也所以甚於水火

楊曰水火民賴以生民之於仁也其欲有甚於生者則仁固有甚於水火矣甘利而蹈水火而死者有之未見蹈仁而死者則世之人貪利而不知害故也

侯曰人非水火不生活是人於水火不可一日無也然赴水火而焚溺也是水火有殺人之理也故孔子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至於仁則未見蹈而死者也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若如此仁亦可以人蹈而死也曰死於仁是宜也非仁殺之也仁無殺人之理故也人為仁而死之日當有害人道而殺人者孟子仁與義學者宜究其體用而默識之孔子只言仁而孟子言仁必言義義所以成仁也集義而生浩然之氣仁也

尹曰愚民之懼於為仁也甚於水火故孔子之言痛切

如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明道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也　又曰善名在外則可[illegible]為仁在己[illegible]復禮[illegible]人所能庶幾惟[illegible]須問長也[illegible]以為仁由己[illegible]由人也

呂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當其成物則不可以不教人故不以師道自讓

謝曰為仁由己[illegible]也人為[illegible]亦為之耳不讓也[illegible]所斷[illegible]之者

楊曰論學當[illegible]於人下以仁則雖欲讓將安所讓乎

侯曰為仁由己克己復禮為仁雖蹈湯火於而得乎
尹曰師長猶無所遜況它人乎聖人勉人為仁由己者
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明道曰諒與信與貞大體見信諒必為也

伊川曰諒固執也與亮同古字通用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范曰孔子之教人未嘗不以兵食可去信不可去不能正固而守信亦未足以為君子也君子之道不失其正則信在其中矣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直躬證父尾生守死非不信也其可以為正乎

謝曰諒有硜硜之意貞而不諒從以正行者也哉

楊曰君子正而已不諒而為固 或問君子可不諒乎曰惟貞故可不諒所謂貞者惟義所在也

侯曰貞非固也而有固之象唯君子能貞而義以行之故曰君子貞而不諒諒信之固而小者也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

尹曰正則諒矣諒則未必正也尾生者非不諒也其可以為正乎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范曰君子之仕以行其義非謀食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心將而不懈矣先事後得先勞後祿事君之義也

謝曰人浮於食食其為行

楊曰庶官所以代天工也代天其可不敬乎不敬其事而先食則是為祿以利耳其得非也將安所稱乎

侯曰事其事以行道為志非為祿也然亦有時而為貧若專以食為事則有役之志也不敬莫甚焉故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者此也

尹曰君子之仕也所以行其義故敬其事而後食非為食也 又曰君子之仕祿食在所後事則始終皆當敬受不以先後言

子曰有教無類

范曰凡人之性惟在所教善惡無類也教之以善則為善類教之以惡則為惡類苟日親於之予果負之人君之治民與學者之教人一也古之治民者後世之民可使為

先覺之民皆教人者中才之人可使有聖賢之行也

謝曰皆不舍何常歸之則為君子捨之則為小人豈有類哉

侯曰修道之謂教若有類哉有類則非修道也偽也

楊曰苟以是心全體互鄉童子見不以難與言而不與也

尹曰人皆無不善也教之以善則成善類教之以惡則為惡類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橫渠曰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道不同雖黨類難相為謀

范曰道同則心同心同乃可相為謀學聖人之道者不

可與學與謀者同謀行忠信者不可與為欺偽者同謀
所趣不同故也
謝曰不同何謀也
楊曰若伯夷伊尹之聖就難相為謀矣　或問曰道不
同不相為謀道一而已不同者何也曰天下殊塗而同歸
故道有不同者介然殊其歸則同道不同其趣則一也
若伯夷伊尹夫孰同歸相為謀矣
侯曰伯夷之清下惠之和不可相為謀
尹曰道不同則心不同心不同則所趣異所趣異則豈
可與謀哉

子曰辭達而已矣
橫渠曰辭取意達則止多或反害也

范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君
子之行務於敦實辭足以達意而已辭命華藻文過其
實者妄人也
謝曰不辭費也
楊曰辭尚體要貴達而已不以文為尚
尹曰辭所以達意而已矣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
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
相師之道也
范曰聖人之於人無所不盡其誠意雖瞽必有敬焉故
其相之所以教人也無所不用其情也推之天下則
無一物不得其所故夫子行之以為後世法也

謝曰觀聖人誠意如此必然於瞽者之理
楊曰聖人之於人無非道者曰某在斯某在斯之類使
其知之是乃相師之道也
侯曰瞽者有所不知不見故及階及席皆告之而又曰
某在斯某在斯告其所不知不見而不使師至有過
之也此聖人御物之道其仁如此
尹曰聖人忘己為人其心一致無不盡誠故也有志於
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可見矣

閩刻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八上　終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

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

橫渠曰顓臾主祀東蒙既屬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illegible]臣乃吾所以事社稷之臣也

范曰冉求之道可以前知聖人之言公而無私一而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而皆中也

[illegible]貧富[illegible]安則人懷

故無傾

謝曰[illegible]

求又欲伐顓臾而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謂其爲聚斂以肥三家　又曰虎兕出於柙謂季氏[illegible]於櫝中喻公室三家強則公室必弱矣　又曰治國有道守在四鄰可也豈以顓臾固而近於費爲憂[illegible]不患寡而患不均均則無貧也不患貧而患不安安則無傾也均則不積於有餘故均無貧和則無相爭不足之患故和無寡以此保民而土疆之能保也何止得國封而已

楊曰季氏之伐顓臾其大欲不過廣土衆民利其有而已其大以為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也故孔子以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告之蓋知均無貧則不必利其有知和無寡則不必廣土而衆民知安無傾則後世必為子孫憂皆過論也而二臣者不能救此孔子所以謂之具臣與然冉求為季氏聚斂矣蓋用事之臣也故獨責之

侯曰孔子反覆語二臣者責其不能以道事君而居其位也器識[illegible]故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

尹曰顓臾主祀東蒙先王屬地也則已在邦域之中[illegible]社稷之臣也而[illegible]公室益弱冉求為[illegible]之又為之辭[illegible]以罪其[illegible]也虎兕喻[illegible]

季氏[illegible]喻公室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illegible]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illegible]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illegible]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

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范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illegible]
者矣自大夫出者五世[illegible]陪臣執
國命者三世大夫希不失其官[illegible]有天下諸侯
有國大夫有家必久而後失之[illegible]其
理然也[illegible]政其世[illegible]十
世矣[illegible]公[illegible]家始[illegible]於家
臣四世[illegible]此矣

又曰天下之政未嘗不在公[illegible]不在大
夫公卿大夫皆賢也則政出於[illegible]
弱臣强政出於下也詩曰[illegible]民有[illegible]於芻蕘[illegible]上
誦箴諫士傳民語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未嘗不議

也子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惟民言得達於上則下
無所議也

楊曰變禮易樂革制度衣服而放討之刑不能加於後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illegible]禮樂征伐出於[illegible]
命執於陪臣則[illegible]矣故其衰愈甚其失益速理勢然
也 又曰庶人不議者百姓謂我自然莫知爲之者何
議之有

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
桓之子孫微矣

范曰魯自宣公[illegible]去公室[illegible]之例夫公
室大夫猶有未專政者[illegible]四世
矣陪臣執國命而大夫失之故三桓之子孫亦微矣

呂曰十世五世三世云者蓋所出不順物理之所不容
其久近之數隨大小而爲等庶人不議謂民自無非
議非不使之議

謝曰諸侯聽命於天子大夫聽命於諸侯知其無二日
所謂理也故禮樂惟天子專之自諸侯出自大夫出蓋
知[illegible]何可常也故愈逆理則其失愈近政逮於大夫
至如今四世矣三桓子孫不微何待冉有季路不知也
而將欲伐之

楊曰所以發前說也

侯曰世道交喪君不君臣不臣其能久乎

尹曰禮樂征伐出於天子者也諸侯專之逆天理也未
有能過十世而不亡者愈逆於理則其亡愈近故大夫

不過五世陪臣不過三世唯天子有道則政不在下而
衆庶無得而議當時三家竊國已四世矣其子孫安得
不微乎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
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横渠曰便辟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范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友之損益皆同[illegible]曰侍御僕從
罔非正人益友也巧言令色便辟側媚損友也人君所
友繫一身之安危天下[illegible]亂可不慎哉

呂曰友直則[illegible]友多聞則進於明便
辟習於容[illegible]便佞習於口才友便辟則德
不修友善柔則[illegible]友便佞則過不聞

謝曰志無所得則滿謂人莫己若則亦有忘於道者也自得也友直諒多聞則心常歉然矣友便辟善柔便佞則必自滿

楊曰直諒不回也諒則不欺多聞則有聽故可資以為益便辟而不直善柔則無直諒之實也便佞則文之以口給皆非能[illegible]也皆有害道之者也故損

尹曰便辟足恭也善柔令色也便佞巧言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為損益有如是者可不慎擇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橫渠曰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為文也驕樂侈靡宴樂宴安　又曰樂驕樂佚遊宴樂則不能從義

范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樂之損益皆同禮所以修外主於敬樂所以修內主於和外貌莊敬則作事得法中心和樂則鄙詐不生動必以禮樂為節此益者之樂也樂道人之善則為善者勸為不善者由故寡隱惡而揚善大有之世故隱惡而揚善所以順天休命也人君有天下則當友天下之善士故為善多士又下以得此樂多賢友也非不慢遊是好佚[illegible]驕樂[illegible]太康[illegible]十旬不反佚遊也樂[illegible]宴樂也人君所樂繫一身之安危大矣[illegible]

呂曰節禮樂[illegible]則德行

輸驕樂[illegible]

謝曰節禮以樂節樂以禮則常莊和能樂道人之善則必不伐善樂多賢友則志在成德而不在聲毀人驕樂佚遊宴樂皆所謂耽湎不可懷也

楊曰節禮樂以進反為文則無流放之弊樂道人之善則與人為善者也樂多賢友則樂取人以為善者也故益驕樂則放佚遊則荒宴樂則怠安安也故損

尹曰禮樂有節則不亂樂有節則不流樂道人之善是與人為善樂多賢友以成己之德驕樂侈靡也佚遊也宴安也三者其為損益也如此君子之於好樂其可不慎乎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范曰君子養其內心故言無不中理欲無此三愆者在修其內而已矣

呂曰躁則不直隱則不忠瞽則不盡

謝曰時然後言所謂時當其可也

楊曰君子有德侍之通稱也躁者以言餂之隱者以不言餂之瞽者無之類也三者則人言皆失矣愆亦甚焉

侯曰愆過不及也言得其時則無過不及矣

尹曰時然後言則無愆君子之道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或問孔子言血氣如[illegible]血氣如說南方之強是也[illegible]所謂強者是禮義之強故

君子居之北方人強悍所謂強者是血氣之强故[illegible]
居之凡人血氣要須以義理勝之也
范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illegible]
時而衰故[illegible]倦于勤志氣[illegible]時而[illegible]故至于
死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其少未定其壯方剛其老
既衰者血氣也戒之在色在鬭在得者志氣也君子養
其志氣故不爲血氣之所動是以孟子養浩然之氣孔
子年彌高而德彌劭也
呂曰少則動壯則好勝老則收斂皆氣使然惟君子以
德勝氣
謝曰勝德者不爲血氣所使故持其志無暴其氣以至
之簞食豆羹呼爾而與之有所不受蹴爾而與之有所

不屑此非義心勝血氣勝故也萬鍾與不得則死遠矣
有不辨禮義而受之者血氣衰故也知所以戒則不隨
血氣盛衰血氣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楊曰血氣之剛故盛則強衰則弱強則尚勝故戒在鬭
弱則屈於物欲故戒在得若夫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
害則塞于天地之間矣尚何盛衰之有
尹曰君子以義理勝以禮制心終日乾乾尚何血氣盛
衰之可戒哉此戒[illegible]學者所當[illegible]終食之
間違仁故有爲此之戒
[illegible]曰[illegible]之學在乎不爲[illegible]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
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伊川曰畏天命則可以不失付畀之重畏大人[illegible]
賢亦自可畏畏聖人之言則可以進德
范曰君子修其在己者而聽其在天者故畏天命大人
者王公卿大夫之在位者也孔子見冕衣裳者雖少必
趨故畏大人聖人之言天也故畏聖人之言小人行險
以徼倖故不知天命而不畏也不制於人行不凝於君
臣故狎大人淺不可以測深小不可以知大故侮聖人
之言
呂曰心服曰畏畏天命者吾命之所由出大人者吾身
之所以制聖人之言者吾德之所以入無大於三者大人
乃王公大人之稱
謝曰天命不獨大人若天者也聖言談天者也畏之故

事之小人所以不畏特不知此故也
楊曰畏天命所以事天畏大人所以貴德畏聖人之言
所以尊道
尹曰三畏者修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修身誠己則
何畏之有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
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伊川曰生而知之學而知之才也
范曰此言[illegible]以成困而不學者之爲下也
中庸曰或生而知之[illegible]而知之及其知
之一也此所以[illegible]之於人
或戒之或覺[illegible]有當也

謝曰生[illegible]學而知不得因人皆有可習[illegible]
不急歟[illegible]而[illegible]若知困然後能強勉以求復
其初及其知之一也
楊曰生而知之者不思而得也學而知者思而後得也
困而學之則出於強勉而已雖其資不同及其知之則
一也[illegible]而不學然後為下
[illegible]人[illegible]學之能

范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夫子之門人皆[illegible]
少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伯夷伊尹是也
尹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孔子之門人為不少
矣至於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非伊尹傅說之
徒則不能故曰未見其人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
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伊川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
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
之其斯之謂與
范曰如景公之富不如伯夷之餓則可謂志士仁人矣
程頤疑此錯簡當為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謝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賢夫者也隱居以求
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不累於窮達者也隱居以求其志
非受身以自佚行義以達其道非志於功名
楊曰易之不可探人之所知也伊尹嬰儒狂疾未聞有
探湯則寧復有為不善者乎此明乎善者之所及也故
聞其語又見其人乃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非
達可行於天下者不能及也若此道者其惟伯夷叔齊
乎是故當時孔子聞其語而[illegible]人[illegible]也
侯曰民不稱其德也當[illegible]有千駟何足道哉
尹曰知術是之微[illegible]不足道矣程師曰
疑此錯簡[illegible]以[illegible]之下

陳亢問於伯[illegible]本也首獨立鯉趨

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伊川曰孔子之教未嘗私厚其子學詩學禮此可告之如此學必有其首

范曰興於詩故不學詩無以言立於禮故不學禮無以立夫子之教伯魚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也

呂曰君子之教其子其法如是

謝曰心氣和則能言知分定則能立

楊曰陳亢聞伯魚之言而知君子之遠其子也引而伸之如此然後為善學　又曰君子之遠其子非使孔子

與鯉常相親則必知其學詩學禮之詩不待今日其過庭乃曰學詩乎學禮乎則其未嘗私親之也故陳亢以是知之

侯曰學者當以聖人為標準學而不得聖人之心皆外馳私意也何以見之者於陳亢問伯魚及退而喜之心見之矣孔子聖人也聖人之心如天地四時為物生於其中未嘗物物而彫刻之其命子也亦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之心也陳亢以私己之心測孔子故以異聞問伯魚而伯魚曰未也謂詩謂禮耳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是亦私意也[illegible]陳亢以常人愛子之心問也退而喜以常人[illegible]聖人之於子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未嘗[illegible]亦人倫

之理盡其道而已故曰聖人人倫之至若夫陳亢之心以學聖人且見其離道矣

尹曰夫子之教其子亦何以異於門人哉故陳亢以為遠其子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范曰此孔子之所正名者也其類也夫婦人倫之始也由[illegible]而正之[illegible]莫不正矣有其名不可以無實故夫夫婦婦正家而天下定矣

謝曰欲以正名分也

楊曰當是時稱謂不正而孔子以正名為先故嘗言之伐門名正則分定孔子之時或以妾為夫人小君者多矣故如此言之

尹曰此亦正名分之意也

論語精義卷八下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九上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伊川曰孔子與惡人言故以遜詞免禍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此之謂也然而孔子未嘗不欲仕但仕于陽貨之時則不可曰吾將仕矣亦未爲非信也　又曰陽貨欲見孔子饋孔子豚意不可饋豚也故孔子亦時其亡而往拜之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君子之仕不可緩也故孔子曰吾將仕矣欲仕固孔子之心也其言諾

此與孟子言燕可伐同意

范曰孟子曰陽貨瞰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然則時其亡者答其禮也程頤以爲孔子苟不欲見貨必終避之不至於遇矣往而不遇者聖人之所能必也然而不必於遇而欲與之言孔子之於陽貨亦不能絕也往以爲公山弗擾以費畔佛肸以中牟畔召之皆欲往南子當見則見之孔子之於惡人未嘗絕也如天地之於萬物無不欲其生此聖人之德也故爲仁不富之言孟子取之及其竊寶玉大弓則春秋書之曰盜

謝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不仁也然夫子則非懷寶而迷邦者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不知也然夫子則非好從事而亟失時者吾將仕矣夫子豈不欲仕者盖非苟然諾以避禍與人言當如此

楊曰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瞰其亡也而歸之豚孔子亦時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不得不見者爲禮也遇諸塗者無意避之使知所以瞰亡者求稱而已亦取瑟而歌之意懷其寶而迷其邦不可謂仁好從事而亟失時不可謂知故孔子皆曰不可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則不可以不仕故孔子曰諾吾將仕矣皆隨所問而應無所詘也此與孟子對伐燕同義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爲詘身以伸道非知孔子者身詘矣而可以伸道未之信也

侯曰陽貨無禮於孔子孔子曰諾吾將仕是未嘗許之以仕也但曰吾將仕則仕在我也

尹曰孔子之於惡人未嘗絕也陽貨疑其不見已故瞰亡而饋爲孔子之往也蓋陽貨先之豈得不見然於邦無道危行言孫其待惡人亦猶是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明道曰性相近也生質之性

伊川曰性相近也此言所稟之性不是言性之本若言其本豈可謂相近孟子所言便正言性之本言性之本則無不善言所稟之性則有善有不善性即是理理無不善所稟之性才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

范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孟子曰人之性善皆可以爲

堯舜言相近也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相遠也人君可不慎所習哉

呂曰人性均有其以同然理義而已然不能無淺深厚薄此所謂相近習而成性則善惡殊途

尹曰性一也何以言相近蓋由習則遠而為言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伊川曰性相近對習相遠而言相近猶相似也上知下愚才也性則皆善自暴自棄然後不可移不然則可移　又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雖聖人復出不易此語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知與下愚不移下愚非性也不能盡其才者也　又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移則不可知上之為聖下之為狂在人一身念不念為進退耳　又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非謂不可移也而有不可移之理所以不移者只有兩般為自暴自棄不肯學也使其肯學不自暴自棄又安有不可移　又曰人性本善皆可以變化然有下愚雖聖人不能移者以堯舜為君以聖繼聖百有餘年天下被化可謂深且久矣而有苗有象其來格烝乂蓋亦革面而已或曰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天下自棄自棄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既曰下愚其能革面者何也曰心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唯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　或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是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楊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理則自堯舜至於途人一也才禀於氣氣有清濁禀其清者為賢禀其濁者為愚又問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知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自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却道他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不可移却被他自

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之理　或問性一也孔子何以言相近曰此只是言氣質之性如俗言性緩性急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性者生之謂性也又問上知下愚不移是性否曰此是才須理會性與才所以分處又問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才否曰固是然此只是大綱說中人以上可以與之說近上話中人以下不可與說近上話也　又曰上知上達者也下愚下達者也上達不移而下下達不移而上若下愚者移則上達矣　又曰上知下愚蓋才爾性則同豈有不可學者

橫渠曰上知下愚習與性成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

范曰人之性本同及其為上知則不可復為下愚矣為

下愚亦不可復爲上知矣故堯不可以爲桀紂不可以
爲堯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下愚非性
也放心而不知求故其習愈下學其可不勉哉
呂曰所謂雖柔必強雖愚必明者指中人而言習而善
則可以上習而惡則可以下若上智雖不學不流爲下
愚下愚雖學亦不能進於上知此謂不移
謝曰人之性不同如麰麥地有肥磽雨露之所養人事
之不齊然其初皆善故曰相近克念作聖罔念爲狂其
流雖一而相遠矣上知下愚一名非得於有生之初自
其不移而名之也上知可移非上知下愚可移非下愚
然性無不可移之理人自不移也
游曰孔子之言性有以其本言之者若繼之者善成之

者性是也有以人所見言之者若性相近習相遠是也
孟子亦然其道性善深探其本也其曰孺子將入井皆
有怵惕惻隱之心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姑據人所
見而語之也是以當時學者不能無疑夫道未始有名
感於物而出則善之名立矣託於物而生則性之名立
矣善者性之德故莊子曰物得以生謂之德性者善之
資也故莊子曰形體保神謂之性蓋道之在天地則播
五行於四時百物生焉無非善者也無惡也故曰繼之
者善也道之在人則出作而入息渴飲而飢食無非性
者無妄也苟得其性之本然反身而誠則天地萬物之
理得而道自我成矣故曰成之者性也惟其同出於一
氣而氣之所值有全有偏有邪有正有粹有駁有厚有

薄然後有上知下愚中人之不同也猶之大塊噫氣其
名爲風風之所出無異氣也而吹者吸者叫者號者其
聲若是不同以其所託者物物殊形耳其聲之不同而
謂有異風可乎孟子謂性善正類此也荀卿言性惡揚
雄言人之性善惡混韓愈言性有三品蓋皆蔽於末流
而不知其本也觀五方之民剛柔輕重遲速異齊則氣
之所稟可以類推之也以堯爲君而有丹朱以瞽瞍爲
父而有舜又何足疑乎孔子言性相近者以習而相遠
則天下之性或相倍蓰者固多矣由是觀之則謂性有
三品未爲不可惟其止以是爲性則三子者之失也故
性存存道義之門蓋非盡心知性者不足以與此宜乎
夫子之言性門人莫得而聞也子貢知道者也得其所

以言矣故其贊聖人者及此
楊曰性者萬物之一源也有相近有上知有下愚資稟
異也德足以勝氣則反之亦一而已矣　先祖問橫渠
言氣質之性孔子初無此說因孔子云性相近習相遠
也唯上知與下愚不移便是言氣質之性又問孟子以
犬牛人之性不等則是性有二矣曰此亦言氣質之性
是但又曰說氣稟有偏正自是容有不同既說其體一
自是可反何用更言氣質之性曰當更思量不可輕議
他從彥問天地之性人爲貴則氣質之性蓋已在其中
矣曰固是光祖退又問之曰橫渠言氣質之性如何
曰從彥當時論此無氣質之性後來先生言他此說亦
不妨于學者却得力

尹曰上知與下愚不移其才分也下愚之不移自棄自
棄故也非得於有生之初然也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
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橫渠曰前言戲之於此示人以言不必信
范曰君子學禮樂則知爲上治人之道故愛人也小人
學禮樂則知爲下事上之道故易使也聖人一話一言
無非教也前言戲之耳以觀諸子游之所對偃之言是
則使二三子志之以武城之治達之天下可也
呂曰笑者樂其有進善之心未許其所施之未當也使
人學道何爲害教然武城小邑其效也微子游未喻是

意故以所聞爲對仲尼以爲辨之則愈惑不辨猶未有
害故自受以爲戲
謝曰小國寡民而以治天下之道治之真如牛刀割雞
也聖人好惡與人同其可哂固然恐二三子疑之因以
務大而忽小故從而釋之以爲政之道當如偃之言也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因弦歌而言君子
以好善小人以聽道也
游曰子夏以灑埽應對進退教人子游以弦歌爲學知
此然後知古人爲學之方惟賢者得其大者不賢者得
其小者故有愛人易使之異
楊曰以子游之才爲武城宰則有餘地矣故戲之曰割
雞焉用牛刀莞爾而笑者喜聞弦歌之聲也

尹曰在人上而好禮樂則知愛人矣在人下而好禮樂
則知和順矣子游之弦歌意在是也夫子曰割雞焉用
牛刀笑子游治小以大也而復曰偃之言是也以武城
之治達之天下其有不化者哉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
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
其爲東周乎
明道曰公山召曰而豈徒哉是孔子意在雖畔而召我
其心不徒然往而教之遷善使不我則已此則于義直
有可往之理而孔子亦有實知其不能改而不往者佛
肸召亦然吾其爲東周乎東遷以後諸侯大夫強僭聖
人豈爲是乎　又曰東周之亂無君臣上下故孔子曰

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言不爲東周也　又曰若
用孔子必行王道東周衰亂所不肯爲也亦非革命之
謂也
伊川曰公山弗擾以費畔不以召叛人逆黨而必召孔
子則其志欲遷善而未知其術故也使孔子而不往是
沮人爲善也何足以爲孔子
橫渠曰仲尼生于周從周禮故公旦法壞夢寐不忘爲
東周之意使其欲周而王則損益可知矣吾其爲東周
乎興周公之治也
范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君子無入而不
自得公山弗擾之召猶欲往而况不爲畔者乎詩云云
誰之思西方美人又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如有用我

者必興西周之道吾其為東周乎言不為也

呂曰弗擾以費畔召孔子其意必有所謂此所以欲往也

謝曰公山弗擾執季氏以畔安知志不在克亂以權邪其能強公室殆未可知也其為東周亦未可知也

楊曰為臣而畔其君雖匹夫匹婦知夫子之不為也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是必有悔禍之心故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東周之衰君臣之分不明久矣孔子用豈復為東周之事乎言不為也

尹曰孔子之不助畔人天下所共知也弗擾畔而召孔子則豈徒然哉焉知其不欲遷善乎將致之使遷善是有可往之理也然而亦固知其不能故終不往焉使孔

子得用則將興文武之治吾其為東周乎言不為也東周且不為況其下也哉子于南子陽貨則見之弗擾佛肸之召則欲往乃處亂世待惡人之道安知其不以是避咎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明道曰恭則不侮蓋一恭則仁道盡矣又寬以得衆為人之所任敏而有功惠以使人行五者於天下其仁可知矣

范曰恭者不侮人故人亦不侮之寬者能容人故人亦歸之信者不疑故人任其事敏者不滯故事則有功惠

則民懷之故足以使人堯之德曰允恭舜之德曰溫恭夫子之德曰恭儉聖人未有不以恭為德者也子張之學本誠守約故告之以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

謝曰恭寬信敏惠可以為仁也至于不侮得衆人任有功足以使人皆仁之效也

楊曰行五者於天下而推之不廣則仁其可幾乎故曰能行五者於天下而後為仁

侯曰雖聖人之仁不過此五者行之天下聖人之仁也其餘則所至有大小遠近而已

尹曰恭寬信敏惠惟仁者盡之能行五者亦可以至於仁矣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

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明道曰公山弗擾佛肸召子皆欲往者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佛肸召子路引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為問故孔子以堅白匏瓜為對匏瓜者繫而不為用之物不食者不用之義也　又曰佛肸召欲往而不往何也聖人示人以迹子路不喻尤淺浮海之類　又曰佛肸召子必不徒然其往義也然終不往者度其終不足與有為也

橫渠曰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君子事事則得食不

事事則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乘田得而食之矣及德備道尊至是邪必聞其政雖欲仕貧無從而得之今召我者而豈徒哉庶幾得以事事矣而又絶之是誠係滯如匏瓜不食之物也

范曰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公山弗擾佛肸之召安知其不能爲善也有可往之道故欲往以明其義然而卒不往者毋必也聖人歸潔其身而已矣

呂曰此謂毋固此所謂無可無不可有可有不可子路之所及無可無不可非子路之所及

謝曰聖人涉世於昏游不避淤淵使不害沒水者效之豈不殆乎磨而不磷始可謂之堅涅而不緇始可謂之白蓋不如是不足爲聖人

楊曰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緇磷也幾希子路之學未至乎無可無不可而能聲其所闢故於公山佛肸之召則陳孔子之語而問焉其不說也亦知之不苟耳

尹曰弗擾佛肸之召子皆欲往者聖人不絶人以不可遷善也然而終不往者亦知其必不能也子路以親於其身爲不善君子不入之言而欲止之故又曰吾豈匏而不食如匏瓜也哉蓋磨之而不磷涅之而不緇始可以語此子路勇者也聞欲浮海則頓從聞欲見弗擾佛肸則不喜者孔子意之所在非由能知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明道曰六言六蔽正如恭而無禮則勞與夫寬而栗剛而無虐之類同蓋好仁而不好學乃所以愚非能仁而愚從好而不知學乃愚

范曰子路勇於爲善其失之也未能好學也故於夫子之言皆有所悅仁知信直非不美也然而不學則皆有所蔽而不能成德子路之性果故告之以勇又告之以剛所以攻其邪救其失也若顏子之殆庶幾者何哉唯能好學也

謝曰能仁能知能信能直能勇能剛則其有過也不免於蔽者其似是而非乎愚非仁也蕩非知也賊非信也絞非直也亂非勇也狂非剛也凡此皆生於不學徒好之而不明乎善也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蓋惟學可以明善

楊曰仁而不學不知時措之宜故其蔽愚知而不學過而不知所以裁故其蔽蕩信而不學不知義之所在故其蔽賊直而不學徑情而不知以爲訐故其蔽絞勇而不學不知自反而縮故其蔽亂剛而不學則果於進爲故其蔽狂

侯曰知仁勇天下之達德信直剛君子之美行不好學則蔽而入於惡矣

尹曰好之而不學則不能明乎善者也惟學者乃可以明善而無此蔽矣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明道曰自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伊川曰詩可以怨譏刺皆是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横渠曰興已之善觀人之志羣而思無邪怨而止禮義入可事親出可事君但言君父舉其重者也　又曰詩可以興起人之善意也猶孔子所謂起予者是也可以觀人之得失可以羣居也蓋不爲邪所以可羣居所以怨者人情所不免若不怨則恩疎離則怨然正於禮義所怨者當理小弁擊鼓皆怨也然則發乎情有禮義

止乎禮義也　又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詩中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莫不皆有人但學詩中所行得失則事君事父無不盡止言事父事君最舉其重者言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言亦可以博物

范曰學者興於詩故可以興情發於中而形於言故可以觀可以羣者相勉以正也可以怨者相責以恩也詩所以爲忠孝故可以事父可以事君也

呂曰興者起志意觀者察事變羣居相語以詩則情易達有怨於人以詩則意不迫其爲言也婉而有激功而能反所以事父與君盡之矣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

謝曰詩吟詠情性善感發人使人易直子諒之心易以生故可以興得情性之正無所底滯則閱理自明故可以觀心平氣和於物無競故可以羣優游不迫雖怨而不怒也無鄙倍心故可以怨邇之事父可以得其親遠之事君可以得其君能盡臣子之道則天下之事無不可者蓋興於詩成於樂其終始一道也

楊曰吟咏情性足以感人之善心比物象類有以極天下之賾故可以興可以觀得溫柔敦厚之風故可以怨明庶物察人倫盡於此矣其可不學乎

尹曰吟咏情性足以感發故可以興思無邪而閱理明故可以觀心平氣和故可以羣怨而不怒故可以怨推之於國家可以盡臣子之道又足以博物而多識故不可以不學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明道曰二南人倫之本王化之基苟不爲之則無所自入古之學者必興於詩不學詩無以言故猶正牆面而立

伊川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此乃爲伯魚而言蓋恐其未能治家之道耳人欲治天下國家先須從身修家齊來不然則是猶正牆面而立也

横渠曰人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常深思此言誠是不從此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近試使人家爲周南召南之事告之教之則是爲之也道須是從此起自世學不講殊

不成矣第令試力推行之
范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基故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
呂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自身及家主於內行之至不先爲此而求其末則猶正牆面之無識
謝曰二南之詩發乎情止乎禮義人道之極皆盡性至命之事
楊曰學道而不爲二南皆不得其門而入也故猶正牆面而立
尹曰問伯魚者恐未盡治家之道夫治國治天下者必

先修身而齊家也欲修身而家齊者苟不爲周南召南則猶牆面而立謂之爲者蓋欲其以周南召南之道于其家而推之則無往而不治也雖文王之聖亦刑于寡妻以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況衆人乎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伊川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固有禮樂不在玉帛鐘鼓先儒解者多用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固是禮樂之大用也然推本而言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畜多少義理或問禮莫是天地之序樂莫是天地之和曰固是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置兩隻椅子纔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問如此則禮樂却只是一事曰不然如天地陰陽其勢高下甚相背然必相須而爲用也有陰便有陽有陽便有陰有一便有二纔有一二便有一二之間便是三已往更無窮老子亦言三生萬物此是生生之謂易理自然如此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自是理自相續不已非是人爲之如使可爲雖使百萬般安排也須有息時只爲無爲故不息中庸言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使釋氏千章萬句亦不能逃此二句只爲聖人說得要故包含無盡釋氏空周遮說爾只是許多
范曰禮之本在於敬樂之本在於和和而節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中心斯須不和不樂雖有鐘鼓非樂也外貌斯須不莊不敬雖有玉帛非禮也故君子禮樂不可

斯須去身唯在於敬與和而已
謝曰寓其節於玉帛寓其和於鐘鼓然則所寓皆其本也
楊曰玉帛鐘鼓禮樂情文之所寓故曰玉帛鐘鼓云乎哉言不止而已侯曰玉帛禮之文鐘鼓樂之器皆非所謂禮樂者知禮樂之本則知道矣尹曰禮之本在於敬樂之本在於和寓禮於玉帛寓樂於鐘鼓亦其末而不知其本豈所謂禮樂也哉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范曰色厲而內荏者欲人不知故譬之穿窬之盜與夫役於人于貨者異也
謝曰以剛而非剛無實而盜名者也故與非其有而取

謝曰似剛而非剛無質而竊名者也故與非其有而取之者同

楊曰色厲而內荏則爲不啻于人之所不知是猶穿窬之盜也

侯曰色厲而內荏賊害之道也故曰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尹曰色剛厲而內柔其欲人之不知也推其心何異穿窬之盜哉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范曰孟子謂鄉原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于世也者是鄉原也又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聖人惡似而非者惡夫邪正是非若別白黑者聖人不辨也色厲而內荏者似正而非正也鄉原者似德而非德也人君于此辨之則邪正是非不能罔矣

呂曰鄉原者同汙合俗爲一鄉之所宗有德者人所從或亦爲一鄉之所宗以其與有德者似是而非非知德者不能識故謂之德賊

謝曰德之賊與恐其亂德不同自賊其德也

尹曰孟子謂鄉原者言不顧行行不顧言閹然媚于世者也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以

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范曰君子之學必積之于古皆聞之于先生朋友講習而後傳之故曾子日省其傳不習者恐爲德之棄也

謝曰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欲以畜德道聽而塗說是棄之也與出乎口入乎耳同

楊曰鄉原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爲德之賊道聽而塗說口耳之學也故爲德之棄

侯曰不能有諸己非德之棄與

尹曰學無自得君子所不取道聽塗說以資口耳爲德之棄不亦宜乎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旣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范曰有患得之心必有患失之心古之佞人其始也諛悅順旨而已未必有犯上作亂之志也及其患失無所不至矣則終弒父與君故好利之士爲國者最不可用也

呂曰鄙夫任事故不得而患得好利無厭故旣得而患失

謝曰操患失之心何所不至則又不若具臣矣蓋有將而從之也

楊曰苟以得失累其心則可以保其位者無不爲矣如是而能盡忠者未之有也

侯曰苟以患得患失爲心則何所不至哉雖弒父與君

無不爲已有天下國家者可不察哉

尹曰事君而患失則何所不至故夫子之所鄙者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范曰狂者進取故肆矜者自持故廉愚者率其性故直末世滋僞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之性蔽亦與古異矣

謝曰狂者過中之謂利害不得而拘之故肆蕩則自恣矣矜者非以立我故有廉隅忿戾則有爭氣矣愚者無所知故直情徑行詐則有貴直之意存焉

楊曰氣失其平則爲疾狂矜愚氣稟之偏也故亦謂之疾肆與蕩相近而不同蕩則放而不反非特肆而已矜以自持則不足以道物故廉廉而不劌則無惡於廉矣未爲惡疾矜而至於忿戾則爭矣愚而直則可矯而爲善愚而詐則終於不移而已矣

侯曰肆則過而少逸蕩則倚有所止焉蕩則無所止矣矜則廉隅整嚴雖與並爲仁忿戾則爭而害物矣愚則直實而不隱詐則直之反也故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蓋世衰道微先王之道不行故也

尹曰肆者不拘蕩則放恣矣廉者自守忿戾則爭矣而愚者直情而徑行詐則僞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范曰此夫子所常言也弟子各以所聞記之故又見於此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范曰天下之理正勝常少不正勝常多故朱不能勝紫雅不能勝鄭賢不能勝佞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君苟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則邦家之覆不難矣

謝曰覆猶覆冒之覆使人恬然不知悟以自肆也

楊曰紫未足奪朱鄭聲未足以亂雅利口未足以覆邦家者皆人所易知遠之可也至於幾微之間足以亂正而搆禍則非明者不能見也終必淪胥而已矣故聖人惡之

侯曰紫未必亂朱鄭未必亂雅利口未必能覆邦家然聖人云者惡其似是而非也子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佞人始世俗之人喜於淺近而不遠淺遠如知鄭聲之淫則不可亂雅樂矣正淡者人多不悅淫哇者人必趨之正論者廱而難入利口者華而易聽如此則亂雅樂而覆邦家矣是以聖人深惡之

尹曰邪害於正是可惡也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明道謂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爲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著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

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汚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
汚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者蓋為自
家本質原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而修治之是義也若
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
禪學者總是強把事來于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
地又干你何事至于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
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則便默識其他未免疑
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可謂明白矣若能于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非
是未發得箇實是無大處說此理本無二故也
伊川曰以子貢多言故告之以此
横渠曰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

至德夫何言哉　又曰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
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與
范曰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無言者德之
至夫言本有不入下二者也不言則無乎不在其中故
如天為是以夫子志于不言凡言皆不得已也
呂曰德孚于人故不言而信
謝曰天地有大美四時有明法不以無言而隱也故四
時行焉百物生焉所謂吾無隱乎爾也
楊曰子貢能言者也而天下之理有言之不能諭者故
子曰予欲無言以發之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
德行記曰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其斯之謂乎
尹曰聖人與天地同德子欲無言所以發子貢之問也

子貢識高而未能子之故孔子勿欲語之也常先有以
發其疑若曾子顏子則深喻無疑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
聞之
明道曰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
教誨之而已矣孔子不見孺悲所以深教之也
范曰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
誨之而已矣孔子不見孺悲所以教誨之也
謝曰使之聞之則非固為不誠以疾辭也必其禮際有
不答者使其由此知所以自省則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楊曰孺悲之不足見辭而拒之可矣然聖人之仁不以
其不足見而棄之故取瑟而歌使之聞之知所以不見

之意是亦教誨之也
尹曰不屑之教誨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
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
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
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
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
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
於其父母乎
范曰宰我學於聖人豈不知三年之喪不可以期而止
也其所見如此則仁心不篤也故夫子以為不仁夫食
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此三者豈自外至哉自中

出生于心也聖人因人心而制禮上取象于天下取法
于地四時成歲則人亦宜變矣然而以期為未足也故
又引而伸之至三年賢者之情則無窮也聖人為之三年
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夫豈以三年足以報其
親哉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此為中人而言所
以譏責宰我之無恩也
呂曰宰我欲短喪自以為義當如是不知三年之愛於
父母故食稻衣錦自以為安
謝曰人子執喪而惻怛之心發于自然故食旨不甘哀
勝味也聞樂不樂哀勝音也居處不安哀勝佚也此豈
可致役乎三年而服以是斷特恐賢者過中而已宰我
乃欲加損焉其不能察理甚矣是亦不知仁之道也故

曰予之不仁也此乃問喪禮于夫子非予自執喪而短
之也
楊曰三年問曰至親以期斷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
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而三年
者加隆焉耳當是時謂至親以期斷豈獨宰予而已哉
而宰予之問亦欲知其所知而已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
喪也期功緦麻是而殺焉耳為是說者皆失其旨也然
宰予之問而孔子曰女安則為之則予之意豈以短喪
之可不可特在于安不安而已乎聞之而不知所問故
其出也孔子斥言之欲其聞而知耳　或問宰我於三
年之喪猶有疑問何也曰此其所以為宰我也凡學於
孔子者皆欲窮究到無疑處方已三年之喪在他人於
此不敢發之宰我以有疑故必求質於聖人雖被譏
責所不辭也　又曰宰我問三年之喪非不知其為薄
也只為有疑故不敢隱於孔子只此無隱便是聖人作
處
侯曰宰我欲短喪蓋誠心以為可也夫子曰食夫稻衣
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非僞也君子之居喪
食旨不甘不安於味也聞樂不樂不安於樂也居處不
安不安於逸也宰我曰安則為之可也及其出也子曰
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
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父母乎於所厚
者薄無所不薄矣故曰不仁
尹曰知喪之說雖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於聖人之

門而以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隱焉食稻衣錦
期而安之其不仁可知矣　又曰君子不為者以其不
安也今女安則為之其責之亦深矣然則三年之喪天
下之通喪宰我謂期可已矣而曰女安則為之何哉蓋
聖人不與人為僞也昔樂正子春學于曾子其母死五
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惡乎用吾情
示不以僞也宰我出則曰予之不仁也予生三年然後
免於父母之懷則其短喪之惡著矣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
賢乎已
橫渠曰學者舍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作為與下民一
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好爾

范曰孟子曰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故聖
人憂之博奕猶之至賤者也爲之猶賢乎無所用心則
夫爲仁義有不爲博奕者其賢可知也
謝曰博奕之害則止于博奕而已若放僻邪侈皆生于
無所用心心有所用則止止則不可謂之爲
楊曰博奕非君子之所宜爲然飽食逸居無所用心則
放僻邪侈將無不爲已故以是而係其心豈不猶賢乎
已乎
尹曰學者無所用心則非僻之心入之矣故博奕猶之
賢者猶愈於無所用心苟用心於仁義者則爲賢可知
矣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

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伊川曰勇一也而用不同有勇於氣者有勇於義者君
子勇於義小人勇於氣故孔子告子路義以爲上也
范曰子路之言救也夫子之言藥也聖人之教人常如
此惟子路之勇子貢之辨較而易見者也
呂曰君子雖忘於貪苟勇而無義必有爲亂之迹如鄒
參兵家之類
謝曰非以勇爲不足尚欲子路所以勇也義以爲上則
其爲勇大矣所謂自反而縮若專於勇而已則亂人也
楊曰孟施舍之守約不如曾子之守義則所謂大勇尚
義而已諸侯曰君卿大夫曰子君子者有德位之通稱
也君子而有無義者以位言之也無義必至于後其君

則以人爲亂而已矣
尹曰以義爲上則爲勇也大矣子路好勇者也故孔子
以義告之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
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
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范曰君子樂道人之善故惡稱人之惡信而後諫故惡
居下流而訕上勇而無禮則亂果敢而窒則害此孔子
所惡也惡徼以爲知以下子貢之所惡也聖人之所以
惡者大賢人之所以惡者小斯其次也
謝曰樂道人之善故惡稱人之惡者居是邑不非其大
夫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勇而無禮則必爲亂果敢而

窒則不可與集徼似知不孫似勇訐者幾於直皆足以
欺世亂俗故皆惡之
楊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
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
侯曰七者非特聖賢之所惡也天下之通惡也孔子特
因子貢之問而發之非子貢則又因夫子之問而言此
所謂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者也
尹曰孔子之所惡以戒學者也子貢之所惡已所必不
爲也徼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己有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范曰女子小人之情惟聖人知之自古及今不能易也
故君子以爲戒而不近焉

謝曰此君子所以不惡而嚴也
楊曰易之家人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故男女有別而不相瀆遯之象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矣如是則不孫之與怨遠矣
侯曰女子小人不安分故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尹曰是以君子遠之不惡而嚴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范曰四十者君子成德之時也故無聞不足畏見惡則終身無善矣是以君子學如不及猶恐失之進德修業欲及時也
謝曰與無聞之意同
楊曰四十而無聞已不足畏又况見惡乎其終也已可

知矣
侯曰四十而見惡則惡心不悛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尹曰四十者不惑之時也無聞于世固不足畏其見惡于人則終身無善矣

因刻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九上 終

因刻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九下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范曰三人者皆是以有天下故均之曰仁孟子曰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三人皆聖人之行也求仁而得仁宜其一矣
呂曰去之為之奴諫而死者皆欲納君于善故同謂之仁
謝曰三人之行皆出于至誠惻怛斯知仁矣
游曰箕子曰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審乎其言始可與言仁也已矣蓋仁人之用心惟仁所在而已仁之所在則從之不論所以也仁在於去則

去之而不顧微子是也仁在于不去則為之奴而不辱箕子是也仁在于死則就死而不悔比干是也豈顧利害禍福而易其求仁之志哉故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皆仁也伯夷辭為孤竹之君而餓於首陽之下由衆人觀之其利害固殊絕也而彼獨以是求仁焉以是求之以是得之既以遂其志矣夫何怨之有宰我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宰我之意蓋曰仁者之志惟求仁而已苟利非所計也井者必死之地也或告之曰死地有仁彼其用心之誠亦將從之也是不然君子之求仁亦曰循理而已矣夫理之所不載安在其為仁耶故可逝者其心也其不可陷者其理也以其用心之仁故可以欺以其見理之明故不可罔以

非為亡則犯害之地皆是也
楊曰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侯曰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知此五人之為仁則知仁矣學者致思焉
尹曰無所擇於利害而為所當為惟仁者能之君子之事不必同也其於利害無所擇則一也書曰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故孔子皆以為仁也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范曰此孟子所謂不屑去也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降志而不以為辱屈身而不以為恥自知其直道而已

在柳下惠則可孔子不為也
謝曰其官不移用我亦可舍我亦可玩世不恭者之所為也蓋古人重適他邦如大夫去國向國而哭雖在他國祭祀之禮喪葬之服皆如其國之故使其他國可以處我去此之彼何憚焉然莫能相尚也是以何必去父母之邦
楊曰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故為士師三黜而不去聖人之和者也孔子無可無不可則近于和而不同道柳下惠不去父母之邦孔子則去魯而無不之君子或去或不去一於仁而已矣故記柳下惠於三仁之後而下文又許著孔子之行以明其趨則一也自楚狂至荷蓧皆譏孔子不能已者故其終歷叙夷齊而下而卒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蓋所謂逸民者聖人之徒也孔子之異於是惟時焉而已矣孟子以為集大成其有見於此與
侯曰子謂柳下惠降志辱身矣孟子謂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疑其和光同塵不與誠者玩世不恭者也及為士師三黜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其出處取與之際不合聖人蓋亦鮮矣豈非和而能介者乎孟子謂之聖之和而夫子曰言中倫行中慮不亦宜乎和而介乃介之量也然子曰降志辱身孟子曰不恭蓋欲絕其流也
尹曰柳下惠孟子所謂不屑去者也遺佚而不怨阨窮

而不憫仕而不羞黜而不慍自知其直道而行耳此其所以為和與若孔子則異是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伊川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季孟之閒則待之之禮為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此孔子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
范曰此聖人去就所以異於人人也孟子每言伯夷伊尹柳下惠必以孔子明之此篇自微子至于逸民皆記賢人之出處而折中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謝曰以季孟之閒待夫子在景公之意則已勤

尹曰景公之待孔子猶齊宣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也不用則亦已矣是何足以留孔子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范曰史記世家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季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曰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然則燔肉雖至可以無行乎是不然膰肉雖至亦行也唯未必如不至之速也孔子之行本之受女樂而不朝是以退者不及膰肉也

楊曰孔子有行可之仕際可之仕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行可之仕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際可之仕也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

非致敬以有禮也曰吾老矣不能用也非言將行其言也二者皆無處焉故孔子行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受齊女樂而不朝則不足與有行矣雖禮貌未衰猶將去之也故孔子行

又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也受女樂而不朝怠於政事如此其無欲賢之心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楊曰接輿以鳳德況孔子而規其行知尊孔子而趨不同者也故孔子下欲與之言接輿其意若曰孔子之爲孔子其趨不同未易以口舌爭也故趨而避之不與之言

侯曰聖人之道大而難知楚狂接輿知鳳德之衰而已不知天之未喪斯文也知今之從政者殆而不知文武之道未墜也故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也

尹曰接輿以鳳況孔子而諷孔子使隱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

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明道曰桀溺言天下衰亂無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孔子雖欲行其教而誰可以化而易之孔子曰如使天下有道我則無所治不與易之也今所以周流四方爲時無道故也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知其不可而猶爲之故其言如此　又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謂當以天子之道易已所爲

橫渠曰滔滔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知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范曰接輿長沮桀溺偕狂狷耕而不入危亂之邦此聖人所欲引而至於道者也故孔子下欲與之言又使子路

問津焉接輿則歌辟長沮則不答皆自絕於夫子以守
其一介之行不能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非聖人絕之
也若夫子之行則異於逸民故修身治天下國家必由
孔子之道離孔子之道則為非道不可以治天下國家
也

呂曰孔子與鳥獸以天下皆無道將以斯道易天下而
已如使天下有道則無所用易桀溺果於進退故謂天
下皆無道舍此適彼將何所易正惟辟世而已此不與
人為徒者也故孔子以為不然

楊曰孔子之仕非道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故去之非
有辟也桀溺以孔子為辟人之士則非知孔子者矣故
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則所當與為羣者人而

已矣如是何辟人之有

尹曰長沮桀溺之徒皆素隱者也故以孔子之周行四
方為非而曰滔滔者天下皆是誰肯以夫子之道易己
所為哉不知天下有道則聖人無事於變易所以易之
者為其滔滔也且人之與人類也惡天下之滔滔而欲
辟之則又豈可與鳥獸同羣乎聖人不以絕人逃世為
潔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
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
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
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
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

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
之矣

范曰周之衰世賢人處隱如丈人也荷蓧而不知其名
蓋名不足以累之也孔子惜其未聞道也故使子路反
見之告以君臣之道蓋孔子所遇未嘗無誨焉夫隱者
為高故往而不反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
羣則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
中庸者為難唯聖人不廢君臣之義或出或處不離乎
道所以扶世立教也

謝曰夏商皆中衰而聖賢之作亦繼故士之不得志而
處者猶未有避世之意周之衰世習治之後而傷禮義
陵遲之久也故士之隱者至憤世疾邪多為長往不來

之行當是時微聖人無以知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蓋
知世無道而隱雖不役于利者然悻悻于自潔則不得
同為無我矣聖人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則亦豈知我之
不忘世邪世之不忘我邪雖不與鳥獸同羣亦何嘗知
進而不知退此所以與避世者異

楊曰子路問夫子于荷蓧丈人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
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耘其言不遜而子路拱而立
猶若待命者蓋敬之至也記曰遭先生于道正立拱手先
生問則對不問則趨而退禮也豈子路有得丈人于眉
睫之間而敬之若斯邪故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
見其二子焉所以親厚之也蓋二人者相得于語默之
間故其相與如此又見其二子焉斯可謂長幼之節不

可廢矣孔子以是知其可與言君臣之義也故使子路
反見之蓋將語之以此也然孔子獨于荷篠謂之隱者
蓋知其隱居求志非素隱故也下文記子路之言蓋述
孔子使反告之意
侯曰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子路遇丈人以杖荷
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
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耘言不遑切足知其為有德君子
也植杖而耘又見從容于子路也第不知夫子之從容
中道爾故夫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則欲納之以
禮其止子路宿也見其二子殺雞為黍而食之則知
賓主之序者也故子路告其子曰長幼之節既不可廢
則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蓋就其所知而告之亦夫

子之志也
尹曰道不行孔子固已知之矣其不以不仕為高者聖
人或出或處惟其義而已故子路識丈人獨行之失曰
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乎潔其
身而亂大倫君子不為也是數子謂之獨行隱居可也
然乃所謂素隱行怪孔子所不為者也子之下車于接
輿使子路問津于長沮桀溺及見乎荷篠丈人豈不欲
引而至于道乎而四子者方守其一介之行有不可回
故亦終于素隱而已矣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
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
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

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范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
以速則速孔子無可無不可此聖人所以一天下之不
一也楊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稱言夷惠
必以孔子明之由夷惠皆得其偏未若聖人之全盡也
呂曰處者志之所在雖不可以為法中其素志之所在
不至于不辨虞仲夷逸身隱而不仕合乎道之清言放
而不妨合乎道之權惟是二者中于道而已柳下惠少
連亦二者中乎道而得乎言行之大故愈于此
謝曰七人隱遯不汚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
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彼已遯世離羣矣直以降
志辱身為賤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

降志而不枉己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能
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
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汚也權而適可也與方外之士害
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
楊曰不降志不辱身夷齊之所同降志辱身矣而言中
倫行中慮柳下惠少連之所同當是時所謂清和者非
獨夷惠而已七人者若是其班則皆聖人之徒也而論
者謂二聖人因時制行以拯救弊未嘗淡于此予
侯曰作逸民之道者七人而制行不同各極其所至而
已夷齊非其義也非其道也棄千乘之國而餓非為名
也潔身而清者也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隣于仁矣下惠
少連降志辱身疑其汚也而言中倫行中慮柳下惠三

公不能易其介虞仲夷逸隱居放言隱居所以身中清
放言以自廢所以中權然皆非聖人之中道故曰我則
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聖人之中道志亦有可降時身亦
有可辱時亦有不可降辱時各因其時而已故中庸曰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尹曰先儒謂七人皆逸民之賢者各守其一節者也孔
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異于逸民之徒也
楊推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每言夷惠必以
孔子斷之
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
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伊川曰孔子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至是太師

等入河蹈海由樂工魯不用而放棄之也
橫渠曰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夫子自
衛反魯一皆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下衰
三桓僭妄自太師而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
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已如此其曰用我者期月而已
可也豈虛言哉
范曰記樂之所由廢也樂者諸侯受之于天子以祀其
先祖者也故有國者重之古者樂師雖賤而有課職衰
公之時禮樂廢壞不聽規諫故樂師失職又不得其言
而分散于四方則其國可知矣
謝曰周衰賢者相招爲祿仕多化於伶官蓋其責輕而
無愧至其甚也淫辭無節僭上無禁守其官者或愧焉

是以并而去之
楊曰周衰雖禮樂壞亡而魯猶足爲也故一變而可至
於道至是官不得其職雖樂工之賤猶負其器而不苟
有入於河海者故著之以見周公之澤也故下文述周
公之語
尹曰臣聞張載曰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
已夫子自衛反魯一皆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
及魯益衰三家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
蹈海以去亂夫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已如此其曰用我
者期月而已可也豈虛言哉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
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明道曰周公謂魯公三句反復說不獨不施其親又當
使大臣不怨至公不可忘私故又當全故舊
伊川曰施與也言不私其親昵也
范曰記魯之所由衰也周公之戒如此其子孫忽忘之
矣不施其親者無失其爲親也大臣不獨用其身而已
必行其道則不怨矣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無求備於一
人則爲上易事四者治國之要也
呂曰四者正謂親親敬大臣篤故舊寬衆此其序也施
讀爲弛不相維也按陸氏釋文正作弛字音詩紙反大臣非其人則去
之居其位而不用此所以取怨也
謝曰對報之謂施如親黨特無失其爲親而已豈有施
報來往之意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大臣民之表使謀

不行言不聽而怠則國可知矣故君非大故而不棄是無
所不薄矣求備于一人則無人而可使也齊家治國與
人接下之道盡于是
楊曰自親親推之于敬故自敬大臣推之不求備于一
人則所以厚民德用人才者至矣為國之道莫先乎是
乎故周公之訓伯禽公以此
尹曰親者無失其為親是以無所施也大臣所當任不
可使有不用之怨也故者無失其為故不可輕棄遺也
使人則必器之不可以求備也周公之戒其子至矣國
安有不治哉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橫渠曰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illegible]曰周公作君奭稱文王之臣自虢叔以下而太公畢
公之屬不在焉孔子記有八士而閎夭泰顛之屬不在
焉此八人皆不顯者周之多士可知矣自三人至于八
士或顯或隱皆聖賢之出處也莊周之譏王蓋本乎此
篇
謝曰皆尚志者雖其言行不傳必其居仁由義者也
楊曰八人蓋為士之道者故謂之八士
尹曰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士則蓋士之行者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九下 終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十上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范曰見[illegible]致[illegible]也見得思義不為利回也
祭思敬喪思哀[illegible]人者[illegible]其[illegible]也[illegible]子以見利思義
見危授命亦可以為成人[illegible]成人可以為士如斯已矣
在聖人則曰未也子貢問士子曰行己有恥子路問士
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子貢次之所以不足于恥子
路之勇而不足于和故告之如此子張所謂士者成
人之次也見危致命則不為義[illegible]見利思義則不為利
回亦猶今思敬喪思哀而已此士之常也士之止于此
強學而力行之可以進于成人故曰其可已矣在聖人

則曰未也
謝曰見危致命舍生而取義也見得思義舍利而取義
也死生利害不足以動其心而又主之以誠慤祭思敬
喪思哀則其志意修矣其有懷居乎其有恥惡衣惡食
乎其有殺一不辜非其有而取之乎
楊曰是四者人所有能自盡者能勉而至則可以為士
矣公孫成人曰授命曰見利於士曰致命曰見得者蓋致
命則力為之不如授之安見利則未必得也見得而後
思義[illegible]則不緣矣此成人與士之異也
尹曰見危致命士之節也得士于喪祭士于敬喪士于
哀能思其[illegible]不可以為士矣
[illegible]可見危致命[illegible]而取義者也見得思義不為利回

者也祭思敬喪思哀則其心誠也謂之士可矣孔子以
謂成人之次者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明道曰信之不篤則執德無由弘
横渠曰有德者必有言能為有也志仁無惡能為亡也
范曰學[illegible]毅而後能執德執德者得于己者也有諸
己而後能信道信道者志于心者也執德不弘不足以
有容也信道不篤不足以有明也不足有容則[illegible]入
之矣不足以有明則異端入之矣故不能為有亦不能
為亡終亦必亡而已矣
謝曰執德不弘則心不廣信道不篤則志必貳執德弘
故物莫能勝信道篤則雖死不變能為有如稱有道有
德者能有之而不去也能為亡如稱無意無必能去之
而不有也蓋如一出焉一入焉不敢以為有也不敢以
為無也
楊曰執德不弘則大不足以有容信道不篤則毅不足
以致果其于任重致遠也難矣故曰焉能為有焉能為
亡言有亡不足為損益也
侯曰執德不弘則無所容信道不篤則無所得如此則
若存若亡閒人而已
尹曰執德不弘則心不廣信道不篤則志不堅其為學
也一出焉一入焉則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
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

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
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明道曰子夏[illegible]交子張大各有所以[illegible]成
德者事也 又曰與人交際之道子張為廣聖人亦
未嘗拒人也
伊川曰子夏子張皆論交子張所言是成人之交子夏
所言是小子之交
范曰子夏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故其所聞不同孔子
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則有所與亦有所拒也然子夏
不能反諸己而以己與人以己拒人未若子張之言其
道廣也孔子見互鄉童子不絕原壤之惡使則與人交
亦廣矣
謝曰交際之道異乎求友有其大賢與我不同類無不
可者交際之理當如子張之說有賢而容衆嘉善而矜
不能可也若于人何所不容非大賢不能如天之無不
覆也其間軒輊之不容者固多矣而于和氣何傷
楊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所以告[illegible]學者至于子
張則又有損之也故告之如是言各有當也
尹曰交際之道不同擇交者當如子夏可也況交舊當
如子張可也[illegible]之
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
明道曰[illegible]
[illegible]河

伊川曰雖曲有通諸遊則由之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之
小道不通乎聖故不可爲也
謝曰旁蹊曲徑皆由塗之支別故非不可由特不能致
遠耳若大路則豈有礙也莊老釋氏之道非無可觀特
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耳堯舜之道萬世無獘何泥之有
學者見其可觀也因以爲同亦誤矣
楊曰百家衆技猶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
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爲也
侯曰異端曲學非無可觀也特不可以入堯舜之道非
天下之通道必不可以致遠故也
尹曰小道不可以行遠故君子不爲也然而必有可觀
足以惑人學者尤所當愼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范曰日知其所亡者知新也月無忘其所能者溫故也
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故可謂好學也已矣
謝曰此其論學非讀書之謂溫故而知新不息者也惟
不息故能體常而盡變則日用不窮此其所亡也
體常而不離大體此其所能也蓋非爲人者能之
楊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則日益矣故爲好學
非習而察何以與此
侯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則日益矣故曰可謂
好學
尹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明道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
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又曰學要
在敬也誠也中間便有一箇仁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
思仁在其中矣之意　又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己
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
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
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
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其
次惟莊敬以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伊川曰學不博不能守約志不篤不能力行切問近思
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　或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
推

范曰學欲其博不博則無約也志欲其篤不篤則無卓
也問欲其切故能審思欲其近故能得學以聚道志以
有德問以致疑思以致理力此四者仁之道也
謝曰篤志近思皆心不外馳之謂則博學亦豈求爲多
聞多識哉乃欲成吾切問近思之理也所以仁在其中
矣
楊曰爲仁由己非求之于遠也故博學而篤志切問而
近思則仁在其中矣
尹曰切問近思則心不外馳博學豈求多聞多識而已
哉乃欲成吾之仁故曰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范曰君子之於學觸類而不已如百工之于肆朝夕無不

在乎工不居肆則事不成君子不居學則事不成而君子不居學則道不至聖人雖有生知之性欲致其道未有不由學也

謝曰善必欲致道學不能致道猶工不得不處肆其爲遜居肆方成事則一也言學者何以學道亦何邪修

楊曰君子之學由百工之居肆也不居肆則不足以成其事君子不學不足以致其道是故致學其事也一心以爲鴻鵠將至雖小技無以竟其數況學以致道乎

侯曰君子之學猶百工之居肆也百工居肆滿求其所未有不能成其事君子之學亦務居其所求中故能致其道所謂道者中而已

尹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其所務哉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范曰君子過則改之小人過則文之湯改過不吝所以之至也紂作足以飾非文之至也所以成高宗無恥過作非孟子曰又從而爲之辭皆文也

謝曰吝于改過故必文能改則皆之所過者今非也何必文

楊曰君子改過故自訟小人恥過故必文

侯曰君子改過不吝何文之有小人恥過作非故必文

尹曰君子以改過爲善遂非者小人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明道曰望之儼然乃天陽高明氣象即之也溫中心和易而接物也溫潤人也聽其言也厲則如東西南北四方正定地道也蓋非嘐嘐爲言也君子之道三才備矣

又曰口將言而囁嚅若今學者時要他直也須開口如判卻判卻須是聽其言也厲

伊川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

范曰望之儼然天也即之也溫人也聽其言也厲地也敬以直內故儼然義以方外故其言也厲敬義立而德不孤故溫則仁也

謝曰此非有意于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又曰聖人以慎言語爲要學君子之言聽之也厲須存這氣味在胸中朝夕玩味不須輕說與人不

說不是吝輕說與人人未必信見使人生鄙悖之心卻是自家不是須留在胸中且有尋常有此自得在胸中別未說了又別其有難不言不語底人做得出惡來也

呂

楊曰學之儼然而可畏難可畏也即之溫然而可親難可親也聽其言則厲是謂三變其君子之成德與

尹曰世之人儼然則不溫溫則言不能厲君子非有意於外也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亦自然之理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伊川曰信而後諫唯信便發行人志

范曰君子信于己信于民然後勞使之信于己信于君然後諫之在己者信而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在己者信而君未信則以爲謗也如湯武之使民可謂信而後勞之矣伊尹傅說之諫君可謂信而後諫之矣

謝曰使知所以使之之意則勞而不怨未信則雖爲所當爲亦以爲厲己此所以不從也信而後諫非所以度君乃量而後入也君子所以貴有道而獲上

楊曰所以事上所以用下非信以發志不可爲也

尹曰事上使下皆以信爲本人之不從者皆己之信不足以取信故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明道曰大德小德如大節小節　又曰出入可也出須是同歸

伊川曰大德不踰閑指君臣父子之大義小德如援溺之事更推廣之　或問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如何曰大德是大處小德是小處出入如可以取可以無取之類是也又問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是出入之事否曰亦是也然不信乃所以爲信不果乃所以爲果

橫渠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　又曰德器不泥于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

范曰大德其猶規矩準繩乎動而成法故不踰閑小德其猶器乎待法而成故出入可也

謝曰與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同求合于聖則其大者用流必有出入也然學者貴知大體大體正則小節雖有出入亦不離乎禮義之內矣若不知大體則雖擇地而蹈踐然後言亦君子所不取而况出入乎

楊曰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不害同歸出入可故也至于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也是則同不踰閑故也

尹曰不踰閑者不踰矩故也大德若小德則有出入矣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埽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明道曰灑埽應對進退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獨　又曰灑埽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

又曰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近者小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伊川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埽應對與精義入神通貫只一理雖灑埽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　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灑埽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慎獨便見人誠處古人只要人莫非使之誠己自灑埽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或問古之教人必先于灑埽應對進退何也曰下學而上達雖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然處恭執事敬雖衆人能爲彼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亦豈外是然卒

異乎衆人者以衆人習不致察不能上達爾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故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　又曰盡性至命必本于孝悌後人多以性命別作一高遠事殊不知性命孝悌只是一統事就孝弟中便可以盡性至命灑埽應對與其盡性至命亦是一統事無有精粗無有本末孝弟是于人切近處故也子夏言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蓋謂此也聖人能竭其兩端如今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橫渠曰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誰將後倦此若灑埽應對乃幼而孫弟之事長後教之人必倦弊惟聖人于大德有始有卒所事無大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之

是誣也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

范曰道不可須臾離也造次顛沛無不由焉而況灑埽應對乎先傳則躐等後倦則中道而廢皆不以其序所以不能成材也人皆有受道之質譬諸草木受天地之氣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區以別矣豈可以灑埽應對為末而不學乎聖人之材天地也故有始有卒而無先後小大之別教人者豈可以聖人望之也

謝曰下學而極其道則上達矣然上達師無與焉灑埽應對進退乃動容貌出辭氣之事必正心誠意而後能與爾酧酢神之事何以異况以為可而先傳就以為不可而後倦如草木區以別矣其為雨露一也所以聖人克勤小物而必有始有卒若本末無二道　又曰道須是下學而上達始得不見古人就灑埽應對上做起曰灑埽應對上學却似太瑣碎不是他曰凡事不必須要高遠且從小處看只如將一金與人與將天下與人雖大小不同其實一也我若有輕物底心將天下與人如一金與人相似我若有吝底心將一金與人如將天下與人相似又若行千尺臺邊心便恐懼行平地上却安穩我若去得恐懼底心雖履千仞之險亦只與行平地一般只如灑埽不著此心怎灑埽得應對不著此心怎應對得如曾子欲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為此古人須要就灑埽應對上養取誠意出來

楊曰入德之序有宜先傳者有後倦者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其叙不可誣也若灑埽應對進退則門人小子之所宜先傳者至于成人而後使為之則或倦矣雖然聖人所謂性與天道者豈嘗離夫灑埽應對進退之間哉故其始也此即以為學其卒也非離此以為道後倦焉者皆由之而不知者也故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尹曰學有本末有遠近然有本末遠近不可分而為二也不可分而為二則其教亦無待而後勞矣夫灑埽應對小子之職也道不可須臾離則灑埽應對與精義入神不可得而精粗分于此以為本而細末是不知本末一理也故子夏以為過且曰君子之道豈有以為先而傳之者豈有以為後而倦教者大小本末皆所以為

道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大小雖不同首在草木之別者
也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哉若夫始卒皆擧無先後小大
之序則聖人矣學者豈可同日而語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伊川曰學優則可以仕仕優優則可以學優謂優閑
也

范曰此士之常也若顏子之簞瓢漆雕開之未能信雖
優而不仕其所存者遠矣君子之仕未嘗不學學未嘗
不欲仕學所以爲己仕所以爲人也必己有餘而後可
以及乎人故仕優則學勉其在己者學優則仕行其爲
人者也

呂曰仕優而不學則志卑而不進乎文學優而不仕則

志高而不中於義

謝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學與仕一也學優則仕亦優
仕優則學亦優

楊曰念終始典于學自天子達於庶人不可一日忘也
故仕優則學學優則仕

侯曰優謂暇時也

尹曰學與仕一也君子仕未嘗不學學未嘗不仕念終
始典于學之意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范曰君子之行爲可繼也致乎哀而止不敢過其情也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不食曰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
惡乎用吾情故三年之喪賢者不過所以爲天下之達
道也

謝曰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
有餘也故不致飾于文盡哀而止

楊曰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此言與其禮有餘而哀
不足不若哀有餘而禮不足也賢者致乎哀而止耳

侯曰喪止于哀

尹曰喪致哀而止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
足而哀有餘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楊曰師也過故其行有難能者以其過之故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明道曰子張既除喪而見夫子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

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推此言之子張
過于薄故難與並爲仁矣

范曰子張內不足而外有餘故門人皆不與其爲仁子
曰剛毅木訥近仁唯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爲仁矣

謝曰曾子之論異于子游爲難與並爲仁而言也堂堂
不言爲仁謂盛其容貌以自滿則人孰肯善矣

楊曰堂堂乎則莊而難親故難與並爲仁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尹曰子張之學病在乎誠不至

伊川曰送死天下之至重人心苟能竭力盡此事則可
以當天下之大事養生人之常此相對而言若舜曾子
養生其心如此又復何不能[illegible]

范曰親喪固所自盡也凡行禮者猶可以未盡親喪而
不自盡則何所用其誠哉
謝曰自致必誠盡之謂如此而不用誠於何用其誠
楊曰惟送死足以當大事故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而
所當自致者惟此而已
尹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而不用其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
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范曰父不義子不可以不爭父不善子不可以不改道
之當也親之道小所不可改親之道大不可不改也若天
子不改而失天下諸侯不改而失其國大夫不改而失
其家獻莊子之孝亦不可為也

呂曰人之孝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而已孟莊子終身不
改故為難能難能者稱其善而不許其過之詞
謝曰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不逆改也
楊曰臣之賢政之善子孫之所宜守而不改者也孔子
謂之難能豈以其宜改而不改與使臣雖有不賢者而
不能亂其政政雖有不善者而不能害其事然其為難
能而可稱也與若夫不改而害其政事則是成父之惡
耳又焉得為孝乎
侯曰父之臣父之政并不改也臣而不賢亂政政而不
善害事何必改然而能如此者豈易為哉故曰是難能
也
尹曰父之臣與父之政皆善則不改可也不善而不改

則國家豈不危哉故以為難能也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
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范曰得情而喜為士者所不免也雖舜在上而咎
繇明刑亦哀矜之況上失其道而散之民乎故孔子
為司寇有父子訟者拘之三月不決
謝曰禮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
也非迫于不得已即陷于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
勿喜
楊曰先王之政至于鰥寡孤婦其詳至矣後世政散民
流而不自保反陷乎罪又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為士師
者得其情可不哀矜而喜乎

侯曰上失其道而政散民流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及
陷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可不哀矜乎
尹曰士師典獄之官也士師而能得獄情可謂能矣然
而失道之世陷民于罪則哀矜而已不足喜也舜之在
上皋陶明刑猶且恤之而況刑不教之民乎若曾子者
可謂知此理矣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
下之惡皆歸焉
范曰武王數紂之罪非誣之也後世言紂之惡有溢于
泰甚者故天下之善眾歸于堯舜天下之惡眾歸于桀
紂皆其所自取也
呂曰君子貴者下流賤者也紂貴為天子至貴而自為

卑賤之行人情之所惡故天下之惡皆歸焉
謝曰不善皆歸焉者下流故也是以君子貴強為善若
能修身見乎世則人雖欲以不善加之亦不可得
楊曰與人為善則天下之善歸之與為惡者也故天下
之惡皆歸焉下流之謂也
侯曰紂之惡周已置然矣然亦非盡天下之惡也而天
下之惡咸歸焉以其居下而衆流歸之故君子貴強為
善也
尹曰是以君子不可以惡及其身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
人皆仰之
范曰日月之食無損乎明君子之過無損于德吾過故

人皆見之改而益光故人皆仰之易曰震無咎者存乎
悔故夫子之門人諸修身之行多以改過為美也
謝曰日月陰陽之精不以食故損其明人之過至于改
則亦何傷于全德故德性天也過不足以揜之
楊曰日月不以蝕而損其明君子不以過而廢其德書
以改過不吝稱湯蓋非其仰之者與
侯曰湯之德止云改過不吝能改則無過矣故如日月
之食人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小人恥過作非
而不能改何更仰之之有
尹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而無損于其明
者以其能更也故孔子之門人皆以改過為美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

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
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范曰文武之道堯舜之所傳也子貢於衛曰文王既沒
文不在茲乎言傳文王之道也子貢據此而言故曰文
武伊尹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道之所在聖人師之故
無常師也
楊曰由文武至孔子五百有餘歲孔子則聞而知之者
故子貢以文武之道言之夫道無適而非也惟所取而
得何常師之有
侯曰聖人之學窮理而已夫師理也何常師之有而又
乃不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謂道非文武生之
也能明之爾故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

尹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故曰無常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
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
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
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范曰賢人地也近而易見聖人天也遠而難知故西河
之民疑子夏於夫子叔孫武叔謂子貢賢於仲尼也然
聖人豈以難知而自表見於世哉唯學於聖門然後知
其高深子貢所以譬之宮牆也
楊曰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宜叔孫武叔之不知也
侯曰叔孫武叔不能知孔子為聖人也若知之則安敢
毀子貢故子貢以宮牆譬之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
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
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范曰賢人易見故多毀聖人難知故多毀故孔子之時
諸侯有知其聖而不用又有不知其聖而毀之者聖不
加益毀不加損如日月之明人無得而踰焉其不欲見
者是自絕而已
謝曰公孫朝問人子何學子貢對以博學無常師也叔
孫則直毀之矣器自小視大故也雖門戶亦且不見豈
知室家之好安得而不毀也惟其毀之乃所以見夫子
之聖高而可踰何止丘陵泰山亦然雖日月之光塞宇
宙而無窮也然後無得而踰焉人欲自絕而可[illegible]在日

月庸何傷益見其不知量也
楊曰聖人明並日月不可踰也毀之者亦自絕而已
侯曰妄生毀謗而子貢告之以聖人之道德如日月不
可毀而不可踰也如此人縱欲自絕於日月何傷哉
尹曰叔孫武叔不足以知孔子宜其言之若是也既不
足以知其過甚又從而毀之夫何損于孔子益見其不
知量而已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
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
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
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
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伊川曰子貢言性與天道以夫子聰明而言綏之斯來
動之斯和以夫子德性而言　又曰立之斯立道之斯
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
者也　又曰所過者化身之所經歷處所存者神存主
處便神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固
非小補伯者是小補而已
橫渠曰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自然皆從欲風
動神而化也
范曰子貢知足以知聖人其言猶管之宮牆又譬之日
月又曰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則亦無以加矣三章自
小以至大自淺以至深故記者失之如此立之斯立道
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速無不至遍無不服也孟

子曰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堯之
治於變時雍舜之治四方風動文王之化百姓徧爲爾
德其生也天下樂頌其死也如喪考妣夫子之教也
謝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于高遠也
億則屢中不受命而貨殖焉其向之所爲乎夫子之得
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于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
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乎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
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又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
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變化風俗之
事惟聖人能之爲它與天合一變化在手便做得恁他
卜或問孟子云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使
孟子得志如何曰是它須從決度上做起變化風俗底

非恐也不能了得在如二南麟趾騶虞之應須是它文王始得

楊曰有可欲之善充而至於大力行所及可以階而升者也大而化之至不可知之神非力行可至不可階而升者也孔子所謂不可知者為窮神易之降是其所立卓爾而已況餘人乎宜叔孫武叔之徒不能知也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直誠于此動于彼其神矣夫

尹曰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聖人之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子禽何足以識之非子貢知足以知聖人其孰能形容至此哉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十上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十下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

伊川曰允執其中中無定體須是揆得則是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

范曰舜之德如堯禹之德如舜故三聖相授而同一辭人之所以敬在爾躬者奉天也允執其中者正心也四海困窮者庶民也堯授舜舜授禹皆以困窮為託使四海困窮有不獲其所則天祿永終矣此堯舜傳天下之要法也

呂曰有一言而足以盡至治之要曰中而已蓋中者天下之大本也豈徒一人乎哉不偏不倚適當其可而已惟中之權衡之應物皆無心乎輕重抑揚高下稱物平施而無毫末之差此其所以為時中也與堯舜禹三聖授受之際所守者一道允執厥中乃傳心之密旨也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伊川曰此少一湯字當云湯曰予小子履也

横渠曰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已不敢違天縱赦既已克之今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掩惟帝擇而命之也不敢不聽

范曰湯之德莫如罪己以一玄牡告上帝請除桀之罪

也有罪不敢赦者桀也之所也書曰罪當朕躬弗敢自
赦又曰簡在帝心朕敢蔽帝臣者賢人也賢人不敢蔽
而用之者所以昌天也非天子所得專故曰帝臣人有
善不敢不言罪不敢不赦以其簡在帝心皆不敢自私也一
身之罪不以累萬方萬方之罪及諸一身此湯之至德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
一人
明道曰雖有周親不如仁賢
范曰武王大賚于四海所賚者善人非富淫人也雖有
周親不如仁人天下之至公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亦
武王之德也
謝曰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有内聖之德必有外王之

業其所以存心一言以蔽之曰公而已堯舜禹湯武傳
政繼其考之天則曆數有歸稽之人則惟德是輔何嘗
必天下蔽已與故天子歷敘聖人之語以見其用心然
則學者苟能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所以不
為之心則帝王之道豈遠乎哉其視曹孟德司馬仲達
之徒其如穿窬之類乎竊鉄不義之富貴與
楊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
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
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明道曰此章堯曰咨爾舜至公則說二帝三王之道後世
無以加焉孔子所常言故弟子序而記之夫子之得邦
家者亦猶是也

范曰臣謹按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其餘不見于
經臣竊以為皆書之文也孔子序書斷自堯典大其以
天下禪也二帝三王之道所以為後王法故自堯典以
下又撮取其要語而皆繫論之以此聖人之所學也如
有用孔子者將舉而措之天下亦以此而已不用則傳之
以為萬世之法也
呂曰天命在己以相授堯舜禹也湯武受天之命任天下之
責湯也好仁與會任百姓之責以厚民急所先務武
王也
謝曰法度皆生于權量禮樂政事所由故不可不謹徒
善不足以為政故法度當審無人不足與有行也故廢
官當修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皆人心之所欲滅國絕

世雖其自取也然其先固嘗有德于民矣不可使之不
血食也舜咨天下之所公其賢者不宜使之在野故逸
民不可不舉食以阜其生喪祭以厚其往為天下之急
務也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皆所以
結民心而維持之者其道當如此非遷道以干天下之
譽而歸已也
楊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二聖之相授湯武之征伐其
事不同其道則趨于中而已夫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
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
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
所傳者一于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
於終篇亦歷叙堯舜至于湯由湯至于文王由文王至孔

子或見而知之或聞而知之皆此志也又答問曰權稱於量法度所從出也任官所以行法度也則人存而政舉矣故四方之政行焉夫有國有家以傳其後皆有德在民而民之不能忘也逸民亦民之望也因民之不能忘而繼之因民之望而舉之故天下歸心焉武王克商有未及下車而封者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用此道也夫民爲重以食爲天重民食所以厚其生重喪祭所以厚其死使民養生送死而無憾王道之始也居上不寛則下無所措手足故寛則得衆不信而勞其民則民以爲厲已故信則民任焉因衝而非勵則雖盡力而事不舉故敏則有功以德行仁則公以力假仁則私而已民雖驩虞非心說也故公則說公則王道成矣傳曰公

乃王此之謂也

尹曰孔子當周之末不得見二帝三王之治故嘗諷誦其言而思其人弟子所以類而記之使夫子之得邦家其治道當有表見于世豈徒誦其言而已乎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明道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如耕稼陶漁皆因其順利而道之

范曰程頤曰子張之問孔子必敷陳而告之臣以爲尊五美屏四惡不惟以告子張人君爲政皆當以爲法也亦由齊景公之問政司馬牛之問君子所告者雖一人而凡爲政者與君子者皆然也

謝曰爲人上者有土地有人民有財賦有賞罰皆所謂有崇高之利勢也可以惠人可以勞人可以從欲可以驕泰可以自伐可以取亡雖以無道行之猶可以虐暴民於天物然爲政之道不如是故爲政之方必以尊五美屏四惡爲予要之不累于一已而存物之所爲乎惠

而不免于費者其府庫之財乎以府庫之財與人爲得人人而給之至于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因四時之和因原隰之利因五方之材以阜物以厚生使民不飢不寒者何費之有勞而不免于怨者其勞人自安乎擇可勞而勞之者以佚道使之故也雖高象其不常敝邑可也其究安宅在者皆什可也如此何怨之有欲不免于貪非殺人以求土地則斂以殖貨財也若夫非仁無欲也則害人而可養人者猶且不爲況嗜百姓以從已之欲乎不侮鰥寡故得百姓之歡心文王所以造周也在人上故謂可以驕人其可以得人乎然爲政之道不尊則民不信不信則民弗從必欲使人仰之如日月尊之如神明故雖不驕也而有泰存焉克寛克仁彰信兆民

成湯所以宅商也在人上故罰可以戒人其可以得人乎然為政之道必使進退可度容止可觀望之似人君有以則象畏愛可也故雖不猛也而有威存焉教之不改則過在下不教而殺則過在上是罔民也與罝為物而過不識者何故罰之虐者之人以五服然後刑罰所以警其怠惡慢也于此可以責成矣未嘗戒則彼且烏知其令之所向遂以視成督不暴乎令緩者欲其爭先故縱緩而暫之乘衆以聽之讀法以徐之令下後而欲上之嚴其可得乎是以謂之賊賊仁故也為上之道取予可以自專可以無予則不疑可以予則不吝猶之與人疑也出納之吝吝也此之謂諉出納則可為政則不可故謂之有司

楊曰惠而知為政故不費以佚道勞之故不怨欲仁則求諸己故不貪敬而無敢慢故雖泰而不驕莊以莅之而民敬故雖威而不猛不教而殺非仁民也故謂之虐未嘗戒而責事之成非為之以漸也故謂之暴令以示期也令慢矣而致期焉不至則刑之是罔民也為有仁人在上豈罔民而可為也故謂之賊賊者賊人之謂也非其義也一介不以與人不為吝義在可與而惜出納之吝有司則為之在為上則為惡天下之事亦惟當其可而已

尹曰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從政可知矣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伊川曰易曰樂天知命通上下而言之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言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是已命者所以輔義一循于義則何庸斷之以命哉若大賢人之知命則異乎此　又曰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則何以為君子然聖人言命蓋為中人以上者設中人以上於得喪之際不能不惑故有命之說然後能安若上知之人更不言命唯安於義借使求則得之然非義則不求此樂天之事也上知之人安于義中知以上安于命　又曰知言之善惡是非乃可以知人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必有諸己然後知言知言則能格物而窮理

范曰知命所以事天也知禮所以修身也知言所以治人也知所以事天知所以修身知所以治人則君子之事備矣此所以為終也

謝曰知命知禮知言此進德修業之大要闕一不可也知命非君子之成名與五十而知天命立言則同其要則異猶言學君子者不可以不知命也富貴可淫不知命故也使知富貴在天則安得而淫之威武可屈不知命也使知死生有命則安得而屈之其為君子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禮者理也知之則為知知崇天也復之則為禮禮卑地也一進一退一俯一仰皆有所加手足皆有妙理存焉理可行也循得而止之理可止也循所行之此之謂立苟不知理之所在則謂地蓋厚

將何所措而可學人患不知人哉謂學當自知而已何汲汲于知人也是不然仁人固可親也彼且不知人焉知仁人何如也佞人固可遠也彼且不知人焉知佞人何如也君不知人不可以擇臣臣不知人不可以擇士士不知人不可以取友知人如此其急然不可以智巧知也蓋人之才識因言以宣故惟知言者可以知之古人有行年四十而不見知乃公者使乃公事上接下與人交偏如知子也豈不殆哉孔與無目同如晏嬰知矣不足以知仲尼蓋仲尼之言晏所不知故也淳于髡猶齊之智處之問而不知孟子之言是所不知故也孟子求知言之道則不可以不知此經論條其所養如何耳　又曰不知禮無以立使人皆能有立天下有

治□□□

楊曰命非盡心知性不足以知之不知命則治身行己人欲之私得以亂之也何以為君子知禮則不疑其所行故立孟子不與王驩言禮也不知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則居之不安矣尚能有立乎詖辭不知其所蔽淫辭不知其所陷邪辭不知其所離遁辭不知其所窮則人之心術隱矣其能知人也難矣哉易曰知崇禮卑蓋知足以知性知天故崇禮可履而行故卑崇卑其猶天地設位乎天尊地卑而乾坤定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其義一也夫論語之書蓋聖賢之微言為學之大方也其言性與天道備矣學道而不斷于上達不足為善學道而不知以禮行之足以苟知而已非已

有也故言知命則亦知性盡以知此者尚以為此道者其本在乎知言知言之要而下此皆力求之且聖之所以為聖賢之所以為賢可學而知也學道而不知聖賢將無以為學也故論語以是終焉

尹曰知命者知命之有安而窮通得喪無所動其心故可為君子知禮則不遷于外故見於知言則得其情實故能知人知所以事天知所以修身知所以知人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今之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于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十下　終

孟子精義綱領

伊川曰孔子之後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沒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聖人之道不傳　又曰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之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又曰傳經為難如聖人之後才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言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而已

明道曰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只言已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　又曰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孟子言已志者有德之言也言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伊川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故知春秋者莫若孟子　又曰由孟子可以觀易

或問孟子還可為聖人否先生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又問孟子書中有不是處否曰只是門人錄時錯一兩字如說大人則藐之夫君子毋不敬如有心去藐他人便不是也更覓甚惡處　不皆古聖人須錯字若以夷惠為聖之清聖之和則可便以為聖人則不可看孟子意不以夷惠為聖人

明道曰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為近有用力處　又曰人須學顏子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立孟子者禹稷之事功也　又曰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之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索學以充之

伊川曰顏孟之於聖人其知之淺深同只是顏子尤溫淳淵懿於道得之更淵粹近聖人氣象

明道曰顏子不動聲氣孟子則動聲氣矣

伊川曰韓退之言孟子醇乎醇此言極好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言荀揚大醇小疵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　又曰退之晚年為文所得甚多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橫渠曰學者至於與孟子之心同然後能盡其義而不疑

謝氏曰性本體也目視耳聽手舉足運見於作用者心也自孟子沒天下學者向外馳求不識自家寶藏被他

佛氏窺見一斑兩點遂將擎拳豎拂底事把持在手敢
自尊大輕視中國學士大夫而世人莫敢與之爭又從
而信向歸依之使聖學有傳豈至此乎　又曰人之氣
稟不同顏子似弱孟子似强顏子具體而微所謂具體
者合下來有恁地氣象但未彰著耳微如易知微知彰
微顯闡幽之微孟子强勇以身任道後車數十乘從者
數百人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誰敢正覷著非
孟子恁地手脚也撑住此事不去雖然猶有大底氣象
未能消磨得盡不然藐大人等語言不說出來所以見
他未至聖人地位　又曰顏子充擴其學孟子能為其
大孟子之才甚高顏子之才粹美
楊氏序曰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橫議儒墨

異同之辯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知剛明
之才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于王前非
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
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强威
弱挾衆暴寡習久安之勢在此而已失由其道則七十
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
強挾衆而聞以仁義之言譬之猶逆其所願則不悟其
理者宜其以為迂闊而不足用也故轍環於齊梁曾宋
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
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已多矣方是時道微使
偽說之辭息而發詖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之教
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為功非小矣古人謂

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為知言也今其書具存要皆
言行之迹而已君子之言行無所不在道肆諸筆舌以
傳後世皆所以明道也發諸身措諸用捨皆所以行道
也世之學者因言以求其理由行以觀其言則聖人之
庭戶可漸而進矣稱與之力行之古之好學者皆然而
亦不背之所望於諸君也然聖言淵懿非淺識所知姑
誦所聞未知中否諸君其擇之反以告焉是亦朋友之
義也　又曰昔人稱為神聖之言者其徒自以為聖而
孟子鄙之曰鴃舌之人仲子之廉孟子則曰蚓而後可
伯夷柳下惠皆聖人也至于隘與不恭孟子則曰君子
不由仲尼之門三尺童子羞稱管晏人有毁仲尼者其
門弟子皆稱與以為不可及若孟子者豈喜攻人之惡

而為孔氏從者乎皆不顧於義立黨而氣相攻耶不然
何為其亦紛紛譊譊也蓋不由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孟
子所不得已也孟子時去孔子未遠其徒相與傳守故
其流風餘韻猶有存者當是時楊墨肆行孟子且不能
默而拒之至不知者以為好辯況今去孟子千有餘歲
聖學失傳異端競起其害有過於楊墨者幸而有得聖
人之道者則閉口不敢攻人之惡姑自守而已為其徒
者又與天下指為窮人遂皆嘿嘿不能別白是非
則世之人亦何賴乎知道者哉如此然後知聖賢之用心
也　又曰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
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
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

君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就心上來人能正心則是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論列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內全無見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又曰孟子對人君論事句句未嘗離仁此所謂王道也曰安得句句不離乎仁曰須是知一以貫之之理曰一以貫之仁足以盡之否曰孟子固曰一者何也仁也仁之用大矣今之學者仁之體亦不曾體究得　又曰孟

子之書世儒未嘗深考之故得之者或過其實疑之者或損其眞非灼知聖賢之心未易以私意論也世之尊孟子者多失其傳非孟子過也而述疑之亦過矣近見一書力詆孟子之非恐必有所授雖據以口舌爭也[illegible]

道以

尹氏因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非也趙岐未爲知孟子者當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也尙論易　迺然後有孟子使見孟子精通於易楊子謂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此最善論孟子者伊川云由孟子可以觀易

孟子精義綱領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一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章

明道曰中庸言仁[illegible]義[illegible]獨于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illegible]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illegible]與語道矣世之所論於義者多外之不[illegible]仁義之說者也　又曰萬取于[illegible]是取其遠近

伊川曰君子未嘗不欲利孟子言何必曰利者蓋只以利爲心則有害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便是有害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便是利仁義未嘗不利　又曰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蓋

利者衆人之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怨仇夫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謂先利則不奪不饜誠哉是言也大凡人之存心不可專利凡以利而求益之極衆人之所共惡于是莫有益之而或攻擊之矣故聖人戒之曰立心勿恆乃凶之道也謂當速改也　伊川先生論范堯夫對上之詞言陛下富國強兵後待做甚以爲非是此言安足諭人主如周禮豈不是富國之術存焉橫渠先生曰先天聖王富強之說正猶爲漢武帝言神仙之學長年不足惜言豈可入聖賢之聽人不如此之拙如梁惠王問何以利國則說利不可言之理極言之以至不奪不饜

楊曰君子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使民不後其君親則國治矣利孰大焉故曰亦有仁義而已何必曰利

尹曰梁惠王以利國爲言而孟子對以仁義者苟以利爲事則不奪不饜矣知仁義者不遺其親知義而不後其君則爲利也補矣孟子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獘此聖賢之心也彼以利言不知仁義其害豈有既乎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章

橫渠曰不賢者民將叛之故不保其樂也

楊曰人君當與民之樂臺池鳥獸皆足樂哉　又曰梁王顧鴻鴈麋鹿以問孟子孟子因以爲賢者而後樂此至其論文王夏桀之所以異則獨樂不可也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勿爲臺沼苑囿之觀是

拂其欲也其後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而廣其侈心是逢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當道惟孟子之言常於毫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廷則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言易行也

尹曰麋鹿魚鼈皆遂其性則與民偕樂也可知矣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告君之道當然其言深切矣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章

伊川曰古者百步爲畝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古以今之四十一畝之田八口之家可以無飢今以古之二百五十畝猶不足衣食之物將相遠乃如此　問古者百畝今四十一畝若以地土計之所收似不足以供九人之食曰百畝九人固不足通天下計之則亦少有一家九人者其十六已別受田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又有補助之政又有鄉黨賙救之義故亦可足

又曰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便先從養生上說將去既庶既富然後以飽食煖衣而無教爲不可故教之也

楊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不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爲盡心焉孟子之不與也夫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曰自不違農時而下至使民養生喪死無憾者仁心仁聞而已未及爲政也故爲王道之始自五畝之宅而下至黎民不飢不寒此制民之產先王之政也如是而後王道成矣故曰不王者未

之有也夫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政是謂徒善徒善不足以爲政行先王之道而無仁心仁聞是謂徒法徒法不能以自行二者不可偏舉也故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此之謂也

尹曰孟子出言王道之始也梁惠王不知出乎王道而欲民之多於鄰國又曰非我也歲其不知本也甚矣反以孟子爲迂闊而不見用哀哉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章

楊曰昔嘗問伊川先生兩遇道有俑令坐起皆似像先生令轉物勿行禮曰豈不以其徒敬之故亦當敬耶

伊川曰但其人形貌便不當慢因賞此語曰孔子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者也蓋象人而用

之其流必至于用人君子無所不用其敬見似人者不
忽則于人可知矣若于似人者而生慢易之心其流必
至于輕忽人
尹曰爲政之不善一至于此不能遵王道故也惡在其
爲民父母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章

尹曰古之聖人地方百里而可以王今惠王據有大國
而反敗辱焉不能施仁政而遵王道故也仁者無敵豈
力不足哉惑而不爲焉耳

孟子見梁襄王章

尹曰戰國之際干戈相勝非救民於亂者也殺人而已
矣欲天下之定于一可乎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章

明道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
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
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于
曲逕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
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
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
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
惑故力進于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
之成是衒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
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于霸者哉
伊川曰孔子之時諸侯甚強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
典禮雖甚廢壞然未泯絶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王之
義則不能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非周
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絶而澤竭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
也民以爲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爲王則獨夫而
已矣二周之君雖無大惡見絶于天下然獨夫也故孟
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不同君子之
救世時行而已矣　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諸
侯尚知尊周爲美故春秋之法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
七國爭雄而天下不知有周然而生民塗炭諸侯是時
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故孟子
所以勸齊之可以王者此也　又曰古人善推其所爲
而已矣此特告齊王云爾聖人則不待推

楊曰齊宣見孟子於雪宮曰賢者亦有此樂乎而孟子
對以晏子之言則霸者之事非無傳也孟子務引其君
於當道則桓文事不足爲也已大匠不爲拙工改廢其
繩墨故曰無已則王乎　又曰管仲爲政于齊足以合
諸侯一匡天下其功足録也然學者當爲王者事故仲尼
之徒無道桓文者嬖奚與良乘王良曰吾爲之範我
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管仲之功曾
西不必能爲之然管仲之功詭遇也詭遇而得禽獸雖
若丘陵弗爲也曾西羞比管仲且猶是與　又曰爲天
下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其王也施恩于外雖有仁心仁
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又以制民
之產告之使民不飢不寒而後曰不王者未之有也

又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攜其善心而格其非不止
就事論事如齊王之愛牛而曰是心足以王論王之好
樂而使之與百姓同樂論王之好貨好勇好色而陳周之
先王之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而其君有聽從
不能堯舜其君 又曰孟子之道其要在心術如是心
是以王矣此言極好心術明且正何所施而不可學者
須是就心上做工夫 問將順其美後世之說或成阿
徇恐是引其君以當道曰然此正如孟子所謂是心足
以王若曰以小易大則非其情以為見牛未見羊而欲
以羊易牛乃所以為仁引之使知王政之可為是謂將
順 又曰諷味此一章可見古人事君之心 又曰善
推其所為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則無待乎推矣
又曰中庸發明忠恕之理正孟子所謂善推其所為者
乃是參彼己為言若知孔子以能近取譬為仁之方不
謂之仁則知恕也
尹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以其不務本而求末
故也觀此一章尚盡其理恐不能推而行之耳孟子務
引其君於當道志於仁者率此類也夫亦在乎為之而
已矣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一終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二

梁惠王章句下

莊暴見孟子章

楊曰魏文侯曰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
則不知倦則今之樂與古樂固異矣而孟子之言如此者
蓋樂者天地之和也而樂以和為主人和則氣和氣和
則天地之和應之使人聞鐘鼓管籥之音舉疾首蹙
頞[illegible]何補于治也故孟子告之以此姑
正其本而已
尹曰王者之所以王者得民心而已推己之心以及民
與民同樂則王天下也[illegible]

齊宣王問文王之囿章

尹曰文王之囿與齊宣王之囿一也不與民共之則是
害民而已矣

齊宣王問交鄰國有道乎章

伊川曰[illegible]孟子曰惟仁者為
能以大事小仁者[illegible]不計較小大
強弱[illegible]天下[illegible]而不[illegible]亦樂天順理者也
[illegible]以人與天天人未合樂天者天人已合天
[illegible]已
尹曰仁[illegible]之心[illegible]公也智者之心明謀也以大事小則
樂天而[illegible]以小事大則畏[illegible]于一國仁者
之心智者之心于此殊矣能法文武之用心則民惟恐
君之不好勇也若夫按劍疾視則其小勇[illegible]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章

楊曰憂民之憂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民亦樂其樂由乎爾者反乎爾理之固然也　又曰角爲民徵爲事招所守述所職皆耕斂皆民事也故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曰徵招角招也

尹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而心則未始有異也孟子所以力陳其說使曉然易知其言可謂深切矣齊宣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毁明堂章

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伊川曰譬如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聖賢何心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

楊曰智仁勇天下之達德也智知之仁守之勇行之三者闕一焉非達德也則人君固不可無勇矣而齊王以是爲有疾故孟子告以文武之事使廓而大之則安天下何足爲有疾若夫好貨好色則生于人君之邪心不可爲也然而孟子不以爲不可者蓋猶之水逆行中流而爲之其患必至于決溢因其勢而利導之則庶乎其通諸海也故以公劉太王之事告之陳古之善而閑其邪亦引之于當道也其自謂齊人莫如我敬王者以此易之歟曰遇其于巷亦斯之謂也　[illegible]王令下使[illegible]得繼述爾字乎曰不可易子謂繼述爾字何好何今用之非是當時自合說與與商道理且好貨好色孟子猶不爲其說而推明之況上有繼述之意豈容無所開導而

使小人乘間而爲邪說以進則其末流激成今日之弊不足怪矣夫繼述之說始於紹所稱武王周公今且舉周公事明之文王耕者九一而公則更而爲徹文王關市譏而不征周公則征之武王克商乃反商政政由舊述周公七年[illegible]是[illegible]武王所由之道安在聖人[illegible]處惟求一[illegible]道理若果是雖紂之政有所不革果非雖文武之政有所不因聖人何所容心因時乘理天下安則而已且如神考十九年間變難若制爲法度蓋欲以救時弊使百姓也使百姓則其志救時弊則其事此獨不當繼述乎今繼述足以救時弊使百姓也是亦神考而已矣非不[illegible]乃欲一二以循熙豐之迹不然則爲不孝此何理也且如祖宗天下百有餘年海內

安樂其法度皆[illegible]神考一起而更之神考亦知變是而已[illegible]未在五代禍亂極矣太祖太宗[illegible]人心[illegible]變[illegible]常人復得然而法度[illegible]之然則神考之法[illegible]神考所以望乎後世也何[illegible]不孝乎今之所患但自不政以[illegible]有[illegible]在朝廷苟是如此說[illegible]有其說之義[illegible]不知道理所在[illegible]道理人不過如職因說士遇孟子使無開口處

尹曰孟子之不欲毁明堂欲齊王之行王政也文王之政公劉之好貨太王之好色皆指事而言可謂善引其

君矣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章

尹曰友之失友道士師失其職齊宣王既明知其罪矣至於四境之不治則恥于自責此齊宣所以終不足與有爲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章

横渠曰國君進賢如得從人而不得已而進之則貪安者日益進于上廉恥之人反屈于疏賤矣

呂曰世臣如畢公衛亮四世之類

楊曰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則殺之者非一人之私意不得已也古者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之然後致刑夫宥之者天子之德而刑之者有司之公天子

以好生爲德有司以執法爲公則刑不濫矣

問或謂人主之權當自主持是否曰不爲臣下奪其威柄此固是也若稱湯曰用人惟己而孟子亦曰見賢焉然後用之則人君之權豈可爲人所分然孟子之論用人大夫人從人雖不聽人在諸大夫之從與亦不聽國人之言國人之公是非否從而察之必有見焉而後行如此則權常在我若初無所見姑信己意爲之亦必終爲人所惑不能固執矣

尹曰世臣則累世修德必能輔君以道而可則者也取人得不詳審則好惡必不公爲害甚大尚何世臣之有哉是以國君進退其臣必察于國人之論而不自恃也苟用此道則賢否判然人不可得而欺矣人君之務孰

大於是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章

楊曰三仁未去紂非獨夫也三仁去則天下不以爲君矣是誅一夫也何弒君之有世儒有謂湯武非聖人也有南史之筆則鳴條牧野之事當書曰篡弒蓋其智不足以知聖人而妄論之耳

尹曰孟子爲當時而言以警戒時君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爲巨室章

伊川曰大人幼而學之將欲成之也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學成而不能行其學則烏足貴哉

楊曰此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故其言如此

尹曰孟子之言不得有爲於國蓋類是也

齊人伐燕勝之章

楊曰民之去燕猶避水火也故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齊王又從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是水益深火益熱矣民將復逃之也又曰亦運而已矣者反覆運轉之謂也

又曰文王之民所以尊德澤不累于高名厚利故也所謂不累于厚利者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所謂不累于高名者有其二而猶未果如此言則武王之取天下以爲富天下而可于而已之言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此論蓋文王所謂至德者三分天下有其二亦其取天下何難之有而

文王勿取者順天而已初無用心於其間也夫是之謂
至德武又曰湯之伐桀也衆以爲我后不恤我衆舍
我穡事而割正夏而湯告以必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
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紂是聖人之清者也此亦
非也湯之伐桀雖其衆有不悅之言憚勞而已若夏之
人則不然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故彼徂之民室家
相慶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湯雖不往不可得矣文王之
時紂猶有天下三分之一民猶以爲君則文王安得而
不事之至于武王而受罔有悛心賢人君子不爲所殺
則或爲囚奴武夫之他罔紂之在天下爲一夫矣故武
王誅之亦不得已也孟子不云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
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
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由此觀之湯非樂爲任而
文王非樂爲清也會逢其適而已

尹曰文王武王之用心一以爲民也齊人之伐燕則異
是矣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孟子所以深告
之而齊王不之思也

齊人伐燕取之章

尹曰湯以七十里爲政于天下而齊以千里畏人者由
取之不以其道故也

鄒與魯鬨章

尹曰孟子引曾子之言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
者也可謂知所本矣民心其可强之乎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章

横渠曰使民效死則政教可爲

尹曰事無理之國以求苟安豈人君之用心哉與民守
之效死勿去孟子言其正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章

横渠曰所爲善故可繼續而行縱其一時君子不爲人
無取法也

尹曰齊人將築薛而滕文公恐孟子以太王居邠告爲
繼之以强爲善可謂能自彊也文公恐懼而不知自强
異乎太王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章

伊川曰衆人必當就禮法自大賢以上則看他如何不
可以禮法拘也且守社稷者國君之職也太王則委而
去之守宗廟者天子之職也堯舜則以天下與人如三
聖賢則無害他人便不可然聖人所以教人之道大抵
使人循禮法而已

楊曰國君死社稷故告之以效死勿去正也至其甚恐
則以太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君子創業垂統
爲可繼亦在强爲善而已故太王去邠民從之如歸市
不如爲善而人同則民將適從於去矣尚誰從之哉然
滕文公未必如太王也使其去國而遂亡則不若效
死勿去之爲愈也故又請擇於斯二者

孟子直是知命滕文公以齊人築薛爲恐問救之之術
而對以君如彼何哉强爲善而已矣以竭力事大國則
不得免問安之之道而對以太王居邠不以其所養者

害人而繼之以殺死勿去之策自世俗觀之可謂側謀
矣然以理言之只得如此說舍此則必爲僥倖之所爲矣
凡事求利功求成取必于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
者非聖賢之道也天理即所謂命
尹曰無太王之德則民不應之矣尚誰肯從之哉當是
時不知民心之向背從違強弱之相陵故孟子必以人
心向背言之

魯平公將出章

楊曰孟子之遇不遇治亂興衰之所繫天實爲之非人
之所能也夫何怨尤之有
尹曰聖賢之進退出處有禮義存焉嬖人妬賢而間毀
之孟子歸之天可謂知命矣

孟子精義卷二　八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二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三

公孫丑章句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章

伊川曰地不改闢民不改聚只修治便是了
或問管仲不爲管仲而於子路則曰吾先子之所畏或
曰羞管仲之所已爲慕子路之所未就此說是否楊氏
曰孔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于施
爲如是而已其于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固有所不逮也
然則如之何曰管仲之功子路未必能之然子路譬之
御者則範我馳驅者也若管仲蓋詭遇耳曾西仲尼之
徒也蓋不道管仲之事　或問曰齊於王室爲近懿公
爲狄所滅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當時夷狄橫而中國

孟子精義卷三　一

微桓公獨能如此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爲其功如此也觀晉室之亂胡羯猾擾于中原當是時
只爲無一管仲故顛沛如此然則管仲之功後世誠難
及也曰若以愛惜論之其功不可謂不大自王道觀之
則不足以爲大也今人只爲見管仲有此功故莫敢輕
議不知孔孟有爲規模自別見得孔孟作處則管仲自
小曰孔孟如何曰必也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薇以下
治外雖有夷狄安得遽至中原乎如小雅盡廢則政事
所以自治者俱亡四夷交侵安得而不侵中國安得而不
微方是時纔能救之于已亂亦使中國之人不至被髮
左衽蓋猶賢乎衰周之列國耳何足道哉如孟子所以
耻輕鄙之者蓋以非王道不行故也曰然則孔子何爲

淺取之曰聖人之于人雖有毫末之善必錄之而况於
仲乎若使孔子得君如管仲則仲之事蓋不暇爲矣
問如管仲之才使孔子得志行乎天下還用之否曰管
仲高才自不應廢但紀綱法度不出他儒有用處曰
若不使他自爲或不肯退聽將如何曰如此則聖人廢
之不問其才固言王道本於誠意觀管仲亦有是處但
其意別耳如伐楚事責之以包茅不貢其名則是若其
意豈爲楚不勤王然後加兵但欲楚尊齊耳尊齊而不
尊周管仲亦莫之詰也若實尊周專封之事仲豈宜爲
之故孟子曰五霸假之也蓋言其不以誠爲之也今蘇
州朱沖施貧虔僧置安樂院給病者醫藥人賴以活甚
衆其置物業則厚其直及其收息則視衆人所取而輕

之此皆是好事只爲其意正在于規利而竊聲于人故
人終不以好人許之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而孟子
直截不比數之其意亦猶此也又言自孟子後人不敢
小管仲只爲見他不破是世儒者如潮公雖知卑管仲
其實亦識他不甚見于俗人若知王良羞與嬖奚比
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之意則管仲自然不足道又
言管仲只爲行詐故與王者別若王者純用公道而已
或曰呂居仁云管仲令人未可輕議之如論語稱管仲
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則其所能所爲
可謂高矣如仲者但不如孔子耳何可輕議曰此未見
管仲小器之實也若管仲只不如孔子曾西何以不爲
又曰自有狙詐之徒皆知義足以勝利然不爲利疚而

遂有幾希如管仲亦知義故所爲多假義而行自王者
之迹熄天下以詐力相高故常溺于利而不知反由孔
子而後爲天下國家不以利言者唯孟子一人守得定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

明道曰公孫丑謂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如此則
能無畏懼而動心乎故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　又
曰公孫丑問孟子加齊之卿相恐有所不勝而動心
伊川曰信得[illegible]定而不動心公孫丑不知孟子故
問　又曰不動心有二有造道而不動者有以義制心而
不動者此義也此不義也義在所當取不義在所當捨
此以義制心者也義在我由而行之從容自中非有所制
也此不動之異　又曰勇者所以敵彼者也苟爲造道

而心不動焉則所以敵物者不賴勇而裕如矣
明道曰君子道宏故可大受而不可小了知測此孟子
所以四十不動心小人反是
伊川曰不動心有道如數子者皆中有所主使心不動
又曰北宮黝之勇必行而施舍無懼子夏之勇本不可
知却因北宮黝而可見子夏是篤信聖人而力行曾子
是明理
明道曰北宮黝要之以必爲孟施舍推之以不懼北宮
黝或未能無懼故黝不如施舍之守約也子夏信道曾
子明理故二子各有所似　又曰北宮黝之勇在于必
爲孟施舍之勇能于無懼子夏篤志力行者也曾子明
理守約者也　或問自反而縮如何曰縮只是直又問

曰北宮黝似子夏孟施舍似曾子如何曰北宮黝之養
勇也必爲而已未若舍之能無懼也無懼則能守約也
子夏之學雖博然不若曾子之守禮爲約故以黝似子
夏舍似曾子也　又曰北宮黝之勇氣亦不知守也
孟施舍之勇知守氣而不知守約也曾子之所謂勇乃
守約守約乃義也與孟子之勇同
伊川曰勇一也而用不同有勇於氣者有勇於義者君
子勇於義小人勇於氣　又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
可此觀人之法心之精微言有不得者不可便謂不知
此告子淺近處
明道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養氣以心爲主若言
失中心不動亦不妨　又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

與義之氣睟然達於外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
伊川曰志氣之帥不可小觀　又曰志氣之帥若論浩
然之氣則何者爲志志爲之主乃能生浩然之氣志至
焉氣次焉自有先後　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
相養也
明道曰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
害心疾　又曰舉氣者在志養氣者在直內切要之道
無如敬以直內　又曰志可不克（一作無）則憒亂矣今之
人以恐懼而勝氣者多矣而義理勝氣者鮮也　又曰
人患乎懾怯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　又曰學者爲
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或問人莫不知和柔寬緩
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先生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

心也　又曰壹與一字同一動氣則動志一動志則動
氣爲養氣者言也若成德者志已堅定則氣不能動志
又曰志動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　持國曰凡人志
能使氣者能定其志則氣爲吾使志一則動氣矣先生
曰誠然矣志一則動氣然亦不可不思氣一則動志非
獨趨蹶藥也酒也亦是也然志動氣者多氣動志者少
雖氣亦能動志然亦在持其志而已因論持先生曰只
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恁地不得　又曰告子不得於
言勿求於心蓋不知義在內也志帥氣也持定其志無
暴亂其氣兩事也志專一則動氣氣專一則動志然志
動氣爲多且若志專在淫僻豈不動氣氣專在喜怒豈
不動志故蹶者趨者反動其心志者心之所之也　又曰

孟子知言便是知道　又曰孟子曰我知言孟子不欲
自言我知道耳　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
辨堂下人曲直若自下於堂下則卻辨不得
伊川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
子所謂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
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爲本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
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
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　又曰知言之
答意是非乃可以知人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必有諸己
然後知言知言然後能格物而窮理（伊川一本作知言始下格物）
又曰知言然後可以養氣蓋不知言無以知道也此是
答公孫丑夫子烏乎長之問不欲言我知道故以知言

養氣答之　問橫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此言如何曰由明以至誠此句却是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即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一句已盡橫渠之言不能無失類若此　又曰學者須要知言　又曰孟子養氣一言諸君宜潛心玩索須是實識得方可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麽浩然之氣須見是一箇物如顏子言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卓如躍如分明見得方可

明道曰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己與人　又曰孟子答公孫丑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只這裏便見得孟子實有浩然之氣若他人便亂說道是如何　又曰內直則其氣浩然養之至則爲大人　又曰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此語形容得浩然之氣

伊川曰氣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氣昏而塞之耳孟子所以養氣者養之至則清明純全而昏塞之患去矣或曰養心或曰養氣何也曰養心則勿害而已養氣則志有所帥也　又曰志順者氣不逆氣順志將自正志順而氣正浩然之氣也然則養浩然之氣也乃在于持其志無暴其氣耶

李朴先之請教先生曰當養浩然之氣又問曰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又曰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但是約處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於聖人亦止如是無別途穿鑿係累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不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心所蔽則欿然而餒知其小也思無邪無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伊川曰主一無適敬以直內便有浩然之氣浩然須要實識得他剛大直不習無不利

明道曰浩然之氣天地之正氣大則無所不在剛則無所屈以直道順理而養則充塞于天地之間配義與道氣皆主于義而無不在道一置私意則餒矣是集義所生事事有理而在義也非自外襲而取之也告子外之者蓋不知義也

楊遵道錄伊川語曰至大至剛以直此三者不可闕一闕一便不是浩然之氣如坤卦所謂直方大是也但坤卦不可言剛言剛則害坤體然孔子于文言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方即剛也因問見李籲錄明道語中却與先生說別解至剛處云剛則不屈則是于至剛已帶却直意又曰以直道順理而養之則是以直字連下句在

學者著工夫處說却先生曰先儒無此言便不講論到
此舊嘗令學者不要如此編錄纔聽得轉說便別作曾
看只有李籲一本無錯編者他人多只依說時不敢改
動或脫忘一兩字便大別李籲却得其意不拘言語皆
往往錄得都是不知尚有此語只闕則不屬亦未穩當
伊川曰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此
蓋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且直也能養之則無害矣
明道曰至大至剛以直不言至直此是文勢如治世之
音安以樂怨以怒粗以厲微以殺皆此類　問至大至
剛以直以此三者養氣否曰不然是氣之體如此又
問養氣以義否曰然　問塞乎天地之間莫是用乎
天地間無窒礙否曰此語固好然孟子却是說氣之

體　又曰先言充塞其後言却似箇有規模底體面將這
氣充塞之然此只是指而示之近耳氣則只是氣更說
甚充塞如化育則只是化育更說甚贊贊與充塞又早
却別是一件事也　又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道有冲
漠之氣象
伊川曰配義與道謂以義理養成此氣合義與道方其
未養則氣自是氣義自是義及其養成浩然之氣氣與
義合矣本不可言合爲未養時言也如言道則是一箇
道都了若以人而言則人自是人道自是道須是以人
行道始得言義又言道道體也義用也就事上便言義
又曰配義與道即是體用道是體義是用配者合也氣
儘是有形體故言合氣者是積義所生者却言配義如

以金爲器既成則目爲金器可也　又曰[illegible]
氣已成合道與義道本也義用也　又曰[illegible]
配義言其用　又曰浩然之氣既言氣則已[illegible]有
形體之物如言之有甚迹然亦僅有形象浩然之氣是
集義所生者既生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
莫不是義譬之以金爲器及其器成方命得此是金器
問人敬以直內氣便能充塞天地否曰氣須是養集義
所生積集既久方能生浩然氣象人但看所養如何養
得一分便有一分養得二分便有二分只將敬安能便
到充塞天地處且氣自是氣體所充自是一件事敬自
是敬怎生便合得如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若說氣與
義時自別怎生便能使氣與義合

明道曰只著一箇私意便是餒便缺了他浩然之氣處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這裏缺了他則便這裏沒這
物浩然之氣又不待外至是集義所生者這一箇道理
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只是人不到他這裏知此便是明
善　又曰氣直養而無害便塞乎天地之間有少私意
只是氣餒不養便是集義有私意便是餒　又曰是集
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須集義這上頭莫非義也
又曰集義所生者集衆義而生浩然之氣非義外襲我
而取之也　又曰浩然之氣所養各有漸所以至于充
塞天地必積而後至行不慊于心止是防患之術須是
集義乃能生　又曰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集
義是積義所生如集大成若累土爲山須是積土乃成

山非是山已成形乃名爲義〔一作〕浩然之氣難識須要
認得當行無不慊于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然亦未盡
須是見至大至剛以直之三德方始見浩然之氣若要
見時且看取地道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方便是
剛大便是大直便是直于坤卦不言剛而言方者剛則
害于地道故下復云至柔而動也剛以其先柔而後云
剛無害大只是對小而言是大也剛只是對柔而言是
剛也直只是對曲而言是直也如此自然不習无不利
坤之六二只爲已是地道又是二又是六故爲地道之
精純者至如六五便不同欲得學且只看取地道坤雖
是學者之事然亦有聖人之道〔乾九二聖人之事坤六二是學者之事〕聖
賢之道其發無二但至有淺深大小　又曰必有事者

主養氣而言故必主于敬勿正勿作爲也心勿忘必有
事也助長乃正也　又曰必有事焉有事於此〔一作也〕
勿正者若思此而曰會然後爲之是正也勿忘則是必
有事也勿助長則是勿正也後言之漸重須默識取主
一之意　又曰必有事焉謂必有所事是敬也勿正正
之爲言輕勿忘是敬也正之之甚遂至於助長　又曰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
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　又曰正是著意忘則
無物　又曰必有事焉而勿正事者事事之事勿助長養
氣之道當如此　又曰勿忘勿助長之間正當處也
又曰勿忘勿助長必有事焉其中道上行　又曰鳶飛
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爲人

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
潑地不會得時只是弄精神
或問伊川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得不用意若能不用
意是易然無事了又問敬莫是靜否曰纔說靜便入于
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纔說着靜字便是忘
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
焉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長也　或問必有事焉
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
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
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內苟不主義浩然之氣從何而生
理只是發而見于外者且如恭敬幣之未將也恭敬雖
因幣帛威儀而後發見于外然須心有此恭敬然後著

見若心無恭敬何以能爾所謂德者得也須是得于已
然後謂之德也幣之未將之時已有恭敬非因幣帛而
後有恭敬也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已之道義便知
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
義却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着一箇孝字
須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凊當如何
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內外一理
豈特事上求合義也　又曰敬以直內有主于內則虛
自然無非僻之心如是則安得不虛必有事焉須把做
來做件事着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此語雖近
似常人所論然持之久必別　又曰今志于義理而心
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

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
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
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　又曰志不可不篤亦
不可助長志不篤則忘廢助長于文義上也且有益
若于道理上助長反不得杜預云優而柔之使自求之
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
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此數句最好
後世與[illegible]明道先生與某講孟子至
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云二哥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為一
句心勿忘勿助長為一句亦得因舉禪語為況云事則
不無擬心則差某當時言下有省
明道曰孟子知言即知道也詖淫邪遁是觀人之言而
知之亦可以知其中然不必盡然爲觀人之言也　又曰
詖辭偏蔽淫辭陷溺深邪辭信其說至于耽惑遁辭生
于不正窮著便遁如墨者夷之之辭此四者楊墨兼有
又曰自得于言義皆識心實自內正本之學則觀人可
以知言故所過窮皆論本也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
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蓋有德者必有言也而
曰我於辭命則不能者不尚言也易所謂尚口乃窮也
問我於辭命則不能恐非孟子語蓋自謂不能辭命則
以善言德行自居矣恐君子或不然曰然孔子兼之而
自謂不能者使學者務本而已
伊川曰堯也有異于聖人大成處然行一不義雖得天
下不為與孔子同者以其誠一也　又曰孔子若使天

下之心是由無所逆于天地之間安得天分不有私心則
分在無天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為有分毫私便不
是王者事
先生在經筵日有二同列論武侯事業以為武侯戢兵
所殺亦多非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事先生謂二
公語過矣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謂殺不辜以私已
武侯以天子之命討天下之賊則何害　又曰有若等
自能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為阿好而言謂其論
可信也
明道曰宰我子貢有若其智足以知聖人汙而亦不至
阿所好以孔子之道論於天壤固賢于堯舜論觀生民
以來有如夫子者乎然而未為盡論但不至阿其所好
也
伊川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
功也
或問夫子賢於堯舜信諸曰堯舜豈可賢也但門人推
尊夫子之道以謂仲尼垂法萬世故云爾然三子之論
聖人皆非善稱聖人者如顏子便不如此道但言仰之
彌高鑽之彌堅而已後來惟曾子善形容聖人氣象曰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又鄉黨一篇形容得聖人
動容注措甚好使學者宛如見聖人　問夫子賢於堯
舜曰此是說功堯舜治天下孔子又推堯舜之道而垂
教萬世門人推尊不得不然又問堯舜非孔子其道能
傳後世否曰無孔子有甚憑據處

横渠曰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曰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辭爲聖人之道非知德者達乎是哉又曰詖淫邪遁之辭古語孰近詖辭苟難近於並耕爲我淫辭放恣近於兼愛齊物邪辭離正近於隘與不恭遁辭無守近於揣摩說難四者可以盡天下之狂言　又曰四辭以溢侈偏實爲序推之　又曰宰我子貢善推尊聖人說辭冉顏善約聖人德行而言之仲尼有德且有言孟子言我於辭命爲能有所尊也

呂曰北宮黝守外形孟施舍守我氣曾子守約義　又曰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其所以充塞天地間非一日之力思無邪以養諸內行無不慊以防諸外積之有漸至于睟面盎背其充塞之驗與　又曰守約必先博學窮大必先執中毋一必先合兩用權必先反經學不博而求守約則識蔽於小故言人於詖中未執而欲窮大則心陷於大故言放於淫兩未合而求致一則守固而道離故言附於邪經未正而欲用權則失守而道窮故言流于遁　又曰蔽者見小而不見大故其辭詖如申韓只見刑名便謂可以治國此曰不見大道如坐井觀天井蛙不可以語東海之樂陷者務多不務約故其辭淫如司馬遷之類汎濫雜駁不知統要蓋陷在衆多之中不能自出如人陷入大水者無津涯自知所濟離者見一而不見有如楊子爲我墨子兼愛夷清惠和皆只見一偏不能兼濟蓋將道分離開故其辭邪窮者知所遁而不知歸故其辭遁如莊周浮屠務欲脫去形迹殊無歸著故其言雖欲逃遁所惡而不知所向如人逃難不得其所益以窮矣　又曰仁者誠于此者也智者明于此者也反身而誠知未必盡如仲弓是也致知而明未必能體如子貢是也循以致知之明誠其意以反身之誠充其知則將至于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故曰仁且智夫子既聖矣　又曰仲尼有其德而無其位於禮樂言而不制故或行夏或乘殷或從周于衆樂正而不作故衆正雅頌各得其所如有用者則以其所言制爲之禮以其所正作爲之樂故見其先後聖之精義其政有不盡乎樂集古今之正於其德有不至乎可加損者文也不可加損者道也自百世之後觀之以比百世之王皆莫之能違此子貢所以知聖人之渙謂生民以來未之有也

謝曰知言是智養氣是仁浩然之氣須于心得其正時識取　又曰敢問何謂浩然之氣孟子曰難言也明道先生云只他道箇難言也便知他肚裏有爾許大事若是不理會得底便撐拄胡說將去氣雖難言卻須教他識箇體段始得或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配義與道者將道義明出此事或問必有事焉是持敬否正是矜持過當否曰近之　又曰橫渠嘗自言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先生曰可知是學有多少病在大凡恭謹必勉強不安安肆必放縱不恭恭如勿忘安如勿助長正當勿忘勿助長

之間須仔細體認取　又曰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生則可於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不留情也學道則異於是夫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以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於留情故聖人之心如鑑孟子所以異於釋氏此也　又曰勿忘又勿助長正當恁地時自家看取天地見矣所謂大者理而已只如視聽動作一切是天天命有德便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便五刑五用渾不是杜撰假作來學者直須識天理為是自然底道理移易不得不然諸子百家使人人自生出一般見解欺誑衆生識得天理然後能為天之所為聖門學者為天之所為故敢以天自處佛氏却不敢恁地做大明道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　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無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在非指鳶魚而言也若指鳶魚為言則上面更有天在下面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　又曰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此氣象周于作人似之子思之意言上下察也猶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察見天理不用私意也故結上文云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

楊曰齊王不忍牛之觳觫而易之以羊非愛其財而易之也而百姓謂王為愛無以自解所謂不得於言也不求於心則齊王誠為愛其財而易之矣故不得於言勿

求於心不可夫志者心之所之也而志為氣之帥則氣從之矣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　又曰志氣之帥則氣從志而已故曰志至焉氣次焉氣之從志則持其志可也　又曰無暴其氣者蓋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志氣壹則能動志故也　又曰通天下一氣耳天地其體也氣體之充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均一氣耳故至大集義所生故乎開氣之則大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言氣之本體也氣無形聲之可名故難言也而以道義配之所以著明之也　又曰必有事焉勿忘也勿正勿助長也助長乃孟子所謂揠苗也揠苗不耨忘與助長所趨雖異而其為害則同矣循其自然而順養之無加損焉則無二者之害矣　又曰通天下一氣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盈虛常與天地流通寧非剛大乎人惟自梏于形體故不見其至大不知集義所生故不見其至剛善養氣者無加損焉勿暴之而已乃所謂直也用意以養之皆揠苗者也曷能養哉　又曰養氣之道如治苗然舍之而不耘則有草莽之傷助之長則揠之而槁矣其說見也然將不舍而耘之則宜奈何與人助之長者又何以別此似之際體之者尤當擇也

問伊川先生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為一句如何曰事就勿且潤可心忘勿正則不可伊川讀書直是不草草他說論方是論論　又曰伊川以至大至剛以直為一句養而無害為一句或曰明道嘗言至大至剛之氣須以直養伊川嘗云先見無此說若曰以直養而無害矣不

妨曰嫌于將一物養一物不如養而無害較渾全他說話須是與他思量體究方見好處　問必有事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旣不可忘又不可助長當如何著力曰孟子問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雖未嘗忘亦不助長　問伯夷柳下惠如何見得能朝諸侯有天下曰只看顏子在陋巷使彼得爲禹稷事業則夷惠之能朝諸侯有天下可知聖人之得邦家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自是力量不同如夷惠之風能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鄙夫寬薄夫敦奮乎百世之上而聞者莫不興起則其未有爲之時人固已心悅而誠服之矣使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其效宜如何　又曰論伯夷之淸則聖人之淸也柳下惠之和則聖人之和也故孟子曰皆古聖人也未

至於大成故孔子曰賢人而已　尹曰孟子當一國之任行至聖之道而無所動心故公孫丑以爲過于孟賁之勇孟子因言北宮黝之必爲孟施舍之不懼曾子子夏之徒養勇以不防其心及夫告子之不動心是非僥倖以告公孫丑而又言已知言養氣之說爲難然北宮黝之徒能養勇耳未知道也孟子則知言而養氣知言者知道故也養氣者合理也知道則是非無不判詖淫邪遁之害無不知齊國之任不足爲矣苟或不能知言而養氣則必約其心動其心則發于政而害于事矣雖然聖德難言也故孟子推尊孔子而自以爲不能至于聖人則不敢居焉歷論古聖人無以加者孔子而已矣陸聞之師程頤曰孟子養氣之說學者所宜潛心也

所謂浩然之氣者天地之正理吾之所固有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其體則名曰道其用則名曰義學者能識之然後可以養之不養則爲私心所蔽而餒矣夫帥氣者在養志養志者在直內養之如何必有事焉不可正也不可忘也不可助長也正·而已直內而已存而勿失而已如是則集義而能配義與道施之則充塞乎天地之間斂之則退藏于密與學者之要務也　或問是以道言以孔子賢於堯舜私孔子者也以孟子配孔子卑孔子者也如何曰不須如此較優劣惟韓退之說得最好自堯舜相傳至孔子孟子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

尹曰五霸之優劣如此而當時之君莫能爲此天下之

所以不定于一也

孟子曰仁則榮章

尹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國家閒暇般樂怠敖不修政刑雖小國必侮之矣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孟子引詩云自求多福可謂知言矣

孟子曰尊賢使能章

伊川曰廛而不征市宅之地已有廛稅更不征其物法而不廛稅有常法不以廛故而厚其稅廛無夫里之布廛自有稅無此二布　又曰順天爲政者天吏也

尹曰今行天命之謂天吏廢與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故湯武得天吏之稱

尹曰士皆願立於其朝商皆願藏於其市旅皆願出於

其路，農皆願耕於其野，民皆願爲之氓。如是則鄰國之民仰之如父母，而無敵於天下，又何疑焉。然則安可使之不願哉。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伊川曰：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俾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　又曰：惻，惻然；隱，如物之隱應也。此仁之端緒。赤子入井，其顯而易見者。　明道先生見謝顯道記問甚博，謂之曰：賢卻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顯道不覺身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謝氏有語已上）

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爲仁，蓋爲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　明道曰：羞惡則有所不爲，知所止，乃義之端。　又曰：仁義禮智信，於性上要言此五事，須要分別出。仁則固一，一所以爲仁，惻隱則屬愛，乃情也，非性也。恕者入仁之門，而恕非仁也。因其惻隱之心，知其有仁。惟四者有端，而信無端。只有不信，更無（更有信）信。如東西南北已有定體，更不可言信。若以東爲西，以南爲北，則是有不信。如東即東，西即西，則無（不有）信。

或問：伊川四端不及信，何也？曰：性中只有四端，卻無信。爲有不信，故有信字。且如今東者自東，西者自西，何用信乎？只爲有不信，故有信字。又問：莫在四端之間（疑）？曰：不如此。說若如此說，煞只說一箇義字亦得。　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　又曰：四端不言信，信本無在，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則是氣。　又曰：孟子論四端處，則欲擴而充之；說約處，則博學詳說而反說約。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又曰：人皆有是道，惟君子爲能體而用之。不能體而用之者，皆自棄也。故孟子曰：有能充之，是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夫充與不充，皆在我而已。

呂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忍之則猶相（禍）而不安，蓋實傷吾心，非傷之也。然後知天下皆吾體，生物之心皆吾心。彼傷則我傷，謀慮所及，非勉強所能。彼忍人者，蔽固極深，與物隔絕，故其心之梏于一身而不達于外爾。

謝曰：人須是識其真心。見孺子將入井時，是真心也。非思而得也，非勉而中也。　又曰：格物窮理，須是識得天理始得。所謂天理者，自然底道理，無毫髮杜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方乍見時，其心怵惕，所謂天理也。要譽於鄉黨朋友，內交於孺子父母兄弟，惡其聲而然，即人欲耳。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即滅卻一分天理；存一分天理，即勝得一分人欲。人欲纔肆，天理滅矣。任私用意，杜撰做事，所謂人欲肆也。故孟子曰去之與存之。循天之理，若在聖人分上，即著

亦學不得
游曰惻者心之感于物也隱者心之痛于中也物之體傷于彼而吾之心感應于此仁之體顯矣故君子之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見其全不忍見其傷而況於民乎況於親戚乎故惻隱之心莫隆于親而民次之孟子曰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自然之序也彼愛無差等者失其本心也已　又曰惻隱痛傷也傷在彼而我傷之痛在彼而我痛之傷痛非自外至也因心則然此惻隱所以爲仁之端也至于充其心體之本然則萬物一體矣無物我之間也故天下歸仁焉

或問何以知仁楊氏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爲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之自見且孺子將入于井而人見之

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己也而爲之疾痛何耶曰出于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　薛宗博請諸職事會茶曰禮豈出于人心如此事本非意之所欲但不得已耳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何于曰禮起聖人之僞無簡是因問之曰何以名茶客何謂薛曰前後例如此近日以事多與此等猶來滿心中打不過須一論之曰只爲前後例合如此心中自打不過實自外來如云辭遜之心禮之端亦只心有所不安故當辭遜只此是禮非僞爲也　又曰孟子曰人之有四端猶其有四體也夫四體與生俱生一體不備謂之不成人闕一不可亦無先後之次也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此可謂不知道德仁義禮者之言也謂禮爲忠信之薄是特見後世爲禮者之弊耳先王之禮本諸人心所以節文仁義是也顧所用如何豈有先後雖然老子之薄而末之者其意欲民還淳反樸以救一時之弊而已夫果能使民還淳反樸不亦善乎然天下豈有此理夫禮文其質而已井能有所增損也故禮行而君臣父子之道得使一日去禮則天下亂矣若去禮是去君臣父子之道也而可乎惟不可去此四端所以猶人之有四體也

升門人之有是四端得于天者然也苟能推不忍人之心以及民則民歸之如父母矣苟不能推此心以及民則不足以事父母況其他乎非失其本心而何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章

尹曰人之擇術不可不慎也如此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章

明道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百世之師也

伊川曰聞善言則拜禹所以爲聖人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顏子所以爲大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而自足哀哉　又曰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其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又曰樂取于人爲善便是與人爲善與人爲善乃公也

橫渠曰君子爲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與人共悅之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爲

必以與人爲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之謂達善達不善

謝曰子路百世之師稱難割捨底要不做便不做故孟子將來與舜禹作一處舉揚

尹曰有過而不能改者也喜者改而不能喜已而從人此其所以爲大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章

伊川曰思與鄉人處此孟子拔本塞源　又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非是瑕疵夷惠之語其弊至此　又曰夷惠其道隘與不恭乃心何罪　又曰孔子之時道雖不明而異端之害未甚故其論伯夷也以德孟子之時道益不明異端之害滋蔓故其論伯夷也以學道未盡乎聖人則推而行之必有害矣故孟子推其學術而言之也夫闢邪說以明先王之道非拔本塞源不能也

楊曰伯夷柳下惠之風聞之者莫不興起故可爲百世師至其流風之弊隘與不恭則君子不由也　又曰伯夷柳下惠之風足以廉貪敦薄故可爲百世師論其學則必至于隘與不恭此君子所以不由也　問伯夷聖人猶有隘何也曰此自氣稟不同耳若觀其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此是甚力量

尹曰孟子嘗謂伯夷聖之淸柳下惠聖之和而　又曰隘與不恭者何也孟子非謂夷惠爲聖人也得聖人之標淸標和者耳夷惠之淸和聖人爲和也而其流之弊必至于隘與不恭故孟子立教拔其本而塞其源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三終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四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章

尹曰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章

楊曰孟子將朝王則見王固所欲也爲其召之故不往明日出弔於東郭氏而託之以疾其知之也雖公孫丑猶不識其旨況餘人乎此景丑氏所以問也夫天下有大戒二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先王之時天下定于一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也則士于其時無適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則君命召不俟駕行矣周衰諸侯各

擅其土地士不遇於齊則之楚之魏無不可者非一國所能專制也故士之所以有不召之臣之義時君苟無好德樂道之誠心不足與有爲則雖欲亟見之且不可得況得而召之乎

尹曰君子之行止進退衆人固不識也類皆如此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章

尹曰君子之辭受惟當於理而已

孟子之平陸章

尹曰王於距心皆知其罪而莫能改也

孟子謂蚳鼃章

尹曰進退久速當於義而已

孟子爲卿於齊章

尹曰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孟子自齊葬於魯章
尹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盡夫孝心而已矣
沈同以其私問章
楊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因孟子之言而
遂伐之誅其君而弔其民何不可之有而其虐至于係
累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以是而歸罪孟子之言非也
尹曰惟義可以伐不義不然君子不與也
燕人畔章
伊川曰周公之於兄舜之於弟皆一類觀其用心乃如
何哉推此心以待人亦如此然有差等矣 又曰象憂亦
憂象喜亦喜蓋天理人情於是為至舜之於象周公之

於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未嘗有惡也使周公逆知
其將畔果何心哉惟其管叔之畔非周公所能知也則
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呂曰周公不知管叔將畔而使之周公之過也周公之
心以弟待兄豈其必不畔親親之恩過厚猶若未無過
則宜如舜之使象
孟子致為臣而歸章
伊川曰齊王謂時子欲養弟子以萬鍾而使國人有所
矜式孟子何為拒之曰王之意非尊孟子乃欲賂之耳
故孟子拒而不受
孟子去齊宿於晝章
尹曰繆公之待子思惟恐子思之不留也泄柳申詳之

事繆公惟恐公之見棄也孟子之進退則子思之徒也
而客之言不出於子思繆公之事故孟子不應也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章
伊川曰易繫之辭賢者謂賢人求言不復告君不復見
君又自謂不當而質如此也[illegible]此安得有賢者孤棄孟
子之於齊是愚君昏然其人未有不可之理恐令此君
才不用便躁忿如此見不可仁也乃如此詩辭者之誤
此詩是賢者退而窮處心不忘君惡其之淺者也君臣
猶父子安得不怨故直上當條弗忘永陳其不得見君
與告君又陳其此說之不詳也
楊曰考槃之詩曰永矢弗過說者曰誓不過君之朝非
也矢陳也亦曰永言其不得過耳昔者有以是問常夷

甫之子立立對曰古之人蓋有視其君如寇讎者此尤
害理何則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
讎以為君言之也為君言則施報之道此固有之若君
子之自處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君子之心蓋如此考槃之詩雖其時君使賢者退而窮
處為可罪矣苟一日有悔過遷善之心復以用我我必
復立其朝何終不過之有 又嘗夜與人問王由是用
為善何以見諸之曰齊王只是樸實故足以為善如好
貨好色好勇與夫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于孟
子其樸實可知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
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
尹曰易卦[illegible]如此告問孟子略無答孟

子可謂盡此理矣尹士何足以知之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章
伊川曰時上儒窮得理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何以默識得此體用大約是如此豈可催促他又云大數則是然不消催促他
明道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此是有所受命之語若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乃我喪未喪我自做著人襄聖賢之言氣象自別又云孔子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為一矣蓋

聖人德盛與天為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
尹曰道之行與不行亦時而已聖賢自任之重如此何不豫之有
孟子去齊居休章
楊氏曰古之人亦有仕而不受祿者仕者未嘗遽受其祿以觀可否在上者亦不欲便授位之
尹曰進退辭受不可以無義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四終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五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為世子章
或問人性本明因何得有蔽伊川先生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楊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理則自堯舜至塗人一也才禀於氣氣有清濁禀其清者為賢禀其濁者為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何以自暴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却道他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不可移却被他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之理

問顏子勇乎曰孰勇乎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者矣
尹曰人之性無不善蓋無有聞善而不信者也苟能自信何患不至于孟子可謂論之以道
滕定公薨章
伊川曰禮者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宜則義也三年之喪禮之至義之盡也　問喪止於三年何也曰歲一周則天道一變人心亦隨以變惟人子孝于親至此猶未忘故必至再變而變猶不忘故又繼之以一時
尹曰聖賢之道[illegible]行與不行人之聞道在于信與不信滕文公信孟子其效若此而孟子轍環天下卒無所

過悉夫

滕文公問為國章

伊川曰孟子論三代之學其名與王制所記不同恐漢儒所記未必是也　又曰卿以下必有圭田祭祀之田也祿外之田也　又曰餘夫二十五畝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至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俟其成家別受田也　或問井田今可行否曰豈有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著得許多便生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理　又曰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做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做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做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

而不取其迹也迹也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制之也[illegible]

或疑非先生語

橫渠曰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十而自賦其一也

先生與二程先生論井法二程謂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要用算法折計地畝授民先生謂必先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坳垤處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間則就得井處為井不能就成處只九百畝一四畝一夫其實田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

可行者如此何[illegible]界隨山隨河皆不害于畫之也苟如此[illegible]定雖使[illegible]若行也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井專在秦時其來亦[illegible]只伊川[illegible]今[illegible]吾猶不足如何得十一也先生[illegible]自畝[illegible][illegible]後取之役則無義是遂役之後之役而井則功力均且相聯屬無一家得倖者及已收[illegible]可計畝數衰分之以衰分之數取十一之[illegible]亦可[illegible][illegible]井[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人恐[illegible]笑及有議論[illegible]閑有[illegible][illegible]方有益也或曰若有人聞其說[illegible]以為[illegible]則如何先生云如有能者則已傾受一[illegible]而為[illegible]亦幸也則[illegible]井田今[illegible]可使貧富均則願者眾不願者寡伊川[illegible]亦未可[illegible]民[illegible]怨怒止論可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此怨怒方可行伊川[illegible]既

大備却在所以行之之道先生[illegible]皆[illegible]某[illegible]欲[illegible]有取之者伊川言不行于當時行于後世[illegible]也先生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須是有行之之道又雖有仁心仁聞而政不行者不由先王之道也須是法先王伊川[illegible]於此[illegible]只[illegible]日方[illegible]能盡方[illegible]中[illegible][illegible]程又問官戶[illegible]如何先生云如今[illegible]有田[illegible]多只消與五十畝[illegible]多又問其他如何今之公卿[illegible]有田多者與之采地多[illegible]與之[illegible]無以別有田者

先生行狀云先生[illegible]有意三代之治[illegible]道而欲見論治人先務[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求[illegible]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illegible][illegible]者舉而措之爾嘗曰仁政必

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敎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
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
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
吾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
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為數
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
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
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
呂曰古之取民貢助徹三法而已較數歲之中以為常
是為貢一井之地八家八家皆私百畝同治公田百畝
是為助不為公田俟歲之成通融作一之法取于百畝
是為徹

楊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
徹者徹也蓋兼貢助而通用也故孟子請野九一而助
國中什一使自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
其中為公田所謂九一而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則貢
法矣此周人所以為徹也鄭氏謂周制畿內用貢法邦
國用助法有得于此歟
尹曰傳說有言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聖賢之
用于世其心一揆使孟子之言得行豈特皆于一國而
已行而無助類皆如此可為與歎也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
伊川曰許行所為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當時賤農之
事失其義理者猶之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是也 又
曰儒者其卒必多入異敎其志非願也其勢自然如此
只為于已道無所得故不能安雖曰聞道終不曾實有
之 又曰氣有盛則必有衰衰則終必復若冬不春
夜不晝則氣化息矣聖人主化如禹之治水只是順
之治則須治之古之伏羲豈不能垂衣裳必得先舜然
後垂衣裳據如此事只是一箇聖人都做得了然必須
數世然後成亦因時而已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
須是先有溥博淵泉也方始能時出自無溥博淵泉豈
能時出之大抵氣化在人一般聖人于其中只有功用放
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正須如此 一云放
之于民匡直輔翼聖賢于此間見些功用舉此數端可
以常久者示人

明道曰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子貢蓋于是始有所得而歎之以
子貢之才從夫子如此之久方歎不可得而聞亦可謂
鈍矣然觀其于孔子沒築室于場三年然後歸則其志
亦可見他人如子貢之才六年中待作多少事豈肯如
此
伊川曰孔子門人自孔子沒後各自離散只有曾子便
別子夏子張子游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獨曾子便不
可自子貢以上必皆不肯
呂曰言治者必曰太平皆謂其否而未見其象勞心者
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則
勞佚平矣當有天下不為有餘貧食有畝不為不足則

貧富均矣至于祿厚者責重祿薄者責輕役重則賦輕役輕則賦重視其迹若參差不齊要其實則其道如砥若夫以封建均邦國以井田均萬民則又太平之著見者也

錫曰舜之臣二十有二人而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所謂五臣者孟子所稱者是也夫洪水橫流草木暢茂禽獸偪人則禹雖欲施功未可也故孟子論五人者命益使烈山澤而焚之在禹之先天下既平則命稷若鳥獸草木乃在皐陶之後蓋治人與若鳥獸草木其先後之常叙宜如此也不同亦時焉而已矣　問舜之時在廷臣多矣至傳禹以天下而禹獨推皐陶何也曰舜後得此兩人而天下已治故也禹摠百揆而皐陶施刑內外之治舉矣古者兵刑之官合爲一觀舜之命皐陶蠻夷猾夏是其責也則皐陶之職所施於外者爲詳故皐陶雖不可以無禹而禹亦不可以無皐陶是以當舜之欲傳位禹獨推之餘人不與焉孟子曰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而子貢亦言舜有天下選於衆擧皐陶不仁者遠矣蓋有見乎此

井曰異端邪說賊惑時君各欲售其說者豈有既哉孟子力闢許行之言歸之正道可謂盡言盡矣雖然古之爲異端者則亦自處於異端而已至於後世則又有學孔孟之道而忘於異端邪說者此道之所以益難明也亦時之不幸也夫

墨者夷之章

伊川曰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隣之子墨子書中未嘗有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故直之也

橫渠曰夷子謂愛無差等則二本也彼有取爾之謂亦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所取者在此

井曰老吾老以及人老一本也愛無差等二本也一本者理也二本者僞也夷子之道無孟子以子之其爲後世之惑豈有既乎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之五終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六

滕文公章句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章

伊川曰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

楊曰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人臣之事君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可也豈可枉已以求難必之功乎

或曰居今之世其去就之際不必一一中節欲其皆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者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如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其進必以正終於不得行而死是矣嚬今之世獨不如戰國之時乎使不捨其去就可以行道孔

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或曰以術行道而心正如何曰謂之君子豈有心不正者當論其所行之是否爾且以術行道未免枉已與其自枉不若不得行之愈也

尹曰有枉尺而直尋之心則亦必至於枉尋而直尺矣趨利而不憚於枉安能直人而正國家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章

伊川曰廣居正位大道一也所居者廣所位者正所行者大天下至中至大之所　又曰廣居正位大道一也不處小節即是廣居

尹曰公孫衍張儀孟子以為妾婦之道為其不以義而事君也夫居正位而行大道不以利害動其心者豈儀衍之敢望哉

周霄問章

尹曰進不以義未有能行其道者也故君子難之不以其道而仕直鑽穴之徒歟

彭更問章

尹曰志聖賢之志行聖賢之道而享聖賢之養士之所無愧也非其道則何可以受如其道則何足為泰而世之人以利害貴賤之心度之何足以知聖賢也哉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章

尹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強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強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章

尹曰君子寡而小人衆未有能立者也而欲有益於其君難矣哉是以人君用賢必察之審而用之衆不然則是使孔顏盜跖相與於前孔顏之不勝盜跖無可疑矣可不慎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章

楊曰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皆已甚也孔子不為已甚者故陽貨先不得不見然陽貨瞯孔子之亡而饋蒸豚孔子亦瞯其亡而往拜之夫是之謂稱楊子謂詘身以伸道非也

尹曰君子之所養以義苟非其義則利心也不可以不察

戴盈之曰什一章
謝曰明知此義理有不可尚吝惜不肯捨去是不勇也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天下之達道三仁知勇而已
楊曰馬周言事每事須開人主一線路終是不如魏徵之正如諫太宗避暑事親之道甚當然又曰無負之出有日不可違止願不還期若事升是師從而止之何用如此此正孟子所謂月攘一雞者當是以堯舜望其君乎
尹曰夫害改過如救焚溺猶恐其遲也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章
明道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為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

子只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或問伊川曰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楊子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教不知謹嚴故失之至若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也後之學者又不及楊墨楊墨本學仁義後人乃不學仁義但楊墨之過被孟子指出後人無人指出故不見其過也　又曰大抵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　又曰楊子似出於子張墨子似出於子夏其中更有過不及豈是師商不學於聖人之門　又曰楊墨皆學仁義而流者也墨子似子張楊子似子夏　又曰不能克己則為楊氏為我不能復禮則為墨氏兼愛故曰克己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之謂也　又曰邪說則終不能勝正道人有秉彝然亦惑亂人之心　又曰仲尼聖人

其道大當定亂之時人莫不尊之從弟子各以其所學行異端遂起至孟子時不得不辯也
尹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辨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不亦異哉是以常人之心度聖賢之心也
匡章曰陳仲子章
尹曰君子之為君子者曰仁曰義仁義者心之正也充仲子之操豈所謂仁義也哉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六終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七

離婁章句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章

尹曰治國而無法度未有能成善治者也雖聰巧有過人之知不以仁政不法先王何異捨規矩而欲成方員捨六律而欲正五音也哉是以孟子反覆開陳而繼之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後世人臣不知出此義而言治道者衆也謂吾君不能者多矣皆孟子之罪人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章

伊川曰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過此則無理　又曰仁則一不仁則二　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自然理如此道無無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無一亦無三故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二也　又曰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後之君都爲美謚何似休因問桀紂是謚否曰不是天下謂之桀紂

游曰愛敬盡於事親則孝之性盡矣盡之云者愛敬之道於是乎矣不可以有加焉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其理止如此也孟子曰聖人人倫之至也人倫至於聖人而後爲至者蓋其盡性不能也學者之於人倫亦則於盡而已矣

楊曰顏子所學學舜而已蓋舜於人倫無所不盡也以

爲父子盡父子之道以爲君臣盡君臣之道以爲夫婦盡夫道以爲兄盡兄道此孟子所謂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也孟子所憂亦憂不如舜耳人能以舜爲心其學不患不進

尹曰孟子每言治民事君之法又力言其危亡名謚所以深戒後世之君臣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章

尹曰孔子有言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而後世習其旨矣仁而爲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章

尹曰有是質則有是應無非自己者也

孟子曰人有恆言章

楊曰大學自正心誠意至治國齊家平天下只一理此中庸所謂合內外之道不合則所守與所行自判而爲二矣孔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子思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孟子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皆明此也

尹曰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是故大學之道必以修身正心爲本不有其本未有能成功者也

孟子曰爲政不難章

呂曰巨室大家也仰而有父母俯而有妻子有兄有弟有臣有妾尊卑親戚一國之事具矣嚴而不厲寬而有閑此家之所以正也大家難齊也不得罪於大家則於治國治天下也何有

尹曰此理至要而易行而人不始以爲急務不知要道

故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章
伊川曰凡言五年七年之類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學者當思其所作爲如何乃有益
尹曰古者方伯連率至於附庸小大有序莫不安其分也至於後世戰爭尚力以强弱而亂其序矣爲小國者旣不能安其小又不能師文王而無敵於天下徒恥之無益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章
尹曰自古亡國敗家者皆由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故也是以古之明君常以危亡菑害爲深念焉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章

尹曰得民心者無它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而已矣不能爲此至於困憂辱將死亡而不悟悲夫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章
伊川曰解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又曰行之失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亂則亦治之而已矣苟非自暴自棄者孰不可與爲君子　又曰語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所謂下愚有二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天下自暴自棄者非必皆愚也往往强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
尹曰人誰不可以聞善難與言者自暴故也人誰不可以爲善難與爲者自棄故也人皆有可得之資而自暴棄之是足哀矣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章
尹曰治有本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章
伊川曰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易曰知至至之　又曰明善在明守善在誠　又曰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呂曰自治民而造約必至於明善然後已明善者能明

其善而已如明仁義則知凡在我者以何爲仁以何爲義能明其情狀而知所從來則在我者非徒悅之而已在吾身誠有是善所以能誠其身也　又曰君子之於天下志在及民而已反求諸約不至於明善則雖有民不可得而治矣蓋明善則誠誠則有物不誠則無物矣明善者致知之所及也及乎知至則所謂善者乃吾性之所固有非思勉之所能及也反求身而萬物皆備則斯善也知有諸己矣善而不知有諸己則雖父子之恩猶疑出於外性則所以事乎親者必處乎僞矣如舜之事親好色富貴不足以解憂惟順之可以解憂則其誠乎身者可知矣不誠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則人之所信於朋友者豈可以聲音笑貌爲

哉內誠盡乎父母內行孚於家人則朋友者不期信而信之矣故曰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上之所求乎下者不察乎鄉則不得察乎鄉者不見乎家則不得謂誠其身矣則患行之不著人之不知木之行也故曰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獲乎上者有善而見信有功而見知吾所加於民者莫非善也不獲乎上者德進而見忌功高而見疑身且不保尚何民之可治哉故曰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又曰誠者理之實然致一而不可易者也大而天下遠而萬古求之人情參之物理理之所同然者有、無、雖前聖後聖若合符節理本如是非人私智所能爲此之謂誠誠即天道也天道自然何勉何思莫非性命之理而已故誠者天之道性之者也

誠之者人之道反之者也聖人之於天道性之者也賢者之於天道反之者也性之者成性而與天無間也天即聖人聖人即天從心所欲由仁義行也出於自然從容不迫不容乎思勉而後中也反之者求復乎性而未至也雖誠而猶雜之僞雖行而未能無息則若不可不思而擇德不可不勉而執不如是則不足以至乎誠矣游門欲誠其意先致其知故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此舜之允恭所以友與克從也然行之者有誠之者不勉而中無爲也不思而得無思也從容中道聖人之事也故爲大道至於擇善則有思矣固執之則有爲矣拳拳乎中道是賢人之事也故爲人之道聖賢雖異其爲誠身一也

楊曰不明乎善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故欲誠乎身必先於明善不誠乎身則身不行道矣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况能順其親乎故欲順其親必先乎誠身不順乎親則於其所厚者薄也况於朋友乎故欲信乎朋友必先順乎親夫責善朋友之道也不信乎朋友則其善不足稱也已而欲獲乎上不亦難乎不獲乎上則身不能保况欲治其民乎不可得也　又曰今之君子欲行道以成天下之務反不知誠其身豈知一有不誠他日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乎故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夫以事上則上疑以交朋友則朋友疑至於無往而不爲人所疑道何可行哉蓋忘機則非其類可親機心一萌鷗鳥舞而不下矣　又曰不誠未有能動者動便是驗處若獲於上信於親信於朋友皆是驗處也

尹曰苟能知此則道無餘蘊矣

孟子曰伯夷辟紂章

尹曰養老尊賢國之急務也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章

尹曰湯武之征以正伐不正救民於塗炭也戰國之戰以亂益亂殘人民耳而不富之爲之强戰是何異於助桀而富桀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章

伊川曰心有所存眸子先發見

尹曰存乎中必形於外不可匿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章
尹曰聲音笑貌無其實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章
尹曰孟子之救時無非正道也淳于髡欲以嫂溺爲喻而說之以枉道故再問而辭再屈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章
或問父子之間不責善固是至於不教子不亦過乎楊氏曰不教不親教也謂不責善豈不欲其爲善然必親教之其勢必至於責善故孔子所以遠其子也曰使之學詩學禮非教乎曰此亦非強教之也如學詩學禮必欲其學有所至則非孔子所以待其子故告之學則不可

不告及其不學亦無如之何　又曰孟子曰易子而教蓋考之孔子爲然也若孔子自教其子則鯉之所未學者其必有以知之矣又奚鯉爲陳亢又奚稱曰君子之遠其子也
尹曰父子主恩故也
孟子曰事孰爲大章
或問守身如何伊川先生曰守身守之本既不能守身更說甚道義曰人說命者多不守身何也曰便是不知命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或曰不說命者又不敢有爲曰非特不敢爲又有多少畏恐然二者皆不知命也
明道曰守身守之本也不失其身而事親乃誠孝也故曰孝弟爲仁之本　又曰守身爲大其事固有大者正惟養疾亦是守身之一齊戰疾聖人之所慎　又曰包羅形下面有事服勞而言服勞更淺若謂諭父母於道能養志使父母說却與此辭不相合然推其極時養志如曾子大舜可也曾元是曾子之子尚不能　又曰事親若曾子而曰可者非謂曾子未盡善也人子事親豈有大過曾子孟子之心皆可見矣　又曰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也故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吾以爲事君若周公可也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聞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聞其爲有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爲也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論而非之以爲周公其

衰矣　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曰始亂周公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不能無過記曰魯郊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因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爲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爲聖人嘗譏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業爾人臣而不當爲其誰爲之豈不見孟子言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也蓋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

謂人臣所不能為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怏怏之心者
必此言矣　又曰魯得用天子禮樂使周公在必不肯
受故孔子曰周公其衰矣孔子以此為周公之衰是成
王之失也介甫謂周公有人臣不能為之功故得用人
臣所不得用之禮非也臣子身上沒分外過當底事凡
言舜言曾子為孝不可謂曾子舜過於孝也　又曰介
甫說曾用天子禮樂云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為之功故
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此乃大段不知事君大凡
人臣身上豈有過分之事凡有所為皆是臣職所當為
之事也介甫平居事親最孝觀其言如此其事親之際
想亦洋洋自得以為孝有餘也臣子身上皆無過分事
惟是孟子知之說曾子只言事親若曾子可也不言其

有餘也
尹曰事親守身惟曾子為能盡之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章
伊川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繫乎人
君仁不仁耳離是而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豈待
乎作之於外哉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
之孟子曰我攻其邪心心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
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
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
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
楊曰孟子言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為能
格君心之非蓋人與政俱不足道則須使人君心術開

悟然後天下事可循序整頓然格君心之非須要有大
人之德大人過人處只是正己正己則上可以正君下可
以正人今之賢者多尚權智不以正己為先縱得好時
節終是做不徹或謂權智之人亦可以救時據所見
正不欲得如此人在人君左右壞人君心術　又曰大
人正己而物正者也己正則上可以正君下可以正人
矣
范曰臣聞之師程頤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
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故以格
君心之非為先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事事而更之後
復有其事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不勝
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非心然後無所不
正而所謂格君心者非有大人之實則亦莫之能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章
呂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
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不虞之譽得于非義而求
全之毀猶不失仁此不可不察也陳仲子欲潔一身而
頫處母兄於不義其為不義均矣而時人反譽以為廉
匡章責父以善而不相遇是變親之過者而時人反毀
以不孝夫二人之行皆不近義而一毀一譽以亂其真
故仲子得譽孟子以不義排之匡章遭毀孟子以近仁
取之夫君子之取人如不得已取其心可矣毀譽豈可
盡信哉
尹曰君子正己毀譽非所恤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章
尹曰言不可不慎
孟子曰人之患章
尹曰尊已自大人之常情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章
尹曰孟子責其誠不至也
孟子謂樂正子章
尹曰從而無所諫正與不見聽而從之是皆可罪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章
或問伊川舜不告而娶何也先生曰此須仔細理會舜二十方徵庸此時未娶亦莫未遲且以常人言之三十未娶而遂專要娶常人亦不肯爲說謂舜而爲之舜不

告而娶者蓋堯得以命瞽瞍故不告可也若不如此卽會但言舜不告豈不害事孟子曰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此因爲無後而言也孟子謂無後爲不孝之大因以舜之事明之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章
伊川曰仁仁此義宜此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須去道中別出　又曰樂則生生則惡可已也須是熟方能如此苟爲不熟不如荑稗　又曰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至於如此則又非止不知足蹈手舞之事也
尹曰仁義之實事親從兄是也不知仁義之實則禮樂爲虛矣蓋有諸中然後有以形諸外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章
呂曰養志云者養善志也順親云者順常理也養不忘於善而舜日以進善不害爲養志瞽瞍日爲不善而舜不順乎不善不害爲順親　又曰不盡事親之道則父子之經不正故瞽瞍底豫然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
尹曰舜盡此道所以爲大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七終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八

離婁章句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章

楊曰舜之事跡與文王之事紂其揆一也易地則皆然故曰若合符節

尹曰道一而已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尹曰孟子可謂知為政矣

孟子告齊宣王章

楊曰臣之視君如國人若鄭以忽為狂狡之童是也視君如寇讎若子胥之於楚平是也世之為臣蓋有如此者孟子為齊宣王言之使知為君而遇其臣不可不以其道也若夫君子於君臣之際則無是理也

尹曰君臣以義合者也報施之道必至于此孟子以深曉時君也

或曰人臣之禮豈可視君如寇讎曰此亦何說君臣相待厚薄感應之理非謂待之之禮當如寇讎可誅可殺也若如此是孟子教人臣與人君為怨敵無此理也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章

尹曰君子見幾而作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章

尹曰致治之源必本於人君故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

孟子曰非禮之禮章

或問伊川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何謂也先生曰恭本為禮過恭是非禮之禮也以物予人為義過予是非義之義也曰此事何止大人不為曰過恭過予是細人之事猶言婦人之仁也只為它小了大人豈肯如此

橫渠先生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大率時措之宜者即中也時中非義得謂非時中而行禮義為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又不可一概如此如孔子喪出母子思不喪出母不可以子思為非也又曰禮者小功不稅使曾子制禮又不知如何以此見可易言時中之義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此方是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今學者須是執禮蓋禮亦是自會通制之者然言不足以盡天下之事守禮亦未為失但大人見之則為非禮非義不時中也君子要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以其看得前言往行熟則自能比物醜類亦能見得時中

尹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所失者小故也大人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章

尹曰養之者不使溺乎不善孟子勉人以教育也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章

或問伊川曰人有不為然後可以有為先生曰此只是有所擇之人能擇其可為不可為也纔有所不為便可以有為也若無所不為豈能有為耶

横渠曰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不爲不仁則可以爲仁不爲不義則可以爲義

楊曰舜在側微堯舉而試之卒以天下授之而不疑觀其所施設其才其德可謂大矣宜非深山之中所能久處而爲舜者當堯未之知方且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若使它人有才氣者雖不得肆其能自已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人必能不爲然後能有爲非有爲之難其不爲尤難矣只如伊尹耕於莘非湯三聘則必不起諸葛亮臥草廬非先主三顧亦必不起非要之也義當然也然則居畎畝之中而天下爲已憂可也或不知消息盈虛之運犯分妄作豈正理哉

尹曰有不爲者知所擇也唯能有所不爲是以可以有爲無所不爲者安能有所爲耶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章

尹曰言不可不愼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章

楊曰聖人作處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故以孔子之聖孟子止言其不爲已甚而已

尹曰已甚則失中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章

伊川曰孔子與惡人言故以遜辭免禍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此之謂也然而孔子未嘗不欲往但往於陽虎之時則不可吾將仕矣未爲非信也

楊曰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故孟子言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以發明孔子之意

尹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未必義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章

伊川曰保民如赤子此所以爲大人謂不失嬰兒之心不若保民如赤子爲大

呂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應萬物之變無所往而非中矣先生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　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明鏡如止水

楊曰赤子之心發而未離大本也故言大人以此而已語化之則未也

尹曰赤子之心純一無僞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章

伊川曰送死天下之至重人心苟能竭力盡此一事則可以當天下之大事養生人之常此相對而言若舜曾子養生篤至如此又安得不能當大事

尹曰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養生則人能勉至於送死則其誠可知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伊川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至淺近事莫非義理

明道曰學要自得而已矣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

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又曰學問聞之知之者皆不為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篤誠燭理上知則穎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　又曰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又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其間然後可以自得若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　又曰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守那道曰學貴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　又曰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亦悞人

尹曰深造然後可以自得道非自得則安能左右逢原左右逢原則無所施而不可矣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章

伊川曰孟子言四端處則欲擴而充之說約處則欲博學詳說以反之於約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又曰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是顏淵稱聖人最的當處既博之以文又約之以禮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與約正相對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博學多識多見多聞之謂約只是使之知要也

呂曰學以聚之不博則約不可得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為學之道造約為功約即誠也不能至是則多聞多見徒足以飾口耳而已語誠則未也

謝曰由博以知約猶□□方而識中央也

楊曰易曰君子多□□□□以畜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但世之學者欲以此務組織為工誇多鬬靡以資見聞而已故無其業不如其實未嘗畜德而反約也彼亦烏用學為哉　又云楊雄云多聞守之以約多見守之以卓其言終有病與孟子之言異矣蓋博學詳說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謂之守以約卓乎多聞多見之中將何以為約卓而守之乎見得此理分明然後知孟子之後其道不傳知孟子所謂天下可道之於學為不妄

尹曰與顏子稱孔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同意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章

橫渠曰以善服人者要得以善勝人也以善養人者凡教之養之者養人也

呂曰古之君子養人以善而不厚望于人故人得罪于

君子心服焉今之君子不以善養人而責人也深故愈疾而人莫之服

尹曰以王霸言之霸者服人者也王者養人者也此王霸之所以異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章

伊川曰不祥凶也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

尹曰言之不祥莫大乎蔽賢

孟子曰仲尼亟稱於水章

尹曰是以學者必務本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章

或問伊川曰人與禽獸甚懸絕矣孟子言此者莫是只在去之存之上有不同處否先生曰固是人只有箇天

理卻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泰山孫明復有詩云人亦天地一物爾飢食渴飲無休時若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鬚眉上面說人與萬物皆生于天地意下面二句如此或曰退之雜說有云人有貌如牛首蛇形鳥喙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顏如渥丹者其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也此意如何曰某不盡記其文然人只要存一箇天理　又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然後由仁義行

明道先生曰介父只是說道云我知有箇道如此如此只它說道時已與道離它不知道只說道時便不是道也有道者亦自分明只作尋常本分事說了孟子言堯舜性之舜由仁義行豈不是尋常說話至于易只道個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和性字由字也不須道自已分明陰陽剛柔仁義只是此一箇道理

橫渠曰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　又曰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　又曰明庶物察人倫庶物庶事也明庶物須要旁用人倫道之大原也明察之言不甚異明庶物察人倫皆窮理也既知明理但知順理而行而未嘗有意以爲仁義仁義之名但人名其行耳如天春夏秋冬何嘗有此名亦人名之爾

尹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孟子曰禹惡旨酒章

伊川曰文王望治之道而未之見若曰民雖使至治止由之而已安知聖人之心以天子在上諸侯皆化及民安得謂之下其有不合周公之心固無此設若有不合者周公之心必如是勤勞　又曰望道而未之見言文王視民如傷以紂在上望天下有道而未之見湯執中武王不泄邇非謂武王不能執中湯却泄邇蓋各因一件事言之人謂各舉其最盛者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又曰文王望道未之見謂望天下有治道太平而未得見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者謂遠邇之人之事

橫渠曰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思兼三王周公所以下其身望道而必存見也　又曰湯放桀有慚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如是天下有道而已有已在

人不見其隆也立賢無方也如是　又曰望道而未之見望太平也

尹曰周公大聖人也宜若無思觀其輔成王以措諸事業其勤若此然則爲學者豈可以不思思無邪而已曰不思者妄矣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章

伊川曰王者之詩亡雅亡政教號令不及于天下

橫渠曰其義則竊取以明褒貶

楊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無也黍離降爲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則無政春秋所爲作也蓋孔子曰述而不作竊比於老彭而孟子曰孔子作春秋何也蓋當是時周雖未亡所存

者位號而已慶賞刑威不行爲孔子以一字爲褒貶以
代刑賞前此未有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或謂之作
然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竊取之是亦述
之而已　又曰春秋始于隱公其說紛紛無定論孟子
有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據平王之
崩在隱公之三年也則隱公即位實在平王之時自幽
王爲犬戎所滅而平王立于是東遷當是時黍離降而
爲國風則王者之詩亡矣此春秋所以作也
尹曰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
則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

孟子曰君子之澤章

伊川曰君子小人澤及五世者善惡皆及後世也　又

曰五世依約言之小人在上爲政其流澤三四世不已
五世而後斬當時門人只知闢楊墨爲孟子之功故孟
子發此一說以推尊孔子之道言予未得爲孔子徒也
孔子流澤至此未五世其澤尚在于人予則私善於人
而已
楊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蓋人之于親四世而緦服窮
六世而親屬竭服窮則遺澤寖微矣故五世而斬此古
今之常理也
尹曰臣聞之師程頤曰孔子流澤至孟子時未及五世
其澤猶在夫人也孟子推尊孔子而不敢比其澤故曰
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但能私善乎人而已

孟子曰可以取章

或問伊川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天下有兩可之事乎先
生曰有之如朋友之饋是可取也然己自可足是不可
取也纔取之便傷廉矣曰取傷廉固不可然與傷惠何
害曰是有害于惠也可以與然却可以無與若與之時
財或不贍卻於合當與者無可與之且由施濟衆固聖
人所欲然却五十者方衣帛七十者方食肉如使四十
者衣帛五十者食肉豈不更好然力不可以給合當衣
帛食肉者使不足也所以傷惠　王彥輔曰可以死可
以無死死傷勇夫人之于死也何以知其可不可哉蓋
視義爲去就身死生之際惟義所在則義所以對死者
也明道先生聞而語之曰不然義無對
楊曰若使死可以救世則雖死不足恤然豈有殺賢人

君子之人君而能使天下治以死救天下乃君子分上
常事不足怪然亦須死得是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
死傷勇如必要以死任事爲能外死生是乃以死生爲
大事者也未必能外死生
尹曰二者在可否之間則如何惟義爲止

孟子曰逢蒙學射於羿章

伊川曰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卻遠去理會文義者
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爲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
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
問舜完廩浚井事只取其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
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又
曰庾公之斯逝于濯孺子虛發四矢其無謂也國之安

危在此一章明叙之可也舍之而無害于困權輕重可
也何用虚發四矢乎
尹曰為取友而言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章
尹曰戒人之喪其善而勉之以自新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章
明道答橫渠書曰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
物愚竊以為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
苟以外物為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且
以性為隨物于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
于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
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

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
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
爾思苟規規于外誘之除將見滅于東而生于西也非
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
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
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
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
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
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
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
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
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

應于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
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
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于怒時遽忘
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于道亦
思過半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叡之
伊川曰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則語助也故者本如
是者也今言天下萬物之性必求其故者只是欲順而
不害之也故曰以利為本本欲利之也此章皆為智而
發行其所無事是不鑿也日至可坐而致亦只是不鑿
也　又曰故者以利為本故是本如此也纔不利便害
性利只是順天下只有一箇利孟子與周易所言一般
只是後人趨者利便有弊故孟子拔本塞源不肯言利

其不信者了者却道不合非利李覯是也其信者又直
道不得近利人無利直是生不得安得無利且譬如椅
子人坐此便安是利也如求安不已又要褥子以求溫
暖無所不為然後奪之于君奪之于父此是趨利之弊
也利只是一箇利只為人用得別　又曰天下之言性
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故者舊也言凡性之初
未嘗不以順利為主謂之利者唯不害之謂也一章之
意皆欲順利之而已　又曰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者言
性當推其元本推其元本無傷其性也
橫渠曰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楊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告子曰生之謂性是
也列子曰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生之謂性氣質之性

也君子不謂之性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禹之治水因其勢而利道之行其所無事是也不知行其所無事而用私智之鑿是以故滅命也所謂命者列子謂不知吾所以然而然是也苟求其以利爲本則雖天之高星辰之遠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尹曰故者素也利則順而不害也智者則鑿矣行其所無事則不鑿也可坐而致不鑿而已

公行子有子之喪章

尹曰惑于諂者以禮爲簡古今所同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

橫渠云此亦妄人也是以哀矜在聖人如天地涵容但哀矜而已伊川曰自反而忠而橫逆者猶若是君子曰

又何難焉此一事已處了若聖人哀矜又別一事

尹曰忠恕而已矣

禹稷當平世章

伊川曰汜曰君子而時中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在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三過其門而不入則非中矣故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橫渠曰禹稷顏回同道易地皆然顏子同可以爲禹稷之事顏子不伐善不施勞是禹稷之事也顏子勿用者也顏子當禹稷之世禹稷當顏子之世處與不處此則更觀人臨時志何如也雖同其人出處有不同然當平世賢者自顯天子豈有棄顏子而不用同室鄉鄰之別有責無責之異耳孔顏出處自異當亂世德性未成則人亦尚未信苟出則妄動也孔子其時德望天下已信之矣

楊氏論陳瑩中書曰每讀孟子觀其論墨子苟利天下雖摩頂放踵爲之未嘗不憫其爲人也原其心豈有它哉若亦施不欲狹濟不欲寡而已此與世之橫目自營者固不可同日議也而孟子力攻之至比禽獸孟子豈責人已甚乎蓋君子所以施諸身措之天下各欲當其可而已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已飢之過門不入弗子其子至於胼胝手足而不爲病君子不謂之過顏淵在陋巷飯疏飲水終日如愚人然君子不謂之不及蓋禹稷被髮纓冠而往救之者也顏淵閉

戶者也故孟子曰易地則皆然若顏淵禹稷不當其可則是楊墨而已若子不與也此古人之樣轍章章明矣今公卿大夫比肩在上則天下有任其責者自惟愚鄙無所用于世雖閉戶可也故不敢出位以天下之責而任之以貽身憂非忘天下也循古樣轍而已若謂不辭一身之有過顛成來者之無過竊意賢者過之則道終不明不行矣而欲來者之無過吾恐未能也　問正心誠意如何便可以平天下曰後世自是無人正心若正得心其效自然如此此心一念之間毫髮有差便是不正要得常正除非聖人始得且如今輩還敢便道得自己心得其正否此須是于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于喜怒哀樂已發之後能得所謂和致中和則

天地可位萬物可育其于平天下何有因論孟子直以
禹稷比方顏子其顏子在陋巷也特如禹稷事業使可為
之無難若正心誠意不足以平天下則禹稷功業巍巍
如此如顏子者如何做得　又曰知合內外之道則顏
子禹稷之所同可見蓋自誠意正心推之至于可以平
天下此內外之道所以合也故觀其誠意正心則知天
下由是而平觀其天下平則知其意誠心正不能也哉
乃禹稷顏回之所以同也
尹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其所遇皆
盡善焉　問禹稷顏回同道竊意顏子言志願無伐善
無施勞觀禹焦勞于外稷躬稼與顏淵無施勞同禹不
矜不伐稷自未使人與顏子無伐善同如何因不須如

此說禹稷顏淵同道謂窮達雖異其道則同也若如此
說只是事也非道也
公都子曰匡章章
伊川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如此則于人
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
楊曰章子之不孝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
絕耳而或者乃獨責其反于舜使其行合于舜則是聖
人之徒也孟子固當進而友之豈獨禮貌之而不絕與
夫原壤登木而歌亦可謂不孝矣孔子猶不棄之若章
子者不亦可也
尹曰苟無孟子則章子之不幸何以自辨哉天下以私
論人者悉皆然也故於人之幸不幸之際未嘗不深

歎而屢嗟焉
曾子居武城章
尹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
子之心不係于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章
楊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異于人乎哉堯舜之道曰
孝弟不過行止疾徐而已皆人所日用而昧者不知也
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者
譬之莫不飲食而知味者鮮矣推是而求之則堯舜與
人同其可知也已然而為是道者必先乎明善然後知
所以為善也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號物之多至于
萬則物將有不可勝窮者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

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凡形色之具于吾身者
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反而求之則天下之理得矣由
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參天地之化其則不遠
矣
尹曰當時之君所見如此宜乎不能知孟子也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章
尹曰妻妾猶不能欺而況他人乎以驕妻妾之心而驕
他人其無恥則一揆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八終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九

萬章章句上

萬章問曰舜往於田章

楊曰孟子言舜之怨慕非深知舜之心不能及此據舜惟患不順于父母不謂其富貴也凱風之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孝子之事親如此此孔子所以取之也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若乃自以爲能則失之矣　又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蓋人少則慕父母而鮮能終身慕因物有遷也故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舜生三十徵庸至五十則是數者具有之矣而不足以解憂惟順父母爲足以解憂則終身慕可知矣而言五十而慕者以此也

尹曰舜之號泣無以解憂故也人悅之好色富貴不足以解憂非盡性則不能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章

伊川曰舜不告而娶須是識得舜意若使舜便不告而娶固不可其父頑過時不爲娶堯去治之堯命瞽使舜娶舜雖不告堯固告之矣堯之告之也以君治之而已今之官府治人之私者亦多然而象欲以殺舜爲事堯奚爲不治蓋象之殺舜無可見之迹發人隱慝而治之非堯也　又曰孟子言舜完廩浚井之說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矣堯在上而使百官事舜于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二嫂治其棲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　問聖人與天道何異曰無異聖人可殺否曰聖人智足以周身安可殺也只如今有智慮人已害他不得況于聖人曰昔瞽瞍使舜完廩浚井舜知其欲殺已而逃之乎曰本無此事此是萬章所傳聞孟子更不能理會這下事且只說舜心也如下文言琴朕干戈朕二嫂使治朕棲豈爲天子安有是事　又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人情天理于是爲至舜之于象周公之于管叔其用心一也

橫渠曰象憂喜舜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爲善也隱惡者也所覺者先也　又曰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與人爲善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不宿怨也

游曰告而娶廢之小者也廢人之大倫罪之大者也瞽

瞍之頑告則不得娶舜知之旨審矣故受不告之名而不忍陷父于廢大倫之罪如必先告俟其不從然後違之則是重拂其親之意而反彰其惡也故其不告君子以爲猶告

楊曰讀書須有古人立意所發明者何事不可只于言上理會如萬章問象日以殺舜爲事孟子答舜所以處之之道其意在說聖人誠信無僞此尤不可不知若從枝葉上理會只如象欲使二嫂治朕棲之語此豈可信堯在上不容有如此等人若或有之不知則已然堯於舜既以女妻之其弟如此豈有不知知則治之矣　又曰孟子稱舜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此語最宜味之夫舜之意惟恐不獲于象也則象喜舜自喜夫豈有僞乎是

以謂之不藏怒不宿怨　問象日以殺舜爲事而舜終
不爲所殺何也曰堯在上天下豈容有殺兄者乎此語
自是萬章所傳之謬據書所載但云象傲而已觀萬章
之言傲何足以盡之其言殺舜之時堯已妻之二女又
使其子九男百官皆事舜于畎畝之中象必不敢但萬
章所問其大意不在此故孟子當時亦不暇辨

尹曰臣觀此一章人情天理于是爲至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章

尹曰聖人之心一言以蔽曰公而已矣常人作爲以求
之則有差焉不可不知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章

伊川曰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是文成句是
辭詩不可爲解一字不行卻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
是作文當如此

尹曰萬物紛處則見諸天衆言殺亂則折諸聖微孟子
孰能考其實而知其正哉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章

尹曰堯不能以天下私與舜非孟子不足以識之天視
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誠哉是言也後世以天人爲
二道者豈窮理者哉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章

伊川曰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便是天理司馬遷以
私意妄窺天道而論伯夷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
夷者可謂善人非耶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

窺測如曰顏何爲而夭跖何爲而壽皆指一人計較天
理非知天也　又曰舊先驗日已其始乃光之罪當時
不合立之只被見是武帝孫所當不過須立之也此又
與伊尹立太甲不同也伊尹知太甲必能思庸故放之
桐三年當時湯既崩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
方四歲故須立太甲也太甲又有思庸之資若無是質
伊尹亦不立也史記以爲子二年四年之說遂曰湯崩
六年之後太甲方立不知年只是歲字須呂望之曾問
及此亦曾說與他後來又看得見王巡狩問百年者益
知書傳亦稱歲爲年二年四年之說縱別無可憑理亦
必然且看尚書分明說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又看王徂
桐宮居憂三年終能思庸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可知先
文字理是後不必引證

楊曰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唐虞禪夏
后商周繼皆天也聖人何容心哉奉天而已橫渠先生
曰舜之孝武王之武皆不幸也征伐豈其所欲哉不得
已爲耳故曰未盡善也帝王之號亦因時而已皆非有
心迹之異也

尹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商周繼其義一也唯孟子識
之故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舜禹益相去久
遠其子之賢不肖非人之所能爲也知前聖之心者無
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明道曰我天民之先覺者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

道而先覺者也既爲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之所有以予之皆彼自有此義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又曰天民之先覺譬之皆睡他人未覺來以我先覺故搖擺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覺也元無少欠蓋亦未嘗有所增加也適一般爾天民云者蓋是全盡得天生斯民底事業天之生斯民也將以斯道覺斯民蓋言天生此民將以此道覺此民則元無少欠亦無增加未嘗不足達可行於天下者謂其全盡天之生民之理其術亦足以治天下國家故也

或問伊川釋氏有一宿覺言下覺之說如何曰何必浮圖孟子嘗言覺字矣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古人云共君一夜話勝讀十

年書若於言下即悟何啻讀十年書　又曰君子之學則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爲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與

明道曰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釋氏之云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

呂曰伊尹知道之在我當使天下均被其澤不知時之不可以有爲不見治亂之有間所謂先覺者覺其在我者爾五就湯五就桀其無傷于先覺乎　又曰孟子言伊尹聖之任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若已推而納諸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然猶未及聖人之大成者豈非聖人之愛天下不如是乎蓋亦有命無必而已如五就

湯桀孔子之所以不爲今學者作道之心不可不如伊尹視天下不得其所與失其性若有疾痛在身未有不求其所以治者其得志不得志則亦有命如疾不可不治愈不愈則有命存焉

楊曰夫盈天地之間孰非道乎道而可離則道有在矣譬之四方有定位焉適東則離乎西適南則離乎北斯則可離也若夫無適而非道則烏得而離耶故寒而衣飢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所視聽手足之所舉履無非道者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也伊尹耕于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而樂之乎即耕于有莘之野是已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樂有在乎是若伊尹則所謂知之者也　又曰堯

舜之道豈遠乎哉孝弟而已矣弟不弟乃在乎行止疾徐之間人病不求耳伊尹樂堯舜之道即耕于有莘之野是以寒而衣飢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也孔子之相師亦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耳知之則無適而非道也　又曰一介之與萬鍾若論利則有多寡若論義其理一也伊尹惟能一介知所取與故能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自後世觀之則一介不以與人爲太吝一介不以取諸人爲太潔然君子之取與適于義而已予之尚取之微雖若不足道矣然苟害于義又何多寡之間乎孔子于公西赤之富不恤其請于原憲之貧不許其辭此知所予者也孟子言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此

知所取者也　又曰伊尹獨不言風者伊尹澤及天下故不言風也　又曰道一而已矣人心之所同然無二致也聖人先得人心之所同然者故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衆人特夢而未始覺耳而伊尹以斯道覺斯民非外鑠而取之以予民也特覺之而已矣

尹曰宜乎君子之所爲衆人不識也

爲章問曰或謂孔子章

伊川曰孔子既知桓魋不能害己又却微服過宋舜既見象之將殺己而又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國祚長短自有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救飢溺者過門不入非不知飢溺而死者自有命又却救之如此其急數者之事何故如此須思量到道並行而不相悖處可也今且蓋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此說未是　又曰人之于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卻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呂曰辭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然有命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以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卿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間焉有義無命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究其理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下命故益避啓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于義故中國授室養弟子以萬鍾爲孟子之所辭二者義命有正合

之理時中而已焉

楊曰義命常相隨無義則無命也

尹曰觀近臣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爲主此不易之論爲世之法也爲章說矣孟子猶于或說有疑焉烏在其爲孔子哉夫聖愈遠邪說異論蓋不止於此矣

爲章問曰或曰百里奚章

尹曰當是時也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故也

因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九　終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十
萬章章句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伊川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乎中故曰君子而時中　又曰夷惠之行未必如此且如孔子言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則伯夷之度量可知若使伯夷之清既如此便念舊惡則除是抱石沉河孟子所言只是推而言之未必至如此然聖人於道防其始不得不如是之嚴如此而猶有流者夷惠之行不已其流必至於孟子所論夷是聖人極清處惠是聖人極和處聖人則兼之而時出之清和何止於偏其流則必有害至於言伊尹始在畎畝

五就湯五就桀三聘幡然而從豈不是時然後來見其以天下自任故以爲聖人之任
問伊尹出處合乎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而不得爲聖之時何也明道曰終是任的意思在
伊川又曰金聲而玉振之此孟子爲學者言終始之義也樂之作始以金奏而以玉聲終之詩曰依我磬聲是也始如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至其極聖之事也易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也　又曰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遂終之須以知爲本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飢而不食烏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爲不義只爲不知知至而至之知幾之事故可與幾知終而終之故可與存義知至是致知博學明辨審問愼思皆致知知至之事篤行便行是終之如始條理終條理因其始條理故能終條理猶知至則能終之
横渠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焉者也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又曰清爲異物和爲徇物　又曰聖之時當其可之謂時取時中也可以行可以止此出處之時也至於語默動作皆有時也　又曰知合和而不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
楊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然膰肉不至不稅冕而行行遲遲之行曰孔子之欲去魯也久矣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膰肉

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遲遲其行也　以是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又曰伯夷柳下惠之不行於天下而流風足以深世而後而已故百世而下有聞風而起者伊尹德被生民功施後世夫子自生民以來未之有矣門人謂賢於堯舜則其流風不足道也　問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夫仁且智斯之謂聖今以聖之事或不足乎智何也曰聖則其仁智矣但此從中處乃智之事聖則其所至也未必皆中曰孟子曰智之於賢者則智但可語賢者若大而化之則雖智而忘其智矣如所謂從容中道乃心所欲不踰矩智何足以名之耶曰如伊尹伯夷柳下惠其於清任和處中其他則未必皆中則其智容有所不周矣曰智便是用處否曰用智非

所以言聖人若曰行其所無事則由智行非行智者也曰如此却是以智爲妙矣曰聖人之于智見無全牛萬理洞開即便是從容處豈不謂之妙若伯夷伊尹柳下惠於淸任和處已至聖人但其他處未必能中其至與孔子同而其中與孔子異只爲不能無偏故也若隘與不恭其所偏也與　又曰王氏言聖人所以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天下之弊耳昔伊尹之任其弊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故伯夷出而救之伯夷之淸其弊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故柳下惠出而救之柳下惠之和其弊多汙而寡潔惡異而尙同故孔子出而救之是故伯夷不淸不足以救伊尹之任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淸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

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于天下故孔子集其行而大成萬世之法然後聖人之道無弊其所以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爲終始也使三聖人者當孔子之時皆足以爲孔子矣爲此說者何不思之甚耶由湯至于文王之時五百有餘歲其間聖賢之君六七作其成就人才之衆至于後世猶有存者使伊尹有弊當時獨無以革之乎由周至于戰國之際又五百有餘歲文武周公之化不衛不瀁使伯夷之弊至是猶在則周之聖人所謂一道德以同俗者殆無補于世而獨俟一柳下惠耶況孔子去柳下惠未遠若柳下惠能矯伯夷之淸使天下從之其弊不應纔踵而作而孔子救之又何其遽耶且孔子之時何責何條接

與沮溺之流必退者尙多也則柳下惠之所爲是果何益乎故爲聖人救弊之說者是亦不思而已矣伊尹固聖人之任者然以爲必于進則不可也湯三使往聘之然後幡然而就湯不然將不從其聘矣則伊尹之不必進可見伯夷固聖人之淸者然以爲必于退則不可也方其避紂居于海濱以待天下之淸聞西伯善養老者則歸之則伯夷之不必退亦可見若柳下惠孔子蓋以謂直道而事人孟子亦稱其不以三公易其介夫亦豈以同爲和乎由是觀之其弊果何自而得之耶若曰孔子之道所以無弊者四人者相爲終始使三聖人當孔子之時亦皆足以爲孔子此尤不可孟子曰伯夷伊尹不同道又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而伯夷伊尹

不足以班之而其所謂同者不過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則皆能以朝諸侯一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而已彼爲任爲淸爲和一節之至于聖人者也其可以爲孔子乎夫以三子爲聖人者孟子發之也而孟子之言其辨如彼今釋孟子之言安得強爲之說乎雖然此孟子之言也學者于聖人又當自有所見縱得孟子之言安與吾事　問使伯夷居湯之世就湯之聘乎曰安得而不就然則湯使之就桀則就之乎曰否何以知其然曰伯夷聞文王作興則歸之宜其就湯之聘然而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使之事桀蓋有所不屑矣然則其果相湯也肯伐桀乎曰至天下共伐之桀爲獨夫伯夷伐之亦何害哉

尹曰孔子集大成或清或任或和也全常則有隆殺玉
振則始終如一始條理者猶可以用智終條理則智不
容于其間矣譬大射遠焉至者可以謂之力中者非力
也中者未必能遠遠者力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章
明道曰孟子之時去先王爲未遠其學比後世爲尤詳
又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
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傅會
奈何欲盡信而曲爲之說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二追
復矣
尹曰當孟子之時周室之制固已不見其籍矣而況繼
之以秦火之後哉

萬章問曰敢問友章
橫渠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
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爲
獻子之所賤矣
尹曰堯之尊親與所謂尊賢也[illegible]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章
尹曰不問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爲於陵仲子而已聖賢
辭受進退惟義所在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章
或問伊川曰聖人有爲貧而仕者否先生曰孔子爲乘
田委吏是也又問或云乘田委吏非爲貧爲之非也先
生曰乘田委吏却不是爲非爲貧可恥便是爲非先生

因言道然有人以此相勉只答云待飢餓不能出門戶
時當別相度
楊曰古之爲貧者嘗特耕稼陶漁而已乎膠鬲起于魚
鹽百里奚起于市苟不失義雖賤僕可爲也然君子亦
任其力之所能堪不強其力之所不能任今使吾徒耕
稼能之乎不能也使之陶漁能之乎不能也使與市人
交易逐什一于錐刀之末能之乎不能也舍是數者不
能則將坐待溝中瘠耳而可也不然則未免有求于
人如播間之爲也與其屈己以求人孰若以義受祿于
吾君之爲安乎故君子之仕有時而爲貧古人有之簡
兮之詩是也孟子蓋慮深哉
尹曰爲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章
楊曰周禮王燕則以膳夫爲獻主說者曰君臣之義不
可以燕褻曰是不然此孟子所謂養君子之道也禮受
爵于君前則降而再拜燕所以待嘉賓也而使之
有拜稽首之勞是以犬馬畜之矣故以膳夫爲獻主
而王不自獻酬焉是乃所以爲養君子之道而廩人繼
粟庖人繼肉之義也
尹曰孔子之進退辭受於之備矣觀孔子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章
呂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人不我知則服當役貴君
子不恥役而卑人恥之人知我則不肯當事賢君子恥
之而世人不恥也

君子進退去就之義孟子論之曲盡矣聖賢之所守蓋如此歟（此條當係尹或係楊氏文）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章

尹曰是尚友也言所友愈廣而愈上也是以論其世也言上有古人須當論其所遇之時如何不可一槩而論也　又曰論其詩讀其書而不論其世則知之有不能盡

齊宣王問卿章

或問易位之事行于紂蓋不行之乎楊曰但言其有此理也豈可以常爲當以伊尹之事觀之猶有之矣又問易位與去以恩義言之否曰貴戚之卿無可去之理

又曰宣王問孟子卿則當以正對若不直則道不見故也

尹曰事君有犯無隱孟子之言蓋如此

問孟子此言豈不起後世篡臣廢立之事乎曰孟子此語所以警戒齊王聽使知其必聽故其言深切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十終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十一

告子章句上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章

尹曰人性之無不善告子所不知也故孟子嘗言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章

謝曰孟子論性善論之至也性非不可爲不善但非性之至如水之就下搏擊之非不可上但非水之性性雖可以爲不善然善者依舊在觀過斯知仁既是過那得仁然仁亦在

尹曰孟子傳聖人之道而得其真高出荀楊之上者知性故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章

明道曰告子云生之謂性則可凡天地所生之物須是謂之性皆謂之性則可于中却須分別牛之性馬之性是他便只道一般如釋氏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如此則不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于下萬物流形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爲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爲牛之性又不爲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修道之謂教此則專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修而求復之則入于學若元不失則何修之有是由仁義行也則是性已失故修之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

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為道 又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禀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后稷之克岐克嶷子越椒始生人知其必滅若敖氏之類）是氣禀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

及其清也則卻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卻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于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伊川曰性相近習相遠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是言氣質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性者生之謂性也又問上智下愚不移是性否曰此是才須理會得性與才所以分處又問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才否曰固是然此只是大綱說言中人以上可以與之說近上話中人以下不可與之說近上話也生之謂性凡言性處須看他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謂性論其所禀也孔子言性相近若論其本豈可言相近只論其所禀也告子所云固是為孟子問他他說便不是也 又曰犬牛人知所去就其性本同但限以形故不可使相更如隙中日光方圓不移其光一也惟所禀各異故生之謂性告子以為一孟子以為非也 又曰孟子言性當隨文看不以告子生之謂性為不然者此亦性也被命受生之後謂之性爾故不同繼之以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然不害為一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 問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同乎曰性字不可一槩論生之謂性止訓所禀受也天命之謂

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天性柔緩天性剛急俗言天成皆生來如此此訓所禀受也若性之理也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 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橫渠曰以生為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妄不可不詆 又曰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又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又曰人之剛柔緩急有才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而反其本使之不偏則盡性而天矣 又曰告子

言生之謂性然天地之性人爲貴可一槩論之乎
楊曰人所資稟固有不同者若論其本則無不善蓋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無不善而人則受之以生故也然而善者其常也亦有時而惡矣猶人之生也氣得其和則爲安樂人及其有疾也以氣不和而然也氣不和非其常治之而使其和則反常矣其常者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橫渠說氣質之性亦云人之性有剛柔緩急強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然也今夫水清者其常然也至于汨濁則沙泥混之矣沙泥既去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于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澄濁而求清之義與
尹曰生之謂性者自其所稟而言之也告子謂生之謂

性則是也及孟子復問之則其言非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章
尹曰告子以爲仁内義外不亦異哉學者不知天本而妄論若此者多矣無孟子後世何所承乎
孟季子問公都子章
伊川曰敬立而内直義形而外方義形于外非在外也
楊曰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大盡其誠心而無僞之謂直也若施之于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爲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内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公都子曰行吾敬而已
尹曰不識大本不足以議道識則不足爲異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章
問孔孟言性不同如何伊川曰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于四端之情可見故孟子曰是豈人之情也哉至于不能順其情而悖天理則流而至于惡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順也又問才出于氣否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稟得至清之氣生者爲聖人稟得至濁之氣生者爲愚人如韓愈所言公都子所問之人是也然此論生知之聖人若夫學而知之氣無清濁皆可至于善而復性之本所謂堯舜性之是生知也湯武反之是學而知也孔子所言上智下愚不移亦無不移之理所以不移只有二自暴自棄是也又問如何是才

曰如材植是也譬如木曲直者性也可以爲輪轅可以爲梁棟可以爲榱桷者才也今人說有才乃是言才之美者也才乃人之資質循性修之雖至惡可勝而爲善又問性如何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又問佛說性如何曰佛亦是說本善只不合將才做緣習　又問伊川云性無不善才有善不善楊雄韓愈皆說着才然觀孟子意却似才亦無有不善及言所以不善處只是云舍則失之不肯言所稟時有不善之才如云非天之降才爾殊是不善不在才但以遇凶歲陷溺之耳又觀牛山之木人見其濯濯也

以為未嘗有才焉此豈山之性是山之性未嘗無才只為斧斤牛羊害之耳又云人見其禽獸也以為未嘗有才焉是豈人之情也哉所以無才者只為其害之所為有梏亡之耳又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須是以情觀之而才未嘗不善觀此數處切疑才是一箇為善之資質如作一器械須是有器械才料方可為也如云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也則四端者便是為善之才所以不善者以不能盡此四端之才也觀孟子之意似言性情才一者皆無不善亦不肯于所發處說不善今謂才有善不善何也或云善之地便是性欲為善便是情能為善便是才如何伊川云上智下愚便是才以堯為君而有

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亦是才然孟子只云非才之罪者蓋公都子正問性善孟子且答他正意不暇一一辨之又恐失其本意如萬章問象殺舜事夫堯已妻之二女迭為賓主當是時已自近君豈復有完廩浚井之事象欲使二嫂治棲當是時堯在上象還自度得道殺如孫取其二女足便了得否必無此事然孟子不暇與辨且答之大意 又曰性出于天才出于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譬猶木焉曲直者性也可以為棟樑可以為榱桷者才也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非謂不可移也而有不移之理所以不移者只有兩般為自暴自棄不肯學也使其肯學不自暴自棄安有不可移哉 又曰性無不善其所以不善者

才也受于天之謂性稟于氣之謂才才之善不善由氣之有偏正也乃若其性則無不善矣今夫木之曲直其性也或以為車或以為輪其才也然而才之不善亦可以變之在養其氣以復其善爾故能持其志養其氣亦可以為善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謂自暴自棄則不可與為善 又曰若其情則可以為善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此言人陷溺其心者非關才事才猶言才料曲可以為輪直可以為梁棟若是毀鑿壞了豈關才事下面不是說人皆有四者之心或曰人材有美惡豈可言非才之罪曰才有美惡者是舉天下之言也若說一人之才如因富歲而賴因凶歲而暴豈才質之本然耶又曰循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

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 又曰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為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為五者以別之合而言之皆道別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性也是悖其道也與在者謂其亦非學歟其亦未體其性也歟其亦不知道之所存歟

明道曰仁者公也人此者也義者宜也權量輕重之極禮者別也定分知者知也信者有此者也萬物皆有信此五常性也若夫惻隱之類皆情也凡動者之謂情性

者自然究其信只是有此因不信然後見故四端不言信　又曰稟於天者為性感為情動為心質幹是才　又曰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萬物皆有理順之則易逆之則難各循其理何勞於己力哉

伊川曰杞柳荀子之說也湍水楊子之說也　又曰楊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性果惡耶聖人何能反其性以至於斯耶　又曰韓退之說叔向之母聞楊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此無足怪其始便稟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而知之也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以無此患

橫渠曰孟子之言性情才皆一也亦觀其文勢如何情未必為惡哀樂喜怒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不中節則謂惡

楊曰孟子七篇之書其要道性善而已湍水之說孟子因寄辨之不可與性善混為一說明矣而論者欲一之皆未究其所以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言相近則不可謂一孟子論白羽之白與白雪之白是也惟相近故以習而相遠若叔魚之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若此類是生而惡也文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若此類是生而善也韓子不究其所以遂列為三品則失之矣是數說要之皆原於性善然後為得

橫渠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于德斯言盡之更當深考也　又曰學始於致知終于知止而止焉致知在格物物固不可勝窮也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凡形色之具于吾身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鼻之於臭味接乎外而不得遁焉者其必有以也知其體物而不遺則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則物與吾一也其有能亂吾之知思而意其有不誠乎由是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贊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　又曰蘇子曰性之有習習之有善惡譬如火之能熟與其能焚也孟子之所謂善得火之能熟者也是火之得其性者也荀子之所謂惡得火之能焚者也火之失其性者也夫天地之間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此物之所同然也夫木以金魅之而火生於木與火未嘗相離蓋母子之道也火無形麗木而有形非焚之則火之用息矣何熟之有哉而謂熟者火之得其性焚之者火之失其性其察物也亦不審矣夫子思之學惟孟子之傳得其宗與哉世儒之論也以為孟子道性善得子思之說而漸失之而韓為之議其亦不思之過與　又曰蘇子曰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子思因其說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思之說既出而天下始知一與中在是矣孟子又推之以爲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信斯言也則一也者特道之有不可名言者耳中亦非道也道之寄而已所謂道者果何物也子思之言中和而已亦道之可以名言者也所謂一者安在哉且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何自而枝耶是必有說也學者更深考之則孟子蘇氏之學是非得失必有不可誣者矣　以詩孟子引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曰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其釋詩也於其本文加三四字而已而詩語自分明今之說詩者殊不知此

侯曰人性之善如木上達木之性也曲者中規直者中

繩才也性之動便是情主宰便是心

尹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孟子所謂之性也至于善惡與趣賢愚與習豈其本然哉此諸子之惑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

或問心有善惡否伊川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于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于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謂之水至於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于西卻謂之流也

問道曰人心之所同者何也謂理也義也何謂理何謂義學者當深思　又曰理義體用也

伊川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　又曰須知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玩理以養心如此蓋人有小稱意

之事猶若悅豫淪肌浹骨有存焉何況義理然窮理亦當知用心緩急但勞苦而不知悅處豈能養心

呂曰理之言性以似是之惑而反亂其真或以善惡不出於性也則曰性無有善惡或以習成爲性則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或以气禀厚薄爲性則曰有性善有性不善。者皆自其流而觀之蓋世人未嘗知性也天之道虛而誠所以命于人者亦虛而誠故謂之性虛而不誠則荒唐而無徵誠而不虛則多蔽于物而流于惡性者雖若未可以善惡名猶循其本以求之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不善是則虛而誠者善之所由出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今夫麰麥皆可以爲美實是不可言無善無不善也地有肥磽猶禀厚者惡有不能移禀薄者善

亦不易以進非人十己百不足以若人故氣惡而有累者久而有爲非性也由習之養人事之不齊猶習之變化由習之浸漬種以時猶習善者也不浸不時猶習惡者自善則成善習惡則成惡性本相近而習相遠故文武興而好善幽厲興而好暴亦非性也　又曰我心所然即天理天德孟子言同然者恐人有私意蔽之苟無私意我心即天心

謝曰嘗問伊川先生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一句如何先生曰此一句淺近不如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最親切有滋味然須是實體察得理義之悅我心真箇猶芻豢始得

尹曰知大本者無如孟子言論學者亦無如孟子故曰

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又曰夫仁亦在熟之而已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章
問夜氣如何伊川曰此只是言休息時氣清耳至平旦
之氣未與事接亦清只如小兒讀書早晨便記得也
又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旦
晝之所害爲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
或問明道曰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
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
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義理
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然熟矣敬以直內是涵
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
慢之心生矣

或問舍則亡心有亡何也伊川曰否此只是說心無形
體纔主著事時先生以手指心便在這裏纔過了便不見如出
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句亦須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
以操舍而言也　問孟子言心出入無時如何曰心本
無出入孟子只是據操舍言之又問人有逐物是心逐
之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　又曰人心緣境出
入無時人亦不覺　問有言未感時知如何所寓曰操
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
有操之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
范淳夫之女讀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語人曰孟子不識心心豈有出入伊川聞之曰此女雖
不識孟子却能識心

楊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于無
故不徹琴瑟行則聞佩玉登車則聞和鸞蓋皆欲收其
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故曰不有博奕者
乎爲之猶賢乎已夫博奕非君子所爲而云爾者以是
可以收其放心爾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章
尹曰人之失其良心者類如此在養與不養而已
伊川曰博奕小數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況學道而悠
悠可得也仲尼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
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學人有甚事來
迫切了抵死地如此文意不難會須是求其所以如此
何故始得聖人因是生知猶如此說所以教人也學如

不及猶恐失之纔說始待來日便不可也
尹曰君子孤立而不專難乎爲功也奕之小數不專心
則不得而況于爲善乎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章
楊曰死生貴賤貧富榮辱此衆物者君子莫適就也君
子心存日見惟義而已無是衆物之紛紛也故所守至
約無所往而不爲義孟子謂舍生取義者乃喻未知者
爾義在生則生義在死則死我之所知者義也何生死
之擇哉
尹曰一爲外物所遷則失其本心所貴夫學者常不失
其本心而已
孟子曰仁人心也章

問仁與心何異伊川曰心是所生仁是就事言曰若是則仁是心之用否曰固是若說仁者心之用則不可心譬如身四端如四支四支固是心所用只可謂身之四支如四端固具於心然亦未可便謂之心之用或曰譬如五穀之種必待陽氣而生曰非是陽氣發處却是情也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也　又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今世之人樂其所不當樂不樂其所當樂慕其所不當慕不慕其所當慕皆由不思輕重之分也　又曰放心謂心本善而流于不善是放也

明道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楊曰論語言仁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為親切

尹曰識心性之與而知學之要孟子之賜後學多矣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章

尹曰學者何所事乎心而已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章

尹曰所以養者後學猶不知也非爲不知知之亦莫能養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章

尹曰趙岐謂大者心志是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章

明道曰知性善以忠信為本此先立乎其大者

尹曰其外不爲物所引內則思而得之立乎其大者也大者不立其爲小人也無疑矣

孟子曰有天爵者章

尹曰良之貴而貴者故曰天待人而後得者故曰人顛倒錯謬失其本心者皆弃天爵者也

孟子曰欲貴者章

伊川曰人人有貴於己者此其所以人皆可以為堯舜

尹曰是亦天爵之義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章

尹曰一日暴之十日寒之亦猶是也

孟子曰五穀者章

尹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章

尹曰不以法式則不可以至學者法式然後可以至乎成其中其巧則成矣教者不能與人中巧在夫學者勉與不勉耳

四明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十一　終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十二

告子章句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章

尹曰任人之所言者利害也孟子之所言者禮義也苟以利害言則何止乎重而已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章

或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則何如伊川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聖人所願也其不為堯舜是所可賤也故以為僕僕 又曰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虧者成之而已孟子之不受曹交以交未嘗知道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故使歸而求之 或曰聖人之道知之甚難曰聖人之道安可以難易言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

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仲尼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孟子言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只下這箇豈字便露筋骨聖人之言不如此如下面說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這數句邪說得好孔孟言有異處亦須自識得

楊曰夫道若大路行之則至故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其為孝弟乃在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皆夫婦之愚所與知者雖舜顏不能離此而為聖賢也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 又曰孟子之言精粗兼備其言甚近而妙義在焉如許大堯舜之道只於行止疾徐之間教人做了

尹曰道若大路人皆由之在為與不為而已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章

伊川曰小弁之怨與舜別舜是自怨小弁直怨我罪伊何

尹曰親之過大當也於親而不用其情乃在其疏也

宋牼將之楚章

楊曰宋牼欲以利說秦楚使之罷兵以息兩國之爭其心未為不善也然孟子力詆之者君子之事君其說不可惟利之說獨惟利之從則人君所見者利而已彼有軋吾說者又將以利於我吾說必見絀矣故不若與之談道理道理可以明人自不能勝也所謂道理之談孟子之仁義是也上觸之分其義利之間乎一定為利則不足為王矣

尹曰當是時以利害為說為能者多矣天下知利而不知義故孟子拔本塞源而救之其與人言也一斷之以正而已

孟子居鄒章

尹曰禮者宜而已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章

伊川曰五就湯五就桀此伊尹後來事蓋已出了則當以湯之心為心所以五就桀不得不如此

楊曰禹稷顏回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故曰同道三聖人其行不同不可以易地故曰不同道雖不同其趨則同歸於仁而已與商之三仁或去或不去同謂之仁其揆一也 問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何也曰其就湯也以

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然則何為事桀曰既
就湯則當以湯之心為心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不得
已而伐之也人歸之天命之耳方其進伊尹以事桀也
蓋欲其悔過遷善而已苟悔過遷善則吾北面而臣之
固所願也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意而伊尹遂相
之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
尹曰淳于髡未嘗知仁而未嘗識賢者宜乎其言若是
孟子曰五霸者章
尹曰孟子力陳五霸諸侯之罪與夫逢君之惡者當時
莫知其罪也世衰道微非孟子其誰制之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章
楊曰此非孟子所謂是心足以王矣若曰以小易大則

非其情以謂見牛未見羊而以羊易之乃所以為仁引
之使知王政之可為也又如論王之好樂使之與百姓
同樂論王之好勇好貨好色而陳周之先王之事皆
此類也
尹曰當時之君臣莫或知此天下所以紛紛而戰爭之
不息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章
伊川曰不可一朝居者孟子之時大倫亂若君聽於臣
父聽於子動則弒君弒父須著變是不可一朝居也
尹曰不改其道而變其俗則終不可治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章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章

尹曰事不師古何以永世以治水治乾之言觀之何止
可謂貉人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章
伊川曰諒固執也與亮同古字通用孟子曰君子不亮
惡乎執
尹曰君子所執者信也捨信則何所依據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章
尹曰好善優於天下其知言哉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章
尹曰士之仕也必歸於正道聽言為上禮貌次之至於
免死則下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章

明道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
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
於市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尹曰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而失
之者多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章
明道曰孟子曰教人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
亦教誨之而已矣孔子不見孺悲所以深教誨之也
尹曰教者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才而篤之故
也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十二終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十三
盡心章句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章
伊川曰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
緣知性知天盡己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贊化育
贊者參贊之義則直養之而已　或問人之形體有限量心
有限量否曰論心之形則安得無限量又問心之妙用
有限量否曰自是人有限量以有限之形有限之氣苟
不通（一作道）之以道安得無限量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
心即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論其所主爲心其實只
是一箇道苟能通之於道又豈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
之物若云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　又問盡心莫

是我有惻隱羞惡如此之心能盡得便能知性否曰何
必如此數只是盡心便了纔數者便不盡（如數一百少一便爲不盡也）
大抵禀於天曰性而所主在心纔盡心即是知性知
性即是知天矣　又曰盡其心者我自盡其心能盡心
則自然知性知天矣如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以序言
之不得不然其實只能窮理便盡性至命也　或問事
天如何曰奉順之而已又問孟子言心性天只是一理
否曰然自理言之謂之天自稟受言之謂之性自存諸
人言之謂之心又問凡運用處是心否曰是意也問意
是心之所發否曰有心而後有意　又曰心也性也天
也非有異也　又曰橫渠嘗喻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
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

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
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
求
明道曰釋氏本怖死生爲利豈是公道惟務上達而無下學
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孟
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
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
質夫曰盡心知性佛亦有至此者存心養性佛本不至
此明道曰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惟聖人乎
橫渠曰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
外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聞見梏其
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

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又曰天之
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
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
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而莫究其極也人病
以耳目聞見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
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又曰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之
變皆吾之分內耳　又曰存心養性以事天盡人道則
可以事天
呂曰盡其心者大其心也心之知思足以盡天地萬物
之理然而不及者不大其心也大其心與天地合則可
以思之所及乃吾性也性即天道故知性則知天　又
曰人之性命自道觀之則一自物觀之則異自道觀者

上達天［？］不可名下達者於物皆天道也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彼所謂性者猶吾以賦授之而已或偏或正惟
其所受（物得之偏人得之全故不得達人）彼所謂命者猶吾以令使
之而已死生壽夭惟令是從自物觀者夫豈異於生生與
於人皆謂之性不得於仁義禮智與桎梏而死皆謂之
命事天者知事君若性天職也不敢不盡命天命也不敢
不順盡性順命為處矣而猶未與天一達天德者物我
幽明不出吾體屈伸聚散莫非吾用性命之本無與物
同其達乃與天一天德必受命則命合於性（性皆率性之名）
（此則）天命之謂性則性合於命（命皆天命之名）性命一也聖
人之於天道有性焉則性於天道一也　問如何是盡
其心謝氏曰昔有人問明道先生何如斯可謂之恕心

先生曰充擴得去則為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
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
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矣　問知天事天如何別曰今
人莫不知有君能事其君者少存心養性便是事天曰
心性何別曰心是發用處性是自然事則只是不違
游曰盡其心則心地無餘蘊而性之本體見矣知其性
則廣大悉備天理全而人偽泯矣夫是之謂極高明存
其心者閑邪以存其誠也養其性者守靜以復其本也
欲不外馳慾不內作反聽內視以歸有極則存其心之
道也其志致一其氣致專至大至剛以直則養其性之
道也存養至此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足以事天
夫是之謂道中庸極高明者理極於知天也道中庸者

德合於事天也知天者造其理也事天者履其事也徒
造其理而不履其事是猶知君之為我尊而未嘗致
恭也知父母之為我親而未嘗致養也其忠孝安在哉
知天智之盡也事天仁之至也仁之至智之盡也則死
生為晝夜矣夭壽何所貳其心哉亦曰修身以俟之
自作元命而已
楊曰盡其心然後能存心知其性然後能養性知天然
後能事天此其序也世儒謂知我則敬事我則畢失其
旨矣　問何謂盡心曰未言盡心須先理會心是何物
滿問之曰心之為物明白通達廣大靜一若體會得了
然分明然後可以言盡未理會得心盡箇甚能盡其心
自然知性不用問人大抵須先理會仁之為道知仁則

知心知心則知性是三者初無異也橫渠作西銘亦只
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又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
之亦不言修性惟揚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修故易
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
又曰揚雄云學所以修性夫物有變壞然後可修性無
變壞豈假修乎唯不假修故中庸但言率性尊德性孟
子但言養性孔子但言盡性
尹曰或曰心或曰性或曰天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
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盡其心則
知性知天矣存之養之所以得天理也殀壽不貳其心
所以立命
孟子曰莫非命也章

伊川曰命皆一也莫之致而至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君子不謂之命　或問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然亦是命否曰聖人只教人順受其正不說命或曰桎梏死者非命乎曰孟子自說了莫非命也然聖人却不說是命

橫渠曰性於人無不善係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者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係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徼幸不順命者也　又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為之招也又曰順性命之理則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為自取吉其僥倖也

尹曰雖曰命也又必知其正與不正君子所言者正命也又其上則義而已不曰命

孟子曰求則得之章

伊川曰君子有義有命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此言義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此言命也至於聖人則惟有義而無命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此言義而不言命也　又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言求得不濟事此言猶只為中人言之若為中人以上而言卻只道求之有道非道則不求更不消言命也　又曰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　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為有命曰在己固可為親奈何曰為己為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為君子然聖人言命蓋為中人以上設非為上知者言也中人以上於得喪之際不能不惑故有命之說然後能安若上智之人更不言命惟安於義借使求則得之然非義則不求此樂天者之事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上安於命乃若聞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每下者也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之雖有道奈何得之須有命　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定分君子先盡其在我者則富貴貧賤

壽夭可以命言若在我者未盡則貧賤而夭理所當然富貴而壽是為僥倖不可謂之命曰雖不可謂之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定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故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

橫渠曰富貴貧賤皆命也今有人均為勤苦有富貴者只是幸會也求而有不得則是求無益於得也道義則不可言命是求在我者也

楊曰世之學者皆言窮達有命特信之未篤某竊謂其知之未至也知之斯信之矣今告之曰水火不可蹈人必信之以其知之也告人曰富貴在天不可求亦必曰

然而未有信而不求者以其知之不若蹈水火之著明
也
尹曰求在我者則必得之求在外者則有不得之理是
以君子猶以命為外也以之為外所以行一不義殺一
不辜雖得天下亦不為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章
明道曰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
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
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著幾時
道堯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些子道多
元來只依舊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却是著人上說　又
曰萬物皆備於我此通人物而言禽獸與人絶相似只

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營巢
養子之類是也人雖是靈却椓喪處極多只有一件嬰
兒飲乳是自然非學也其他皆誘之也欲得人家嬰兒
善且自小不要引他語他與性待他自然亦須完得些
本性須別也　又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
大焉不誠則逆於物而不順也　又曰樂莫大焉樂亦
在其中不改其樂須知所樂者何事　又曰學者須先
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
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
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
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明之天地之用皆我
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

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
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
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
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
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
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伊川曰恕者入仁之門　又曰強恕求仁莫近言得不
濟事亦須是實見得近處其理蓋不出乎公平固在用
意淺深只要自家各自體認得　又曰有忠矣而行之
以恕有恕無忠為體以恕為用所謂強恕而行者知以
己之所好惡處人而已未至於無我也故己欲立而立
人己欲達而達人所以為仁之方也

橫渠曰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素有於我也反身而
誠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
楊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萬
物皆備於我則物之數雖多反而求之於吾身可也故
曰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
以己於人物性無二故也夫道豈難知難行哉雖行止
疾徐之間有堯舜之道存焉世之人不知自己求之道
之所以難知難行也
尹曰萬物皆備天理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也
強恕而行誠之者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章
伊川曰行之不著如此人多若至論雖孔門中亦有由

而不知者又更有不知則不能由　問行之而不著習
矣而不察曰此言大道如此而人由之不知也行之而
不著謂人行之而不明曉也習矣而不察謂人習之而
不省察也曰先生有言雖孔門弟子亦有此病何也曰
在衆人習而不察者只是飢食渴飲之類由之而不自
知也如孔門弟子却是聞聖人之化入於善而不自知
也衆者言衆多也
尹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然而行之而不明
曉習矣而不省察由道而不知者衆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章
伊川曰無恥之恥注是
尹曰人知其所恥然後能改過遷善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章
尹曰爲機變之巧以自欺者何若人之有

孟子曰古之賢王章
尹曰人君能下賢而好善賢者不慕勢而好利以如是
而相遇然後可以有爲於時

孟子謂宋句踐章
尹曰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則修身見於世此
其所以囂囂也如此則無怨尤不改樂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章
尹曰言君子之特立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章
尹曰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爲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章
伊川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殺民謂本欲生之也且如救水火是求所以生之
也或有焚溺而死者却甘死不怨
尹曰以佚道勞民乘屋播穀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除
害去惡之類是也此其所以不怨

孟子曰霸者之民章
伊川曰易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言王者
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以求
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也從而不追來者則取之
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皡皡而不知爲之者也　又
曰所過者化身之所經歷處所存者神存主處便如神

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固非小補伯
者是小補而已
明道曰所存者神在己也所過者化及物也　又曰德
至於無我者雖善言美行無非所過之化也
橫渠曰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　又曰徇物喪
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
者乎
謝曰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不見明道先生在
鄠縣作簿時有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
川旁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看他胸懷直是
好與曾點底事一般先生又有詩云閑來無事不從容
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誠問閒泰叔恁地放開如何謝曰他不擺脫得開只爲立不住便放却忒早在裏明道門擺脫得開爲他所過者化問見得甚道理便能所過者化曰呂晉伯下得一轉語好道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橫渠云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亦甚親切

楊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治民使之驩樂有甚不得但所謂皞皞如也則氣象便與伯者之民不同蓋彼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至王者則如天亦不教人喜亦不教人怒

尹曰從聞之師曰所過者化身所經也所存者神心所

主也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是以其民皞皞爾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章

伊川曰仁言爲政者道其所爲仁聲民所稱道　又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如仁聞謂風聲足以感動人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也

尹曰仁言出於上之言也仁聲得於下之譽也善政制民善教化民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

伊川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橫渠曰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爲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或問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又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只說愛與惻隱何也楊氏曰孟子但言發處乃若未發之前便只是中

尹曰良能良知與生俱生者也仁義出於人心之所同然君子能不失是而達之天下耳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楊曰學者當知聖人知聖人然後知所學舜在深山與木石居與鹿豕遊無以異於深山之野人也而四岳知其可以託天下顏淵在陋巷終日如愚而孟子稱其與禹稷同道豈徒言哉其必有誠然而不可掩者夫舜之可以託天下顏淵之可以爲禹稷其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知也知其故則可以學矣

尹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而若決江河非無我何以臻此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章

尹曰羞惡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失其心而已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章

橫渠曰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常存乎疢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尹曰達謂達盡事理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章

伊川曰天民云者蓋是全盡得天生斯民底事業達可行於天下者　其全盡天生斯民之理其術亦足以治天下國家也　問天民天吏大人何以別先生曰順天行道者天民順天爲政者天吏也大人者又在二者之上充實而有光輝之謂也大而化之之謂聖然聖人豈不爲天民天吏如文王伊尹是也

明道曰天民者能盡天民之道者也踐形者是也如伊尹可當之矣民之名則似不得位者必達可行於天下而后行之者也大人者則如乾之九二利見大人天下文明者也天民大人亦係乎時與不時耳　又曰正己而物正大人之事學須如此

橫渠曰達可行於天下然后行之言必功覆生民然后

出如伊呂之徒　又曰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皆意也正己而物正大人也正己而正物猶未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爲未盡况有意於未善耶

呂曰如伊尹乃得天民之稱孟子所謂天民之窮而無告伊尹所謂予天民之先覺此謂天生之民與此義皆異　又曰爲政以德自治之道備則不求於民而民歸之彼大人之政正己而已

楊曰孟子言大人正己而物正荊公却云正己而不期於正物則無義正己而必期於正物則無命若如所論孟子自當言正己以正物不當言正己而物正矣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知正己而已若物之正何可必乎惟能正己物自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荊公之學本不知此

尹曰以事君爲容悅者佞臣也以安社稷爲悅者忠臣也天民則若伊尹傅說之未遇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大人其能之矣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章

明道曰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尹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樂得於天也仰不愧俯不怍樂得於己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樂施諸人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章

明道曰天理云者這一箇道理更有甚窮已不爲堯存不爲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是他元無少欠百理具備

伊川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言四者本於心而生色也睟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孟子非自及此焉能道得到此　又曰睟於面盎於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　又曰得之於心謂之有德自然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豈待勉强也

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充此便睟面盎背有諸中必形於外觀其氣象便見得　又曰盎於背厚也　又曰學者須是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

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得是道矣學久之功學得一
事是一事二事是二事偶然至于千百至于無窮盡亦
只是學不見得有終者不如是故此言可爲知道者言
不可爲學者言也心得之則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譬如學書若未得者須心手相應而學苟得矣下筆便
能書不必積學
或問根於心說本來如此爲復充養之功楊氏曰只是
說本來如此若睟面盎背則充養之功存焉
尹曰君子之學性而已豈以窮達而加損哉四體不言
而喻可爲爲哉非孟子深造之不能爲是言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章
尹曰王政之始必本於民無凍餒其本不治未有能成

善政者也孟子見之明言之備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
以禮財不可勝用也章
尹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民無常產則無常
心勢使之然也故知禮義生於富足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章
伊川曰登山難爲言以言聖人之道大觀瀾必照因又
言其道之無窮瀾水之動處苟非源之無窮則無以爲
瀾非日月之明無窮則無以容光必照其下又言其篤
實而有光輝也（一作篤實而不窮）成章者篤實而有光輝也今
以此際積之雖如山嶽亦無由有光輝若使積珠玉小
積則有小光輝大積則有大光輝　又曰日月之明有

本故凡容光必照君子之道有本故無不及也　又曰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瀾湍急處於此便見源之無窮今
人以波對瀾非也下文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以言其但
容光者無不照故知日月之明無窮也　又曰易曰美
在其中暢於四支成章之謂也
橫渠曰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者德愈高者
事愈易也　又曰難爲言言難以加也　又曰當自
立說以明性不可以遺言附會解之若孟子言不成章
不達及所性四體不言而喻此非孔子曾言而孟子言
之此是心解也
呂侍講曰東山在魯之東孔子登東山下視魯國乃知
其小太山之高又甚東山之比故孔子登太山而小天

下所見者高則所取者遠所見者大則所志者廣君子
學聖人之道亦如此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觀於海則
百川皆爲細流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聞堯舜周孔
之道則知諸子百家皆不足學故難爲言觀水有術若
觀其源則不見其大瀾者水中大波也水大則能成瀾
故必觀其瀾然後知水之大至明莫如日月容光小隙
無有不照日月之照若有所不及則不足以爲明聖人
之道窮高極遠如水之瀾無所不照如日月之有光流
水之爲物不舍晝夜盈科者滿坎也滿坎而後行行則
入於海君子之志於道也精學問明道德成章而后達
達則通於聖洋謂君子學必成章乃仕進其說淺末非
孟子之志也　詩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又曰追琢其章金

其相又曰其容不改出言有章孔子曰堯煥乎其有文章又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君子學問既成如雲漢之在天文玉之追琢謂之成章然後可達於聖道此章聖人之道大學者當志其大不當志其小也

楊曰或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此言勝物而小之使聖人以勝物為心是將自小安能小物聖人本無勝物之心身之所處者高則物自不得不下也

其曰原泉之盛曰水之瀾日月之照言道之無窮也瀾水之湍急之所也本之源無窮是以有瀾日月之明無窮是以必照盈科而行成章而達其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為實而輝光之謂也惟無窮者為然

孟子曰鷄鳴而起章

明道曰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耳義與利只是公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為有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為與不當為便是命在其中也　又曰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　又曰舜孳孳為善若未接物如何為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為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無言 夲作

呂侍講曰天下之言善者必稱舜舜者善之至也天下之言利者必稱跖跖者不善之至也聚黨數千橫行天下以不義謂之盜跖跖所以為盜者何也貪利而已

鷄鳴而起孳孳為善雖日不是舜之徒黨也鷄鳴而起孳孳為利亦雖日不是皆跖之徒黨也與舜為徒則入於舜與跖為徒則入於跖人皆可以為舜亦可以為跖唯在利與善而已故曰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天下之道唯善與惡唯義與利好善則終於為舜好利則終於為跖君子小人各趨一塗是使君子憂其不如舜

楊曰舜跖之分利與善之間利善之間相去甚微學者不可不知　又曰舜跖之分在善利而已使世無科舉可以取榮利則父不以詔其子而上不以學也如是而不為跖之徒也幾希

其曰善之與利毫釐之間耳一有利心一萌則去善遠矣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章

伊川曰楊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　又曰子莫見楊墨過不及遂於過不及二者之間執之却不知有當摩頂放踵利天下時有當拔一毛利天下不為時執中而不通變與執一無異　又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為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為中如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世為中若居陋巷則不

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在喪祭則不如此矣　又曰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于此爲中當閉戶不出則于此爲中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爲權義也然也只是說得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　又曰君子不以天下爲重而身爲輕亦不以身爲重而天下爲輕凡盡其所當爲者如可以仕則仕入則存之類是也此孔子之道也蔽焉而有執者楊墨之道也

呂侍講曰二子之學見善不明流于異端楊子所取者爲我而已爲我所以愛其身雖拔一毛利天下不爲也

墨氏所取者兼愛而已兼愛所以爲仁至于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爲之子莫賢人也不爲楊子之爲我不爲墨子之兼愛是能執中也爲近於道執中適權則至於道矣執中無權無異楊子之爲我無異墨子之兼愛是猶執一也孟子所以惡執一端之見者謂之賊道也如楊子執爲我之見是賊其仁者也墨子執兼愛之見是賊其義者也執一則不該不徧是以舉一而廢百也夫道非窮天以爲高非極地以爲深人之所性之中固有之矣其體則純而不雜其用則施之無方所以道有正有權體道之常謂之正盡物之性謂之權大哉正乎天下之大本也大哉權乎天下之達道也知正不知權則遺物知權不知正則失已唯聖人爲能立天下之大本行天下之達道孔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此堯之道非在彼也不可以彼名之非在此也不可以此名之非在中也不可以中名之此堯之人道也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湯不競不絿敷政優優此舜湯體道之中以致用也若夫用過乎恭則優游不斷用過乎剛則燥忍害物惟體舜之用中法湯之敷政則庶幾乎堯之天道也雖爲我而與天下同其利雖兼愛而立愛自親始惜夫楊朱墨翟蔽不知此孟子所以闢之然後聖人之道明矣

呂曰執中無權雖君子之所忠苟無忌憚則不若無權之爲愈也

謝曰君子而時中無往而不中也無定體須是權以取

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今人以變詐爲權便不壞了權字

楊曰禹思天下之溺猶己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己飢之至于股無胈脛無毛不恤其可與墨子摩頂放踵無以異也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未嘗任也苟不當其可則于楊氏之爲我亦無以異也子莫執中執爲我兼愛之中也執中而無權猶執一也鄉鄰有鬬而不知閉戶室中有鬬而不知救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爲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權猶權衡之權量輕重而取中也不能易地則皆然是亦楊墨而已矣　又曰聖人所謂權者猶權衡之權量輕重而取中也用之無銖兩之差則物得其平矣今夫物

有首重而末輕者執其中而不知其權則物失其平非所以用中也世人以用智爲知權則誤矣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也蓋禹之行水循固然之理行其所無事而已若用智以爲權則皆智之鑿孟子之所惡也可以不慎歟　問或曰中所以立常權所以盡變不知權則不足以應物知權則中有時乎不必用矣是否曰知中卽知權不知權是不知中也曰旣謂之中斷有定所必有權焉是中與權固異矣曰猶坐於此室室自有中移而坐於堂則向之所謂中者今不中矣堂固自有中合堂室而觀之蓋又有堂室之中焉若居今之所守向之中是不知權豈非不知中乎又如以一尺之物約五寸而執之中也一

尺而厚薄小大之體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爲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厚薄小大之中也欲求厚薄小大之中則釋五寸之約唯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之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卽所謂權也

尹曰執中之難也若執一則爲賊道故孔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孔子之所謂中者時中也子莫之執中其殆執一乎

孟子曰飢者甘食章

呂侍講曰人身以飲食養之得其正則神安而氣寧失其正則賊其神而害其氣由是觀之豈獨口腹爲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利欲者心之害也人心之害生於口腹之不足遂變其初心嗜于外物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神安而氣定則雖在外者不及人不爲憂矣此孔子所以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而不改其樂也蓋無心害則飽乎仁義之道復何憂乎

尹曰飢渴之害有欲存焉故也見於心有好樂則爲害也大矣無心害者其可謂君子矣

孟子曰柳下惠章

横渠曰介操守也

呂侍講曰介者殊俗特立之行也孟子嘗稱柳下惠聖人之和聖人之和異乎衆人之和此所以爲介此孔子所謂和而不流論語載其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

去父母之邦由是考之則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矣此所以爲百世師也

楊曰不羞汙君不卑小官可謂和矣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則雖和而不流此所以爲柳下惠也　問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此是聖人之和互相發耶乃所以爲和耶曰看觀其和處若不介故此特言之曰何以知其介曰其不卑小官之意便自可見如柳下惠之子以爲大官何所不可而樂于小官則其爲介可知矣

尹曰介大也

孟子曰有爲者章

呂侍講曰人之性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循所往而行之則之道行則有爲矣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

而不及泉八尺曰仞及泉則可利物不及泉則猶不及
物猶棄井也人道進而行半塗而廢則亦失性而喪道
矣是故人之役志于有爲則有始有卒天之誠行健而
已人之誠自強不息而已可繼于仁可以爲堯自強于
孝可以爲舜自強于學可以爲孔子仁不如堯孝不如
舜學不如孔子終不入於聖人之域終不至於天道未
免半塗而廢未免小人之歸是猶掘井而不及泉未免
於廢井也
尹曰君子之所爲貴乎有成也五穀不熟不如荑稗亦
猶是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
歸惡知其非有也

伊川曰堯舜性之生知也湯武身之學而知之也　問
堯舜湯武事迹雖不同其心德有間否曰無間曰孟子
言堯舜性之湯武身之湯武豈不性之耶曰堯舜生知
湯武學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身之言履之也反之言
歸于正也　又曰身踐履也假之者身不行而假借之
也
楊曰堯舜性之由之而行者也湯武身之體之者也五
霸假之而已非已有之　又曰王道本于誠意管仲亦
有是處但其意別耳如伐楚責之以包茅不貢其名則
是矣其意實爲楚不勤王然後加兵但欲楚尊齊假此
爲辭耳故孟子曰五霸假之也蓋言其不以誠爲之也
又曰管仲伐楚以包茅不入爲辭所謂假之也得非有
勤王之誠心寧能一匡天下假而不歸者也烏知其非
有哉孔子以仁與之蓋其功可錄也
尹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
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章
伊川曰伊尹受湯委寄必則天下安治而已太甲如終
不悛可廢也孟子言貴戚之卿與此同然則始何不擇
賢蓋外丙二歲仲壬四歲惟太甲長耳使太甲有下愚
之質則不立也苟無三人必擇於宗室宗室無人必擇
於湯之近戚近戚無人必擇於天下之賢者而與之伊
尹不自爲也劉備託孔明以嗣子不可使自爲之非權
數之言其利害昭然也立者非其人則劉氏必爲曹氏

所篡寧使孔明爲之也若光廢昌邑不待放知其下愚
不移也始之不擇則光之罪大矣若尹與光是太甲昌
邑所用之臣不受先王之委寄而誅不用則去之可也
放廢之事不可爲也義理自昭然
楊曰伊尹所以事君更無回互唯知忠而已所以能爲
放太甲之事然如此而天下不疑者誠意素著故也因
問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後世之爲人臣者不幸而
遇此事而有伊尹之志不知行得否若行不得是伊
尹之事不可法也曰若有伊尹之志其素行足信
何爲不可但觀蜀先主當時以其子屬諸葛孔明曰嗣
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君自取之備死孔明操一國之
柄當時蜀人務人付進退惟孔明是聽而歸之人亦

矣之疑也蓋孔明自非集義之人其素行足信也若如
司馬懿其難信之伊尹之事自後世觀之以爲疑其宜
亦所謂中道
尹曰聖人之志豈易量哉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
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
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尹曰不素餐兮刺無功而受祿之詩也其君安富尊榮
子弟孝悌忠信則有功也孰若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
已矣章
尹曰上不能居仁由義則不足名之爲士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
豆羹之義也章
尹曰孟子可謂善觀人矣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
曰執之而已矣章
楊曰了翁問世宗家人傳至守禮殺人世宗不問史氏
以爲知權了翁以爲恩之以私父子者一人之私恩法者天
下之公義二者相爲輕重不可偏舉也故恩勝義則詘
法以伸恩義勝恩則掩恩以從法恩義輕重不足以相
勝則兩盡其道而已舜爲天子瞽瞍殺人皐陶執之而
不得爲舜者豈不能赦其父哉蓋殺人而釋之則廢法
誅之則傷恩其意若曰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法人子

亦不可一日而忘其父民則不患乎無君也故寧與其
執之以正天下之公義竊負而逃以伸己之私恩此舜
所以兩全其道也方守禮殺人有司不能執之而徒以
聞故世宗得而不問也若如皐陶者執之而不釋則雖
欲不問得乎然世宗取天下於百戰之餘未易以爲
之事責之也然則宜奈何亦寘諸法而已矣法有八議
而貴居一焉爲天子父可謂貴矣此禮律之通義也一
寘諸法而兩不傷焉何爲不可哉
或問使舜不去位皐陶遂行法否曰此亦須自有法問
時人臣若有議親議貴之辟豈有天子父殺人便置之
死且如周官八議豈是周公撰出亦須有箇來處然孟
子所說只是論舜心耳

尹曰聖人之心至公至當而已
孟子自范之齊章
尹曰晬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也學者所
以變氣質不移者不可謂之學故孟子歎曰夫居焉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
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伊川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言幣之未將時已有恭
敬非因幣帛而後有恭敬也　又曰恭敬雖因幣帛威儀
而後發見然須心有此恭敬而後發見
尹曰苟無其實是偽恭敬而已何足以留君子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章
伊川曰此聖人然後踐形言聖人盡得人道也人得天

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踐形者惟聖人也

明道曰惟聖人可以踐形者人生稟五行秀氣頭圓足方以肖天地則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為能盡人之道故可以踐形人道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類皆是也

又曰形色性所有也聖人人倫之至故可以踐形

横渠曰言不能全性於內則有形色隨之達於外

游曰性者生之質也能盡其性則踐其形而無愧矣蓋萬物皆備於人固其所有何物不備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為其能盡性而踐形也若反身未至於誠則是於性有所不盡未能盡性則於質有所不充矣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尹子曰視曰明聽曰聰視謂之明聽謂之聰皆耳目之本然也能盡視聽之性則能盡耳目之形苟視聽不足於聰明則是有耳目之形而無視聽之實德也豈不愧於形哉楊子曰聖人耳不順乎非口不謀乎不善若非禮勿視非禮勿言則於耳目猶有所待是未足以言踐形

楊曰形色天性有物必有則也物即是形色則即是天性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履也體性故也蓋形色必有所以為形色者是聖人之所履也 又曰莫非形也自聖人言之目之所視耳之所聽以至口之所言身之所動不待著意與不合則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也未至於聖則未免有勉焉若孔子告顏淵非禮勿視等語是也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又曰有物必有則耳目口鼻等便是形各盡其則便是踐

尹曰聞之師曰盡得天地之正氣者人而已盡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知之而不盡能踐形者聖人而已

齊宣王欲短喪章

尹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聖人制禮其可改乎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

伊川曰待物生以時雨潤之使之自化 又曰在易坎之六四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也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而告之取信則易也教人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

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財是也

横渠曰有如時雨化之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為然後教之也 又曰時雨化之春誦夏弦

又曰當其可之謂時成德因其人之有是心當成之如好貨好勇因其為說以教之私淑艾大人正己而物正

又曰成德者如孟子語宋牼之言是也本有是善思因而成之答問者必問而後答也 又曰時雨化者不待問而告之當其可告而告之也如天之雨豈待望而後雨但時可雨而雨私淑艾者自修使人觀己以化如顏子人於淑艾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但修此以教人顏子常以己德不成而不用隱者未見者而未成故也至于聖人神道設教正己而物

正皆非私欲又作于此化于彼如祭祀之類　又曰若
宋牼罷齊楚之兵因而成之若好色好貨因而達之
尹曰君子之教各因其材而篤之是亦不倦之意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
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章
尹曰教者能引而不能發其發則在其人也孔子稱顏
淵曰亦足以發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
道殉乎人者也
橫渠曰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
尹曰以道殉身施之天下也以身殉道獨善其身也殉
乎人則何有于己焉在其為道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
挾貴而問章
尹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
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尹曰親人必自其本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伊川曰民須仁之物則愛之仁推己及人若老吾老以
及人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
言之則有序
楊氏論西銘言河南先生曰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

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或
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為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且以
一身觀之四體百骸皆具所謂體也至其用處則履不
可加之于首冠不可納之于足則即體而言分在其中
矣
尹曰於物則愛之於民則仁之於親則親之此之謂等
差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章
楊曰當務之為急先知親賢故舜湯之有天下選於眾
以舉皋陶伊尹為先務也
尹曰知務者知輕重大小之義也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十四

盡心章句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章

尹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天下不以為不仁為其所得為故也戰國之戰伐以不義而并吞耳仁不仁之效於斯可見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橫渠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恒弒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周制鄰國有弒逆諸侯當不請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鈇鉞則征伐之名至周始定耳

尹曰征也者王者之正天下也春秋之際敵國相殘耳皆王者之罪人也

孟子曰盡信書章

伊川曰夫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當識其義而已苟不可執而盡信也苟執信於辭則時或害於義不如無書之為愈也因舉周書武成而言吾於是篇之中所取者如二三策之所載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非謂盡信其辭也孟子之設是言也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謂聖人之征尚多殺如此雖曰其徒之相攻不至如是之甚也亦以規學者執辭忘義不獨施於書也　又曰聖人取書其辭或有害義者周有所變除更易也其不可易者其政其事耳若武成書血流漂杵之辭似可改然而不易者則以其非害義之辭故也

橫渠曰武成取二三策言有取則是有不取也孟子只是知武王故不信漂杵之說知德斯知言故言使不動[illegible]

尹曰讀書者不以其理而惑其文則何獨武成哉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章

尹曰武王之伐商也順乎天而應乎人人皆稽首歸之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為人君者當法武王而已

孟子曰梓匠輪輿章

伊川曰只是論得規矩準繩巧則在人

尹曰規矩法度可以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末如之何也已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尹曰非聖人至命則不能臻此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尹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故曰一間耳其存心則然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章

尹曰古今之為關亦猶王者之征伐與當時之征伐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

伊川曰易家人上九之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言治家之道以正身爲本也又解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巳則人怨而不服故云威如而吉者能自反於其身也孟子所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也

尹曰妻子至親且近而不能行况可行於它人乎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孟子曰周於利者章

尹曰中庸言凡事豫則立此之謂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尹曰好名之人非有德者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尹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道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章

尹曰當時之君見不仁而得國者不知天下之不可以示取也

孟子曰民爲貴章

或問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社稷土地之神如何變置[redacted]曰勾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稷諸侯之國亦各以其有功水土者配旱乾水溢則變置所配之人曰所配者果能致力於水旱乎曰古人作事雅實而已始以其有功水土故祀之今以其水旱故易之

尹曰若以民爲本當時諸侯不知國君社稷或有時變置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章

伊川曰人皆稱柳下惠爲聖人只是因循前人之語非自見假如人言孔子爲聖人也須直待己實見聖處方可信　又曰夷惠聖人傳者之誤

尹曰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興起聖人之功大矣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章

明道曰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内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

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醫家言四體不仁最能體仁之名也

伊川曰仁理也人物也以仁合在人身言之乃是人之道也　又曰合而言之道也仁固是道道却是總名　又曰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將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游曰仁者以道之在人者名之也立人之道則仁之名所以立合而言之則仁與人混矣此其所以爲道也

朔曰道個人與道個仁相合爲一便是道道立則仁與
人之名亡矣
楊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所謂合也
尹曰爲人而不進仁何足以言人人與仁合則道也臣
聞之師曰世之不知仁久矣醫家所謂四支不仁者可
以知仁矣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
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尹曰聖人去父母之邦與它國如此則於禮義輕重可
知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章
尹曰君子無上下之交則阨與時可知矣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尹曰文王孔子大聖人也不能免群小之慍而況其下
者乎順自處者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章
尹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
顯者寡矣欲以昏昏而使人昭昭未之有也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
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尹曰仁義人心之所固有安可令其長心哉或作或輟
而欲成德是茅塞之類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尹曰城門之軌豈兩馬之力哉歲久而用多也高子以
追蠡言之失之矣
齊饑陳臻曰章
尹曰孟子嘗勸齊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其後齊饑
陳臻謂孟子將復爲之也不知聖賢之事在爲所當爲
而已矣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
也四肢之於安佚也章
伊川曰口目耳鼻四肢之欲性也然有分焉不可謂我
須要得是有命也仁義禮智天道在人賦於命有厚薄
是命也然有性焉可以學故君子不謂命　又曰仁之
於父子智之於賢者謂之命者以其稟受有厚薄清濁

故也然其性善可學而盡故謂之性爲稟氣有清濁故
其材質有厚薄
橫渠曰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爲命如晏嬰智矣而獨不
知於仲尼非天命耶　又曰智之於賢者知人之謂智
賢者當能知人有於此而不受知於賢者智不施於賢
者也晏嬰之賢亦不知仲尼於仲尼猶吹毛直欲陷害
孔子知臧文仲之事　又曰智之於賢者彼此均賢也
我不知彼是我所患彼不知我是命也鈞是人也舜禹
受命受祿湯不受命受祿舜禹亦無患焉　又曰養則
付命於人道則責成於己
呂曰盡命不易惟至誠不息亦足以移之此大德所以
必受命君子所以不謂命也

楊曰口之於味等性中本來有這箇若不是性中有怎
生發得出來
尹曰性者言其有命命者言其有性蓋以人生所欲者
君子不專以言性人之當爲者君子不專以言命君子
所能衆人所病究言其理有性存焉此其所以或言性
而不言命或言命而不言性也
浩生不害問曰章
伊川曰可欲之謂善便與元者善之長同理　又曰善
便有箇無底意思　又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
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
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
矣　又曰今雖知可欲之爲善亦須實有諸己便可言

誠誠便合內外之道　又曰覺悟便是性　又曰學要
信與熟　又曰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乾學者
之分也有諸己之信屬坤　又曰充實而有光輝所謂
修身見於世也　又曰中庸言其次致曲以至著則明
謂之光輝之時也　又曰大而化之只是理與己一其
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有差若至於化
者則己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己顏子正在此若化則是
仲尼在前是不及在後是過之此過不及甚微惟顏子
自知它人不與焉卓爾是聖人立處顏子見之但未至爾
又曰聖人不可知謂聖人至妙人所不能測　又曰孟
子言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非是聖上別有一等神人神
即聖而不可知　又曰神者妙萬物而爲言若上竿弄

瓶以至於輪誠至則不可得而知上竿弄瓶始於習數
尺而後至於百尺習化其高矧聖人誠至之事豈可得
而知　或問橫渠言大則不驕化則不吝此語何如曰
若以大而化之解此則未是然大則不驕此句却有意
思只爲小便害事化則不吝化煞高不吝未足以言之
驕與吝兩字正相對驕是氣盈吝是氣歉　又曰大人
正己而物正充實而有光輝之謂也大而化之之謂聖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非是聖上別有一等神人但聖人
有不可知處便是神也化與變化之化同若到聖人更
無容言也
橫渠曰求仁必求於未惻隱之前明善必明於未可欲
之際　又曰樂正子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

所以爲善人信人志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善不倦合仁
與知具體聖人獨未至於聖人之止耳　又曰善人云
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之必可言
也如是　又曰善人欲仁而未致於學者也欲仁故雖
不踐成法亦不陷於惡有諸己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
無自入聖人之室也　又曰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
越爲善人信人而已　又曰可欲之謂善志仁無惡也
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
大人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又曰顏子樂正子皆到可欲之地但　人向學緊一人
向學慢　又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
神其在人也知義利用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

時嘗不足道耶化則義不足云大人之化也更論聖人之化也順天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蒸鬱凝聚接於目而後知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耳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爲象時若非象指何爲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捨惡趨善以爲化此直可爲始學遣累者薄乎云耳豈天地神化所可同語也哉　又曰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又曰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大幾聖矣化則位乎天德矣　又曰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

化而后能有其大　又曰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由未忘於勉而大耳若聖人則性之天道無所勉焉　又曰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思謂神故神也者聖不可知　又曰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　又曰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而不可知謂之神　又曰聖不可知謂神莊生謬妄又謂有神人焉

尹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之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莊子又謂有神人焉非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章

尹曰聖賢不爲已甚者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章

尹曰民爲邦本取之無度則危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章

尹曰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

尹曰小有才智而昧於義理鮮能免於殺身之害

孟子之滕章

呂侍講曰孟子日過諸侯至滕侯之國就客館於上宮有人竊屨以爲業置之牖上而失之其主館之人求而不得疑其爲孟子之從者所匿也是時孟子從者常數百人故人多疑其間容有爲攘竊之事者或人之意以爲孟子大賢從之游者皆必有恭善向道之心不容爲

姦若或有之將有累孟子之德故發此問孟子因爲言聖賢之門所以待學者之事曰子以是衆從者之來學於我有爲因利來間爲盜竊之事而來與或人悟其不爲如此故云殆非也孟子說之設科立教以待學者蓋亦有道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故舍我而去者不追呼之使來有教無類故從我而來者不拒逆之使去但能以此求道之心而至則受而教之不保其爲不義設爲不義亦非孟子之累也論語稱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孔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故聖賢在下其所以用人苟有向善之心皆取之亦以進人爲善不爲異日之不保而廢其今日與人爲善之意

尹曰苟以是心至皆在所發者論人不懈也又見君子
答小人而有理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
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章

橫渠曰不穿踰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
隱仁也如天亦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

呂侍講曰凡人之心於所愛子弟親戚皆有不忍害之
之心但能達此心施之於其所忍所忍者謂他人也推
己愛親戚之心達之於宅人推愛人之心達之於禽獸
則是仁也凡人之心自非元惡大憝如穿踰爲盜皆知
其不爲但能達此心其它所欲爲而不合於義者皆不
爲則是義也達者舉此心加諸彼充者充己性之所有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不能充之則不能仁民愛物故擴
而充之此惻隱無欲害人之心則仁不可勝用言仁有餘
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不能充之雖不爲穿踰小盜爲
鍾之祿則不辯禮義而受故擴而充之此羞惡不爲穿
踰之心則義不可勝用言義有餘也賤者相呼以爾汝
自士以上知相欽而不可呼以爾汝矣欽人者人嘗欽
之故不受人所爾汝能擴而充此自欽欽人之心欲而
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無所往而不爲
義也餂取物也未可以言而言則是以言餂取人之心
也知其所以言語動其心故也如蔡澤未見應侯先言
言而激怒也可以言而不言則反以不言餂取人之心
也知其可以不言動其心故也如商鞅知秦孝公意在

強聒而不言穴同也穿踰者不必穿人之牆踰人之屋
以竊其貨財但觀人之容色窺則人之向背或順人之
旨或激人之忿抵巇伺隙以取財利皆是穿踰之類也
此章之初兼論仁義其后於義說之詳者欲人辯小人
鄙夫見利忘義妄而從人者無以異於穿踰之盜也苟
能析之則不爲如此人所取

尹曰孟子謂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可以言而不
言是以不言餂之論其心實然也推廣其仁義之心良
心者則皆誠之謂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章

伊川曰不下帶言近也　又曰帶蓋指其近處下猶舍
也離也古人於一帶必皆有意義不下帶而道存猶云

只此便有至理存焉

呂侍講曰君子之言至近而指意深遠則可謂善言也
所守至約而德施廣博則可謂善道也不下帶者近在
目前也君子之言近在目前而道德存焉此言近而指
遠也修之一身可謂約矣身正則物正而天下平此守
約而施博也君子治身如農夫治田除草曰芸農夫治
田必除其草則苗可長君子治身必去其惡則德可進
人之患在於不治己而治人不責己而責人譬如農夫
舍己之田治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責人深也所以自
任者輕責己薄也言近而指遠深測故孔子之言明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
臣事君以忠其言可謂近矣君使臣以禮則君道盡臣

事君以忠則臣道盡此其指遠也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其言可謂近矣然而舜舉皐陶湯舉伊尹是亦愛人是亦知人此其指遠也先正心而后修身修身而后齊家齊家而后治國治國而后治天下正心修身者守約也治國治天下者施博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急先務急親賢守約也知周萬物道濟天下施博也古之帝王無不修身以治天下帝嚳修身而天下服堯舜修己以安百姓皐陶戒禹曰慎厥身修思永中庸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此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一曰修身又曰

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修身者治天下之大本也故君子之所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君子所以自任者必重求於人者必輕責己者必以厚責人者必以薄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孟子曰舜人也我亦人也楊雄曰治己以仲尼此自任者重也表記曰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人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此求於人者輕也成湯急於己而緩於人書曰與人不求備此責於人者薄也檢身若不及此責於己者厚也君子以堯舜之道勉己故曰進於德以中人之道望人故人樂爲善若不治己而治人若不責己而責人猶農夫舍己之田而治人之田也

楊曰作文字要只說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驚恨人不能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能也

尹曰正心誠意以至於平天下理一而已君子得其本故曰不下帶而道存焉若人之田者不求諸己者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章

明道曰湯武反之身之者學而復者也　又曰湯武反之也湯武身之也身踐履也反復也復則至聖人之地　又曰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所謂如日月之食乃君子之過　又曰經德不回乃教上等人禍福之說使中人以下知所畏懼修省亦自然之理耳若釋氏怖死以學道則立心不正矣　又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君子行法以俟命朝聞道夕死之意也　又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是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呂侍講曰性者由仁義行也反者反身而誠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堯舜是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湯武是也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堯舜也學而行之利而行之湯武也君子內有其德則外有其容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故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論語鄉黨篇記孔子之容止皆盛德之至也經常也回邪也干求也君子常

一其德不為回邪不欺鬼神不愧屋漏所以誠意正心
非求福祿也哭死者或以德或以親哭之以哀非為生
者為禮也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
哀發乎誠心是以動而不自知此非為生者也言語必
信所以存誠不欲欺人非以正行為名也仁義禮智君
子之法也法在已命在天君子修其在已者聽其在天
者故曰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君子之道必法堯舜故此
章先言堯舜湯武性之者上也反之者次也君子正心
修身本于至誠為善而已無求乎外則可以為湯武可
以為堯舜也
呂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而利行非性也有意利行
新安曰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

及其成性則一也故四聖人者皆為盛德由仁義行而
周旋中禮也為生而哀非真哀也干祿而不回非真德
也正行而信非真信也仁義德也禮德之法也真哀真
德真信則德出于性矣德出于性則法行于已者安法
行于已者安則得乎天者盡如是則天命之至我何與
哉亦順受之而已　又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
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
謝曰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故哭死而哀非為生也經
德不回非干祿也言語必信非正行也天理當然而已
矣當然而為之是為天之所為也聖門學者大要以克
已為本克已復禮無私心焉則天矣
楊曰到盛德時也便只是行法俟命而已任它生死可
也若未到其地安能行法哭死而哀它非以正行者言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出於誠心之自然非人為也只此
便是行法
尹曰反之者修為而復性也反之而至於動容周旋中
禮則至矣行法者在已命則聽之而已不以繫乎已也
惟能反之者為然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章
伊川曰孟子書中門人記錄時錯一兩字如說大人則
藐之夫君子毋不敬如有心去藐它人便不是也
呂侍講曰大人謂當時之尊貴也所為多非先王之制
以道觀之不足畏也故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
然富貴之勢則氣舒意展言語得盡八尺曰仞爾雅云

桷謂之榱題頭也大人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此宮室過
修非先王之制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
此食色過數非先王之制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
騁田獵後車千乘此酣酒嗜音外作禽荒非先王之制
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居處過制奢泰非度動靜失禮
皆我所不為也在我所行者居之以仁由之以義節之
以禮和之以樂皆古聖人所制之法也我心何為畏彼
人乎故孟子之意所言在我者道耳在彼者勢矣道與
勢孰重藐之所以伸道然則孔子曰畏大人何謂也大
人行道則不擬而尊不動而威此孔子之所畏也若夫
無道在上以富貴自驕大其聲色拒人於千里之外晏
然自以為如日之在天殊不念人心將離而富貴之勢

將去矣君子有憂世之心欲援天下之溺乃定心定氣條陳性命之理道德之要古今成敗之機國家安危之策以說其大人庶幾感悟格其非心此孟子所謂藐之也藐之所以欽之也故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于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謝曰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時諸國君相怎生當得它聖人恁地禮數是它只管行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與上大夫言便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也冕者瞽者見之便作過之便趨蓋其德全盛自然到此不是勉強做出來氣象與孟子煞別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猶自參較彼我未有合一底氣象

楊曰孟子言說大人則藐之至于以巳之長方人之短

猶有此等氣象若在孔子則無此也觀鄉黨一篇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以至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如此何暇藐人禮曰貴貴爲其近於君也敬長謂其近於兄也故孔子謂君子畏大人

尹曰內重則外輕　問孔子畏大人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如何曰孟子方其陳說君前不直則道不見故藐之若其平居則其胸中亦未嘗不畏且敬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章

伊川曰養心者且須是教它寡欲又差有功　又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不欲則不惑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又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欲皆自外來公欲亦寡矣　疑又曰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欲寡則心自誠

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既誠矣又何養此巳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　又曰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義理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以養其血脉威儀以養其四體今之人都無此只有箇義理以養心又不知求

呂侍講曰養者治也寡者少也欲者感物而動也治心之道莫善於少欲少欲則耳目之官不蔽於物而心常寧矣心常寧則定而不亂明而不暗道之所自生德之所自成也不存焉者梏亡之謂也寡欲之人操其心而存之無有梏亡之患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則妄動而無節妄作而失常善端所由喪而天理虧焉故雖有存焉寡矣是故心者性之用也可以成性

可以失性得其養則道進而德長所以成性失其養則反道敗德所以失性善養心者正其思而巳矣目欲紛麗之色視思明則色欲寡矣耳欲鄭衛之聲聽思聰則聲欲寡矣口欲天下之美味思夏禹之菲飲食則口欲寡矣身欲天下之文繡思文王之卑服則身欲寡矣寡欲如此而心不治者未之有也臣竊聞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甚哉天下之難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伯益戒舜曰罔游於逸罔淫於樂召公戒武王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舜與武王猶且戒之以廣聖德臣願陛下留神孟子寡欲之法言則聖心清明可以通性命之理可以達道德之奧治天下之操術未有不由此也

尹曰原間之師曰不欲則不惑所欲不待沉溺也有所
向者即謂之欲

曾晳嗜羊棗章

呂侍講曰孝子之於親生則致其養終則致其哀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曾晳嗜羊棗而曾子忍食之乎夫膾炙非不美也天下之所同嗜也羊棗非天下之所共美也曾晳獨嗜者也以曾子之孝豈不能忘口腹之欲而孜孜膾炙哉思其平生所獨嗜者故食膾炙而不食羊棗也猶諱名不諱姓諱其所獨而不諱其所同也

尹曰誠孝之至然也公孫丑之言陋矣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章

明道曰過猶不及如琴張曾晳之狂皆過也然而行不掩焉是無實也　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見堯舜氣象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伊川曰中者只是不偏偏則不是中庸只是常猶言中者是大中也庸者是定理也定理者天下不易之理也是經也孟子只言反經中在其間

橫渠曰鄉原徇欲而畏人其心穿窬之心也苟徇欲而不畏人乃明盜耳遁辭乃鄉原之辭也無執守故其辭妄

又曰踽踽猶區區也涼涼猶棲棲也

呂侍講曰夫曾晳志不欲仕可謂切於為己者也仲尼與之而孟子以為狂何也曰狂者非猖狂妄行之謂也其志大其言高不合於中道故謂之狂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以子張所為過中道故亦謂之狂也牧皮之事雖不可見其行與二子同也狷者雖有所不為而知不足以知聖人故次於狂也若荷蕢荷蓧之徒能不仕於亂世而知不足以知聖人故謂之狷也非若憤世嫉邪者或自沉於河或抱木而死故聖人取之也夫聖人之道猶日之中不及則未過則昃賢人非不欲中也仁有所不盡而知有所不及故也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常者斯可矣有常者聖人尚欲見之况狂者狷者又非有常之所能及安得不取之哉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又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常其德或承之羞考

其言之次第而推其意則有常之不及狂狷也必矣蓋二者於道各有所立故也孟子之書至此將終痛先王之道不行而邪說異行害正故下文云惡似是而非似是而非者鄉原是也衆人之所難辨而聖人之所深惡故尤取於狂狷也人道以往來為禮則過我門而不入我室雖聖賢不能無恨也不以為恨者惟鄉原爾原善也能使一鄉皆以為善人者以其外假飾以聖人之道而內濟希世之志衆人不能辨也惟孔孟為能辨之其不入我室蓋亦宜然故不以人道望之以其不足責也乃以為德中之賊也曰何以是嘐嘐也非斥狂者之語也彼狂者何為如是嘐嘐然志大其言行不相顧前所謂行不掩其言也蓋狂者取進而志在於善鄉原惟欲人

謂巳爲善故以狂者爲非是而斥之也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凉凉此鄉原之人非斥古人之語也踽踽說詩者以爲無所親凉凉左傳註云薄也曰彼古人之制行何空自踽踽凉凉然無所親厚蓋古人義之與比而鄉原惟欲自媚於世故以古人爲非是而斥之也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此鄉原自道也既不取狂者言行不相顧又不取古人獨行於其世意以爲但能使一世之人以爲善則可矣閹然媚於世者是鄉原也此孟子道鄉原之情狀也閹者掊閟晻而伺察者也夫直道而行豈能使人皆以爲善惟潛蓄姦心以求媚於世者則能於世皆以爲善也孟子之弟子惟公孫丑萬章善問能發孟子之蘊故問一鄉之人皆稱以爲

善不惟一鄉也如是而之於天下無所往而不見稱者而獨孔子以爲德之賊何也孟子於是爲之極論鄉原之行欲求其非而舉之無可舉之非欲求其惡而刺之無可刺之惡流俗者王道不行風俗頽靡如水之順流而俱下若獨以爲不然獨以爲不善則必見非於流俗而鄉原乃與之同汙世者王道不明而人所見者汙下若衆人皆濁而巳獨清則必得罪於汙世而鄉原乃與之合非忠信而似忠信故非之無可舉之非非廉潔而似廉潔故刺之無可刺之惡但浮沉俯仰以同流俗合汙世而巳故汙世流俗之衆人皆悅之也自以爲是者既不取狂者又非古之人求自媚於世而得其所欲故自以爲是也堯舜之道仁義而巳矣而鄉原者同心非出於仁義也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非難辨也惟似是而非者人之所難辨也故曰德之賊也鄉原之亂德聖人之所惡也孔子孟子道不行於世故辭而闢之使孔子孟子得志中國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如驩兜共工者將即四罪之罰然後天下咸服況乎敎化巳明習俗巳成則雖鄉原不能亂也

呂曰君子反經而巳矣經正則庶民興所謂經者百世不易之常道大經者親親長長貴貴尊賢而巳正經之道必如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然后親親之經正必如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然后長長之經正必如國君臣諸父兄弟大夫降其兄弟之服然后貴貴之經正必如堯饗舜迭爲賓主湯於伊尹學焉而后臣之然

后尊賢之經正也

尹曰君子之取於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爲而可與有爲也所惡於鄉原者爲其似是而非也似是而非所以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則其惑人也滋矣故曰德之賊焉君子則必反經而巳非萬章反復辨問后世何以明之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章

尹曰見而知之見而知此道也聞而知之聞而知此道也孟子自謂聞孔子之道而卒不得行焉故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歎而不怨豈能巳也哉傷時而巳以見終篇門人蓋亦有識之者與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十四終